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宋）葉夢得撰 明末鈔本	〇〇一
北山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清初影宋鈔本	〇七六
潘默成公文集八卷 （宋）潘良貴撰 （清）曹定遠輯 清康熙三十六年黄珍刻本（四庫底本）	四三二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脱藁一卷 （宋）王庭珪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五年梁英刻本	四七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宋）葉夢得撰

明末鈔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夢得總集一百卷、審是集八卷。今俱不傳。又載建康集十卷、乃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著。此本八卷、與振孫所記不合。然末有其孫輅題跋、亦云八卷。其或書錄解題屢經傳寫。誤以八卷爲十卷。抑或舊本殘闕、亡其二卷。後人追改輅跋以僞稱完帙。則均不可考矣。夢得爲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當過江以後、公論大明、不敢復噓紹述之焰。而所著詩話、尚尊熙寧而抑元祐、往往於言外見之。方回瀛奎律髓於其送嚴壻北使一詩、論之頗詳。然夢得本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耳擩目染、終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諸人皆莫能及。固未可以其紹聖餘黨、遂掩其詞藻也。

康熙六年初夏游於嘗熟毛氏汲古閣　季滄葦記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詩一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
重九參議馬君携詩相過因次其韻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常侍崇濟祝子權

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叔用夜話
次韻答叔用
再答
又答
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集016-003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典徐禕宗游清
凉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巡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
舊名諱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
家祝髮云

張腸叔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
次韻馬參議同游蔣山
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劉少師圖二首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次韻再荅子因
蔡子因用前韻留別再荅二首

閏九木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參議從辟劉太保
次韻馬參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献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飛諸公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三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咨自吳江
未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
然寫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小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螃因以解
派水導注之
為山亭栽冬青成陰
送王阮歸知果州
欽示幕府
祈雨
七夕
憶朱氏西澗
觀化堂編校舊書
雨後為山亭獨卧
送表弟晁公耄泛海帥幕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再賦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乘石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閱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東園作草堂新成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鑑立相過
同鑑立游蔣山謁賢公塔王荊公墓既過
草堂寺周顯故宅也
徐鑑立游蔣山謁賢公塔王荊公墓既過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韻程伯禹贈趙朝請
次韻程伯禹時宇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諸公集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
　台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與諸公集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諸公集立
為山亭晚卧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戲方仁聲四絶句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假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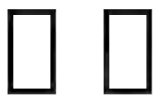
諸幕府見和復荅二首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荅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銘

弭井銘
仰菴銘
賛
東山圖賛
法服禪師真賛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皇吹簫圖後
書陸探微師子畫賛後
書方勺雲茅漫録後
書唐李弼傳後
書唐李氏書後
論
蘇秦論
范增論

續養生論上
續養生論中
續養生論下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府保寧寺輪蔵記
書為山真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賛公入城文
祈雨賛公塔文
祈晴賛公塔文
祈雪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謝晴賛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賛公塔文
謝雨賛公塔文
謝雨送賛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賛公塔文
謝雨賛公塔文



再奏君民遺大侍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啓
回徽州魯侍郎啟
賀宣撫汪相公啟
回霍經制啓

賀汪相公建節啓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回王正字啓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啓
回吉州王舍人啓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回信州劉侍郎啓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賀張少師奏捷啓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答第八將

書

與魯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謀論推貨務書

與秦相公論戚梓獄事書

答王侯一教授書

又答王侯一教授書

答尹檝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鶴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劒笑安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雁墜撥江行見下樓紅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峯說舊年時李高卉新城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遙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驟騎營莫作揚州貴人看簫聲聊聽餓鴟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遲羊可有中原地熊虎空高大將旗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邊陲白頭再落征西將深媿羊公墮淚碑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千門萬戶照天闕二水三山非故廬談笑定誰能却敵裹牀真自笑非夫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趣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歇漸清離宮父老照層城不驚巷陌銅駝

沒自愧兒童竹馬迎衰謝臣堪仍薄領病牖久已廢
杯行三山不動潮頭過洞口江流自不平

口口坐笑往来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鄴
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徧閱三行闕（余自維揚臨安及今九三）
至駐蹕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奠吾在江左榮車空
之地
換兩朱輪

送模歸下山并示僧宗義為余等西巖者
三首

自我離山閒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生先已說

建康集卷一

家僮談書至驚起慰愁絶推尋到雞犬問訊竊曲折
此生豈多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
江東領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應勤報松竹吾豈
八州
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絶昔未見
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或遺勝踐
業成輒棄去我豈秋社燕南山絶頂事為吾課童
僕開關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頓屣轉枝桑不用
扶吾脚稍稱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粱子粗免污黥褚
官居無多戀蹔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
義禪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嵯峩斷俗子路
聊持山中鄭為我主留務封陸際湖海雲月皆兩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神
登北山參議馬君獨不出攜詩相過因言
石林之勝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和戶聊分半日閒勝事漫同談栗
里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看火朝真有

建康集卷一

舊驛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光宗譚濟祝子權為
松菊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返今歲
郡齋獨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寄譚光宗濟子

權時皆在湖州

地近中原恬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開誰
共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舊
相看閑閱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兜官（世傳顧虎
像皆此間元
宮寺本也）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廬
豈不有華屋桂旗拱王都裁冠坐清旦百吏前走趨
而我麋鹿姿僊然若因拘忽看北山麥实凡當坐隅
歡言頓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槿籬間層巒儼相扶
口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少年四方志願略九區
衰懦一如此畢願終田閭拙艱固應爾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覓被廬

建康集卷二

追尋念往述六鷁翹寒都余以請官浩歌記王風誰
能和且趨自災良已臨真成極株拘聊云效知止未
敢傷廉隅茲山閒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千里目弥
枝尚堪扶但愁見中原鶯心愴嗟吁何由返吾室小
往還茅區未用慷遠遊著忙賦三閭明當秣吾馬解
組戒僕夫

西磵初成屏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株因植之庭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稍看碑卩雲峯出便有檀樂桂蠹齒絕境自知難遽忘奇蹤爭恠獨
酣留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擬伸眉一散愁

與晁澈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凜凜鋒芒可當伴我何辭共夜牀
馬磨君聊飲濯糟驍澈仲以老卒酒正從余辟殘年落寞風塵際永夜
從容燈燭光秋思扁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澈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恭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
窟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藥夜寒霜月落

建康集卷二

飛光十年情話何由盡我亦傷心數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見鴈相追不亂行但遣閉廬有松
徑未辭楚酒醉椒漿文情老相異方見妙語靈珠夜
有光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晁氏自文元文莊實寄歷知制誥為道復兩朝書舍人不獨詩同沈宋句
行晚歲清談海慕府中原喜氣望靈漿頗聞時論憐衰朽空愧君恩貢竊光肯許輞川期後約彈冠知不

聞武士田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推牛饗士隘轅門报老兵閒強自論稍喜並邊無牧馬却憨空帳有鶯猱乞盟似欵田天意排雞誰觧報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五園

而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關傲初寒坐聽風雨交燈火微暗滅松篁雜蕭梢一枝寄宿鳥自許無傾巢我非衆稚翁詎敢弊繫鮑竭來亦何事大似徒僧包

建康集卷一

忽聞報嚴更鼓鐘亂鉦鐃慨然念故棲此地寧久拋君知齊舟微但可浮杯勉去矣無更疑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趕模與徐兼善宗游清

京覽觀形勝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初火餘尚復留故處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暮獨東去登臨歎爭古俯視極平處吾兒勇過我屢食穿沮洳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老聊自恕它年報國心或可借前著無為笑顏然已飽安用飲

連日邊報稍希而奏

鼓角遥聞出塞聲邊風吹雁過高城疆陲無復戍已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閤夜長刁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禪閉戸便能忘屢迹枉香時自續爐烟辭家屢指驚三月撫事閒心悵十年漫展殘書亦安用可能猶欵絶韋編

懷西山

建康集卷一

西山十畝強高下略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凌雲梯小屋八九間茅簷敢辭低所欣面芳好老稚通扶携窓竹轉脩徑老松故成蹊仲冬景氣肅碧草猶萋萋仰視天宇大四觀渺回溪徐行信足力未是成顛躋用意各有適孰云無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嗟睽不作巢幕燕肯從觸藩羝胡為塵鈒坐聽鳴鼓聲外物委出膂全生思馬歸可能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意得不顧多心閑本長靈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

顧念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窓倦幾何盤薄萬古初
束帶悟已往世紛便能辣駑駘知千載情共有三閭廬
杜子老不遇買田賦歸欤西山鬱標空江山純故墟
衡門閉松菊亦有琴与書邂逅一杯酒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遊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
舊名光宗諱宇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
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豈
古來推仁者有勇故莫敢撓也自多慈此心烏得剛
建康集卷一

八

相君抱壯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倩屢折終堂ゝ
子居真俗間袖手每在傍數十載復相見掛帆上滿湘
我居卞峯顛萬毋麥宮蒼何時一茅屋共結兩道場

山閒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与客飲
花下今年郎獨坐十四夜張陽叔晁澈
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能寐因
以寄懷

三次韻

荒林寂ゝ鳥飛ゝ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洪莽
暮寒猶作雨霏微談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端知玉有
輝閒取塔中黃面老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兩塵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誰到蕭寺庭荒迹已微偃蹇松皇空自老參差觀閣舊相輝令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業底黃鸝一再鳴故知女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無主菜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問相依却憐韓令功如許不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過留飧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歎知爵壘心能喜正愛蜨連語不休策室君方論玷舍子自劉居雪上婦山我已辦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韻再荅子因

人事紛紛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栖蓼岸蘆花白何用那得鍾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郭有同舟君為便覓苕溪路六月明珠剝荻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荅二首

早時物望冠陳留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讓後晚悟禪心更不流安用前身真阮籍嘗自言子因為阮籍後身又知此道得孫休千年會有歸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避逅一菴隨地有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謀營屯列上留稍欣群盜障橫流三時舊業終應在萬里長征非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纊壯圖何用決焚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臥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山河自亦愁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封有

策熟橫槊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繡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相並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先宗諱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卞山舊居同寄

貂裘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裕如歸帳不妨游省户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瀉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絮餘亦記舊游浮鄧待我未須摧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宦身戀故溪鮮詬孫破虜那厭庾征西
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乃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盖盡奇材關中豈是穰侯
物浪怕諸侯客子來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況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笑
語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杯漫
勸人

幾迎賈傳長沙知建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遣報示諸將

捲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算無遺
策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進奔寧使汝
爭疆將軍剸有封侯印盡掃燕令一鏃亡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憐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何
得漢將征遼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父憐河洛污
膻腥書生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詔盟始識請和余
敢言其不然

遣鼎公昂按行頻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烟重來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
耳王事那辭數上脽轉餉未應勞木馬摧鋒猶或
要文船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紆和屬此年時聞虜遣烏
珠謀渡淮

聞九木將過淮再遣鼎公昂覘師

狂酋屢憤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廬時張浚兵出師甚勇
快飲勿辭金鑿落先聲頃破鐵浮圖賀蘭下親兵皆精銳號鐵浮圖

超官爾自疲千里虜遣師侵我國由號超飛將吾寧數一夫試
向八公山上望當聞何用孚濡領時陽為江淮禁兵曾鏖先
登之故軍每至虜須畏者

建康集卷一

簽有拔謝
玄有淝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豪壘至今聞鵲
唳蒼山從古自龍蟠鬢毛白盡空看鏡劍首回銷未尚
彈鞍折箠不能管憑虜遺口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亭病牀憐懶竊食幽憤敢論兵
廢簡猶堪睡疏慵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覲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先自厭盧頭壯志諸孫凜未休捐喜大羊從絕
塞即聞貔虎靜中州先聲奏已傳推轂姬畫卿頻佐
運籌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韻馬參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難攀珠馬前驅矢石間折木舊津吞朔
易神都新令懽賓頴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辭冒
百艱束縛會看擒頡利灰釘何待執戎蠻清談一笑
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刪緩帶且從黃閣老我冠行
奉紫宸班分携生數塵縣擱老病懷歸祇故山他日

送唐集之一

小舟能過我萬峯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誠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群盜翦榛孰知賈傅傾筐
士但說畬君得遠民痛飲千鍾應可強傳書一紙来
能頻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詠白蘋

又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酒不能年来但可飲三升齊厨何用須佳
釀莫遣征南誤見揶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洞回流他時拳跋真非
策此日推鋒盍有謀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堪復恨
神州將軍競綰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送日圓澄西度三論兼建卿十年空闕五單于坐談激烈心猶在疲俗
彫殘喘未蘇安得倉箱盈百萬少令天下足軍儲

秋高申戒諸也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伐謀傳箭猶聞聚蜂
蟻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吞長

鼓喉快使營平歸印綬貂璫知賈傅傾筐

寄順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遥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
敵捷奏初傳我竊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靜王
城軒臺固有奚霊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唐騎都尉菊犯蘆陽方出師容自吳江
来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既然焉

懷

松江浪静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田鴈久未

到坐想白鷗增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我真
逃盟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來臧馬
晴江北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謨蠭滅
沒天戈橫毒生事業今乃尔校臧執敢辭專征豈無
偉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
一戰聊 虜十萬師西來鋭報走黃旗六龍壯騎終日
去九虎將軍亦謾為 賊將龍虎輔国等將軍皆其用事者 面如疲民元不
淮西軍大破賊共連六告捷喜成口號二首

建康集卷一 十六

改 柘皐之捷驅虜吾民喜復得之 從中勝算自無遺 自賊兵過淮允指授諸將盡中此 臨軒想
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墀敷揚丕烈稱 堯舜何知閾近垌且欣釐教
歸路還經征虜亭多雜兵間頭更白藝放懷物外眼
青花殘不貲叢邊約更看 繞 亭上舊有此花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問得石蟾因以餬
汲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驚飛雨
過却疑鷺起老龍眠遼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
拍天索寞歸心誰與尋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銀年來綠屋亦扶踈落未但愛清陰
好不見斧人澗下居

小飲赤幕府
遷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城
緬想豺與虎行當築觀鯨傳車日遷來風雷 天聲
金鼎稱 壽王人齎 黃旗三面至提奏紛以揮天陰限南北江長
正東傾諸君亦良苦 □ 爭請纓誰云凌煙閣自昔無
建康集卷一 十七
書生鹿酒安足辭勉當建雄名 李賀請諍君試上凌煙閣若個
書生萬戶侯

詩二

徐崇謙 崇禮 崇靜 書報嘗過余石林

統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謾山風響
正想陰、夏簟寒老夫不能窮蟲簡歸來便擬掛塵
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巖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情
十載厭鼙鼓蹔喜塵亂鳴鉦蕭然洗病耳為我一再行

建康集卷二 一

度險微斬續奔前忽琮琤漫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
亂石拱高下田環亦崢嶸吾歸心白爾猛士方西征
年少勇過我丈羊轂王城請更乎我操盡掃洛河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 光宗諱同 豈宏宿舂糧終媿一敖門
邂逅此相遇傾懷得 缺絲 論人言解牛刀要使口劇煩
未悟清廟器朱絃列疊尊我衰百慮息但念三畝園
王師肅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美歸軒
寄聲艫艓舟想見浮鴈村清冷尚可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覺涼風入軒窻自亦幽漫□我從湌老慈予不為秋新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巘屹只欠蕭疎玉且將歸思為翁寬

微風似与洗庭除石枕蠻藤不須更予八尺方床聊已足可須仍要讀殘書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徽何妨共倒樽中綠不怕鳴騶問 缺道 歸

攬轡初聞頻水清東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兵同入賊壘聊煩盡劃平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旰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城策一見真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水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三語只闢詩壇自一奇擾擾戈猶戰伐紛蕩頌更喧卑應須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依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倦尋豈故時暮年懷抱
祇公知疆論出處初無意
茲有文章更好奇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
口口中原趣下王正曆蓋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廣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多
恨堂上論兵固有奇夢撲那求梁棟遠搶揄正羨羽
翰卑淮陽汲直猶高卧願看蕭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恙公海帥幕

叢色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尚憶傾甥
三

建康集卷二

舅讌豈何堪數爭兄能讀又書聊自足深知民事部
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滄波本不驚（晁說之字叔
詳言浙東
民事

題晁公恙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眠
山遠尚見雪江空欲春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滄波無限
意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故應便北户何敢厭東廂
衰病倦尋豈故時暮年懷抱（祇）公知疆論出處初無
意茲有文章更好奇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
翰墨他生業山林脱歲心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深
捉塵誰能話扶節可細尋脱来庭鵲喜似恐有歸（音）口

憶来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僧峯應知六月冰壺
外未許人間得麈逢
憶向中流置竹牀萬錢無處買清凉只今路斷無来
四

建康集卷二

客自攲斜勸醉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虚簷氣稍清卧聞刀斗趣連營幾看薄月當軒
過驚見陰蟲統砌鳴洵、南江浮靜夜寥、北斗掛
高城白頭心事今如許憨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傍簷依嶺月欹枕聽江潮
欵大何妨拙槐迴未覺遥可須論乙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珠勝木奴洲使君自喜鄉閭
近驗客仍憐井色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川楚越已
先秋原頭兵馬今多少更与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早魃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款神
龍仰空但見赤雲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愧無功神
弗福願看一洗注天瓢來須震暴如車軸
今年淮西變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伐紂報豐
年今者驕陽豈天意求東三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

徒視明朝擊電鼓翻盆婦子猶能飽遺禄

再任後遣撲歸投視石林四首

叢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款荊扉
舊統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欵掛朝衣
白髮蓋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
已絶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覆安排
揮桀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凉曝闕庭除
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重檢校扃鑰莫令疎
細路穿南巔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抵擬轉羊腸
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乘石庶幾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欲
膜坐睨雲物占靜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民輔
明主作書未敢煩風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諱育字以復為分龍日嘗）薄雲霧隨飛騰中田勿
憂龜兆坼倏忽便看滿塍盆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
官租飽軍食中原荼蓼盡胡戎無人爾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往坐達旦去冬以來偶不
建康集卷二
作遂得安眠
裹殘每苦病相纏翹喜今年勝去年永說清樽酬口
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還烽入聖澤頻聞好
語傳（時謝安石自會稽下召為江北諸人）可是淮陽真臥治蒲輪空費大農錢

閻莫尚書周侍郎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專閫已割淮壖
地身帳仍收鄂渚兵勝日歸來身猶堪扶策衰年耳自厭
鳴鉦角市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月映千山
迴檻靜風生六月凉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似過
橫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寒屐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户更相容若無公事妨人
樂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朝平分賸水堂前迎岸與水通北山路
近得青松近義北山松百本惟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臥龍
國中稽不見山自積士作堂遂見稽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託此軀閉閣漫憐公事
少投醫敢說宦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寨使指何時送
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建康集卷二

徐光宗立相過

等齋一曲傍寒灣避迫終年伴我閑契闊易驚成歲
月追尋空復望江山躭留客枕聽疎雨時方得酒遥想吾
廬掩舊關落臯歸心誰与話坐談聊為起衰頽

同光宗諫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
州堂寺周顒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泰簿領纏
今晨偶乘興適此實從賢麥雨洗驕陽谷中聽流泉
憑高快遠覽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与我常周旋
誰云喚不應汝意自不虔今自到鎮每雨陽禮塔未嘗來應麥隴捐已滋
橫水漲微漣住城倚華表拱木埋貂蟬暮過草堂寺
借榻聊躭眠不復聞怨鶴茅亭無公事妨人
峯轡相先回風送遠響壚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
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来故國今幾年我哀倭登臨坐愧雙行纏
忽驚山陰集避迹来群賢俛仰前古高談注淵泉
千巖過宿雨餘潤滋麥天籟發脣聲崖壁過午不得旋
像佛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毀廊人再興佛殿此邦心亦虔稍欣臺殿新
巖沼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僧作蜕摘蟬相傾走掣電
詎暇安枕眠六飛躭東巡恨爾不少延驀胡久凋殘
屈己今我先衰憊乘一障無功記凌煙乞身自茲始
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錄領吳德素運使章思
召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同前韻

言經来崔 謝復度白雞羊 古蹟畫 謝公不可見廢 壘蓼草
纔三日瞰桐牧所懷多昔賢坡陁北城 元宋謝公墩 有
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峰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
非壁方勢旋 孫權定都孔明初創之 惟初鼎足 計 用意良已屢更依
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花蓉葉未有幃高臺
略四遠緑野浮芊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
固不凡況肯嘉客先老大百念息爨餘豈遺煙了知
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興 元宋謝 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趕鷹集卷二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 今嘗石林今載三十年矣 冤服豈不榮狙
猿强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 他日得子匣

九

藏駭龍泉衰頹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竭胡巩矣久亦
悟終 母 旋扣関復請 連 搖尾志頗庶休矣固有期撫
事猶涕連枚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十日對牖語夜
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衆
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
子論燕然

用前韻送 元宋 立錦

水檻新開似浣花傍溪須更作浮槎拟應屢費王宏
酒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羊置天公可是慳風
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期平生不作宣明
面浪愧將軍建鼓旗
仁聲藉藉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
今徙西溪作雲莽菴因東崗為小亭號茅
亦宗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
錦歌傍溪閒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

建康集卷二

次韻馬泰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巒碧溪十里青若厭簿書迷老
景坐懷丘壑寄頹齡推川可復尋句滿靈運能忘過
水寧疊石且從開小徑寒芳仍喜報餘馨天工未擬
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窮窈窕沉鉤真
欲釣清泠已看袖裡攜東海瑞徇籬中得畫屏半世

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余商伯頃蒙福明道洞霄宮祠九任二十一年時方
又上章
乞歸

方泰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廨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
舉但推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淡倒歸心欲寄每

丁寧遥闇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鶴未應
真忘別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常
隨樂毀冷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石為屏瀛州
學士須追賦尚記滄波接洞庭 千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蕙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書
鼇扆猶卅陛鼈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樓居
帝業承丕祓天倫映揀華千年乘接統四海自為家
畢郢終何恨蒼梧遽已賒廟壖驚指顧行路泣悲笳

建康集卷二

脫疑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
付託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指城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緼衣驚在匣黃屋本非心
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踵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巡
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鬚如已矣揮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公族冠
探書到千古獨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長算

我懷崇蘭君多學真一貫束髮踵癯儒長槃媚空案
宵中行秘書領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
中年立周行杞梓見脩榦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
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扆正訝歸稍緩

為蔡天閑一往謝羈絆黃壚閉白玉萬事風一雨
散訃來為失聲涕落傷老伴執知錦囊心無復銀鈎
腕柯山眇何許日月忽已換平生渾金質反覆要熟看寶琢寒泓誰撫遺玩尚有千字碑臨風寄長歎

叔問三衢新居號崇蘭館字孟猶妙書硯銘最富皆奇狂故道作此銘叔其事甚詳

建康集卷二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望帝以所
營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瀰奎鉤所直發為天地號令似出惟泰山雲
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流端石硯銘

望之蓊然不耀其光即之璀璨不暴其剛下巖之澤
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著仍郡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龐硯銘

靡之勿[illegible]刮摋之勿搞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澈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璧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記藏無聲勉子筆端蘇其鑒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刑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源

建康集卷二

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溝壑寧不可救濤波

右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汲民之從吏如井日趨惟吏與民毋或自廢敝則穢之以闕百世

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求歸未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似菴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盂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慶王逸少謝安石交道林四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腹秀澤著屐反首與道林語道林巉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無住住道人少規摸伯時為余臨寫真贋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

建康集卷二

天下不有兩伯時回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為往而竟斯止曰遠遊者以是為游戲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嘯茫茫戴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遲遲

右王逸少

福玉于山燁然不拍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坫屐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
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虵為正觀惟阿那律
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
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觀慈觀
等大圓鏡頻然方朮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殞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晁
[illegible]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
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適主
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illegible]公掞實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
聲言於衆曰此豈賦即論顛厥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後為第一

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
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見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
詩文者每見每奇始天下名大章矜[illegible]咎文潛曰晁
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拔千鈞文潛客衍靖深擷
若不得已於言者二公名以所長名家不以相易而
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逸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
之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然與已未
余守建康居實之子紹[illegible]持其遺文一編相示[illegible]太散
七之餘所存蓋十一覽太息追教往游俯仰如前

日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唯其文字又不幸不得盡傳於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稽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棠一株宰王出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謀家健存其五角明皇末年服時自適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嵬日久陰初晴為山亭與何事耶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彥猷同觀

建康集卷三　二

書鄒氏志鑿曾祖陰德詩後

泉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孝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謀不敢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即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得以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慶至曾孫何果失國淺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故責報於定國如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於前而位不配德藏孫達方將有後於暮此詩不但鄒氏傳寶其家顧與天下強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責公子趨然不犯世故居官數月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額士來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當可使天下道方諸人游嘗玉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其患然治法有證傳於經絡效於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張

建康集卷三　三

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於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幾何曰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奧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偏曉復■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及為矮版與衆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

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陸生扳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閻李文饒鎮浙西□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暦初甘露火扳亦隨焚常恨絶蹟世不復見忽有浮東坡所摹以□會府治草堂成回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

書方勺雲茅漫録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睦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款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之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回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蓽子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為雲茅漫録仁聲年七十六矣閒閑自吳興特來見余鎮建康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亦與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鄉時時數往来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形法其貌癯而不枯風□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其為雲事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卿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卿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

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
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過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
獨見於其文者即為務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就不幸
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
天下士孰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率
館閣遷為即議者翕然始悔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
率登侍從為 子學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

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歎喜之不可信然人之
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之惡必歸為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
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欲道齟齬於初一夫
播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尊善亦莫敢
不謂然其善之效欵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
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
至於詩章蕪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脫而在朝雖
不久遇明建明元僅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

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
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
予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裹次平生所為文欵屬余
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大樊棄豬盡稍復訪集尚得
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
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瘅杜門里中且十年昔
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
紹興十年詔重修 哲宗史復起
疾不拜而以其前欵屬余者請之致道領其事力辭
特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堅甚致道之固
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在深者莫若余乃為
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記

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傳說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而譬學非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屯戍連營城郭鞠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於是憮然懼祖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

賦餘緡六百萬以受學官使判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有也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畫亡經且如是而況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垂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故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上鏤板漸多好事者宜當今廣其藏以備萬一公暇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編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

卷厩事西北隅有陳地三以達畢渥為之蔵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蔵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於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讀書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末乃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楚地猶魯不下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畫亡經且如是而況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垂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引天下共歎屠之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遑不敢加而恃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也謂魯諸儒而能斬高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數文德無足怙者蓋理義之在人

心莫不啓有苟来至於絶滅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
作亂徐迈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
変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絶滅而終不迈則文徳其
可一日廢於天下乎學校同理義之所從出而新文之
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為大都會異
時文獻甲於他方舊有學在州之[illegible]隅更罹兵火城
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頽垣敗壁毀壓相藉
生徒奔散傳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
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列郡多陷盗區烽也家突鼙鼓相
建康集卷四
聞蓋歎葬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康為
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辇寧荒殘流亡稍
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
屬因舊址盡徹而新之起已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
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
講肄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於前不俟下
及庖圊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
司詶典禮簿正祭器非新冕黼皆中程式設其田之莊
屬已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干

求先聖眷眷祖豆之意相與先後輸成吾君之志布
衣常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於草茅接踵繼起
由此而出以共濟一世者于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
為記刻之石後来者其有改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永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
流寓商販游手往来不與焉建炎已酉冬虜既大入十
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趨行在趨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
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

郛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殲其麾別將[redacted]城於西南隅
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
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兩
年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於州之正覺
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燔火大掠越三日庶寺
民廬官盡乃擁衆去允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
者十之一死於鋒鏑敲撻僵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
足相枕籍血流通道傷殘宛轉於煨燼之間旬有數
日而後絶者官軍繼收瘞復又二年烏萬所殘風雨所
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行者更踐墜居者雜卧起
與充礫荊莽相半也紹興辛亥　天子在會稽秋大
饗明堂詔允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欽者官為募為
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於是州之寺五
得其隸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饑者食而佐
之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羙穀二百
餘鍰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之
人欣然皆樂效力閱十有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
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

穴而城中之骸略盡十二月甲子遣瘞虜之殘酷不
道載籍以来未之有也惟　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
命於上帝而不得則猶歌及其既痛之餘昔文王葬
枯骨而天下歸心其盛未必虜也推其所葬以及其
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国而伐人
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
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福福與奪實將聽之其曰得
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
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

戒之孟不為異教而吾　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
一二而扶之於從天固享之矣合此德此無尊之一
究則亦必有聞者膺之七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
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窆高一丈
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
西北麟虵山之下者二合八冢瘞從者二東門官道之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合八冢瘞從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冢瘞從者
其馬鈴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
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自

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
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
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及之於默其為法名之曰不
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
有在者歟通考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
彼自為二而吾強歌一之必有驗其一以成其二者
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者存焉何時維摩氏而尔二者存焉何時維摩氏
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空空者豈有物實之者哉然猶意其墮於
究則亦必有聞者膺之七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
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門之兩
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窆高一丈
誘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
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
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
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辨其非一而不
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特其書入中國由晉宋
歷唐至于今不絶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

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進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孟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孟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通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徑闖所聞而入浦乃寺之興廢係其時

建康集卷四　九

人之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丰百正月兀术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淮據合淝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西子又敗之於含山戊寅又敗之於栗縣己卯又敗之幸已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敗之於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於關口丙戌又敗之於柘皐己丑逐敗兀术於庐步復合淝庚寅王師入廬州賊盡過淮奔乙未班師

乙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閭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絃歌之聲或可以却秦盟文德之州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款謁有愧平生惟祖豆在列迺見諸生追求在沖獻識之意使無子矜城闕之歎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建康集卷四　十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今去之七年上不以其不肖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鈐之重其有愧於神多矣殘敵未殄民之瘼尚多往者不及而來者未知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隲一方用祐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某實預受其賜此猶竊特以荀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月不雨至于今禾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

油雲之潤而境田猶不編及閒、之憂在於旦暮
應旬不遂則民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
至人無心與法皆一連通何擇乾非慈哀願矜怵迫
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於彫殘安輯之餘
則其亦庶幾免咎於強勉若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
必聞

祈晴實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蔭迫窮赴愬允有急而必歸艱厄
更嘗益無求而不應今茲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

未回必高旱之皆病顧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蔵
亟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咸庶俾豐穰
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
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有興
王師在道調蒭屯戍無非出於民者歲或不稔公私
皆病神豈重用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惻迫之言
不待再三尚祈照荅在此朝暮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實公塔文

春多雨懼有害於麥盛暑命控祈竊仰干於慈廕
亟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支未稍愈疲民之望官蔵
国廩更寛慢吏之憂大施無遺頌言莫屬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日
敢忘北以陰沴失常頓申度請不踰旬洊卒荷鑒臨
寒氣既蔵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著有秋敢祇為於
菲誠尚有祈於終惠

祈雨諸廟文

峯旒江壖例若愆亢適惟敝邑兩澤以時布種既周
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
油雲之施仍均速適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
尚祈孚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於山川百源而春秋得
雨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redacted]月是知水旱
豈必雖天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甚

待罪此邦無改及民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
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幸補事惕周而元陽為災時澤不
繼苟復用之蓋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
着龜編宗于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
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急應時統一書豈惟不
容於王法亦以見神厭其德而弗之福某之謹尤固
無所逃罪其區區未忘於民則尚惟聰明俯鑒朝暮
之間賜以雷渥無俾重為民病乃罹罰當降于身則
不敢辭

退庵集卷四　三

謝雨送祠府龍神文

旱暵之憂慄慄罪懼徧宗百神曾莫肯頒粤惟神龍
呼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往訴敢勤於行敢此朝暮
風馬在塗暮闕指呼一兩三日間霈流注焦槁盡興
如手親拊敢曰時澤實惟膏乳愧我不德孰逃神怒
仰懷威靈自以民故莫擎拜賜尚弗哉吐功成不言
藏用徒御影車邦人言餞于路鼓鍾喤轟旂纛翩舞
神德在人既飽既嗇我獨何為永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溝
壑者惟此一麥已加入春以來滂而不止歲且三月曜
不克濟則之絶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請于有神

退庵集卷四　四

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須惟在南畝苟或罹於
一歉即坐致於百艱幸茲春夏之交適後兩腸之節
疲訊盡力布種稍周懼遲驕陽尚資時澤敢祈覺力
重憫凋殘特紓德元之憂賜以霑濡之惠遺秉滯穎
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廩高囷庶以償十年溝壑
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愿月不雨禍宗百神辛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呼嗟之請仰干慈濟之仁爰舉奮章載迎遺像蓊然雲霧即見于崇朝霈以甘膏不踰於旬洪神龍效職帝命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洁施無方雖微不間民情所向有請必聞願除陰診之災亟正時陽之氣庶安疫俗獲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嚴弭事民力尚艱懼迫常暘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彫殘

祈雨諸廟文

某特罷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以時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蘇公私兼濟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槁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 上方經理中原調劑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禍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元陽為孳必在春夏之交饑饉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淮墳之罹警遍兩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是懼雖禍走群望頻呼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鑒惸誠憫其辛歲之危惠以崇朝

之施少安膨瘵兼濟公私

謝雨遣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遽周浹日未報竟起溝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有悅于中仰止廬山旋歸寶室傾城拜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歌已卜豐年之慶惟茲昭事願謁此心

謝雨寶公塔文

比之元陽往時澤惠然肯餡為我心惻雲車始興百靈並趨浹日五雨無稿不蘇悅我非德何以拜賜

建康集卷四

十七

有呼必聞則惟神志往餞于塗旗纛有光我心孔懷曷日而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皆民之牧願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茨永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遂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方安舊業閱日待晴惟茲耕耨之勤盡力撫循猶有溝壑之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驍騠之責敢逃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遺固未忘於終惠危誠易感尚有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之求而冒聰明之鑒試意既迫在此只暮之間靈貺俯臨不難指願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災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月之間屢控無年之懼卒霈大賜頓釋羣情雖名廣大之功惟切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建康集卷四

十八

比迫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粢盛卒蒙霈霈之祥盡消祁禱之患仰非明德孰惻危誠報德之心無物以稱有年之賜尚鑒不忘庶自斯今益虔祗事廟狀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狥帝鄉不返儐率土以纏哀逝閟靈御之遽殞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儲胤具存叅帝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化獨以

心成俄興無妄之災莫測蓋高之意雖神遊八極圖
無兩界之殊而夢錫九齡終屈羣生之望臣頃持徒
霑霈遍垂旒永懷未報之恩攀已遠徒抱無窮之
戀瞻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厲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
神遊不迈伏衢未還羨追在宥之初實際承平之運
典章文物粲方冊以具存華夷莫海陽而咸服
豈期禍變橫起退敵撫恒嶽以北迹既窮翔易越西
建康集卷四

二九

閩而西度寧聞流沙俄成脫屣之遊莫極素衣之化
臣拘廉郡綴阻造靈輔江血書辭固難名於大造銘
心戴德徒自結於孤忠

建康府

神疑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雖左獨慕望鑾輿之
未復追玉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格
藝祖奠闕清蹕之音痛裂五情衷纏九土載念憂勤
之積尤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方賴延洪之緒充仁
廣被尚懷遏寇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仗衛攬涕蒼
梧之野隙迹空存馳心泳水之陽餘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群克踐斯言
夫誰易君如耕硗田既菑既耘轉爾蒿萊待以雨零
及夫既登廩實不貲如營大廈樸斲斧斤取材鳩工
自楠及梓遠夫落成毋艱惟文念初相從不寐載欣
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皃白太多肯獨我知
掇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顧膠泥邈其無垠
孰極孰援蕩其浸氛孰闢孰除獵其麋麕中夜起雞

二十

起原集卷四

卧不及昕謂此祈嚮豈惟三軍文武天子允集大勲
耀君不次發其清苓豈弟之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
士沐其德胡不少留遽殞江濱奉訃失聲心焉如焚
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乎遂茲往者如雲豈無善類
孰為藩蔽嗟我老矣童頭駑筋念昔許我並轡柔衫
逝波活活尚有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在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

至于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不泯侃侃大夫莊敏之孫
益恢楚和免招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三季
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鄴零存者幾人
謂當同旋捶手永歎一病莫留遽告不起君昵聞遺
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曰無遺情夢幻去來君亦何有
我獨悲傷哀此朋舊斂以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
甚膺而癯味君之言健滿晨夕須臾陳辭尚君來食

建康集卷四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覩名林藏山

同一雲濱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莫頻
話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曉自言得妙容神捷不死藥
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皖騶塵切化固然孔懷婚姻
四十三年如越瞑晨中間憂樂 可具陳凌雲超然
一笑天鈞撰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何為淚落霑巾

織辭寫哀百念酸辛

蔡淨山玉文

我葬先君于卞之慧遂將終焉因以下築惟時導師
禮卷水玉惠然我從實契予獨兩君院成左松右竹

蔡閩大夫文

建康集卷四

湍山水招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唁無壙僦仰三杞
倏如轉轂今者何為棄我不穫愧生滅想未免凡俗
無縫之塔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宿子孫無忘
尚見遺蹟敬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師忠國公葵黃文

其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録其勞進職
貳吹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賜我
顯祖爵而詔之曰爾祖實孚於名莫克宪厥蘊惟爾
慈孫嘗登揆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沾于嗣人某隕

建康集卷四

越感泣懼無以承　天子休德而私竊自幸我顯祖
之遺到餘懿寶獲暴耀九泉爰以再留 間 寄不獲躬
致莫謁夙夕不敢寧謹遣曾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樸奉告歸省
厦薦于墓道尚惟明靈鑒格某不勝悽愴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於我顯考使之老則百年終身之
憂未嘗一日而忘尚惟　天子仁聖時得進貢九泉
階秩勉行猶以表見後世嗚初預聞政事聯越常典

進位少師後九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
歲秋明堂禮成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於是始開公
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
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悸震越不遑寧處
復蒙謨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者謹遣孫男右宣義
郎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某引領東望涕淚悽
愴不知所言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鑰寤寐宸居
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
仰十年退伏丘園捐遲一塹念多壘尚艱則懷指軀
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敢擇所
安自求遠屏嚮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
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之浸誤詔除力

殫懇款之誠冀動高明之聽勉交即俊實愧吏民茲
孟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廸
候旬何止臨踐土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
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剔吳之腹
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
何補欽承威旨黽假歲時疆場無虞儻苟逃於譴累
冕旒甚迫尚終冀於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倚臨殆非常禮室奄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

之餘昌称褒嘉之過臣某中謝伏念臣迂疎寡與戀
栝多艱蚤歲朝廷既乏於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
馬之勞誤辱眷憐猶叨委寄愧懇辭之弗獲曾報政
之未遑遠屈王人親承帝問稽神改觀共知聖主之
不遺里巷爭傳吏覺陪都之增重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曲矜舊物欲勵迂臣念其嘗事軒墀久絶朝天
之望憐其服勤簿領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光榮其
晚暮江湖地廣敎境秋高明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寇
奏封賜可仍覽凋瘵之民願竭疲駑少酬聖造

建康集卷之

謝乞宮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劉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後
戀期莫效被寵惟危臣其中謝伏念臣衰病餘生空
疎末學盡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
能免過故瀝誠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意寬恩疊
形鐫諭推之不去深有愧於吏民義弗遑遺特見收
於若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念治清靜撫民
謂陳力不能雖歌自安於愚分而退人以禮尚期曲
盡於眷存故稍体貌之隆少假羈孤之迹臣屢遣恩

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猶馳何取瘦羸之用器已蟲
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　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
休明所鍾呼舞攸同臣某中謝竊以芒暴亂而致太
平孰不期於真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之永年
之未遑遠屈王人親承帝問稽神改觀共知聖主之
惟上帝之儲休与斯民而同欲恭惟　皇帝陛下功
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覲之歸久已仰吾君之
子備文武聖神之德是宜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

建康集卷之

隆茲日臣外司典鑰阻奉壽觴倘羨霍以傾心敢忘
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摩言

謝左太中大夫表

賞功既誤褒嘉之實老冝戒滿重貽貪冒之譏
退自省循惟深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
荷使令我事猶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
愛已以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於閑散幸
苟免於曠廢方俟矜從反叨寵數鉛刀何有全牛之
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筭蓋伏遇　皇帝

陛下高明委照博大燕寧諱勵有功豈愛彤弓之錫
恫憐稽物未忘墜履之收致以迁愚例存記錄臣敢
不勉承德意更激慚衷洛邑初營曷称保釐之守漢
儀復見終　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應數在躬既終陟於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於大人
慶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
業孰盛於仁盡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嵩嶽之所
美固臣子之樂推恭惟　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

撫運體聰明叡知而不殺我武惟揚備剛健輝光
而日新無遠弗屆罡鍾百順永錫萬年臣久遠清光
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踮蓂莢於簪紳望海朝宗心徒
傾於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
於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
寵居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豪髮可論之效豈不曰
知雅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為曾餘生
之何有劃務黽勵方正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即
期於珍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於捷徼自有何
勞酬當異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矜存舊物駕御
羣材視臣鄰於股肱蓋欲奔趨而承事以爵祿為砥
石又將磨礪以勸功重假裒殘申加奬飾佩景德升
班之意敢陪近猶之　殊榮道修文創始之名尤愧諸
儒之極選誰期隕首莫稱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至之郊禋奏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
所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illegible]祐海宇
豪休臣某中謝竊以蠶御有方已更四紀羣黎謀夏
載動三方用徽福于上下神祇祐之云已至將增修于
禮樂刑政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
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
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艱難而思其始方
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亡師不妄動祈福
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威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
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恩言奉揚我休雖莫陪於士駿

奔之列降福簡、竊獲預庶民數錫之歡

賀 皇太后冉宮禮成表

建宮內棡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正東朝之號
先居霞冒舉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於奉親孝必
先於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貞能為之稱故嚴推尊之
義乃可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眷恭惟 皇帝陛
下功高撲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風有光於前烈肆
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薦嚴艱危居懷定有遹星基
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前修令典徽音克

副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於雅頌臣拘縻
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跂含佁之奉驩騰臾負
更覩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實廢三年建律蓋禮厚而恩隆
深慙滿溢之餘更冒庸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起家
寒陋遭世盛明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
述職曾莫效勤方大享之告成與數天而同慶昌言
異數更及閑功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
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禋祏之修煇麗庶閭均被餘
餘之澤悃服勞之已久肆能舞欽福以均數臣敢不策蹇
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侯之地敢自比於周邦二
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於漢秩未知報稱惟積競危

謝奉陳金賦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與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
眷憫特膺殊賚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
能當長江潔侮之衝遘醜虜敗盟之際惟紓臣有億
萬衆皆圖戈攻後之徒而楚已數十年亦曷喪皆亡

之日戎車既駕戎武惟揚敵物敷所懾以爭先首摧兇焰
取彼殘而共殄萃掃妖氛懿無矢石之勤濫竊筆書
之賜敢懷捄美輒奏罔功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謀
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每盡於敵情能弱
能強終始弗迷於鑒筭欲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
榮臣方以病裹懇祈退免克克言爭誦罪莫酬君父之
恩不皆漢札細書猶足示子孫無窮之宝

謝軍寨遣犬放罪表

奉職不愆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憲

曲從貸釋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況迷簿
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疎誤竊守
符仍司鈴鍵既不能折衝強敵步盡力於疆隅又無
以和輯疲民使安生業於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
重廢於官常敢辜逃於吏議蓋伏遇　皇帝陛下
廟謨徹接下以德行仁類雜愛惘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
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倉將迫於終更俾不污於
身之請退思補過終報鴻深務着循皇不懷歸未遂乞
逸幅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思愈孳而報難
酬義所當堅期效命湯之守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

內府蕪金尚方珍物禮加異數屢使指以親臨威不
遠顏凜天光之在望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流落脫
際聖明橫草無功徒歎捐軀而盡瘁飲冰自勵敢懷
擇地以圖安第迫衰殘終喜過詔意乾坤之大造
過　皇帝陛下光明不濟懵誤矜全太馬之微勞既俾後圖
榮歎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用聲三單赦憐暮屢
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思愈孳而報難
酬義所當堅期效命湯之守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
言三載黜幽方幸於明憲再命而俾思存被於異恩
不稱所蒙重慙非據臣某中謝伏念臣叨由疎賤誤
竊寵榮　先朝溢冀於從班本無報效　陛下擢登
於政路已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乞身而退
屏遠讒諂仍詔留都故連章雖幸於苟安而無歲
不祈於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鼷鼠五技之既

寵亦驚焉才薄之何及豈期過聽更責後圖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體貌羣工作興庶政念其奉公忠歎
初非有愛於餘迭舉其職不遑寧處以疲駑莽蒙委寄方
姑令代還豈曰能了爭治至於再三感勵難酬於
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予產見推脫戚
容於鄭俗雖庶頑已光終無憾於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蒂難逃冀亲之議命出非常莫獲稽■之避
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某甲謝竊惟學士建名雜與

前代近臣分職蓋始　本朝至於易文明顧問之稱
冠祕殿寵榮之盛仰觀故事尤騁殊榮爰歷艱難蓋
多勳德以舊臣宜勞于外固不乏人由建炎越次而
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實而
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於賢薄涉世多艱少日暈能尚
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暈能尚
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益無顛覆之憂雖願竭於餘
生恐終辜於大造

謝居民遺大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寵典仰惟大施
畢出至仁臣其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荐蒙委寄方
戎馬戒嚴之際且旱暘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彫殘易
困雖無撓獄市每師舜相靜治之風而名御守封疆敢
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
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猶原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柄並用固將昭于
於賞刑三宥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再居不
建康集卷五　十二

遑寧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衰病遵簡書而奉命未
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旅無失所

賀　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
載逢華旦欽頌永年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
配帝王功施夷夏蕩宇業：每懷履位之艱繼：承
承方啟興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祿來崇閱三千歲之
靈長用扶下世膺億兆人之愛戴固不惟仁臣拘守
即符阻趨宸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太廟會表

宸心抃喜曠盛典而弗居 聖議載揚率先兵之地間
是為周禮豈惟漢儀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基
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明叡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
無所用威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
正路居在列鍾寔畢陳堪露惟睠炎御朝陽之盛橫
流式遏敉定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逢慶事五侯
本帶溫居邦 甸 之先萬壽稱觴實躋觴莫預公王之末忻懷覩
闕徒塲還表

建康集卷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劄子

辭免枢除劄子

臣遠遠闕庭薦更十年屏處
馬戀軒之誠不勝朝暮蒸者忽蒙恩旨俾帥建康留
鑰豈意衰憊闕廢之餘 聖春不遺尚賜薦錄承命感
泣無言可叙仰惟 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捐
在臣尤憊拙非材盡死不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
累經奏陳不敢縷縷再述伏以紳事尚不能稱職旋

建康集卷六

賦性僻遠動多嫌怨而江左
紹興之初圖書已散使令止
逮諜累在於今日豈敢復有
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何
自處益賢朝廷利害所繫非
進退彷徨臣已具狀控列乞
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
有歸誠 君父不敢竊避斧
別選良材上副憂寄千冒天
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岡賜茶藥劄子

臣近拙九材早蒙
大上皇帝識擢寘之從班曾未少施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留備關庭從容經閫每承顧問未嘗不以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斂逐使預聞國政十年於茲屏跡山林雖有犬馬拳拳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意誤蒙踐徵向加者錄適以來榜惶恐懼不能自容重惟建炎人處禹存者旬月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王命之再俾旌治郡敵境里民昔經殘破瘡痍未蘇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稱　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今兵戈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劾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時蒙　金字牌賜可人人歡呼皆知出自聖意至於感泣繼有疾苦臣當節次具聞遠賜目今採報平安虜情難未可測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毫少副大恩臣無路仰贍清光謹披浥肝瞻尋具劄子奏陳同前

辭免左太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頓辭留都已屢干淵聽義尚敢縷陳感懼交誅退省彷徨已甘竄殛迨於私謁非常力排衆論留備關庭從容經閫每承顧問未嘗不以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斂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既已命之則於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人無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周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褒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頑嵎情盡瘁少圖報效而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法細過使得容身而去圖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據竊惟方今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多尚廢闕正須內外風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不能上體聖志犒務懼震惕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

使區區微臣得以
若孰不人人興起
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我得前訓甚明非至
愚迷孰不知警而況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　陛下
信賞勸功之日而輒自退縮是臣忘身為國之時也而不思曷
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幾過
其半固未嘗有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廩食之責
言一事見稱於世可報廩食之責

建康集卷六　四

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是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己今
二年雖薄書米鹽船督條奏風夜
當為王於　陛下愛恤疲民款其
蓋痒乃其職事所
蒼庶整齊軍旅敎
驕加職銜下況資政敎談大學士　真宗皇帝特創
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
貪取敎望聖慈察其危情出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
屢免使臣盡白之單辭冗說
褻勤詔旨非令特賜
知耻止足之名

復加

第二劄子

仰瀆天聽再勤明訓陽天曠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
未即誅極在臣愚分所宜即乘音塵可更復有言
迫於私義須至重干雷霆之譴
指已久　陛下特書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
罪去而寵章繼下度越常數士交太息吏民以親臣
亦豈不願痛北須臾之遇但惟竭胡不世之遇但惟竭胡
犯順天討方行　陛下高談厚賚以激行陳將使人

建康集卷六　五

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臣職當外閫若貪肩
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之士何所示勸謂臣且
擯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其風夜慶慙繾綣累日
終不能自已者也伏望聖慈察此懇忠賜矜許
從非特大羊徼軀私孝保全亦於朝廷典刑不至陷
累干旨天威云云

詆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實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
則臣瀕江職守自有備禦之責諸道捕平大寇

克定中原仰託威靈係
境安民粗無大過辭嚴例合
推恩即姑使存留以待
申命於異時播為有名臣不
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敎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燕虜去歲敗盟
監據京師今年狂突徑至淮
甸驅集醜類蝟固逮秉
江壖無所畏憚　陛下
聖文神武遹折兇威申
命時臣授之成算曾不踰旬
以十五萬之衆計窮力
屈全師屢戰連告大捷敗亡
喪魂狼狽走遁名王貴
酋奔踣於道壯士健馬物故

建康集卷六

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伸人神之宿憤豈　宋
廟之深讎鼓舞歡呼中
外一口自於捨敵兇渠名御請
詔見施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
揮加請問仍頒好賜特異常
典御知出自眷懷顧示
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
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
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疎遠

建康集卷六

具奏辭免頒請閱狀伏奉
仰干天造遑迫留令罪不
敢盡有煩喋候降到告即
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
表稱謝外竊惟觀文殿職
名　祖宗創置甚重近歲
非自知枉塞院以上著罷未嘗輕除其餘少譬如舊
恩實緣舉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僅乃得之至於常
侍惟幄赫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崇者不過數人
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
公論壹曰宜然況臣去秋
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

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使冒風夕震懼無以苟安非常之恩既以仰承於異春暈已之戒尚冀少盡於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竭餘力未至遽速煩言

秦居民遭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大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盛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疾在告即時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為兩路橫穿燒入儀門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

疏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暐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
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鐫諭未
賜俞允天地之造出於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
得感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荷
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效而臣每不
再任又已踰年疆事既寧人皆安業坐尸寵祿尤愧
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迫元滿疾顛之畏此臣
大賜特全遣物之私庶免螻黽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衰瘁投閑久屏丘壑眷
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隕伏念臣早歲積
衰疾病相半年齡寖晚視聽益艱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
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辭陳免不獲數月之間
果遭譴累仰荷 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夷許就閑
秩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
事衰非前比若或貪冒祿不知退恐終不戒得必須再致臚敗不
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負憂禎利
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 [redacted] 當惶懼傍徨無地自處伏
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
觀差遣千冒 [redacted] 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茅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涇貸特寬慢令之誅
未即移徙猶加鍋諭踴天蹐地無以自容伏念臣才
識迂愚首蒙 陛下不次擢置獲預聞政事十年
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疾顛張敵未珍尚勤旰食正臣
子奔走先 [redacted] 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顧避但臣量
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瞻失進無以償寸勞是適以
貽重累峯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竭駑胥居終
恐有誤委寄危情戀逮須至疊 [redacted] 天聽與其進咎於
罪戾 [redacted] 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伏望聖
慈憫從人獸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
所居平山迎邊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以速罪戾昨自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於今月初八日面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同再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梁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與見闕不候接告船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

建炎三年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昧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於天幸伏念臣少善多病衆所共知又屏山林心志那蕗昨被命之初已嘗一二緣陳去歲暴以夏秋脈宗藥過多入冬腑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左臂勉強若猶貪局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

遠死於敵二子矜時見靈沒相隨俱死忠孝之都萃於一門成命特贈靈特中謀略特軍閥席儀同三司後後給錢移其塋兆應代封推載在興祀自今人臣江殘破猶盡節廣歲久斷致澄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靈等軍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世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賴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伏鄰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昧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於天幸伏念臣少善多病衆所共知又屏山林心志那蕗昨被命之初已嘗一二緣陳去歲暴以夏秋脈宗藥過多入冬腑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左臂勉強若猶貪局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

幾俾全脫鄰不致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聖慶優容尚頒温旨感激倫肌骨無地寄言林迫勝狸伏念臣犬馬之私不能自已頃至再瀆威尊今覆還遞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已頃至再瀆威尊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狀蹇可以上報恩遇而奇窮猶介動多悔吝敢自靖康以來三蒙趣赴慶付之鄙棄

不過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迨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嚴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裒瘁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無臣母年高耶者不曾迎侍前來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宮觀使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成大造千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召赴尚書省供職庶日多去歲曾具奏乞就閑狹伏蒙回降詔書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生上動洪造徬徨罔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肺氣屢作今尚未平復若更遷延冒昧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住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嚴誅天慶優容尚頒温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贇朽鈍本無他長遭遇盛明遇切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疎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曾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箇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況衰病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

貪得之罷伏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
臣在外一宮觀差遣曲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
私謹守廉隅庶亦全犬馬終始之義再瀆威尊死有
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丁
寧曲加慰諭臺憲鄙迫尚敢有言進退彷徨莫知攸
臣聞人君愛養人才譬如栽植草木必不使毀折於

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體膚必不忍傷殘於
後累具數陳不敢更干天聽惟是陪都大鎮外捍中
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繫最大而臣還延歲月初
無秋豪可裨旰食若不深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
為進退免至公議不容上辜陛下寄委大恩下
臣非有矯飾徇賜於陛下不勝萬幸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
者閤命寢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過叨劇任
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閒祕冀逃官謗未知
何名復冒此寵苟慮貪得必致顛言敢願分庶無累於公朝千
戾誠叨還成命使少安於愚分庶無累於公朝千
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一

閤命寢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溫司官鑰歲
月雖久初無 蒙髮可見紀錄適幸兵華少休營屯
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於臣
何有 近著逆虜犯盟將帥分崇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
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逃尸素之責豈
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倒與論鎮退官
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衆不獲終辭拜命傍徨至
今猶無以自處今未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
兩罷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矜俯徇
愚誠收還成命不 同 前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雖
配天之澤初不間於賤微而考已無功終自慚於忝
冒傍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
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單貨庫

第三狀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所事退領閑
祠歲月滋久初未蒙恩降詔書不免徙淹以專委曾僥行宮事不
敢固守愚誠方俟仍圖措畫略出井伸前請復偶疆
事遷與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領身回逢勉強遷延至
今伏念臣衰癈餘生節力愈憊當都重地在今日亟
須得人而以冒養病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
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若者幸遇天
威既伸狂膚知畏去冬以來戴無遠遁邊境少安今
者特及解嚴打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慈特賜矜
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

往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燾之私陳刀不能忘庶
幾粗免顛趄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淮都進奏院遞到
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寢班
更叨慰籍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退於情義
即欲再伸犬馬之誠仍值崔壽春[illegible]失寧虜騎狂突過淮
臣職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窺領私計遲延已
獲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醜類敗亡淮甸平
定臣即以全天地涵覆

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庶安業別無施行職事伏
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

陛下不遺舊履之舊過
如省錄付以方面自去歲照虜敗盟臣初無扶憂補
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兩昌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本
石豈不顧竭庸力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以
衆犯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
懇露誠請近者復經此歎危捐外保內寢食皆廢醉
苦遂復暴作喘滿上衆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
步心氣剛耗通夕不寐荼然殘骸不勝永委是難

以枚指迫切之誠無辭可見惟祈造
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
蓋遣伏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臨賤
感銘肌骨無地罄言強施周施今又
之餘氣血凋耗久若要地終難自安
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
奏逆賜指揮付之閑秩使養殘骸上
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憊退送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
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
差屯天臨宅徙罷免仰荷眷移未
知何報可遲遲已及
終更方踰猶冒以俟俞旨忽聞有此陰
效實無狀慶小補宜敢重煩聖慮
懷貪冒兼觀文

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巨擢何
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尼愚時賜寢罷新
命撫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言覩差遣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正未學道之本心
曩被詔除吳邑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廕此孟伏遇
某官道德佐時勳勞許國榮醜虜乳華之有自知皇
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困王衍雷任其責江左來
是慶集卷七　五
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盍舒惓瘝之誠即有前年之日
循永永劬周慰稽民欲雖留鑰之深嚴亦俾奉祠之
兇散某本無善狀過蒙溫言屢自列其棄殘詭末蒙
於矜可朝命及夕幌趨孟之語倫少不如人況燭武
之已老勉祇承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曾特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潔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聊
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友交歌伏惟
某官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懼將力傅家法運
於銀危用之行而合之藏本無心矜出處也閱十載
更綰三朝幌社稷之未安思有後圖協濟廟謨稟闕迨
之本心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度未遑服屏行即
賜環荐久碩疑將獲同封寄懷遂通嚴猷尚記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倫緯登用龐人密通鄉閭就頌名鎮除書始播
輿論交欣伏惟某官廟廊
六
建康集卷七
注意備德應之速尊俎趙勃何止算睇銀雖之際
蕭曹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益閣久勤虛佇
泰衣未■為方入奉於賜環熱載榮幡豈尚頃於閫府
領惟襄弊孝在眷知尺牘馳誠嘗獲伸於愚款高手
在望傷幸通於肇獻
回曜經制啓
委迓家山實迂軒騎副膺江介復杜城書荷眷義之
不遺非棄遑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
風聲稽古之勤力傅家法運展佐時之略自結主知

中外讫更畝為備著通此于戈之後孰先賦斂之圖
凋瘵未蘇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
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轍從卿月暫佐使星
腳煩規畫之行即有趣辦之寵旌麾在望欽謁尚遲
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於調攝益順導於綏將
節卷

賀汪相公建鄭

剖符便郡已隆舊卿之恩授鉞膺壇復重元戎之寄
始傳換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
廟謀赫加威帝業最先鄧禹之紬忠會龐虎而振王

威何止劉琨之勉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勳已著
於鼎彝澤雉方圖於舟楫中辨宰相久佚祠庭惟聖
主念功圖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宜受祉之既多
乘久預鈞陶權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籍北闕之光歸
擁漕旗祈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振啓

光奉詔緘顓司留鑰舊疆來後方當閫國之初聖澤
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其官材敭風著望實隆
入參惟幄之謀備置忠規出本藩維之最屢竭勤勞

補事勞之實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挾
等與其彙征象蒞不以下體方流言竊試獨深亮其
無他遽引疾告歸優援拔留而不釋矜其過暮借以寵
光不捋所當豈曰子衣之安吉未如為報徒懷我馬
之施瞻霍懼靡舉銘藏罔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矯陞記言風膺高選虎符分孚雙慰遠民問遠聲猷
屢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創績之未遑首貶緘題
過勤行李竊審劇煩懇裕介福駢蓄伏惟某官名在

建康集卷之

翰逮奮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
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間
宣室之恩毋久滯陽之治逢門杜過每懷前日之淚
山鈴餘相望尚接鄰疆之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風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行
孚號肆臨商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佐時
總御六師早膺符門之舊清回海屋扶王室之危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縈纓以朝軌云[illegible]假懷辭其罪已亦知危荷獎爭之
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illegible]昔少而不敏晚益亡奇性
前望三千人則為已過官歎六百石況復加多故

類歲之愆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
蓋伏遇某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憂遐之一老借
以寵光用風勵於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覩本
心勉效效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顧嘗瀕之何
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邪伐萬里大羊既望風而知畏六師
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欽慶
恭以某官勳高崇社名重華夷叛公衮以臨戎馳出

三司之右總將壇而甲令更隆百勝之威聲中外之
欽謠雪人神之深憤某猥叨聯疆事首奉捷音欽抃之
彩數豈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啟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葑不遺遇窮非常之寵
祇承眷渥曷獲宇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
疎之學固奚然不知載之憸拙之材況老矣無能為
也故承之曰稽者三歲而乞身憸請者六章何明避
劉以求閑更度逾涯而拜賜並無再制人共笑其貪

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豈可忽乎二大將置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彌甲冥蔑豫賊至楚州而辰蔵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後無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親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嵗闖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

至采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redacted]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往時杜充失守之日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略雪得衆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況本道界外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redacted]添補則兵力單薄[redacted]可見今若棄江淮於將即而使守臣表裡淨其為之計猶可待不雲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其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既不得已於此懇往者公之田誓不敢後出一語然平日奉[redacted]之心有不終泯麾食者田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閭自欵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俻附之別紙以非其職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言以荅厚意未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redacted]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其頓首再拜上啟僕財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遣申忽

上[redacted]狀未獲[redacted]呈[redacted]洗即日伏惟日祿報後未有繼至者張步為[redacted]傳霤見歸到僞牓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奏計當為者以俟朝廷霈[redacted]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罷料廟謀必皆有定算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陛防者雖虜酋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淅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出戒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

日待之詔之數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
不為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
為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策惟一
切支此內力為守備使緩急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
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俟為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
少以謬慝之辭進我而不敢來若疑而未決則
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
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日千念
務莫若先棄諸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

及亦瞯不為若朝廷不款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固
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
計之由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
萬石而已他州可知當平糴糶若買牛更包詳度輕
重民去樓新已近闕步戶早未載揮已猶脫禾人各
自擊盡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其職守通計仰將
春季不敢自為形跡輒假借具稟遠紲此有可效區區
者亦當節次續聞伏惟
孝慮明貸亮目痛牽強書不成
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其意高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強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兒輩橫歛二萬八千匹罰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疲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當略知朝廷

下屑境二麥大稔蠶亦無害數日前微覺缺雨恩適得一晝夕遂指足行宮圖本聞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傅說中間與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為廊地張少傅已先築墻長出十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諧矣餘更俟命頌瀆不勝惶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集016-065

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強弱進
退之閒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
為往慶曆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歐戰范歐守初亦
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
戰守悉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廟議欲遂從之而
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且
謂元昊欲窺関中非獨其志亦合漢人陷沒者贊之
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
輩既皆為其腹心近復闖以鄜瓊守拱州去歲叛兵

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
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
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
詳適携來謾錄附呈恐或可佐論思其職在內地當
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偶不得眠過蒙
及之旦起適有便人故私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幸
無以語他人向冷萬一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閣座某初八日上狀當
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推毓啟塗中外經
濟不無少動廟筭廣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
未有動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惜其衆恐
亦未必一舸速犯所恃幸援兵稍集張少師出軍已
四日聞欵以來日就道將士極銳有自殺請行者殊
可喜嘗與之商權賊情似有乘閒欲奮者計已走毒
春伺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免虜令堅守順昌為得
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於張累數千言盡發劉
倪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驟部曲即自刎看淮上張亦

稍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偏裨柳之恐生事朝廷果
許自為方略包籠之其實已高去鄙戚近方畏屬人
宜可詭以成功惟擢貸務積饑截日已竭尚未有張
軍後旬之備而者劉連下文太平州橋管與劉錡激
賞除緡外皆無有念不可緩已遂急那移兵撥具申
明若不足教或當於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
降必不能辦前嘗要議免起本路大禮錢帛及諸司
於格合起錢正憲此更乞少賜裁度乎堠鋪馳檢差
齊整比來避免人都無至者應是邦稍要后此間極

力殫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擾數日前不得已
作留守司勝兵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
本職頻江合措置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留以待面稟
軍民延跂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肇情
正熱餘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謀論權貨務書

某啟近嘗附問以某來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
伏惟台候萬福籌畫兼頃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
先務孰急於此非牛刀餘刀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

衰朽無補坐麾尸素已上章請閑旦暮待報尚有一
事未行閒猶須任責戶部大軍錢糧恭預總領但去
歲冬權貨入納大虧中間幾至之絕殊可寒心偶府
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窘獻於朝以為有三十
萬緡者遂畫旨許免撥盡輸二十八萬緡惟免生事
然已竭澤矣而權貨之寬如前閒之蓋緣昨罷戶部
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黨更相與奪故名實倒植而
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
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
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
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始非他

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不以
誠告不惟有司未有以塞責乘朝廷所矜略計之已
百餘萬緡鹽場但支待次舊積約至四月方盡裹糒
坐視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無入所失又不止此豈
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望餘冀倍萬自厚不
宣

與秦相公論臧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兩尚有餘寒即
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訴徐度司封工記必獲

趙蒙庇粗遣臧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正名
分嚴賞罰固一民不可使有窺覬於朝以為有三十
狀俾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
御史按驗悉區之私稍歉少伸於相公近世毀譽
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黨更相與奪故名實倒植而
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
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
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
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始非他

贓吏可比有司具獄略見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綿二百匹綿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證佐來應分明不可枉覆者其餘牽連雜見尚數千緡與同衰取之鄙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為長吏者從前日雇名庇之乎正今日隱惡勿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三等以絕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其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丈分析納見錢

貫省蒙　上開納采以金字牌報可德意始傳閭境歡呼載至流涕倚郭上元令魯恢遣戾多折至八貫省而不入已去冬回民訟即奏削見勘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入已未鈔具在此宣撫司昔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奏本廂亦縱而不治他日曾妖被罪被訴朝廷覆視得實或誅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何辭以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緣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遷越職論奏目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攘某所以於邇官體究得實之後判然不疑力伐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幾忝以大臣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蔡一大姦少正羣兒妄譽誤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入尚敢伸其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齊以禮法秋豪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者朝旨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光其甚者流落半世正坐無所倚仰今老得一州乃視望同列誣人功罪於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考覈自

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未期之至此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日為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賠着窮特眷予煩喋不覺孟低悚息無已尚幸於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與運倍加保重謹上狀不宣

答王從一教授書

某啟只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去數相見動靜頗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

無踰秋高喜承通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咏
校正太白集亦見諭閱精審海如此春秋義多事讀
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
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歎求於絕學之後而自信
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於往者以類考之
威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
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侯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

朝矣悉後漢王而絕焉此考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
王為三不朝之辭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
鄭遂不為之說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沒公也魯沒
公不書或諱或貶論弒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
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威弒君不討雖周王亦與
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僖以妾為
毋書王來聘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威
與僖可見矣弒君而不討其過有大於不朝而錫命
成人之妾以為毋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慶

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既弒君矣曷不
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
曰於史蓋當時凡弒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
為之諱曰君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
此皆周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待而易焉故春秋
凡弒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

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
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君之
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文於末
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於一王之大法乎竊以是
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屢又通書皆至闕酢不暇以長
者好學之篤不覺發此云太京東斯道之將墜也不
識以為如何有所商榷却冀一諭漸涼萬一珎嘗不
宣

又答王徵一教人至忽辱手教承履此初暑
其康集卷八 十
其啟捡不開閱方深瞻跂今日月為例喜入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歎定
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意
解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采以
日月為例喜入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歎定
專門於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正
惠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文攻而力爭者惟三家之
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
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者授受果皆出於吾先君
歟抑之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
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
不然故強專左氏為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
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
要指看為燕而泫然出涕者精致意反覆研覈於先王
詳質於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夫子欲以遺天下後
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載之與禮而別更有先
王之道哉如是而後以視三

其康集卷八 十一
其合於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
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帝編
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
而遽謂決不可得其實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兩日
適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上口占不能多及餘
俗萬自愛不宣

答尹穡書

某啟頃張暘叔書來數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
志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

所願發緘疾讀則文辭之褒議論之偉蓋又脅腸叔
所未能盡言者誦諒慰喜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即
欲為報爲疆事遽興春末祖能扶捂身復大病父之
少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
置積此三者不覺遂至今悃仰尤不勝叙高秋氣爽
即日起居佳健不知尚且食嶽祠之祿否江西連歲
戎馬安靜憂旱聞不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
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圖史之閒深居簡
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

者駕臨幕中復念過留於此自不作久計來春俚及
解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行李道
路往來非所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
謝不敬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俗冀珍寧不
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下公諱
盡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塞在建康豕城之
西舊治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
不立僞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地歲久夷地慶
曆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
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
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
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貢政殿學士葉公
蒙恩分鎮兵火初平城郭丘墟殿修二公之舊而未
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蹕增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
以其老且無能復付詿宮鑰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

請於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於是為正室三間
以設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侍睟次子贈奉車都
尉肜從公俱死者於傍以侍中拯公紹配食環以列
廡繚以周垣增飾兆域名木森茂牧無得犯工三月
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于祠下初建康之民
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宅
然衣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歎歔太息或至流涕皆
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
人豈但教告啟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而

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烏在可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群力叡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默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譬謂晉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於祖虛誕而賤名撿樂憍悍而輕節義賤華靡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區自救

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溫太真嶠精誠遠慮明見事機曰蔡道明謨維持紀綱紹之敗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宰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室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効於一戰道明維在已不勝其衆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兩篆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晉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茂洪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興援棄捐名教資清言頹波一律來渾一公特立尤雄尊卒狥以身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清溫寧公已死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閽血面訴帝忠不寬歲時来臨從旗旛覽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扈鑾鍵下睨豺兇擒鼂吞新宮崇儲前軒獨名曰星自今恩澤汪汪之水為藻繁哀歌鄧緩芬拄樽祥颸颯然下脩則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鈃色喜劇談當世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輒口詆無遺辭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彊記工語言深婉

麗蓉如次組編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
括皆為新奇譬言吾筆摛驅使李歯隱溫庭筠常奔
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容致之方回有從有不從其所
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
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
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来若某時盜某物為某
州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
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
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

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
奇譎知名而方回以氣燄傑黠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
輒目抶掌論辯蠭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拳傳為口
實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往往傳播在人口運中靖國
間黃庭堅曾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
似謝元暉黙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緑
籍右選李中書清臣靳政秦擇通直郎為細刑通判
怊怊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
遠世故亦無復軒轒如平日家藏書籍餘參半自校

讎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逸老家貧甚貸子錢自
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乆人其所與交終
始孝著惟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褒其平生所為
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
而于與方回往来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
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葉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
公泉識慮深遠儒學餘更事適值防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
江田禄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拓皋之役
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當盡
忠公家国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教之明
年以疾来告継聞不起某承亟走介致賻贈未幾二子
以周君葵之行狀来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
人姓葉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劍之曾孫祖　父
彦義母王氏夫人幼莊粟謹莩叔父尚書公諱彦逢
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

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
公遽以夫人歸之事二姑養君慈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
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餘踊
艱若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
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
忠文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
田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
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
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

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兄汝
等皆國家見郎何若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父
子也能從吾見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故
迎候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
至襄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
襄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
它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
知州揚卓來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
保一城生聚夫人膳畧烈丈夫有所不能脫羊康強

言笑不見喜慍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
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適積以及汝究內典
嗜自贊喜神曰毋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
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點形鳴呼女史所書
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

赫赫勲閥　慶源委長
纘銊流芳　篤生夫人
爽世載德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来嬪大家
令問肆揚　旋獲感應
孝德彌彰　用訓厥子
建登桂籍　中原多虞
侍迎就仕　狂暴弗回
遇事英發　爰卜新宮
宜享百年　克昌厥後
既固既安　以貽賢母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　大父左丞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晁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手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籍謹題

集016-075

北山集四十卷

（宋）程俱撰

清初影宋鈔本

北山小集四十卷 新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程俱撰。俱有麟臺故事，已著錄。是集凡詩十一卷，賦及雜文二十九卷。俱天性伉直，其在掖垣，多所糾正。如高宗幸秀州賜對劄子，極言賞罰施置之當合人心。論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劄子，極言朝廷之當愛重官職。又徐俯與中人唱和，緊轉諫議大夫，俱亦繳還錄黃，頗著氣節。今諸劄俱在集中。其抗論不阿之狀，讀之猶可以想見。至制誥諸作，尤所擅場。史稱其典雅閎奧，殆無愧色。詩則取逕彙柳以上，闌入陶謝，蕭散古澹，亦頗有自得之趣。其九日一首，毛奇齡選唐人七律，至誤以爲高適之作。足知其音情之近古矣。其集傳世頗稀。此本乃石門吳之振得於泰興季振宜家，蓋猶從宋槧鈔存，故鮮所闕佚。近時厲鶚作宋詩紀事，載俱古詩二首、律詩二首、聯句一首，皆稱採自北山集，而其中南園一首，檢集本實作章僎射山林，與鶚所引已不相合。又遊大滌一首，採自洞霄詩集，而集本第三卷內有同餘杭尉江仲嘉褒道人陳祖德畏巖遊洞霄宮一首，檢勘即鶚所引，而篇幅較長，幾過其半。鶚亦不及詳檢，反欲以補是集之遺，殊爲疎舛。

北山小集序

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執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窜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在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

石林葉夢得

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毗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既以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令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後序

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蕭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經從謁先生作蕭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勳業未艾某不曰遠盡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薨然其家令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乎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蕭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槩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文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

北山小集卷第一
古詩一
雜興十首
吳縣游靈巖
送傅國華墨卿赴保塞簿
過方子通惟深
夜聞壁間蛩鳴有感二首
夜半聞横管
古釣臺歌送阮閱休美成泛檄浙東
即事戲作四首
謝人惠硯
讀神仙傳六首
古風送錢定國顯道
秋思
窮窿葬事回邑有感
獨遊保寧鳳凰臺
宿海會寺
石牛洞
桐廬道中即事
送崔閑歸廬山四首
黃魯直詩有食甘念慈母衣綻懷孟光之句為韻作五首以寄旅懷
遊華藏此君亭
過劉姓園居
山谷寺
望九華
山中對酒
題張太丞明園亭
有美一人三首
山中秋夜
秀州沈珪潨煙最善持葉翰林詩來求余詩為作一首
吳下去冬不寒春不雨人病城中火災二月乙巳郡守為佛事禳禱是日雨明日雪農事有初火怔或熄
天寧潛老以山中春莫三詩投鴻慶尚書末章見及次韻答之
和葉翰林阻雨楓橋
辯師鼓琴
賦長興錢圖翁詩
古風送錢定國顯道
秋思
北山小集卷第二
古詩二
泊義興長橋
善權洞
白馬洞
游善權寺
神魚泓是日與諸公流杯水中如西丘故事
九斗壇
張公洞
借居毗陵東門四首
和柳子厚讀書
虞君明摯和劉氏園居詩再用前韻作因以叙出處之意
陪君明華藏燕集復用前韻
初秋偶題

和傅冲益和柳子厚飲酒
秋日市區作
客舍寫懷呈王八丈侍郎 五首
秋將穫水行田中不復留罔窾塍通溝引水過
堂下小兒以芒葦作車其上晝夜決決不休戲
書同江彦文緯江仲嘉襄度菱湖嶺游三衢諸
山道靈真出巖谷勝絕可駭雖然有上藥之
意作詩叙游且志本末巖谷之勝
戲呈虞君明察院暮二首
君明見和再作二首 出北關再以前韻作寄
哭阿申 二首
秋夜寫懷呈常所往來諸公兼寄吳興江仲嘉
八首
與江仲嘉袁趙叔問子畫潘景卿景分題賦詩
以顏魯公裴晉公質監陳希夷畫像為題以我
思古人為韻余得裴晉公我字韻一首
北山小集卷第三
古詩三
夜坐
豁然閒
春日寫懷
二十八舍歌示錢定國顯道
數詩述懷
讀陶靖節詩
八音歌贈別趙子雍毓之二首
寫懷
和楊秀才夏晚三首
同餘杭尉江仲嘉襄道人陳祖德良孫遊洞霄
宮灌竹
送江仲嘉襄東還家山方將從赤松子遊為作
仙遊詩以相步盧云
到官兩旬四走山野作詩以自勞云
吳正仲提舉至游堂 和林德祖惠山詩
用德祖韻送毛彥時二首
賦宜興鄭主簿寓軒
君明出留題吳江詩次韻
題滕司户盧舟庵 和韻
同江趙潘集以鍾監博山爐默硯石屏為題予
得鍾監分題得金字鍾監蓋響音板也形製如鍾
與分題得易分韻得醉字一首
鍾監子子孫孫永保用張有篆甚奇古
雨霽同仲嘉小酌久之雲開月出光照席上頗

發清興戲作此詩　過吳興城北超覽堂
奉陪知府內翰至下山有詩五首
玉德泉　庵居
朱氏山居　西庵
夜歸
道場山　同遊道場何山二首
同遊勝林亭次韻　何山
同葉翰林遊虎丘分韻得丘字
同葉翰林遊南峯窩觀壬辰舊題詩謹次韻
葉翰林有徐熙桃竹方尺許索詩輒賦一首
次韻江司兵寄示所和趙司錄解嘲之句
次韻葉內翰游西余山用表奉議韻
次韻葉內翰游西余山用表奉議韻
季野見和次韻二首
耳和以荅園窮之句
戲示江協律漢
江再和戲荅四篇
十月五日集季野家歸作
數日春物甚麗坐閱歲華偶成古句
陳君草堂成梅丈有詩見邀同作謹次元韻
昨夕風月頗清獨坐中庭夜分不寐倘然四顧
寂無人聲如在塵外作詩以寫一時之適
西安謁陸家老觀著述之富戲用蒙老新體作

仲嘉錄示新齋聯句用韻書懷奉寄一首
夜寒大風洶洶不能寐用前韻作一首
遷居城北蝸廬
北山小集卷第四
古詩四
九日雨中對菊忽忽坐罷坐用兩中對花韻三首
下山信至三首　題葉翰林閱駿圖
元夕坐用葉翰林去年見寄元夕詩韻寫懷
浚治西池　諸葛菜
空相僧舍書事
次韻和江司兵潮江觀潮
戲贈江仲嘉司兵
送趙子畫歸睢陽用熊伴韻
同趙奉議離吳興江仲嘉與兄仲舉送百餘里
醉中戲作此句一首
蝸廬有隙地種樹竹可觀戲作七首
鸜仙　雞冠
紅蒨　芭蕉
水青　竹

黃嘉父朝請公彥示詩以不數面爲言且索近
著次韻一首
和楊尊南靜妙軒
過毛達可給事曉壁間舊詩次韻二首
北園懷古
和葉翰林湖上夜歸古句
焦山
北山小集卷第五
古詩五
秋華無幾尚有紫薇相對里巷聞
傅冲益寄淮口阻風及清淮道中詩二首又次
漣水一首用韻和寄
北山集目錄 上 戴實
周莘秀才惠詩次韻酬之
過紅梅閣一首
秋雨三首
周憲之用余送趙子雍詩韻作屬德祖及余同
作二首
劉朝散長源淮夫劉先生彝之子孝悌有賢行
年六十一致仕侍親義興爲賦詩一首
同叔問諸人以橘栗柿蔗爲題以東南之美爲
韻余得橘美字韻一首
仲嘉分題得詩分韻得經字是日以事先歸代
作一首
建除一首酬林德祖虛
仲嘉被檄按吏用非所長既足歎息而或者妄
相窺議亦足笑云戲作十二辰歌一首
開仲嘉叔問繼以職事行縣道遊茶山諸勝境
作寄一首
園居荒蕪春至草生日尋野蔬以供匕箸枯枿
問得蒸菌四五亦取食之自笑窮甚作詩一首
同趙叔問江仲嘉遊法華曲水會有客先焉還
飲舟中分韻賦詩得山字一首
同江仲嘉納凉飛英寺
北山集目錄 下 戴實
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訪感
而作詩一首
南窻夜集叔問戲取樟木腦煖雪爲燈因與仲
嘉叔問聯句
九日堀坐季野舍人見過遂徹盧會方回承議亦
至因遊章公山林登覽甚適置酒暮歸
夜宿承舍即事呈蔣存誠蘇元老
和同舍胡元茂松年夜直書懷
北山小集卷第六
古詩六

趙叔問過別留夜話偶閱鮑溶詩有感用韻作
方時敏見和再作屬時敏
得小圃城南用淵明歸田園居韻六首
偶書二首
和柳子厚詩十七首 覺衰
同趙叔問涉澗伐荒籬得大石壁立喬木上蔽
雲日因築地時憩其下
曉起
示從父弟偉
趙叔問被召赴行在
早涼過西塢
卜築西塢
寫懷因簡趙叔問
終日堀坐無與晤言戲作
寄婁湖江仲長衰
示了空長老
天久不雨田皆坼鄉人禱乃雨有足喜者
寄江彥文緯
十二月大雪中種梅
野人致紫竹栽手植方丈後
噴薄殆不啻九十九不減仇池也
得白菌引酒徑醉
辛亥正月六日夜雷發聲大雨達旦山中流泉
戲書古句題山居
五月同叔問過彌閣觀山中飛瀑

戲題錢守宋漢傑泉巖古刹
某前日謁見尚書獲款談蒙示周楊子書報許
藏山中得巖壑之勝俾某賦詩
山居
妙高堂 勝林堂
無垢池 普潤池
妙湛池 寂照堂
定林 盤谷
谷口堂 雲巢
覺秀泉 繡谷亭
韜雲磴 清音澗
虛緣靜 崇蘭塢
梅谷 三休臺
達觀臺 通幽徑
漆林 竹嶺
慧照峯 清涼峯
德雲庵 法乳泉
菊泉 幕翠軒
歙溪硯
春日與汪彥章趙叔問游樟林閣園詠晴節感

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之句偶書呈二公
晨起梳頭髮白且稀有感
叔問縱步郊野得竹栽攜歸以見分
觀白公蘭若寓居詩如寫余懷但不能晨遊夜息如彼自由再輒用韻作
和蔣尚書園第 新亭二首
以夜宿匡舍詩示晁以道說之乃古句爲謝次
比者彥文杜過有卜隣之約投老山林誤蒙召旨多病乞侍祠宮觀矣辱佳篇次韻奉酬
次韻寄謝存之曾公學士
次韻和葉翰林送李從事
次韻和顏昌葉翰林同許學士元宗幹譽汎舟溱水
生第三兒
目病廢讀書
步月飲杏花下
故人張達明徵餉舒本將以古句次韻酬之
雪中與禮部同舍過保真宮
春日會同舍飲西園
和滕子濟考古圖
和蔡特制放蟬
龍尾硯同毛隨聯句
泛舟鑑湖聯句
會要宮集西池前挺作詩次其韻
道山堂後小桃著花頗有幽態
同舍以筆墨更相遺有詩邀同作
松鶴圖
晁無斁將之示詩有和其兄以道說之詩次韻
以致區區兼簡以道 次韻酬葉翰林見寄
次韻寄謝公表韓公朝請
次韻寄謝存之曾公學士
和葉翰林送李從事
次韻和顏昌葉翰林同許學士元宗幹譽汎舟溱水
生第三兒
目病廢讀書
步月飲杏花下
故人張達明徵餉舒本將以古句次韻酬之
雪中與禮部同舍過保真宮
春日會同舍飲西園
和滕子濟考古圖
和蔡特制放蟬
龍尾硯同毛隨聯句
泛舟鑑湖聯句
會要宮集西池前挺作詩次其韻
道山堂後小桃著花頗有幽態

北山小集卷第七

古詩七

借葉內翰畫令小江摸寫

仲嘉亡夜夢如平生感而賦詩四首

到書局以錢得老馬盲右目作古句自嘲

神霄知宮陳應常邀鄉人集道堂余不果往次

毛彥時韻

以蔣永仲畫雙松爲故人壽

送趙承之秘監安撫鄧州三首

和梅悅之送行古句 和同舍千葉緋桃

故人張達明徵餉舒本將以古句次韻酬之
雪中與禮部同舍過保真宮
春日會同舍飲西園
和滕子濟考古圖
和蔡特制放蟬
龍尾硯同毛隨聯句
泛舟鑑湖聯句
會要宮集西池前挺作詩次其韻
道山堂後小桃著花頗有幽態

北山小集卷第八

古詩八

題得船子和尚一首

避寇村舍戲題把頭什
漸寒補治籬壁防盜戲書
叔問觀韋蘇州詩寫以寄余用韻書懷
傷前輩諸賢無存者復用前韻
自寬吟戲効白樂天體
次韻和叔問古風送曾吉甫提刑
贈別吳忱宣德 并序
焦秀才出送李世弼佐古詩李侯云矣瞻之愴
然爲和一首
酬焦秀才一首
送林德祖致仕東歸 并序
喜雨呈鄭高郵
送太府宋少卿京赴邠州守
周太博撲詩見投作詩酬之
少作
初秋
過顏幾故居有感
登凌敭臺
秀峯遊戲効李長吉體
同趙子雍過朱元益韶樂園
送朱伯原博士赴太學
送朱伯脩延年入京秋試
雪中口占二首

北山小集卷第九

律詩
和虞長洲遊虎丘
和陳傅道遺興
曉起
餘杭法喜院荊文公書堂
送蔣主簿入都赴試
罷吏容郡城數月忽已歲暮浩然興歎
寒夜遣懷
高郵旅泊書懷寄淮東提舉蔡成甫觀兼呈
鄭使君 并三首
人日書懷寄吳中友
許主簿見和過有推借再作奉呈
用前韻作招許主簿
和諸父留題雲門聲閣梨經閣
適軒
次韻張祠部見示
次韻張敏叔游滄浪蘇子美故園
次韻鄭大夫幸隱真寺
哦詩夜坐研墨久空無以自勞寄吳興趙司錄
江司兵
移竹
沙塞松江
九日寫懷

次韻葉翰林見寄
傅國華從使遼東已事還朝拙詩送別二首
與蔣子有道相從吳下之適感而賦詩
謝張敏叔餉陸子泉
暴書會和陳正字磷觀御製書二首
張敏叔得請謝事欽仰高躅謹成口號
送傅國華使高麗二首
葉內相赴淮西
送朱職方希亮出使利州路二首
江仲嘉任吳興雅重道場山長老惠顏仲嘉樞
和江仲嘉見寄二首　何蒙聖挽詞二首
以八月十五日至山下顏以是日告寂
次韻王君王侍郎集酒胡詩
九日陪章湖州登道場山汎舟溪上
次韻趙叔問對雪共酌懷江仲嘉之作
北山小集卷第十
律詩
酬葉內翰見招　旅舍寫懷
酬葉翰林喜某除官東觀
和同舍雪晴即事
送葉善卷致仕歸吳　和同舍上元迎駕起居
和同舍夏日四詩　車駕幸秘書省口号二首
和田龍圖升之登秋宴口号二首
德祖有詩寄將御及送朱博士終篇皆見及次韻寄懷
和江子我端友　蓋落　避寇村舍
種蓮
別後懷子我追用巾字韻作
商浩廢處信安偶覽衢州圖經故居尚有遺址
有感予懷書四十字　觀梅

觀老杜久客一篇其言有感於吾心者固為八詠
羈旅知交態　淹留見俗情
裹顏聊自哂　小吏每相輕
去國哀王粲　傷時哭賈生
狐狸何足道　豺虎正縱橫
哭徐節之學士御名言　又六言
叔問錄示樂天韻字韻詩
興龍節日有感二首　傅公待制挽詞四首
黃脩中大夫挽詩　致政程丞議挽歌詞
富樞密示題叔問回光庵詩次韻因敘比蒙屈
顧郊居愧謝之意　又和呈叔問
用韻述懷
送龍大夫赴鄂州
偶成上汪彥章趙叔問
彥文見和謹用韻作二首再作述懷
再和寄彥文
宮使資政左丞寵況新詩依韻和四首
叔問瞻北山小集用葉左丞韻惠佳篇推與次
韻奉酬二首
鄭希尹大夫會吳中諸老唯方子通不至余作
詩呈希尹
得趙叔問衢婺道中書作寄
和答江彥文送行長句二首
旅舍言懷　次韻江子我見寄長句
苦雨
比閱藏經偶成短偈仍寄同志者
丙辰八月六日作　戲呈叔問
彥章屢顧郊居作詩敘謝
巖壑潤底松
日日
看鏡　與叔問預約繼九老之會
山近
丁巳九日攜酒要叔問登通道門樓作
戊午九日復與叔問登城樓用前韻作
靈山觀　題靈山息軒
舟行過吳江有感
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韻作
和白樂天二首寫懷仍効其體
和趙子雍游石園
謁蔡開府延客周歷堂宇覽觀山林巖洞之
勝頓失祥暑退作詩一首
和王給事易簡殿試舉人五首
避寇還舍一首

試進士
試武士
唱名
上大師修真養浩日與造物者游謹成拙句
和何文縝禮部種竹
上塵鈞覽
和江子我四首
北山小集卷第十一
絕句
太湖西原道即事三首
登富陽觀山亭三首
壬子春暮罷職西省以宮觀東歸道由陽默記
舊詩俯仰二十八年矣有足感者用前韻作因
次韻和江子我道中絕句七首
羅漢洞有經一藏
新城道中二
雲巖寺
初入鷹蕩山
羅漢洞有經一藏
新城道中二
雲巖寺
初入鷹蕩山
卷書樓下寓直有感
題郭御來所寄書尾題隆師山水短軸二首六言
題叔問燕文貴雪景二首
呂城道中口占
新作紙屏隆師爲山水筆墨略到而遠意有餘
戲題末句取所謂柴門鳥雀噪游子千里至也
聞家山方丈蘭畹滋榮喜而作詩
會稽喜得家書
戲簡陸學士宰
試端溪古硯二首
舟行即事二首
歸至山居戲集古句
即事
九日夜月色如晝山林清絕念無與共此賞聞
三峯草堂二首

元長宗正仲長隱居陪端殿樞公過彥文太常
因游招福戲簡彥文 三首
余愛杜牧之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之句還
山居有槩於心用為韻作十絕
偶作三首
書壽昌驛
壬子七月十六日夜月蝕五首 題叔問崇蘭館圖 四首
同叔問逃暑蔡氏山林 即事
題叔問燕文貴山水
寄彥文
叔問報柳元禮寄鶴 二首
遣興二首
寄潛老求菊栽
過徐節之宅有感 三首 苦雨
寄彥文仲長
書事呈叔問
賀仲長得子
六言屬叔問
和李泰發雪中見過 三首
曉起
何詹聖博士年八十口號奉賀三首
觀樂天酬楊八絕句有槩於心追和贈叔問 二首
新正與彥文未相見寄二絕為壽
即事有感用前韻
彥文和新正為壽絕句推借過厚再和呈
叔問和寄彥文絕句過蒙推借謹次韻奉酬
寂照軒即事 二首
小雨默坐北軒諸山如失雨止坐翠突兀眼中
似尉老人岑寂也 二首
寄朱元益
和翁秘監喜絕句 四首
秋深向寒泥補墻垣用東窻即事韻作 四首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賦騷
採石賦
後松江賦
神遊賦
小山賦
獻占
懷忠 并序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論
老子論一
老子論二
老子論三
老子論四
老子論五
列子論上

列子論中
莊子論一
莊子論三
莊子論五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論
維摩詰所說經通論八篇
論一
論二
論三
論四
論五
論六
論七
論八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雜著
房太尉傳論
復古編序
漢儒授經圖序
題杜范歐公帖
題八師經後
龍亢侯傳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雜著 贊
宣和 御書贊
鄧安惠公贊
寂照軒銘
列仙圖贊 凡二十八人
題三界四禪天圖偈
妙湛眷老真贊
馮宣徽畫贊
郭恕先畫贊
閏唐待詔顧德謙畫羅漢贊
龜鼠
陸宣公祠堂贊
唐賀季真贊 有序
社主遠法師
豫章雷次宗仲倫
南陽宗炳少文
南陽張詮秀碩
東林普濟大師笠道生法師慧持
西漢詔令序
宣和 御書贊
實相巖銘
唐三隱賢贊
文殊維摩畫贊
圓照大通二本禪師真贊
題米元章墓
畫馬贊
賀方回有龍高畫二贊圖贊
戴勝
山陰圖贊
晉王逸少贊 有序
蓮社圖十八賢贊
彭城劉遺民仲思
鷰門周續之道祖
南陽張野菜民
西林覺寂大師慧永
東林普濟大師笠道生法師慧持
劉賓佛馱耶舍尊者 劉賓佛馱跋陀羅尊者

法師慧廠
法師雲恒
法師道昌
法師道敬
法師雲訊
柴桑陶潛淵明
道士陸修靜
常清靜庵銘
題醉學究圖 鐵關石硯銘 麟臺故事後序
三高堂詩序 題陳襲虞士牀草并手詔及本傳後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雜著 銘 贊 文
勝樂堂銘
靜虛堂銘
又研銘以遺江仲嘉
圖研銘
鏡銘
爲趙叔問研銘
幻住庵銘
普光明閣銘
榮節婦傳贊
祭鄒侍郎文
王八侍郎祭文
祭徐申典樂文
祭林德祖文
陸宣公祠堂祭文
山居上梁文
記夢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碑 記
雙林大士碑
衢州常山縣重建保安院記
衢州開化縣雲門院法華閣記
衢州開化縣靈山寺大藏記
杭州於潛縣治平寺重建佛殿記
鎮江府鶴林天寧寺大藏記
照堂記 安養庵記
衢州溪橋記 常山瑞相記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碑 記
常州州學獎諭 勅碑
晉故使持節侍中書監大都督楊淩等十五
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錄尚書楊州刺史建
昌縣公贈太傅追封廬陵郡公謚文靖謝公碑
江氏小山祖墓記 常州新修市易務記
漫堂記 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寓齋記
祭趙叔問文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表
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謝冬衣表
賀甘露表
賀直河引回河勢表　賀郭藥師進嘉禾表
賀　駕幸秘書省太學表
謝賜　御書御畫并宣召觀書畫表
秀州賀　天申節表
秀州謝上表
進新修紹興勅令格式表
中書舍人謝表
集英殿修撰謝表　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徽猷閣待制謝表
衢州發賀　天申節表
天申疏
代宣和殿學士表
辭開府儀同三司表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啓　書　答目　簡
謝著作佐郎啓　蔡少師問候啓
秀州回朱司業啓　秘省回館職啓
復集英殿修撰謝宰執啓
復待制謝宰執啓
回劉吏部賀冬啓
回劉吏部賀正啓
荅羅鍊貢元書
回柯陽刑部簡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二
外制一
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劉公彥差同管容省四方館閤門公事
朝奉大夫起居舍人侯延慶除右文殿修撰與郡
知岳州表植贈直龍圖閣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吕好問守本官致仕
秦棠與緋章服除直秘閣與郡
席益徽猷待制與郡　孟庾除戶部尚書
席益差知温州
劉寧止復舊職　郭瑋再任
迪功郎張滉改官
尚書右僕射秦檜封贈三代
曾祖贈太子少保某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崇國夫人
祖贈太子少傅某贈太子太傅
祖母普安郡夫人俞氏贈嘉國夫人
父任信州玉山縣令贈太子少師某贈太
子太師
母和義郡夫人王氏贈榮國夫人
妻信安郡夫人王氏封鎮國夫人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黃裳贈父母
父贈金紫光祿大夫文慶贈特進
母永寧郡夫人吳氏贈高密郡夫人
葛勝仲復顯謨閣待制　梁楊祖復徽猷閣學士
陸宰復直秘閣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煥叙朝請大夫
楊康國特贈徽猷閣待制
翰林學士汪藻龍圖閣直學士與郡
吏部侍郎黎確龍圖待制與郡
吏部侍郎高衛龍圖待制與郡
同知樞院事富直柔明堂大禮赦恩封贈三代
曾祖任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韓國公言改封魯國公

曾祖母韓國夫人韓氏贈魯國夫人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國
公謚文忠卿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父任右朝議大夫贈宣奉大夫紹庭贈太子少師
母普安郡夫人劉氏贈彭城郡夫人
故妻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三

外制二

參知政事李回明堂大禮封贈三代
曾祖贈正奉大夫祥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咸寧郡夫人印氏贈武陵郡夫人
祖任太子中允贈正奉大夫禹贈太子少傅
祖母晉康郡夫人姚氏贈太寧郡夫人
父任寶文閣待制太中大夫贈太師琮追封
襄國公
嫡母魯國夫人吳氏贈秦國夫人
繼母越國夫人鄧氏贈秦國夫人
繼母燕國夫人孫氏贈秦國夫人
所生母信安郡夫人常氏贈文安郡夫人

妻齊安郡夫人郭氏封同安郡夫人
同知樞密院富直柔加食邑實封
知樞密院張浚加食邑實封
參知政事李回加食邑實封
翰林學士汪藻封贈父母妻
父任奉議郎致仕贈正議大夫穀贈正奉大夫
前母淑人陳氏贈淑人
故妻淑人趙氏贈淑人
妻淑人莊氏封淑人
吏部侍郎黎確贈父母妻
父任國子監直講贈朝議大夫宗孟贈中大夫
故母 詞同汪母 贈淑人
父任左朝請郎戶部郎中鑄贈銀青光祿大夫
故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淮安郡夫人
故母齊安郡夫人趙氏贈同安郡夫人 詞同
吏部侍郎高衛贈父母妻
妻 詞同汪妻 贈淑人
兵部尚書胡直孺贈父母妻
故妻令人李氏贈碩人
父任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況贈少保

故母 詞同汪母繼母嘉國夫人龔氏贈徐國夫人 詞同
故妻淑人呂氏贈淑人
龍圖閣待制知廣州林適贈父母妻
父任建州司理參軍贈中大夫格贈太中大夫
故母令人陳氏贈碩人 詞同汪
妻令人范氏贈碩人 詞同汪
工部侍郎韓肖胄贈父母妻
父中大夫贈正奉大夫治贈光祿大夫
故母碩人支氏贈和義郡夫人
繼母太碩人支氏贈齊安郡夫人 詞同前
故妻令人王氏贈碩人 詞同汪
故妻令人支氏贈碩人 詞同
呂好問贈父母妻
父任奉直大夫贈太子少師希哲贈太子太傅
故母齊安郡夫人張氏贈文安郡夫人
故妻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東萊郡夫人
給事中洪擬明堂大禮封贈父妻
父贈通議大夫固贈通奉大夫
妻宜人鄧氏封令人
戶部尚書孟庾贈父母妻 父贈中奉大夫

母宜人申氏贈淑人　妻宜人徐氏封淑人詞同汪
資政殿大學士王綯封贈　祖克存贈太子少師
故祖母平原郡夫人韓氏贈文安郡夫人
故祖母安化郡夫人皇甫氏贈饒陽郡夫人
故祖母臨淮郡夫人乘氏贈淮安郡夫人
故父任宣教郎贈太子少師發贈太子太保
故母高平郡夫人張氏贈太寧郡夫人
故妻渭川郡夫人高氏贈濟陽郡夫人
妻永嘉郡夫人強氏封同安郡夫人

外制三

吏部員外郎胡世將校書郎劉一正除監察御史
文林郎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司幹辦任直清
與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參政李回除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
武節大夫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武功
大夫遙郡防禦使　洪擬除吏部尚書
汪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黎確龍圖閣待制知漳州
高衛龍圖閣待制知撫州

左司員外郎趙子晝太常少卿
刑部員外郎錢稅大理少卿
降授朝奉大夫姚舜明左司郎官吏部員外郎
仇念右司員外郎
潘良貴考功郎官樓炤兵部李易屯田張礼刑
部張匯比部郎官　孟庾除參知政事
中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轉中大夫
傅崧卿秘書少監　廖剛起居舍人
陸長民孫近吏部郎官王珩戶部郎官胡蒙度
支郎官

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學士
朝奉郎知婺州李光尚書吏部侍郎壽右選
李彌大尚書吏部侍郎壽左選
王氏封和義夫人
掌衣蘇氏典寶宋氏典綵
河東轉運判官王竑贈正議大夫
瑞昌縣稅戶迪功郎周仁厚與改承務郎
王庶轉兩官除徽猷閣直學士
趙開除直顯謨閣
明州觀察使吳玠起復前件官職差遣

胡唐老賜謚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徽猷閣待制
德安府通判李忻直秘閣
故中書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慤謚忠穆
謝文瓘贈徽猷閣待制與兩資恩澤
吏部尚書洪擬龍圖閣待制知温州
謝克家差知泉州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五

外制四

通議大夫馮躬厚磨勘轉通奉大夫
呂頤浩贈三代　曾祖元吉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榮國夫人李氏贈冀國夫人
祖贈太子少傅京贈太子太傅
故祖母崇國夫人耿氏贈徐國夫人
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師
故母温國夫人魏氏贈鄆國夫人
故妻魏氏贈蔡國夫人故妻姜氏贈衛國夫人
資政殿學士張守贈父母妻父彦直贈太子太保
故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文安郡夫人
妻普安郡夫人姚氏封太寧郡夫人
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贈三代
曾祖閤門祗候贈太師追封秦王隨追封魏王
曾祖母徐豫國夫人張氏贈秦魏國夫人
祖任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贈太師追封岐王在追封韓王
祖母夏商國夫人王氏贈韓豫國夫人
父任中散大夫開府左司録贈通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彦弼贈太子少師
母徐鄆國夫人李氏贈吳越國夫人
妻衛國夫人王氏封楚國夫人
叅政孟庾贈三代　曾祖珏贈太子少保
曾祖母王氏贈高平郡夫人
祖任趙州司録某贈太子少傅
祖母郭氏贈齊安郡夫人
父贈中奉大夫淳贈太子少保
母淑人申氏贈永嘉郡夫人
妻淑人徐氏封普安郡夫人
宣和皇后封贈三代
故曾祖贈太子太保韋舜臣贈太子太傅

故曾祖母惠國夫人段氏贈徐國夫人
故祖贈太傅韋子華贈太師
故祖母慶國夫人杜氏贈秦國夫人
故父贈太師追封普安郡王韋安禮追封簡王
故母越國夫人宋氏贈魏國夫人
知樞密院事贈太師追封慶國夫人
曾祖贈太子少保文矩贈太子太保 詞同李回曾祖
曾祖母南平郡夫人楊氏贈高密郡夫人 詞同李曾祖母
祖贈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
祖母德陽郡夫人趙氏贈武陵郡夫人
祖母平昌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父贈太子少師咸贈太子太師
前母蔣安郡夫人任氏贈蘄春郡夫人
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通義郡夫人
母永嘉郡夫人計氏封淮安郡夫人
妻信安郡夫人樂氏封同安郡夫人

胡交修封贈父母 故父宗旦贈太中大夫
外制五
故母姚氏贈碩人 繼母楊氏封太碩人
權戶部侍郎柳約贈父母妻
父任述古殿直學士庭俊贈光祿大夫
母碩人胡氏封齊安郡夫人
故妻孺人魏氏贈碩人
端明殿學士馮澥靖康元年任左丞封贈三代
故曾祖某贈太子少保 故曾祖母雍氏贈咸寧郡夫人
故祖贈朝奉大夫仲堪贈太子少傅
故祖母宜人杜氏贈咸安郡夫人
故祖母宜人汝氏贈德陽郡夫人
故父朝請郎贈宣奉大夫山贈太子少師

故母淑人王氏贈普安郡夫人
故妻安人趙氏贈南昌郡夫人
故妻安人黎氏贈安岳郡夫人
知宣州李彥卿除刑部郎官
黃叔敖除給事中
朝奉大夫胡安國除中書舍人兼侍講
纂宗禮磨勘授奉議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贈端明殿學士
向宗厚除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差主管迎奉景靈宮

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所奉筌除內侍省
押班　妻寅亮除監察御史
陳戩差知明州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泰
州張榮特授防禦使
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
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依前中大夫差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　方孟卿除右司諫
林叔豹秘書省正字　陳剛中與改合入官
秘書郎林待聘司封員外郎

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方閣都官員外郎
禮部侍郎李正民除徽猷閣待制知吉州
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路允迪守本官職致仕
前江西安撫使司機宜葉夏卿直秘閣知饒州
越州奏從事郎黃大知狀母洪氏年九十一歲
乞依明堂赦書推恩封太孺人
朝奉郎向伯奮第奉議郎仲堪乞依赦回授封
叙與祖父母
祖父承議郎致仕蔚特授朝散郎致仕
祖母魏氏　翟汝文翰林承旨

中大夫吳敏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除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
尚食直筆楊二娘賜名從信特除知內尚書省事
樞密直學士通議大夫知遂寧府席貢贈五官
贈通議大夫鄭驤謚威愍

外制六
江西路招討使張俊申殺李成等功狀奇功統
制官親衛大夫文州防禦使楊沂中等統領官
協忠大夫溫州觀察使張翼等將官在武大夫
忠州刺史郭吉等使臣武顯大夫武訷等　轉五官并遙郡
朱勔等轉武功大夫遙郡刺史
第一等統領官左武大夫青州刺史曹滌將官
親衛大夫史德等使臣右武大夫劉全等　四官第
二等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魯珏將官
武功大夫薛閎使臣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張子厚　三官遙郡第三等使臣
田友及　兩官　使臣橫行已上
陳亡官趙謹等贈五官　恩澤兩資更與
一名遙義副尉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范溫轉武功大夫康州

刺史依前閤門宣贊舍人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張公濟右司郎中朝請
郎劉嶠樞密院檢詳
秘書丞劉大中尚書吏部員外郎新授國子監
丞汪廷直屯田員外郎
朝請郎直秘閣知明州吳懋轉朝奉大夫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魏憲特授太中大夫
左司員外郎江躋除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蒙光仲等加安化州三班借差
安化州殿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張守知紹興府
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程唐復閤學士
江東提刑程瑀太常少卿
正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汝錫身爲守臣不
行覺恤手詔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
侍御史沈與求御史中丞
左司員外郎姚舜明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副使
中大夫馮澥遇赦恩轉太中大夫
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王昇太中大夫致仕
太常少卿程瑀給事中
吏部侍郎李光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李弥大戶部尚書
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綦崇禮吏部侍郎兼權
直學士院
給事中胡交修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知潭州
福建轉運判官張闡考功員外郎
起居舍人麼剛權吏部侍郎
故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
故繼母孺人趙氏贈淑人
吏部員外郎潘良貴左司員外郎
張浚故妻信安郡夫人樂氏贈武陵郡夫人
張浚書寫奏狀張棣授承務郎
故母孺人李氏贈淑人
父任忠翊郎贈修武郎張彥度贈武節大夫
婕妤張氏封贈
祖贈中奉大夫張仲迪贈太中大夫
祖母令人孫氏贈淑人

淬贈拱衛大夫遥郡觀察使與兩資恩澤
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八
內制 進故事
蔡宗尚禮辭免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不允詔
擬試武臣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已下六道擬試
觀文殿學士除保大軍節度使制
宗室開府郡王檢校太保加食邑制
資政殿大學士安撫大使奉國軍節度使制
交阯國王加恩制 戒百官勤修職事詔
移蹕至臨安府手詔 右傳射令作令以是諭林學士職事不果納
進故事五篇 羅講日講進官翰林學士兩省官翰進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進講
論語講義第十五授 孟子講義第三授
論語講義第十七授 孟子講義第五授
論語講義第十九授 孟子講義第七授
論語講義第二十一授 孟子講義第九授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墓誌銘
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太原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四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贈正議大夫王
公墓誌銘
朝散郎直秘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公墓誌銘
宋故朝議大夫新知秀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葉
公墓誌銘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先妣遷奉墓誌
宋故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冨君墓誌銘
承議郎信安江君墓誌銘
儒林郎睦州建德縣丞程君墓誌銘
宋故德興縣君宋氏墓誌銘 為王侍郎彥舟作
朝議大夫郭公宜人周氏墓誌銘
宋奉議郎孺人曾氏墓誌銘
嘉興周君墓誌銘 代江仲嘉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墓表

宋故安人戴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吏部員外郎鄭公安人錢氏墓誌銘
宋故焦山長老普證大師塔銘 為傅國筆作
宋故大庾縣尉贈朝奉大夫南城鄧公墓表
宣義郎知常州江陰縣朱君墓誌銘
通直郎湖州司刑曹事顧君墓誌銘 代江仲嘉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衢州開化縣龍華院意上座塔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毛公墓誌銘

江仲舉墓誌銘
江器博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楊君墓誌銘
莆陽方子通墓誌銘
宋故中散大夫知虢州軍州事李公墓誌銘 為傅沖益作
宋故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致仕贈左通奉
大夫趙公墓誌銘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延康殿學士中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信安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
正奉大夫王公行狀

故武功大夫昭州團練使驍騎尉徐公行狀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五
狀劄一
吳江縣申乞准赦放秋苗議狀
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
乞罷著作佐郎恩命申尚書省狀
乞許六參官赴三十六日起居 建炎三年二月隨駕初到杭州
省官 奉聖旨令都司勘當以聞
論徐廣禦賊賞
論淮南撫諭
乞早行越州告變令賞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六
狀劄二
辭免太常少卿申尚書省狀
四月二十二日車駕經由秀州賜對劄子
寄李樞密論事劄子
寄李丞相劄子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論本州冗員及權官等事 奉淮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監倉監官減三有
乞差陳汴充將領
論撥還平江府定慧院官田
乞留鄧根通判秀州
辭官奏狀
申御營使司乞先次勒停使臣宋卸狀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狀劄四
申呈兩府劄子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四月納相府劄子 修城乞度牒
申宰執劄子 九月 二月納富樞密劄子
納相府劄子 五月納相府劄子
再論省官劄子 論事劄子 會罷職不果上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納宰執論事劄子 三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狀劄五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舉自代狀 二十四日投告二十五日告謝 賜章服二十七日正謝
繳詞頭狀
繳宋煥詞頭奏狀
辭免權侍講狀
繳詞頭奏狀
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
十月三日納宰相劄子
劄子 十二月十日上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狀劄六
府第納宰相劄子
乞住講月分不支職食錢奏狀
申省狀
申堂改正王擇仁轉官不合命詞狀
乞貼改勅黃劄子
繳蘇易轉行橫行奏狀
繳任源管押成都府等路內藏庫金銀疋帛等
奏狀
正月二十九日上殿劄子
繳録黃狀
繳録黃奏狀
繳録黃狀
二月二十日尋封奏 二十三日承旨劄備坐白劄子上言云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
北山小集卷終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繳李處勤再任詞頭奏狀

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
瑀撰

古詩一

雜興十首

一日復一日百年如此耳那將千百計來日何窮已
逝者不可追來者安可知正恐聞道晚勿言功用遲
誤點成駑牛妙技有餘賞作意畫蛇足至今猶撫掌
君看人間事類此或往往浩歎可奈何悠然起遐想
中夜忽自省昔我今是非音聲故如昨鬢長鬚滿頤
有人夢中言予念無乃癡今猶昔人耳昔人安在茲

濯濯簷下溜刁刁樹間鳴蟲號百鳥鬧小大各有聲
聲多不留礙響振元無形何殊百千炬光影各自明
胡葵向晨照日引一尺長松栽四五年擢幹未出墻
溥溥露方晞借此顏色芳各留一寸心試待九月霜
春鳩一何拙社燕一何巧天陰逐其婦飲啄聊自了
噦泥亦綢繆託此華屋好物生固有分巧拙均一飽
穆穆新棠荊補此茅屋漏問云力田人歲事苦耘耨
終年手足胝得此以自覆香杭一過眼粳粟餘滿甕
昔年過吳江戀戀不能去臨江塵思盡廓若掃翳霧
茲爲三年留已厭波濤怒乃知常人情趣新方捨故

軋軋田邊車卷卷不得休出之一寸痕益以幾尺流
扶提暴中野强作田家謳車聲真哭聲天遠將誰尤
少小思振奇頗恨身不長身長益多累信與憂俱生
回思二紀間浪使儻忽爭誰能補黜劄反我孩與嬰

秋思

涼飈動秋思中夜一長歎月回西南隅澹若霜華亂
清甘汲露井起坐待晨旦盟毋爲事安眠急景不可玩
午陰日以薄陰葉黃且枯遠舍足揄揚鳴條眼中疎
芸芸悴方榮鬢白不再青所以姑射子騎龍出蒼冥
殘炎如老健雖壯寧復久新涼若洎流已快執熱手
朝躋青陽硤暮入黃牛渦見之令人老況乃身所過

相妨

古風送錢定國顧道

登崖無担蹊下瀨無平波尋常即千里奈此巇阻何
朝躋青陽硤暮入黃牛渦見之令人老況乃身所過
應知當門病要謝移根傷終恐荷鋤人迺風襲流芳
紉之瓊瑤佩致彼君子堂永捐盥曒艾扈服不可忘

吳縣游靈巖

春物已如許放舟出橫塘扶橈漾漾迳此白日長
草木有佳色欣欣弄淳陽幽禽靜相呼乘和自翻翔
春風不着人浩浩吹我裳終年思煩促於此興未央
捨舟得平地陟彼萬仞崗明霞墮山西夜氣醅已蒼
豈無從我遊夾道驟騄驦張風來得好語落落隨低昂
男兒重性命慷慨輕遠適非關飢所驅豈爲五鼎食

送傅國華墨卿赴保寧簿

閉門坐咄咄出門長太息悶之何爲尔歲月亦可惜
褰衣臨大河跬步燕粤隔回車撫長劒玉食慘無色
男兒重性命慷慨輕遠適非關飢所驅豈爲五鼎食
國華澍東來觸熱向河北行行四千里易去若持被

直怪無懷土念語歎心似石要令飽辛勤不使鴻安
逸顧余一畸士東駸守編篋夜闌相對語耿耿氣橫
臆保州艱窮塞百里望匱場蕭蕭易水寒壯士不復
得易水在安肅軍之北安肅保州屬也君家義陽侯介子尺八建雄績時平廊
廟信慶胡顓安足赤深藏百僚底聊作青衫客吾徒會
時須要子繼休奕傳玄

過方子通惟深

白日苦易晚我懷多隱憂憂思劇春浸浩漫不可收
出門欲有適舉步且復休塵中等膠擾念此將焉投
駕言城東北閶闔即巖丘是中有幽人膺志凌霜秋

寸田蒔辣盡不假尺鋤耰虛堂芝术香下有百尺虬蒼陰匝平地老幹森下樛
堂中羅酒漿耿耿燈燭幽四天黯無光萬籟蕭以拏
烟然坐相向更僕語益遒我身動乘迕夢寐喬松遊
常恐在泥滓永爲天所囚會當從之子濯足萬里流

夜聞壁間蛩鳴有感二首

露蕈亦已冷寒蛩獨無依入我壁間鳴出處定有時
誰言秋氣高感此動物微我欲以意續一歎三嗟咨
耿耿夜將旦殘星月邊稀
寒日苦易短燕鴻暮何之念尒捨沙漠爲北萬里飛

街廬不厭高繫書端寄誰寒聲夜相呼客子涕已垂
聲斷腸亦斷歸期各何時

夜半聞横管

秋風夜攪浮雲起幽夢歸來度寒水一聲横玉靜穿
雲響振疎林葉空委曲終時引斷腸聲中有千秋萬
古情金谷草生無限思棲婁邊斜月爲誰明

讀神仙傳六首

騎龍上天入太清繼世而往在我盈握鈐而呼大司
命主非使者走折脛乃知神仙非智巧積功累行如
邵鴈專懷邪辟祈長年誰言淮南鷄犬飛上天

安期生赤玉舄適之東海濱手千年求我蓬萊下祖龍
豈是千年人安期一量舄慈嶺一隻履茫茫九州在
涅滓至人去之如脫屣吁嗟祖龍蕭翁寧悟此
鯉魚腹中有隱符白魚腹中有素書鞭靈走石纔一
戲騎麟上天亦徒耳誰能解衣涿水中使人呼指赤
鯉公
莫作龍眉山頭客三百年不得作直故應未辦作李
公投身百斛旨酒中皷琴先生有怒色有愛終當爲
物役江都王勿預人事傑蟲齎血使誰從汝索
崑崙下有三頃田赤烏玉兎蹲兩邊下有烏靈木灌

以華池泉耕之不用一寸鐵使公家富不可說如坻
如京會有盡萬物皆吾橐中物摶涅作金何屑屑
齊門着蔡經市門着梅福我爲松江吏與汝相望亦
相逐高冠長劒衛士從有口庭事使蠟封此身況不
爲陳尉就公蠟封三尺喙不能擲米作珠爲狡獪

古釣臺歌送阮閱休美成泛檄浙東

餘夫一往西山空攫金肯籧清晝同東方作矣事何
若玉柙未解裙襦中排肩炙手日車午暮夜掉臂日
送西飛鴻謂言冰壺不受汙正似馬耳經東風我思
一人去我千載乃在渭水之東富春瀨山嶔嵬兮蠭
雲漢溪流宣厥白石齒亂瀨聲盡處萬尋碧蟠蜒蜿兮
守斯人之故宅旁人指山名釣臺下視九土氛黃埃
投竿百擔何足道直拂三珠挂瑤草彼一人兮皎獨
立清風爲神冰爲骨佩瓊琚兮結明月紉蘅蘭以薦
枕兮服龍淵之無缺羊裘蒙茸溪水旁大勝被袞升
明堂劉秀發兵誅不道氣壓昆陽纔一掃登床撫腹
坐太息始信赤符非至寶君房素癡定不癡致位鼎
足何其危阿諛順旨嘗領絕安知直言身見殺我昔
客新定挂帆七里灘整冠拜祠下巖巖千仞層臺巔
紫玉割雲鑱玉巧如神龍尾銅臺可奴僕君來自南
數千里不載珠璣如薏苡羊羊羔裘石硯文字之
世無不可正自喪我非毋我嚴灘水清山翠微貪廉

懦立歸來兮奎蹄縶縫不可以久留

即事戲作四首

老烏作巢一何拙柳條垂線令奉禿缺銜枝復墮苦饒
舌編條作巢枝錯節老烏柳好汝勿傷藏烏待得春
葉長安巢令汝着哺母容葉更能庇風雨 齋前數株柳樹爲老烏所折新條作
黃雀黃雀飛相逐相呼門前啄遺粟啄粟飽即休有
人挾箭掃泥待作弭 數日門外輸苗遺粒粮庭黃雀喧集苗家小兒爭掃去謂之掃泥米
鵲唳固有似云何啄泥取蛭蚓蛭蚓食泉曾不惡鱣
鱣蜿蜒尤不忍何如忍飢向芝田腥涎涸尔不得飛

上天蓋一鵲頗會喔織可厭

烏啼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鵲噪雨耳聾主人亦言好
安知一啄鳴喜戲自顛倒朝來群鵲噪不已童稚無
知助吾喜群鵲自與烏爭巢慎勿喜歡真誤爾 齋前群鵲時集

謝人惠硯

帝鴻墨海世不見近愛端溪青紫硯溪流見底寒且
清光凝淺紺淵之精斧柯千古遺仙局雲暗半山舍
紫玉割雲鑱玉巧如神龍尾銅臺可奴僕君來自南
數千里不載珠璣如薏苡羊羊羔裘石硯文字之

祥直送喜明窓大几墨花春爐山吐蘭千穗雲虛中
舍默靜相對那復草玄驚世人劉禹錫有赫溪石硯人問
重贈我應知正草玄之句
宵窿葬事回邑有感
生別萬里餘會面終有期死別不轉眸一朝千古非
白日光在天玄陰閟泉扉盈盈閨中秀土化成枯鼈
冠笄共甘苦謂見素髮垂那知死生變不待桑陰移
室有病時茵簟有嫁時衣了了眼中事閑粧靜容儀
垂楊手曾折爲我當春稀迅流無迴波落英無還枝
空房閒無迹新墳草離離傷心北門道同來不同歸
遊華藏此君亭

山空木葉脫霜露日已寒蕭蕭歲寒子勁氣不可干
下庇秋草根上棲衆鳥安煙梢掠雲漢過者仰首觀
云何九衢鏖有此五畝覽況當秋迴舍永謝翦伐嘆
高人名此君千載莫敢刊豈同渭川封肯汙秦氏官
鵝鵝未來食蝱蟆或見殘 今年江淮飛蝗至食竹葉一空終然保常操特
立良獨難我疑士忠貞鐵石瓚肺肝遺骸寄此地藏
碧留餘丹精誠入毛髮化此千琅玕見之發三嘆臨
風肅衣冠

獨遊保寧鳳凰臺

飢鴉嚇腐鼠鳴鳥久不聞一登鳳凰臺目送蒼梧雲

山川麗晚日氛氳發餘熏覽此萬里輝振我衣上塵
前瞻翠回環極望天無垠低昂玄盤踞佳氣或未堙
山坳指樓觀青骨今尚神馳煙謝逋容三徑久已榛
長松眇如薺下有高世人斯人不可作此道日以新
回睇白鷺洲長江瀉沄沄遙峯出澹碧不辨楚與秦
淮西在秦時屬秦地 我行適淮西出處難重陳豈無羈旅歎乃有
山水田茲遊頗幽獨作伴影與身寧辭足力盡聊使
眉頭伸憑虛默自計逝將祈孔竇寄聲華陽老罷暮
期相親

過劉姓園居 甲申

負郭三頃稻並田五畝園人生如此足安用華其軒
親戚居南陌交遊在東村有酒輒共醉傾輸見情言
三徑雜桃李九畦蒔蘭蓀黃甘百頭奴碧梧萬支孫
山供景無盡石映溪不渾桑麻中饋任布刈隣翁論
下以活妻拏上以奉清溫時從赤松子亦訪吳市門
嗟我抱此志十年若朝昏家山眇天末松菊豈復存
茲園臨官道坐笑車馬奔前山復場圃疏築隨坳墩
我來適春穠亂眼紅青紛悅然動鄉思夢寄東飛雲

宿海會寺

萬杉推青沒山骨雲埋七峯時出沒飛泉拂石瀉哀

湍下有萬古蛟龍窟藏頭睡熟呼不起地坼三年蝗
塡出千山脈理清甘一鏟消消流石夜同遊況與
惠詢紫筆許王薄遠苗塵納發振衣何勃窣大門當前新築道
跨水曲欄歌突兀春鳴輕轆趣朝炊水刪懸流機械
發揩節對此自三嘆抱甕老人長撾撾却坐幽堂忽
浩歌回首已失西山日

山谷寺　初梁白鹿先生蕭以爲觀志公飛錫先之遂爲僧寺今有飛錫泉今豐仙白鹿所基也常苦無水而山谷獨有鈴寺有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歲度僧七人

笠法暨華土出傳骨與書金僊屹不動坐使四海趨
山川第一勝盡爲佛者居勿忽勿忽瀟之谷蛟鸞玄盤紆
一爲飛錫先方士回雲車顧眄棒楚地掌簷湧層虛
英靈護泉脈飲此白足徒當年蓋國衆莫挽碧眼胡
傳衣到三葉此地滋焦枯異氣生傑閣宸奎動天樞
神龍盡傾向寶此明月珠三聖陟帝所雲章久寧渝
餘霑及婆娑歲復六七夫堂中老沙門古態幾皇胥
定知黃龍窟不著點額魚長老嗣黃龍南門開兩山陘草然七
浮圖沙步對石麓溪流清且徐危欄隱深樾間見碧
與朱寺前臨溪山上有亭林間朝來兩腳斷雲氣尚卷舒懸知磴道
滑一水不復逾州家有造請上馬及未晡

石牛洞　山上有左慈丹洞有荊公題

陽城山頭遽如許金華山中呼不去凝牛失脚墮天
河共向空山飽煙霧阿瞞安知眇道士丹井至今存
故處琤淙萬古穿石斷峽東奔流開山搗鬼斧上鬱
千仞勢洞下坡陁無堰土文公古句驚舊覩拂拭蒼
莓增媚嫵亦欲磨崖放楚狂掃迹政恐山神怒

望九華　甲申

船發大雲倉五十里許顧江南衆山中有數峰奇爽
特異一見即知其爲九華問篤人果然因知褚季野
於廣坐中識孟萬年正應如此作詩一首
卷簾坐對江南山掠眼送青來曇曇雲泉肺腸女歇
窓几平生九華盛名下一見定知眞是矣非闌目力
覩天奥正覺群山如聚米好山如人有高韻不獨江
州孟公子直緣佳處無仕遲落莫道邊同苦李大是
忘年耐久交黎杖青鞋結終始

黟行歎

溝溝石間流落落灘下石相因成悍峻日夜吏拒激
化爲百雷車轉入千丈碧推舟上磊砢盡日不尋尺
我行三伏中正自溢如棘千時久不雨陽炎去劇炊
炙谿流僅如綫但見沙渚赤逶迤呼蚿港百步涉重

積迢迢神亭瀕界溫無遺力此身誠不貲此日良足
惜胡爲弃分陰晝室寄蘧廬長謠飛仙章忼慨三歎息

山中對酒 乙酉

秋容澹青山爽秀雨皆足清溪照千仞空翠疑可掬
何年顧兎窟桂子墮山腹老香散深林屑玉綴黃粟
朝來客衣動一葉下空谷客心如梦終日月共煩促
曾中尚磊塊陶寫賴新緑要當酒千鍾澆我愁萬斛
顧有獨醒人脩然倚枯木

二月二日富陽城東

閉門三日坐聽雨不知春光已如許桃花弄晴成艷
笑穠李怯風猶半吐當年赤白桃李花恨無佳人絶
代歌無事對花豈易得有酒不飲將如何
一春何許最佳處柳色初勻思殺人風揉雨練不可
觸明緑映空顏色新舊雨來時花未齊今雨一過花
園枝明朝試踏城西路已復可憐枝上稀

桐廬道中書事

一星熠熠初尚微俄頃滿天如灼龜溪流黯黯四山
黑悠悠蒼空唯太白舉頭仰書天漫漫飛星縱橫絶
河漢新月未高不可見終夜起坐發三歎

題張太丞明園亭

京華真陸海聲利之所關向來山林士往往去不還
滿足未肯已沒身何足歎張侯辭輞林客金龍著朝班
生平用一指談笑起廢殘紛紛多盧子名譽莫敢攀
五十未云老幡然歸故山歸來謝奔走治此五畝園
養樹如養生斤斧不浪干醫花如醫疾察標見其源
化譜有醫花法上有十圍木翁然午陰寬下有百步荷紅鮮映
清瀾爽氣日多佳西山挂蒼端安能九衢內靜肉磨
鞿鞅我今坐奇窮進退坎井閒違已恨紆轡長飢思
抱關當時彭澤令四壁堆歸簞折腰未爲辱徑去曾
無難而我亦何者栖栖猶強顏

送崔閑歸廬山四首

白露下修竹當窗作秋聲冷然拂商絃客子中夜驚
振衣一長嘯下瀨如飛星昔者去草堂新松蔭軒榮
別來今十年霜華著青青想見溜雨姿森蒼鮮蛟鯨
歸歟當及健霸栖亦何營
琅琊山中水韻入三尺桐琅然醉翁操發自玉澗翁
流泉不成音寫寄十二宮醉翁不可見妙語聊形容
嘗聞三峽泉上與天漢通請君記餘響相彼玉珮風
此聲儻可繼那復有此公
論世得師友陶公乃其人清遊入夢寐廬山真夙因

迩來二十年浪染衣上塵陶公去已久歎如空中雲
廬山如高士可望不可親坐想虎溪路聞鍾動微顰
永懷爐峯頂飛煙發朝曛美子歸故隱茲焉畢其身
吾意又規往當從君問津

有美一人 乙酉

有美一人在昭君藹然爲衣蘭作裙君初顧言淑且
真直欲載以黃金輪人心變化如浮雲明粧覽暗笑
作顰何當還之承華茵令君宴寢凝清芬
有美一人在煙汀朱顏朝滌玉壺冰素手暮理朱絲
繩語言心約寵丹鳳鳴坐持紈扇睇秋螢何當還之翡
翠屏爲君把鏡整衿纓

有美一人在南浦月明採珠光照渚瑤衣被體金索
纏獨抱幽寒沫煙雨何當置之白玉宇爲君歌陽春

激楚 有美一人在南國以下四首七時歸志宁在昭州曹子開在汀州陳瑩中在台浦

辯師鼓琴

上人芒屨麻爲衣常修如幻三摩提但依三業作供
養坐見八德金沙池是中寶網間行樹微妙音出難
思惟師從定觀去起奮迅寫之三尺桐與絲枯桐歎
然若空谷人倚繩牀支槁木枯桐槁木靜相向中有
世間無盡曲曲中有曲非宮商及門但覺聲琅琅罷
琴一笑各揮手庭樹微風清夜涼

伯鸞未山棲俯慨賢蓋一朝相告語矯首謝三聘

山中秋夜 丙戌

夜氣挾秋至飄然鷰户庭空山答清漏客夢忽以醒
林梢月未墮流光委踈櫺吟露濕山桂寒颸動幽馨
整衣坐蒲團破屋星稀星我身本無涯寒暑飽所經
以彼泡電境勞此草木形吾猶昔人耳不與寒暑并
蘧然返初枕人境已兩冥

賦長興錢圃翁詩

學書要不成學圃苦不早向來執戟郎何似於陵老
我無拏雲意所念在一飽閉門種藝菁抱甕澤枯槁
荒畦財一席囓噲到春草牖聞長城翁八十顏色好

北山集一 一六 重玄

城西有寬閑終歲常却掃安得五畝園如翁一生了

秀州沈珪漆煙最善持葉翰抹詩來求余詩爲作一首

白頭杜史寥陽居浮提龍檢封金壺千金寶液出方
外灑作三元雲篆書至今道德五千字一一破闇如
明珠安知此老天地祖聊遣二化爲詼娛華亭老工
入吳市戲以淳漆滋松腴壁中科斗何足道勒崇正
欲遵河圖故令墨客從毛穎玉堂伴直鄰清都如椽
之筆吐光鋭賡歌紀瑞無時無即分圭壁到蓬户叙
漢著書憐腐儒漢光武嬰河圖議封禪初欲以漆書玉牒云

吳下去冬不寒春不雨人以爲病城中火
災相仍自十二月至今凡八九發雍熙佛
寺災勢尤甚閭里訛言相驚往往徙貨泉
載家具日爲避火計二月乙巳郡守以承
天佛寺慧感神像供府第爲佛事禳禱是
日雨明日雪丁未又大雪農事有初火怪
庶或熄人心稍安作詩記其事

飛蟆滿空冬不冰迎春草本皆焚榮輶轤續綆楹捐
燦緋衣老人白晝行城中一日二三發徽巡司武徒
縱擒化城海藏湧地出耀眼金碧明青宵中宵須洞

北山集一 一七 地澤

半天赤一彈指頃隨煙升重雲仙人具悲智脫屣弥
麗依無生千年吳地赴緣感疾甚景響徙形聲入塵
應供始數坐一雨便覺敲塵清黎明滔雪灑四澤瀕
氣交徹何晶熒句芒蒙潤亦助喜眩轉跋舞隨飛英
畢方皫睨走荒外雖有光怪何由逞衡茅倦客正高
卧浩歌黃竹飢腸鳴妻孥號寒不敢恨且尉南畝滋
春耕

和葉翰林阻雨楓橋

白雨下車軸江湖與天鄰渾流已橫潰川陸無行人
蕩蕩淮楚舟牆動蕭晨淹留寒山寺河灣俯清淪

虛堂夢春草落紙佳句新長嘯寄遐想深談破無因

外道無相論泊無軒裳累但覺山林親遲遲去意欲駕還迹迴陰霖固無限所念商農迹乃知君子懷絶出世俗塵

天寧潛老以山中春莫三詩投鴻慶高書

末章見及次韻荅之

天空無故新春物自來去風幡有時轉霜鐸深夜語芸芸無定在榮悴更彼此誰於百草頭了不挂絲縷

當年白尚書居士衆稱首魔軍坐調伏消散如拉朽何如丹陽戾法鼓開聽牖方當與天遊豈復爲物囿

勘書北閣藏經深入佛海

踉蹌鶴阿師遮眼寄經籍苦吟思寫可達觀泯儒墨

高軒時一過呼解帶有餘適頹然後車人夫氛欺五

石孟郊贈無本云有時踉蹌行人笑何御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

北山小集卷第一

北山小集卷第二

信安程俱

古詩二

泊義興長橋

俠骨久已朽南山長上於蒐當時老蛟窟遺種今有無我來適秋成場圃收刈初年豐似足樂薄酒儻可酤田家復何事父老仍愁吁滔滔五濁海所向誰當娛長年得強健且食清溪魚

遊善權寺

放舟荊溪上溪水清且徐雲中離墨山慘淡初有無捨舟並松麓下直浮屠居謁來東軒上爽氣已有餘飛來定何年無乃與此俱奔流滌庭下比竹梁寒渠山深絶凡境物物清以腴幽禽發寒哢響振高林疎我行亦良苦却步計已迂解衣卧清晝尉我十里劬余自衡來始蘇石公先寄詩歸卧行吾七十里詩江仲嘉於宜興故有卧步句

善權洞

嘗聞包山境中有林屋天竇通号地脉嶽瀆潛鉤連茲山豈其類頂洞皆中穿二巖岌山足瑋淙激奔泉牛羊走大石吐受無窮年金堂下石液雪積如烹煎從來米鹽稱浪播俚俗傳一洞啓山腹穹窿亦聯綿

集016-113

誰題九斗字大篆仍深鐫中藏丈五石屹若龍騰淵
回頭問主人翻伸我掌定不凡云何逐官牒常得我
所耽向來共幽討九鑰藏芝巖而我自林屋翩然游
皖藩洪崖儻可俯不在南山南

白馬洞

披榛不知疲詰屈巖下路俄然見深窾傴步入巖戶
一泓窈而澄百步清以豁馬人言紫騮仙白馬從此渡
磷磷盡赤石丹竈遺滓汙收藏已兒啼劾速勝麻護
曰知世旨龍耳荒怪雜疑誤虛空如許大長嘯可平步
胡爲萬山底躑躅向煙霧

神魚泓

柳州固奇士戲好亦幽絕遠懷西丘飲千古清興發
徜徉恨無所盤踞對蘧紲聊爲五里行邂逅一壺契
神魚伏山根淳湛初一穴侵侵決寒溜沙石助清越
披莎得盤石離坐若天設實籠競乘流眩轉亦飄瞥
爭持或三酹過坎時一蹶歡來朱碧亂笑罷巾帽脫
相望西立游詎易議優劣

九斗壇 善權山中

萬族同一垢齋州集徽塵高靈不來下猷此濁惡薰
從來築壇處往往清無鄰腥羶遠人迹庶或來仙眞

茲壇峙幽絕尚有古制存龜圖布八隅彷彿數宪坤
黃冠道中寒寓址今祇園遊人蹋其上未覺大象尊
空令恨眇史不使群聾奔蓋公雖未見豈乏欒與垣

張公洞

昔年京江夜飛夢投雲山仍追謫仙老嘯詠層崖巔
左脅俯無地蒼巒生紫煙當時賦幽賞妙境竟莫宣
今我來自東扶橈漾荊川飽聞張公洞怪絕駭所傳
聊從二三子一結青山緣北靈敞奇觀下矚壺中天
悅然驚昨夢了了墮我前仄徑繚危棧重扃護靈淵
奇儻玄圾倚側洞時鈎穿初疑天台聚納此一室間
拳蛾連神化不隘亦不顛又疑清都客翩然下雲軿
幢旄儼行立導從森輝聯丹梯香雲務濕玉室珠瓔懸
撐虛一柱屹戴重三龍驚鉉竈女已冷青騾那可鞭
香壇望八景東最開五便坡陀忽度險宛轉漫無邊
或深如列廈或迮纔容肩高躋乍捫頂倏步欲墊泉
不知行遠近一步目九遷噫嘻此天設端在太古先
恨無少陵手寫之黃絹篇聊書夢中夢投筆一粲然

公羊粲然皆笑

借居毗陵東門四首

客去不能寐倘然清夜闌樓居俯長川仰視天宇寬

長川濯雲漢錯落星宿秀寒青燈故可親且還對塵
編其人骨已朽千載與我言掩卷三太息虛簷清露溥
急景不可挽吾生豈無涯吳中十年舊騷髯亦已華
嗟我壯且老方知失林鵷欲歸卷無廬欲駕塗無車
而予亦羈滯心事如蓬麻人生無巧拙命耳將如何

吳中十年舊
謂傳冲益

猗猗隔河樹暮暮綠增華草時當長養候顏色豈不好
萌芽忽柯葉茂大旋枯槁滔滔不自知但見壯而老
人生亦草木萬化迭侵擾朱顏日夜變素抱豈自保
偕居臨官道堂陰俯長河前車接來軫後棹紛相摩
他年有餘食會見脫世紛過我五湖上一區同子雲

我獨居其間超然嘯而歌頗從故人語安用高軒過
旁有五畝園不知主誰何時能曳屣往豈異吾山阿

和柳子厚讀書 已丑

事賤及多暇居卑適無虞人間不爭地聊此謝畏途
豈無營營子熟視付一吁塵中亦何有坐聽日月逾
展卷閱千古置書忘萬殊不妨權子母亦復商有無
平生僅識字乃與憂患俱持此遊學海層臺漸積蘇
年來但遮眼頗覺心恬愉囊錢足自飽肯怖騶朱儒
起卧一塌間元如槃株拘涼風北窓下不減愚溪愚

陪君明華藏燕集復用前韻

華藏萬竿玉何殊辟彊園城中最佳處時復過高軒
危亭望北郭依依遠人村露葉有佳色桃蹊亦無言
纍纍古藤陰附石如葛藩下有小衡霍巉巖列兒孫
方池是魚樂水作千里渾座滿北海客文追謫仙論
襟期樗散鄭目擊忘言温斯須接基戰堅壁如轅門
不有覆舟慮寧爲注金昏越醫死更起齊霸覇亡爲存
日入萬籟息蓍龜尚趣林奔林間此層臺此豈蕭公墩

初秋偶題

徜徉步松月香霧時披紛胡床興不淺點綴無微雲

涼風入高梧冷翠滴幽露新蛾欲西流綽約一回顧
中霄汲冰華爽氣拂庭戶蕭然視天宇目送流螢度
微雲澹河漢雲漢亦容與宜捜靜中境安得此佳句

和傅冲益冬夜獨酌用柳子厚飲酒詩韻

忽忽歲晚晚幽懷寄芳樽及茲寒夜永寫我憂思煩
放杯獨長謠翕如負晴暄邪知曲身直但覺冰腸温
遙思石亭林玉雪今正繁安能松窓下撚鬚哦五言

頃與冲益遊義興諸山間甚適石亭有梅數百株勝絶

須君尋昔遊攀梅擷蘭蓀勝事難重得悠然空默存

秋日市區作

一室不可掃陰晴兩非宜朝繩汗簡編暮蚊入裳衣
尒來三日雨門有一尺泥所喜庭戶閒新涼洗餘曦
貧賤無造請閉關良不癡

白雲浮東南下有姑胥臺去家桃始花歘見温風來
久無萬金書一使羈懷開倚門有華髮扶床有提孩
雖無凍餒憂百慮不可排何當放雙槳黄流入清淮

秋將穫水行田中不復留因窾疇通溝引
水過堂下小兒以菰葦作車其上晝夜決
不休戲書云

水行山原漑平疇時當斷盡穫且收功成則退逝不
留去彼畎遂來清溝溝之深咫淺可抔循除灑灑環
一丘堆沙窠石隘厥流勢激灑湍吞黄牛誰持機緘
設中洲折芸斷葦駕兩舸輦置之不泊亦不浮六輻眩

轉無時休推行作止莫可諏孰居無事供其求迫而
後動真無尤眩轉自彼非吾謀屈伸譬頃一萬周我
無欣歎何名憂孰能觀身與此俱衆假合集成堅柔
沈輕燥溼交相仇逝川洄汐更春秋滔滔南北東西
遊死生壯老休王因形骸流運我則不物境萬變何
其幽

同江彥文緯江仲嘉褒度菱湖巔游三衢

諸山道靈真出入巖谷勝絶可駭雜然有
卜築之意然此地寥闃人所不爭小隱不
難致顧吾曹出處何如耳二公皆修真養
氣精進不衰予晚聞此道又爲憂病頓挫
志倦體疲每思益友儻得靜舍安餘年資
二子以待老豈不樂哉作詩叙游且志本
末巖谷之勝實自仲嘉發之予嘗聞而賦
詩所謂武陵迷漢魏妙喜斷山川者也甲申
我昔未省事倀倀如病狂仰規結繩初下歷漢魏唐
踈深行得穹窿陟降殊未央舉頭見空圓欻若衆飛
光翠出衆山底恍蕩疑無旁故應却塵污九疊蒼屏
障斯遊固足樂質象不可詳要之大洞中太山一毫
芒回鞭靈真路林磵森相望窈幽得巖谷高青對崢
嶸地行九鑱中宛轉流泉聲琤瑽瀉哀湍力與亂石

風濤浩無際寄命蛟鼉鄉外爲萬緒嬰內以百慮戕
摧頹不一偶病骨無由强初心益乖迕始覺計未良
擬追赤松遊補我黧劇創惟時子真子青衫尉南昌
亦有虬驥翁種桃擷春芳不求飛霞珮肯受紫錦囊
至言無旁午照用寂以忘尒來又十年前却方彷徨
何殊一日暴正坐多岐亡虬驥彼幽人物化不可量
子真日千里似欲窮扶桑安知阡陌間共此暇日長
廣文令稚川腹有雲霞章黃金儻可成綠髮不復蒼
養生百千門一一登奧堂相從豈墾閒笑傲無羲皇
衢山甚奇峭不數三石梁嶔崎盡中空玉室聯珠房
九日濱耒落洪波怒懷襄洄流蕩沙壤靈(北御名)忽以
彰至令衆玉聚山骨堆琳琅我空恕覩踞出谷驚龍
翔委蛇青童轍散亂初平羊騎懸崖勢欲墜植筒森分
行晨光乍映發紫翠雲霞張攀躋趙公巖九土何茫
茫豈無太平酒浣此膏穀腸側身棲眞洞踽踽仍踉
踉深行得穹窿陟降殊未央舉頭見空圓欻若衆飛
光翠出衆山底恍蕩疑無旁故應却塵污九疊蒼屏
障斯遊固足樂質象不可詳要之大洞中太山一毫
芒回鞭靈真路林磵森相望窈幽得巖谷高青對崢
嶸地行九鑱中宛轉流泉聲琤瑽瀉哀湍力與亂石

爭懸瀑或尋丈勢洶洪河傾泠泠赴深竇或如環琳
鳴或於叢翳中琴筑時丁丁或穿嵌罅下洄狀儲深
清或如鐵堂硤絶壁飛猿驚龍蛇走根榦薜蔓懸珠
瓔或如鈷鉧西竹樹春冬榮低昂牛馬飲偃蹇熊羆
登或如衰家渴長陰晝冥冥草間蘭蓀香石上梗楠
青或如瀟谷中坡陁賁萌騰或如三峽底仰見匹練
明聯綿道林麓左右臨洮城行行川谷開鵠鵠阜原
平冥搜已復失巧語未易名不意天壤間雲闕敞金
庭向來保幽邃不挂世俗稱輪蹄固無迹樵牧或未
經吾屬豈神悟權輿標地英昏嫁會當畢衡茅茲可
營二子早聞道勤行得貞寧要收十年功不止九府
卿二樹結佳實五腴練飛瓊處靜已超靜留形要遺
形我懶百不堪寸田方力耕會從浮丘伯及此洪崖
生乘風御倒景出入撫八紘下窺永炭士擾擾盤中
蠅三人笑相視事願良難并此志不可負無爲滯塵
纓清泉聞此言白石相與盟作詩紀勝絶亦用銘吾膺

戲呈唐養君明察院舊 癸巳

三仕三已心如空一壑一丘吾固窮門施崔羅正可
樂車如雞栖良不惡曾中九華初欲成綠衣玉斧雙
鬟青世間何樂復過此不失清都左右卿
長安陸海知洪爐五金出入無精麤平生椎鈍堅重
質一往融液隨流珠請觀五石大鼓種正以濩落浮
江湖環中何者爲榮辱一鍾何如三釜粟扣遂緩步
東方明大勝跨虎臨深谷

君明見和再作

十年接淅家屢空門無八關延燕躬誰言浩浩有餘
樂世故撩人工作惡君不見韓非白首終無成至今
說難書汗青要之賦命默有制巧拙安知司馬卿
羨公腹有金丹爐凡泥六一何其夠秦梨扶疏荆棘
盡夜半北海收明珠尔來問舍浙江曲正以畫筍觀
西湖我生抗髒令耐辱貧病欲貸監河粟他年公俸
赤松遊遺我刀圭固玄谷

出北關再以前韻作寄

從公十日鬻愁空超然似欲忘途窮神遊八極共天
樂淳白不應嫌客惡元次山以不歌者爲惡中年偃蹇百無成唯有
見賢雙眼青狂歌時有眇道士擬賦臞仙非長卿
平生清夢遊香爐雲當燁燁確衡山猶不應近搶武林
秀僧寶況多滄海珠勝遊屢約不成往白雨連日翻
平湖公如二疏方不辱我亦三吴甘脫粟會當乘雪
叩公門正恐鳴騶遽入谷

雨霽行西湖二首

晨輝麗春山雨過松竹香連峯翠欲滴動搖雲水光
長堤如臥虹草暗路已荒菰蒲破綠淨老釣日以張
念昔總角遊秪今二毛蒼物境既非昨我身安得常
半生走三吳問舍如捕風敢辭百尺樓高臥媿元龍
向來江道人卜宅湖山中安知三十年忽如化人宮
蒼雲翳脩竹飛閣淩春空主人兩鬢霜驅車大河東
豈念五畝園方作萬里封而我志幽獨長年羨冥鴻
翻無容足地茅茨前臨萬丈蓬

哭阿申二首

我生百不諧進退得坎井二毛初抱子亦足慰襄冷
珠庭照見用眉目秀而烱人言驥櫪地意作千里騁
居然萬金產每見百憂醒嗟哉時夜計便欲老箕潁
安知隨泡露變滅失俄頃悲來淚成河俯仰吊孤影
遺劒日以遠刻舟那可求滄溟一漚發散滅何當收
而我舐犢悲中懷不能休推排更鬼磊落刺生衿喉
夜夢多見之犀玉照兩眸況憂信傷人曉覺雙鬢秋
深懨東門達恐効西河尤所念盛德後一身如綴旒

秋夜寫懷呈常所往來諸公兼寄吳興江仲嘉八首

秋聲不關人倦客偏入耳蕭蕭舞黃葉簇簇振疎葦
明知壯則老搖落固其理如何石心人既歎中夜起
蓬萊沒三徑藤蘂上瓜廬時聞步廉聲款關問何如
定坐無雜語文章較精麤馬駘辭東觀抗髒與世踈
顧此窮巷士華顛密著書 屬王元規防
外監嗟已遠吾猶識其孫森然見孤韻辯作懸河翻
低頭向螢窻有類鶴在樊雛書五千卷字字窮根源
顛躋未見書過我樵無煙 屬賈方回鑄
向來霜秋句俯仰歲一終人間有寒暑方外無窮通
青青千丈松不改冰雪容坐閱浦與柳飄蕭隨雨風
寒松老益高蒲柳老益衰流萍況無蒂復與飛蓬期
却掃計不早出門欲何之 又云會當從之于瀍是萬里流俯柳十二年矣愧此高人 屬方子通惟深余壬午歲常過子通賦詩有云是中有幽人陽志淩霜秋
結廬甚幽獨已辦老圃隣披榛時一來數面久益親
剥啄驚午枕軒昂見長身蒼鬚如脩竹定非俯仰人
德公卧襄陽不踏官府塵此老頗似之酒酣見天真
縱橫三千字坐可致玉堂詞章乃穮秕不直粟一囊
二士出吳下諸生有楊王相從寂寞濵無乃計未良
我媿非子雲文書昧偏旁窮居似韓子草樹亦荒涼

時能出佳句尉我秋夜長 屬王楊二貢士

物色一如此婆風薄人衣遥憐卞山客增歎雉朝飛

固知難爲懷舉盃念齊眉勿使梨棗間纏綿生蘭絲

清霜掃蕃廡豈爲一草木方春萬物遂菀藥及冰谷

乾坤本平施憎愛豈有屬不應懷偏慳獨遇吾黨酷

奇窮坐迂踈此事計已熟如何半世間生理常剌促

二篇屬江仲嘉仲嘉有羔節多難比有伉儷之感故云

與江仲嘉貽趙叔閒子畫潘杲卿杲分題賦

詩以頗魯公裴晉公賀監陳希夷畫像爲題

以我思古人爲韻余得裴晉公我字韻一首

晉公護河東身退勢亦左憂心極飢渴讜議抗鬼瓚

居朝重九鼎下賊飛一箚淮西殫丸地孺子甚么麼

發兵本無難萬口無一可平淮取湯青如掇掌中果

折衝乃餘事世論豈知我天方厭唐德莫抹蕭墻禍

空餘丘禱詩千古幽淚墮

北山小集卷第二

北山小集卷第三

古詩三

夜坐

飢烏夜啼樓復起佇栗飛光透窓紙捲簾萬籟白生

煙桂影扶疎淨如洗回腸正值清漏轉葉下空庭亂

如霰青燈耿耿夜何其雲篆吐蘭初一線歲云暮矣

萬竅號霜天旅鴈求其曹月行虛空幾萬里群犬吠

光聲正豪蒲團瞑目空危坐逝者如斯白駒過悠悠

昨夢不可攀此身此心何日閒

春日寫懷

春風遍芳華一國盡狂醉窮閭獨不知但見長高薺

秋颸起蘋末一華初未墜幽懷獨先覺意象已凄厲

故知春與秋物不爲我計危絃自應悲寒木終易脆

要之夢中夢憂樂同一寐翻然詠軒丘心量浩無際

豁然閒

雲霞墮西山飛帆拂天鏡誰開一窓明納此千頃靜

寒蟾發澹白一雨破孤迥時邀竹林交或盡剡溪興

扁舟還北城隱隱聞鍾磬

二十八舍歌示錢定國顯道 吳江尉

信安程俱 福地 珍藏

山川不拾驛與角亢皐孤豚殊不惡安身投筆事氐
羌何異天球薦房闥人心如面各不同蛇頭蝎尾吾
安容貽韋肯効箕箒能拔劒撞斗眞才雄峯食牛
有餘氣大笑文章幾女工立談寧與子虛比危冠欲
入明光宮功成築室依故丘作書重壁垂千秋宸奎
當以字同借用曾參忘心身亦空萬事如丘井心如風君言作解
皆魔鬼蒲柳松筠同盡耳三星在雷留能幾許張拳且
擊關南鼓遊龍作御雲生翼軫地蓋天從莫逆
裘昂精力華更疲神皐慮子所訶鳳嗟鵬驚謬誰汝試

數詩述懷　庚辰

一生共悠悠今者曷不樂二十起東山誤爲徵官縛
三年瞬眸耳鄭傳邪久託四壁自蕭然青編束高閣
五更霜鍾動起視星錯落六律聿其周忽忽更歲籥
七哀我幽韻感念驚獨鶴八極豈不廣哀懷了無託
九原歎多賢死者那可作十里望煙村天隨去寥廓

讀陶靖節詩

吾觀靖節詩三歎有遺音卧看起詠之愔愔澹多心
盧鴻草堂歌白玉徽流水音聽之愔愔澹多心　欲學靖節詩愼勿學其語心源
如古井衝氣光發字言無出言意妙語自天與譬如

清泠淵月湛不可取欹崎阮驚滿乃若震雷破斯言
可深咏往往棄如土

八音歌贈別趙子雍毓之二首

金鑛具奇質百鍊出其剛石中含結緑追彼浦穀章
絲也談有餘於道乃易方竹林醉黃壚誕放非古狂
匏瓜固非倫順俗豈所望土門謝惡友要若拒獠羌
華枉表斯正淳滓水乃清本貴就繩矩願言贈子行
金張珥漢貂況乃出天泜石渠重儒冠武弁聊復戴
絲麻宜自任麛使有管測竹簡書汗青高吟當人籟
匏雖貴中虛植固須本大士耕戒莽鹵道耕惡疵賴

革帶勿佩韋贈子絃作佩木强雖過中寧師伯夷隘

寫懷

宇宙一火宅我身寓其間靈臺眞逆旅憂喜更往還
其來不可却倏去不可攀宜然閉六鑒暫使逆旅閑
中虛本無住夜半移舟山身隨事物化覺與寒暑班
祭此業累深始知定力慳況茲塵沫聚豈比金石頑
顧影忽自笑吾心定何顏

和楊秀才友夔三首

天地有肅殺好生本無傷陽施待秋成相濟如宮商
芸芸共欣榮衆葉疑光回頭失故林蕭條弄微陽

獨有歲寒姿掀髯尚低昂流膏亦歸根晬如養中黃
大哉一氣中人心自炎涼安知睎春露不異腓草霜

秋日

誰謂方寸地并包無故新長宵不能寐萬緒愁攻人
展轉計後有攀緣及前身若恨隙駒疾回嗟機塗幸
被衣問何其夢覺兩不真白鳥固已空青燈聊可親
念此紙上迹皆爲窖中塵投卷嘿忘我栖雞已鳴晨

秋夜

三吳足秔稌狼戾及宋梁故爲膏門隱未辦耕南陽
豈無如雲稼竭澤歸富強收成一過眼胼胝念黔蒼

綿綿太平區阡陌盡公荒願從鼓腹游自放逍遥場
貴賤均飽煙黎羹等膏粱那令力田夫一飯不可望

秋郊

同餘杭尉江仲嘉棄道人陳祖德良孫遊
洞霄宮

太湖隱吏迂且頑手板柱頰看西山筆床茶竈向何
許往來洞庭林屋間舊聞西門徵懸雷故整煙鬟尋
苕川却驚天柱矗雲表勢與太華爭擎天幅巾跨馬
及曉鼓逸思自覺奔春泉其誰從者二妙士金庭老
客南昌仙齊驅共語失長道但見平陂連桑田籃輿

後維獨不語皐息栩栩山聳鼻有崗回澗曲若無路萬
疊老翠漫秋煙三山對起鎖詰屈僅容蹄轍通人寰
羊腸移險在平地九疑山色荒聯綿穿松酌水尋二
洞低隱巖腹高山巔山巔石室如列廈接肘可置千
賓筵最憐西洞陽凡慮凝去乳絡壁留空圓我將拂
袖去不迓戲擊雷鼓揮神鞭三華寶衣亦可致九赤
班符何足傳只將屍輿駕神馬豈顧家火燒九鉉又
疑靈物之所宅卵孕變化播蛇蜿金龍玉簡投不滿
恐復下與東溟連我嗟何地非聖慮火聚正坐青雲
軒目前閭閻晝自昏電頂已超天地先正緣一念重

山嶽障硎何啻重城堅就令信脚到仙宇凡骨至死
包腥羶膠膠世網浪自纏會當去之如蛻蟬誰能白
衣傍金馬且復錦袍乘釣船金庭客南昌仙他年與
我乘八景舉手少別三千年

灌竹

戶樞不容蠹屢轉夕與朝死水不赴壑俊於杯所膠
人生戒甚逸起我少自勞呼僮續長綆落落鳴桔槔
攜瓢傍脩竹灌灑繞百遭念此十二君竹十二竿手種離群自
江皐移栽一年餘已長數尺梢謖謖齊前雨霜叢歲久根
已交交根纏籜龍卷葉不復搖聊蘇夏日畏來謝春

雨宵蕭蕭便生涼霏若雲霧消却坐井邊石清泉濯雙
骸宮闕但數數聽以老圃朝豈敢運疏北漫欲滋枯焦

送江仲嘉還東還家山方將從赤松子遊

爲作仙遊之詩以相步虛云

空山月出栖鳥驚嘰嘰暗溜山間鳴桂陰暮歷夜香
冷有人步虛聞鸞紫清翩然騎麟下青冥君非遠遊定
方平雲軿冉冉風袂舉左右玉立花娉婷手摩我頂
一笑繫別來彈指三千齡至言不煩去畦町齒下端
有真長生忽然縱身浮太廷却笑煉砂飛八瓊採芝

方壺躍南溟秦姬吹蕭簫氏望茫茫齊州九窘塵人
開可哀胡不聞試麦君有人間可哀之曲

到官兩旬四走山野作詩以自勞云

上山偃仰如望天下山傾仄如深泉胡爲特此不憭
寶來試萬丈懸崖巔前人見踵後見頂友足鳥道相
攀磬欹然置我章貢上水激石瀉奔靈填荒塿曲澗
無遠近渺渺不見墟中煙土岡鑿路狹如隧蘇辟蓁藤
薜蛟虵纏寒風颼颼失白日上有萬木蒼陰玄航溪
之深揭其淺碎石齧足聲號川茗山發我一長嘯彼
有吳市人中仙飛瓊練玉存故廬秖有井竈無霜鉏
我今正坐五斗米悔不辟粒從期佺向來吳松厭羈

旅三歲半逐鴟夷舩故敎筦庫着疎嬾坐守元元聊
窮年安知求逸得奔走豈豈共避挺蒙戈鋋咄嗟萬事
無必計努力唯有歸園田 陸圖經茗山有梅福錄丹竈故有飛瓊之句

吳正仲提舉至游堂

妙喜寄鐵額大空浮海漚倏然一環堵安住有至游
內觀如寒龜無縛浪自囚外遊如渴鹿逐砌無時休
安知至游處不止亦不流廣文來東南持節十四州
江海見函丈雲林入衣裘平生山水國不滿一轉眸
高堂坐隱几笑遣車下牛虛簷白日靜顧眄九極周
是中有至樂可以忘春秋却來觀世夢聊復憂人憂

和林德祖惠山詩一首

好山如幽士勝絕不可攀性者天姥夢長謠愁謫仙
茲山出平野秀特無株連招提倚雲錦森然見林巒
幽尋無十里正慮閙忙澗入門心目靜世累若可捐
靈泉出土脉汩汩無流難茶神論浮乳方士沉餘丹
我生猿鶴姿頗有山水緣何時共清賞杖屨窮崖巔

用德祖韻送毛彥時二首 庚寅

往者玉樓客棲遲感秋蓬龍鍾江海士屑屑悲窮冬
孟郊自喜天寒風悲屑屑之句 今我亦羈旅號寒思祝融故鄉邈千里
胡馬長斯風平生飲最少亦復賢聖中其誰共談笑

無乃志所同伴宮備文質楸楠飾雕櫳毛子亦好古
摛辭麗春工諷然適我願一舸來自東明時獵英奇
備問羅皐忽蓬辰若公等附鳳雲從龍遥知賦伐木
相望有梁鴻梁鴻東遊過其友高帙作詩曰鳥嚶嚶求其友之期
斷港冰未泮海風起蓬蓬君行亦良苦浮家秋復冬
故人一相遇醉覺心形融道舊有深樂班荊餘古風
可當度楊子起視東井中未應迫期會促步佐一同
況當萬燈燃流光煖疏櫳胡爲即言別繫書憑鳥工
空令千里月團團出天東解舟動棲禽破曉啼忽忽
酒闌城西道已失銜燭龍振衣一回首嚬去如驚鴻

爲宜興鄭主簿賦寓軒一首

物生太空中巨細同一寓機緘固有待舟壑本無住
土儀立毫塵萬化失朝暮要之儻來寄正自墮形數
滔滔人間世俯仰若泡露浮遊皆適然蚊睫漫來去
著身方丈室聊作槁梧據了觀諸幻境內外絶欣惡
須知五蘊山今我聊託附回頭主人翁妙住了無處

君明出留題吳江詩次韻辛卯

包山水脈通西坼森然林屋開東最飛仙下視三萬
頃豈異滴水陶家輪時時餘浸被吳楚赤子鰓鰓哀
漂淪松江一支東入海海道今者皆楊塵遂令洪波
洄不吐禹跡莫辨僞與真滔滔利往橋下水省照黃
綬弧吟身月輪行空萬籟息尚記此境清無倫當時
苦恨無好句空負歲月臨江津得公新詩妙入理羊
酪敢方千里蓴公言御名勿作境會取捨過咎由來均

題滕司戶虛舟庵和韻

萬竅同一海至人乘桴浮狂風詖眞壑安問指與轡
擾擾墮濁水蚩蚩守藏舟其誰善游者動寂兩不侔
紛綸萬境前了了轉處幽愛君虛舟句勿逐虛舟求
倘佯曹掾中聊作虛舟留長維五蘊山亦泳愛水流
飄搖度夷險不喜亦不憂我乃蹇淺人楠心屢招尤
君心果空曠永矣從君遊

同江趙潘集以鍾監博山爐歌硯石屏爲題予得鍾監分韻得金字鍾監蓋磬板也

形製如鍾背作雲雷紋面可監我曹創爲之銘曰癸巳作鍾監子子孫孫永保用張有篆甚奇古

帝軒工皃和九金童丁御名炎成婦壬戲驅豐隆發
凝陰雷轟列缺光下臨飛精入軨天機深四規閟明
追蠢瘖厥聲鯉宏中黃林隱如霜降豐山岑豈惟正
衣冠佩簪對之烟烟生蕭心應而不藏無古今監之

無窮叩逾音至人之心我所欽槃盂不須銘且箴

再分題得易分韻得醉字一首

吾觀空劫初妙蘊固無示誰令南北海七竅鑿元氣
靈龜出洪河玄畫乃其寄庖犧觀厥象巧創物發奇祕
太虛本無邊小大隨汝視窮之得幾深見者自仁智
或從鍊丹砂或用資上藥終然有神護回祿謝引避
絶編固冰釋覆謨正心醉却懷投閣生寂寞發長喟

雨霽同仲嘉小酌久之雲開月出光照席

初月脫氛翳微雲遞踈疎光徘徊照庭戶皎皎淸輝與歲作此詩癸巳

上頗發淸興歲作此詩癸巳

千載

庵居

幽亭名思洛寒潭俯澄虛回頭三百年勝地成荒墟
公今草堂址無乃昔所居環之碧玉蜂帶以淸冷渠
流泉鼓琴筑松竹皆蕭竽妙哉無盡藏二爲我娛
東岡作蘭若鍾梵鄰樵漁亦有桑柘村旁開蔬菓區
何煩引三徑故自與世踈主人去霄漢夜直承明廬
斯遊入淸夢儻寄空中書

朱氏山居

嶔崎寶山麓亂石如鬪獸雲根盡中空噓吸弄昏晝
茲山頗似之無乃共靈竅卿名如何在人境有此泉石園
深巖隱耆醫竹樹兩森秀坡陁接煙磴足力恣所究

恍然天地開遠目千嶂驟中營五畝宅何必封石窌

來公死其妻與諸子守之桑麻無外求茶果供日富天條列僮奴花草更蕃蕪生生所應有取足謝奔走嗟余四方忠老大無一就對此寸心驚無因託圭竇

西庵

是公固麟鳳入獃不亂群吳儂欲爭席但見一幅巾藍輿從去遁客上下寂寞濱却行共談笑媿此禮意親行行得西庵杉竹含清薰解衣靜盤礴窗窻煙紛濡毫散珠璣咳唾不自珍曳屣轉山足長林蔽浮雲勞連衆迹邐上有高巖峋穹窿見深洞劃如啟重闉徃者王京子翔空駕鸞轅于今蛻骨在堅重蹄蒼琅頗欲窮其源燃犀問蛇神鉤穿忽無間信有仙凡分却尋招提路松風亦隨人潺潺石橋水洗盡衲吳塵胡牀與不淺已覺千山曛

夜歸

日入三籟息群山鬱蒼蒼巾裾濕煙霧宛轉度澗岡消消暗泉鳴冉冉松筠香林梢吐纖月露葉瑣碎光歸來叩禪扉幽燈對繩牀相羊有餘適笑詠白雪章

翰林是日有詩最多

同遊道場何山二首

道場山

何年窣堵波獨立妙峯頂憧憧五湖舟黑月仰光影

千章列雲犯御名靈液走甘令隆樓絶清空橫側見峯嶺下窺三州聚塵來集毫頴振秃薄雲漢萬刼彈指頃遼遼天宇大出沒笑蛙井堂中老比立舊迅頹精猛擬分數椽地飽飫卧清境何必少陵翁聞鐘始深省

何山

謝公滄海士眷眷在林壑飛輿下層磴及此日未落翛然何山麓古澗謝疏鑿方橋跨清泠鬱密交翠幄通幽更窮深木末見檻楯琅璫鳴老屋拉攡相倚薄莊嚴布金地藤蔓生花剥當年軒裳客小隱事鉏削安知千載人不作來遊鶴化鶴來遊事見圖經能令此山名谷口振京洛如何給園居勝士又不作豈唯雪山輕顏恐泉水濁周行一泛覽懷古嘆冥漠會意不在遠巢枝良有餘居然勝林境魚鳥皆欣娭危城俯回谿歸航數風蒲幽蹊接遲觀褰裳欲凌虛却顧容磵地清陰繞扶疎念此晨日長言旋更踟躕翰林留新句體骨超黃初深藏恐飛去照夜空江湖

同葉翰林游虎丘分韻得立字

四顧渺平野孤撑見林丘當疑湧地出儻復海所浮
上有千人臺靈蹤想前修無情首深義頑石亦點頭
下有百尺澗神光千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
兩晉多達士東亭柳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
一朝施白足弃去如毛輸羽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

同諫議内翰遊南峯窴觀壬辰舊題詩謹次嚴韻

道林彌天辯妙譽傾斗南山陰有餘賞禹穴或已探
晚歲折舌笻杖茲焉寄伽藍呼鷹閱神駿對客手自
談却顧奪子心兵戰方酣當時蹇蠶華蹴踏豈所堪
堪斯人不可見荒徑昔已諳青鞋踏松月幽燈照禪龕
龍尔來十五年身世猶朝三羈游了無蒂飛蓬轉吡
嵐愧此石窟人堅持證那含石庵間有道者坐陣如公世所挽明
堂要樟栂徘徊弭玉節聊酌需泉甘老乃澗底松霜
枝鬱毵毵尚有蠹書癖囊中蓄如蠶中年痼泉石此
外無餘耽從公恣幽討形疲意猶貪安得五畝園旁
營二空庵心游萬物表嚮若巨海涵恨無買山具撫

境思聶奈都起每聞高隱者輒傾財資之

葉翰林有徐熙桃竹方丈許索詩輒賦一首

遷居城北蝸廬

寒舍抱幽叢意得窺緑淨夫華媚霜菊憐澹若春暝
胡僧手幻藥納此方池境重重互涉入妙悟付毛穎

仲嘉録示新篇聯句用韻書懷奉寄一首

我歌無庸歸禮意固有屬渠儂方不顧欲問何拘曲
乃知交際難不若逃空谷憂端浩無窮日飲思枕麴
文求世人笑字異山鬼哭龍驚閑斯冰劒弩對緑鵠
鷹門既呼卿司武或見梏閉關固自如青簡得三復
誰能足趑趄憧彼手翻覆汨泥無紓寧絶迹慕前躅
故人有新詩遠寄資臆餧鳴嚶倡復和流襲斷還續
華如三女黎學陋一藝足謂藝足吟餘寫幽懷寤思慰

刻燭

夜寒大風淘淘不能寐用前韻作一首

颯風如長兵犀兕貫七屬寥寥挾霜露浩浩入空曲
羈禽無安巢凍獸吼冰谷枯榷卯壓山石走塵飛麴
終朝恣飄鼓衆竅似歌哭客懷正無聊默念歎鴻鵠
窮愁巧相尋夜氣將恐梏義娥不少我待始姤今已復
黄昏歌苦寒達旦幾翻覆悲蛩尚啾啾自苦無食安能續
青編置床頭芸竹有餘馥枯腸浪自鳴秋喧饑鼠時躑躅
平生僅識字無地寄雙足呼僮屏書眠傳記眞舉燭

有舍僅容膝有門不容車甕中孰非寄是豈真吾廬
不作大耳兒閉關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鋤
不作下惏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河魚枯
願從素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冰炭外傲睨萬物初
坐視蠻觸戰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

北山小集卷第三

北山小集卷第四

信安程俱

古詩四

蔡州葉翰林寄示近詩次韻八首

淩沿西池

世間潢潦生科斗聞說西池歲時久不應朝滿夕已
除秋至先蓑等蒲柳知公旁觀久技癢聊試它年嘗
去苗手涅塗不忍海波臣奮鍾故頻牛馬走嘗聞汝
水行地底出沒川源無不有瀺灂忽作寫盤珠盎盎
俄承注牀酒清涵荇藻更姿媚明燭騶眉見妍醜巢

蓮永無龜曳尾雨花定有魚頒首使君佳政盡如此
說尹遥知不容口何由步屧逐春風作社憩勤就田叟

諸葛業

二雄未辨誰朱紫秖有群狙聊作使卧龍偃蹇正躬
耕一飽但知慕霍羨平生習氣故難盡品藻無菁傳
錦里投醪飲河真有味置薤留根何足比要知如草
可終身肯作梁羹羨指公今嘯諾坐堂上方丈盈
前寧少此戲持微草調諸倉筆勢滔滔下南紀云亭
漫吏食不足幾欲送窮煩鬱墨拔毛蒸瓠當家鴈漱
石枕流徒屬齒因公始識武侯績蓋地何當似茅玆

茱萸車前也退之詩榆莢車前蕊地皮

九日雨中對菊忽忽堀坐用雨中對花韻三首

留中有大將一室未爲迫永懷東籬翁那復有此客重陰昏辰長去雨不爲澤堆砌對黃華菜色被臧獲黃華亦蕭條伴我雙鬢白猶能相呴濡嫩葉供小摘去年蠆眉山痛飲真得計新蟾繼秋陽明潔謝點綴今年坐蝸廬簷溜落空砌花開信多雨會少苦分袂涬涬大堀間游子況無帶百年能幾何行復驚改歲危心如危絃未斷先凜凜風庭忽知秋中夜不安枕

題葉翰林閱駿圖

葉公龍友天下才當年麒麟天上來儒童抱送太一金石見杜子美寄聲事蘇大侍御書詩

況下滹陽闇觀瓊臺高標故自賞神駿肯使餘恨遺葉公帝閑食粟幾千匹盛氣勃鬱馳天街穩銜金勒立仗下俯視冀北皆駑駘些言黃不來八龍遠尚有寫照埋氛埃短屏高障久零落意象崒嵂求其儕收羅絶足共一處引素便覺風沙開偉哉十馬盡殊相神物變化須風雷騰驤振迅各有態豈顧短脰空排細持轡頓轡者誰子無復墮淚鳴聲哀刷燕秣越安足道會逐衡燭西山頹其中一驥屹不動尾垂青絲蹄卓錐安知萬里志未已但見寂寞如寒灰龍眠老筆不再得幻化百億紛驪騶鄭生晚出擅圖兒盛名欲

公廬墓之生廬次道旁故有五芝之句

行雲本無心虛舟但乘流主人非通客不使芳杜羞

與曹韓偕南身飛八九天去清都樓觀金崖蔦玉花
照夜不論價想見火齊珊瑚堆只今此盡已難致肯
戲禿筆寫殘蝶千金市骨意不淺對此慷慨傷感纏

元夕堀坐因用菜翰林去年見寄元夕詩
韻寫懷

兒童逐遨戲先春禱春晴心如飄風快目若冰壺明
寧爲惜日許所願佳節并老來見紛麗如乾闥婆城
流光不可挽譬彼工申聲那知節物佳脩然謝將迎
幽燈對簡編歷歷記所更斯須閉關卧巢息驚雷鳴

短日良易暗凝陰有時晴何人勸之照燭燎皆爭明
今年春苦寒寒威劇幽并連綿積三白雲埋闔廬城
深泥沈新雨行路無人聲藜燈不來下箕卜豈復迎
朝來日照梁天氣忽已更稍聞橋市間簫鼓遠近鳴
吳人尚游樂急如赴春耕唯有窮巷士守窮如守盟

西安謁陸蒙老大夫觀著述之富戲用蒙老新體作

文人意何長縱目文史足浪然五行落洞視不再讀
作書兼遠悲衆妙探玄竺（公作莊頌般若頌數百篇）時時歌四始笑
捧五經腹高堂發新藁重複羅戲軸觀之類窺管諷

味得膏馥（蒙老号爲連額如云風棹諷機）

白頭書生黑頭翁長安時花幽澗松遠飛近啄雖異
志天命厚薄無雌雄鉤深采博燥喉吻守此一畝蓬
高宮杜門不出交二仲木陰澗曲遥相通紫囊貝葉
資藝苑欵關一見踰三冬亭亭漫吏多所歷乾死書
螢心似漆王門賓閤不留行赭顏趼足搜泉石茅簷
正欲結雲根竹葉榴花薦餘瀝當從元亮賦言歸未
苴麻衣永投筆（蒙老号爲合離集名如當歸本草）

昨夕風月頻清獨坐中庭夜分不寐翛然
四顧寂無人聲如在塵外作詩一首以寫
一時之適

鄰家雙井桐下有幕翠庭晚來微風過已復含秋聲
歸舍對環堵筠窓亦泠泠月輪正行空洗光自東溟
常星爲失色肯與纖雲并廓如淨琉璃中有玉鑑明
太虛本無滓心目固自清浩然天壤間洞視萬古情

數日春物甚麗坐閱歲華偶成古句

東皇駕蒼龍超忽下八區清明風從冰輪除轉入厚
地潛噓濡周行無間寂無迹但見動植咸照蘇艷如
醇醪入花骨凍塊一一成豐腴花光照空日色醉天
宇蕩滉青蓮數爛霞殷漲渌萬堆雪剪刻不用施鉛朱

銅丸晝漏五十刻衙燭緩繼經天衢游人正與春物競汲汲磨蟻同馳驅固知一氣共舒慘機關默動非人須孰居無事主張是繡闥萬象歸無餘青黃赤白豈有意應見略似摩尼珠區中代謝未有極故自有物無榮枯

陳君學正草堂成提點大夫梅十五丈有詩且蒙借示見邀司作謹次元韻因以叙懷

行藏固殊塗大味非一族或戴冠攫金或被褐懷玉持身澹冰澌或洞洞屬屬和光略畦町或落落碌碌或來儀帝庭或去隱王屋堆陋肉生髀馳騖研重足或煽盤四壁坐分光侍鄰燭要之皆幻寄眇矣太倉粟明冥點乘除塞馬更禍福陳公作茅齋足以媚幽獨苟全真易成知足定不辱有門晝常關何必在巖谷向來萬金堂奔走九州牧一朝巢自焚始悔突不曲何如東郭舍掾柱隨把束張志和蓑笠會稽東郭采掇不斷談以生草翛然已忘世肯嘆碩人軸我今客吳門飢臥謝僕僕年來寄蓬蒿慕此高讓俗夏統傳有夏禹之遺風泰伯之義讓室中了無藏鼠窮屢驅逐裹懷百念冷對境無可欲窮通如四序損益正三復衡門可棲遲薄酒等醽醁吾聞老聃言爲腹不爲目近遭小疵故有臥瘏之句

十月五日集李野家歸作

賢愚孰無營急景信可惜如何闔廬城乃有此閑客懷安豈初志違曠有餘力相從無何鄉邇近一日適虛寂得朝陽寒凜作春色琴書羅棐几一一淨如拭畫沙見奇蹤落屑非近識似追永和還未覺正始隔嶸嵷衡霍圍幕蒼雲夢澤時華玄低卬幽鳥共深寂誰驅此變幻戲納方丈域慙公傾春釀流我憂思積豈無車公語謂方回傾匪伯仁四自謂長樂爛華榱起視霜月白酣歌美清夜擁髻侍通德參差吐幽妍鑿落灑芳碧

北山集四　一六　董明

觥籌不留行爲問此何夕言歸謝主人五斗安可極

戲示江協律漢

酸寒北山尉樵粹孔州守枯魚同處陸濡沫賴詩酒當時年尚壯意氣亦何有秖今雙鬢華十載一回首仕初君似遇遊倦吾已醜避逅記昔遊空嗟漢南柳

再和一篇以荅固窮之句

車行有險夷初不入天守乘韁了無擇正自全於酒我身天地間毫末寄九有正當帶令箭誤加首又知田園樂不信村野醜平生笑何人戚戚柳州柳

江再和戲荅四篇

北山集四　一七　董明

當年李將軍晚節河東守誰令一人譽揮去坐使酒
長卿起遲暮落筆賦烏有要之乃雕篆意不在黙首
窮通付造物世俗浪妍醜何必送五窮呼奴結車柳
長言此秦城古例開墨守三年不窺園一吻莫飲酒
斯人浪自苦初不繫無有何如從子徹亦復問賢首
此身未能了何暇念億醜超然方丈間觀化肘生柳

右二篇
寫懷

君家翠嵓翁三一文已守與沈愛欲涅寧飲聲聞酒
當知華藏海正在十二有他年涅槃門無路須北首
胖然一心定六賊如蒦獲醜感彼志冰霜吾衰等蒲柳

右一篇
蜀宮嘉

太平一春臺好在四夷守持盈何足道飽德醉以酒

李野與子掌爲左史先後知涪州

君爲樂歌詞嘉瑞無不有不知府中士誰子號稱首
如君眞嫵媚孰謂施孀醜故應洗餘累令君繼温柳

李野和次韻二首

談遷太史令趙衛滑西守妙齡中青錢大筆笑元酒
一麾分隼旗七載去蠟首行看賈生還固異顏駟醜

何許從宦游金鞍繫宮柳

此身非匏瓜圭竇可長守初爲弦歌計肯飲中山酒
深慮委司敗政術空無有故將老衡茅敢復數華首

公詩金錯刀刻畫無鹽醜應憐五霸韓定作三黜柳

次韻葉內翰游西余山用表奉議韻　甲辰

平子悲明略長卿真倦游荅嘗儻可佩瑶玉豈復舟
舊聞西余老猖狂白蘋洲亳端竇剌見塵起大地收
奮迅師子王蚓蛙視蛟虯向來大滌翁晚節萬戶侯
襄陽一轉語富貴眞雲浮此道久已澈醜妖混琳球
念昔過哲嘗尋谿亦經立同游今安在十載一瞬眸

嘗與江仲嘉至西余

幾欲挂長劒刻舟笑延州焉知冀中人寂默
無春秋香爐着古廟一念萬劫休安得五畝園良苗
接平疇脫身飢寒外結及高勝流二邊無餘習六賊
追羊求青鞍一幅巾來往山之幽且復載明月深潭
戲垂鈎

次韻江司兵寄示所和趙司録相從飲解

可盡劉誰能使危腸一日一萬周須公謝三旌故事

嘲之句

卜居林塘靜禽魚樂融融陽和一披拂照爛爛繡工
柔條習繁枝幽香來晚風誰謂武陵遠臨清千樹紅
俯仰村郭間從容聖賢中暮見月圓訣餘光入疏櫳
朝乘日車作坐守四壁空遥想趙與江屈身簿書叢
正類鸛雀碧未爲覆盆烘緑陰寄簪笏神游在方蓬

時時望西山把酒一笑同茗盌傾石鼎山蔬出筠籠
不妨問中聖何暇賦惱公趙子五車腹春秋富終童
居然出其類儼如黃髮翁江子事超曠町畦漫無封
但見磊砢姿溫溫若春濃人生迭相笑傖父嘲吳儂
鵝鴨與井餅憂樂殊初終且當從所好迂轍若爲容

空相僧舍書事 癸巳

午景入疎竹堂陰筠粉香疏簾廉撲空翠無風自微涼
暮聲破禪寂日轉幡影長霏煙觸垂爪泛乳搜枯腸
投局起尋勝徘徊兩花堂巢蓮見靈龜信有千歲祥
徐觀乃跂鼈園園猶菰蔣笑罷得歎息是非可兼忘

卻坐對談麈冰松想千章斯須二三子矯若驚鴻翔
府中有料理不作功曹狂 杜甫爲功曹云東帶發狂欲大叫薄書何急來相仍是日江趙潘以幕職事去

戲贈江仲嘉司兵

君不見謝公栖遲樂東土起作司馬征西府莫年談
笑有穠孫鶴唳風聲走強虜又不見子猷剡川高興
闌肯隨鶴書落人間不知騎曹底官職朝來柱頰看
西山平生清真翠嵓老泉石膏肓偶同調歲寒落落
見孤松不忍俛眉寧枯槁年來無米繼朝炊聞說吳
興富魚稻不妨來作古同兵士卒投醪止鳧藻美哉
洋洋雪溪水秋塘百里荷花繞當年釣徒放浪處醉

目悠然送歸鳥斯人不死世不識徃徃凌波弄瑤草
君方參同 犯御名龍虎我欲治平荒種梨棗會當月夜
見庵眉一笑超然凌八表 張志和自号烟波釣徒爲江湖釣徒

次韻和江司兵渕江觀潮

寥天月魄更旁哉歸墟兩潮時去來乃知大塊與人
等欠噫風動聲爲雷支川千億具毛竅四溟翻張女
牝開人閒百刻乃一息斷岸飄皷如輕埃二山橫控
江海際俠以幽關僊崽崽偉哉吞吐玉百谷視彼淺
狹真臺陪倒流千里駭凡目止自達性同卷拯相傳
昔者楚亡將事成國霸遭雄猜英靈不淺尚爲尔姓

字徃徃歎啼孩錦鄉功臣老元帥酒酣拔劍歌莫哀
戲令强弩飛勁前大堤屹立藏風桅吳兒荒怪不足
錄適與支諾資談咍豈知六合有常理水中出火能
焚槐當年謝公正游樂遺形物表如玉駘微吟獨嘯
向海道幾見銀雪西山回讀君新句寫奇觀便似放
自吳王臺何當共此散煩鬱大鄣五石充瓶罍更因
長風破巨浪與君挂席尋蓬萊

送趙子畫奉議歸睢陽用熊倅韻

紛華眩人劇朱碧子獨好書如好色王孫被服甚寒
生射策君門先破的榮州書窟三萬卷錦囊付此庵

留容南游句吳北大魏亦復徒勞問刀筆不惟唇齒
腐經史正自雲山鑠胷襟老來息交思簡事寓于志
劬廢晨昔春風滿帆送歸舸回首清海如昨日知君
名駿定千里不待朝廷訪幽側有書時寄鴈南飛顧
我漁樵正爭席

同趙奉議離吳興江仲嘉樂其兄仲舉送
百餘里醉中戲作此句一首

大江飲酒如澆灰小江縱酒顛如雷偏舟相送不道
遠百二十里雲帆開云亭老人窮不死故園茅屋荒
蒼苔闔廬城中一敵地已辨雞鳴鋤萬菜吳興上佐

吾黨士十年縱賞西王臺眉間黃色袪綠服拖樓長
嘯春風回要須酩酊酬此別不離萬頃添金杯明朝
相望即湖海縱有美酒何爲哉

蝸廬有隙地三兩席稍種樹竹已有可觀
戲作七篇

吾聞鄮侯國產菊千丈潭采華食其葉垂根漬芳甘
遂令鄮川氓難老如彭聃庭前有古井秋霖發清涵
慇懃東離緑覆此白玉盃時能嚼新藥汲月散餘酣

菊

種玉未渠央疎簟長兒孫勝會不在多何須辟彊園

我觀棒蕪地塵思紓且煩蕭森對此君清涼徹心源
草木初無情妄作淨藏觀乃知種子正是生死根

竹

徽華若么鳳倒挂茂蔚中鳴鳥不可見幽懷寄芳叢
初移幾寸苞稍展兩翅紅能使寂寞濱餘妍映萬蓬

鳳仙

裁冠百草頭意象出其類望之似木鷄正自五官廢
寧須斷其尾無乃假子臂可復近幽窓談玄有深詣

雞冠

嘉生苦不榮凡草忽猥大君看庭中莧易長劇稂稗
初無封植意不見蟲鳥害穰穰筠菊間紅紫不可殺

微功尚足收染我槃中菜

紅莧

芭蕉中無堅譬彼泡夢幻了然觀我身生死知一貫
學書端未暇屢鹿眞自亂一雨過空庭秋聲入深宴

芭蕉

水青雖楚楚不復中棟梁黃封入雕檻亦足被寵光
朝離糞壤區暮上君子堂胡爲伴幽獨墜此一畝荒

水青

黃嘉父朝請公亮示詩以不數面爲言且索

近著次韻謝荅一首

黃公游不成白髮奉朝請東歸樂閒燕有味如禹永
雙鳧倦朝飛獨鶴方夜警知余亦衰窮繫馬無復騁
貽詩重瓊玖未展意先領勞生厭塵霧對此得暫屏
終當遣長騙亦復釣緡潁相過舉清觴野水吹萬頃

君當傾錦囊我亦倩毛穎時尋招提勝蓮社比宗炳
如何迫寒饑去棹聊一整興盡即言歸江湖足佳景

和楊尋甫靜妙軒

君家執戟郎寂寞墜天祿蕭然劉董外那用相窘束
居無顧石儲但有書滿屋君今老衡茅出處異蘭菊

靜中獨觀妙四達開惠目中園鬱黃華庭下森翠竹
飢來索盤食小極須睡足時當叩君門爲問梅子熟

過毛達可友給事覽碧間舊詩次韻二首

堂前清飈發樹外赤日西坐今天壤間氣候忽不齊
解帶庶嘉蔭長哦望問題故應有神護塵土不得迷
前年款公門鸜鵒亦已啼今年復羈旅庭莎欲鳴鷄
西游有感急觸熱忘畢棲似爲飢所驅不計轍與跻
綈袍意弥厚樂飡洗羹藜磊塊久不澆醇醪代朝薤
襄陽之新句夜直難相攜

黃華非不佳寒澹每見少蕭蕭亦無言懷抱不自曉
深嫌小桃夭欲伴霜松矯窺叢蔽尉寂寞時有南飛鳥
主人眞賞奇灌植勤便了徘徊傍東籬高興在塵表
坐有白頭生臨風百憂繞

北固懷古

阿瞞長驅壓吳墨飲馬長江投馬箠英雄祇數大耳
兒彷彿若陽亦龍子幢中氓有南陽客布衣躬耕無
廬石當時鼎足計未成聊此一奇空赤壁人隨流水
去不還卧羊頑石留空山如今留石亦燼燼山與長
江相向閑

焦山

龍伯不解事投竿牽大鼇逆流直上三萬里怒卷潮
瀾秋風潮適當長江入海處翻日照欄檻此鼇若名岩一山
正臨聲利窟來擣去擔紛紛漕舟人獨與世疎闊突
據幽險盤雲濤飛仙播蕩去不返止有一翁身姓焦
至今金玉作山骨草木堅勁無夭條尔來寂寞幾千
歲稍見遊子來山椒吁嗟一與人境接世故擾擾如
牛毛安得夸娥巨鼈背上因之置我三山高

和葉翰林湖上夜歸言句

琅玕一紙傳青桐西湖默存清夢中遥知湖上發新
倡几馬一洗煙雲空翰林文章舊驚世聊試三輔分

符鋼玉槃無聲轉清夜水天交貫冰瞳朧況聞許下
足名士獻詠詖舞馮夷宮擔登獨欠此狂客顧賴企
踵臨西風朝來珠壁入懷袖坐想星宿羅心胷自憐
華髮烏帽底俯仰正慙張長公何當從公萬物表妙
契不待將無同展書三復更太息但見鉄月穿疏櫳

北山小集卷第四

俱初約逢門
當在中秋

北山小集卷第五

信安程俱

古詩五

秋華無幾尚有紫薇相對里巷間
晚花如寒女不識時世粧幽然草閒秀紅紫相低卬
榮木事已休重陰閟深蒼尚有紫薇花亭亭表秋芳
扶疏綴繁柔無復粉艷光空庭一飄委已覺巾裾涼
手中蒲葵遠雖復未可忘仰視白日永淒其感冰霜

傳沖益寄淮口阻風及清淮道中詩二首

又次連水一首用其韻和寄 時中益罷九域編脩東歸

群王聚名雋作書如九丘回觀白虎儒譚淺安可侔
傳子故疏爽十年嗟滯留嶕崎百憂後晚爲造物收
平生未見書頗足資吟謳縱未服多南且當佐蠙頭
安知免官去觸熱送濁流清朝正須才洗垢方鎮浮
豈使三語掾垂綸逐群鷗警如飄風頃終濟萬里舟
青山照長淮氣象一方冠清光湛溶洛尾殺湍悍
斯遊今一紀回首若朝旦塵容故如昨凡骨終不換
但於憔悴餘生死知一貫歸田食不足乘障力難捍
折膏委叟閒亦豈愧儒緩自君彈冠西吾事足悲惋
坐看秋空雲已復澹河漢鮮歡梧扪乾絶學編策斷

西山雖奧氣鳥憤安敢岸思君笑言樂日送歸翼亂
朝來得新詩一一錦繡爛塵膚久結約避追百憂洋
何當索此身久矣次山漫

秋雨三首

細字忽難讀松窓失朝暾閒簾開視天宇也雲凝去如
鑿霏微乍噴洒翁忽看淋漓滴斯須建百川中庭即方
空不作細書紙尾寄書五湖夸海岱入眼滄溟無
輪臨泗水丹燒未辨令威鶴神游先跨琴高鯉可憐
蕭散竹林士埋玉青山骨空委人生一世偶相值轉
首羲娥不停暮西山妙蹟欲仙去爽氣朝來盡如洗
遥知吊古一長嘯引勝澆愁付浮蟻育詩淮上可微
吟會有流魚出傾耳

中真偉觀也詩來當爲劉之楹間故有如前數句云

周萃秀才惠詩次韻酬之一首

病驥伏長坂悲鳴想我軒游魚落枯肆墮淚臨河撰
古樂府有枯魚過河泣
人生道脩阻跡足窮崑崙沈淵探驪領一
跌萬鬼隣我老不解事區區筭沙塵讀書亦良苦內
視餒且貧爲文富詼笑初不救否屯尔來自箴切習
氣不復存方將補黥劓寂兀謝世紛朝露視窮達春
冰釋凝嗔君胡創推激發我情與昏如君東吳秀俊

拔昔所聞名駒始就秣意氣已不群抗髒市門客豈
堪同日論

秋雨三首

細字忽難讀松窓失朝暾閒簾開視天宇也雲凝去如
鑿霏微乍噴洒翁忽看淋漓滴斯須建百川中庭即方
空不作細書紙尾寄書五湖夸海岱入眼滄溟無
池秋雷亦動地勢洶萬鼓鼓聲虛簷忽無聲蒼狗變白
衣飄搖露宵碧涼颸洗藍炊雨師真解事作止適所宜
十日儷辰次如環了無端歸人言秋甲子畏濕不畏
乾向來譙門道旁立三尺壇故勤壁間緣一起泥中
蟠青衣躍且躁有如沐猴冠先聲忽洒道直此辰與
羽頃年吳江大水斷長橋吳人相傳爲太湖龍
溷良苗有佳色未覺千畝實歌寬時暘亦須早無使江潮
華首三不遇求田亦良圖莫嗔湖海士豪氣故不除
扶犁本吾事三頃終勝無繞舍生蒿蓬閉門種菽藕
從渠百尺樓笑此蝸牛廬吳中父卜隣會從故人居
荊溪一廛地儻與求羊俱屠門過大嚼一雨喜有餘
正恐二三子聯翩躡雲衢空令千里駕恨望黃公壚
林德祖周憲之皆居蘇郭慎求田圖在陽羨

過紅梅閣一首

春風如醇酒着物物不知能使死灰色化爲明艷姿
寒枯出蘩秀巧與節物期江梅故幽獨綽約不自持
居然北枝後造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
清妍有餘態衆芳謝凡卉馮虛一回睇俯仰歲月馳
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
顏色固嫵媚幽香無故時

周憲之用余送趙宇雍詩韻作屬憲祖及
余同作二首

嗟我涉世路有如陸推舟尋常不可冀況乃萬里流
安能逐驪騄超忽十二州雖然晚聞道淺嚐如孫休

往者謝五斗種介從故侯家山三畝宅白首遂首丘
一爲飢所驅復作漫浪遊曲意泯圭角終然足人尤
焉知大隱地亦復懷百憂

大雲吳中士妙學兼般舟筆下走三峽胷中包九流
考古自擅典探玄極方州別來十五年邂逅一笑休
作書不求聞取重惟相侯尚北宮獨冷塵埃忘跖丘
尒者稍薦賢蒲輪遂西遊會當君相間作詩繼何尤
遥知市門子人不堪其憂德祖居吳大雲坊
自号大雲居士

劉朝散長源淮夫劉先生韓之子孝悌有
賢行年六十一且致仕侍其親義興爲賦

詩一首

劉侯六十衣綵衣上堂娛戲如嬰兒慈顏華髮顧之
笑坐令寒日生春暉折簪斂板三十載晚登名籍黃
金闥緋衫裹東不料暖況坐莞庫窮刀錐古心古貌
乃天與雖欲嫵媚將安施一朝拂袖不回顧擇隣問
舍荆溪湄人言家徒四壁立如君四壁初無之我知

劉侯有至樂視世五鼎同糠糜分陰不博雙白璧啜
菽自作羹豚肥有兒教飭知禮節不以口耳傳書詩
應門侍坐走前後翼翼揖見名家規天恩優老命之
仕俾繼禄食安其私古人未必兼有此萬行知足如
君稀聖皇側席思厚俗詔取入行登前龜向來浦輪
走四海有賢如此誰當知冥鴻一舉不可挽道路仰
首空嗟咨

題蔣永仲蜀道圖

梓州別駕真雛鳳賞古探奇坐飢凍要窺瓊樓犯御名蔚
藍天直上潼江歷秦宋每逢佳處靜鑑礎流出胷中
九雲夢乾坤块北本無迹我獨毫端發神用戲驅萬
變寄陶寫軒豁端倪巧搏控蒼筠擢秀飽冰雪古榦
樟空中梁棟奇礧那得在山谷回首何年委墜重輪
囷偃蓋屈金鐵天矯驚虬起巖洞春江莽蒼迷東西

漢南老柳參差垂漣中遠近見木末明星已沒城烏
啼平生險怪三峽水古木巃嵸蔭風吹石間雷霆勝
九地出入噴薄無窮時我身斫足半天下偃蹇故是
山林姿南行瀟灑北萬落應接不暇空狂癡作詩寫
意如捕景況有三絶窮天機清晨對此怳自失眼中
太白橫峨嵋請君十襲秘緩葦恐復仙去歸無期

寄開化李令光四首

我行阡陌間苗麥已復青茅茨間新葉鷄犬有和聲
不見吏索錢田家得其生鷄犬亦肥字不遭無事烹
於斯可觀政豈在赫赫名父老亦相語驩然就春耕
慇懃商山翁善幻亦徒耳壺中何足道千利一毫比
緬懷商山翁善幻亦徒耳壺中何足道千利一毫比
我今老而窮饘粥思乞米恨無千頭奴杼軸供萬指
慇懃祝移根勿作江北枳

仲嘉分題得詩分韻得經字是日仲嘉以
事先歸代作一首

六義出秦火至今如日星人言三百篇聖手昔所經
我疑東家丘削迹不自懲羈臣與孽子中有怨刺情
胡爲不刪去被彼絃歌聲遂令南白華不識至道精
昔爲人所重今爲時所輕（時作詩禁）

建除一首酬林總祖虞（卷五）

建旗撫方面簪筆登雲衢除書無虛日念子何躊躇
滿堂羣經史問字無停車平明戶外屨接迹叩所需
定坐爲詳說從周述唐虞執經退食罷見楚顏卷舒
破魔無堅墨解髽皆明珠危絃寡知音寂寞空居諸

成詩遠相寄尺鯉來東吳收之巾十襲永好不可渝

開緘歎奇決已作東歸圖閉篋看空舍誰辨公車書

仲嘉被檄來吳按吏用非所長既足歎息而

或者妄相窺議益足笑云戲作十二辰歌一首

驅驥搏鼠難爲功不如置之牛皂中平生暴虎笑馮

婦豈向兎脚分雌雄龍山從事盛德士達觀已悟蛇

憐風馬曹五斗直如寄羊仲三徑終當同群猴憎猿

坐殊趣甕中醯鷄無遠度從渠狗曲誚王生欲辨龍

猪復誰語

聞仲嘉叔問繼以職事行縣道遊茶山及

諸勝境作寄一首

春風入山骨毛甲亦已舒晨熹被春山草木清而姝

況乃顧渚源雲闇護雲區陰崖氣亦暖瑞草先春敷

小杜詩茶錄瑞草魁金沙出清泉甘冽滋芳腴依依楊柳村渺渺

桑苧居前瞻大小寒山窈窕窮崎嶇飛流吐明月轉

壑千雷車叅天亡陳檜霜葉黛鬱不枯當時臨春地變

滅成榛蕪安知歲寒質千載獨不渝大中乾元字入

末蛟鸞俱薰風想佳句奇蹤典刑餘獨往三住翁至

今有遺墟真游豈易遘庶或聞沉榆方子通言頃有好事人刻意仙術聞施翁遺跡歸但聞妙香不絕云沉榆之香事見王子年拾遺記鮑聞東吳勝欲往世累拘

二子獨幽討仙舟繼籃輿林間伯勞飛茶籠春事初

尚有北枝秀明空雪千株幽香發清夜肝膽生冰壺

王事既料理清游亦忘劬遥知山水間快若縱壑魚

令我方祿隱居然卧蝸廬畫墁固無役及如著轅駒

亦擬浮扁舟乘春經五湖收帆白蘋下令子見潛夫

二子載以書見招爲扁舟之游故有此句老杜幾回書札待潛夫

園居荒蕪春至草生日尋野蔬以供匕箸助

今日枯枿間得蒸菌四五亦取食之自笑

窮甚戲作此詩一首

平生囁嚅口出語無媚悦定非肉食妄賦分在蔡羹

僑居得空園窮陋亦清絶分陰豈不惜飽睡送日月

蕪菁不須種衆草今已茁朝來一雨過青細皆可掇

東籬有更生杞狗僮堪埒乃知天隨生豈羨五鼎列

堂堂不吾負芽甲破春雪縻身薦鼫鼠解我憂思結

薺花雖未繁着地爛於纈驚雷發蒸菌自可當夏饌

馬蘭亦芳脆人莧固凡劣晴朝當去炙背俯僂事挑

挾家人各盈襜汲井手自挈滿炊太倉陳侑以冬菹

冽盤中長闕千置饋每虛撤恨無擇龍苞此味那得

關長謡青青槐饞液想庭趨妻孥相誚男子志勲

烈君非老浮圖菜本可長韜況茲閑草木豈爲刀匕

設乃翁笑摩腹萬事付一吷此中有真趣勿爲兒輩說

同趙叔問江仲嘉遊法華法華之勝唯曲水會有客先焉還飲舟中分韻賦詩得山字一首

乘龍忽起華陽天東來銜雨鳴空山豐隆轟空光照地怒騁抉石飜雲煙蜿蜒遺迹尚如昨勢若九曲來河源紛紛火齊散林莽至今璀璨青霞端我來夏末正森寂萬籟簇簇抽琅玕冰渠逼玉轉清淺爽氣五月生秋寒安知引勝獨無處雙鳧徑度飛帆前强尋幽逕俯東澗一笑却掉稽山船如聞神物家近岫白龍洞

雲色千丈明山川誰能遺我太平酒戲追玉谷希林巔楊義潛天中白龍長數千丈光彩耀空云侍帝晨宮龍也以侍許玉谷諸人太平酒布林宮並見真告

同江仲嘉納涼飛英寺

浮圖湧平地翳彼燒空雲虛堂引脩廊白晝來清薰倏然據胡床振我衣上塵天渠出金沙氣作芰蘭芬再再度池閣依依著裾巾道人拂朱絃攫醪清且純回觀筆筆耳寡和非陽春步屧縱幽討禪房選疎筠幽窓不見日無異昔所聞蒼然小山桂偃蹇冰雪根紛紛壁間題蛇蚓雜鳳麟嫵妍等一戲日月無停輪我老厭羈旅三年困歌氛年年走長道東越西游秦

白汗信揮雨孤蓬坐如梵今年下苕雪過此金蘭人何山豈不好搴翠相依因災咸不相貸可望不可親須君蠟雙屐重來約秋旻茲遊亦蕭爽聊足慰吾懣

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相訪感而作詩一首

故人入幽夢彷彿平生懷心知九泉隔意象慘不開哦詩不成章慨悅誰能裁曰此蕭爽士寧當沒黃埃夢中作詩兩句似是此意然不記本語清晨客在門乃自烏衣來典刑見難弟共歎一息乖幽明不可詰此夢何爲哉回觀南園道徑已蒿萊

南窓夜集叔問戲取樟木腦然雪爲燈因與仲嘉叔問聯句一首

性空本無方水火不留礙致陽生至陰中此理固有在問初疑水焚槐忽若鏡加艾致又如火海中神龍出光怪冰姿映烈焰勢恐不兩大原燎正熾騰湯沃忽崩敗嘉消消熒泉涌熠熠寒光碎問偉哉六合間恢詭不勝載陰風結飛雨來日九天外蒼樟出芳液根節依大塊初非氣相求又豈天所配如何冰炭仇乃作坎离會因知造化機幻手端可貸致

九日塊坐無聊越州使君季野舍人見過

敝廬會方回承議亦至因遊章公山林登
覽甚適越州置酒暮夜乃歸作詩一首
獨坐正搔首誰能倚修竹窈誰當看
遙峯出西南杳鴻川原平城中十萬家煙雲隱飛甍
涼秋得遐觀始覺天地清朱欄據木末開筵敞南榮
持觴屢相屬彼東籬英不知日云暮初月忽已升
秋娥亦徘徊流光代華燈風流龍山集坐見千古情
慷慨相顧言曜靈忽飛騰人生無根蔕聚散不可憑
懸知明年會相望若初星公如洪都宴傑閣依青冥
黨飛接鄔枚碧瓦如澄瀾儻使論白虎寧當賦甘泉
人間未見書縱目宇宙寬顧語蘭友勿嫌松桂寒

方回自号鉄湖遺老

夜宿永舍即事呈蔣大正存誠蘇少監元老
羣動夜方息悄悄啾秋草間鳴蛩哀未云謝遠作涼秋聲
秋風來幾時朝暮氣已清虛窗置方牖境寂身轉輕
卧念平生懷展轉不得寧
王生一言善從容水衡丞無功樂佳釀能令濁流清
顧我老且窮微官代躬耕正當急跨馬問訊捕與楹
觀公成風手一引朱絲繩簡書可少置頗哀此無能

和同舍胡元茂松年夜直書懷
南枝挂明月霧羽無安眠天寒倚脩竹窈誰當看
平生飽幽獨古井不復瀾一來華軒歎悴荆念茲節物佳及此久雨晴
夜直石渠閣周廬別閑寬恨無清藜杖照此清夜寒
腐儒足嘲病志願飡與眠潭潭右文地不作朱儒看
人間未見書縱目宇宙寬顧語蘭友勿嫌松桂寒

北山小集卷第五

古詩六

信安程俱

趙叔問過別留夜話偶閱鮑溶詩有感用韻作

磨蟻不停足故交益無多向來茗艼夢但有高軒過昂昂逝田態長飢玉山禾儻我老且窮吹毛從鳥巢何當寂寞濱級蘭共捫蘿非無煙霞志奈此飢凍何言離更躊躇參橫照斜河爲公睇金臺慷慨徒悲歌方時嗟見和再作屬時敏

世士富邊幅如公患才多欲方曹劉駕似恐不啻過居然東吳瑞豈但異畝禾試令南宮直文采照錦窠華髮乃未遇高花繞青蘿千載感高躅低頭客常何一朝風雲上顧豈求監河勉辦安固窮聊復度歲歌

得小圃城南用淵明歸田園居韻六首 丁未

城南美林壑城上皆青山山光照庭戶於此可盡年狼藉千石區化作魚蒲淵秋藻渺無際紅鮮間田田邂逅得小隱連山在其前流泉帶其左松篁接風煙它年營把茅不待雪滿顛寧圖五鼎食坐失十載閑

說難死韓非法敵歎商鞅當時軒冕計肯作刀鋸想辰來陰影集事過流電往胡爲意無窮機械日爭長俗中多局促正覺斯道廣斯道不可迷荒塗鬪榛莽年大百無味區中故人稀京江一都會卜築行當歸儻回故人車雲關訪荷衣時來吐情話未覺世相違餘生甚窮獨四海誰與娛故鄉道脩阻宛在太末墟向來親仁意正擬城南居烏衣丈人行玉樹珊瑚株所冀隣里間徜徉從所如如何漳濱卧使我恨有餘會當悟杯蛇靈府靜以虛且復陪杖屨敢言通有無緬懷斜川人勝日追隣曲超然瞰層丘鷄黍聊自足

卻觀奏奪子勝負一碁局空懷千歲憂書短思東燭長安冠蓋區九軌三廣陌不知烏帽底誰獨適吾適定無羊求子相與數晨夕莫言三徑微永杜聲利隙流風有仍孫心不受形役朱門見蓬户華榜標世績二仲儻可睎忘年賴謙益

偶書三首

我身如甘柘既壓無復味一爲老所壓乃與枯柘類出家既後時止觀苦昏睡唯於讀誦中味出甘柘外不作箄沙人依語不依義

壯齒日已減老炷安得久亦如臨河樹岸墊根復朽
久生安足羨抹死當常飢走誰言黃老師語異笙乾叟
生死未嘗關知爲不亡壽經云非齒既盡衰老之始何得久停以譬煙炷也

感春三首用退之韻

春物感兵氣微陽有無間遥天覆長路仰視青漫漫
歸來如新燕巢土初未乾投跡浪自喜棄和亦翩翩
安得出八極舉身青霞端

令晨風日佳積潦亦已退安能如寒龜自縶形骸內
春風入桃臉巧笑已無賴誰云五畝園浩蕩了無外
流年不可攀短髮久已白星星亦種種那復三萬尺

巾冠及鷄晨夢覺常了了

趙叔問被召赴　行在寧陵贈李物元侍御簡吳武陵

勞生垢濁中長夜不知曉幽人自超然下視正膠擾
雲泉固膏肓大勝翳塵欲彼哉機士懷冰炭甚寒燠
披榛亦捫蘿度此幽澗曲寒藤繞蒼壁杉桂雜篁竹

夏初雨後尋愚谿

蒼然上蔽雲日固平築尋丈地時憩其下
春光浩無邊淡池周八極向來游樂地轉瞬貧非所歎秩駕馬無安席常虞風濤際咫尺燕趙隔

寄從父弟偉　晨訪超師院讀禪經

汝年近知非我老過艾服向來萬金書一紙百過讀
安知復一覩林壑時追逐茅茨稍經營杭粲今已熟
壺觴悅情語步屧三徑竹安能捨冰壺蠅風吊湯沐

晨起獨曉

夢生垢濁中長夜不知曉幽人自超然下視正膠擾
巾冠及鷄晨夢覺常了了

趙叔問被召赴　行在寧陵贈李物元侍御簡吳武陵

登車大梁下掃迹金川澨佳人倚脩竹鉛華爲誰施
滔滔大堤閒一窮途悲今晨尺一書趣駕當及時
盤石又不固態勢濟時危豺狼尚縱橫蔓草恐復滋

當寧正嘗膽諸公力猷爲老子意不淺長哦江漢詩

示從父弟偉　晨訪超師院讀禪經

汝年近知非我老過艾服向來萬金書一紙百過讀
安知復一覩林壑時追逐茅茨稍經營杭粲今已熟
壺觴悅情語步屧三徑竹安能捨冰壺蠅風吊湯沐

相期戮良規不辱在知足

早涼過西塢　旦携謝山人至憑池

尋壑轉松巔雨餘枕氣清時時捲簾與散策亦意行
石磴縈蘿擬幽泉高下鳴蒲團蔭嘉樹兀坐已忘情

卜築西塢 南澗中題

出處初漫浪淹留失佳時時英盡珠璞寧復見誰羞
一去四十年伏櫪久已疲幸此歲將暮穿雲弄清漪
窈窕煙塢中蒼陰晝森垂茲焉寄茅屋橫仄任所宜
谷口翳杉竹柴門畏人知誰言一丘壑儻與汙漫期

寫懷 遣法華西亭

胡塵暗中原世路日以艱脫身九死中自笑老且頑
才志本不競拂衣謝塵寰相從莫逆人雲蘿共躋攀

固知千里駒未免山復山 漢武詔劉彭千里馬我已卜西谷背崖
結三間豈無風篁巔亦有明月灣 西湖之西有風篁巔洞庭山有明月灣
平生真遠遊舊觀忽以還兒童釣遨處陳迹猶班班
疊嶂藹空翠暗泉響餘潺采芝堪巖下長謠想商

頖山行得紫芝三通 九本金芝

山容不復駕居然掩雲關從來悟泡影
豈但忘觸蠻所幸戎馬際餘生得長閑

終日堀坐無與晤言戲作 漢晉

大音無成虧寂默無瑕謫莫嗟無往還正自主忘客
談玄口挂壁對境心似石相向兩無言秋山倚空碧

示了空長老 贈江華長老

老空嗜酒肉早歲事禪寂歸來山中舍杖屨不停跡
高門走縣薄兩版窗四壁醉來見聞卧度此風雨夕
遙遙慧日峰法涌分一滴應笑北山人慕羹比香積

寄焚湖江仲長衰 初秋夜雨贈吳武陵

急澗無止水秋蘭無故叢別來今幾年坐閱晦風風
交親半鬼錄生者仍衰窮及茲過君家樽酒一笑同
知我厭鼙鼓煩君韻絲桐相攜步林壑暫覺萬慮空
栲栳寄莊叟自謂醉鄉着無功謂仲長醒平來百憂集尚

窮期無聰

天久不雨高田皆坼卿人祈禱閭月乃雨

遠近告足有足喜者 苗秀耕者遑耕者

長夏久不雨良苗失欣榮塵生甽溝閒小大空營營
麻粟半乾死所憂負春耕嗷嗷走香火靈湫汲寒清
梵唄喧里社油雲被嘉生餓然下甘澤驟聲接柴荊
年年鎬京宴及此萬寶成偷生得一飽感慨難爲情

顧念龍在野悲歌淚縱橫

寄江彦文緯 秋曉行南谿荒村

往追雙玉人茫塵踏巖谷阿戚今獨往宰上森拱木
公來定何時舊唱猶能續尋壑復穿雲仙山看飛鹿

壬辰歲與彦文仲嘉緱山閒時余作詩有雙玉人人阮阿戚之句又戲作疊韻詩寄酒令前日復以叚句相調指欲尋盟矣故有舊唱猶能續之句此

山有塢曰君讓石間有馬跡相傳神仙所
嘗居不知君讓爲何人也或曰有飛鹿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雪中種物 異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密雪弥四極紛紛亂空華斯須失千嶂僵木忽以芽
眼中萬株春璀璨通巖涯迫此凡艷熄抽與淨無瑕
蒼根移遠梅不憚澗谷遐舍冰伴幽獨思慮無由邪
寶樹發銀界無脩證三耶皎皎天宇外何勞凌絳霞

佛說三耶三菩提盧遮那佛亦云三藐三佛陀鳩一十志歌有云皎皎之句

野人致紫竹栽手植方丈綴 再至界圖叢水叢逕留叢下

名山昔遠遊老罷無復覩永懷避世士往往寄農圃
移家白雲根及此未春雨桃梅足新蔵把玩喜欲舞

飛泉落青冥掩冉振森木驚雷殷厚地噴薄轉空谷
五月二日同叔問過彌陁閣觀山中飛瀑

可無紫琅玕葉作翠鳳羽龍光松菊徑蕭散煙霞聚
雌雄比嶰谷顏色益南浦龍鞭雖未行玉笛亦已吐
嗟勿留情萬物乃吾府 竹十二章故有嶰谷之句
得白菌引酒徑醉邱居歲暮

春霖接歲寒鮭菜已久索誰持玉輪菌脩我金鑿落
安知老兎盆平昔滋味薄得此徑陶然朱顏忽如昨

辛亥正月六日夜雷已發聲大雨達旦山

中流泉高下瀆薄殆不啻九十九不減仇

池也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故歲聿其除去微陽已潛回始茲魚上冰殷地驚春

雷急雨暗清夜飛流散巖隈遲明起四顧妙境神所
開未信小有洞蒼崖隔凡埃瑋深十九泉漱玉松風
哀褰嘗喜欲狂幽興不可裁妙喜真斷取呼獲定飛
來相與俯清駃傳杯聊遡洄

戲書古句題山居

青山秀色若可飡卷書飢坐看南山樂說洋洋巖下
水可以樂飢仍洗耳石田撓埔不敢荒時耕帶月歸
帶霜田中不了麴蘗事煇腹且追張子房

崩湍爭喧砅漱此千丈玉淘如秦軍破勢比不周觸
初疑三峽移無乃九井戚雲中阿蘭若峻巔鑕重麓
悽寒絕人境共此媚幽獨長飢不歡難忍洗耳謝羈束
君方應時須我已甘朊粟正恐山不深從今友麋鹿

戲題錢守宋漢傑泉巖古刹和韻戊申

廣文斗酒邀同襟留中嵩衡鬱千尋醉來盤礴吐幽
怪慘澹崖谷森相臨向來三絕信珠璧肯用扶鵲荊
山拳詩中有畫畫中句兩峯高並藍田陰秖應摩詰
可方駕老向海角嗟莫沉何人左手作右字題此古
剌藏煙林不知眼力尚能尒盪漳龍寂窮幽深使君

家世舊湖海戲假足素資誣吟更登日觀望八極中
有山水無窮音古有清音
某前日謁見國史侍讀尚書獲款燕談蒙
出示周楊子書報許藏山中得巖壑之勝
過泠泉亭者歎想不已俾某賦詩退成七
言古句一首上呈戊申
素王之宮行祕府斷取瀛洲納環堵諸儒何必四庫
書正自胷中有千古野人上車纔不落素來無庸面
如鼓歸來仰屋坐太息咄咄書空欲誰語石林居士
今龍坂憂國形膽心獨苦向來豈止見夷吾叩閽何

由避寒暑伯仁三日應可尔頓解新亭對楚囚
人傳雙足素思洛橋南雪溪渚山回壤接二百里許
藏幽奇天所與人閒那得此巖壑坐想周郎喜而舞
蒼崖壁立欲千仞蔽日青林自風雨信知靈境不待
匠古澗穿巖巧吞吐應懃留此萬里流更覺山川生
媚嫵了觀澄湛本非住却覓喧咫無處所手誅陰木
結茅屋撇抉高深期盡取四山擢翠若無地三石撑
空裊相柱書詞豈奢驚我甚下視呼猱矚天姥下峯
勝絕固自足莫為東山思解組龍驤雲起要侯王鶴
唳風聲走裹虜會令霍食保安眠北固山南事幽圖

三詔冨烏夫子廟之西
無故有素王之宮之句

山居
勝林堂
超然出稠林無二無分別若問勝林堂清風滿庭樾
妙高堂
君知妙高堂何異妙峯境向來妙高人宛在妙峯頂
常寂光庵
云何常寂光徧在一切處元本住庵人無來亦無去
無垢池
瀲然澄清冷無厭亦無受故此巖下池予名曰無垢

普潤池
疊翠繞幽谷清池鍾百泉安知一整雲利澤浸無邊
妙湛池
妙華出淤泥定水湛然滿上有清涼峯森蒼映清淺
寂照堂
古鏡懸太虛摩尼珠五色紛然百草頭寂照照常寂
定林
定林在何許窈窕鍾山麓得非參娥民遺我障巖谷
盤谷
重重翠聯錦一掩一回互三徑踏煙霞披榛自來去

谷口堂

手真巖石耕名稱動都邑不比北山翁銷聲寄禪寂

雲巢

朝見雲飛簷暮見雲生礎客至覓雲巢雲深在何許

覓秀泉

千山秀回環靈液走巖竇清甘佇方空可嚥不可漱

繡谷亭

西山屬黃岡相錯宛如繡倚杖立幽亭歸鴻沒煙岫

韜雲磴

陰陰韜雲徑步步雲生足巾裾撲空翠遶遶向山麓

清音澗

潺湲清音澗便是偃溪水長笑箕潁人區區洗吾耳

虛緣靜

萬緣正繁興當處即解脫當知本來空不受汝摩撮

紫蘭塢

猗蘭轉光風幽芳被山谷悵望斷金人同心不同躅

梅谷

穠華敢爭先獨立傲冰雪故當首群芳香色兩奇絶

三休臺

三徑屬桃煙遥遥想高躅極終當珮飛霞誦頌向空碧

達觀臺

蒼陰羃杉松延緣出幽谷語然天地開八極放遠目

通幽徑

蹊攀通幽徑鬱窕森松竹雲霄正埋山深林閟寒緑

漆林

敬侯那易學正自追農圃平生老友盦安用雕騶許

竹嶺

嘉名追輞川未辦茱萸泜勿使斤斧侵煙梢拂雲漢

慧照峯

暘光出扶桑照耀四天下慧日破無明蒙光失長夜

清涼峯

茫茫古澗西萬木集歸鳥炎炎日流金爲君除熱惱

德雲庵

德雲老比丘經行衆山頂普光明法門觸目無二境

法乳泉

山腰發靈滋甘美勝牛乳應持供茶神御勿汙熏鼎

菊泉

一泓貯清泉百本蓊佳菊長年汲芳甘霜蘤儻重緑

羃翠軒

開軒面杉竹冷翠搖清空披衣水邊石長夏來薰風

歙溪硯

令族子製研於歙溪得米元章所謂鳳池樣者代作詩云

硯鳳池石龍尾金其聲玉其理文字之祥助公喜助公喜爲公壽簫雲澖兮龍爲友儀簫韶兮鳴鳳咮金玉相兮椒蘭臭老復丁兮吳還晝壽而藏兮世無有生弥長兮視弥久見太平兮休戰鬪泳學海兮坂文圃俯松喬兮齒蒼籀翰林客鄉管城偶揮毫振藻常無窮

春日與汪彥章藻趙叔問相約遊樟林閣

樟林閣蓋郡豪家舍背城郊墟無與比者因詠靖節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歡之句偶書五言呈同遊二公

常人與善士何異於愚癡譬之抹焚溺珉玉行遠迹奔指乃其理剌天看群飛幸非高明室百鬼浪見闚自從伏嵁巖風遥得倫雍有足不得行有手不得持每思林野娛濟勝憂無期堆埋不得往如驥縶且羈如盲不忘視如寒不忘衣如瘂不忘起如羈不忘歸但願老窮健長甘北山薇豈復理髮鬚簪裾不作移根栢豈惟一窮通固自忘夷跖吾生亦崎嶇末路苦荆棘投閑得蕭散身病頭更白豈無素心人相與弄泉石及晨爲茲遊聊用適吾適溪山景無盡秀色光照席安能仰屋歎抱恨長戚戚

晨起梳頭髮白且赫有感

余髮已種種我懷亦依依風林無安巢寒日無餘輝東髮隨官牒前言服良規豈唯會計當自詭牛羊肥妄獻北闕書野芹安足希一挂邪士籍徒嗟寸誠微惓惓咊忱志正作禍患機羈危不如人行行向知非世變不可料胡塵暗王畿真人起白水帝命式九圍誤沐宣室召白頭侍經幃誰言螢爝光敢近白日暉誰言草木萌敢試雷霆威野馬立仗下軒鳥嗚嘶弃之老牛阜無復瞻龍墀天公了無私與奪適所宜時方急功名選悃安所施士方貴才辯安用鈍訥爲

叔問縱步郊野得竹栽二小叢裴以見分叢篛無尺長氣與西山爽聊持內方丈便作淇渭想會當冰雪餘傑立千林上自非歲寒人誰與共幽賞

觀白公蘭若寓居詩如寫余懷但不能晨

游夜息如彼自由耳輒用韻作
生非廊廟姿雅志在林野擬作奢摩他疾至薩芸若
身心濫山牛得失塞翁馬城南寄僧坊一室謝掃灑
當時醉吟翁高謝香山下安知衰病夫亦有如翁者
比者彦文少卿一再枉過且有卜隣之約
投老山林深尉狐陋茲者誤蒙召旨固已
具述多病不才已侍祠宮觀矣辱況佳篇
佩戢厚意謹次韻奉酬
衰遲潘無營百念已灰冷時吟藥珠句聊復寄二景
平生坐五窮相逐如形影華顛行路難雅志不一逞
北山集六 一十五 永字
逝言北山北耕釣得重整結廬甚幽深不覺在人境
江公鮑叢林高視妙峯頂時迂百里駕清坐舉春茗
相期老巖叢守望依同井火知無朋酒出沒均酩酊
向來醒而狂投老狂方醒如何紫泥書名姓蒙記省
控辭苦陳情抱病當自屏肯令曉猿驚澤辱及崖嶺
新詩比移文三復得深領

和蔣尚書園第新亭二首

千尋屹冰臺一室穿甕牖傷生定難遵極侈固無取
茲亭挹空翠勢出巨靈手縱目雲夢區時來賦鳥有
空翠亭

群山對西立突兀幾千歲超然宇宙間安用乘雲氣
松筠非小草出處皆遠志他年姚尚書指畫要十事
柱笏亭

以夜宿匠舍詩示晁以道說之乃以古句
爲謝次韻酬之一首
平生拙自理不辦一畝宮酬從斲輪扁敢慕執戟雄
慙非五鳳手正着雙鳧中何言散騎省難下青蒲翁
相望一牛吼有客方圃窮牀頭河洛書熒光吐長虹
時時發佳句執若萬折東我詩出龜腸寒聲抱霜叢
誰當寫秋思妙品無號鍾相從無何境曳履哦清風
北山集六 一十六 永字
東坡有潘廬之句故云何言散騎省

北山小集卷第六

墨池

古詩七

信安程俱

借葉內翰畫令小江模寫

十年問舍今華顛印山滿眼囊無錢每看圖畫輒心
醉自笑說食流飢渴世間范李眞幻士斷取妙喜移
山川朝來問疾方丈室但恠衡霍羅窓軒颯風急雨
暗四澤轉看錦翠開雲煙崔嵬磊磈凍相倚恍然雪
塞藍田關是中大有結茅地指點三徑依林泉世人
無乃笑癡絕心境二妻交相纏安知三萬師子座同
觀聊用自尉銷窮年千巖萬壑納環堵更令一拂松
風紘 宋少文好山水凡所游履皆圖之室中自云
每鼓絃動操欲令聚山皆響小江又善琴云

此幻力無中邊衝山小江新悟幻落筆欲追祈與度
願從公借此妙景已具東絹和丹鉛照中寫照供幻
觀聊用自尉銷窮年千巖萬壑納環堵更令一拂松
風紘 宋少文好山水凡所游履皆圖之室中自云
每鼓絃動操欲令聚山皆響小江又善琴云

自仲嘉云亡未始見夢舟行夜入吳興境

有夢如平生感而賦詩四首

江子隘斯世翛然向方蓬一朝成千古寤寐不復通
夜入雪溪境胡然見幽夢高標何所似俯仰風中松
笑談如平生烟烟雙方瞳去年經行地陳迹亦已空
故應玄眞老相與游無窮

諸人又不死而使武子先斯言太癡絕愛惡無乃偏
君看雅正情描在三百篇秦人哀三良百身寧可捐
相鼠有深刺嗟哉胡不遄此豈惑者歟加膝墜諸淵
乃知孫楚狂未必非公言

世以勢論士君誠不如人揚揚乘軒者志滿氣甚揜
外見七尺軀中有萬斛塵鑿枘固難入鶵鸞豈相倫
炙手苟可熱行路爲雷陳高棲冷如鐵骨肉不得親
誰能獨無死榮辱又乃眞

皇天非無知伯道固有後百年能復幾僅比一昏晝
又知彭鏗天不及殤子壽向來簞瓢生廟食至今侑
試當問玄夫此理或可究

初到書局以萬七千錢得一老馬盲右目

戲作古句自嘲二首

蹄間三尋汗流赭九達雷霆爭飛灑我窮那得騁追
風正擬絕塵轡行果下平生畏塗飽經歷夜半臨深無
取者故應造物巧相戲却比盲人騎瞎馬李南知音
當促步廣漢騰嘲不相假執鞭良稱塞翁兒並轡聊
從杜陵夏雁然病顙豈其類老矣閱途那可捨徑煩
一夫事刷林似桂新劒不盈把向來伯厚亦安在結

馳雞棲同土豈他年東去把撩風縱爾逍遥泝東野

神霄宮却知宮陳應常邀鄉人集道堂余不果往毛彦時有詩諸公皆和見率同作次韻一首

南枝日明烏鵲飛北風驚沙燕馬嘶倦遊乃有故鄉念強學處士聽朝鷄馬蹄得得鳥帽底與日競走東還西安知神府在人境曉霧十里飛香貌咄嗟似與化人遇宮殿盤鬱窮煙霏瑛房藥篋浩無極當關九虎何由闚仙即邀客自清旦閶若岫戸臨江湄向來同是爛柯客石梁跨野是虹垂登晨未辨七明蓋祈年欲採三華芝授書忽作藥珠吏雲篆豈蒔傳盟威故人一笑共清景常談曲謹皆艾夷而余黄餅北窓卧正坐世網纏綿之棗瓜麟脯不同舉但見綵筆方交馳蕭然俯仰在環堵窮巷偏仄仍喧卑高堂脩竹寄邀想況烹雪乳調清絲徑須暇日一尋勝眼中塵袂空成帷

以蔣永仲畫雙松爲故人壽

青松千歲姿擢質萬仞岡霜根初茁秀氣已凌千章去天尺五地雨露先衆芳晨光爲膏沐巃嵸傾扶桑故應神物護茂葉成深蒼爾來向三紀已作拏雲驤

豈唯蔽牛馬固已中棟梁上有參天枝下有延年肪蒼蔭被草木皆爲芝术香衆鳥不敢巢或來孤鳳凰會當回萬牛一柱來明堂却顧冰澗底戚寒永相望

詩送趙承之祕監鼎臣安撫鄜州三首

平生竹隱翁留次著千古揮毫劇翻瀾碑版照秦楚十年屈傛佐留使望天府今年道山巔士論乃深許歌詞薦清廟盛典更藻斧忽持南陽節聲動漢江浦清班寄麟臺雄職暫符虎遥知佳政傳召杜安足數往者南陽耕相望鹿門翁時來拜牀下雖泰相與同安知田舍中鸞鳳友伏龍我疑兩州間地美物亦豐故應釣遊處清泉蔭高松人英何代無儻有前賢風

弓旌恐難致羔鴈或可通

潭潭内史府佩佩東西録當年得一士衆視驚刮目何殊致洪造初不羨博膏林侯忽東歸懷寶媚幽獨趙侯小騰騫文采冠群玉要之進退間了不異蘭菊

因公懷若人皎皎歎空谷

和酬梅悦之大夫澤送行古句

讀書何如事耕種層層頭童得飢凍半生塌翼墮江湖仰視群飛困嘲弄閉門誦説不知悔時以聖賢資折中飢來驅我向京華爲米折腰隨所用一官此固

初不惡浪以討論辭冗從梅公援鞍殊覺鍊滿腹精
神比錢鳳新詩借我快筆端省向江南賦雲夢向來
高門延衛陋杖屨時來窺牖窶令公三徑爲誰開顧
我五窮那易送會當投檄復言歸時訪祇園談不共

大夫文時游僧舍乞欲奉陪未果也十八不共法是佛經

和同舍千葉緋桃

飛花動江光風力兩相怯扁舟老參謀覓句時枉頰
連昌出墻枝晴日香汗浥深宮夾脩篁歲久森翠葉
至今毋青妙詩華字張九疊誰移此繁英密蔭如栽接

都城有花陰

因依宵蝶羸變幻脅蝴蝶忽如翦緋帢又似翻
當捉冰寶儻可分仙梯不難躡屢詩僧怪煩我意終
未愜

同舍以筆墨更相遺有詩見邀同作

錦箋舫厝注猩血細藥輕蚊睫爭春雖云晚鬪麗固
將軍白首玄池陰手持毛錐如綠沉千人獨掃杜陵
老百牢欲連東海任中山豪族一當百即墨墅高
臨深孫即精騎故無足長卿倫師那可侵文知良工
須利器豈但美賈緣多金故追老鬼盡三窟已倒霜
松踰十尋於蒐猶存鳳闕卧黃鹿不博鷙池臨清觀
越石已成家始信管城真盡心客卿摩頂利天下脩

竹欲汗南山林儒生意廣亦自苦但有遺迹藏來今
兩公筆陳略相抗往往鉞并張旗參鋪揚功伐借二
物寸木可使齊高岑嗟余絕學久棼弃嘿守三一朝
飛森

松鶴圖

崑崙五城十二樓洪河空注經神州西連仙掌五萬
里一柱上直清都浮琳琅琪碧乃是凡草書華緯寶森
鬱椮南展真人厭嫵媚下勑保命更冥搜元精結感
泱地軸奮此倚天蒼鬣虬燭龍睎露吐珠琲青女歛
轡回春秋上有飛晨煥景之卿雲下有金精石髓之
清流盤根踈節輪囷夭嶠屹不動聲撼倒景雨沛參
雲油睟然和氣發柯葉俯茇芝木齊薰薇當年其賴
盼霞闕戶牖森翠蒼陰搆挺生初不待封植天遣異
質榮仙洲居然神蔡產千歲不但明堂來萬牛台符
兩兩直其上芳菁美蔭被九垓紫清騏驥下擇木展
翮還自青田幽豈無映林光夜供倪啄會有玉沙丹
露飲此絳恰元霜裘巢雲友鳳乃其所昂昂首爲鸞
群謀神霄之境接華蓋永作帝瑞同天遊

晁無數將之録亦近詩有和其兄以道說
之詩次韻以致區區兼簡以道

往登妙高臺千嶂如聚墨煌煌化宮庇立斷鰲足
題與亦不惡嘯詠此浮玉枕糠空在前不謂公肯辱
竟乘南州望聊作信都福吹竽定誰真抱璞安忍哭
高情槩外物不計處與出端如屋問雷障以千丈築
我窮居城南甕牖藩援秃華裾每來過煙語加帛粟
洋洋損篤音珍重同結緑吟毫久不濡辱贈不敢獨
所懇春蠶殷持抗不周觸余初除潤倅會召入書局無維除潤倅改真倅故有此嘲在前卿作信都楊之句
談詩如談禪練性如練墨以道深於名理順喜造墨壯心悟鼈
毛少去作豈蛇足平生甚元龍未信令伯玉十年得
投閑高卧謝寵辱定知貧勝富固自平爲福著書着

名山會使山鬼哭結廬近三休爲米時一出猶嫌佛
場選肯問燕臺築俗人難與言鏡鼈遺盲禿前年客
長安正覓三釜粟塵中一傾蓋爽氣岷峨緑別來更
嵚崟寡陋嗟我獨塵埃篋中書有手不暇觸

復次韻酬葉翰林見寄

渭川十頃青上谷千竈墨縣河供拂石濡筆應未足
公初入承明神采映冰玉孤芳信難羣康士故可辱
虛懷得逢蒙泛愛近籍福終然瞿公題正墮楊朱哭
于今十年後猶作一麾出何當還宣温不用求釣築
遥知西湖柳蔽芾誰敢禿應餘金石文會使天雨粟
留連借三輔夏木今再緑斷文詠公歸悵望非我獨
鸞懷老無堪覽卷百憂觸

次韻寄謝公表韓公朝請

世人如鯽魚自蔽鼈吐墨猩熊亦何罪不衛唇與足
要當時木鴈安問定石玉向來休休翁老去稱耐辱
遥高名自汙卒享清淨福肯爲接輿生叩木妄歌哭
韓公早聞道垢濁久已出終成九層臺不弃一簣築

長安列戟第桐影將缺亮辭治中輿且食祠宮粟
胷中荆棘盡華陵當更線抗塵我何庸勇退公所獨
何如善刀藏聊放虛舟觸

次韻寄謝存之曾公學士

往居闔廬城有客面如墨論文口瀾翻嗜學苦不足
時稱曾校書秀句示珠玉今晨塵眼開來贈忽先辱
風騷窮乃工投閑詎非福言音關感動妙比韓娥哭
此道久荒蕪名家亦時出五言古長城屹若萬夫築
何如丹鳳樓樸斲千嶂秃雖然皆戲劇渺甚一毛粟
付之兩忘情蘭蕙等芟緑聞公會西游顧我陋而獨

和葉翰林送李從事

嘗音真兩難邂逅多契闊一朝潮間容刀三歲歌采

蓴古人抱脩能初不露錐末誠令處囊中談笑堪式
逼豈無識玉人顧恐鑠金奪遂令緇衣好歎迹裁自
脫畫蛇杯已疏志鵠弓遽擾徒嗟湖海上髮白牙齒
豁懷公劇梅林念至失焦渴臨風賦新詩憂思不
可掇

次韻和顏昌葉翰林 七首汎舟溱水目病廢讀書生第三兒月飲杏花下

同許學士元宗幹譽汎舟溱水

高雲下甘澤膚寸即有餘蘐波納牛跡無復鱣鯨居
翰林補天手妙語追三閭聊從潁川借似獻承明廬
坐令嘯詣地不異畏壘墟斯人樂佳政欣若飽稻魚
閉門得長哦有酒或細傾誰云千里隔回薄萬古情
駕言從公遊上馬短策橫塵纓縛我急有足安得行
何當東上都既見心始平爲公賦三秋寤歎空營營
嗟我一寸莛登公五言城時窺錦囊句似發黃鍾聲
往者巾柴車追游卞山村今爲鎮三輔誰吹喧譙門
遥知手種松浸有蒼苔痕許下今樂郊勝事亦復繁
但令足兵食飽煖同君恩長安舉頭見煌煌太微垣
江湖與魏闕一一寄默存正恐受釐室虛懷待微言
許侯蓋靜者無乃祖遠遊着身朝市間淡若無所求

生兒如班伯絕業出金華惱人如添丁索抱聲啞啞
人生各有分豪末不可加丹山無凡穀寒根無早芽
如公翔千仞衆鳥不敢譁將雛一來儀美瑞世所夸
嗟我困冰谷霜枝鬱嘔嗌華顛有二女尔尔聊自佳
今年熊羆夢亦復來貧家平生坐著書每笑括與奮
籃輿一幅巾緩步可當車儻學長史掾修真凌景霞

袁語歙景寰以飛軒

同許幹譽步月飲杏花下

公不見錦衣白晝王誰家郎春風得意尋春忙紅雲步
障三十里一色繁艷無餘香又不見玉川樓李正清

絶夜携仙客通宵陽連天剪刻萬株雪縞裹練帔看
明粧古來勝賞不易得況乃花下延舒光毫端頓挫
役萬物如彼棄葉持鍼芒昔人曲水詠觴處茂林修
竹空宮牆蘭亭今爲佛宮騁懷吊古賴何物翹生風味安可
忘自憐春色不到眼歸臥北窓書滿牀

故人張達明激餉舒木將以古句次韻酬之

憶官古龍舒妙境開禹甸漱流探九井曳履窮四面
山名借居龍谿上窓戸列巖巘客懷劇梦絲撩亂不可
剪時時出登臨款段勝屈產如持古神逕破此牢愁
鍵地靈多草木灌薈森秀輗嘗聞左宮仙蒙筴發珍
璚摛辭叙山精豐綺信無愧幾尋青冥斷時作芙蓉
蹇雲琅未云剖月醴忽以泛回觀豨苓輦市積空曠
嵷至今阿連功焜燿華陽與竇當神而藏正恐知者
鮮豈同西河方但取一笑莞力驅三彭仇況比萬金
腆芳腴散靈柔坐使百痾遣故人山中來雅素過河
點應知歎覓腹豈復禁平茗盌輕颺不可獨分送勤
折簡新詩出強韻趣步不容挽徽吟復小啜氣味清
而婉何須養生論樂石問中散

雪中與禮部同舍過葆眞宮

朝來青霞城湧涌爛銀闕悠然眄天宇晶瑩欲冰徹

虛空無表裏白照混日月九區絕纖塵爽氣爭粟列
初疑驚林境琢玉憧星飛層人間出靈苗頃刻皆秀發
不知皇季氏羽衛森幢節風振長空襟珮劇飄瞥
真儻足接地險穢盡平潔坐令三千界一洗聲利熱
偉哉此遐觀曳履到濛越池臺靜相照湏洞失坳垤
仰窺軋坤大未信東南缺要湏風露腹始稱此清絕
安得垂天鵬一跨眇空闊

虎圖

山深草長鬱嶋崒俯仰蕭森藏雲日於蒐一嘯谷風
生舉頭爲城顧爲鼓鼙蓁萬不采中梁柱雉兎麏猿亦
蕃息它山豈無三萬伊跋狩直上無難色朝游蜀牧
行葬盡暮投斤谷千林赤乃知鳥獸有折衝不獨驁
翰空粲百何人寫此出林態巖電眈眈氣深寂書堂
高挂走螭魅不怒而威如有德流傳影象一如此大
勝留皮配圭璧古來眞虎不易逢僕姑誤沒南山石

春日與會要同舍會飲西園

今我忽不樂篤言及陽春西郊桃始華未動車馬塵
名園開綠野氣象淑且新相從同舍郎珠璧驚市人
垂鞭度長楊和風拂衣巾時花靚無言草木含晴薰
迢迢西莊鏡似與江南鄰漾舟入天境不辨水與雲

誰移呼猿澗亂石瑣怪珍奔雷轉三峽可漱不可渾
止水照我心流泉醒我神終年九衢客一洗聲利氛
歸來卧蝸舍夢墮吳松濱

和滕子濟考古圖

我生百無味志懶欲捐書脩然謝糟粕款倪萬物初
平生蠹魚閒習氣未盡祛朝來覽千古似歷仙公壺
權輿自四目雨粟號靈魖天球周序陳科斗魯壁餘
切玉有至理范金足良模彭亨屹漢鼎璀璨羅商瑚
初疑鳥遺跡忽若龜負圖典刑尚可見聊用舉一隅
讎思楊子雲語默與道俱豈無載酒人相對時軒渠
續胡公鏞程常疑老蚌殼浸潤成蒼玞毛堅踰鶩池
全毛故陁百氏圖泓澄九經淵墨海不復見柯喦那
可窮星稀涵緯象眉綠生春妍程規模異鎔鐵濡寫
殊懷鉉正當秋鬼讀發此霜松煙毛一從毛褚遊幾
作蠹魚窶微辭想妃子搔首懷張顛寧同李生瘞聊
以利昏智禽魚逐甘香鼎俎笔靈桂請觀垂天鵬翅
繳安可冀

龍尾硯同毛彥時隨聯句

歙水清以馴歙山文且堅程誰持玉斧琢製此月樣
圓想當結繩後要使鳥跡傳雕鏤見骨格豈與瓦礫
全毛故陁百氏圖泓澄九經淵墨海不復見柯喦那
可窮星稀涵緯象眉綠生春妍程規模異鎔鐵濡寫
殊懷鉉正當秋鬼讀發此霜松煙毛一從毛褚遊幾
作蠹魚窶微辭想妃子搔首懷張顛寧同李生瘞聊
續胡公鏞程常疑老蚌殼浸潤成蒼玞毛堅踰鶩池
多水十手寄所宜池亮激墨色雲氣開毫聯翔鸞及
垂露逸勢徒飛鶩毛誰云過珪壁或用磨戈鋋吾今
欲焚棄負耒歸園田程

泛舟鑑湖同趙來叔子泰趙叔問聯句

鑄貿謝銅臺挺紛紛況多僞濁雀同挹鸞程琳坳隱
春風卷三江雨雹暗奏望今晨風日佳遠目聊一放
浪問叔澄陂撥寒醅疊巘展新障致道人情韜愉悅天宇亦清曠遊將一葉舟遠破萬里
與矚孤漾叔問停雲冒山巔新綠浮天上枯楊吐輕黃
歌岸抹晴漲遠水沒輕鷗轉禽變圃吭鑑湖清可啜

戢業柔堪餉宋叔時當枝禊及路柏蘭亭櫚當豈無謫仙盃
聊舉劉谿榜門叔吟牋灑餘研茶竈發新煬尚祥寫幽
憂蕭爽絕纖埃年華自繁穠世故足悽愴致道吊古意
雖遊感時心自亮宋叔雄濤折東南舊牒分霸王梅梁
寄遺靈禹迹疑可訪星分九土毛帶挽百川澤胼胝
識神姦玉帛來崛強規模至今存形勢亦云壯致道贍
嘗信焦思金範徒審象當年浣沙人絳縷起窮巷姑
胥去曾臺榛棘遶青嶂彼姝者誰子婉孌固難忘撫
事即元龜終古可懲創門叔永懷文靖公造廈得良匠
平生滄海志顧豈矜帕悵笑談遣諸兒百萬皆膽喪
道致觸目發長謠懷人獨惆悵宋叔又木想八分登山知
幾兩風流四明客投老志蓬閬玄熊殊夢閒鳩鴿比
狂尚態懃瞻陳迹忧慨有餘快致道雲雷正經綸兵甲
相磨蕩虎貔驅七萃鷲鷟張兩廣帥維丞相度餉倚
晉公滉足食佇流錢宣恩同挾纊顧慙已么麼安處
官冗長短拙竟何裨恩私誠謀隆猶能樂閒適深恐
遭譴讓門叔故應方虎闈不乏廉蘭將祕計走關氏奇
功收跳盪無煩泰庭哭坐流楚軍張何當濯龍津歸
擁雲臺仗官儀見炎靈王氣蓋芒碭專車戮防風掩

骼收魯項道致祿山終自焚僕固胡能誑宋叔雍容兩宮
還娛樂天下養弁會肅息越花深度雞唱門叔馬牛縱
山林弓矢戢寰轅道致錢鏄待豐盈璽韁更勞廷周室
已再安漢業欣重翔宋叔返予綿上耕酌我兵厨釀致道
昂昂妙高叟辭藻舍人掾方爲東山起朝論深倚仗
金昆固神秀獨立起輩行深嚴職右府折中歸至當
伊予最畸孤艱阨隨所傍幾驚虎尾履分委魚腹葬
偶然還一處已幸神所相剔復陪清游快飲吸長江
門叔深慙抗塵容豈敢窺雅量文衡久已持宗盟從此
亢騄驥政賸驚鴛駱徒頡頏雄筆掃千軍榮光高萬
丈清朝尊陸廉群枉望戶向偉節素推高嘉言行更
讜定應謝通客終冀寬俗狀常貧固吾道共約耽歸
鞅宋叔中興百六椽麟趾豈神況便便飽經史婉畫正
所仰勤勤照黎青豪俊喧帳緯如何艱危中骯髒容
跌宕軒裳欲吹龔文字堪覆醬數奇豈無雙妄發坐
少憩逍遥滄園莊濟泊竹林向重來縷塵纓夜鶴空
蕙帳會蒙予雲嘲未免王戎遇致齟思京國游幾作
榆枋搶無聊每過君廳豁資直諒朝野時歡娛金石
日擊撞月遷惟佐幸朝奏坐誕謗寢新積憂思把酒
亦愴恨斯須失和平古候奏天梧狂瀾齟四冥覆簣

安得抗顏真令幾坪奘問豈期愕鯨波覆
北言輕颺秋柬談追正始音句屬郭中唱致道融金無留
礦探珠驚老蚌秋柬更須月團團迫此春盎盎還携玉
色鄰共理黃篾舫致道清文韻韶濩雅好羅紈皂振衣
躡紫山一濯惠風暢叔柬
會要官集西池同舍翁挺作詩次其韻
獲犯湖名湧空碧魚龍濯晴波游人與春競祭此西日何
緬懷散花洲青笠委綠蓑當年漁樵侶問我何時過
依然五湖境亂眼煙雲多恍疑三壺夢欲繼七字哦
恨無石心兒慨慷叩觥歌時英滿四座自許皆隋和

翁子獨不語詩源瀉懸河不作杜陵老眼寒驚綺羅
道山堂後小桃著花頗有幽態
春陽入花骨踈葉皆昌豐蓬山足松檜不作倚市容
小桃三四花耀秀冰雪中翁顏澹無言綽有林下風
無人對清賞似笑華髮翁老來懶尋芳掛杖無青銅
不知春色深但怪風日融頗聞西郊路欲作朝霞烘
何須逐流水有馬如遊龍驕驄哦新句醒醉同一空
當年元都觀桑麥棲殘紅却顧此幽絶蕭然對繁穠

北山小集卷第七

北山小集卷第八

信安程俱

古詩八

分題得舡子和尚一首 同宗正江少卿緯彥文周北郭試仲愚之趙編修于畫叔問

洪波鼓滇墅浩浩包神姦安知五濁海平地即九淵
此老獨安住蕭然五湖天勿言一葉舟中有宇宙寬
我昔初吏隱掌中視包山垂絲月明夜獨立無往還
當年夾山人付此 尺笻安知巘瀾口終日本無言
避暑村舍戲踏杷頗作

試踏百齒杷悅如乘風舡毓覩不自持尋丈得仆僵
牛驚更疾走天全偶無傷代斲既創手學製安可常
田翁一笑鑿何日千斯倉

漸寒補治籬壁防盜戲書

元龍湖海士豪氣老不除龐公解脫人法界一蘧廬
寶藏且不顧家資何足儲一朝四壁空聊與妻孥居
今我貧病老視身猶贅餘室中亦何有但有數篋書
飢寒士之常肯歎食無魚一官有微祿二頃亦可鉏
騰騰苟任運水到自成渠

叔問觀韋蘇州詩至蕭條竹林院風雨叢

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迹絶燕居日已
久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群書時來北窻閒
以爲適與景會寫以寄余因用韻書懷云
憂時鬢成絲念遠心欲折年芳豈不好花下輒愁絶
衰顏有時丹病指不能結來往但鄰翁奇書每同閱
傷前輩諸賢無存者復用前韻
崑岌玉山顛磊砢霜松折群同冀北空絃爲鍾期絶
鞭從晏嬰執禮慕王生結往躅那可追我躬方不閱
自寬吟戲効白樂天體
武陵謫九年下車仕三已或寬如拘囚或了無慍喜

吾生憂患餘年忽及耆指偏癖未全安抱病更五禩
進爲心已灰棄置甘如薺坐狂合投閑俟老宜知止
向令身安健不過如是耳每思古窮人我幸亦多矣
照隣嬰惡疾羸卧空山裏纏綿竟不堪抱恨赴黽水
文昌兩目盲無復見天地簡編既長辭游覽永無冀
吾今雖抱病憂畏非頓委時時扶杖行積步可數里
校之卧床席欲坐不能起雖扶不能行懸絶安可比
時從親故談亦不廢書史右臂故依然運筆亦持已
參奮境變滅毗嵐風訪舊半鬼錄榮衰等虛空顧我
老且病商搖頭欲童念予方頡頏金僕姑犀兒貫七重光華得廣使周浴廣莞聰黠虜
詳觀動息間儻有全安理侍祠了無庸竊祿愧索米

借居浮屠宮非村亦非市廷堂甚弇塏高屋敞窻几
如林接溪水眼界頗清美嘗聞天地閒禍福更伏倚
藉令衰蹇身終老只如此何須苦嗟咨未必非受祉
形如支離疏飽食逸終世目盲如衆人全生免惱使
平生嘆遠遊今我在桑梓田園接家山區處及耘耔
平生困鞅掌今我恬無事寢興縱所如出處不違已
病來益萬生對境空相似永無貪欲過稍習衛生旨
不爲六賊牽豈受三彭毀人言病壓身性性延壽紀
大鈞默乘除萬一理如是安全固自佳蹇廢亦可尔
死生猶窮窘況此一支體細思安否閒相去亦無幾
漢太守刺史部至歌者望見車吸吒楚歌令得呼類此
故人忽在眼四牡來城東閶門
如何不釋然萬事付疑始
次韻和叔問古風送曾吉甫提刑
旅鴈覺紙窻白鷗舍語匆匆傳呼動林野楚歌已三終
雀可羅繞舍森高蓬如何不我遺臭味固所同昔別
金盛日華戎文軌通豈意喪亂後暗言復相從知君
鮑新得節御名過南容蕭然氣深穩隱如神藏鋒向來
參奮境變滅毗嵐風訪舊半鬼錄榮衰等虛空顧我
老且病商搖頭欲童念予方頡頏金僕姑犀兒貫七重光華得廣使周浴廣莞聰黠虜
詳觀動息間儻有全安理侍祠了無庸竊祿愧索米

將革面天方誘其衷皇明並日月塵霧不得蒙遄歸
侍幃幄海嶽增深榮儻因東飛冀一訪白髮翁時哉
不可失決去如驚鴻

贈別吳悅宣德 并序

余客都城邇遐咸至河南吳誠伯偕寓興國僧舍其爲人
樂善嗜學練熟世故徙居薪春適再世耳而薪春人
至都下者無賢不肖必來問訊其廬所傾下往往知
名士故舊有以急告隨所厚薄賙之誠伯自言尉光
山時捕得強盜十許人當應第一等獄具部送府盜
親戚望哭道旁或扶老携幼號戀不忍聞誠伯顧盜
非素猾賊爲人害者一旦迫飢寒適爲盜乃陷重辟
耳因以盜還送縣稍緩其獄父之皆得不死賞固不
論也凡此過世俗遠甚今茲同寓僧舍者至數十人
乃獨見親厚此又何也余謂官東歸誠伯從余索詩
爲別匆匆不暇還家作此寄之

陵習中若懸鑑圭角不自呈上官閒中悵石老故游倦飄蕭
數星星崇山古惡地無乃煩答榜音彭石映宗振育子忠有時名早死程翁
煩專嘿兩版畫夜扣時時繫烏帽匹馬挾二豎安知
剎那閒一卧不復興裡典之其餘復誰在誰與交忘形去
駕雖結轍來檣競揚舲懷君尚留寓京塵染裾纓其
誰念又要佐子飛且鳴況君緇衣後世故飽所更會
當力推挽橫絶非階升却顧五湖上有人方耦耕

焦秀才出舊作送李世弼佐吉詩李侯舊

見知今亡矣覽之愴然爲和一首

李侯使東南談士不容口傾倉鮑元元倒屣先九九

虛懷無故新盡下商可否擢文真黛驚致異自科斗
臨人武城宰薦士河南守當從古人求敢用時輩偶
如何二毛初萬里流絜酒悲歌不成章千古一揮手

酬焦秀才一首

焦生老儒冠耳目接前輩詞源如春水浩浩漲清渭
長篇極春容島可真瑣碎人生各有趣相笑等醒醉
胡爲嗜文章未作速化計明珠枉投贈懷袖欲三歲
今晨雪寒門剥啄驚熟睡軒昂開劇談良足尉幽悴

送林德祖致仕東歸 并序

壯而仕老而歸理也士溺於仕故困而知返病而能
休老而知止者世則猶然貴之若德祖於斯三者無
一焉然去官如脫屣是乃真可貴矣德祖方未仕以
學行有盛名四十起家至爲部刺史所歷皆儒官入
糾天府於今爲要地年始登六十茹蔬飲水神幹儼
如也一朝浩然有歸志退自府舍不謀於朋友不告
於妻于夜半狀上府晨朝可命下斯亦奇矣余行道
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掾叔書道德祖掛冠勇決
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憒聞之灑然如挹
寒流而濯清風也而或者疑焉余曰子無異也士溺

於仕久矣其視爵祿猶飢者之羹渴者之漿豈梁渭者之赴水
泉寒者之陽而暍者之陰也意若擧垂綆而上千仞
不可須臾置也今乃有人員通博之才居軒冕之會
非有宜去之年不得已之事也然且一朝云之彼以
夸競之心計之是豈不可駭而疑哉且仕不仕何常
之有德相非爲亢者也非要利者也徒曰適吾之適
觀德祖之去就重輕亦足以振士風矣夫仕者畢心
力以奉所職處者先廉退以風士類是皆有益於時
者也德祖豈不賢遠於人矣哉既遇諸淮陰舟翩然
東使人有冥鴻之歎因爲詩以附諸公之末云
浩浩聲利閙靜躁同一區排肩日中市有類逐獸趨
中朝尺寸地衆睚咸睢盱安知大雲客出與飛雲俱
翛然棄之去初不計卷舒紛紛軒裳士瞠目口爲呿
莊然更歎息不間賢與愚乃知楊少尹未足繼兩踈
時當老而傳不失仕且居非同會稽史苦誓田簡書
不比狂季真索身憂病餘者年了無事方當騁高衢
投簪逸湖海沛若縱壑魚雖無揮金事日者誰公如
清風激多士故是明時須恨無秉詩氏儻有東歸圖

送太府宋少卿京赴邠州守一首

使君西南傷挾瀼陽臺春聲稱動華省故是青雲人
時於鵷鷺行軒昂見長身向來清官曹往往席上珍
聊憑五經筒一校九府緡寧論尹卿筆有志不自伸
探懷出銀黃笑指滄水濵房公嘯諾地廐吏持朱輪
懸知涇渭閱廣畝連高囷洪河潤九里坐息西羌塵

時寺監局務皆以中官總領宋卿按行左藏庫故屏使一二人總領梁平仲亦出守

周太博推乃詩見投作詩酬之

在事常鬱鬱拋官意揚揚安能屈五斗秉耒庸何傷
往者永康令棠棃遠相望棄魚得鯿尾縮手生背芒
願以三寸舌橫流制湯湯攜具驚曼倩長裾識鄒陽
馮軾下賊壘頹雲如壞墻

少作

初秋

金天卻炎威二氣始交戰雲奇未摧峯江淨欲呈練
曉風清蟬腹宿霧凝荷面涼氣忽侵衣庭花亂如霰

庭中紫薇甚盛

新涼發巾裾欣此清夜永寒蟲如泣恨秋唧不可省
急節度霜砧疎陰閟桐井林搖澹月碎葉颺幽露烟
坐久睇空庭流螢點秋影

秀峯遊戲効李長吉體

玉龍衝碧縈山脊蜿蜒踏龍上穹碧神奇鬼巧鑱高
青露壓春煙染山色舉頭便足千里遊太湖萬頃涵
天白剪霞噀霧濕青紅錦擷花礎明清空松聲拂枕
破幽夢冰輪逗滑寒朧朧殿角聯珠挂星斗透冷飛
光射疏牖古香飄桂夜陰陰雲樓報曉生銅吼摧頹
羈客青山人悠悠九土飛紅塵眼前歷歷千古意琴
臺不見吳宮春

過顏幾故居有感

幽蘭忘當門野馬難駕車顏生跼跑士一跌不可扶
少年豪於文自擬靈地珠生涯寄罇酒醉日隨飛鳧
與來不停筆似覺膽力麄開胷吐奇秀漬湧春雲疎
嶔崎四五十不挂薦士書漫滅衡刺佯狂阮生途
拂衣苕溪上茅廬客東吳懸鶉冬不完脫粟牛未餔
醉中有天地別是仙翁壺惜哉不羈才白首甘窮閭
平時同袍客半在青雲衢音塵邈山河豈顧壯魚枯
羈棲風塵下日月雙馳駒誰知聚沫身倏去不可呼
死唯一函土生獨四壁居寄骸無尺地傳業無遺孤
詩人多命薄此語或不誣吳天千古月空照酒家壚

登凌歊正在塵歊歊臺本宋武帝凌歊臺
事錦袍何處想靈遊鰲島分一島來平野鯨吸長江帶
兩州手決飛雲天作幕坐侵寒露月垂鈎向來時有
千巖夢對此渾銷萬古愁醉目歸鴻天際沒地高空
闊更宜秋

同趙子雍過朱元益耕樂圖

秋風脫葉盡弱質例可憎樂圖森老木深蒼鬱奔騰
中有白眉子貌古心亦澄歲寒儼松筠豈直朱絲繩
籃輿一尋訪相攜得良明促膝對軟語況憂釋春冰
斯須接詩戰掉鞅苦不勝羨子醉經史吾方着弓矰
白眼安取轉尊拳恐相仍見子意已足何須酒如澠
慙君傾家釀幽亭暮方登但怪一林白孤蟾自東升

送朱伯原博士赴太學 癸酉

朱公將赴成均時炎六月雲峯奇閶門鼓聲催畫
鷁陂塘藹菡萏方華滋朝雲回首暮雲合汗青嵬磊磈
巖扉先生顧此重惜去片帆未肯乘風飛賤子乃前
致以詞誠知去曾心遲遲丈夫出處會有時從來猿
鶴焉能知醇儒況復生盛世終老巖穴將何爲公其

去矣莫回首君王仄席思賢久公懷慷慨善哉言挽
舟便出楓橋口

送朱伯脩延年入京秋試

朱生西遊不負書堆胷自有一千卷囊中亦不貯黃
金肯學癡兒事遊宴會稽要待買臣歸洛中須使張
華見扁舟去日春正深嬌紅嫩白粉成林沙頭酒盡
一麾手黃鸝亦作離群音明年射策先髡傑畫繡還
鄉春事歌剩沽美酒膾鱸魚同醉垂虹亭上月

雪中口占二首

萬木號風雪未乾畫簷冰筋水精寒日高丈五猶慵
起夢到江湖理釣竿

一夜滿城三尺雪寒林枯木盡生春盆池水窄成冰
鑑庭竹枝低掃玉塵

北山小集卷第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律詩

和虞長洲遊虎丘

尋壑復經丘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葉最知秋
虎去黎蘿盡龍歸蛙黽愁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遊

移竹　庚辰

寓目無清致興懷要此君影移千畝月枝散五湖雲
鳳實和筠得龍苞帶籜分傷根同栢大剪葉異芝焚
拔篠衣露粉連鞭紋虛心寧擇地直節任雞群

但欲通三徑何須比萬鍾

和友人陳博道師仲司錄遣興之作

急景去不返宦遊心易闌死生交道絕冷暖世情看
適俗須多可隨緣亦大難一年還欲盡三界直無安

沙塞松江　和韻

三江既入今安有萬化無端去莫留解虫蚌失波枯作
岸蛟龍移窟見沙洲水窮范蠡扁舟迈海變麻姑兩
鬢秋通塞正應天數在荷蓑持鉏直堪愁

曉起　四文

霜林一望極空寒曉鼓催人覺夢殘黃霧滿晴江渺
渺勁風翻景露溥溥奇觀引篆新添火駁密勝簪慢
整冠藏拙懶便惟少事興來閑借遠山看

餘杭法惠院荊文公書堂文公康定中讀書於此　辛巳

鍾山太傅起從龍鼓動風雷指顧中未見圖形求傅
野豈知徒步客新豐青囊曾訪浪迹老　詩逸遊登當於此乃餘杭山中也
白首唯餘擣藥童　寺僧言文公多養疫此堂當時給侍童子今八十餘做矣藏壁故應留
斷簡至今山鬼慟悲風

送蔣主簿入都赴試一首　壬午

東南貢吏榮騶郎一馬驂驂容路長袖裏山林洗塵
未史行恐飢來驅我去也遮西日上河梁　蔣有名畫小軸常置懷袖中圖

罷吏容郡城已數月滯留忽已歲暮浩
然興歎作一首

一行作吏向吳城五見蟾陽上薄冰魏闕覲三章堪自
約鄧林棄百尺敢言登挪撤秖送人爲郡嘗媚鑒昔初非
我負丞鞅掌棲遲俱害性不知騏驥欲侵凌

寒夜遣懷一首

強醉重雲欲散遲三更飛霰忽驚麾大呼何與癡人

事此意多應洛士嫌出戶仰看天漫漫持盃愁作夜
厭厭消除心事都無處下盡中軍三百籤

高郵旅泊書懷寄淮東提舉蔡成甫觀兼
呈鄭使君弁三首 癸未

久客頓自厭長歌胡不歸來書方有適捧檄定焉依
塵裏音容改山中信息稀十年長漫浪深覺負荷衣
命矣周南滯時哉冀北空居無刮目視動有轉喉窮
泛宅如蠻蜑書伴盡蟲飄蓬故人念賴有繡衣公
長夏熱欲死迎秋氣已清蚊蠅任來往螟蟘尚縱橫
行止猷人問棲遲真自驚使君高義在解榻見深情

喜雨呈鄭高郵

赤地無遺粟懸知一歲空乖龍忽解事死虎亦爭功
時鳥卿用歌豚法祝虎骨龍沖中至是兩土燥財雷隗人安未轉蓬翻思瀉東
海何計請天公田畝膏腴闊河流脉絡通邦人依豈
弟指日望登豐

人日書懷兼寄吳中三二友 甲申

東西南北走紅塵又見江淮草木薰小謝篇章成盡
餅卧龍功略付浮雲 孔明為孫權畫承望之策及謝惠連為司徒府法曹時與予今年適正同接遷
枳棘今如許嘯傲冰霜賴此君 左湖多竹所居有修竹千箇 倪仰折簪
成底事故交千里漫離群

許主簿見和過有推借再作奉呈

身謀自昔須三窟世味端能敗一薰醉裏閑愁濃似
酒春來歸思亂於雲松栽尺傳廬老巢實方將訪
許君 見許連遊與王逸少書 却喜雲孫共來往扁舟時入白鷗群

用前韻作招許主簿

風騷無復見黃初尚想應劉載後車病骨不知緣底
瘦愁眉時得爲君舒動人春色來隨鴈入眼溪流靜
見魚嵇有此中多好句可來茅閣試憑虛

謹追和諸父留題雲門聲閘梨經閣詩一首

傑閣護真文金僊妙大雲風林終日說露柱一時聞
谷暖春先到山高日易曛經行寖宴坐華雨任繽紛

適軒 庚寅歲郭卿求見遨同作

厭苦常從樂未央不如要足兩俱忘當飢糲食遺三
鼎便一體締袍勝五章夜雪扁舟千嶂淨午風高枕一
窗涼飄然自適非人適肯受軵駒六尺韁

謝江仲舉惠酒 乙酉

山城無物可忘憂但有平原病督郵知我囊中無白
水煩君若下出青州芳甘未謝三年醞傲兀能消萬
古愁會待東郊春意動鳴鞭乘興草堂游

次韻張祠部見示 丙申

大滌先生不諱貧驅雖白臉長春三江魚美東曹
後二柳泉甘慧曉鄰南史張融與從慧曉並宅云云懷祖歸來無長物挂
冠誰復並清塵自怜出處俱違性旋結衡茅寄此身

章僕射山林見寄

王子池臺迹已荒年來華犯御名壓高岡長林不礙千
山月老榦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快緑水
記南塘蝸廬却憙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此地本綏王端子園亭

次韻張祠部敏叔游滄浪蘇子美故園

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驎雖在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
在却嘆張羅事已陳稍置曲欄穿徑竹別開高閣俯

汀蘋拏舟更欲陪清賞要看毫端藻繪春

次韻鄭大夫半隱亭

脫屣歸來稅兩轓信知塵世有蕭閑幽亭似近郎君
谷捷徑知非少室山歲月優游真得計風埃顛頼獨
何顏園林日涉仍多趣坐看雲飛鳥倦還

哦詩夜坐餅罍又空無以自勞寄吳興趙

司録江兵曹

詩成不直一杯水年大當懷千歲憂何須中令能強
記正要將軍爲破愁故人又負立墾志公子欲尋梁
宋游相逢儻有蒲萄緑肯向西涼博一州

九日寫懷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
已五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剥啄亦從烏帽自
欹斜眞成獨坐空搔首使登高孤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次韻葉翰林見寄

雅望清班亦醉翁暫令槐閣戍鈴空更評它日歸賢
守畫諾何人稱治中蔡州今爲汝南郡故得用汝南故事便合追鋒來就日
已知投刃有成風貽詩千里兼金意相望千古一涪翁還向江湖四壁空病木自甘桃

李後野麋難着鳳麟中未成下澤還鄉里且寄窮閭
蔽雨風舉世知音常契闊中年契闊悲歌沉抑爲誰雄

傳國華從使遼東已事還朝拙詩送別二首

夫君曾次有天游笑指滄溟寄一漚正使叩舷歌小
海不妨安席詠洪流翩翩聊試千金學剌剌應慙萬
里侯歸袖飄然望華闕獨留珠玉照遐幽

哦詩夜坐餅罍又空無以自勞寄吳興趙

向來南北歎流年十載相逢走道邊作佛頻慙靈運
後着鞭猶恐祖生先彈冠豈欲夸三組須臾還思受
一廛默計此身端未了別懷撩亂故依然國華造道極深和俱憂戚

滋甚故有大游作佛之句

窮居苦雨

慢膚便腹輙踈慵睡足茅簷日過鴻墨客縱令三尺
喙未奴何似十年功門前羅雀非吾病籬底生蛙不
世窮舊雨來乾新雨漲可憐愁絕力田翁

謝張敏叔餉陸子泉

接輿叩木狂歌處猶有清泉出翠微不學癡人供水
遽肯分餘潤及柴扉七甌已辦煎茶厄三咽能忘啜
救飢身寄吳門聲利窟更思冰洞濯塵衣

張敏叔得請謝事欽仰高躅謹成口號

富貴紛紛有底難乘時如探囊中丸高人不啻曇華
清寒它年仄席思耆舊矍鑠猶能一據鞍

晚雨菊 次韻張敏叔和

異質寧當雜衆芳故留寒蕚度微霜三緩何必分靈
見晚節誰為趙璧完且喜芝蘭俱秀發不嫌松桂愈
樹九畹那能擅國香不惜繁英供夕餌肯持佳色媚
朝陽徑須移奉華堂燕路草多應愧又妨

葉內相赴淮西

向來英妙厭鼇頭去國三年白髮秋蕭傳豈煩更吏
治賈生元自贊皇猷高文已得江山助遠業寧為管
晏留聞說云亭已除地正須掾筆紀鴻休

江仲嘉仕吳興雅重道場山長老惠頩仲
嘉之樞以八月十五日至山下頩以是日
告寂

道人非復世聞情居士空留身後名共擬凌雲成一
笑不妨乘月話三生桐鄉定有蟬衣在葱嶺遥知虎
錫鳴耿耿幽懷無處寫眼中泉石記經行

覲王君玉侍郎集有酒明詩次韻

簿領青州掾風姿麴秀才長頩拍浮手持贈合歡盃
屢舞回風急傳籌白羽催深懃偃師氏端爲破愁來
九日陪章湖州飲致平援登道場山汎舟溪上

九日登臨得翠微拂天松竹引丹梯神游八表層霄
近目盡千山落日低人散飛雲留畫棟舟回初月照
清溪故知王謝風流在吹帽何人醉似泥謝傳王大令嘗爲吳興守

次韻趙叔問對雪共酌有懷江仲嘉之作

悵然身寄一山川玉宇銀墻憶我前便欲乘風向寥
廓恨無新句落雲煙延枚座右頩虛席訪戴人遲歎
獨賢余至湖江仲嘉過波撒之會趙二公皆嘉客故以鄙枚爲況通想宴頩對秦望朝來清
思浩無邊

癸巳歲除夜誦孟浩然歸終南舊隱詩有
感戲効沈休文八詠躰作

北關休上書
說將且不暇千時真自疎深慙叔孫子未辦茂陵書
正自飢欲死敢言忠有餘平生刪畝志本不羨簪徐
南山歸漱廬
故廬今茂草新舊名美茅茨父負泉石約空令猿鶴悲
一壑端可共三徑復誰期會結志年友耕雲茹紫芝
不才明主棄
沃壤有多稼良工無廢材固知時不棄正坐老無媒
病騷終難駕寒花不易開古來天下士取次沒萬萊
多病故人疎
北山集九 九 王榮
膺足懶難寄鷄栖出厭頻路長時有夢人遠遽如新
膠漆唯窮士雲泥隔要津罷罷亦何病懶放任天真
白髮催年老
轉眼過三紀搔頭見二毛先秋同柳弱早白誤山高
種種從渠落青青竟莫逃形骸姑置此痛飲讀離騷
青陽通歲除
顚頓身仍健崢嶸歲又窮天寒春未應臘盡雪初融
萬化豈有極一生常轉蓬誰知元不動日月自西東
永懷愁不寐
腦膊南枝鵲鏗宏半夜鍾遼遼數寒漏卬卬類吟蛩
馬革思強仕牛衣慕老農蔑此身何處是展轉聽朝舂
松月夜窓虛
透隙風號屋翻簷雪灑窓遥遥遥知迷九澤似欲卷三江
引睡緒書秩流愁泥尊酒缸無因踏松月癡坐對清釭
避冠村舍 戊申
再脫兵戈裏全家走路塵百年同是客萬事不如人
幻境終歸盡生涯正要貧故人知在否魂斷楚江濱
冠至之日江子支趙叔問通泊舟江口未知今在士
哭王元規
華顚傾蓋便忘年信有烏衣不乏賢滕上中郎名譽
北山集九 十 王榮
早湖南司馬歲時迂去天尺五非無地擊水三千竟
莫前啓腐五車真底用人琴寘漢付重泉
和答何蒙聖刪定
留中林壑寄商顏門外紅塵了不關年去人猶昔人
耳身游才與不才間與君同覺夢中夢顧我長嗟左山
復山何日方舟歸里社韋編應許試窺班 蒙正深於易學
江仲嘉書稱去常山靈真洞半里許得林
壑殊勝予記昔過謝原道中亂峯峭壁間
竹樹蒼翳令仲嘉所稱得非此耶因寄百
二十字

聞說靈真路旁開小洞天蒼巒閟清境陸地接飛仙
壁立驚猨挂松枯老蔓煙磴盤三徑玄牕屬五便武陵迷漢魏妙惠斷山川
勝絶端如此經營欲老焉焉魚幾折展命駕擬加鞭
易禿三千丈寧辭四萬錢把茅應早計拱木歎流年
鴻鵠須塵外鸞鵷自日邊人生各有在雅志共超然

鄒侍郎挽詞二首　辛卯

纊貊人無間鄉閭行益尊芝蘭有餘化桃李竟無言
逺日來千兩它年歎九原死生如可作安用百身存
夷跖雖殊趣彭殤共一歸投荒萬里再乘化百年非
細行皆無憾常言亦造微秖應存信史千古有沾衣

與蔣子有道丁丑相從吳下之適感而賦詩　甲午

三徑旁臨招隱谿子真池館叩林扉孥舟夜雪多乘興步屧春風每醉歸居舍相望一牛吼官塗常作二鳧飛試尋邀月持杯地共覺勞生四十非

暴書會和陳正字磷觀御製書二首

龍檢金壺記子年寥陽宮殿玉虛前三元初識皇文祕八法爭看御墨鮮叢簡舊藏丹藥篋群仙疑近白蛙泉隆樓縹緲侵雲漢神物撝呵衛九天

送朱職方希亮出使利州路二首

許下多名士朱公盛德人懷文深自匿謀道不求伸
雅望臺中妙宣恩劒外春聊憑巴漢水一洗九街塵
星使出文昌仍分古華陽過家真畫繡擁節異懷章
泛應超餘子深心即道場前旒須獻納早晚侍明光

和江仲嘉見寄　壬辰二首

華門蓬舍不知春車似雞栖顏有塵千里傳情望雙鯉一杯和影秖三人交親離合同猶夢燕身世飄零危獨鶴綸四體不勤心擾擾擬將玄旨問吳筠（江修練故有此句）
寒谷應殊尺五天鹽車無復望騰驁至人未免填溝

字疏發明指趣未見其比

聖蒙聖時年五十

聖深於易道於荊文公

乙酉歲歸里中始與交蒙

唐孟浩然故事須公一節趨環召猶及昆明百步荷

沈祚

黃暉

衛尉丞庚子葉勤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

北山小集卷第九

古律詩

酬顧昌葉內翰見招 丁酉

何蒙聖渙詞二首

倦遊初返北山農一面志年得此翁易學知公無復幻空本自無生今豈滅不應吾道有西東

過詩窮如我敢言工安知接迹金蘭直便作回頭夢金坡

旅舍寫懷

半世江湖寄此身冰墟何意及陽春離騷痛飲非名士款段還鄉亦善人病木作花真強活長魚沈陸恐摧鱗清時英俊如麻葦敢歎長年甑有塵

酬葉翰林喜某除官東觀 庚子

冰谷難通杜曲天淺聞那識絳人年揮斤始免從輪扁操牘寧堪佐史遷正恐商樊議浪仕可令齊魯歎與傳箋箸挂壁空回首林有孫枝竹長鞭

列宿羅胷妙補天巨鼇峯頂考蒼年致君舊擬唐虞上去國徒驚歲月遷夢筆絲綸建瓴下甜棠膏澤置郵傳平生傾倒燕臺意可使英豪慕執鞭

送葉善卷致仕歸吳 庚子

衛尉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紱向江東秋鱸正與蓴絲美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與

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

和同舍雪晴即事

雪消晴沼漲微波一局支楸北爛柯塵外清霄三島近日邊春色五雲多不妨窈窕眈書癖時遣槍旗戰睡魔淘湧詩情何所似九軍雷動伐鼉鼉

和同舍上元迎駕起居 辛丑

瓊苑仙名浮空錦作山五門通北望金鑾燭龍飛慶崑丘曉玉斧修成寶鑑寒便覺冰荷回暖律恍疑雲翼傳靈九都人喜色瞻鸞蓋更擬交光雪未殘

和同舍夏日四詩 辛丑

寒暑不到處翛然天地中夏冰聊善幻性水自真空

松壑凝寒露荷燈障遠風裁裁欲千仞扇竭意無窮

清水

曉來風破睡天外失參橫雨作刻漏下人思江海傾

林塘回秀色塵市亦驩聲漏屋吾無憾聊蘇秉未氓

暑雨

夜氣接平旦微涼生太虛庭槐秋影動簷月曉光餘

執熱寧無聞探湯固有初斯須銜燭轉汗漬羽陵書

晨夜

赤日不可度紅塵能許深糞除知有意垢淨亦唯心

葉落石門曉花殘桃徑吟安知煩滯地擁篲却流金

補地

車駕幸秘書省口号 壬寅二首

端門清蹕隱脩廊麟省新開接建章六玉虬飛黃道穆五芝華聳赭袍光風生凡腹天顏近春入仙洲晝漏長扶日訓詞成飽德共瞻雲日仰陶唐

清塵膏雨浹人寰金殿晴開瑞霧閒帝座騰暉臨璧府颺輪紆景按蓬山龍鸞初識昭回迹麋鹿驚隨侍從班再拜逶巡戴君賜却迎天仗款賢關

和田龍圖升之登秋宴口号 二首

緒黃高拱王宵閒金殿祥麟九色班湛露恩濃開鎬宴大風歌奏仰龍顏自驚垂老拋農畝浪逐群仙款帝關銀甕白環方紀瑞汗青脩竹盡南山

矍鑠仍堪將帥閫壯猷聊與虎臣班 來時云坐於諸軍簡練使之後 公車獻賦城南杜即省興嗟比地顏合殿千官瞻黼扆中天雙闕敞瓊關彤庭拜舞嵩三呼延閣千雲真道山

林德祖有詩寄光祿蔣卿夢錫階及送朱博士駿發終篇皆見及次韻寄懷

閑門那復賦三都傳世何妨強著書東海遺榮行路歎南山歸隱故人疎尚平婚嫁無餘累摩詰身心即

淨居六十桂冠雖早計絶勝銜索泣枯魚關德祖兒近已娶婦故有
尚平之句

金華玉府九天開夜誦何人薦逸才大學諸生終莫挽長沙賢傳幾時來別離傳恨空魚素歲月如飛逐管灰亦欲相追老湖海稽山肯放酒舡回德祖既休致不復作都城書余獨時致書問訊故有空魚素之句

和江子我端友戊申

雨脚初收曉霧開青鞲布韈好追陪幽人無事長相見佳句有時還自來白業誰能超石壁朱顏亦任發春醅憂來忽憶燕南信安得閑鄉老萬回

爲八詠

齒落

年運過半百齒搖先右車朝來忽自墮笑罷却成嗟鶴髮情知尔牛呵老更加舌柔真足恃寂默寄生涯

種蓮

不向東林社聊分玉井蓮淤泥超黑業定葉異青錢八法鄒能深三車固可捐從容共魚樂吾意已忘筌

別後有懷子我追用巾字韻作寄

瀘酒空哉五柳巾一觴相屬念情親玉川奴婢今猶昔錦里田園老更貧冰洞清泉誰共酌風笙幽徑好尋春開年晴暖須歸去還向江湖覓故人子我東去徙居無錫或過錢塘

故有冰洞風笙之句

商浩廢處信安偶覽衢州圖經故居尚有遺址有感予懷書四十字

中軍時所廢我廢坐衰殘軒冕儻來寄炎涼非意干空函嗟外重小品亦徒看異代均流落還來客信安

觀梅

江梅開過尚餘香半面殘粧對夕陽野草凡花正無賴競將紅紫占春光

觀老杜久客一篇其言有感於吾心者因爲八詠

羈旅知交態

故里翻爲客襄年亦倦遊犢車朝來忽自墮笑罷却成嗟門巷遊麋鹿閭閻風馬牛翟公良可笑大署欲何求

淹留見俗情

扶病來城郭棲遲又幾年炎涼驚節變榮悴與時遷棹臂人趨市駢頭蟻慕羶回觀衰冷地古富不生煙

衰顏聊自哂

禿鬢無重綠疎鬚已半凋識風搖老燈火宅豎衰標往事那堪記幽懷不自聊餘年儻窮健猶及中興朝

小吏每相輕

鼠輩何知禮奴曹只世情鴟鴞赫鑊鳳棲蓁困鯤鯨舍者時爭席將軍莫夜行豈堪供一笑正自不須驚

半美詩又云何當官舍清尔輩堪一笑東坡詩云尔輩何曾堪一笑

去國哀王粲

獻納無明略裹遲只故鄉養痾憑藥裹掃迹寄僧坊不作荊州客空悲漢署郎王粲少爲秘書郎中郎所禮登樓那暇賦裹贖白蒼蒼

傷時哭賈生

偕逆真召燕腥羶尚井蛙蒼生困徵歛黃屋又咨嗟北狩終當返東巡亦未賒皇基甚宏達四海會爲家

狐狸何足道

宿敵雖毛舉中原尚土蝗時聞磯狗鼠未遂戮鯨鯢冠蓋翔鴛鷺兵戈集虎貔埋輪豈無意攬轡欲誰期

豺虎正縱橫

黠虜頻窺塞潢池或弄兵未傳朱泚首時勞亞夫營四海幾糜爛群凶會鼎烹皇威清海岱談笑掃欃槍

哭徐節之學士卿言

辯口懸河氣吐雲賢豪往往盡知聞論兵似欲無堅敵攬轡常思去敗群正使流言成玉玷何妨浹骨自蘭芬他年罷社悲閭里宿草猶應哭故墳節之以壯日不起疾故云

又六言

聽汝音容近隔源明生死俄分可但一朝千古真成聚沫浮雲

叔問録示樂天韻詩余和以簡叔問

糟滴真珠不用篘壘飛華棟發清謳時危尚想承平態勝會那從戰鬬求戰鬬求見世說桓南郡挾彈事遺物方將期汗漫苦心何必志窮愁憑君賸作消憂計痛飲狂歌爛熳遊

興龍節日有感二首

往歲興龍節寰區樂未央姜任垂德化夔契拯巖廊事逐流年往憂隨愛日長嘉時眞易失追想故難忘

往歲坤成節群生鼓舞中至公同造化和氣浹羣戎佐佑三王治彌縫十亂功戎衣何日定無處問高穹

龍圖閣待制知亳州事傳公挽詞四首

北地休奇績東閩出雋儒文明知世異才德應時須

臺閣容純正朝延重楷模九原如可作素業上唐虞

置醴王門重和羹帝意深方酬楷古力未展濟時心

履道端由戶繩身異直尋如何天不憖注想動宸襟

龍駕初從代羊裘首訪齊但聞還舊物已足慰群黎

綸綍王言大耆龜國論稽空留吾黨恨桃李信成蹊

曳杖空成歎騎箕去莫追棠陰曾未改棠茇有餘悲

笳鼓千山路龜蠕萬古碑登門慙憃陋何以報深知

黃修中大夫挽詩

少日無雙譽中年嘆數奇音徽叔度比治迹次公爲
羔鴈徒三至牛鷄不兩施空令吳楚地阡陌有餘思
曠度中無類懷才竟莫伸入朝誰不達出宰一何頻

致政程承議挽歌詞 伯禹侍郎之父

手種庭槐擢幹長誰知種德久弥芳錦標荷橐看榮
養命服恩書被寵章合浦珠還增氣象延平劒合欵
光芒新阡鬱鬱車千兩慶善哀榮動故鄉

太守富樞密見示題趙叔問回光庵詩次

韻奉和因叙比蒙屈顧郊居悃謝之意

千騎雙雄閒綠沉草堂無逕厚幽尋應憐范叔窮愁
甚更覺文翁德化深泌飲衙門聊寄老高山流水舊
知心朝來拭目窺新句入木鎒金比道林

又和呈叔問

潮海當年共陸沉山林投老得追尋清溪宛轉千山
靜喬木陰森一徑深法界含容居士室庵基堅固祖
師心山王終恐歸廊廟回首清遊歎竹林

用韻述懷

故交離合異升沉枉直寧當問尺尋
暮當關虓虎九門深炎涼殊態看浮俗衰病交侵失
壯心一壑一丘真自足野麋終是樂長林

送莊大夫綽赴郢州守

白首同經本命年君臨方面我歸田應無衛尉一錢
直空羨漆園三十篇 季裕著本草發求三卷頗工 麟閣功名應未晚
羊腸岐路莫爭先西歸不待三年最肯訪柴門澱水邊

偶成四十字上呈彥章內翰叔問侍郎

頭童心亦盡老矣不中書賴有金閨彥時來冰氏墟
但令尊有酒安問出無車更得身強健登臨縱所如

彥文見和謹用韻作二首

禪翁憐病士時杜數行書野寺尋荒逕煙林接遠墟
擬回連客駕仍挽故人車會赴山林約無勞問起居
知公探理窟玉檢秘瓊書宴坐超三界靈光洞九墟
折簪憐五斗舐痔笑多車定起時遊戲新詩錦不如

再作述懷

不作頭錢直徒看萬卷書秋螢羞赫日潢潦異歸墟
絕意高門地真乘下澤車終年日高卧豈問夜何如

再和寄彥文

踵息庵中老看書不盡書青燈對編簡秋氣入郊墟

農圃從爭席筆歌載後車風流傾一座誰復似相如

某啓伏蒙宮使資政左丞以某末疾漸平

寵況新詩仰荷眷私欽誦不足謹依嚴韻

攀和四首少叙盛德仍述鄙懷伏惟采覽

某再拜

如公真似泰山雲數寸崇朝四海聞出處要同周四

友聲名何減漢三君詞源笑唾三冬學妙音深明六

藝文要是天孫機杼手莫將雲錦並纖紋

典訓文章見白麻經綸才術又王家如何袖手千巖

裏却旁臨溪一徑斜憂國丹心知益壯濟時素業復

誰加何當樂壽亭前路杖屨追游閱歲華

載酒何人過子雲閉關闌若斷知聞分無杭林資三

徑豈有篇章詠五君親故易成南浦別漁樵時寄北

山文懸知倚市傾城態應笑寒窗刺繡紋

充庭英俊劇蓬麻迂憃無庸合卧家錦里煙塵終不

到玉川思慮本無斜山東何翅三年別霜鬢潜驚一

半加會見中興平四海要看元凱佐重華

叔問覽北山小集用葉左丞韻辱惠佳篇

推興過情良深愧戢謹次韻奉酬二首

過眼紛紛夢電雲美君強識與多聞風流千載鑑湖

老博極群書都水君顧我衰懷無復理空餘宿習寄

微文深慙推借逾涯甚偶尔真同鄴木紋

衡門相望接桑麻人識城南二士家老罷應難參競

病詩狂時復賦車斜韋編閱世時絕班劒看人歲

歲加徒把槃鉏消永日強分奇正與英華

鄭希尹大夫會吳中諸老唯方子通不至

余作詩呈希尹

黑頭新貴擁朱輪交會耆英又不聞博識猶多漢郎

吏敦詩仍有晉將軍一作惆悵無華漢郎史詩書執禮晉將軍河流曲曲靈光

異芝蓋蓁蓁瑞氣芬是皆九人坐想城東隱君子無心閑似

嶺頭雲張敞叔向部韋伯威户部錄皆貴史之句張仲謨嘗帥熙河故有將軍之句

避寇還舍一首戊申

亂定還三徑陰陰夏木初驚弦無固志棄幕且安居

宴坐心如地幽尋步當車經丘仍窈窕窗戸正扶疎

摶泰空懷友提壺或起予老來無住着聊復愛吾廬

得趙叔問衢婺道中書作寄己酉

田中有秫醉淵明石上無禾養伯齡雖澗蒼根終鬱

鬱拂雲歸翼共會冥冥避喧人境心隨遠入夢家山眼

共青歲晚定知成二老深慙招隱苦丁寧

和蒼江彭文送行長句辛亥二首

醉裏求名苦不情翛然誰信萬緣輕却觀塵境端如
夢更喜幽栖得此生游客作歸寒雀噪山人還去曉
猿驚會當蠟屐同幽討無限青山照眼明

贈行新句比陽春朝奉當年諫搢紳素業異時應有
待玄談高處亦無倫平生骯髒皆華首閱世崎嶇信
捐神只恐鶴書還赴隴未容公作獨醒人

會稽舊舍言懷

北山之北寄柴扉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作客春來無奈苦思歸淹留恐復荒三徑潦倒寧堪扈六飛乘鴈雙鳧成底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次韻江子我見寄長句 余時初忝祕書少監

玉汎無談舌解連環一餐文石趨宣室三竊蟠桃向道山早晚共尋鷄黍約林泉猶得半生閒

泥行正作龜藏穴霧隱初徵豹一斑豈有高標如冠冕

苦雨

積潦徹厚地油雲成漏天乘舟迷晚市懸金鬱晨煙
卉服幾三沐蓬廬亦九遷何由開白日直恐墊黃泉

天道終持滿皇心劇抶然多應洗兵馬且復莫山川
浩浩收溟濛欃槍滅帝塵燮調知努力延頸待豐年

里舊更兩甲子來紅入市令年三兩甲子有乘舟之句

比閱藏經偶成短偈仍寄同志者

君看故教定何緣豈爲多聞與福田念念會融歸自
已言言當處便志筌無錢空數他人寶遶眼那令兒
莘穿鳥度虛空風過穴不妨開卷亦安禪 華嚴經云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自無半分錢 此數他寶自無半分錢 此喻亦然

丙辰八月六日作

負痾今日四周年藥裏關心雪滿顛坐失分陰嗟倏
忽行扶跬步苦跰躚支離徒費三鍾粟潦倒仍棱二
頃田身在山林名絳闕無功飽食愧前賢

戲呈叔問

野寺蕭條獨掩扉了無才術赴時危未成鴻鵠舉千
里且比鷦鷯足一枝短髮望秋如葉落壯懷因病與
年衰何時負郭通三徑鳩杖相將醉習池

彥章屢顧郊居作詩叙謝

骯髒衰頹歲月侵冰壺誰復顧山林閭閻揖讓潛夫
老車騎雍容重客臨表裏絲綸曹濫吹推揚巴俚乏
知音時來解帶揮談麈正始微言得重尋 余在振旅序章在綸林故有表裏絲綸句

鬱鬱千山麓常嗟澗底松老應從禹貢清不受秦封
偃蹇龍蛇蟄摧藏冰雪容地偏難養壑根固獨凌冬

鬱鬱澗底松 戲作省題

天近知材大辰來有棟隆山苗應見笑穴蟻莫相攻

與叔問預約繼九老之會

七老當年四美并韓溫千載接儀刑世間天爵兼人

鬢雲外台星聚德星白髮簪花看更好碧石山環座眼

倫青相期勉繼著英會留與衡城作畫屏

日日辛巳

日日長川去行行萬化新回思幾年事已似隔生人

章甫寧資越連城漫入秦應知衣內寶肯渾隙中塵

山近

山近雲多態尊閑夢亦幽紙窗先得曉布被最知秋

海眼來陰冷雲根逗暗流結茅容我卜投老爲君留

看鏡辛巳

看鏡悅如夢今余猶昔余身經幾墮甌迹寄一蘧廬

仙客有遐怨昔人以鶴爲仙客鴈爲閨客孔兄無近書塵纓與蕙帳兩

事欲何居

丁巳九日攜酒要叔問登通道門樓而江

彥文寄玉友適至因用已未歲吳下九日

詩韻作

涼秋風物正清華極目高樓不見花老境固知無樂

事醉鄉聊欲寄生涯銀鉤遠寄清桐滑玉液親題赤

印斜笑引壺觴成一醉歌筵遥想驚堆鴉閘秀文是日有盛集

戊午歲九日復與叔問登城樓再用前韻作

兀坐空哦服九華衰顏深覺負黃花但令無事長相

見敢歎百年生有涯雉堞曉登千嶂抱穀波秋淨一

溪斜歸來更展新詩卷醉墨淋漓似老鴉盧全有却來崇上謝墨汁

塗抹詩書如老鴉之句

靈山觀

入夢無黃石收身賴赤松濯冠臨皖水執簡叩潇峯

司命開琳闕明光下玉龍高靈心拱衛江海勢朝宗

清夜垂星斗空山答鼓鐘雲車來縫節風馬上丹封

樓觀參差見巖崖轉仄容山川瞻勝異蘋藻薦嚴恭

凡骨應難換幽人豈易逢他年華山藐安用葛陵筇是

設醮宿觀中謂雅道士值出明日出山遇諸道雅走避茅舍余下馬至住見之與語不相酬荅頃之衆中目余袖間出藐一節遺余且云勿觀繾因速去

題靈山息軒

擾擾塵勞客誰能一念休向炎皆渴鹿犯稼劇奔牛

舟整雖無住江河竟不流超然隨萬境轉覺實能幽

舟行過吳江有感

陳迹端如幻羈懷紙自驚十年窮不死四海寄餘生

蒲柳成衰質枌榆憶舊耕重吟五湖句慷慨動幽情

棲棘空迴首飛鳧竟折腰秖今隨泛宅敢復歎沉僚

行路終難拙迷魂不可招山川良是昔恍似鶴歸遼

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

四海無廬置此翁故將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

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村先怯卷

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張志和結廬東郭號以生草余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

和白樂天二首寫懷仍効其體

莫把蓍龜更問天向來心事已蕭然塵中悄悄常如

失夢裏呻呻半不眠三徑松筠終閉舍五湖煙水不

須錢艾著相去能多少早擬懸車十五年

中臺退食每遊巡不向重華即淨因豈但語言都少

味亦知才術不如人五雲華闕通閨籍萬頃煙波擲

鈞綸鳧鴈去來何足道從容居士宰官身

和趙子雍游石園

長嘯西風一散襟重陰踈影靜相臨水通筮澤秋容

淨竹種玄池野思深石磴掃雲留晚步松蹊隨鶴盡

幽尋舊游回首成春夢太息憑誰寫寸心

謁蔡開府延客周歷堂宇瞻覩山林巖洞

之勝頗失祥暑退作律詩一首

蒼虬衛雨轉晴巒噴霧務跳珠玉甃寒掩冉風林聽笮

籟蕭森煙籜種琅玕期儻登屬三休遲暮翠庭臨八

節灘赫赫雲峯張火纛陰陰冰洞却霜紈山藏神府

新瓊簡壁挂磻谿舊釣竿怪底蕭條增秀發六龍曾

此駐和鑾

和王給事易簡殿試舉人五首

切雲冠并拱長生匝地英髦集紫清共喜草茅承帝

問欲傾塵霧藉皇明飄飄六翮鳴皐意浩浩三眠食

葉聲正學儻言應不乏松筠寧為四時更

右試進士

十上寧嗟老此生長年終得似河清良金熟練精英

在古劒磨光星斗明伏櫪向來猶壯志據鞍它日想

騰聲當時誰出當川右充選何勞固請更

右試特奏名

射策兼收燕頷生不須文檄似常清讌弦戎虜從容

下聚米山川指顧明豈但執戈堪武衛還應舞羽繼

仁聲汾陽千古知無匹怪底麾旌不浪更 郭子儀舉異等麾幟不更

事見李光弼傳

右試武士

金閨人靜月華生玉宇風微曉露清深拱北辰三素

遠靜看東壁幾星明嫱嫫豈易欺軒鑑韶濩那容奏

鄭聲聞說壺天春日永悅疑鼇戴欲番更

右考校

萬里煙霄羽翼生肉飛安用漱華清緋頭黃尾何勞

記紫籍青書故自明香樸賜袍迷草色風傳宮漏出

花聲騏騮一一先閑廐千里那聞駕屢更

右唱名

和何文縝禮部種竹一首

筠節寧當混草萊寸根中有拂雲材清游未接諸賢

遠幽徑終因二仲開歲晚蒼陰元自茂實成丹鳳幾

時來何郎冰雪森相對默轉談鋒萬壑雷

北山集十　八

登富陽觀赴山亭三首

其一

太師均佚之暇修真養浩日與造物者游

謹成拙句上塵鈞覽

碧海崑崙接蓬臺故應春至自花開絲毫不立元非

靜槩棄潛生豈用栽種種初無心外法綿綿時向定

中回却來重展調元手會見華胥遍九垓

北山小集卷第十

北山小集卷第十一

信安程俱

絶句

太湖泛檄西原道即事三首

司空山頭朝出雲西源渡口十里陰煙中鷄唱未及

午白雨作泥泥已深

上崖下谷鳥道中前驕後巾魚貫從西山路暗光已

夕東山山頭餘日紅

道旁甕盎如汝陽石閭電霆如呂梁不知身世在何

許舉頭四山巒蒼蒼

北山集十一　九

登富陽觀赴山亭三首

其一

游雲凝空日無華煙江冥迷如眼花觀山直南是秦

望不見高青天兩沙

東吳山川少雄遠此中形勢如江南當年伯符亦浪

出三雄相視徒耽耽

橋公宅中木參天孫郎山前春燒去煙大橋不向五

湖去建康宮深空歲年

壬子春暮罷職西歸以嘗觀東歸道由富陽默記舊詩俯仰二十八年矣有足感者用前韻作四絶句并謝故人三首

春風吹衣雙鬢華山中小桃應著花回思二十九年

事世故困人如算沙
故園在眼日漸近北山之北南山南從來不飲聲聞
酒呪學詩翁老更眈
擊水三千尺五天故人拭目上凌煙北山還我扶犁
手准擬今年大有年

題蔣崇德彝所藏明皇夜游圖 二首

燃膏飛控運流光露溢金盤樂未央擬跨八龍窮轍
迹誰令一馬向銅梁
崎嶇伊洛好家居四十三年似覆盂盡道蛾眉供一
笑安知傾國有胡雛

即事

照空初涌玉芙蕖驚起霜林尾畢通訖宿一枝翻自
失倦飛三匝正相呼

山中次葉翰林韻 五首

四山松桂擁高寒臘盡陰崖雪未乾發石開林窮鳥
道披榛尋壑見鮑魚相
繞舍蕭森碧玉椽西丘桑柘遠相連東山一爲蒼生
起付與幽人枕石眠
步尋芳草坐班荊照眼林泉動客情安得長年專一
壑北窻高卧更何營

李郭一舟知謾與羊求三徑可無人它年橋窮勝
事應許幅巾來卜鄰
雨餘雲氣渺三江松月徘徊拂夜窗坐對縣河瀉千
古故知難並隴頭瀧

七夕 六首

阿母雲車下建章茂陵秋草竟荒涼漢庭卿相如麻
葦只數窺窗陸賈郎
緱氏山頭白鶴飛山川良是昔人非倘然脫屣人間
世不獨遼東丁令威
脊門老蔡定仙會有神人與作緣自笑塵容滯窮
骨不如鷄犬上青天
腹中書籍雖無幾可奈多知作病何正欲掃除無復
理聊將桌物挂庭柯
織女機邊天漢流盈盈脉脉望癡牛未應乞巧能如
願咫尺星橋不自由
乘槎吾欲問天孫榮悴寧當巧拙論富貴可求難自
強五窮那肯置迷魂

江仲嘉行邑將歸見寄絶句次韻 八首

骯髒江公故不群八闌三窟斷知聞喜談狗馬從無
鬼獨抱冰霜似此君

常嫌小知漫閒曠度蕭然只愛閑不借黃粱留客
醉巖關三鼓欵銅鏁
若下餘杯一望間不辭山上復加山孟嘉固是盛德
士屨首何能終日閉
勸農行稼亦看山牛驥何妨共一閑應笑玄亭老頗
僻背崖無地結三間
漾漾扁舟拂水飛飄飄蘋末細吹衣傳呼匝地來連
壁東郭人知典午歸仲嘉行縣歸司馬越叔閑還之南門職鑑還府率以為常
詩城端欲據天山酒尸猶能敵飲仙幽事相關公事
了如屏牛嶂翠連綿

聞說人間有閬風飛霞無路欲誰從只今華髮驚衰
態却羨蒼松獨奈冬
君知曹子幻奇功法界由來一性通等是少年誇狡
獪杖端聊挂藥珠宮仲嘉詩中用神仙傳曹博士逆風舉帆事

葉翰林令畫無僧作偃松於石林堂壁有詩
余次韻　四首

試驅毛穎沐方諸盤礴經營滲澹初莫作世間虛妄
見筆端三昧入無餘
當年淄雨三千尺回首丘山力萬牛故作輞圖歌絕
壁苦心蒼節俯清流
人間境物無非畫筆下丹青却似詩流出胷中無盡
藏翰林詞筆是良師
眼中突兀藍田館前日空山穢不治聊遣上人供幻
事戲將方丈納仇池

寄謝葉翰林見招　二首

風流刺史從英游況復西湖蘸碧秋授簡豈堪陪鬼
苑舉鞭聊欲醉荊州
白雪詞章勝遠游胷中清鑑有陽秋玉堂正要如椽
筆肯使經年借一州

題許徽猷韓幹二馬

並轡長途騁二龍紫騮飛度玉花驄何年照影瑤池
暮露鬣風鬃慘澹中
觀大洪淳公送覺上人頌演為四首
異類潛行未兆前筒中誰辨正中偏沉沉海底三更
月杳杳長空萬里天
昂藏頭角聳磨天玉馬嘶風曲調全却向大洪山頂
上一聲驚散野狐禪
迴途莫守寒巖草巖前枯木春風到玉顏年少滿頭
霜花落花開不知老
耕破臧音那畔田向來荒草不知年鐵牛閑卧無人

曛回首茫茫絲滿川

和潛老秋日山中 三首

夜漏初添數刻長毛塵何足較牛羊道人一念三祇劫春草秋花自在香 佛本行集經云七羊毛頭塵成一牛毛頭塵

薤龍變化九天去草木如空異北群竹林之游寧復得邇若山河懷五君 五君詠蓋竹林諸賢也

琅玕推空一葉下塵鑑出押南山高卧看微雲澹河漢佳句不復推亭皐

三峯草堂 二首

庭前雙梧一畝陰禪房蕭森花木深清霜脫葉空山北山集十一 六 旋澤

鬱鬱夢覺寒窓松月林

雨洗千山翠欲滴晴晝松澗已爭流朝來風急凝雲盡歷歷鐘聲過五州

觀元章帖有寄王寶文絕句戲和

好奇不減猗玗史放論猶嫌石尸農怪底西山增爽氣佳城蕭瑟閟豚公

避寇儀真六絕句

二紀重來一葦杭脫身兵火走風霜安知老境今如此滿眼旌旗雨鬢蒼

北固山頭豎白旗西津渡口僕姑飛將軍笑引三千騎洗馬飛翎問道歸 是日聞新西總管提兵自瓜州服道儀真度長蘆使道趨杭

江漢長哦向渺茫白沙朱雀正相望東巡百萬臨瓜步拭目中興望我皇

拜表時時上閤開九重慈孺信佳哉天旋地轉會有日填咽都門龍御回

瑤臺侍臣不可作嚴谷道人今也亡杖黎三徑非無約一笑凌雲有底忙 淮東王八文虞閣經由儀真歸浙至江仲嘉今二十四年矣

茅茨低小對青山淮擬餘年向此閑南望青山是黃鶴欲還黃鶴寄書還

泊舟儀真江上連日風雨作六言遣悶 四首 北山集十一 七 朝

洶洶風號萬竅冥冥雨暗長江半夢歸尋三徑南山怡對書窓

常寂光徧一切勝義諦即世間正自縱橫五位不妨

透脫三關 蝸廬有備室曰常寂光小齋曰勝義

韋杜去天尺五鯤鵬擊水三千作意公能活國餘生

我得安禪

上流下流兵渡江南江北人歸寒盡春生梁苑天旋日轉皇畿

題太守錢侍郎所藏薛少保獨鶴圖和韻

三首

紫清之驥下閶闔昂然野態猶高驀矯如喬松欲仙
去袂聳雲霞外雙眉軒
丹帢玄襟雪色衫羽人冠隆不須蓂夜來白露聞清
警却使憂懷百不堪
通泉寫真不復見却火變滅隨此嵐豈惟畫筆世莫
比正自草書無第三

題錢守宋漢傑清夢圖 二首 錢守用余所收隆師小軸六言翻作見事題此

展盡衡廬清影卷將震澤俱還自有毫端千刻誰論
塊視三山
登泰山小天下斷妙喜出世間萬壑千巖掌握江月

松風往還

戲題畫卷

五載京塵白騶騎丹青遲想寄衡巫如今掃迹長林
下却對真山看畫圖
胷中雲夢本無窮合是人間老畫工常恨無因繼三
絕倩人拈筆寫胷中

蒼和江子戎四首

長江裘裘葉蕭蕭心與虛空自寂寥過眼文書風度
穴迎秋衾枕帶忘腰
柳標橫擔入亂山恍如黃鶴倦飛還不妨步屧時來

往山北城南一望間
和江子我
黃河入海汴東傾消息沉沉秋漲零賴有真人翔白
水正須元帥得咸寧 時聞宗元帥物故方謀帥汴京

戲和

欲知黃鶴山中客便是芙蓉宰畫僧不比妙高鄰老
圖堆壓槽憧百無能

庭菊爛開招子我共賞而空無酒飲聞水
洲酒美遣酤數升宛如灰汁戲作三絕句
因以酬九月四日戲贈之作

慳囊不癭空四壁只有黃花如散金急遣監與嚫居
士飲溪潯菊對幽吟 楚詞多淒秋菊之落英益部詩云日暮飲溪三兩盃
蒲萄餘瀝不到我買酒得漿飜自嗟安得長江化爲
酒亦分春色到貧家 酒有洞庭春色

疥癩終非腹心疾身如空聚任陀搥惡酒未應勝茗
飲消憂聊以永今朝 時予我方苦疥癩不飲

次韻和江子我道中絕句七首 丁未

初入鴈蕩山

雲關深掩裂荷衣却着青衫意六飛鴈蕩峯前瞻使
節一星還旁紫垣歸 兵部故事驾庫二部故有意六飛之句

名山無復見金堂盡日蒼巒對夕陽還向江城動悲
思背人鸕鷀兩三行山南日朝陽山北日夕陽

羅漢洞 有經一藏

人間結習盡無餘肯向諸天五淨居曾藏至今留洞
穴應真時有讀殘書

雲巖寺

鋤荄未辦煩溫造督戰聊應問石雄行遍江南好山
水不妨仍在嘯吟中

新城道中 詩敘宿新城人

遺臭千秋信不磨當年意氣奈君何長沙老掾雖流
落身後聲名得自多

藍輿度水復穿松三紀回思一夢中壯齒佳時那復
得蕭蕭華髮對秋風元祐庚午歲嘗至新城

楊梅

吳兒真是休猴冠欲比楊梅荔子丹不用紅塵占使
驕畫船飛楫向長安

生躍楊州公權照刑獄公廨爲尚書省禮

部在西北隅老卷書樓下甲戌年余嘗寓止

焉今寓直其下有感

三入南宮更白頭夜寒持被卷書樓那知趼足半天
下投老浮山省舊遊

戲題郭御求所寄書屋

老罷歸來寄一廛交親南北散如煙誦君雪暗天涯
句離合升沉二十年恨求爲海州幕官行踰嶺有詩云曉鳥啼啞啞游子初去家向何許雪暗天一涯云斷句云寒頭語天公愁煞推日東巔爲書室所推

題隆師山水短軸二首六言 用蔣仲連尚書韻

抱甕終年五畝結茅何日三閭正擬螢飛自照眞成
鳥倦知還

能畫所畫皆幻是心是境無還未暇法師蓮社且從
居士香山

己酉二月二日車駕渡楊子江四日勿遽

離鎮江余與妻孥徒步趼足飢走至呂城

道中口占

白日無光卷地風扶摧乃趼足去匆匆安知白首干戈
棄身寄淮南老小中

題叔問燕文貴雪景二首 代申

雲鼎峯前十九年醉看銀色變文山川當時天喜遺身
世知是人間第幾天

一壑回環十二峯茅茨送老白雲封如今塵棄看圖
畫却愧當年卧畫容

新作紙屏隆師爲作山水筆墨略到而遠
意有餘戲題此句末句蓋取所謂柴門鳥
雀噪游子千里至也 時守秀州屢乞宮觀歸山居未遂
急雨初收山吐雲清溪曲曲抱煙村拋書午枕無人
覺竹陰濃處時春叢
會稽喜得家書 辛亥
黃耳東來一破顏直從松竹報平安遥知雲頂峯前

住霸鑪風筆六月寒
戲簡陸學士宰
泉石膏肓老更慵豈堪華髮抗塵容千品萬聲空圖
畫遺我壺中第一峯
試端溪古硯偶書二首
白首重來祇厚顏有懷端欲向誰傳語言相對都無
味色在斐鴻落照邊
人生當復幾兩屐我飲寧須三百杯破硯猶堪磨老
境醉拈椽筆掃霜煤
舟行即事二首
日出千山蘭蕙香清溪一曲轉滄浪扁舟卧看張雲
錦不爲春歸有底忙
歸帆日日駕春風夾岸花迎笑臉紅更謝幽禽巧言
語勸人歸隱翠微中
歸至山居戲集古句
終日思歸此日歸野人休誦北山移且看欲盡花經
眼可忍醒來雨打稀
即事
雲裏琤淙十九泉茅茨深寄白雲邊何年斷取仇池
境擲過荆吳萬里天
九日夜月色如晝山林清絶念無與共此

賞者聞元長宗正仲長隱居陪端殿樞公
過彦文太常因游招福戲簡彦文三首
明月行空照膽寒翠微高處倚欄看寥寥物外非塵
世萬籟無聲清露漙
人間急景矛頭過林下閑官物外游尋壑經年穿紫
翠相從一笑萬緣休
野人談舌久不掉上客高軒何日過已恐柴門不容
轍旋鋤幽徑前庭涉
余嘗愛杜牧之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

之句遷山居適當此時諷味不已有樂於
余心者用為韻作十絶

向來越溪吟丘壑今在眼不嫌鵾鵜鳴所恨歲晚晚
嘉樹著青子崇蘭吐幽花慇懃衝細雨小徑岸烏紗
老驥不重緑衰顏時借紅藥窺文武候酒雜聖賢中
青山如佳人亦復美而艷晴嵐秀可餐暮靄碧堪染
清池浸蒼崖草樹臨緑靜應名洗玉淵赤號巖花鏡
莫作朱伯厚寧從龍伯高不妨騎款段聊復著東皐
桑陰繞扶疎墻下亦已樹柴門不須關野老自來去
壺中小嶷巖色作峨眉緑裏氣壓西山哀音叩寒玉

風笛弄蒹葭道夏木晝陰陰一鳥不鳴廋山高流水深
擁褐入三昧起然心地初邵知庵外事人境兩如如

偶作三首

薰風習習動林光紫翠陰中草木香山鳥一聲清晝
永白雲深處北窓涼
老向甘泉補侍臣歸來還作卧雲人一重一掩藏煙
鳩三沐三熏辟世塵
誰遣生駒玉作鞍春來首蓿徧春山自知不入黄塵
仗振驪長鳴出帝闉

書壽昌驛 丁亥

歲暮白日速風高黄葉稀歸心與寒鴈一夜向南飛

宿章戴

百里半九十暮程無盡時長途飽風日顏鬢最應知
嘉樹著青子崇蘭吐幽花慇懃衝細雨小徑岸烏紗

用葉翰林韻題趙叔問燕文貴山水

列岫軒窗五柳門讓西林谷渭南村一區正欲尋幽
處指點丹青得細論

壬子七月十六日夜月蝕五首

青天那得蝦蟇窟白地空憂蟻蚘臣坐待煤灺露殘
魄十分寒玉涌秋旻
阿脩羅王手所障盧佉蚘吐心定知一念多生人我

垢能令天眼作昏眵
恠餐玻瓈塌死厌食餘明鏡掛高臺撒沙星出爭光
大不易青蓮火裏開
撑腸拄肚何緜足接掖持頤可自娱底事緣天得刻
礫未妨壁月照空虚
爛銀盤從海東出雲樓半開壁斜白時有幽人自往
來蘭珮相逢桂香陌 此絶集古句

叔問作崇蘭館圖畫叔問去非與余相從

林壑間二公各題二絶句余同賦四首

嬰胡千年契義深杯今林壑共幽尋同心更結崇蘭

伴衰世誰知有斷金

崇蘭深寄北山幽何日追隨得自由下石向來多賣友斷金投老得良儔

道義寧論故與新紛紛誰復繼雷陳圖形預作山林約笑殺青雲得路人

置我正須巖石裏如公摠合上凌煙要今它日看圖畫不愧平生與昔賢

同叔問逃暑蔡氏山林

清渠脩竹靜相臨喬木參天十畝陰一片藕花香不斷不知門外日流金

即事

春深草木未欣榮冰谷崢嶸霰雪零鸞鳳不來黃鵠舉請看鸇雀鬧荒庭

寄彥文

踵息庵前草又青庵中禪客養黃庭起來何物共吟嘯照眼雲山錦翠屏

得叔問書報柳元禮許寄鶴二首

海上胎禽雪翅翎故人千里念岩扃崇蘭館近光音鴈為予新添放鶴亭

北山林沼久荒涼正要仙禽借寵光為報推乃籠滴問道直防妖鳥嘯鸞風

遣興二首

膏肓二豎能為害腸胃三蟲不姓彭安得此身無一事林間耳目也清明

但見虛空昏又曉也知身世老還衰須乘般若超三界有底窮通此四時

寄潛老求菊栽丁未

東籬終日對南山三徑荒蕪十畝寬正欲秋英媚幽獨可令霜蘗苦高寒

過徐節之宅有感三首丙辰

順慶堂成未一年窓中紫翠列千山重來前日持杯地桃李飄零春自闌

市駿不應遺泛駕更刀猶足中桑林故知老驥思千里未害鵾鴻致萬金

遊倦歸來老境侵炎涼薄俗見升沉東阡北陌追遊處獨對春風淚滿襟

苦雨

一夜溪流漲幾竿還驚四月雨聲寒竈生蛙黽本生耳誰信勾吳有漏天

書事呈叔問

召節蒲輪走四方眼看浮俗變炎涼井沉變化那知
許但覺琳宮氣味長
五年香火奉殊庭愚憃衰殘得此生不解常山無一
事也紉蘭珮解塵纓
寄齊文仲長
踵息華光信絕塵黃芽白雪鎮長新仙翁抱朴仍宗
從好趣丹臺八伯人
六言屬叔問
崇蘭一日十里長壽三年不飛精情無人似我精堅
似予誠稀

賀仲長得子
華光深閉養黃芽又見嬰兒繼女牙好賦夢熊詩百
首年年持寄老仙家
曉起
魚鼓鏗鏗鷓睡昏披衣兀坐了無言掃除浮念都灰
冷紫府崑崙寄默存
李泰發雪中見過有絕句次日會叔問舍和
一觴相屬對江梅玉塵清談得重陪不似稽山尋賀
酬三首
老越溪空棹酒船回
幽寒長似北枝梅鴻鷺英游不再陪邂逅故人成一
笑衰顏華髮覺春回
二公才業盡臺萊並轡天衢昔屢陪自笑推頹無複
理寸心衰謝等寒灰
何瞻聖博士究默新年八十口號奉賀三首
聽弧嘉祐太平年壽峽行開第九編可但天公錫難
老棗梨仙樹植三田
漆書行復開藏壁金版方思得釣璜何似聽車無一
事逍遙塵表壽而康
四朝冠蓋三更變萬國兵戈戰百場屈指鄉閭數耆
舊幾人能似魯靈光

帝使龜錯往救淮南四朝謂元豐元祐紫宸靖康
偶觀樂天酬楊八絕句有餘於心者因追
和贈叔問二首
君以曠懷宜靜境我因憃步稱閑官閉門足病非高
士勞作雲心鶴眼看 樂天
老壯榮衰才命別如何同作侍祠官幾春桃李開還
落盡得閑人冷地看 余和仍効樂天之體
盥與行清輝門外即事
映日梅花雪不如清溪一曲抱城隅何時五畝開三

徑負郭臨溪寄一區
新正未得與彥文相見聊寄二絶句爲壽
燕處超然老優丁等閑高樹脫塵纓知君已悟長生理不作容成作廣成
曾中梨棗光陸離神泉不竭生華池顧豈足爲公道千二百年形不衰
即事有感再用前韻二首
邪正誰分寇與丁眼看奴隸擁繁纓至今四海生瘡痍辛苦仍康起一成
回首中原歎泰離山河無復舊城池安知七寶輪王境頓作天人現五衰
彥文見和新正爲壽絶句推借過厚再和
呈二首
不隨時態冷如丁只有肥牛與濯纓正自幽寒似長吉悵無詞賦敵蘭成
跰躚索敵病支離安得神方飲上池已把屠龍觀愛欲更將流電比榮衰
叔問見和寄彥文絶句過蒙推借謹次韻
錯寞江梅春信遲晴熏寒藥雪園枝年來頓失尋春興一任高樓玉笛吹
奉酬二首
正是群疑判雅丁鳴鶴時驚旻胡纓青藜燭照三冬遠樹參差數點煙目窮天際水粘天背人葉葉風帆

去應有鴈衷萬里船
不奈江頭春色何暖光搖日漲晴波憑欄何處聲幽
興楊柳沙洲一釣蓑
露壓濃煙染遠山垂虹真在畫圖間平湖渺渺思無
限何日浮雲伴我閒

寄朱元益

小園桃杏已欣榮華髮逢春祇自驚聞說江城多暇
日想教千萬入新聲

答未秋金陵懷古三首

壯士狂歌擊唾壺追風老驥望長驅山川形勢端如
此當日寧無一伯符
大勇塵埃直汚人西風便面障衣巾身危肯拜陶寧
遠事定終慙溫太真
山立華屋一沽巾無復風流盛德人百萬秦軍渡淝
水只消長嘯靜胡塵

和翁秘監彥深喜絶句四首

朝來喜氣溢層霄側聽封人共祝堯密雪正應歌九
處疾雷先已破三苗
即看新綠歸千畝還見陳紅積九年便覺雨暘如有
意不須花草苦爭妍

九重誠意格天關一夜風回萬壽山銀闕瓊臺迷遠
近直疑群玉接蕭閑
風鈴相語紙窗鳴拭縮饑鴉凍下巢真在畫圖間平
湖渺渺思無盡雪消江草嗳悲生

秋深向寒數日泥補墻垣入此室處用東
窗即事韻作四首

杜陵廣厦何可見原生貧居良已多賣刀植杖者不
早會聿孫犢繫交柯
山中高隱不易得今古荒涂空九招何異清湖長芰
斜翳眼蒼雲誰復撩

西風朝來脫一葉蕭蕭已似湘湖間突成深墨髀生
南畫亦干茅安得閑
莎鷄知時已入戶庭草多情猶映堦何妨擁褐坐閱
世著書不用如齊諧

賦騷

採石賦

信安程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脩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瞪而驚刻山探海階世之競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柟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遹蒼富媼韜膚剔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嶄嵓於骨骼與瓦礫其無間何於焉為而是索

使者窺覆穴湯沉沙搜奇疆於洞腳剔巧勢於丘阿吋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篆籀積劫閻之戢戢根貞女屹立伏虎兕畫奉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吏臨江而抗塵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信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

興記中宿縣有白玉峽水際有石似女子幽明錄宜都淮平界有奇石如二人俗謂一郡督郵魯東郊北御覽記湘源有長相思石武像人二人名焉今文廬全贈石詩主人翁不語長兄主人面又自漸埋沒文湯雨公若於張既而山戶蠻集篙師雲屯輸

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圮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棄粮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神仙傳白石生棄粮

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溥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鷄不可與語天蟲蛄不可與論歲矧齊侯之譜書豈輸人之得議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闚原廟之制妥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柟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書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蹀血之未艾乍遊鼈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去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奏編邪之歌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

之自勝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採故將鑄采石以
爲劒凜堅毛於倭首若是則在遠無汗馬之勞在廷
無履霜之咎也（裨天子傳天子升采石之山取采石爲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柳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
盤豈開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
睡（荊州圖副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俟去其一爲陽其一爲陰旱鞭陽雨鞭陰石則晴）柳又聞之扶禾之
子有土不毛抱甕乞漿之老有茅不蘇富者侈而貧者惰
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道子之有素桑拔焉而是逃故
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朝柳又聞之曰不敢
則明川不開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犯御名不
缺末筆下同）

傾方披旒而出蔽俾代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
於千里杼柔之馭莅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
悚然而興曰聖治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
化掌中宇宙曾次弥綸兩儀而執天之行變理二氣
而龍炁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
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
又何藐於貌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
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盧全詩女媧伏羲婦引日月之針五星縷三老稽
首再拜曰鄙樸之人罄其鼓瞽其知麁豕其游竊借妄議

乃今知之

松江賦

鴈東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推乃西子汴東流方將家
五湖以長遊雇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
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軿時則公荒收雲千里一碧狂
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
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云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
之奏實爲五湖地脉四達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
洋洋孤峯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僊黛於微茫五湖
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煙屯其翠翠

冬實纍其錯丹鱗鶴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
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皇甫謐縹緲草筆明月灣草）
衣木葛泊若遐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
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漭燭龍
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
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捭者扼其
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盡圖而失方今于將攬衆物之
會莫若遡親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
墟於垤堀識斷岸於毫芒審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
陰霾斡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

岡岫相屬蜀如走如伏滇濛窅冗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鐇首而斯盡圖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睞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脩躋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谷曰長橋卧波載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行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五岩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箝悟宪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衛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雲移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麕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麋指血化於黃埃挽艫以凌江老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笞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情堀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芝品之中窾兮錯幡幟之駢懸與器御而皆迸兮匪
縣繒而攻鐫廻回眄以下屬兮蔽雪窟之洞天萬山
擁此乎其中兮倚惼王之瓏玲未色零壁而翠澤兮質
壺口之鏤穿發紺采以眩目兮露沖融乎紫煙前子
瞻乎峭壁兮下欲墊乎重淵既駭視而芒昏兮神懼
人之山立兮若觀伯昏之不射兮已遽然其默存旁
興張公洞嵓洞境物了如昨夢時東坡去世纔年矣
懷居賦 并序

北山集十二 一七 高序

士而懷居弗可以爲士矣蓬桑之志見於始生誠以
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
爲汲汲遑遑者已余轉徙四方實自始生之年今茲
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爲貧內外無所
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遁東愾然有
疲苶之數夫天地之大眷直而冬冥昆虫之微晝動
而夜息余人也役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
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搖指辰戒余舟兮
東征抱衾衣兮夜哂接淅兮晨興逐飛檣兮無帶櫂敝
棄兮懸鶉山之連兮蒼蒼水之駃兮滿滿我初來東
兮苶苶申始折今之還兮甲者詹而茅者榮顧四時兮
幾何嗟汲汲之園清天圃余行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
余生魏而長吳兮閒蓬轉乎四方既僑食乎岐隴兮
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峯之奇兮酌桐江之清弔采石
之英兮叩灘滿山之靈由褓亂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
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鮑瓜兮可繫羨
侏儒之太倉懷鉛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
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遑遑兮羈旅操卮心
兮若零亂曰稟氣不嫵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
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
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又謂之龍虎牀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
友兮奉親聞以北南悵宇宙之浩莫兮涖不知乎安
止仰浮雲之蒼滃兮望白日之駸駸吾窮死其無憾
兮豈爲余而咿喑也

小山賦 爲韶至完作

山崔嵬之千嶂兮習森萃乎中唐曆瀇廬之峭極兮
紛浩漫之湖湘仰炎曦之翕赫兮俯霧雨之滄涼微
風過而淪漪兮激珠琲而漱琳琅擢含冰之令姿兮
氣已益乎千章灌江籬與蕙桂兮蔭筠樹之幽芳暘

禽顧而下息兮游儵鼓鬣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
一與之為倘佯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
念平生之遠游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
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
行天壤而陋八荒以百世為旦夜以千里為尋常濯
足洞庭之波睇疑南衡之陽眇雲海之變幻吊蒼梧
之有亡智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瞳方撫環堵之大
圃味黎藿之羊視拳窪與洿岱等微塵之集蓬茫
頎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
上太守鞠林葉公也俱為之賦云

覽飛霞兮鼇丘翩來風兮下游觀豫俗兮安舒弭寇
旌兮少留東天孫之錦裳戚戚端兮組繡協驅陳前
兮萬象付心宰兮鍾鈞撫曾城兮坐獻睫山川之曠
脩矗連雲乎棨戟觀登檻兮上浮席沈息兮南榮蒂
汝頴兮雙流仰晨宵兮闓闔寄心馳兮北睇俯動植
兮欣榮緊童蒼休眇桑麻兮華櫻謁平皇兮廣
曦曠臣力之何有歸鴻厎乎帝猷方青春兮浩蕩落
斯成以旨羞揭臨兮之高顏聊託物兮優遊面紫潭

之滸衍被璀錯兮華洲森巍風之儻木習豐豔兮敷
柔知造化之神駿寧與物兮為謀等孤菱與叢蔓何
此恩兮彼仇紛游鱗與翔羽亦棄和而出幽蹇鶤鵡
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去因閱芸芸於過目澹無心乎
獻疇念千古兮一眴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
異晉國之青油映奇功兮劒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
輿之二龍匪罣罟兮可蒐豈堪嶇嵚兮無伏羌莫挽兮
誰併要平曳淦之靈介勝泣河之鮑臘緬句吳之故
人守冰墟兮海隅聞凌虛之傑觀悅夢寐兮將求愬
贏糧而即之嗟道岨其奚由儻從公乎嶕廓抱浮丘
之長哀協覽熙熙兮無外同春暮暮兮九州寫登高之
選素斯可以補由庾而賦何尤也

獻占

余數奇多故常有意外之慮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
知一歲之行感春占遇蹇言之感言秋占遇蹇退而
嘆曰物固有有足而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草豈
欺予哉作獻占我從筮人訊之占只分策定卦遇蹇
之感只曰此蹇險在前只不利東北利西南只遠險
無咎近則愆只矧其乘之蹶以蹎只予行實難良未
央只若臨巨川無舟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太山

屬天登無車只鷄栖或存雪塞塗只孟烏更輓莫進
寸只匹雛掎之墮千仞只蓋其貞則艮悔則坎只止
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於不敢只苟當於位
無心而感只子始休平邇以無憾只我惟厥占體則
宜只我行孔艱孰其尸只凡人之生無巧愚只與接
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爲尤只墜鼠中主會被
深仇只點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瞽福於患只狠
則庸只竊鉤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
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之烹反以不材只畫蛇於地
不居何衰頹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什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之或墜柳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思只同生並慮爲
參辰只絶域異世爲金蘭只或談王道目斐鴻只或
相狗馬喜見容只一言意合澤六宗只歷說白首不
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勝量只
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修德詘則藏只進不如需
健以光只退不爲困捨以剛只靈著之告亦孔之明
只利見大人得中行只

廣游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汨東西與南北顧何
適而非寓咨余生之特甚與日月而偕鶩雖突黔之
不暇固無異於衆庶抱天囚之三捷縱跡足而安想
豈斯遊之敢成奚隗始之云慕非多財於什一逐陶
猗之故步安饑寒之分定寧假級於耆富失佳時於
祿於吳下耳閒閻之椓笑類鴻飛之來去浪十年之
不居何衰頹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什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壯齒度迅景於脩路儌秋空之沉寥感候蟲之在戶
盡圖安於容膝休微躬於歲暮假故人之漱廬就寸
逢斗酒東西與南北顧何

銼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仰圓穹之
蒼蒼豈唯我之爲悉諒力命之有制奚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瞥四海之風馳

懷忠 并序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
然諾者孰能之非公之所難執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
於從容食息之閒常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
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
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睢陽一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
猷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

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
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疏遠無聞之地其隱然
以孤城抗賊鋒者顧八弟兄而明皇未之識也向使
數人者用於朝裘冠縫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
之壯不得為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
更蕭代德宗世政益奢憂益深雖搶攘倣蕩之際而
常持憲東禮尊王守官曾不為少貶其惻惻之意豈
惡安佚而樂轉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
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酸地歲歷十二辰走
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廟未及煖又樸被而南矣觀其
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讒之不
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竄銕不足以懲
也則委之狩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謾咤
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
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為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
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
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南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
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
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

之全令於山南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
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為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
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志
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
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
長存雖化而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
芳洲之蘋酌若谿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迈吾轅兮巴山釋吾櫂兮楊瀾晚晚兮道阻脩望
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揭芳美人兮山之幽撫雲
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荼菅兮出秀寄雅志兮
巖丘峯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
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嘆障西風兮
夕塵　其一

辟食兮候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為得兮胡不能飽
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巇鉤時君之頻笑兮於睫與
眉世以是為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
兮何悪逃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
衣君衣奚獨好乎而多事兮恥時之不堯舜與皇夔
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憂狐蠱兮蠅營夜慚晏兮晝畏人生奄奄兮倀倀留無

知兮塵屣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忘爲骨兮
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
鬚兮蒙茸顏如丹兮渥腴雖鏇九泉而壓蒿岱兮亦
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爭流
左吾纛兮洪崖右吾歟兮遠遊尉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韝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跡兮喪猶其三

臨池 并序

庚申十月丙申予夜夢至一堂上棟宇宏敞或出法
書縱觀蓋嶽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綃素極塵暗
顧堂上板壁明淨因大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候
筆館者觀之似不臧傳師令字尤覺精采逼真意頗
欣然念欲以綃素好書遠寄則已譬度賦句在口心
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
因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北山集十二 一十五 重字

若夫敞晴日之軒窓臨惠風之池閣山櫪陳几海珊
置格濯玉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淪玄雲之霧霧
散晨鶩之紛泊舒白頭與烏絲弄禾麻之凡悉指鵾
羊之獐隨羅象犀之綵錯柏實無間掌虛似握乍手
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圖之深藏發脩梁之
秘銓遠神明之舊觀鄧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俄鴻鵠於寥廓軒軒跨海之鵬冉冉遊雲之鶴燧出

北山集十二 一十六 沈秀

窮東北戾之縛紛異態而殊能有彼餘而此轂天然
則不擇而能精積習則有資於力學踐鐵閔以屢穿
仰天門而苦卓嗟余老以纏痾方怡書而靜樂顧志
在而力疲徒心勞而夢噩嗟土炭之殊嗜笑傴僂之
善謔雖習氣之未除羌才疎而投簿與畫史其何殊
睹精神於幻藥本變現於吾心浪妍媸而喜愕苟戲
好之猶存庶猶賢於弈博當知鍼金入木辭華雖照
於荊相二妙一臺筋骨終慙心於張索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論

老子論一

信安程俱

古之聖人退與道冥則雖介然之有有所不受出與道會則雖樊然之應有所不辭故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凡天下之可道者皆有行地而道常無爲凡天下之可名者皆有儀則而道常域中之大而道居其一則所謂可道之道者域中之大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不可得而言而終不言其槩乎則人將晝矣故姑亦寄之於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故其言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且道而已矣又何法焉老子方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後世蓋非退與道冥常與夫自然而已所以微見其旨也

老子論二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由有物之初終宇宙而常存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形與之俱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其確然而常運者孰推而行其隤然而常處者孰止而安然有形者於此乎麗有生者於此乎生彼曷嘗弊弊然以長久爲哉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

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
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嗚呼人固可以與天
地長且久而獨中道夭者是自生之過也衆人常欲
先人而未嘗先人衆人常欲存身而適足以喪身豫
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後其身如此而執道全德物
莫尊焉不亦後其身而身先乎形可使爲槁木心可
使爲死灰外其身如此而深根固蒂物莫壽焉不亦
外其身而身存乎夫何故非以其不私其生故耶老
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帝老子之徒率畏
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
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老子論三

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且猶
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之際
則無餘事矣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
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
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
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
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
後不見其所斷貫萬古而湛存者常然也然後曉然
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窮天地且宇宙
耳而日月爲之晝夜陰陽爲之寒暑代謝爲之古今
要之宇宙實有是紛紛者乎人之於死生不異於此
夫生者死之對而老子以謂善攝生者無死地何也
蓋有生也有滅也方生方滅方滅方生此猶高下長
短之更爲終始亘萬世而無窮者也然則有生之生
者固滅之對也若夫不生之生不與萬化爲偶是貫
萬古而常然者也是我之所以爲無死地者也又何
兕虎甲兵之可噬而殺哉雖然生非我有也我亦無
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攝者假而有之之謂也攝生以御萬物萬物攝於吾
之一攝生以應萬化萬化攝於吾之虛是則以無厚
入有間豈不恢恢然有餘地矣何缺折之有哉

老子論四

衆人之過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瑕舍滑心
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之也易以
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
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
屑金雖貴以之入眸則四方易位矣楊塵雖微以之
翳空則天日晝暝矣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

元覽蓋亦謂是也覽者見之謂也不曰觀而曰覽何也觀猶有作而覽則若鑑之見物而已所謂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聖人之所以見曉者也不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其過也不似於屑金之眯目手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爲覽疵其爲疵也不似於一塵之翳天乎天載魄抱一則形合於氣矣專氣致柔則穀谷於神矣三者渾而爲一則其爲元覽不亦至乎又在滌而除之耳如是則在已者至矣備矣可以愛民治國而無爲矣以百姓爲芻狗所以愛民輔萬物之自然所以治國滔其性傷其生亂其經逆其情而可謂之愛且治乎出而應夫愛民治國之運則天門開闔以示夫出入利用之權明白四達以遊夫六通四闢之道然而未嘗不退然爲雌泊然無知也是其所以謂之元德

老子論五

聖人以道涖天下則六合之內五方之民可以一舉措之聖神之域特在反手之間耳雖然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爲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然真者其所歸也寂者其所樂也而謂之不神可乎其所以神者如是而有能傷人者乎民之生也如彼及其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爲哉或曰聖人神矣然亦安能舉天下措之聖神之域如是遽乎曰地之不同而同於生其種之含於地也人未見其生也時雨既降苗然雜出使地而無種則已有則必生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化聖人非時雨乎晝夜昏六合同其昧日月既出赫然並照使物而無量計則聖人之所以使人生而不傷其生死而其鬼不神舉天下而化之者何以異此斯神也其有傷人者乎嗚呼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佳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慶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故老子於二經之卒章言其所以推而濟物者如此

列子論上

混淪之初不生不化者存而生化之萌具乎不生不化之內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者爲之宰苟無不生者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也而有不化者爲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則化有時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內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之奧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者則化於陰陽鼈之爲鶉螟之爲蟲燕之爲蛤瀚之爲猿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馬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於彼者是物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迴者也儒者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者是也若蒙啓期林類安於生化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爲孟浪迎逆達者乎則亦詘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列子論中

天地託於虛空之中萬物舍於天地之內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者爲之宰苟無不生者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也而有不化者爲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則化有時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內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之奧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者則化於陰陽鼈之爲鶉螟之爲蟲燕之爲蛤瀚之爲猿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爲馬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於彼者是物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迴者也儒者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者是也若蒙啓期林類安於生化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爲孟浪迎逆達者乎則亦詘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也昧者直以覺爲真是而夢爲幻夢爲真妄審爲是也可得執而有之乎其所以異於夢幻者幾何耶故列子言周穆王之執化人之祛以遊中天之臺彼以數十年也而默存無幾耳及其醉也嚮來之樂可復得耶嚮來之處可復追耶然則人之化於化也何異此哉覺有八證夢有六候以言晝夜之通爲一世也夢覺之通爲一妄也鮑則夢與飢則夢厭陽則夢火陰則夢涉因也以言流轉大夢者其受化浮沉未有不由已也西極之隅阜落之國尹氏之僕鄭國之人以言其夢覺真妄苦樂是非之無定在也然則宋陽之妄不

猶愈於曉覺昨夢以爲是蓬氏之述不猶愈於執諸幻以爲實者乎觀燕人之悲發於妄境則知世俗之不爲同行之笑者幾希嗚呼列子之於性命可謂盡矣彼直以天地萬物爲一夢幻豈參言哉

列子論下

夫將以祛有情之累言雖過而不爲玷者唯聖人能之揚朱一篇其大槩所以祛情累也故其言公孫朝之溺於色公孫穆之湛於酒而鄧析謂之真人端木叔放意所好無不爲也而段干生謂之達人且馳域中之論則撿身賢於縱欲究域外之理則有心於善

不如無心之不善也吾無心矣安知善不善之所在乎滑欲於俗世俗之情也有心於德賢者之情也膠其迹而累於情等耳蓋存世俗之情以繕俗固以汨其真矣而存聖賢之情於胷次亦未得全其真也唯痛聖之情俱盡則亦循循常與塗之人同耳善乎其言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而患吾以謂勿壅勿閼肆之而已嗚呼此真人之所以浮游於日用者之外固有大於是者不可知也而世俗徒以區區心目之所屬而臆計天地之外則其於莊子之言亦若是驚且笑矣鵬之負青天鷽之搶榆枋其爲逍遥一也世俗之情必大鵬而細鷽也層層乎小大之辨則是非美惡高下長短擾擾起矣其於莊子之言爲能

涉其流而化其道哉故善觀莊子之言者能於此而悟其將則三十篇煙然冰釋矣於此而驚且惑乎彼方情存分量而智辨是非矣安用莊子之言爲哉

莊子論二

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而篇言夫內外篇言夫外雜篇者合外內而言之也雖然內者外之源外者內之出也庸詎知吾所謂內之非外外之非內耶故內篇終之以應帝王外篇終之以知北遊雜篇終之以天下內篇而終之以知北遊則知其芸之作復之以應帝王則知湛然常寂者是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外篇而終之以天下則歸於根擾擾之緒畢反於一也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老子之書終言小國寡民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夫力不足以舉天下則不足以用天下道不足以小天下則不足以宥天下辯唯其視天下猶敝屣也故能運天下於掌伊尹唯其嘗然自樂於畎畝也故能一舉而造商而睞者直以莊子爲漠然絕物而與枚一毛而不爲者同是烏足以言道也道無形也體之者人卷而懷之無一毫舒之足以濟天下此天下之所以賴於道也雖然應物而濟天下者聖人之所以成焉者也然其出而用者亦聖人之末耳

莊子論三

孟子之稱孔子曰集大成其言曰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聖譬則力也智譬則巧也然後知莊子所謂聖人之道與夫聖人之才者判然白矣莊子所謂聖人之才非孟子所謂智巧道可以學而至才非學而至也譬之鈞石之力可以歲月習也進退弛張可以度數得也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力也猶之道也由學而後至焉故也至於發矢復中者方矢復寓括相屬猶衡弦然此巧也猶之力也非學

到而言傳者也夫射一事也而有力巧之殊聖人一道
也而有才與道之間非孟子之善譬言與夫莊子之善說
也烏識其所以爲才與道哉此南伯子綦所以有問于
女偶也且南者顯而與物交伯者長而爲物先綦知自
衛而不知所以自衛以其所衛者小也顯而與物交長
而爲物先去道遠矣然以其知自衛故能問道於女偶
然其去道本遠故女偶謂非其人也女者不以外傷內
致柔而守靜者也偶者曲而全者也體道之微者也卜
者未嘗求物而不能絕物之求吉凶憂樂不自我而吉
凶憂樂之兆不能不因物而應梁倚則任物底平而爲

物之所倚者也是其所以用天下者也故爲聖人之才
出而用天下則其爲物也太多故將以嘗然藏於聖人
之道必以外天下爲先而後終之以不生不死也

莊子論四

莊子之爲書既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
於掃除名教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
乎棄實有著虛空注然無町畦泊然絕物者於此而
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何而不驚且惑也故終之以
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括檃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

鈃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
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
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漠變化也五者小大不
同其爲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既自列於一篇而孔子
之道獨不列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
也非知孔氏也深於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
於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載之以見於事故迹雖
偏於天下人爲之敝有時而極然關百王貫萬世而
終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於道術
之一偏也嘗竊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爲海放而爲
江河淮濟衍而爲百川豬而爲陂澤醴而爲溝瀆道
術之在天下亦猶是也海之於溝瀆小大有間矣其
爲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爲雲氣升爲雨
露以濟以凝以滋以潤蓋取於河海百川陂澤而用
之耳矣誰謂莊子非孔氏而絕中道哉

莊子論五

莊子毀仁義毀諸已乎曰嘗是嘗非嘗毀嘗譽唯攘棄之而天
下元同是毀仁義已矣然而曰至義不物至仁無親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則周蓋未
嘗毀仁義也莊子滅禮樂滅諸已乎曰澹漫摘僻唯

不用而性情不離是滅禮樂已矣然而曰禮以導行樂以導和禮之意子貢不能知死不歌墨子之所短則周蓋未嘗滅禮樂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周絕聖之言也然而以謂神全形全聖人之道也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聖人之德也通於天地推於萬物聖人之心也手撓指顧四方俱至聖人之治也天地之鑒萬物之境聖人之靜也知窮知通臨難不懼聖人之勇也其言如此絶聖棄知而民相盜去知以歸其天是周棄知之言也然而以謂真人以之爲時聖人以之爲藝予心徹爲知徹爲德以恬養知以知養道而已故其要曰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長於上古先於太極或期之於稊稗或極之於昏默是周之所言道也然而曰道不可以言言而非也則周蓋未嘗言道也豈唯未嘗言道哉其言未始有是非也荒唐之言謬悠之說無端倪之辭則莊周之言未嘗是也以庇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則莊周之言未嘗非也豈唯未嘗有是非哉亦未嘗言也彼其三十篇之書精粗小大靡所不具惠子之所困公孫之所驚其言數萬可謂多矣然而曰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言則莊周蓋又未嘗言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論

維摩詰所說經通論八篇

信安程俱

一

文殊師利是根本智維摩詰是不可思議解脫力文殊師利是法爾如然維摩詰是神通妙用佛以二菩薩問答以顯妙用起於根本智然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不離此身六根六用而別有也此所以先言維摩詰身示疾苦又說身無堅速朽深可厭患而後文殊師利問答即於維摩詰所謂可厭患之身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如此也故法華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以至耳鼻舌身意皆自父母所生之色身而不可思議解脫如彼也以顯根本智中神通妙用皆是法爾如然不可出五蘊十二行中建立然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合之即是佛故先說如來現大不可思議力以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所持七寶蓋合成一蓋覆三千大千世界而山河大地天龍等宮悉於寶蓋中現而寶積等讚歎以為如來神力不共法也諸大乘經中佛將說妙法必先示現

神變或瑞光先照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天宮下至地獄莫不蒙光解脫或見微塵數佛剎悉皆顯現如此經所說七寶蓋中而皆示現三千大千世界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乃至山河大地等蓋言法無不該無不遍也有一絲毫不至處是佛法界有所不遍有所不遍則是有礙非無礙也又大藏教中常以法喻寶如云寶洲衣裏珠額上珠摩尼寶長者寶藏之類皆以喻法故說法緣起先以長者子寶積也寶積言衆寶猶云一切法也以七寶蓋供養佛而佛合爲一蓋言一切法即一法以法寶普覆一如在家猶出家也如長者維摩詰是也長者子寶積既讚歎佛神力已遂問如來佛土清淨而告之以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言種種智神通與萬法皆由一心心外無法也而舍利弗從聲聞知見不達是理故疑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也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大千世界皆已清淨莊嚴者言迷悟淨穢之反一足指按地頃耳螺髻梵王見清淨法如佛頂相故能以法除舍利弗惑也

是經所說法真俗聖九淨機平等不作異觀故在會菩薩自等觀菩薩已下五十菩薩及彌勒文殊五十二菩薩也等觀不等觀等不等觀所以爲等觀亦去等觀之著也是神通自在必自三昧中起三昧者正定也是所謂神通妙用亦法爾如然故有定自在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也解脫神通亦是此身光明發現故有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是一切佛聚一切義海故有寶積菩薩辯積菩薩手有摩按引接之義菩薩常以法寶法印摩按衆生上至十地菩薩法印而摩按之故有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所言法印如印印文無先無後無作無二即時具足無有差異字有先後而印時無先後文有文義而印中無文義然而普遍無礙事理周圓無作無二諸佛經中所言印者皆此義也常悕菩薩大悲無量故喜根菩薩喜王菩薩大喜無量故辨音菩薩常說是法故虛空藏菩薩法無盡故執寶炬菩薩以法光明破冥闇故寶勇菩薩負荷衆生無所畏故寶見菩薩無見而見是法見故帝網菩薩

明網菩薩法法互融無所礙故無緣觀菩薩不起真際故惠積菩薩法無量故寶勝菩薩無能勝故天王菩薩最尊勝故壞魔菩薩摧伏四魔與諸怨賊故電得菩薩法如幻化故自在王菩薩具不可思議解脫故功德相嚴菩薩摠持萬行故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法音無邊故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具大力故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度生死海無疲厭故妙生菩薩念念出生而常寂故華嚴菩薩開數佛華大莊嚴故觀世音菩薩具悲智故得大勢至菩薩具願力故梵網菩薩即煩惱網即清淨網不相礙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嚴淨法無不遍故金髻菩薩珠髻菩薩至法頂故於是終之以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者如諸菩薩具如是等法即成佛果彌勒菩薩是一生補處已授佛記者故然不離文殊師利清淨根本智也如善財童子遍參善知識已後見彌勒與文殊是也

三

長者維摩詰既以已身示現有疾因爲人說此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無主無人無我無知無作等及說

身病根本從癡有愛以有病苦又常爲諸人去諸法
病如諸十大弟子與彌勒持世二菩薩嚴光童子長
者子善得皆以謂不堪任詣彼問疾者不惟以其入
深法門辯才無礙爲聖賢等之所畏難亦以謂其諸
法病如上所云則不能見維摩詰無諸法病即維摩詰
耳若能不於三界現身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乃
至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如是宴坐如法說法離衆生
垢離我垢離生死前後際斷乃至無說無示無聞無
得如是說法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
與風等乃至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其有施者無
於法等乃至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於諸法解脫如是
無分別觀知根器以大乘法教化衆生如是爲人說
法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不以二相觀佛國土罪
性福性皆如鏡像在家出家無有功德知如來身即
是法身知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一
切天魔悉能摧伏以善提心起四無量以法施會爲
大福田若能如是即是維摩詰即是文殊師利如舍
利弗等所有法病是病爲維摩詰所訶如彼者不能
見維摩詰文殊師利也故皆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不可思議解脫力一切衆生與諸佛菩薩悉皆本來
具足不出一心六用而能發現所謂神通亦曰光明
但一切衆生以生滅心狹劣心分別心限量心黑礙
心等故有眼爲色所礙有耳爲聲所礙有舌爲語言
諸味所礙有鼻爲臭香所礙有身爲觸所礙心識爲
法所礙故名之曰盲聾愚癡等類然亦常運神通常
放光明未曾間斷諸佛菩薩以廣大心無住心無分
別心無礙心故一心六用皆爲不可思議神通亦常
放無量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謂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以至鼻耳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爲
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唯
了諸法空無礙然後有是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
故云空其室內除外所有及諸侍者無有牀座此所
以能容須彌相世界三萬二千師子座及香積世界
九百萬師子座也言須彌世界者如經所言有解脫
名不可思議者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
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表是法也故
文殊師利問疾之餘首問維摩詰此室何以空無侍
者維摩詰言諸佛國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荅曰

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以至六十二見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以明空非分別不捨有而求空了則煩惱即菩提迷則菩提即煩惱也明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即此示病之一心六用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而無分別者也以至右掌持諸天大衆諸如來所又不起于座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皆以空無礙故故曰室空不起真際故故曰不起于座此不可以生滅礙心分別妄見而知者也

五

文殊師利從佛所來見維摩詰即是清淨法身本根本智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皆不來而來不見而見不來而來豈有來相不見而見豈有見相若來已更不來是實無來來無所從故若去已更不去是實無去去無所至故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擬議即差故自文殊師利初詣維摩詰問答凡十段義一文殊問病病所因起二文殊問病何以空無侍者三文殊問病爲何等相四舍利弗念欲牀座維摩詰荅以須彌相示有輪回苦樂等受也然從癡有受則我病生又曰從有攀緣則爲病本又曰身孰爲本欲貪爲本欲貪孰爲本虛妄分別孰爲本顛倒想爲本顛倒想孰爲本以無住爲本無住則無本唯其顛倒虛妄貪欲爲本此衆生所以輪回不息出入苦海者也唯其顛倒以無住爲本無住則無本此所以即煩惱海即菩提也知無住本立一切法則於住死畏中得無所畏矣諸佛菩薩自文殊師利初詣維摩詰問荅凡十段義一文殊問病病所因起二文殊問病何以空無侍者三文殊問病爲何等相四舍利弗念欲牀座維摩詰荅以須彌相示有輪回苦樂等受也然從癡有受則我病生又曰從有攀緣則爲病本又曰身孰爲本欲貪爲本欲貪孰爲本虛妄分別孰爲本顛倒想爲本顛倒想孰爲本以無住爲本無住則無本唯其顛倒虛妄貪欲爲本此衆生所以輪回不息出入苦海者也唯其顛倒以無住爲本無住則無本此所以即煩惱海即菩提也知無住本立一切法則於住死畏中得無所畏矣諸佛菩薩從智起悲濟度群品有一衆生不滅度者是佛菩薩終不取涅槃不捨生死也故曰一切衆生病是故我國師子之座納於室中五文殊問云何觀察衆生六文殊問生死爲善薩當何所依七天女與舍利弗問荅八文殊問通達佛道九維摩詰問文殊何等爲如來種十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親戚眷屬等爲何所在舉要而言一切解脫神通總持萬行大慈大悲及一切衆生塵勞煩惱皆依清淨法身根本智而立故維摩詰即於父母所生之身示現有疾又即於此身而現種種不可思議解脫以見菩提煩惱無二性故示現有疾非有疾也如佛菩薩爲度衆生出入生死海游戲五道雖實無生死無我無造亦無受者而

病衆生不病則我病滅也然無量煩惱大菩提海惟
一空法此維摩詰所以示有家居眷屬而一室之內
空無牀座亦無侍者也荅文殊之問又所以言諸佛
國土亦復皆空也然所謂空者非捨諸有而別有空
也故曰空當於何求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六十二見
當於何求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蓋空匪他求不離六十二見
而空存焉六十二見是諸過患然不離諸佛解脫中
諸佛解脫超過一切礙無礙境然不離衆生心行中
也故寶積經說文殊以神力令舍利弗與魔波旬作

如來身問荅妙義舍利弗問菩提當何處求波旬荅
曰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無明有愛求於菩提顛倒
起結求於菩提障厚覆蓋求於菩提亦是義也大般
若經曼殊室利分云一切法空說爲法界即此法界
說爲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
又云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間即此菩提又諸
法無行經云文殊說言一切衆生皆得菩提是名不
動相一切衆生皆成就一切智慧是名不動相一切
衆生皆是道場是名不動相乃至一切諸佛成就眞
欲是名不動相一切諸佛成就眞慧是名不動相乃

至一切諸佛成就邪見是名不動相大抵文殊師利表
根本智故其所說法皆徹源底即有即空無二空也
煩惱菩提分別空則病亦無形不與身合及與心合
非四大亦不離四大也

六

舍利弗未離聲聞未能隨緣赴感無不周遍而常處
於菩提之座故作是念當於何坐也東方萬物並作
出晦入明之方也而世界名須彌相表不動也東方
萬物並作之方而世界名須彌者動而常寂也佛曰
須彌燈王者寂而常照也以彼菩提之座入於空無

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莊周曰大仁不仁又曰虎狼仁也聖賢之語豈有二義哉觀佛菩薩說一乘法必有女人以爲緣起故法華經說龍女七歲文殊度之於衆會前化爲男子即往南方成佛而華嚴經婆須密多天主光女慈行童女乃至城神夜神林神等皆以女人身善財見之得解脫門又如無垢施經所說無垢施女月上女經所說月上女皆辨才神通與大弟子往復論辯訶毀小乘說微妙法親授佛記維摩詰室中所化天女亦猶是也其義有五一者示平等法無男女相二者法無淨穢三者示世

俗諦即出世諦四者一念之間即三阿僧祇劫無延促相五者一切諸法皆如幻化如維摩詰示居士身天女乃其眷屬然而眞俗無二世出世一如也散諸天華著以表在欲行禪了無罣礙諸大弟子以有礙心華著不墮以壁言畏生死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也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提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又云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者言大般若海不離十二有海也以維摩詰空無所有之室自然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也於是文殊又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而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嘆曰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於是五百菩薩皆得無生法忍

心而已是即有而空也故曰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夫人終日起居動作之間視聽語默之際無非欲也而其行也常禪故以喻火中生蓮也

七

生滅爲二我我所爲二受不受爲二垢淨爲二是動是念爲二一相無相爲二菩薩心聲聞心爲二善不善爲二罪福爲二有漏無漏爲二有爲無爲爲二世間出世間爲二生死涅槃爲二盡不盡爲二我無我爲二明無明爲二色色空爲二四種異空種異爲二

眼色耳聲鼻香古味身觸意法爲二忍辱持戒精進
禪定般若布施回向一切智爲二是空是無相是無
作爲二佛法衆爲二身身滅爲二身口意業爲二福
與明爲二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正道邪道爲二實
不實爲二凡是二者皆爲諍論皆爲戲論皆爲邊見
皆爲偏計皆爲執著而不二法中無生無滅無我無
人無受無不受無垢無淨無動無寂無有相無相
無聖無凡無善無惡無罪無福無有漏無無漏無有
爲無無爲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死無涅槃無盡無

不盡無我無無我無明無無明無色無空無同無異
無根無塵無六波羅蜜無一切智無空無不空無相
無無相無作無不作無佛無法無衆無身無身滅無
身口意業無動無不動無識無不識無得無不得無
閣無明無樂無厭無正無邪無實無不實彼諸菩薩
各以如是所入不二法門而樂說之然此三十菩薩
之所言者言而已矣故文殊師利以謂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也文
殊師利雖如是言然畢竟只是言說於是問維摩詰
而維摩詰默然而已是義方圓按大藏中維摩經凡

有三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今行於世者是
也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唐三藏玄奘譯
說無垢稱經而支謙所譯至文殊師利說無言無說
等爲不二法門於此遂已更無後段維摩詰默然者
彼意豈以爲重複耶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
是作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楊眉或
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聲欬或念剎土或動搖如瞻視
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

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又云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
等衆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文殊師利既以無言無
說無示無識爲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默然無言已
於是示諸菩薩及大弟子以衆香國神通解脫殊特
之事彼衆香國香積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
天人得入律行菩薩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以表五蘊六根即般若海一一觸受皆具圓通皆能
入佛智惠也如香積世界但以單觸而證菩提則知
一切悟門不必皆從言說文字而觸脫也以至一切蠢
動不必有言說而能辦事也應坐時坐應食時食以

表與一切衆生了無差別也遣化菩薩致敬香積如
來者以表一切解脫神通皆如幻化也衆香菩薩問
釋迦牟尼如來於此娑婆世界以何說法而維摩詰
告以佛以剛強之語調伏之言度脫衆生以見如來
隨諸刹土時節因緣以方便力所應化度而化度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
以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
應以化緣得入律行有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
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
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爲而作佛事又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
佛事又曰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
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皆如來與大
菩薩慈悲方便眞實諦也又維摩詰爲衆香菩薩
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以言五
濁惡世十二有支煩惱苦海乃是無上菩提大般若

海也彼諸淨土無一闡提及三惡道譬之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必於汚泥乃能生植故云諸餘淨土之所
無有也起根本智現大神通說無上法已於是攝用
歸體故與文殊同往詣佛也釋迦牟尼如來爲諸如
來衆既說妙法衆香菩薩九百萬衆皆還彼國是佛
世尊與大菩薩及長者維摩詰以智慧神通作佛事
已於是佛問維摩詰爲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言如
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以至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
示以見眞俗無二凡聖平等根本智解脫神通同一法
身也雖從根本智示現神通說諸妙法然常不起眞
而來生此而維摩詰告以無生死雖然佛蓋知之以
謂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
生此也既無沒生而云無動國沒而來生此者無動
乃所以無沒生也梵語阿閦華言不動無動佛國者
表維摩詰雖現神通而說諸妙法不起眞際湛然不
動也故雖以右手斷取妙喜國鐵圍山川乃至梵
天等宮城邑聚落上至迦吒尼天下至水際入此
世界而不起于座也此無動世界所以擲過三千
大千世界出入往來無所留礙而無出入往來等

相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雜著

房太尉傳論

信安程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劒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善安
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
朔方顒王璬鎮成都凡劒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
屬永王璘鎮荆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
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度 珙琦皆不赴鎮故云領 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横
潰四出天子足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
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
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
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讋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
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為賊媒者也天
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北時諸鎮堅然聲治兵問
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下之兵名如名
之名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
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狥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雖

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余嘗論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去知為至於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數蓋不足以權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闢強虜明矣而琯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琯之謀大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惟幄之功果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忠贅言激怒人主反其軍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功以為罪而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緻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予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忘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琯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敬社稷容輯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琯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册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琯也至逆胡撫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結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耶

倚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絶於孽后敗亂於藍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踐履輒而不知常相理也方天下初定魏謨勸　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　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耶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遥遊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

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況亂天下者乎卒之百
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
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
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
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
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爲世戒者衷而爲書名之曰備
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謹序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
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奥不極其原不覩其奥求
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文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
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
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爲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
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
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
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
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眞刻不傳至唐
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爲
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
多其分間布白規圍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

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
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
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
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注徃而失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古學
於寂寞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
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
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
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
得之又能守其所學而不變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
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
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叙

賀方回詩集序

鑑湖遺老詩九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練
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
唐實録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弃官本末方開元天
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
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
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川未嘗
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

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
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鄱官及通守兩郡
辙謝病去爲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
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
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
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傍首北窻下作牛毛小
楷摹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
羽人劒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
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
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
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抗髒可憎方回
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羙惡無溢言爲
我評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
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漢儒授經圖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
昭后死爲之服亘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
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
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
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
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
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
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翺皇
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
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貴於學者豈專
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
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
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
相而被侯臣之目後世講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
禹谷永亦号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
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
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
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
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徇利豈其志
以經術揚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
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爲王荊公出以經義授東南
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
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病卧里中讀西漢
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

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流譜諜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固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安程俱序

題鄜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鄜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而鄜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見高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輟洗起衣躧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廉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非漢所以強弱興亡之所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捭闔動聽爲務而其言不得不爾耶是不然食其爲是無當之言可也而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爲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之霸王去晉人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

西安長壽僧舍謹題

題温公帖石刻

文正温公之清節直道内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著龜搢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間理言遺事士夫莫不寶而傳之衢州學舍嘗得温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書文正實契其維綱而筆削裁成之功繄高平公之助是時二公以道義相從於寂寞之濱凡前古是非成

敗之端治亂安危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啓沃吾君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備述英之讀布於學官而行於天下是豈小補也哉初書成而上之帝爲親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刊之書又以爲百世之賴可謂盛矣夢得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弥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溫公更其字曰淳父猶取高密侯傳贊語云高平猶仲熊興州學教授陸君俊民懼後生不知夢得之爲公也要余述於其後俱嘗以謂不得登二公之門以觀道德於後前聽教誨於左右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寄宿昔欣慕之心爲亦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謹識

題八師經後

余觀八師經所說雖非無上般若圓頓法門然實毗尼梵網之權輿普賢淨行之門戶而生死畏途之梁筏也明白切近雖塗之人皆若可解使四海之內橫目之人普皆信受堅持不退爲善而不爲惡如佛所云則坐證四果長揖三塗何遠之有且人人推不殺之心而充之可使寃親平等慈心相向而豈有鬬狠賊害伏尸流血之事哉人人推不盜之心而充之可使廉遜興行貨弃於地於非其有一介不取而豈有奪攘貪鄙攫金胠篋之事哉人人推不淫之心而充之可使男如柳下惠女如共伯姬貞潔自持不欺闇室而豈有侵凌誘略羅欲亂倫之事哉人人推不飲酒之心而充之可使飲食語言離諸過患端虛正念齊聖温克而豈有湎酗昏暴流連荒亡之事哉人人推無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心而充之可使篤實誠信不詭不欺而豈有侵凌誘略羅欲亂倫之事哉人人推不貪之心而充之可使知老病死苦之無常少壯盛強之不可恃而操心愛日遠惡爲善之不可不勉也夫如是何畏乎生死何怖乎惡道無疑無懼俯仰無怍終日盡世泰然安樂而相與倘佯於仁壽之域是則極樂之土可封之俗已豈非立言垂教者之本意愛人治國者之至願而有生之所甚樂者乎故余思廣其傳焉紹興六年九月日俱謹識

天辨

觀柳子厚天說退之固有激而云然理子厚爲之說亦至於芒忽兩忘而止余嘗深究天

人消長之由若有得者因詹筆作天辯篇二子歸之正以祛君子之惑焉

天之蒼蒼尸者誰耶鴻濛穹隆其正形耶抑有五官以視聽好惡耶抑又有條章政柄以司下上若而予若而奪耶古人於此乎疑已或曰凡人之生賦畀適定天積氣耳漫無記省物生其間自窮自達自狂自聖自壽自夭自愉自病或生而幼雲漢或老而沒泥滓自其適尒豈足深竟若是說者然耶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斯言也皆適然乎則為善者或幾乎熄矣或曰天之與人絶處殊類質象既別好惡隨之窮通用捨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嘗以此及之小人而在上率常志滿意得子孫族黨繁盛半天下康彊壽考無一不如志者若是何耶嗚呼區區之窮通用捨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嘗以此動其心哉而天亦豈以此待天下之君子也蓋亦蚩蚩者之招然耳今夫蚩蚩之氓晝日之所為孰非強凌弱衆暴寡狡者欺慈薄者負厚哉其孝於親友於兄弟者有幾其臨利不忘義者有幾其設心正平誠實無偽不負神明者有幾使君子而得志為一州則惠一州使一路則惠一路在朝廷位宰輔言聽計從則膏澤及天下彼蚩蚩者是將怡愉安樂而終身矣彼畫日之所為其傾欺賊害者如此而天乃報之以悟愉安樂則天之所以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乖剌舛繆矣乎故必使邪佞殘賊者臨其上為一州禍一州使一

路禍一路在朝廷位宰輔禍天下非唯禍天下必至於糜爛土崩而後已此無它黔首之掊然耳以是推之則易之慶善殃惡書之視聽自民老子之踈而不失與夫釋氏之因果報應無合而通者矣

龍亢侯傳

劉鈷上谷人其先金天氏之裔散處山谷間子孫皆強利足任事世賴其用夏禹初受舜禪大徵金氏之子孫聚于中都作而庸之其國有九鼎之重其強族在梁州與瑯琊氏婁氏最著梁州之諸侯貢焉子孫雖匿巖穴世即而搜之無遺然其最有聲者往往為

國武備鈷之近族祖考舍光先生者兄弟三人為殷帝寶臣所向三軍為之却走其季他日為秉丹報父仇不克終身不敢言勇鈷家與石氏錯處山谷中爭雄強而鈷之族等為強獷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燕聞金氏強擴使人穴地而攻之繫其衆盡取其獷族以歸付若盧詔獄使公子高即治頗侵燥之又從而鍛鍊之剖其頑不可使者享其失謀者取其英而收用焉而鈷尚少在其中頗有聲會歐治子見而喜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耶竊與之歸為立模範所以訓練磨礲雖百反不倦蓋七年而後成器為

之納室焉又教以兵法揮斥上下回旋出入無不如指麾挺挺勁立遇事輒斷雖授以艱大未嘗反唇切齒鈷亦歎曰使吾離塊獨擇滓穢剛不至折柔不至屈以成吾質者歐治子之力也然吾聞卯金刀將興吾或似之遂更姓劉泰末嘗從人過豐沛間道遇漢高祖一見鈷銳上修下有威重顧瞻光采凜人即異之曰吾左股七十二黑子尒背文七星皆奇相也能從吾遊吾佩服子不敢忘遂從高祖常與同卧起雖呂后諸人莫能間也既而道大澤白蛇當道鈷殺之常為高祖樂侮至漢有天下高祖益器任之為尚方長号龍亢侯群臣

以上寵鈷皆以其族子弟自隨然以其世剛悍難近詔毋納殿門唯鄭侯上所優異與俱者乃得至殿上然鈷愈覩容用事主裁斷其友以書戒鈷曰君侯姓剛太銳數用以擊強剸劇恐於游刃有所不宜盍韜光挫芒以避缺折之悔鈷荅書曰自吾為上所提拂常以三尺法裁剖庶務小大斬斬苟不失其柄吾豈為繞指者哉又之高祖稍內陸賈言向儒術鈷浸疎高祖一日將按用鈷又不見進退頗生澁不能緩頰如前日高祖撫其背曰公雖儻豈不勝一割之用耶乃以數百戶封之峽中頃之為武庫令初鈷遇容成

公授以坎离 卦名 濟鍊形得不死至晋猶為武庫令元
康五年武庫災鈷自度且得辠固歎曰吾老矣安能
與刻木對為衆口所鑠哉因兵解仙去　太史氏曰
龍亢侯初以巖穴椎重之質一旦得良工師更鍊既
久砥厲頓挫遂為國利器或謂其剛悍自任匹夫之
敵耳然漢高祖御之以取天下項氏莫能抗遇輒潰
裂何哉觀其遇事迎解在掌握之任九年無少玷缺
貴青莫敢當其鋒身名凜然與日月爭光可也鈷之
族大抵傳貴精鍊形然罕能變化晋初有避地鄣城
者後夫婦皆為龍入延平水中嘗觀神仙書有服琅

玕華化為飛龍者鄣城君豈得此術耶

西漢詔令序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
略吳郡林德祖虙實始采括傳志叅之本紀凡斷章
析簡掇之無遺方叅纂在紙未遑詮録間以示余余
因取其纂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
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
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
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虞虞夏商
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
由秦漢以来置學官弟子誦説研究至有白首沒身
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
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
詔令温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
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
誠明白節縟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
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
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實兼盛哉
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文制之主
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

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
文詞為時用方令昭回之章燦然綸之美固已轢絶中
古陋漢唐而莫攀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
隆庶其或者亦足為
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
月壬申朝信安程俱叙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信安程俱

雜著

宣和御書贊

靈交結窓祕瑛房也大有在上旃雲章也蔵圖頡迹寄明光也臣俱賓之澤莫長也行書如龍行天或將或飛其馳不迫其靜不進蓋從容八法者猶嚴恭而自度其超忽萬變者猶應物之神機乎草書

宣和御畫贊

太虛混淪滋象之先無動而生萬彙出焉巍巍道尊

實主張是苦乎勞乎無擇巨細是翻飛者與彼有筠

如馬一毛如地一塵凡有形相寄此筆端造化之妙毋以盡觀

鄧安惠公贊

翼翼鄧公外粹中剛德人之容有蘊若虛叩之則出如響綏鍾有文不虧用之則宜溫厚顯融白首事親洞洞屬屬如相蕭雍移之事君牧丘之卿文終之恭然執法憲府謇謇不撓審克厥中有赫軍容禍亂之機見微納忠晚登廟堂泊無怨懷游心大公蓋清而畏知仁而有勇和而不同不色不言不有其賢名莫

之從知人則哲帝鑒孔昭温良在躬老成日徂世不之才機警疏通愛而不見弭拜遺像隱如盛萬

實相贊銘

觀身實相　如夢幻響　亦如虛空　有無遠際

無作無受　無去来今　無空不空　有願無願

生住異滅　一切皆無　如如此身　威儀差別

如是如是　皆如實知　萬境現前　如水鏡像

繁興用處　而常湛然　觀一切法　無不皆空

是為覺知　諸法實相　相即是空　空即是實

無能觀者　亦無了知　觀佛亦然　一相無相

紹興己未北山老人寓止長壽五年矣

春三月於寓舍之西為屋一間挾以二

厦於是遊息焉名之曰實相齋而為之銘

寂照軒銘

寂如妙高山安住而不動照如鑑止水不將亦不迎應物而不傷無取亦無受於中現色像而實無所有即此顧眄中是我無盡藏

唐三隱賢贊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為出處係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

得而臣世之戴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脩渾沌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絶塵發名賢科廉潔孝悌不樂居朝去為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結廬北渚著書東皐種黍釀酒子光是文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可戀竟以疾罷樂史善釀求為樂丞史死遂去述酒作經刺史顧見苔曰奈何坐召君乎託無心子機士見問笑而不應豫知終日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盧鴻顒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迺盧嵩山約房荃壁金書玉歷明雲吸霞陵皎皎獨立見鴻草堂十志開元之初備禮再聘確然自高鉤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禮之所導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寧極是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恩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妙齡起家策干肅宗翰林待詔錄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釣徒自号玄真著書太易十五篇探幽賾無其兄鶼

齡為築東都茨以生草椽棟不斷釣不設餌豹席樓屬縣令聾瞽不窺其德使浚渠執畚曾無忤色婉織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苔雪浮家泛宅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四海諸公周遊共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能致不知所終

列仙圖贊 凡二十八人

有形皆幻初無倪巨細未足相雄雌蚩蚩坐受幻物欺不能與天同密移玄黃二物知何為獨能長久無終期至人亦窺衆幻機奪取元化操鑪鎚留形逾數乃一戲叶呼嘯六子交城義偉兹二十八幻師蟬如經星周四維騎箕降弭非有斬出入六合唯所之黃妖位閏炎綱燎黍嗷嗷億萬沉塗泥翩然下墮哀黔黎赤伏紹緒皇功巍雲臺累塊空刑儀索身滅迹歸無涯竺乾心印金襴衣語幻語法空無依承承卒付碧眼兒一華來東令萬支洪荒怪譎同一歸勿喰我言無叮嗤

文殊維摩畫贊

是妙吉祥七佛之師為大醫王法病是治五編十二行即大摠持五濁海中得淨摩尼非取非捨不即不離化度無量十方四維而默無言而寂無為是歡喜

藏亦大闡提是無垢施惟金粟尊真俗無異人法何
存於不二境示不二門三十二義諍論紛紜最後文
殊無說無聞而我一默是義方圓擬議之際電掣
星奔

題三界四禪天圖偈句

如火宅喻三界無安是故衆生應求出要而此三界
亦如空華分別說三實無所有我觀如來不可思議
出入三界如游觀園而常湛然處菩提座應知亦有
上上根人不歷階梯徑超佛地四雙八輩如焦穀牙
十地四禪如隔羅穀凡此世界能忍衆生若見若聞

應知希有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如救頭然御名勿放逸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雖常談是佛教誨

紹興八年北山程俱長壽寫舍讀藏經

畢於解夏日編次圖仍題偈句

圓照大通二本禪師真贊

圓照道廣　海涵波瀾　於無中作　示四無量
大通道峻　壁立千仞　轉大法輪　而常清淨

妙湛慶老真贊

黃蘗妙湛禪師睿公童子出家已有衝天之志早年
悟道遂開選佛之場法誦傳衣孤峯頂目視雲漢慧
林數座微塵裏轉大法輪喧靜一如無毫不立入塵
垂手端能於異類中行破閻傳燈肯使向聾驢邊滅
名久喧於四海化方被於九夷嗣法了心圖形瞻敬
信安老漢以偈贊云

是妙湛師　丹青頂相　頭圓下豐　眉在眼上

題米元章墓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為芾常自
号襄陽漫仕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
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為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

享於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槨
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
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昇歸華丹徒
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慶瓌瑋音吐
鴻暢談辯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為文詞與立言命物
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
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為吏
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
吏常撿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
雄絶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善喜推

下後進紹聖丙子余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余李太白
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
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
其身之窮也公既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
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為之贊云
珠璣玉石璀璨瓦磚卮言之出風雲蕩潏變化融液
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馮宣徽畫贊

於穆 仁祖其仁如天萬物茂遂莫知其然凡厥有位
至于士卿聿養漸摩登其俊良有如馮公荆楚之秀
北山集十六 七 李林
琢詞豐碑志見潛皐揚于帝庭褒然舉首出入中外
有猷有為匡時納忠善類是毗帝賚神孫俾究厥施
惟時聖神敉盛圖治群情未孚故老憂嘅六事是陳
以揉時敝允哲

神考灼知厥心趣佐予治如彼和羹
式為鹽梅全美令終為世表儀世道交喪士賤不振
以同為和以順為正見此遺像燁如景星匪公之懷
二帝之明

畫馬贊

神超遥骨權奇尾蕭梢步遽迫追風流電驚四蹄驊
騮皮質龍驎姿飢食玉山禾渴飲西瑶池御非造良
不受鞿鳴和鑾躡九達走千里先安之誠不如累不
驪飽芻菽略駕羈三尺童子縻且揮駕鹽挽碡靡不
為我觀此羌貌甚閑整聊持短轡不見鞭影似縻非
羈若繫而騁茍惟驅之八極俄項

郭恕先畫贊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若斯言也猶未離乎有生如
恕先者貌則人耳固已超崑崙而友大庭故依隱玩
世猖狂而妄行蔚然之賢偉然之軀視之猶芻宿草
而委枯株也又奚以生累而形拘乎然天莫得而命地
北山集十六 八 一 李林
莫得而理金朱不能困而陰陽不能災其於道也豈
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哉

閻唐侍詔顧德謙畫入貢圖贊

大道之行人無數懷泊焉相忘莫徃莫來逮德下衰
親譽畏侮邇之不能緊遠是務招徠不足求以兵旅
有服斯叛無得何亡我觀此圖掩卷慨慷 寅和乙巳八月廿日行道暘陽趙叔問携此圖過河亭共閱為題此贊

賀方回畫罽有龔高畫二其一戴勝殆非
筆墨所成其一鼷鼠尤妙形態曲盡有貪
而畏人之意方回言高蜀人與趙昌同時
妙於毛羽其先世所藏數十幅今唯此二

畫見邀各題數語其上

戴勝

惟戴倦氏知與時通降桑棄以趣女工意俾世泯不虐于冬誰為鳥紀以配九農

鼷鼠 按尔雅處田中食粟豆盖鼷鼠云

有鼷踧踧齧此場粟不勤而贏以果其腹有惕其中而志逐逐何以占之機見於目不如太倉擇廩而穀夜舞于門晝市于屋豈無灌熏莫我敢毒心肆體胖以傲麟鵲

山陰圖贊

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空山無人誰與晤語 謝玄度

養生盡年希風數子坐遂宿心豈非天賜 王右軍

東山之游人增起勝淝水之勳莫之與競 謝安石

談鋒孰當寄逸鷹集譬黃不狹莫賞神駿 支道林

陸宣公祠堂贊

唐相陸宣公贊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舉像吏祠而拜之謹為之贊曰

天下無事湛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太山是以其臣唯得是嗜以諛為恭以儉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於其間覩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險一致為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鬻格君之非砭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戡內籌心膂惟一鵷鷺之鄰吳越所慶公生其間種蠡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莫九壝兮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 有序

逸少為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汛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史寶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種更顯位矣是直以犬馬鳧鴈畜之耳此逸少之所取也是其所以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颺逝者已彼懷祖之蟄特其蟻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 有序

天寶三年李真自祕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
士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
驕三綱固已絕（姓三無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
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
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耶贊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
鉏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
悔此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
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皆季真之細也狗苟
而蠅營臨深而擿埴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恍矣

蓮社圖十八賢贊　陶潛謝靈運陸修靜附

社主遠法師

遠公弘道實相是談像浮江澨神運伽藍戒珠義海
為世所瞻

彭城劉遺民仲思

豫章雷次宗仲倫

二林領袖　大化見前　不忘正受

招隱是開　納詩繹禮　學者四來

鵬門周續之道祖

道祖高風　出處無礙　在野非固　入朝彌介
南陽宗炳少文
少文嘉遁　棲丘飲谷　三聘嘗然　衡巫在目
南陽張野萊民
萊民孝友　學兼華竺　菲衣糲食　不改其樂
南陽張詮秀碩
秀碩高逸　帶經以鋤　騎省莫致　容縢是娛
西林覺寂大師慧永
覺寂慧晬　衆香所薰　清而容物　猛獸是群
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
生公演義　頑石肯首　龍去虎丘　錫飛匡岫
羅什所歎　色空無着　為般若岸
順公奇器　羅什所歎　色空無着　為般若岸
敞公講論　思徹言表　梵漢昭然　唯躬是踐
法師雲順
跋陁寂妙　親禮慈氏　果證不還　譯宣了義
法師慧敞
耶舍揔持　神通無量　經律華爽　是虛空藏
罽賓佛馱跋陁羅尊者
慧持兄遠　是謂二難　超情釋累　蜀有龍門
罽賓佛馱耶舍尊者
法師慧持

法師曇恒

恒公玄暗　響發英妙　棲神幽境　鳥獸馴擾

曷公孤峻　法師道曷

文不再讀　社主西歸　法燈是續

法師道敬

恭通儒釋　六根一戒　凜如氷玉

敬公蘭秀　法師曇詵

動植之性　詣理通玄　超然高勝

詵公多識　紫桑陶潛淵明

性與道俱　世出世士　莫得親疏

淵明高蹈　康樂公謝靈運

豪氣不除　慧業則有　非寂滅徒

康樂道上　道士陸修靜

寄傲簡寂　江湖相忘　一笑莫逆

陸公玄虛　真靜齋銘

以動逐動　如猱在山　以定止動　如馬在閑　即動而定

如淵在淵　孰能乘轉徙之車遊利害之塗出入有無不

愕不慕　更萬化而常然者吾願與之忘年

三衢道士陳應常結庵山居北山老人名之曰常清

靜庵而為之銘

天其運乎　而四時行　其得一以清地其處乎　而百物

生　其得一以寧古之人乎　其心如天地之心湛然常

寂　其氣如天地之氣周流運行則其為常清靜也固

已超動靜而泯濁清豈不亘古今而通神明矣又況

乎久視而長生

題阿蘭若偈

一切法空寂　諸佛所行處　是名阿蘭若　亦名阿蘭那

乃至阿練拏　及以阿練若　是故解空者　樂阿蘭那行

無爭無戲論　逮得薩芸然

題醉學究圖

是諸衆生　或醉或醒　或老或稚　或喧或靜　或嗔或喜

或猴而冠　或鬼而瞘　或奮拳而鬬　或戰手而詈　或笑

而道之　或挽之使止　情炎內焚　風力更熾　不知其然

孰主張是　或倘而杖　或拜而跪　昏呶乎前　胡卒以禮

如一機抽　如群優戲　菩提海中　等一幻翳

鐵關石硯銘

鐵中錚錚　化石爲硯　其利也若　游刃之發　硎其質也

若范鎔之　百鍊求之　於人蓋見　於用也敏　以強發於

文則煥　以黎也

麟臺故事後序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祭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寧以後選授寖輕自軍興時巡務省冗官祕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祕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尚書省三

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祕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撿閱官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令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乏首被火虛之選數踏懼不稱受職之始則按求簡牘皆無有竊念惟昔三入祕書省皆以薄技隸太史氏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尚有存者或收故牘煨燼泥塗中叅攷裁定條上尚書請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何繕治守藏防閑庖滌之徒卒不過八人其紫典文書法式期會廩稍人從皆如舊格叅以近制從事尚

書以聞制曰可於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録實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於茲有攷焉而校書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從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為史官故唐龍朔中以祕書監為太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尚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靈蠁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

黡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黡之後在晉為籍氏辛有之後在晉為董史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采摭三館舊聞簡册所識比次纘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革咸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録上尚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三高堂詩序

蠡位越相禄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擭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

身則出處之意得託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勢位無如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汙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纇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憃不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鼈死不反顧為天下僇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冥憃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與像佐拜而奠之某謂俗弊競久矣眞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

風百世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然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居是邑特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題陳襄薦士狀草并手詔及本傳後

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陳襄傳見神宗皇帝實錄實錄成於紹聖其言襄之政事故少貶焉襄之賢聞天下而薦賢樂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然襄之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所陳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為然者襄之行已措意不以禍福進退動其心以盡忠於所事蓋可為也而

以高明精粹之學　英睿剛健之姿撫熙洽之昌辰操天下之利勢而能不以異已者為忤方且禮遇而挽留之此過於帝堯之舍已從人一等矣夫喜柔順惡忠直遠君子昵小人此三季之所以亂亡也從諫弗咈顯忠遂良此有商之所以興隆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神宗皇帝其力行於是乎　今皇帝得襄之遺藁於委弃之餘為下明詔而褒顯之有　神宗皇帝屬精進善之心矣寶天下幸甚又因俾從臣皆得與薦賢之美然則何以報上德而追前哲乎紹興二年庚子具位臣程俱謹記

雜著

勝樂堂銘

華嚴經云世間所有種種樂勝寂滅樂爲最勝住於廣大法性中因以銘云

我觀世人以苦爲樂椒蘭腐羶瓔帶纏索亦有樂者妄幻相由如隔日瘧如停訊囚如執熱濯如負重休是生滅相方樂方憂有負則釋無病何瘳熟如至人性海無邊彈指三界而常湛然今則非住昔則非遷是寂滅樂是出世間

靜虛堂銘

義興丞舍有堂曰靜虛信安江褒仲嘉始名之其里人程俱致道從而銘之一切不受致虛極也寂然不動守靜篤也惟致與守道之捷也萬境紛陳破即通而動即復也泊乎休哉莫覺屬也我言之珍妄見者之毒也

園研銘

混天浮空玄以清中包厚黃東南傾芸芸擾擾皆強名因有名字字乃聲由是中出初無形予能了了無

信安程俱 藏書 北山 珍藏

沒生

又研銘余以遺江仲嘉

管城出遊得玄圃睎松風沐煙渚蒼華如雲秀筠楮濕生蛇蚓化龍虎九經之淵百氏府伯畤銘歸仲嘉甫

為趙叔問研銘

維渥不枯道之腴也維質不渝維涅不汙德之符也蓋頡者日敝磨者日磷而迹者日徂我獨隤然居其所而閱動化於無窮乎

鏡銘

物有隱見照無去來無作之應泊乎莫哉一作真哉

幻住庵銘 為富樞季申作

一切有情依真而住與諸如來同一國土不起真際為大幻師如是住者無覺無離

普光明閣銘

禪鑒長老潛公為小閣於於潛治平之故棲閣東向迎日之出故名之曰普光明以寶積經所說妙義次而銘之

譬如日輪出山峯時光明普遍照閻浮提種種形類青黃赤白皆悉顯現了無差別而彼日輪一光一色

菩薩亦爾以智慧日照於法界無有欣歎出彼衆生
執着山峯所緣一相一相亦空隨其意樂說正法藏
然於法界無有二相

榮節婦傳贊

自天下兵動變故或起於倉猝士之潔其身而保其
操者千一而況臨死生而志不奪而一女子乃能殺
身以全節蓋其貞則玉而剛石鐵也故可碎可折而
不可卷不可涅也是女子者其可謂烈也已矣

祭鄒侍郎文

嗚呼天之所新唯德與名取之既多則喬其身有如

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氏之仁其剛也無子子
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誠
見於面目孝友行於閨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
搢紳惟德之富莫之與倫巖穴之下荒徼之濱與夫
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與名公取
實多婁固顛齊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
上恩其言靡它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
是登徒見公姿度睟整溱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
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
鼎雜梧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為者已而能

使閭門千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
公之道非不行于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幷久
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廢幾於
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
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難諶不測所以為天乎遠日
云卜靈輔既陳絜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
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
出六合而無礙與星漢而長存矣何去來之足論然
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九原而見之者無失
聲而涕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

宣也英爽實在尚其鑒旃

祭江仲嘉褒文

嗚呼事莫之致則歸之天天善窮仁天豈其然如仲
嘉甫有美其質完其所受養之以直平生色詞莫為
利屈儻然往來皎皎獨立其達似高其豪似豪其真
似嬾其淳似簡不斲乎高蓋與俗反矯如長松節目
磊落迹其細行畢中繩矱孝于其親友于兄弟信於
友朋恕及僮隸刑于室家莫不蹈義兼而有之蓋亦
鮮儷我行四方陰察士友或持于初而喪于久或違
其心而誦於口如端木賜一出一入如原巨先遽行

淫泆維仲嘉甫以表知實躬行不言終始若一求之古人百不六七吾嘗誦言是子可必云胡不淑萬事永畢嗚呼哀哉言念丙子識君京師語未一再君以一年不與子會君解餘杭面我于蘇哦將西游君寓南徐我省松楸君在鄉閭訪君宜興過我市區周旋吳興俯仰歲徂大滌之天焦先之廬荊谿之流離墨之岨巖洞相望仙靈所都衢山之奇嚴谷之墟卞峯朝雲若水秋巢無舟不同有駕齊驅我唱子和我文子書別無幾時倏然相遇歡言酌酒引滿道故高談雄辯出入精猵神遊八紘眇視千古遺形忘世奚復外慕方其問時書尺相繙或真或篆或草或隸有言必酬無遠不寄舒其蘊懷雜以詼戲發吾狂言動子長喟開緘獨笑千里面對遠無虛月近則旬至半腰積多雖肋莫弃今而觀之忽若夢寐嗚呼皐斤是事已矣去年之秋過我而西子神雖昌而色甚靈送子西郊匆匆語離劇飲大笑無復向時曰老則然余竊異之誰謂此別無相見期嗚呼哀哉君於養生實惟其人要若灰木用之不勤居屏世味食無葷羶出從初禪我常謂君骨強志堅是巖壑人必永其年而病且死如何可言嗚呼哀哉儒老釋道所修者真視此形骸何異塊塵脫然去之如逆旅賓如遺敝屣如釋負薪脩短共盡亦何足云敦如仲嘉持身養神無罪無悔不着不淪當與汗漫游於無垠出入騰化如臂屈伸是必然者非此其身我視此世相知幾人如我與子氣合情親十六年間義如弟昆稽之笠乾豈其宿因君之嘉配維古賢婦葬之烏程我誌其墓誰謂今者歲適一周復緝吾文銘君之幽淚洒行間泫然莫收君喪還吳我客轂下送君襄陵莫致奠等及兹東歸取道吳興雞黍之設恍如平生庶幾神交來享

余誠

王八侍郎祭文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七月丙子朔十一日丙戌從表姪程某謹以茶菓素饌清酌之奠致祭于表叔實文學士太原郡侯之靈嗚呼天有間氣是生公侯剛柔厚薄賦委異侔公之所鍾和厚純靜大雅恢閎德人之盛雖則和厚不可疏親靜而不固既純且明風度凝遠絶世垢塵論議英發出言成文視此標鑒神仙中人惟初未冠發策帝庭拔出人上譽走四方為

郡文學博士先生蠶鹽八年泊若無營棲遲三館出
佐一州入未幾時遂侍前旒警彼瓌異為世所求不
疾而馳顧豈我謀鵲鵲其巢華秩秩其音聖主所器宰
府所欽名位之來走避不能公在天朝寶璐明珠照
十二乘和鸞九衢亦猶靈圄孔翠鸞鵷羽儀絢粲光
動草木公治省曹通達政體公司誥命温厚純美與
言所期必相天子何以占之惟德與器庶幾前人休
養康濟入則諷議將美贊猷出把將符坐嘯輕裘聊
以華國亦以鎮浮竊嘗有言物有定價人有品儔金
玉之利不如戈矛騏驎之用不如馬牛較第等差孰
近成黃鵠之舉在於恬曠實適願懷第於捐爵祿以
處其尤世有如公實第一流某也不肖頑鄙未悉始
以童子拜公南徐及官太湖公鎮龍舒顧睐歎惜剡
盡吹噓借重培壞比之衡廬肝肺開示底蘊無餘華
首游儻願言卜居庶幾親仁環堵是圖公聞此言載
色載愉厚置懷抱期通有無狐窮不孝尋遭禍罰葬
親五州居計益決承顏接詞一日三月如何不慭不
至耋耋嗚呼哀哉吾鄉多士繼出更奮公一華人凋
喪遂盡公沙五龍松折山殞風流醞藉無復耆舊昔
者曾子身被齊衰子張氏沒往哭之哀賢哲是痛弔
也歟哉惟俱不天怙恃永已得見父執如痿暫起於
父執中厚莫公比從容話言歷歷在耳如何一朝於
此已矣荒摧之言顛沛叢委登堂一慟有淚如洗嗚
呼哀哉尚饗

祭林德祖文

嗚呼德祖經可以振金華之絕業文可以廣石室之
遺編望實可以長賢士之關博洽可以冠群玉之府
儻使典司綸綍誰之不如苟惟翊傅王侯綽有餘裕
身雖肥遁早遂止足之心世莫強留以興貪薄之俗
此交游所常竊恨亦搢紳之所素期永謝白駒之維
迍成黃鵠之舉在於恬曠實適願懷第於捐爵祿以
收英俊之時不無營都邑而遺杞梓之歎是皆儻寄
奚足置言唯其孝友著聞行為世楷清白無類動守
官規仕必盡乘曰委吏之宜居則存飯水食蘖之操
脫遊尸穢懷寶艾耆真挂朝衣不入公府乃若淨修
梵行諦服上乘寶藏縱觀固非漸於日益明珠不昧
信有得於朝聞故於去住之間了無愛取之累某早
辱忘年之契實自忘學之餘念日居月諸老將至矣
而公出我入如相避然衡哀東歸中止北固雖數遘
於音驛竟莫覩於聲容如何斯人遂至永訣道義之
交無幾何有百身孤危之涕易零為之一慟惟是幽

爲之刻託之垂世之文少紓吾黨之悲足示無窮之
信衰衣不弔莫伸坐奠之初絮酒斯陳更深華屋之
感庶幾昭興來鑒忱衷

祭徐中典樂文

嗚呼治世輕士惟理之常蓋夫一士不足爲弱得一
士未爲有光故公侯先達鮮以士爲先後而守節之
士揣執度力亦忍窮於四方然則樂善不倦屈已下
士豈不曰河千年而鳳朝陽乎公在岐陵百廢具張
惟厥郡吏冠弁相望公冰鑑在抱如別驪黃俱也羈
窮竊祿于市視儕低印於公之門實昧平生引分自
人倚養生術白門已開故云出入龍蟠

陸宣公祠堂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
丑具位程某謹以清酌菓肴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
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
瘡痛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
而贅而浚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蹂蠶不治上下
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爲國親臣亂之
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乱之既生也則又起號
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倉皇莫振憂厚
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
剛而能濟據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
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

藏公於衆中惠然察之以短爲長某也猶陋公曰是
人惟志之疆某也寡徒公曰高才衆嫉奚傷某劾一
官拙以勤償公曰是人不愧太倉某不自揆學爲文
章公曰斯文莫掩其彰某匪公事莫幷公堂言不出
位禮不巽牀人以爲簡公以爲莊譽不容口毀言莫
創必起塌翼使之騫翔必駕蹇躓使追驕驌惟公之
意其可數忘公之溢言非愚敢當匪我是私公德允
臧不茹其柔不吐其剛故此鬻窮不抑而揚惟公少
年譽騁文場及出試吏所未嘗爲尉則能盜走出
疆爲令則名有又有康晚佐戎幕陳義慨慷白首見

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盡
也某也不佞忝兹守符實公故鄉墟里既蕪始揭公
像為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
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歎
歟尚饗

常州華嚴教院上梁文

蘭陵勝境興國名藍擬開華藏之道場既畫祇洹之
界相仰二天之外護魔事冰銷泊四衆之知歸檀那
雲集金沙寶網頓除荒梗之區悦栢寒松共演苦空
之義爰伸善頌用舉脩梁

兜郎偉拋梁東法水無邊不滯空慧日永將亮日曉
河沙常在普光中
兜郎偉拋梁西寶網金沙路不迷五濁海中成般若
妙華香潔出深泥
兜郎偉拋梁南無勝光明正劇談若見只今華藏海
不須辛苦百城叅
兜郎偉拋梁北不動虛空非智力大伽藍後少年場
一一回光銷六賊
兜郎偉拋梁上法界微塵如指掌普賢樓閣鎮長開
目前舉足超非想

兜郎偉拋梁下無間光明長不夜九幽沉苦證無生
八極含靈安聖化
右伏願上梁之後勝幢永建苦海蒙麻咸裂貪嗔之
網共夷人我之丘廣大得毗盧之境精勤如童子之
遊仰冕仁之廣被泳周澤之常流

山居上梁文

百盤九折深入雲臺兩履三間初營光塢倦游三紀
幾回遼鶴之歸高謝一時何有之青山唯之歎況乃松楸
在望桑梓馬依北陌東阡無非群從西疇南畝同是
老農平生無羨於萬鍾投老遂專於一壑千章櫓栢

秦三籟於太虛四達軒窻納群山於丈室琴無絃而
自撫門雖設以常關高下茅茨覽壺中之日月卷舒
雲物現域外之山川樸斲既圖棟梁斯舉宜作工徒
之唱以傳閭里之謠
兜郎偉拋梁東十二峯巒一徑通白屋寒多常晏起
覺來朝日照梁紅
兜郎偉拋梁西桃李新栽欲滿蹊煙塢盡頭穿細嶺
白雲深處有招提
兜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翠拂嵐但見雲林橫谷口
豈知中有我伽藍

兒郎偉拋梁北雲頂峯前三畝窄茅茨高下一壺中
百尺飛泉瀉空碧
兒郎偉拋梁上雲裏堪巖倚青嶂秋光春色四時新
兒郎偉拋梁下俯視溪山展圖畫欣欣雞犬靜相聞
日月煙霞無盡藏
一月田疇收穲稏
伏願上梁之後鄉無疵癘歲有豐登長幼團欒共說
無生之話閑閒揖讓永為安業之人重見太平同躋
仁壽

常州會三從官致語 胡銓陳

青山綠野嘗傳洛下之英詞金馬玉堂近播汝陰之
故事況復瑤臺之彥相從琳館之閑西省南宮行奉
暘環之召東阡北陌時追連璧之游迨此勝辰並臨
高會恭惟宮使密學侍制侍郎宮使侍郎才推人傑
文粲時英燁若星輝適應台躔之象屹然山立共堪鼎足
之承從容獻納之餘蕭散軒裳之表知府典樂屬棠
陰之多暇及茲管之迎長式諧既見之心爰謹加邁
之享金章照座回淮海之青春玉塵生風動豫章之
曰日宜盡百川之飲無庸駟馬之歸長使此邦共傳
嘉話但某叨居樂部獲奉賓筵上悅台顏敢陳口号

詩書禮樂舊將軍獻納論思兩侍臣暫比揮金同宴
衍即看鳴玉侍嚴宸風流珠璧輝班著名節冰霜肇
搢紳好與蘭陵傳盛事德星應復聚江濱

記夢

我夢異人云善相者其所稱道飛仙真人而其結盤
乃祖師意手循我頸揣相骨法後至我頂云囟門開
此是禪定及修真効復引我手自捏其頂如指而大
如小兒囟虛而微動我大歡喜歸語室家令捏我頭
虛動如故此何因緣而夢斯事

崇寧乙酉寓閶之天王僧舍時方專氣辟穀
夜夢如此記之藥方掇後它日忽見末後增
四句云說此夢已知是妄想以手捏頭堅實
如故蓋江仲嘉竊見書之以相戲也今三十
六年矣念之慨然

祭趙侍郎文

嗚呼叔問而止斯耶自公云亡三易弦望缺閣之嘆
我勞如何盡懷悅而猶疑夜耿耿而增慨豈向之遊
從憂歡聚散者皆夢中之夢耶抑幻人之所幻何六
尺之軀遽巖然而在框一丘之土俄窣然而若堂空
餘珠玉之在懷猶想笑言之溢口嗚呼城南之交正

覺之路余有懷而孰資余有疑而孰語舉一觴而誰屬亡三篋而誰補歎竹林之陳迹邈若山河失濠上之遺言俄成今古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家四壁而屢空書五車而奚益雖五交三釁素無勢利之驕一死一生可見炎涼之態公之初逝藐然諸孤猥以幽堂之銘見託衰鄙文詞凋落加以悲酸筆欲下而涕隨辭欲出而不忍縻緝蕪陋斐然成章不溢不誣可以無愧尚有遺美茲為歎然聖堂之幽卜云其吉窀穸既戒靈輀首塗偏痺拘攣山溪脩阻行不及祖道葬不克臨穴終天之別一慟何言庶其格思歌此誠旜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碑記

雙林大士碑

梁中大通六年正月婺州烏傷縣民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天中天使其徒奉書詣闕書詞甚高謂帝國主救世菩薩其言上中下三善以虛懷不著為上護養衆生為終且言大士誓弘正教普度脫衆生解一切纏縛大士行無方所若欲來隨大群物聞皇帝志善欲來論議武帝異之詔曰善慧欲士意耳迺以十二月至鍾山明年三月八日至闕下武帝素聞其神異預勑諸門皆鐫大士及門不得入以大槌一叩諸門盡開徑入善言殿初大士將入都持大木槌二人莫測其意至是人謂叩門槌云見謁者三贊不拜直上三榻對語益玄諧帝為設食食竟直出鍾山坐定林松樹下詔縣官資給自是名僧勝士雲集坐下大同元年帝講三慧般若經重雲殿公卿侍從前集乘輿至悉起迎大士坐如故御史中丞問狀荅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又與座人辯詰如響講罷帝賜水火珠二大徑寸以取水火於日月云翼日

福建地方文獻叢刊　珍藏

帝獨延大士壽光殿語夜漏上乃出五年再入都與
帝論息而不滅義又說
帝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無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太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截耳刺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亂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栗採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陁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
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
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
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
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
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
十四方沂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
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兜率宮居宇故在
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鑑水中則圓光
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

衆生為急何暇思兜率之樂乎棄漁具從僧至松山
下雙樹樹間曰此修行地也後即其所建雙林寺云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太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截耳刺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亂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栗採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陁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
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
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
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
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
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
十四方沂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
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兜率宮居宇故在
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鑑水中則圓光
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

衆生為急何暇思兜率之樂乎棄漁具從僧至松山
下雙樹樹間曰此修行地也後即其所建雙林寺云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太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截耳刺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亂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栗採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陁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
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
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
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
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
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
十四方沂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
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兜率宮居宇故在
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鑑水中則圓光
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

衆生為急何暇思兜率之樂乎棄漁具從僧至松山
下雙樹樹間曰此修行地也後即其所建雙林寺云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太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截耳刺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亂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栗採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陁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
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
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
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
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
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
十四方沂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
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兜率宮居宇故在
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鑑水中則圓光
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

遍山野微妙香目淨修廣放光明手行鉢飯饗百衆
或踴身高一由旬寶塔珠絡蓮華地足長三尺紫金
色長大相好翔虛空如是奇妙不可測皆自本際妙
莊嚴非作故現希有事嗚呼自在天中天其三過去諸
佛如虛空遍一切處無留礙衆生隨根器廣狹以一
念心各得見如人窺井及穿牖堂室巖谷并墟落乃
至陞高望四野隨所見空相不同有人獨坐須彌峯
盡見虛空無邊表大士佛身亦如是無一絲毫作眼
障與無量佛不相離一念歷通前後際明善世尊我
昔師松山七年安不動釋迦定光下道場乃至七佛
常現前天龍四衆共圍繞唯釋迦文數顧語云當繼
立大法幢今如維摩金粟尊示居士身作權化又以

掌合大士手光明小大無有別復遣弟子助道化曼
殊普門二化身嗚呼具足天中天其四圓覺一切魔即
佛具一切覺佛即魔大士不捨一切法於實際中大
建立而於夢中現金像謂是魔鬼所變化以杖剖擊
盡無餘乃知大士妙智力摧殄邪見亦如是有世中
王著小法不了聖諦第一義大士為說色像空令趣
如如真實際金剛般若甚深法彼請大士為宣說攝
衣登坐衆傾耳應時撫几即下座座中烏仆師子王

知大士說是經竟嗚呼妙摠天中天其五

衢州常山縣重建保安院記

浙江道東盡信安郡郡接荊閩地風氣相薄其山邃
以廉其水清以駃故其俗悍以果而其君子耿耿
尚氣敢於事郡之望姓仕族率占山水之勝以居而
縣之謝原有僧舍曰保安院蓋江氏之祖侍御公之
所建者自侍御之世滋遠厦屋日隳院之徒皆託處
養私不事其教施施相睨無所愧念諸孫戚之則相
與謀以謂侍御種德不售慶償後人咸克有家用大
茫于茲六世苟事之弗嗣其克訓于其德者幾何矧
是院之建實本於義鄉人能道之蓋非徼福以私已
者諸孫其可罷休以沒其德實然普者棟宇故存而
仆者莫起墊者莫支至于壞且廢信人開士過之如
無覩者徒非其徒故耳今誠得淨修士主而興之宜
無難開化報恩院僧文雅蓋淨修者盍請以來雅之
以身律衆小大斬斬苗蘊垢淪日劘月縈凡六年而
後成其基則因故地闢之稍前又益東築華面勢以
便川谷之宜其犯御名則盡去摧腐一備而新大之其

衆偶其器具咸稱蓋為錢若干萬於是距始建百九十餘年矣今夫天下之人自王公至匹夫居必廬寒必衣飢必食凡所以養生集類者不取之以其力則以其道也惟浮屠氏不耕不蠶不貿不作安坐放言而養生之物有須必具而加侈焉世無與之爭者豈所謂取之以其道者耶使其道可尊其法可恃其言可以明理而化物則其為道也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亦何儒釋之分哉苟無是也名其名服其服安享侈厚而曰我分蓋如是謂之盜釋可也若文雅一為浮屠終身守其教戒又能作其廢事仰而覩其導師俯而面其衆自稱曰浮屠氏中心無所怛焉與世之盜道負愧者亦有間矣故余樂為記之侍御諱景房字某仕吳越至侍御史入皇朝為沁水尉有高行為鄉里敬信今開化諸江皆其後也初里人有訟累不得直公貽書吳越執政道其冤事得直里人進金十鎰以謝公笑斥之里人置金去終不得辭則以金買謝原地立保安院云崇寧四年某月日北山程俱記

衢州開化縣雲門院法華閣記

無量衆生共一大覺海中或游或沉等無有二諸無明者如沉水人顛倒墜溺東西踊僨所向苦惱有善

非者闍之四衆不如震旦之衆生也哉衢州開化縣之北原壽聖雲門院有比丘曰寶聲早受具戒從義學師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晚歸山中於海商所得倭國金書妙法蓮華經為七寶函莊嚴承事又建寶閣上有諸佛及大菩薩阿羅漢像旃檀彙采金銀丹堊繒幡珠網種種莊校以作佛事前榮敞明可布法席後楹曠深可以宴坐四楯周帀可以經行作於元豐之辛酉成於紹聖之甲戌後十一年寶聲比丘從里人程俱說如是事請記以文因隨喜佛事以偈贊云

住音然燈佛從日月燈明及釋迦牟尼臨入般涅槃

安坐說是法大通智勝佛亦於三昧中放無量光明
最後說如是四為法施會滅度僧祇衆如我觀如來
不獨是時說常說是經法未曾有閻斷彼十六王子
及萬億菩薩今見在世間處處為法施衆生自盲聾
不見如是事者闇崛山中授記諸佛子舍利弗迦葉
乃至阿羅漢學無學人等普於人天前付囑當作佛
如我觀釋迦不獨記是等無量無央數五道諸衆生
草木及山河一一授佛記云當決定得阿耨三菩提
正使十地衆摠持山海辯充滿於大千擬心共思量
衆生自狹劣不信如是事佛子應如是福德無有量
法寶藏真如實際以為地覆以喜捨慈哀宇清淨平
十卷一字一句法無餘我今普願群生類皆獲摩訶
使一切諸衆生皆獲智慧三昧海不能了此一言者
思惟究竟云何說設復毛端滴海盡此諸水滴可知
一義安不動如斯清淨法門海一言演說盡無餘正
數乃至微塵悉可知叵思議此甚深法則是五千四
千四十卷何異大地一塵末人中師子無畏者於第
一一劫諸衆生皆獲智慧三昧為法施衆生自盲聾
千萬億恒河水等三千界
大經卷不能書佛所說法那由他中一少分況此五
品義設復筆高須彌聚濡以萬億恒河水等三千界
等之大輪貫以忍力金剛軸無礙機關極明利運以
解脫神通力菩薩心珠飾其上一一常放大智光種
種方便為華鬘妙行繒綵為幡蓋七淨之華以為網
梵音深妙為寶鈴塗以大願功德香布以覺分蓋蓋
華護以方等調柔帙百千三昧為寶函中有無盡陀
羅尼非生盲人所能覩如我今者如是說所說如幻
說如響若人於此一大教初心回向如來藏是人已
獲無礙智是知諸佛祕密說

杭州於潛縣治平寺重建佛殿記 為蔣尚書作

餘杭之鎮曰天目山唐人作僧舍於其下號天目寺

自會昌中廢大中復興更唐末五代至皇朝且數百
年歸然常為邑里信人之所依向治平中勅賜名曰
治平世以夏臘主寺事其徒往往游四方叩義學師
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或從善知識傳佛心宗自顯南
禪師以來代不絕人宣和庚子盜發新定陷於潛寺
焚有邑豪褫貿其毋避地走山谷過其門望遺址默
自誓曰使賊平家脫禍當復新此殿云及賊平其家
小大數十人訖無恙明年建大佛殿為佛菩薩大弟
子護法神像壯麗輝絢莊嚴殊特悉加於舊焉吾鄉
鎮江天寧禪鑒長老道潛實受業治平寺蓋所謂從

善知識傳佛心宗者之一也數為余道治平事且求
文以記本末于今三年矣而請愈堅吾聞至人開士
依真而住非可以國土觀一相無相非可以聲色求
不即不離非可以方處攝也又況棟宇之奉象寓之
設哉然於無為中示現有為於不住中宣說常住其
悲智願力所以開度有情者不廢也故昔釋迦文佛
於欲色界中大集群品說法之餘以四天下二十支
提若須彌山頂開華藏殿若震旦漢國那羅耶那以
如是等牟尼聖人住昔住處付屬諸龍又以閻浮提
中四方國土若若遮波羅處若阿跋多山若善安住

塔以如是等諸佛羅漢賢聖天人修行住處付屬星
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然則名山佛剎所
以建立扶持者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茲豈偶然
也哉方是寺之存也棟宇象寓屹然如山而惡念人
能以一念使與灰燼散滅及其復也有信心者亦以
一念能使荒穢瓦礫之區化為梵釋之宮師子之座
甚矣一念之不可思議也方一念之作雖有神智莫
得而聞見搏執也然無形而成不疾而速雖無邊如
虛空密用如造化堅固如金剛迅速如毗嵐不若是
烈也一念為善念念續之不唯成一身仁九族而已
擴而濟天下澤百世無難也至於得果成道高可以
超三界下可以生梵天為四果為二乘為菩提薩埵
為佛世尊極其原初出於一念之微而其所利益成
就至於不可勝言者一念為不善念念續之有至於
提戈相尋伏尸流血數百千里人畜草木為空一旦
敗禍父母妻子相隨就砧几剥割膾醢肉餧鴟鴉狗
熾然又千萬億劫極其原亦出於一念之微而流毒
鼠死入地獄受無量苦經千萬億劫迺為畜生出入
炮烙剖割之間或為餓鬼飢火所燒支節糞戶猛焰
之大受報之酷亦至於不可勝言者前日之群盜是

也使橫目之民惟善是念如火傳薪如水趣下而善不可勝用矣一家爲善則一家安一鄉爲善則一鄉化推而準之天下則關很凌暴之風凶荒疵癘之應何從而有哉是則安樂之土已矣余因潛之請也以是告於方來使知一念之微不可不御名其不可思議力可使利益及於無邊成就至於佛地而塗之人皆可以勉也營事僧曰可先義交道顒住持僧曰希表邑豪曰徐彥通佛殿費蓋無慮二萬緡云

鎮江府鶴林天寧寺大藏記

稽首正覺尊最勝放光者具足功德聚智海如虛空無示無說中而爲說正法不爲有蘊故有處及有界無明至老死故說如是法諸法寂滅說是名無始輪譬如大日輪依空而不住無礙無取舍普照無有遺隨三乘根器宣說無所著非有亦非空非即色離色非即離涅槃而空無所有是輪無取行利樂於衆生我觀諸如來所說修多羅乃至未曾有優波提舍等皆以一言音而說無量義皆以一文字而顯諸言音音中本無字字中亦無聲聲不爲字故而作種種聲字不爲聲故而現種種字有無玄莊嚴生滅迭成壞

然非有無攝亦復無沒生不即是字言而有諸句味不離字言故而見妙法門如是而出生當處而解脫一句攝一切無盡入無餘是陀羅尼輪究竟叵思議諸來四衆等及補持伽羅當觀是藏輪與佛非一異諸佛無住著轉無上法輪爲壞衆生道煩惱苦業三歷劫如河沙而轉無所轉是輪云何轉雖以風和合彼彼大神足無體無自性轉處不可得寂轉轉常寂無以生滅心墮彼顛倒想我以法施已次當述因緣惟此朱方城天寧大禪利長老禪鑑師其名曰道潛來傳正法眼於刹那婆那牟呼栗多閒常轉如是事

游兆敦牂歲紀元曰靖康爲利諸有情始作大經藏無爲實相中示現有爲法惟旃陁羅衆再入朱方城如彼波旬緣更來作嬈害而此禪鑑老正念得自在安詳若無見和顏以輭語徐說後世衰摧彼憍慢幢譬於火聚中而出芬陁利是阿蘭拏處既不隨變滅巍然法寶藏迄成就莊嚴屹如須彌盧見者歎希有城中有居士氏名曰程俱清淨三業中流出無盡藏爲記如是事說是諸伽陁爲無量衆生回向薩云若

照堂記

有大圓鏡縱廣正等彌十方界乃至微塵數蓮華藏

世界海中一切所有青黃赤白小大長短種種色像於中示現如水如眼如摩尼珠彼種種者有是色像而大圓鏡實無種種彼色像者有去來相而大圓鏡實無去來萬像俱隱寂即是照萬像俱現照即是寂非作故然無所受故無取捨故無分別故一切衆生各具如是大圓鏡以業習故事理取捨爲自障礙識塵分別爲自蓋纏譬如有人以諸泥塗種種糞垢埋衆古鏡又復有人以旃檀末和雪山泥裝校鏡面是二人者垢淨不同其於圓鏡等一蔽塞諸無明者是糞垢喻諸小法者是香泥喻皆失本來真精妙明有生死本勿認此塵作圓照解刹那刹那森羅現前勿妄思惟亦無斷滅當如我說大圓鏡照崇寧四年六月庚辰北山程某爲謝原山照堂比丘作如是說

安養庵記

河沙刹中有一世界號安養國其國有無量壽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境界皆以七寶裝飾成就廣博嚴事其國衆生皆是宿具福智化生蓮中住不退地其國壽命無有邊量一日一夜此土一劫其國六時皆有天樂微妙音聲及雨寶華而共娛樂其國花木皆是蓮華如車輪大及寶行樹交映周徹其國鳴禽希有之事故名安養從是安養國東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号曰娑婆諸國土中無數伽藍有一伽藍曰靈山聚復有精舍号安養庵是中有人衣壞色衣淨除須髮處乞士衆名曰修意是庵無有七寶嚴事但有墻壁棟宇山溪丘坎爲其境界是庵無有化生蓮中但有胎卵濕化諸有情類爲其衆生是庵無有無邊壽命但有五十七十乃至百歲爲其壽限是庵六時無有雨華及諸天樂但於晝夜食飯食粥撞鍾擊鼓是庵周匝無有寶樹及大蓮華但見山中草木華茂是庵無有變化衆鳥演無量義但聞蟲鳥自鳴自已以是現前種種之事亦名安養是乞士者遊諸國土覩事知識得法藏已受用自在還歸北山結庵安居時北山中有一居士適游伽藍至安養庵謂大衆言現前種種如上所說與安養國爲一爲異若作異見斷佛種子若作同見是魔眷屬安養世界在一切處而一切處非安養國若作斷見彼釋迦文尊爲虛語若取法相汝則孤負無量壽尊咄諸男子各

依位住坐大道場如不信承請詣毗耶離城當俟螺
髮梵王爲汝解說崇寧五年八月甲子北山程俱記

衢州溪橋記 爲王八作

衢之爲郡郊邑疆理錯處衆山間大溪貫其中東會
浙江入于海其源實出嵓谷畎澗至郡城始大郡西
三邑之人輸賦租走期會適市并與行旅之出入荆
閩者皆絶溪往來深則杭淺則揭以涉春夏積雨四
山之水從地出所謂巖谷畎澗之流與大溪相吞激
勢益張怒操舟絶流失毫髮便輒覆溺漂轉漫不見
蹤迹人皆病之大觀元年邦人相與謀跨溪爲梁裒
爪足一又稍前壁端袍笏而立者一人錯人物間狀
其材用於衆越明年春三月梁成凡三十五架其脩
二百六十步會其費庸爲錢四百萬於是負乘扶擔
往來不擇晝夜雖大水時至安如平地然有爲邦人
請於余者曰衢公之故鄉溪橋之功衢之大利也公
不書無以示來者俾知始事之勤與溪橋之有無利
害也則叙其所以畀刻諸石焉二年夏四月辛巳顯
謨閣待制荆湖南路安撫使王渙之記

常山瑞相記

常山縣西馳官道十二里許居人張超師齋舍道旁
以憩往來客其巖潔如阿蘭若元祐三年十一月十
五日直齋南壁現觀音菩薩像及種種物相初儵忽
莽蒼上仌之如水墨然八年四月八日復現齋内壁
四十日乃沒凡壁間觀音像一居中最大坐石上見
半面合掌舉一足一足下躡蓮華大石立座後有物
挂其上如珠瓔如衣帶身光周之上有圓相圓相中
樹三比丘二其一合掌立其一拂袖行觀音前攀猴
一舉手向蓮華下若欲有所捉者稍前師子一龍鉅
細四皆奮拏上騰其二吐雲氣又一龍矯身矯首下
顧龍首蛇身者一亦蜿蜒趣上人首而異物二大龍
爪足一又稍前壁端袍笏而立者一人錯人物間狀
雲氣者九觀音後菩薩一合掌而立居士二對坐盤
右其一舉手若談話其一若合掌聽稍後師子一花
草株一攀猴在旁舉手若欲摘花者一龍二皆妥身
衢行其一叩首若欲奮者野人一若持藥草者稍後
壁端菩薩二異處其一若奉物供養他方者其一合
掌立壁之下陬魚五其他脉理屈曲交互如雲如水
者不勝數而下居多紹興四年八月八日又獨現菩
薩像某衢人少走四方聞歸省先隴又率舟行来始
瞻敬其下崇寧四年冬客開化縣之靈山寺十二月
縣佐崇仁彭君揮上謁郡治所道張氏齋舍時超已

死得其事梗槩持墨牘本歸他日以示某某稽首已
說偈贊曰
葦竹以爲幹塗壁飾其外是中無自性復非鏡止水
云何照他方現此勝境界普門天人師法身無有邊
海岸孤絶處久示常住相魚龍共游戲草木助法音
而此墻壁間照現恐如是得非妙明發直見補陁聚
又豈善逝者斷取彼境界擲過三千利影落此土中
將非佛神通於一彈指頃化易殊勝境納此墻壁間
是中雖堀陁同一法海空其於照他方正自無障翳
其於納大地亦復無留礙不可思議故法爾亦如然

我作如是觀如幻人說幻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碑記

常州州學奬諭勅碑 信安程俱

皇帝臨御之七年實大觀元年詔班學令于天下敎
養之數勸沮之方有目有凡畢協理義簡大如江漢
明信如四時灝灝愾愾咸出天翰於是郡縣百吏奔
走厥職宣達聖志小大丕應荒陬絶徼一變鄒魯二
年辟廱會試郡國貢士無慮數千人其并諸司馬命
于天子者百四十人而常州得士之多爲天下最望
於是諸生侈上之賜相與言曰進賢之詔載在令甲
播之天下豈惟一邦寵休凡士與榮焉若具石表刻
明詔列詞其下祗頌上德之萬一與夫勸學報功之
意惟明有學郡國諸侯承不怠師儒之官訓率有
叙惟允惟公迄有成績以飭稚昧於無窮豈不益顯
咸曰唯唯則系以詞曰
惟古有學惟治之原何以先之德敎是宣洋水之詩
有據有將六藝具焉以文厥修秦漢以來倚吏爲治

集016-250

本之不圖繩其已至天肇神考見道之曉幹神之機
皷舞群物作我多士一開其天以澡以摩今三十年
於穆皇帝通廣聖猷淵躍鮪魴山有杞樞聲教溥漸
窮日所照目睨指標萬邦是傚惟邦有常士子之區
雷風所覃不約而趨都試辟雍俊造是羅論定而官
莫與常多皇帝曰都咨宣有勞實惟師儒又我俊髦
是達是化以禮以文奉我新書以迪有成惟守暨師
既受上賞天語有嘉四方是仰倬彼宸翰雖在四方
揭之龜趺俾人不忘士之不忘惟上之賜潭潭學區
大熹以飫豈惟養之擇師以教車服稍徙以酬有造

豈惟官之予以旌之顯示萬邦以勸厥來上德之懷
惟稱厥求惟克有為有守有猷多士之修有邦之休
洋洋德音萬世由之

晉故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江司
豫徐兗青冀并幽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
事衛將軍太保錄尚書楊州刺史建昌縣
公贈大傅追封廬陵郡公謚文靖謝公碑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慶淮
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
督右冠軍將軍左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衛將
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總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
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
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為十
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
懍懍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
有左衽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
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
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太山用能以八萬
以杜疑間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為嫌一門
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
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某郡縣人曾祖諱某官
祖諱某某官父諱裒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
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
海揔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
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
之志司徒府楊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
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
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

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爲司馬尋爲吳興太守靜一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揔關中書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苻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令穀

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略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爲大都督楊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加黄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遘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尉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匹贈太傅謚

曰文靖粤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録肥水之勳更封廬陵郡公既空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没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奥不迎不隨故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冀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固山同執畢至温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

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鼎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見温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温曰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耳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爲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撰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

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爲世婦則有子曰瑤官至鄉琊王友早卒曰琰爲征虜將軍望蔡公孫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陞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力能貿之其力維何非責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幡然赴之不遠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溫有寇如墜厥以談笑大沮以鎮覃覃鎬京延首思復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盡室以行須此略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西州之門有乾其壩斯人永懷有救公功公功匪居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風不渝

江氏小山祖墓記

開化縣治開元鄉故常山縣地也縣宇之北有丘墟隱然域以垣壙族葬其中望之松檟蔚然者江氏之祖歲郡之墓也按江氏家譜系出濟陽統之八世孫曰世源官信安留家不去實始爲信安人又五世孫歲郡等五喪冀常山縣開化鄉之萬歲里小山村其地四十畝則此墓是也縣始葬及今十六世子孫益蕃屬益遠又散處郊邑或仕或遊籍令歸且處歲時祭掃上不過四世而已小山墓地既廣近族之貧者往往寓着其間歲且久因以爲已産稍斥賣之又四域之外耕藝者相接歲攘日蹙莫之誰何大觀三年鄉豪汪氏遂欵葬墓域中縣又取西北隅地（犯御名）丞舍會諸孫之官學者皆在里中大駭且懼則相與愬于縣未得直乃出康定皇祐二牒以爲證其一太常少卿鈞任兩浙轉運使日具墓地界俾宗子迺等主之歲一補治垣牆則宗司白宗長凡宗人共其事其二尚書郎鍔以鄰人之侵其地也言於縣縣按所侵地歸之俾宗人祐主之既出二牒爭者語塞縣即日徙丞舍凡違法之契盡毀之於是子孫乃始周域其地爲垣墻稍樹松檟揭其阡曰江氏皇祖之墓然不能四十畝矣余友仲嘉裒既與其族父兄子弟事其事它日一二語余且曰余懼來日之無窮也事寖遠而寖忘則其不爲前日之戕敗者幾希余將列其事於石揭之墓道然非文不傳也莫如子能余曰古人以謂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王制禮必以遠近戚疏爲之節凡祖子孫上下不能十世而服則五等而已蓋先王所以教天下之中其制不得不然也先王之

制則有節而人之恩性顧豈有量哉今而以世觀之則雖近而已疏即吾身以推之則雖遠而益恩是何言也且吾之生者爲子孫爲曾孫曾孫之曾孫則已不能名矣夫吾之委蛻適數世耳而遂至於不知何人豈非雖近而已疏乎夫安得不悲然今吾視聽食息於是者父母之遺體也求生之所自生則由祖而上百世可少使人而無祖則乃今安得視聽食息於是推之豈非雖遠而益恩乎夫安得不思思且悲則其慺慺不忘於心者豈有窮耶然則制雖有遠近戚疏而恩性則有至於不能忘者何可

奪也且江氏小山之祖至太常府君十三世至仲嘉又四世矣而其族父兄子弟不忍其墓地之不除而途人皆得以攘劘耡刈也相與出力而營之以爲庶幾神靈之復安而後世知所本也豈非所謂中有不能忘者故耶今子碣於是俾後之人過是者知敬戒豈唯江氏之子孫人孰不生且死也思所以奉祖先訓子孫保墳墓者人情均也繇是而思之則雖已暴之骨無名之丘有不忍易而戕之者矣其爲利顧不博哉然則余其敢愛荒陋之文而無以成子之善也

四年四月壬午北原程俱記

常州新修市易務壁記

熙寧中始置市易務於通邑要郡常州以編氓居十數閒粗更門戶墻壁榜爲市易務及今垂四十年不知先爲編氓居又幾何年中閒再廢益不治棟宇故庳隘歲加摧腐每大風雨寇將遂顛壓規製又甚淺劣平旦側肩庭中無所旋足吏坐兩壁間與之爭席按察時至門不容車蓋率步以入余初至謀撤其甚者而新之則會凡匠事之材用上郡爲錢十二萬有畸凡再裁損乃上使者使撤下郡又再裁損亶爲錢八萬六千時久闕常平使者又八月會提點刑獄

盛公兼行常平事則具狀走其府又以記道不可已之故即日檄下予錢先是其府又以書與所會之材抵張渚鎮官田渚與江南接多山木大竹幸爲我期於市取足爲錢至則取之又以告埏埴者畢具又移晉陵武進鳩衆工蓋檄下十日而庀工即事二十五日而完木之工二百八十竹之工百有九�subset之工百三十塗飾之工百五十凡爲工六百六十有九募於市者十之二晉陵之所集者十之九其畚除運負之工又四百五十有畸以負重出納食其力於務者七夫與警守之卒供其事警守故十日前十日兵馬司取其

三其所留大抵軍營小兒占尺籍而名廩帛耳其爲力不足以半一夫是三十日間率寅入酉出公察其勤惰時其難易而均督之暮休面賦其直不容吏下隱刻故其赴功也力材審其良窳因其舊新而材用之下至竹頭木附無棄物凡爲屋十五間堂三楹極高故屋五尺挾以二舍引以二廡惟稱廡舍爲庫六其題曰懋遷有無化居門高三仞庭倍前日其爲址盡是無餘隙矣深不能八丈前官道後人居廣不能十丈左右皆人居故技止於此它日使嘗見故區者視之則固以爲廣厦爲難能矣如其不然以爲陋可

也昔叔孫婼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君子紀之況任其事食其祿而爲三年淹者其可鄙其居而苟於事哉且乘田委吏聖人之所不忍余何敢苟然余賤有司也出納貿遷之爲職若其市材供事鳩工董役則故有任其事者非吾任也余不忍坐視越尊俎而代庖是亦泰多事矣厥既訖工則誌本末刻諸石而材用工役之事加詳焉蓋使來者知余之勤且艱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負市吏而市吏負余亦足歎也大觀二年八月十五日信安程俱書

漫堂記

相安矣日多暇焉前日所治舍將以爲燕息之地者苟完矣因漫名之曰漫堂子爲我漫記之余惟天下之事小足以觀大斬臨渙雖不能萬戶而沖益爲之其効已如彼沖益之爲吏不漫也夫祿足以仁其九族問其位則世所謂君子者也然事至則漫不省曰聊尒聊尒安用察察爲哉如是而爲漫可乎若曰外物不可必力不勝命又矣古有窮機械蹈汙險汲汲而圖之者吾於此漫焉於此漫焉則雖邑陋於斬執畢於爲縣猶不慼也則其去道山入阡陌捨紬繹討論之樂而勞神明於簡書榜楚之間無往而非漫者

又奚欣慰於其間哉沖益名諒友莆陽人襟度明曠識趣不凡近亦以是數奇云

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其址不能五畝旁無壝地右倚山足因高接廡以布講席大成之殿顧在平地齋宇趣完未中程度自初帥臣命名迄今更十數令顧地勢不可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令縣令李侯旬視學區退則大懼以謂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迄羌南踰牂牁洞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為郡縣置學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人之道益隆又不得預養士數以相與燕閒揖遜於其間今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飭勵之端所以開示於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

詠頌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輿臺樵牧知笑之今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札具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好古強志起諸生為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檄不妄下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實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岳觀程某記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政和四年冬詔復置四輔郡潁昌府領南輔都總管於是京西北路常平使者言常平司故治潁昌今潁昌隸畿內當徙治所部州惟蔡大州處一路中道理徑易於督察報應便且近徙省勞費敢以請奏可時

朝奉郎信安余侯實提舉常平事明年秦下則於蔡城東南隅得官地若干畝夏六月興土功冬十月畢塗牆爲屋二百八十六間吏舍居十三又明年余侯以書屬某記某惟余侯信厚敏明自試吏至爲御史部使者其爲政循理而行奉法慶惟謹不爲赫赫名然所歷有實績可紀無事於斯記也辭不聽某惟古建官列爲公卿大夫士其棟宇車服器用之文皆有等衰存焉貴與賤亦各安其所當得而無怍怨於其間故雖大啓尒宇山川土田而不爲泰一堂五畝還廬以桑而不爲偪彼誠知建官所以恃天下之賢能非以私天下之賢能也凡以爲國與人而已所謂公卿大夫士其職非惠人則又人其克有祿位非有功於國則有勞於國者也其任大其享大亦宜惟外使者常平專以惠人爲本人爲重使者因以重蓋常平之職掌常平免役之政今謹視歲之早晚豐儉以頒斂出納而贍萬人之艱阨周咨川原山澤之利害以阜人財任土事通泉府之貨賄以平節賈祿庶人之在官者以紓人力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受食焉其有二曰常平之法取於人者以養生送終之具其凡有取於人者以予人免役之法取於人者以治人是法也更元豐紹聖至於今茲蓋三聖人而後備一以惠人而已其維持行繹緊使者是賴其守金穀如制閫外其稱豐荒如持權衡其急民隱如拯焚溺是能守我三聖人之良法以宣上澤於一路則所謂惠又人與勞於國者使者有焉夫如是居則廣廈跨閭里出則車馬光原隰以奔走八州五十縣之人蓋亦未爲泰已然則經度之勤棟宇之壯無足爲余侯記而獨喜余侯之有以稱也又安得不書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記

寓齋記

客有至寓齋而歎曰夫以介然之形措之天地之間不百年寓耳於一寓中而暫寓於東南西北之遊者又幾何耶是齋之士其又寓暫寓於其間者乎程子曰何特此耳天氣之積者地塊之積者寓於空而已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又寓於二物而已請觀子之一形寓視於目寓聽於耳寓聲於口寓神於此百骸五藏之間是則子之所謂介然之形者蓋有寓之者焉不有寓之者是則糞壤濡沫而已矣子於此而求之又有不寓者存而天地萬物之所以寓者也晉陵錢定國顯道尉吳江予名其燕處曰寓齋定國蓋嘗聞道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某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故在寺之東序自天聖以來再成再毀未有繼而興之者紹興二年管內僧正妙空大師用良始募檀施益以私財作菩薩像又作大閣覆之捨故址而建於大佛殿之後用良淳質無玷誠諦不欺焚誦之餘刻意炎黃之書工釋用厥既塗髹大集四衆共作佛事以慶其成州盧倉張華之說施利之入僅支四事則舉以爲棟宇像設莊嚴佛事之資言行既孚有募必應像閣既建又作齋堂四楹左右昉分若承若翼蓋八年而後衆人士女奔走歸嚮禮拜旋遶歡喜讚歎無有窮盡時北山居士養疾郡郊聞此勝會輿掖至前仰瞻聖像如紫金聚周顧樓閣如化人宮誄踊欽歎說偈稱贊於是用良請叙載歲月并刻之石則爲之記俾來者有考焉庶幾有清淨四衆若族姓理家若粟帖婆若摩納婆等觀相生善即色悟空了知大士無礙神通不可思議與此比丘所成就事及一切衆生不思議力無二無別性相等空則其爲利益又豈有量數哉

贊曰

稽首普門大名稱救護衆生苦厄者大悲願力深如海無刹不現無邊身過去正法明如來菩提薩埵示權化於一身心現千手隨緣赴感靡不周於一身心現千眼光明普照河沙界如百千燈同一光互融涉入不留礙亦如洪鐘與空谷呼之則應叩彌出洪纖徐疾非思量而常在在實無在當知通身是手眼無我無作無受者如是觀音妙智力衆生平等無差別百千即一照常如一即百千用常寂爍迦羅心無動轉毋陁羅臂如虛空湛然寂處起慈悲繁興用處那伽定觀身實相即菩提一一刹塵觀自在

表

禮部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伐鼓用牲方致群陰之責救躬正事實表衆陽之宗屏翳呈祥曜靈安舍休嘉所賴霄壤均蒙 中賀竊以堪輿蓋體於陰陽而大道統陰陽之用躔次不離於形數而聖人超形數之先雖酬酢於環中實彌綸於繫表惟章部紀元之應必於日月所會之辰而疾徐顯晦之微可見天人相與之際苟九芒之或晝繫六職之加修古昔則然欽崇斯在昌若精神之運默通賾隱之間凄祁之景載瞻淳丙之光自若日之夕矣言莫喻於初餘人皆仰之壤無分於內外顧寮庸之至此豈瞽史之能知恭惟 皇帝陛下輔相物宜嚴恭自度固已斡旋於儀象豈唯昭格於神明二十四氣之循環獨得帝鴻之紀三万六千之並照遠追龍漢之圖眇焉珠璧之交故在望維之內矧分同道而至相過雖食非災惟雲庸寸而雨崇朝適符所望臣等莫窺工宰咸席照臨周德如升請歌松栢之茂堯仁斯就永同葵藿之傾

謝冬衣表

肅霜在候於是孟冬而始裘新律將更豈容卒歲而無褐肆頒府幣偏暨朝紳惟物其時既安且燠 中謝竊以德彰五服厥為等殺之儀綦組九文蓋匪曳婁之急惟是纖良之賜實均飽燠之恩如古好賢有敝又改為之意及人以恕無服而不稱之嫌抑所謂寒者衣之非直為身之章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煥文光被德度并包如絲如綸廣仁言於挾纊無小無大昭厚意於承箱是雖典故之常蓋有惠存之實臣等久塵表著備服寵私麗容在躬肯比毳旃之陋委蛇退食敢意總緻之思

賀甘露表

至神獨運道與時升叶氣橫流瑞由天降浹靈滋於生植詥歡頌於寰區無疆之休兆民所賴 中賀竊以崑崙旁礴體包一氣之元輔相裁成位貫三才之用惟厥細縕之化式由块北之機結而為麟鳳芝禾之祥槩而為日星雲物之象至載零於膏露蓋咸本於冲和顧茲儲祉之辰適及崇儒之舉天地相合莫之令而自均上下同流亦豈云於小補浥軒丘之有潸睎湯谷之載陽珠霏紫泰之嚴玉潤松筠之茂日當

元命知時万於斯年地表賡歌見咸熙於庶績理無
虛應事若可揩恭惟　皇帝陛下秉籙御天垂衣執
契配皇等極豈唯能致之資合謀應圖具膺諸福之
物偉斯休證實載舊聞自非德及於清寧何以澤周
於霄壤臣等無裨神化咸泳聖時被之聲詩方廣嘉
虞之薦仁及草木益觀福禄之成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皇猷默運與神為謀王旅濯征從天而下遂舉平盧
之壤復還冠帶之區遠邇交欣威靈無外中賀竊以
四夷之為漢患蓋莫熾於匈奴九州之隔燕民本失
常北顧而深歎故時巡耀武壇簞迎興國之師夕
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遠茲神算潛授將臣飭戎
車於六月之初見敵情於万里之外是絶是忽肆興
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膚公之奏北蓋　皇帝陛
下契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
迹孝思維則允懷蕃獲之功通駿有聲不逾樽俎之
内是用一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疆宗
祊見喜臣等猥當國柬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
將日聞於吉語成王孚而受天祜當復播於雅言

圖於襄晉僕我至化于茲有年仰惟列聖之燕詒蓋
常北顧而深歎故時巡耀武壇簞迎興國之師夕
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遠茲神算潛授將臣飭戎
車於六月之初見敵情於万里之外是絶是忽肆興
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膚公之奏北蓋　皇帝陛
下契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
迹孝思維則允懷蕃獲之功通駿有聲不逾樽俎之
内是用一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疆宗
祊見喜臣等猥當國柬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
將日聞於吉語成王孚而受天祜當復播於雅言

陛下德合二儀澤流諸夏王道大順合百川而東之
神化無方格九穹而上應儲精於内誠意已孚雖老
於河上之人皆聚觀而太息顧由此地中之勢蓋莫
測於神休用成九折安流之功同符万世莫大之利
臣等無施消露獲覩祥釐敢負龍馬之圖將見帝鴻之
録上詞人之頌更追天保之誠
賀管押常勝軍郭藥師進嘉禾表
豪酋内附下周索於戎疆嘉種効祥表同文於異畝
露章來獻案謀甚明是知地挾北之鈞無復華夷之間
中賀竊以越裳修白雉之貢九譯乃通唐叔歸同穎

之未十里而近彼荒忽去來之服政不及焉若蕃維
禮義之邦理之常者來有舉幽燕之絶壤歸圖籍於
攸司風雷之号始行天地之和已應曾是方苞之美
蔚然寒露之區采芑新田當鞠旅淮師之際陳常時
夏無此疆尒界之殊瑞不徒然理將在是恭惟　皇
帝陛下祉由神介道與天通故有開而必先蓋侯志
而至應信順而得亦何爲而弗成威德四施實無思
於不服惟厥幽荒之野豈聞稼穡之饒慈仁一薰秀
褒交暢實邊積粟豐穰何待於湟中置吏除關聲教
方踰於漠北臣等無裨聖治屢覩蕃釐史不絶書將
兩師先灑迎颷獻之清塵雩舞届時詠羲和之舒日
配二儀風化之典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覆臨之大象日月而
知勸一游一豫式王度於有邦載笑載言通天顏而
拜賜共識丕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非常恭惟

汗南山之竹天之所覆昆皆爲壽域之萌

賀駕幸祕書省太學表

策府肇新帝下紫清之馭賢關再款道光鄒魯之儒
君舉必書事超古牒化行自近風動海隅中賀竊以
外史掌帝皇之書抑以辨四方之志太學傳聖王之
業所由興三代之隆用建邦家之基厥惟政教之首
懷鉱抱槃俾之周見而洽聞句屬圜冠於焉攸德而
問業擢梗楠於拱把致珠玉於遐荒方當行奕行而
誦堯言識其大者所與治天事而食天禄不在茲乎

日之載陽考古驗今駐蹕右文之殿尊德樂義却輦
大成之門既流觀於匱室之藏復垂聽於詩書之典
遠矣鎬京之嗣服陋哉天寶之元龜細札有孚群儒
知勸一游一豫式王度於有邦載笑載言通天顏而
拜賜共識丕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非常恭惟　皇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覆臨之大象日月而
配二儀風化之典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
心於六藝之間至於小大之臣咸蒙恩施之美乃若
兩師先灑迎颷獻之清塵雩舞届時詠羲和之舒日
洋洋盈耳聿追周監之文蕩蕩難名莫盡漢臣之頌
事皆神介動與道侔於既醉之盛時見弥文之畢舉
臣某言今月二日車駕幸祕書省先奉　聖旨以臣
兼修道史係提舉祕書省官屬合赴省起居是日既
與館閣官觀書賜茶謝恩畢退詔宣三公宰臣親王
使相執政侍從官別觀書畫臣特蒙聖恩俾預宣召
之數仍賜御筆行書草書二紙御畫崔竹一紙者齒
金蘭之衆俊已冒殊私踵筆彙之後塵更膺特召咫
尺圭璋之睟表從容翰墨之榮觀載窺天縱之能旋拜

奎文之賜褫心驚寵渙髓懷恩中謝伏念臣疏遠下
僚頑頓末學敢意草茅之名姓誤叨旒扆之聞知惟
是群玉蓬萊之山實應列宿圖書之府六飛來止七
稔于茲雲紀御名百梁屺天衢之左界龍文八法揭帝
座之中居及斯輪奐之新下慰英藪之望爰申閣典
可謂難逢而臣濫吹朝紳雖玷南宮牋奏之末操觚
道吏適由東觀著作之廷在於提振之司實與編摩
之屬薦迁嚴旨俾遷清班雲翼生身遽翔翔於帝所
驪珠眩目獲藏去於宸章事匪常均榮踰望外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為仁由已以德分人將心萬物之
先高視百王之表譬若堪輿之大何所弗容故雖昭
偉之餘沛然成象發揮妙蘊丕廣鴻休靈蓁結空蓋
稟自然之兆神書出洛儻超副墨之初至肆筆於丹
青蓋合符於造化豈伊么麼得被況臨敢不仰服眷
懇時瞻天藻永霜是踏庶無易葉之凋筋力雖微儻
類銜環之報

秀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任禮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
乞外任或宮廟蓋遣閒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狀申
都省辭不就職尋准勑除臣直祕閣權發遣秀州軍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初布條綱具宣
德意所憂綿薄莫副使令臣中謝伏念臣疏遠下
僚頑頓末學敢意草茅之名姓誤叨旒扆之聞知惟
是群玉蓬萊之山實應列宿圖書之府六飛來止七
稔于茲雲紀御名百梁屺天衢之左界龍文八法揭帝
座之中居及斯輪奐之新下慰英藪之望爰申閣典
可謂難逢而臣濫吹朝紳雖玷南宮牋奏之末操觚
道吏適由東觀著作之廷在於提振之司實與編摩
之屬薦迁嚴旨俾遷清班雲翼生身遽翔翔於帝所
驪珠眩目獲藏去於宸章事匪常均榮踰望外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為仁由已以德分人將心萬物之
先高視百王之表譬若堪輿之大何所弗容故雖昭
偉之餘沛然成象發揮妙蘊丕廣鴻休靈蓁結空蓋
稟自然之兆神書出洛儻超副墨之初至肆筆於丹
青蓋合符於造化豈伊么麼得被況臨敢不仰服眷
懇時瞻天藻永霜是踏庶無易葉之凋筋力雖微儻
類銜環之報

秀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任禮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
乞外任或宮廟蓋遣閒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狀申
都省辭不就職尋准勑除臣直祕閣權發遣秀州軍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初布條綱具宣
德意所憂綿薄莫副使令臣中謝伏念臣幼而奇孤
長益頑鈍上書論事空懷憂國之心竊祿代耕每盡
守官之義挂名邪籍為世僇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
典章之選再遊東觀愧劉郎之復來三至南宮知馮
公之已老遭時之變振古未聞窮獨餘生憂憤不死
卧家請急投劾而歸敢於脆軀不安之時而當綿歷
草創之事既遂顓愚之守復瞻天日之中喜不自勝
死無所恨顧惟敝邑實介大邦征賦之入有經而不
時之須皆至盜賊之憂方熾而即戎之備未修念債
騶凋敝之餘則莫若利其衡勒而置竭瘡痍之後又
當事於撫摩請言以思寧免於咎收此桑榆之景終
緊覆載之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嘗瞻濟時屬精
圖治闢至公之路方因任於群材念無競維人故兼
收於片善致茲疵賤亦不棄遺臣敢不行其所知施
於有政使公綽為趙魏之老於用或優而陽城躬撫
字之勞自知甚拙唯當竭力少謝素飡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秀州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誕彌厥月允昭申命之休長發其祥共獻後
天之禱由中及外式舞且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撥亂挺生膺期紹緒體周行之乾健廓繼
照之離明帝命弗違績二百年之基業民心攸戴過
八千歲之春秋玉承赤伏之符適應朱明之候中興
有望率土惟均臣屬守偏州遠違行闕天保之詩小
雅方期如日之升華封之祝聖人徒有望雲之阻臣
無任

進新修紹興勑令格式表

臣聞政有忠賢文之異尚所以救時典有中輕重之

不同期於止辟顧因循之或澽緊損益之可知苟惟
勝枉而弗更則亦推車而或泥恭承睿旨欽御名祥刑
鉤棨非才簡書趣備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謂之通故上有道揆以
盡通變之宜下有司存以嚴法度之守至若畫衣冠
而不犯是謂帝王之極功垂象魏於始和式敷邦國
之常憲載在三尺行之万方儻非可大之規莫應無
窮之緒永惟嘉祐之盛實纘太平之基人咸阜安政
本忠厚罰疑從去恢然網舉而網疎令出惟行捷若
置郵而傳命丞承有在洪烈備陳政和以來彌文具

緝寬恤之詔屢下奇贏之目寖煩通觀厥成亦克用
又著為律而疏為令既積日以增多歲有會而日有
成又續書而不一逮此艱難之際收之煨燼之餘國
之將興理若有待恭惟　皇帝陛下膺運撥亂挺生
濟時深惟溢水之防不忘朽索之馭省冗方於五載
豈惟禮物之修約漢法之三章益邁寬仁之德俾致
欽於明罰蓋無事於滋彰庶幾合古以便今亦將易
避而難犯所懇鈞撫莫副哀矜臣等今將云云

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

者册府紬書誤玷英髦之首詞垣簪筆猥當潤色之
求敢意非才驟膺明命銜恩則厚揣已若驚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喉舌之司緊万幾之自出
絲綸之任實庶政之與聞不惟有取於彌雅深厚之
詞蓋亦兼收於獻納論思之益豈非人才進退繫國
體之重輕政事弛張關天下之利害號令一出播數
万邦挈維固在於股肱補拾可無於諷議至於華國
之具亦責代言之工是以祖宗之來制勑必由於三
省侍從之選給舍每高於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
足以經遠文知體要無慙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備

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審簡俯厭師言孚德意於四方亦中興之一助如臣者少而孤陋壯益鈍頑述業自知其不豐贍言未足以明道早歲棲遲於湖海蓋將終身中年出入於朝廷誠非素意何圖晚暮上被獎知察之以日月之明施之以天地之造化者召自廬里賜對宴間曾微塵露之裨收此桑榆之景麟臺復建既先諸子之鳴鳳閣方虛更濫群英之吹且於廷謝錫以身章敢辭濡翼之讖紙重臨淵之懼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湯德又新飭蠹壞於傾否之時舊乾剛於撥亂之志宵衣旰食纘周室之丕基藏疾納汗廓漢皇之大度故待人也輕以約亦嘉善而矜不能致是逃疏有斯遭遇臣敢不稍尋舊學益慕前修披肝膽以獻誠或能千慮而有得竭鉛駑以自効庶幾十駕而可希敢懷患失之心永矢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中書舍人二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仍免謝辭臣於當日出門至本貫蘄州開化縣尋

維之方格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又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脩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續貂之誚是慙窺豹之知曷有以茲感激誓竭鉛駑念平生愛君憂國之誠儻蹔幾千慮一得之効居懷尸素之懼竊恃奬知之私每有陳論頗蒙采擇造緣輦語暴著宿愆職在守符不能効死而弗去時方奮武是宜明罰以示懲罪棄久萌駑機當發尚露微禄畀侍殊庭復鵷門之踦雖非素望失常山之守仰繫曲全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聰明遵王好惡每於

刑政之舉不忘忠厚之思致此懦庸終緊寬惠臣敢不撫躬知感虧舌省愆年迫桑榆無復報恩之所身依松檟長為傀幸之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集英殿修撰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遣賜如故者負黽授閑居懷惴惕均釐肆眚與被甄收承命若驚銜恩知感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戇而自信愚不知機少也好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霑俯暨朽枯之質稍膺出綍誤俾分符復再致於煩言徒仰喧於聰聽茲蒙恩赦孤逆易搖讞訶實出於自貽全貸終歸於天造旋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而誘亂揭捕賞以見要劾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明之旁燭不俾怙威而肆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惟拯溺拔焚之意可謂生死肉骨之恩顧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奬擢寘從班念小已之難勝緊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榮患失之思操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救孤迹易搖讞訶實出於自貽全貸終歸於天造旋膺出綍誤俾分符復再致於煩言徒仰喧於聰聽茲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霑俯暨朽枯之質稍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丕冒湯德又新日就月將方緝熙於大學雲行雨施期潤澤於群生思以任賢使能而致中興故錐片善寸長而不終棄顧惟奇賤適有遭逢愚闇無知悔莫追於往咎褒遲待盡情猶切於慕君寒灰無冀於復然病馬尚靳於終惠誓當糜隕少謝生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徽猷閣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

待制差遣賜如故臣尋具奏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祗受訖者竊祿真祠久慙素食
升華延閣復玷清班仰戴聖恩俯慙非據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非強濟性實戇迂仕則慕君
不自量其愚賤學思為已期無玷於操修不敢枉尺
以直尋率常進寸而退尺名書邪籍知芹獻之已踈
力盡陳編愧管窺之時見晚逢春哲驟廑獎知拯之
水火之中召自漁樵之野冠蓬山之衆俊已媿無堪
陟鳳閣之華資深知不稱仍持末學入侍清光塵飛
何益於太山螢照難施於赫日曾微補報自取譴訶
庇身俾託於殊庭就食即安於故里感恩念咎刼掃
杜門想魏闕以馳神卧漳濱而永歎何圖洪造曲記
孤蹤不遺瞽履之餘復置論思之列懇辭不遂成命
莫回昔張敞以罪廢屏居卒見收於後勃劉毅雖年
耆偏疾亦不弃於公朝顧臣何人有此厚幸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乾坤俾大日月並明沛然雨露之施
渙若風雷之發春生秋肅莫非成物之仁賞慶刑威
咸出至公之造求賢用吉士方遠迹於周王嘉善矜
不能每同符於古訓市骨冀來於駑駿采葑無間於
芒微有如慢愚弗忍遐弃臣敢不永思報稱仰服恩

榮顧雖頓沛之間無忘素守苟有捐靡之會敢愛餘
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太上皇帝升遐
者哀纒率土臣庶攸同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
以太上皇帝天臨海寓二紀有餘安享太平恩涵動
植變生意外北狩未還天下喁喁痛心引領何圖厥
世遄返帝鄉万里計聞攀號何及伏惟　皇帝陛下
孝思罔極聖情難居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
詣行闕奉慰臣無任仰天望聖哀摧辟踊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寧德皇后上僊
者哀動妃嬪悲深臣子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以
寧德皇后蚤以徽音進儀坤德爰從北狩未遂南歸
豈意災凶遽鍾荼毒伏惟　皇帝陛下孝思方切哀
慕兼深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詣行闕奉慰
臣無任仰天望聖摧痛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衢州發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樞電告祥繫一人之有慶嵩呼劭祉期万壽之無疆率土歸心後天為禱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御極勝已安民天誘其衷將啓中興之運日新其德迈成無競之功八千歲之春秋薦膺景貺万億年之基業永庇群生臣屏迹漳濱馳心魏闕莫遄鶯遷之列徒傾葵藿之誠臣無任云云

疏

右伏以申命用休爰啓中興之運誕彌厥月屬當長養之時四海傾心三靈垂祉及此虹流之旦咸伸嵩呼之誠恭集勝因仰資眷算　皇帝陛下伏願配天其澤如日之升保大定功振無前之偉績興襄撥亂固不拔之丕基多壽多男願効華封之祝如山如阜請陳天保之詩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投進以聞謹進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表　宣和年代作

大号載揚隆恩下及理難虛授豈無千一之思天或可回敢避再三之瀆仰伸虔懇終冀矜從伏以礼樂具興固匪有司之事台衡是視茲豈賞勞之官敢持窺管之勤冒據桁圭之典矧力小任重之戒所懼疾

儲精溟涬之先游意古今之表司存於此世論甚榮既瞻道德於後前復倫聖神之顧問荀悼洽璚奇之士使得親法座之顯印其論思献納之官猶難望清光之彷彿況如臣者自愧戞然幼懷學礼之心偶叨上第居守趍庭之訓僅比中人以無庸忠謹之資當不世便蕃之寵第深虞於幽黙曾何補於聖時積有冒逾叟塵超陟此蓋　皇帝陛下順帝之則如日之升曲推善貸之仁下委容光之照不鄙行能之無取具與固匪有司之事台衡是視茲豈賞勞之官敢持灼知心腹之靡他肇祕殿之新名躡群髦而首用置之左右益示眷知列戟相望父子逢辰於千載簪冠

入侍弟兄並直者四人實當世之莫儔豈素懷之敢及誓殫夙夜少答生成臣無任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啓書

謝著作佐郎啓

半世江湖無復殫冠之意薄游都邑居懷索米之慙敢期瓦礫之餘謬玷絲綸之渥所蒙非據以寵爲虞竊以中古以還倚儒而治以謂用非所養則遇事或難於任重學優而仕則立朝無愧於面墻苟陵阿之育未加則新穎之圖曷繼故有絕編已老莫知經濟之方素官稱賢或出草茅之士顧誰差之不預豈才智之可誣是故祖宗以典籍之司以爲公卿與侍從之選期毖成於望實斯致名於柬求以褒然冣董之流猶試言而後授雖卓犖軻雄之學有陳義而力辭人唯允諧世則知貴典墳具在縱觀海宇之奇書策牘兼資多識朝廷之故事抑磨礲其器質且殫洽其見聞或許從宴閒之游或訪以圖回之務唯其養之有素則亦用之弗疑鴻惟上聖之臨益著右文之効股肱心膂既相與立太平之基杞梓瑳璋又兼收爲無窮之用來莫髮於數路達遺滯於四聰雲御名百

之大開仰奎文之下屬合三館一時之彥登瀛洲者十有八人續六官九聚之書紬金匱於數千百載惟蘭臺之接武實賡止之椎輪文若孟堅徒爲令史愽如束晳僅得佐郎然裁成漢代之陽秋無出其右比次汲書之科斗可攷而知自非宏達之才曷稱招延之美如某鈍頑無似孤賤數奇早迷逮化之方幾成獨學之陋束髮爲養華首益窮嘗聞君子長者之風每盡乘田委吏之義竊信簡編之載妄與叫呶之懷時非弗逢事或大謬一官不偶遂將歸老圃之疇二頃無田又時爲祿仕之隱實委心於窮達聊寄適於

藝文若將終身奚暇外慕何圖名姓誤辱搜揚釋其州縣之勞命以編摩之職逮從匹屬復廁英游況舉秩成帷時固多於俊異而上車不落獨何取於憃庸此蓋某官爺藻聖猷恢懷士類索淵微於繫表應事物於道樞學該令古而不忽於寸長用周小大而兼容於衆善致茲連蹇稍與選掄念固窮難進之餘粗知分義當省官遴選之際尤覺叨踰敢不稍緝舊聞益堅素守仰副甄收之本意永銜温厚之華褒誠知背上之毛何加於六翮儻比管中之豹時見於一斑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蔡少師問候啓

日者某官抗節撫邊祖車戒道獲走遣於郊舍徒群蓬於賓階瞻行色以增懷曾立談之弗及顧難將毋莫敢請從矧才略不足以替贊咨諏筋力不足以先士伍空承素眷何異衆人違德以來馳誠滋劇近請見今似審比收家問已次趙州仰惟綏御之餘懋膺神物之相少保相公九官棐首一德承君美常武於徐方召公是似授恩言於帝所相度來宣諒堅體國之忠益廣周詢之實不測不克以修我戎嘉謀嘉猷入告乃后上以安社稷下以庇生靈永爲黔首之依以

盡赤心之報是則子孫奕世將慶澤以無窮豈止功德兼隆與皇基而同固矣伏見五月晦日御筆頒勤旰食切責憲臣蓋聞德博之郊似有潢池之聚雖鼠竊狗盜隨即誅夷然鳥與獸窮或能啄搏願循其本益戒弗虞當今無外之春臺歡謠擊壤肯使好生之赤子流血成川某昨在江湖每窺詔札觀丁寧於昏旨深惻怛於斯民固知堯舜之介休仰寬北顧之憂實賴中權之重惟時濡暑願體睠懷計多吐握之勞無裒應酬之節少保相公弼諧侍極德望冠朝英才皆

入於彀中風采想聞於天下竊料遠方之吏屬皆思
自達於門闌鳳凰高翔爭先睹之為快江海善下固
不辭於細流豈惟陰察鳥異之材抑以博詢攻守之
計固無損於威重但益隆於具瞻當復隱如長城還
師赴席之上固已沛若時雨折衝尊俎之間闡聲教
於遐陬同華夷於壽域即趍嚴節遠秉鴻鈞益殫素
業之施大慰蒼生之望顧茲孤蹇永託帡幪

秀州回朱司業啓

右某辭職奉常丐歸故里偶承人之付以郡章莫分
宵旰之憂竊有淵冰之懼敢圖盛禮屢況華緘惟推
與之過情顧拙疎之難稱恭以致政司業才猷宏遠
望實顯融薦更德教之官風著浦良之譽桂冠高踏
既欽知足之風拔薤良規方佇不言之教屬拘符組
阻造門闌傾佩之私數宣閫既謹奉啓謝伏惟照察
不宣謹啓

祕省回館職啓

某啓伏承給札禁林升華冊府投戈息馬方企想於
中興闡館崇儒稍追還於故事育才之樂從古則然
恭以校書學士鬱振賢關學探理窟敢意百罹之後
漫觀萬選之求方挾藻以奏篇已出綸而錫命搜羅

有得固皆席上之珍領袖非宜徒切在前之愧華緘
誤及盛意有加佩戴之私數宣閫既

復集英殿修撰謝宰執啓

一官祠館方同長孺之兒翁四載家山少謝周顒之
通客何圖湔拂浸沐甄收仰戴聖恩次銜鈞造伏念
某生而奇蹇少則迂疏干禄代耕粗守羔羊之節讀
書為學固非青紫之求竊抱區區獻憐惓惓之忠妄希鄙
野區區之獻挂名邪籍連蹇卑生隨牒官塗侵尋三
紀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
廷三與南宮牋奏之末遭迴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
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李敢言涌吏之能屬當陞
杌凳之餘而行還定安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
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
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
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
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
守樂之力既窮則遷避而行亦可出城之次日適
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臧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
而為亂揭捕賞以見要劾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
明之旁燭不俾怙臧而肆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

惟仁聖極溺掖焚之意豈非天地生死肉骨之恩顧
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睿奬擢寘從班念小已之難
勝竊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榮患失之思操
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赦孤迹易搖謹
訶蓋出於自貽全貸實由於天假姑行白劄庸示薄
懲至若諂附蔡攸初無實狀編摩累載迄罷局而不
遷著作冒居乃輔臣之擬進居未嘗備提舉道錄祕
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顧危言異論
以取惡則有之若諂笑脅肩以苟容則蔑矣向少加
於巽入已久被於超遷及在嘉木實當空道屬大將
親擒於逆賊而旋師取道於列城是惟臣子之讎實
快神人之憤咸致幣將之意以勞王師之歸若其禮
數之差殊則繫守臣之奢儉自潛至越益厚有加蕞
尒之邦歎然何有不供是懼求福則那嚮將士之衆
多纔潛杭之十二姑以畢事幸無違言安知貝錦之
成指謂金柅之獻播之四遠醜矣厚誣每中夜以籌
思何橫罹於汙衊言之突益天實有臨諒深曉於精
微亦具知其曲折昨蒙鈞治假以郡符及再致於煩
言徒仰喧於公聽茲緣大享爰發漫恩敢圖雨露之
霑俯躋朽枯之質稍垂收采實自陶鎔怵惕少安帡
幪有地此蓋僕射相公幾深成務文武憲邦膏澤四
方欲躋民於仁壽佐佑一德期致主於唐虞佇觀淝
水之勳豈但澶淵之役至於求士為國事君以人重
輕不爽於權衡若否無逃於水鑑較之前哲則又優
為既適緇衣之宜益茂菁莪之育有如疏逖夙被奬
知終然頑鈍之資遂託鑪鞴之末桑榆晚暮雖懷報
國之心丘壑棲遲無復赴功之念所虧終惠俾遂餘
生銘佩之誠肺肝難喻

復待制謝寧執啓

毀瓦畫墁久竊真祠之祿簪筆持橐再塵法從之班
誤膺綸綍之恩仰愧陶鎔之賜伏念某生而孤蹇老
益鈍頑操心也危每卹名樞機之發臨事而懼不踰
墨之間泊忝備於論思益勉圖於報塞斷斷之愚曷
有區區之意已踈省各空山鑿五年於過隙噓枯寒
谷與萬木以皆春怵惕靡寧幷幪有在此蓋伏遇僕
射相公忠嘉致主勳略濟時八柄詔王畢協至公之
道百工熙績率由亮采之功既樂善以達人每弃瑕
而觀過致茲拙鄙亦預甄收病馬已疲豈有騰驤之
意老樗無用無全擁腫之生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回劉吏部賀冬啓

右某啓天統首三群陰下伏陽交生一萬物始滋聿觀消長之宜實惟君子之慶提宮吏部才推俊造行蘊粹良比膺上聖之知荐歷中臺之選承流便郡方擁殊休佇迎愛日之長即奉賜環之召未遑馳問先辱貽書慨戢之深數宣罔既

回劉吏部賀正啓

右某伏以一氣回春物奏棣通之始三陽用事時更平秩之端實君子之攸宜惟福祥之來萃提宮吏部周才濟務吉德禔身自膺郎選之華荐更邦治之寄踐揚茲久裨益諒多比辭共理之榮聊從均逸之請履兹新序倍擁殊休面慶無階方深馳頌貽書誤及良佩眷勤悚戢之情數宣罔既

答鄭教授書

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侍盡斬斬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侍盡斬斬不苟有志於道固已得其緊矣今者辱況以書與所爲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爲文以示人或過情面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閒其所謂切磨之益者爲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爲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爲二是既其文未既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撫其實汪洋閎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而莫見其迹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鷰醢果蓏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蓋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臠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猝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

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內相書似有
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
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
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
易言之也斬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學吾
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憒不文得
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寥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文章
以氣爲主者非豪舉恣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
厚之所云殆是不次某叩首

答羅疎貢元書

某頓首貢元叔恭足下昨者一見嘉作慢然異之又
聞足下謹厚勝飭人也以是益願見前日辱過臨佩
盛意雖猝然未得子之所安然求之貌言略足信
所聞矣竊叩華冑則又吾先君故人之孫也不知從
然喜愀然感以歎也今又不鄙遺書若見所畏者是
豈寂漠之濱僻野之士所宜得於後造者哉上言得
之得失足以卒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況
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顧所欲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
宣

呈寄居官貧洛目

某洛目頓首上里居大夫諸公執事即日伏惟尊候
萬福恐煩教荅不敢一一奉狀某流落倒不才承乏於
皇恐某數奇性復狷介苟微禄以就養分宜自放於
江湖乃適着身勢利之區夫三吳勢利之區也而以
寒士寓其間是以閉關衡陋寢與人絶雖有新故之
交相忘不敢以爲尤相呴不敢以爲恤且人各有趣
又敢汲汲於臭味哉王君所謂唯恐人之不已親非
也而足下因以爲無棄人則又過矣夫位高而勢便
望重而言信士依以爲非沉輕重者而有好善之心
則唯恐失一士者有矣至於戰國之王侯公子以士
爲市以成其借交推刃之事者其急士亦然蓋不足
以得士矣不則窮悴不堪其憂顧以車馬在門賓客
之衆爲已重又其下也由前之說則非僕之任由後
之說則僕之所恥也是三者無一焉馬矧若僕之無似
又寒士也其於人亦安置棄不棄於其間哉雖然窮
居荒涼無與晤語若夫相與探六籍之微言閱千古
之得失足以卒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況
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顧所欲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
宣

此方冬多事荀思慮所及備禦所應不敢不勉也然
地勢險易山川走集之衝河所可以控扼何所可以
設伏何所可以置烽燧何人可以率土豪如何可以
無內虞如何可以待外寇與夫措置有所未至郡政
或有失宜蓋非里居諸公不能知也有以教之幸甚
儻使因衆智合長策庶幾用以保千里之人塞共理
之責則不唯某也幸諸公之松楸廬里亦恃以安焉
不勝竦竚之切敢布腹心伏惟裁察謹奉咨目不宣
某頓首

回柯陽刑部簡

某皇恐再拜某拙疏不才承乏於此艱危之時所冀
里居賢士大夫有以教督助成之俾安輯一邦上不
貽朝廷憂下有以尉人心不負愧罪乃所望者近城
中排比保伍蓋欲使姦盜無所容私酤禁權可以相
察官吏之利亦百姓之利尤爲士大夫與富家大室
之利也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過六
次若使家自防守不如合衆人之力故一家所出不
過一人而其餘二十四人皆吾防警之人也使行之有
緒則姦盜無所容而使吾高枕而卧者豈非衆人之
力而士大夫富家大室之利乎今蒙公狀及示簡垂

喻以所居乃賃屋不出人力夜巡若如公言則比戶
細人皆是賃屋皆不當與保伍巡警矣若唯有屋者
乃出巡警之人則城中有房廊百間者當不問官戶
與百姓當出百人矣明公以謂如此可行否又蒙示
喻忝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奏的無人可以代巡漢三
公子成邊今官戶亦出役錢城中若官戶輒免則所
餘無幾保伍之法不可行矣公家失賊保內之人必
有捕限公家有火保內之人必救援彼二十四家雖
賤皆身爲公役公雖貴乃不肯五夜出一人力與衆
夜巡明公以謂如此於心安否建康平江杭州皆以
保伍夜巡已有成効而秀州獨蒙明公一人不聽者
但以小郡郡守官卑不才故耳況防秋在近所當措
置者莫非干衆之事若皆蒙明公首破衆例而必令
州郡俯首聽命則某不獲可爲矣即當備述此事自
効不才謹避左右矣惟閣下深思而痛察之幸甚甚

北山集卷第二十一

外制一

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劉公彥差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

勅治朝之法諸臣之位詔相獻予之宜所以辨上下正班爵昭德而別微者也自省方東南典文或闕緜蕞草創失其故者尚多捨參古今折中潤色未遑暇也然率其屬以共其事者亦可不 御名所擇哉具官蚤以世勞荐更器使積官累伐不專為恩亦既顯融致位廉察予惟董正朝會賓客禮容之事舉以命尔夫出入省閤給事左右其任固亦親且重矣惟謹乃僚恪居厥職惟祇惟 御名服我寵休可

朝奉大夫起居舍人侯延慶除右文殿修撰之職號為高華異時言動之史出守四方得是者鮮矣尔敏晤文采稱於筆流慨慷赴功見於已試出入郎省才能益明曾未幾時暫筆殿陛而以親來諗自詭治民顧宣力之何如在中外而奚閒升華書殿且畀郡符豈惟便尔之私抑以成吾忠厚之政服此休命往其懋哉可

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眇躬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慘若焚灼比因宗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奏大悖佛朕心方夕惕若又除吕頤浩麻制首為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誚于有識席益可與外任九月二十二日

三省同奉

聖旨席益徽猷閣待制與郡

勅朕以眇躬獲主大器遭時杌隉國勢未振夕惕以思心焉如灼播告厥旨實在執筆之臣而乃矜功於肆眚之文廣已於求助之除其言奏矣朕甚惡焉具官夙以言揚見推警敏贊書持橐亦既有年號令之閫宜知國體失辭若此謂天下何解掖垣之近班仍西清之舊物往有民社尚其欽哉可

孟庾除戶部尚書

勅周官以司徒制天下之地征而均節財用者冢宰宋興以執政領天下之漕計而調度出納者三司繇茲以來代有因革今則成周之法祖宗之制凡宰輔

彼司之守舉而歸諸戶部矣然則爲之長者顧不重哉具官學求泥古才足濟時憂國首公見於華皓高密之政有循理之稱雒陽之守有扞成之節朕付以邦計擢之貳卿足兵食於垂罄之餘備典禮於時邁之際事不愆素官無乏共是用冠以納言陟之常伯豈徒益觀於來効抑以昭勸於赴功然方今民力已窮軍旅之事未息節以制度當務所先非予率之以朴儉無以化豁壑之侈非尒去啟於因循無以紓黔黎之深瘼唯民不加斂而國用足則予汝嘉可

知岳州袁植贈直龍圖閣

勅具官廷者盜發江表虔劉郡邑姦凶乘間爲長蛇封豕以肆毒於一方而尒適守岳陽仗正不撓卒與禍會銜恨九泉令御史列其冤狀與其所以怒寇之由推原厥初出於徇國朕盡然傷之惟尒詞學之優才猷之美歷官臺省綽有能聲没身賊區志士增嘆幷華延閣賚及後昆庶其有知歆此褒渥可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守本官致仕

勅太上有立德斯爲不朽之圖故國有世臣亦御名進賢之舉惟予先正貽慶後昆頃致位於夔謐蓋魚隆於問譽逮更變故旋即便安遷形告老之言勉徇退身之志具官某孝悌之美得於天姿重厚之稱信於士類比中罹於黨錮弥克守於家規靖康之初首被簡拔亟躋諫省遂總臺綱掌邦政於文昌贊皇猷於鈞軸肆予纘紹俾復疑丞啧有煩言寖辭劇職奉祠均逸既歷於歲時謝事言歸不忘於雅素覽公車之需奏即秘殿之崇資用以寵綏益全終始庶無勞於夙夜幾永介於壽康可

秦某與緋章服除直秘閣與郡

勅具官某尒以俊造策名儒科寄任荐更遂躋郎省屬尒同氣爲予相臣惟合治之相臨援故常而自列召對便殿惻愊無華敦樸之風見於言貌擢以秘職錫之身章併示寵綏且有申命夫入爲尚書郎出爲二千石乃身在外而名直禁中蓋儒者之榮而當今之高選也惟克報稱益恢遠圖可

席益差知温州

勅永嘉閩粤之交其俗剽悍以featured其賢其士風任氣而矜節爲之守者非達於政理未有能成治最而厭與言者也具官學藝之敏稱於朝廷疏通之才適於權變荐委重寄未之或辭毋輕小邦

猶足觀政昔吾丘任連城之守而名不稱於在前嚴助
去承明之廬則賜已違於侍從惟尔之遇於古有光
尚懋乃功以荅休寵可

劉寧止復舊職

勅具官比以輸漕不繼麗于刑書於茲踰年執事滋
恪而相臣交章來上以謂襄者勤王之舉饋饟是共
乃克濟茲以成丕績以功補過誰曰不然朕方搜羅
英才捐弃細故雖疏遠未試猶將稟沫而收之況吾
宣力內外而果藝不回之士乎復職河圖雖云舊物
尚體恩遇益勵厥修可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郭偉依已降指揮再任

勅具官姑熟江左之重鎮也永平之時号爲樂土然
處荆湘之下流據采石之形勢所以通淮南而輔建
業其置戍擇守顧可付非其人哉以尔才力方剛慷
慨自任志在徇國勇於赴功迺者潰叛之徒游蕩四
出而尔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
其更選於長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
官唯息疲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
斬克邁予訓尚有寵嘉可

迪功郎張滉改官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略勤勞王家經營三川
以至關輔朕甚賴之以尔同產之親久從幕府請以
故賞馳尔京僚朕方思勸宣力之臣成乃弟之美豈
有愛於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可

尚書右僕射秦檜封贈

曾祖贈太子少保某　贈太子太保

勅朕思濟艱難以圖恢復眷惟輔相之舉措實繫邦
家之安危斷自朕心既得良弼推慶貽之所自宜錫
命之有加具官曾祖某獨善在躬懷才不試高尚其
事蘭芳服而弥芳文字之祥源既深而益遠種德百
年之內收功三世之餘位冠百僚忠邁前古諒儀刑
於遺範斯衍繹於流光是用下王綍以寵褒陟儲宮
之輔翼庶見著龜之喜以尉烝嘗之思可

曾祖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崇國夫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
之盛孝悌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
蓋有閨壼之助焉具官曾祖母克以內則相其君子
其必有柔嘉之行淑御之儀膳服適於親疏慈祥足
以矜式者矣不然何垂裕之深也惟我次輔爲世純

臣大國加封雖云故事有兹寵渥其命則新可

祖贈太子少傅某贈太子太傅

勑天人之際世或以爲難知報施之宜理則疑於可待故有積德不售遺澤則深在其子孫合若符節優隆之典旌勸兼焉具官祖某成性守於宮庭履信行於州里表貴名於異代遠慕王通之著書諫公望於布衣近希文正之畫國朕圖柄任爰得碩臣推循祖德之修實遺邦基之慶惟青宮之高選若師傅之古官用貴家庭以申異數可

祖母晉安郡夫人俞氏贈嘉國夫人

勑自漢魏以來至于今者秦氏之世未有顯人而丞相獨以儒學起家忠節自奮致位執政遂登宰司而俞氏之世寂寥千載亦無聞焉夫善之久則其施必昌發之遲則其行必遠內外蓄德貽澤厥孫具官祖母惟禮惟法無非無儀化行於中饋仁及於宗姻遂成厥家以有兹慶既疏封於大郡朕以爲未足也嘉寶大國錫命有加肆寵尔私抑以勸於爲善可

父任信州玉山縣令贈太子少師某贈太

子太師

勑官無小大惠足以及物者其澤必長天無私親位弗稱其德者其償必厚惟善祥之不爽知義教之有方顧茲褒贈之舉章是亦報施之明驗具官述業該貫祗身肅恭自奮寘興之書無愧循良之吏弦歌之用孚宪施禴禘之仁諒多遺愛密令之爲太傅褒賢雖隔於當年于公之啓高門陰德果昌於厥後是用舉封曹之懋典極望菟之崇資以成追遠之思用顯流光之慶可

母和義郡夫人王氏贈榮國夫人

勑士方隱約陋巷棲遲小官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子既賢矣展忠純之節都輔相之位而親不逮養此風木之況古人所以深悲而追榮之典朝廷所以加厚也具官母禮法是蹈淑靖有聞塵身守約既以飭其閨壺矣以子知母則慈嚴之教所以薰陶成就者又可知焉疏封大國庸示寵綏抑以慰孝子之心云尔可

妻信安郡夫人王氏封鎮國夫人

勑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輔佐之宜一也具官妻生于慶門積習名教克配君子禮以自防顧茲翊贊之勳方且延登於揆路豈無

儆戒之助固當畢慶於閨門太行之東鎮爲大國疏
封錫命謂之小君時惟懋恩永其祗服可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黃裳父贈金
紫光祿大夫文慶贈特進

勑朕嚮者除地廣陵之陽於是始郊薦見上帝均釐
四海追遠之贈下及庶僚而況侍從之老出入四朝
加寵厥先具有彝數然綸之出豈有久近之間哉具
官父具官潛德不耀晦迹里閭是生時英致位休顯
特進二品地極文階以貴九原抑以爲積善之勸可
之勒可

母永寧郡夫人吳氏贈高密郡夫人

上同詞具官母云云懿範有煒嬪于德人是生時英致
位休顯高密大郡疏封益隆以貴九原抑以爲積善
之勒可

葛勝仲復顯謨閣待制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
敷澤於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
興之更新而況持橐屏翰出入侍從之臣哉具官某
蚤以文學奮於朝廷嘖有煩言久去近著吳興之政
民亦宜之還職西清不夫舊物尚體恩遇益御名厥修
可

梁楊祖復徽猷閣學士

上同詞而況屢將使指嘗備法從之列者哉具官某昨
總漕輸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還
舊物思則厚矣尚克有之可

陸宰復直秘閣

勑具官上同詞而況名臣之世嘗備任選者哉尒頃使
畿西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還之
册府尚其靖恪以荅恩休可

責授單制團練副使宋煥敘朝請大夫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
與之更新尒頃以辜戾公義弗容屏之遠方庶其循
省茲緣肆眚復尒故官尚務恪恭以荅恩宥可

楊廉國特贈徽猷閣待制

勑鉤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斲
喪忠良以騁志于天下凡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
之士傳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軫傷思有優恤
而況殘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寃之者乎具官才
業之美奮于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
論具宜遭罹以來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

惟渥恩以慰沉抑可

翰林學士汪藻龍圖閣直學士與郡

勅法從之臣居則獻納論思分職率屬以贊朝廷之治出則賦政共理以致吾澤於民其所以隆體貌之恩嚴陞廉之勢者顧豈有異哉具官某簡亮通悫蚤以言揚學問文詞推於時雋肆朕纘服推自奉常綸綍是司出入五載閱勞侍從之務輟嚴助於承明欲詳政事之宜試蕭生於馮翊寵以河圖之直仍聯學士之班往奮尔庸副茲睠倚可

勅上同詞具官操修之美信於友朋學問之優見於踐歷比對揚之勤聽屬諫諍之須才數納之言啓沃是賴旋加明陟俾貳天官雖籍銓衡之公閫勞侍從之事是用舉河圖之內閣即次對之近班庸示寵章尚有申命往其祗服益懋乃功可

吏部侍郎高衛龍圖閣待制與郡

勅上同詞具官敏彊之實稱於中臺才術之優見於出使周旋浩穰寖躐高華召自外藩陟之小宰既更時序益究云為雖藉云下詞同尚懋乃功可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明堂大禮赦恩封

贈曾祖任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韓國公言改封魯國公

勅朕觀載籍之傳攷盛衰之緒君子之澤或五世而方興積善之家信百祥之來降植德之報莫尔之隆是生經世之臣為國元老及我運籌之佐乃其曾孫慶賜方行褒嘉可後具官某曾祖周才不試厚德在躬修仁義於奧窔之間委窮通於寒暑之序馮唐老於郎省曾無不遇之嗟于公大其閭門固有將興之兆屬均霑於霈澤舉開國之舊章是用冠於五等之封胙之東魯仍以三公之貴兼長中臺足慰烝嘗之思亦廣燕詒之慶可

曾祖母韓國夫人韓氏贈魯國夫人

勅天將賚良佐於有邦以寧為生民之庇則必有休祥之兆若譬告於斯人者此尔子之生旂旌導從天赦是承所以發於夢寐而聞於國人者也然則益昌厥後者孰始基之具官曾祖母懿質淑範來嬪德人仁愛之實見懷姻族身享孝養極於顯榮逮見其子出入將相功德兼隆為母如是亦可謂鮮儷矣而慶及四世復亢厥宗國有沛恩肆加錫命改封大國亦禮之宜可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
國公謚文忠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燕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
亮忠嘉功昭于四輔是爲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
之成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賢業經世王功在民
閑邪責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
佐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
塗炭之極益見蓍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
不衰舉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國封且仍公位亦何
加於舊物姑申命於恩綸可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曆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爲德
遠業克相廟明樂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
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配人傑福善之
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之
中有叙有愛魚軒翟茀命服贊書而居有之以至階
勞可

故妻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
也夫相其夫於勤約之中既已躬廉儉而同甘苦矣
而不其享其安榮則追贈之隆抑以慰其私尔具官
父任右朝議大夫贈宣奉大夫紹庭贈太
子少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佑不替祖宗
之休遂數錫於四方且推恩於百辟矧輔臣之濟美
知義教之有方顧茲追遠之思用舉褒章之舊具官
父溫恭是蹈揚歷具宜沛然詩禮之無違遠矣德言
之不朽確守先志懇辭官榮是知豈弟之求卒饗蕃
昌之報惟儲宮之二品有訓導之六官莫嚴於師用
以加寵益闡家庭之慶式慰春秋之懷可

母普安郡夫人劉氏贈彭城郡夫人
勅士有砥節厲行克承勳德之世以保其靖共之美
廉潔之操者苟無內助之賢則亦不能成其志也既
相其夫以成其家矣又有賢子爲吾輔臣寵渥之加
則有舊典具官母其承上也順而正其臨下也簡以
慈積善在躬以有茲慶屬合宮之大旅均霈澤於多
方易彼故封錫之大郡既增榮於存沒亦用慰於劬
勞可

外制二

參知政事李回明堂大禮封贈
曾祖贈正奉大夫祥贈太子少保

勑朕展采合宮肇修宗祀萬見上帝方熙事之既成數錫庶民肆湛恩之廣被舉此在廷之籍與蒙追遠之私矧吾輔臣慶發先世舊章故在寵命惟行具官曾祖某潛德無瑕懷才不試責報百年之外非此其身固窮一世之間克昌厥後惟儲宮之二品有訓導之亞保崇唯發幽光之有煒抑勑朕惟祖宗以來慶錫之典每下未嘗不追貴廷臣之世者豈徒廣孝道於天下抑爲積善之勸爲具官曾祖母相其夫於隱約之中成其家以勤儉之行是必有淑恭之美柔嘉之儀以裕其後昆者不然何子孫之多賢而濟美也屬我宗祀數澤加惠以大賚於士民則輔弼之先寵綏之舊其可後哉疏封武陵是惟太郡用告于第尚克承之可

祖任太子中允贈正奉大夫禹贈太子少

傳

勅朕肇修宗祀數錫寰區恩數首加於四隣寵綏上及於三世舉儲宮之近著下王綍以載揚其有修德在躬不踰中盾之秩貽孫有慶踵亞傅之崇益顯流光又爲特美具官祖靖共厥位豈弟宜民諒多三異之稱見於遺愛卒饗百祥之報以裕後昆有子有孫以孝以享服此惟新之命用孚不朽之言可

祖母晉康郡夫人吳氏贈秦國夫人

勅姚姓出於有虞而李者咎繇之裔也始以祥刑弼成其夫子方著焉論思於法從雖不逮於偕榮而有輝於仁原可

繼母魯國夫人吳氏贈秦國夫人

勅闢内大國莫如咸秦古稱小君是亦封爵以彰閨壺之懿用易龜蒙之詹屬數澤於多方肆疏恩於新命具官嫡母毓秀慶書作嬪高門禮法宜其宗婦輔佐成其夫子方著焉論思於法從雖不逮於偕榮而有輝於仁原可

繼母越國夫人邵氏贈秦國夫人

勅上同詞是亦封爵以彰閨壺之懿用示便蕃之恩肆用易句吳之邦上詞下同

繼母燕國夫人孫氏贈秦國夫人

勅漢之王符棄著潛夫之譽晉之周顗世仰忠臣之門亦惟母教之勤何取外家之盛必有懿德發于幽於數錫之初式布惟新之命具官繼母云云下詞同

所生母信安郡夫人常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昔在神祖厲精有爲凡膺簡睠之餘故多侍從之老是生賢子亮采累朝屬子大饗以致虔爰始數施

光具官所生母淑[御名]有聞温恭不懈實生賢子爲我
輔臣屬兹熙事之成咸畀奉先之澤易之大郡表以
嘉名用慰梧楸之思以增松檟之煥可
妻齊安郡夫人郭氏封同安郡夫人
勑公卿大夫積行累功以致休顯夫人以内助之美
而居有之此鵲巢之作所以永言於斯也國有慶錫
有家者與蒙其休則疏封錫命以榮其私者顧可後
哉具官妻以令淑靜嘉作配君子宜于上下其甘苦
豐約之同儆戒相成之際由初迄今勤亦至矣此疏
封之典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同安大郡以易舊封膺
此寵綏永其祉服可

同知樞密院富直柔加食邑實封
勑朕肇修禋祀祗見合宮刺六經之文嚴祖功宗德
之配導三靈之況布顯天請命之誠粤釐事之無違
數湛恩於有截睠予廊廟之輔與相肅雍之成爰有
舊章以申寵數具官幾深濟務端亮在躬爰登密宥
之司益著贊襄之美運籌決勝方遲子房之功錫祉
揚休抑見召公之似逮此精純之履故多陟降之勞
用加行於戶封且陪敦於真賦既啓尔宇勉思翊國
之謀益奮乃庸無曠代天之用欽我徽命永孚于休

可
知樞密院張浚加食邑實封
勑朕遭時艱虞駐蹕吳越思投誠於上帝肆展察於
合宮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貴誠上質備匏尊
棄席之儀熙事告成湛恩選布祗復鈞樞之重可忘
慶錫之盼具官英特應辰幾深濟務忠節著於勤王
之際才術見於持憲之初掃除姦凶方懋有征之舉
肅清宮闕仍成再造之功用加行於戶封亦陪敦於
真賦 云云下詞同富

參知政事李回加食邑實封
勑朕消吉季秋薦誠上帝導三靈之況方褒昭格之
休敷百順之祥式布汪洋之澤惟在廷之顯相有進
律之彝章具官迪德粹和受才宏敏自延登於廊廟
益有賴於贊襄望之雅意本朝故多鄉納畀公乃心
王室尚告謀猷用加真賦之封且行爰田之入既啓尔
宇勉思翊國之謀 云云下詞同富

翰林學士汪藻父任奉議郎致仕贈正議
大夫穀贈正奉大夫
勑朕肇修宗祀祗見合宮釐事既成肆敷錫於四海
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其先俾申追遠之志而況

吾簪筆持橐出入禁省之臣敢具官父某蚤以文藝
策名儒科廉平之政靜退之守有聞於時不克大施
委慶厥嗣司我內制甚文而賢惟時正奉之階視昔
貳卿之秩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前母淑人陳氏贈淑人 故母陳氏同

勑士有砥節厲行脩身於隱約之中而遺慶於數十
年之後其必有內助之賢相與保勤儉均甘苦以成
其室家故既久而弥大也具官母淑靖之美宗姻所
懷徽戚之宜君子是賴厲我均釐之澤肆盼綸綍之
褒雖稱謂之不殊亦寵嘉之有煒可

故妻淑人趙氏贈淑人

勑士方抱藝守約困於未試而有以保其廉儉之操
達累其心者亦室家之助也及其安榮通顯而不與
焉則湛澤之施其可以後具官故妻薰陶賢範毓質
慶門淑 御名之儀宜于姻族厲我 云云下詞同

妻淑人莊氏封淑人

勑二南之詩婦德是懋夫以鳴鳩均一之美蠲斯衆
多之報俾師無斁淑 御名有聞豈非婦人之盛節而有
家之可願者哉具官妻毓質慶冑婉懿靜專克相嚴
夫有茲休顯厲我 云云下詞同

吏部侍郎黎確父任許田縣主簿國子監
直講贈朝議大夫宗孟贈中大夫

勑 上詞同 具官父蚤以經術掌教儒宮寬裕以文靖共
是蹈奏慶厥嗣實貳天官惟兹五品之階往視儲宮
之友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故母 詞同江母

故妻

勑士方抱藝守約困於未試而有以保其廉儉之操
者亦室家之助也其安榮 云云下詞同江故妻

妻 詞同江妻

吏部侍郎高衛父任左朝請郎尚書戶部
郎中轉贈銀青光祿大夫

勑 上詞同江 具官父蚤以才猷進陟華省靖共是蹈風績
故存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時二品之位視昔六宮
之聯用示寵綏以均釐澤可

故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淮安郡夫人

故母齊安郡夫人趙氏贈同安郡夫人詞

同

勑 上詞同江 綸綍之褒疏大郡以易封增寵章之有煒可
故妻令人李氏贈碩人

勅侍從宣力之臣有以才術自奮出入臚仕以底顯
榮至於耆艾而内助之賢不與享焉則湛澤之施其
可後哉具官妻婉嬪之資鍾自慶門云云同江故妻之褒惟恩
綍之荐加貴寵章之有煒可
兵部尚書胡直孺父任職方郎中贈開府
儀同三司況贈少保
勅上江詞父同具官父奏以儒科周旋臚仕靖共樂愷藏器
郎曹不克大施委慶厥嗣位我常伯爲時老成惟兹
保傅之聯是謂孤卿之列用均釐澤以示寵綍可
故母嬪人文氏贈和義郡夫人
勅在仁祖時輔相之賢有若彦博弼亮三世實爲帝
師既已勤勞王家以安社稷矣其餘澤遺範刑于厥
家者蓋可知焉具官故母婉嬪之資鍾自慶門淑靖
之儀宜于姻族乃有令子爲我從臣屬數錫於褒區
用宣恩於綸綍進封一等表以嘉稱以示寵章抑光
形史可
繼母太碩人文氏贈齊安郡夫人
故妻令人王氏贈碩人
故妻令人文氏贈碩人
呂好問父任奉直大夫直祕閣贈太子少
師希哲贈太子太傅
勅上江詞而況職在祕殿嘗更鈞軸之任者哉具官父
某盛德遺範鍾於其身純粹清共見於行已中更黨
論公望益明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儲宮之峻秩有
訓導之古官均彼師嚴升之二品用數釐澤益示寵

綏可

故母齊安郡夫人張氏贈文安郡夫人

勅士有砥節厲行修身於奧窔之間遺慶於數十年之後其必有內助之賢相與守廉勤之操保平康之福以成其室家故既久而弥大也具官故母云云同前詞

故妻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東萊郡夫人

勅輔弼之臣有以才德自奮以底顯榮至於耆老五福咸備而內助之賢不與享焉則湛澤之施其可後哉具官故妻云云同前詞

給事中洪擬明堂大禮封贈

父贈通議大夫固贈通奉大夫

勅朕肇修宗祀祗見合官麗事既成肆數錫於四海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其先俾申追遠之志而況吾簪筆持橐出入禁省之臣哉具官父某種德在躬委慶厥嗣歷踐高顯甚賢而文惟時三品之階視昔貳卿之秩用均麗澤以示寵綏可

妻宜人鄧氏封令人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貴誠上質備鞏尊彝席之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麗事用渙渥恩舉該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責矧予舊學項贊洪鈞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祖某蓄德深厚藏器恢宏炳文藝以決科鵠循良之令聞馮唐老於郎省曾無不遇之嗟于公大其閭門固有將興之兆惟春宮多之報俯仰無數淑德名有聞豈非婦人之盛節而有家之可願者哉具官婉懿之美宜其宗姻克相厥夫

有茲休顯屬我均麗之澤肆胙綸綍之褒易以嘉稱時爲寵命可

戶部尚書孟庾故父贈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

勅上詞同洪具官種德在躬委慶厥嗣司我邦計實吾信臣惟時三品之階視昔貳卿之列用均麗澤以示寵綏可

故母宜人申氏贈淑人

勅上詞同汪如綍之褒易以嘉稱時惟寵命

妻宜人徐氏封淑人

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王綯故祖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太子少傅克存贈太子少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貴誠上質備鞏尊彝席之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麗事用渙渥恩舉該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責矧予舊學項贊洪鈞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祖某蓄德深厚藏器恢宏炳文藝以決科鵠循良之令聞馮唐老於郎省曾無不遇之嗟于公大其閭門固有將興之兆惟春宮之峻秩設六傅以備官莫如師嚴以視公貳用加榮

於褒錫以增寵於幽潛可

故祖母平原郡夫人韓氏贈文安郡夫人

勑朕惟祖宗以來慶賜之典每下未嘗不追貴廷臣之世者豈徒廣孝道於天下抑以爲積善之勸焉故祖母克以淑德相其君子周旋朕仕通籍金閨官故祖母克以淑德相其君子周旋朕仕通籍金閨生享錫封沒有加贈而高門之澤大於厥孫爲時醇儒實我舊學肆朕展合宮之饗推四海之恩用申出綍之褒以廣均釐之霈易封大郡增賁九原豈維慰慈營之思抑以表慶祥之遠可

故祖母安化郡夫人皇甫氏贈饒陽郡

夫人

勑朕祗祀上宮均釐四海追遠之數下及於庶僚而況輔政之舊稽古之儒加寵其先蓋有彝典具官故祖母令儀懿範禮法具宜嬪于德人慶流厥後致位休顯爲時老成頃進服於大僚既加恩於三世逮茲慶賜益示寵綏申之大郡以疏封易以饒陽之美稱時惟新命用賁有家可

故祖母臨淮郡夫人來氏贈淮安郡夫人

勑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之盛忠厚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育德寬裕禔身肅恭通承詩禮之規無愧循良之吏云云

故母高平郡夫人張氏贈太寧郡夫人

勑揚名顯親蓋人子之至願而聖人以爲孝道之終者也其有作配君子允宜其家有子而賢爲國近弼既薦蒙於寵數可無與於均釐乎具官故母徽懿之儀見於內則慈祥之行成此慶門雖五鼎千鐘不逮南陔之養而清臺石窌式慰寒泉之思比疏錫於高平固益彰於休顯太寧大郡用易故封肆加綸綍之榮以爲慶善之勸可

故妻淄川郡夫人高氏贈濟陽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也夫相其夫於勤約之中既已躬廉儉而同甘苦矣而不共享其安榮則追贈之隆抑以慰其私尔其官故妻賢淑有聞宜其閨門嬪于大家安若素習夭壽襄賁可忘既疏錫於淄川復進封於大郡時惟新命歌此寵休可

妻永嘉郡夫人强氏封同安郡夫人

勅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彤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輔佐之宜一也具官妻婉嫕之儀明淑之美克配君子宜其宗姻至于父老者有此休顯既更大郡之錫載易同安之封以示寵榮用均釐澤呵

文林郎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司幹辦公事任直清與改合入官除直祕閣仍賜緋章服 九月二十八日

勅具官尔以諸生舊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忠恪官以寄禄實視京僚蓬萊道山以儲英俊併用示寵錫以身章求之異時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勤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

外制三

吏部員外郎胡世將校書郎劉一止除監察御史 九月二十八日

勅具官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制於是尚書諸曹分隸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萬機本天下之事無不總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尔問學之美推於華流才術之敏見於已試召對便殿敷奏可觀維持朝綱肆以命尔其祗厥職尚有寵嘉可云云推於華流已上同

者也朕之寵尔者厚矣尔亦思所以報之可

叅知政事李回除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
安撫大使令謝辭上殿十月二日

勑宣力四方必有股肱之賴折衝千里是資帷幄之
良朕念江西之上游有若豫章之巨鎮民亦勞止豈
無還定安集之思我儀圖之爰得禮樂詩書之帥具
官才足以經遠學足以贊猷蚤獻納於朝端亦緝熙
於王度靜而能應剛以有容迺者虜長樂之遊征總
行臺之庶務暨還吳會陟副樞庭遂佐國均益資辰
告屬艱辭於機政方圖任於蕃宣用升秘殿之華仍
付中權之重惟廟堂之宿望固應深體於焦勞惟荆
楚之舊臨諒已周知於利病往蘇疲瘵式副倚毗行
尔所聞豈煩多訓可

武節大夫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
武功大夫遥郡防禦使

勑具官朕遭時艱虞東狩吳會顧瞻舊都永懷創
守未嘗不中夜以興當饋而歎也尔奮自校長不忘
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奚虜之氣輯綏民旅祗奉
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
尔功仍陟兵防俾持使節是皆超躐宜體睠知尔其

益厲於忠勤朕亦無愛於爵禄騰聲懋績豈不韙
哉可

給事中洪擬除吏部尚書

勑天官掌六典以佐王是爲周制吏部建九品以取
士始大魏邦惟今古之異宜在倚毗而均重求諸近
列吾得其人具官學問之優見於從政靖兵之美儀
於本朝風將使指於四方亦既敷宣於德教周歷憲
臺之三院固多啓沃於聰謀比自司言進膺平奏屬
銓量之虚位思振舉於頹綱念非老成莫克付授矧
自文籍散逸吏緣爲姦真僞混淆官益以冗至於法
應無窮之緒惟清明如崔范則足以法積敝之源諒
亦優爲佇觀成績可

汪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勑渊河之西列郡惟八吳興當茗雪之會適繁簡之
中在於平時最爲樂土昨者虜寇大入跳梁郡疆縣
當厥衝鮮不震蕩然則備禦安集蓋難其人具官輟
自禁苑則吾信臣況淹練古今於從政乎何有而敷
陳利病每誠心乎愛民諒堅及物之心益觀儒者之
効雖鞅掌諷議若中外之或殊然鍼石拊摩實又安

之是賴休戚所繫往其欽哉可

敕七閩南粵之交有漳浦焉其地儉陋故其民窶以而民益困非里社不遠因俗制宜鮮克稱治具官輟自侍從則吾信臣云云下詞同江

高衛龍圖閣待制知撫州

敕遞者虜驕大入蹂吾江西臨川之民蕩析厥居罔或生聚睽思得敏惠之士往而勞來還定安集之庶幾補創痍之酷息慈歎之聲有以召和而弭乱也具官尚書萬幾本而聯治分職允釐於六官處中外郎佚念右司員外郎

敕具官尚書萬幾本而聯治分職允釐於六官處中外郎佚念右司員外郎

降授朝奉大夫姚舜明左司郎官吏部員

敕具官尚書萬幾本而聯治分職允釐於六官處中外郎佚念右司員外郎

外郎佚念右司員外郎

敕具官尚書萬幾本而聯治分職允釐於六官處中

以强敏或翔翔於已試或激昂於有爲俾列位於文
昌庶効能於司會時惟遴簡無曠厥官可
孟庾除侍御知政事
勅朕丕承基緒思濟艱難無競惟人方急賢能之舉
不懈于位寧忘豈弟之宜俾入贊於國均庶有孚於
輿望具官忱誠許國才業應辰宣力四方更外臺之
賦政元戎十乘司留鑰於陪京益既乃心咸有成績
遂升華於延閣旋分職於司徒肆予肇祀之成緊尔
豐財之助陟明斯在方鳴玉以造庭經體是宜用出
綸而敷命方今國勢未振民力既疲共惟置器之安
亦食貨之周知尚舊尔庸以起予治可
中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磨勘
轉中大夫
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任土作貢之功必成
於四考之後而績用弗成之罰亦九載而後加焉此
唐虞黜陟之明驗也後世遷徙既數考課之法不行
侍從之官率三載而進秩徙以風夜之勞而已具官
宣力中外才猷既孚方自銓曹出守大郡舉有司之
奠典加四品之崇資是亦新恩往其祗服可
直龍圖閣前知婺州傅崧卿除秘書少監
勅具官承平之初肇建三館凡文學論思之選鮮不
出於其間官制既行歸之秘省爲之貳者未嘗輕以
畀人以尔寶貢春闈蔚爲俊造之首周旋朝著雅有
端諒之稱進思多憂國之言出使有愛民之志召自
近郡對於宴閒俾侍蘭臺益懋遠業時惟遴簡其往
欽哉可
吏部員外郎廖剛起居舍人
勅具官自史官之職不修而言動之記隨以闕略仗
下之後吁俞謀議不得聞焉設官之意蓋自唐室而
失之然非行藝有聞不以充選以尔操履端諒學問
優深有猷有爲名實既加於士類矣簪筆殿陛亦吾
從臣罔非正人則有古訓承弼乃辟惟尔之休往其
欽哉祗我新命可
陸長民孫近吏部郎官王珩户部郎官胡
蒙慶支部郎官
勅具官等中臺六官實總天下之務而吏戶二曹最
爲浩繁得其人則銓敘平而財用理不得其人則事
不治而受其敝者衆故異時常以通簡敏達之士爲

之屬以尔長民儒雅潤飾見於踐揚以尔近詞學策名嘗更治郡以尔行政事不苟以尔蒙彊濟有聞或錄俊造之升或著廉平之効文昌之選尤重於今惟是名曹事任加劇時惟新命尚其懋哉可

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學士

勑朕惟唐室中微出狩于外時則有帷幄之傑不二心之臣如陸贄者通達國經彌縫衮闕克乂厥辟迄成恢復之功朕未嘗不想見其人也具官瑰瑋之文藻飾王度邁往之氣高視士林出則藩宣之良入爲人心而孚朕意庶幾有論思之賴竭忠節以贊中興其景行於昔賢以欽承於休命可

朝奉郎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李光尚書吏部侍郎主管左選

勑古者源清而官省故以尚書總銓衡近世法具而負多則分四選爲左右自兵車之爲衛巡方岳以在行文牘寖亡防範隨缺思舉浩繁之治必資通簡之才具官勁挺得於天姿學術明於治理抗憤世疾邪之論有指軀衛國之心久均逸以就閒盍共思於丕

侍從之長兹用舊物還之禁塗豈唯資潤色之工感人心而孚朕意庶幾有論思之賴竭忠節以贊中興其景行於昔賢以欽承於休命可

朝奉郎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李光尚書吏部侍郎主管右選

勑古者源清而官省故以尚書總銓衡近世法具而負多則分四選爲左右自兵車之爲衛巡方岳以在行文牘寖亡防範隨缺思舉浩繁之治必資通簡之才具官勁挺得於天姿學術明於治理抗憤世疾邪之論有指軀衛國之心久均逸以就閒盍共思於丕濟俾贊天官之職益觀邦治之成惟去敝戢姦若尔之爲守令則政修事舉予不謬於簡知往其欽哉懋乃攸績可

李彌大尚書吏部侍郎主管左選

勑上同詞具官問學該通器質渾厚自艱難而多故每慷慨以奮忠均逸殊庭薦更歲律盡共思於丕濟庶益殷於嘉猷俾貳天官以贊邦治苟吏屬知戢姦而遠罪則尔爲無負於簡求若官曹皆宣力而建功則朕亦何憂於不理欽予時命尚其懋哉可

王氏封和義夫人

勑王氏朕方每食嘗膽未明求衣固無逸豫之思與夫聲色之奉儻服勤於夙夜亦宜示於寵嘉以尔婉嫕自持温恭是踐屬備貢魚之列爰叅祀燕之儀顧小心而弗違疏大郡以加錫尚其祗恪以稱渥恩可

掌衣蘇氏典寶宋氏典綠

勑掌衣蘇氏等朕即位以來時巡方岳扈庭之屬屢簡僅存其有躬夙夜之勞居掌事之列理宜加秩用示寵陞以尔恪御無違服勤寖久進之八品寶綠是供時爲懋思益祗乃事可

河東轉運判官直祕閣王安贈正議大夫

勅舉褒贈之典卿死事之孤所以勸忠勞之臣而致仁厚之意也具官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奚虜之衆長圍太原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略不澹卒爲賊圖將軍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從前死不隨屬國之歸而妻子自言流離之狀朕矗然傷之進官七等視昔貳卿且推恩其子孫抑勸於遐邇服此寵尚其有知可

瑞昌縣玉仙鄉稅戶迪功郎周仁厚與改

承務郎

勅具官迪者淮右之寇跳梁江西命將臣俊以所部致討焉汝能以私儲詣軍自獻食以不匱亦與有勞寄禄初階是爲京秩益務報稱服我恩休可

王庶轉兩官除徽猷閣直學士

勅自奚虜大入暴師中原六年于茲矣而戡定之功未云獲也其有分綏御之權制閫外之事而能所歷有紀威聲隱然至於夷險不回績効尤著則陟明之典其可後乎具官忠蓋出於天姿才猷見於累試蚤被器使投刃之下無全牛比屬時危疾風而後知勁草爰更帥路屢奏膚公載撫輿元有嘉猷備樞臣來諗功狀卓然豈唯寬朕北顧之憂抑以張吾犄角之

勅延閣之邃學士之班是爲清華以旌功代仍進官之二等亦示勸於一時益懋乃庸以稱休寵可

朝奉大夫直秘閣趙開除直顯謨閣

勅具官師行川陝于今三年矣所以聚兵者在食至於權貨殖以資軍實則又不可以之共者焉以尒舊自諸生果於立事付之財計才効沛然樞臣奏功進官一等升華延閣併示寵嘉尚其勉之以暢榮問可

吳玠明州觀察使

勅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勅力盡忠内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以歲月冀也膚公來上懋賞是宜具官才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閑隴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爲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疇其多捷陟以廉車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尒烈朕無愛焉可

明州觀察使吳玠起復前件官職差遣

勅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尒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

旦而可以親喪廢乎其官比以功伐寖階顯榮却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中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從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容於奪情其安厥常毋曠尔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其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尔其懋哉可

胡唐老賜謚

勅母將陳定陶之議號稱安國之言丙吉饗博陽之封兼收不伐之美其有一時造膝世莫得聞五載不言死而後顯易名之典非朕尔私具官俊造策名儒雅飾吏幾冠憲府居有匪躬匪邪之思剖符侯邦綽著干城之節顧惟京口實控吳疆疇其已試之功付之連帥之任俄屬隣邦失守大將移軍空城莫嬰散卒橫潰方身叩城壘示以招徠之不疑而盜憎主人何虞禍變之忽起素志不遂朕甚傷之比因同產之抗章具列靖康之關說節惠之請下之有司舉安民大慮之言與在國逢難之故合是二法貴於九原庶英爽之有知亦佥與之無間可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除徽猷閣待制

勅朕以安復漢陽三郡之衆設爲巨屏命守臣持節鎮撫之所以保人民奮武衛也乃能內輯外懾軍聲隱然懋賞之行理其可後具官才猷見於已試忠智資於自然屢嬰賊鋒卒固城守懋勞來安集荊襄之民實賴焉夫待制西清是爲法從肆以命尔以旌尔功且身在侯藩職在延閣則朕腹心之臣也勉建功業朕不汝忘可

德安府通判李忱直祕閣

勅具官圖書之府上應奎躔祖宗以來用儲英俊有職於此率時聞人用以勸功則爲異數以尔能以才力佐治一邦屢嬰賊鋒卒固城守清華之選以示寵綏尚其欽哉益思報稱可

故中書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慤謚忠穆

勅士方達時力或可致國有公是死而益明褒善貶惡則存諸太史之書考行易名則付之禮官之議是謂彝典誰其敢私具官以強濟之才持公忠之志蚤更器使懋著廉平之稱晚事潛藩益展勤勞之節旋登政地俾贊國均發言無華每懷盡瘁以紓患特立不懼弗爲姑息以市恩人望頻隆朝紳惟允不淑之歎遽沒於元身無數之思尚孚於輿議屬適臣之有

請嚴節惠以加褒惟慮國以忘家與布德而執義合是二法責於九原庶幾英奘之歎抑為忠藎之勸可

勅上詞同楊康國思有優恤具官熙寧之間以經術登上第靖

謝文瓘贈徽猷閣待制與兩資恩澤

國之歲以學行備從官獻可替疑議論持正遭罹讒毀流落喪亡公論既明寵嘉可後待制延閣時惟渥恩且推澤於子孫庶少伸於抑厥可

勅法從之臣云云上詞同汪藻與郎

吏部尚書洪擬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

具官肅括而濟之以和明察而行之以恕輸自常伯則吾信臣況淹練古今於從政乎何有而講明治道每誠心乎愛民顧永嘉之保疆實浙東之名郡惟西清之延閣有河圖之舊班雖鞅掌諷議若中外之或殊然鉞石拊摩實又安之是賴尚體暱任益懋尔庸可

謝克家差知泉州

勅朕惟甌閩之區實居嶺海之會督府之外泉為大邦四方游寓之所棲百貨懋遷之自出頃者盜發旁鄉士民震驚師出淹時調度繁廣顧艱危之未息豈安集之可稽苟非重臣孰任憂寄具官文學政事儀于朝端寬裕疏通達於治體比擢參於大政方允賴

於嘉猷遽陳辭劇之章且申均逸之請重違雅志俾侍殊庭屬深軫於選方因即勤於卧治昔白傅退居於西洛亦就拜於尹釐若畢公身在於東郊尚無忘於入告朕命不易往其欽哉可

外制四

通議大夫馮躬厚磨勘轉通奉大夫

勅上詞同高衛具官垂緜俊造寖歷顯榮持以靖共安於恬養舉有司之彝典視貳卿之舊班是亦懋恩尚其祗服可

左僕射呂頤浩曾祖贈太子少保元吉贈太子太保

勅朕嗣有基業思濟艱難爰以季秋之吉展虔展合宮之禮祀祇見天地用申祈報之誠配以祖宗敢忘功德之自肆均釐於四海且渙澤於庶工矧予佐理之臣與存追遠之典具官曾祖種德不售懷仁在躬灼知五世之隆責報百年之後惟厥元宰乃其曾孫勤勞王家緝熙帝載推我奉先之志用數餘慶之華肆出綍以寵綏正儲宮之保護豈特錫高門之福又將勸為善之宗可

曾祖母榮國夫人李氏贈宛國夫人

勅源之深者其流長膏之沃者其光燁此不易之理也其有積善在躬衍慶于後至於休顯盛大冠於一時而其澤足以仁其九族者非獨祖德之修而已蓋亦有內則之助焉具官曾祖母克以懿德相其君子是必有淑靖之儀慈愛之行宜于上下懷其宗姻者不然何垂裕之遠也既已荐被恩典疏封于榮茲予宗祀合宮用敷錫于天下進封大國時惟寵綏尚克祗敬加賁泉壤可

祖贈太子少傅京贈太子太傅

勅朕展寀合宮薦見上帝均釐之澤恩數首加於四隣追賁之私寵綏上及於三世時亦懋德厥惟舊章具官祖行已以恭抱能不試忠信孚於州里知少游之為善人福祥逮其子孫若于公之有陰德眷予碩畫之輔實在駿奔之庭用申敷錫之宜益彰餘慶之美惟儲宮之六傅有漢儀之古官若留侯籌策之良僅為副貳以疏廣止足之操式配幽潛豈唯慰悉嘗之思抑以大褒嘉之典可

故祖母崇國夫人耿氏贈徐國夫人

勅古之祭者必有脤賜以及在位之臣所以均神明之福思與臣下共之也國家郊廟之祀間行於三年釐事告成則必數澤于上下而宰輔之臣褒嘉之隆上及三世益封進律無所愛焉具官故祖母淑

御名之儀事上則肅慈祥之行逮下以仁迓成厥家委
慶于後湯沐之邑命書之褒告于第者屢矣今用徙
封大國益示寵綏爰舉綸綍之華永爲寔寧之貴可

故父任宣德郎贈太子少師當贈太子太
師

勑朕惟熙寧之初始以經術造士其在科級率多俊
良然有策名雖振於一時而歷位不過於八品遺慶
賢子爲吾輔臣肆均釐事之恩爰舉寵章之舊具官
故父懷才宏博蓄德渾全奮迹士鄉褒爲選造之舉
故父懷才宏博蓄德渾全奮迹士鄉褒爲選造之舉
哉具官故妻婦德是懋儀于慶門靜女之規克遵古
訓天閼不壽未如命何既薦錫於寵章爰從封於大
國以光彤史之載無忝綸言之褒可

資政殿學士張守故父贈太子少師彥直
贈太子太保

勑朕爰以季秋肇禋禮祀貴誠上賢備匏尊棄席之
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釐事用渙渥恩
舉兹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貴矧惟邦彥頃贊國均
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父懷才不試蓄德在躬
望號爲甲族以迄于今乃有女子嬪于德門是生時
英實我良弼熙成之澤追遠是先厥有彝章亦惟其
稱具官故母圖史是訓法度是循慈教見於擇隣婦
德行乎申饋積善之報發於家庭既生享於安榮亦
沒加於寵贈進封大國錫以東平不忘桑梓之依式
慰松楸之望可

故妻嘉國夫人魏氏贈蔡國夫人
故妻和國夫人姜氏贈衛國夫人

勑才德之臣有以忠智自奮勤勞王家致位上宰有
此顯榮而內助之賢相與保廉儉之操於勤約之時
而不與享焉亦足歎矣然則均釐之錫寵綏之典上
以推吾滿泉之恩而下以慰其伉儷之感者其可後
哉具官故妻婦德是懋儀于慶門靜女之規克遵古
訓天閼不壽未如命何既薦錫於寵章爰從封於大

國以光彤史之載無忝綸言之褒可

資政殿學士張守故父贈太子少師彥直
贈太子太保

勑朕爰以季秋肇禋禮祀貴誠上賢備匏尊棄席之
儀創業守文嚴藝祖太宗之配既成釐事用渙渥恩
舉兹在服之臣與蒙追遠之貴矧惟邦彥頃贊國均
加寵厥先理其可後具官故父懷才不試蓄德在躬
望號爲甲族以迄于今乃有女子嬪于德門是生時
英實我良弼熙成之澤追遠是先厥有彝章亦惟其
稱具官故母圖史是訓法度是循慈教見於擇隣婦
惟時中子之賢實予共政之舊顧儲宮之極品有保
德之古官用申出納之華以廣均釐之澤時爲休命

尚克歆承可

故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文安郡夫人

勑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之盛孝悌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蓋有閨壼之助焉具官故母以正順事其夫以慈教成其子發綏三鼎之養不洎萬鍾之榮屬予有事於合宮因以均釐於寰宇矧尔賢子嘗更輔臣寵綏式舉於舊章綸綍載揚於申命易封大郡表以嘉稱以慰烝嘗之思抑彰淑善之報可

妻普安郡夫人姚氏封太寧郡夫人

勑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朝佐之宜一也具官妻恭名御之美宜其姑嫜淑靜之儀表於閨壼輔佐君子有斯顯榮屬釐事之告成肆湛恩於無外敷錫之典厥有故常疏名郡以易封揭太寧之嘉稱錫予時命永服寵休可

敷錫庶民肆湛恩之廣被矧緊戚茆可後彝章具官曾祖紹服忠勤躬持廉恪積是餘澤委於後人既膺長信追責之榮復被奕葉褒崇之渥維垣一品極周漢之官儀列國三公更秦魏之土宇易茲舊服式表大名惟綸綍之有加庶乏原之增煥可

曾祖母徐豫國夫人張氏贈秦魏國夫人

勑朕惟孝子奉先追遠之志推而上之豈有窮哉而榮享之儀追榮之典唯達者遂焉非獨曲成其私亦所以為積善之勸也具官曾祖母承訓令族作配高門克有孫曾以承慶祉肆因大賚之及載新兩國之封以慰烝嘗之思以為存沒之寵歆予時命尚其有知可

祖任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贈太師追封岐王遂追封韓王

勑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祐不替祖宗之休遂數錫於四方且推恩於百辟矧是戚藩之貴宜膺寵典之先用降命書以新寵數具官故祖某受才宏博蓄德渾深蚤棲運於小官已激昂於壯志鄧氏之多陰德何止千人長孫之得坤文卒符二馬褒崇之典綸綍具膺雖久享於廟封蓋莫如於韓樂以

誥告第益示寵綏庶幾有知尚其祗服可

祖母夏商國夫人王氏贈韓豫國夫人

勅朕惟昭慈獻烈皇后膺德毓範夙遭多難起於閭閻燕之中實貢宗祧之重舉此神器屬予沖人扶危定傾迄安趙氏然則外家之澤可不致於優隆乎具官祖母夙以名族嬪于慶門淑御名有聞禮法是蹈誕育聖母實儀泰陵屬予宗祀之告成方錫神休於無外是用易封大國曰豫與韓雖未足以荅長信非常之勳亦庶幾以達朕心不忘之意尚其歆服以尉孝思可

妻衛國夫人王氏封楚國夫人

勅元豐之際聖主屬精於上以圖回萬幾爰有相臣靖共厥位將順緝熙逮其子孫周旋顯仕仍有女子嬪于戚藩貴視其夫魚軒翟茀出入禁闥時節東朝以至于今嗣有休渥具官妻婉嫕之美淑御名之儀法度是循宗姻無間疏榮大國易以楚封時惟新恩均我釐祉可

父任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録贈通議大夫

夫徽猷閣待制彦弼贈太子少師

勅昔在承平之世益知文教之隆凡宗臧將帥之門多詩書禮樂之好惟東朝之盛烈挺鄒母之餘風有子之賢服儒蓋父翔翔通籍出入禁塗逮兹數錫之恩故有寵嘉之典具官故父賦才明晤持己靖恭綽有温良之稱曾無侈麗之習薦膺華綍追陟從班顧家嗣之在廷視鼎司之極品屬予宗祀均此繁禧是用舉司封之舊章有望苑之崇秩孤卿之首加贈爲宜尚其英爽之臨抑伸疇昔之志可

母徐鄆國夫人李氏贈吳越國夫人

勅小君之爵於古有之而不繫其夫自以國名者蓋出後世至於兼取兩國以大厥封是爲彌文有加無已婦人之貴至是無復加矣非懿親具美何以得之具官故母淑德早彰令儀終譽輔佐之美既成厥家慶善之施益昌厥後追崇之典膺受則多有子而賢視儀三事用加沛澤易以大封庶幾丘原歆服光寵可

妻衛國夫人王氏封楚國夫人

勅元豐之際聖主屬精於上以圖回萬幾爰有相臣靖共厥位將順緝熙逮其子孫周旋顯仕仍有女子嬪于戚藩貴視其夫魚軒翟茀出入禁闥時節東朝以至于今嗣有休渥具官妻婉嫕之美淑御名之儀法度是循宗姻無間疏榮大國易以楚封時惟新恩均我釐祉可

恭知政事孟慶曾祖珏贈太子少保

勅朕宵衣旰食思洪濟于艱難任賢使能冀内修於政事爰得忠良之佐以圖康乂之功追賁厥先具存故事具官某故曾祖邈世無悶躬行不言忠信孚於鄉閭仁義修於奥窔貴報百年之後非此其身固窮

一世之間克昌厥後惟我近弼乃其曾孫用加綸綍之褒以示寵綏之厚舉司封之彝典有望苑之孤卿錫命是宜疏恩茲始尚其歆服有此顯休可

曾祖母王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有家之道所以保安樂而遺子孫其修身積善必有內則之助焉具官曾祖母靜專有儀淑名御是履以婦則順以母則慈是以澤流曾孫致位輔弼而寵綏之數上及於三世也疏封大郡實為高平豈唯慰孝嘗之思抑以廣家庭之慶可

祖母郭氏贈齊安郡夫人

勅上詞同已父具官祖懷才不試積善在躬重厚推於士鄉廉平見於吏檢少游之乘下澤見稱善人于公之有高門故多陰德修身之報詒慶厥孫屬我艱難之時入參機務之重拜命之始追贈厥先睠惟儲副之備官莫如師傅之為寵升之二品以責幽潛庶幾九原歆此休顯可

祖母郭氏贈齊安郡夫人

勅朕惟輔臣實當天下之重任其任之也重故車服寵數莫不致其隆焉所以勵其節而要其報尒至追

遠之器忠信為實懷愛人利物之心不克有施寔鍾厥嗣賛襄經體方倚召公之功徇國忘軀灼知狐突之教是用錄九卿之視秩超六傅之崇資旌寵兼之顯揚兩遂庶其歆服有此褒榮可

母淑人申氏贈永嘉郡夫人

勅士方隱約閭里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子既賢矣展忠純之節都輔相之位而母不逮養此風木之況古人所以深悲而追榮之典朝廷所以加厚也具官母淑德懿範鄉

黨所程婦訓母儀四外無間以子知母則慈嚴之教

所以薰陶成就者又可知焉疏封大郡庸示寵綏抑
以慰孝子之心云尔可

妻淑人徐氏封普安郡夫人

勑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
故公卿大夫之妻其車服命書視其夫以爲之節所
以崇有家觀内助也具官妻淑靖之儀推於姻族圖
史之訓奉以周旋是以克相君子法度是循薦被寵
章有兹休顯疏封大郡是謂小君時亦懋恩永其祗
服可

宣和皇后封贈三代

故曾祖贈太子太保韋舜臣贈太子太傅

勑朕於纘位之初以當郊之歲相方定址荒度廣陵
之陽奠玉薦誠寅恭上帝之祀熙成云始慶賜遂行
凡厥在廷之臣悉膺追遠之澤矧宣和之儷極實誕
育於冲人加貴厥先蓋存故事宣和皇后故曾祖某
潛德不耀世莫得聞積善在躬神之所聽委慶賢媛
來嬪後宮既正位於長秋推恩於上世惟官聯之
一品若儲副之三師舉是寵章載襄華縟庶其歆服
有此顯休可

故曾祖母惠國夫人段氏贈徐國夫人

勑朕於纘位之初以當郊之歲相方定址荒度廣陵
之陽奠玉薦誠寅恭上帝之祀熙成云始慶賜遂行
凡厥在廷之臣悉膺追遠之澤矧宣和之儷極實誕
育於冲人加貴厥先蓋存故事宣和皇后故曾祖某
潛德不耀世莫得聞積善在躬神之所聽委慶賢媛
來嬪後宮既正位於長秋推恩於上世惟官聯之
一品若儲副之三師舉是寵章載襄華縟庶其歆服
有此顯休可

故曾祖母惠國夫人段氏贈徐國夫人

勑朕於纘位之初以當郊之歲相方定址荒度廣陵
之陽奠玉薦誠寅恭上帝之祀熙成云始慶賜遂行
凡厥在廷之臣悉膺追遠之澤矧宣和之儷極實誕
育於冲人加貴厥先蓋存故事宣和皇后故曾祖某
潛德不耀世莫得聞積善在躬神之所聽委慶賢媛
來嬪後宮既正位於長秋推恩於上世惟官聯之
一品若儲副之三師舉是寵章載襄華縟庶其歆服
有此顯休可

故曾祖母惠國夫人段氏贈徐國夫人

勑朕於纘位之初以當郊之歲相方定址荒度廣陵
之陽奠玉薦誠寅恭上帝之祀熙成云始慶賜遂行
凡厥在廷之臣悉膺追遠之澤矧宣和之儷極實誕
育於冲人加貴厥先蓋存故事宣和皇后故曾祖某
潛德不耀世莫得聞積善在躬神之所聽委慶賢媛
來嬪後宮既正位於長秋推恩於上世惟官聯之
一品若儲副之三師舉是寵章載襄華縟庶其歆服
有此顯休可

故曾祖母慶國夫人杜氏贈秦國夫人

勑闕内大國莫如咸秦古稱小君是亦封爵以彰形
管之懿用廣椒塗之恩厲沛澤於多方肆顯揚於新
命宣和皇后故祖母柔嘉有煒禮法是遵合韋社之
流風鐘塗黻之令德言念廣陵之狩肇稱禋祀之儀

誕敷錫於綿區漏泉無間極優崇於戚苑陟屺是懷
載盼出綍之華益懋疏封之典庶其休渥加貴幽潛
可

故父贈太師追封普安郡王韋安禮追封
簡王

勑朕式觀方冊之傳以究天人之際種德之報非此
其身譬之封植之勤固非朝夕之故雖拱把之養初
若甚微然蔭翳之功久則可待惟我外氏實繫慶門
顧追寵於厥先蓋具存於故典宣和皇后故父某晦
迹閭里積善家庭遵老氏之同塵無復五漿之先饋
有于公之陰德固知駟馬之可期屠予時邁於維揚
爰展精禋於有昊既迄郊丘之禮方深屺岵之瞻睠
惟戚藩舊有錫壤進疏王爵以重師垣遠追異姓之
封益彰君子之澤可

故母越國夫人宋氏贈魏國夫人

勑朕鄉以仲冬肇稱禋禮爲斯民而請命冀有昊之
降休創業守文嚴祖功宗德之配貴誠上寶備匏尊
豪席之儀熙事既成湛恩斯布矧惟長信遠念慈闈
追賁厥先敢愆故典宣和皇后故母蚤以賢懿嬪于
馬良閨壺具宜鄉閭推善是生邦媛誕育眇躬顧兹

寵贈之常荐有華褒之詔易封魏國以表大名用慰
歲時之思益彰聖善之德可

知樞密院宣撫制置使張浚封贈

曾祖贈太子少保文矩贈太子太保（詞同李回曾祖）

曾祖母南平郡夫人楊氏贈高密郡夫人

（有訓導之師錫以賢書外之保德）

祖贈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

勑朕肇修（云云上詞同李回祖）三世盖膺寵命之沃者其光燁源之
深者其流長厥有故常亦惟懋典其官故祖學以爲
調護之寄亦世厥官兼二疏前後之榮用申異數以
廣均釐之澤肆胙出綍之華時惟顯休尚其歙服可

（詞同李回曾祖母何子孫之能賢也易封大邦實惟爲密）

祖母德陽郡夫人趙氏贈武陵郡夫人

祖母平昌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勑（上詞同富直柔父）具官故父蚤以賢業策名昌辰通達古今
遠希皋錯之三道貫穿典籍何止丹之五經不克
大施委慶厥嗣是生邦彥冠我樞庭惟儲副之三師

（詞同王陶祖母）具官故祖母（云云下詞同秦檜曾祖母）

父贈太子少師咸贈太子太師

實官聯之一品用茲告第以廣繁禧歆予寵休尚有
英爽可

前母齊安郡夫人任氏贈蘄春郡夫人

前母普安郡夫人趙氏贈通義郡夫人

勑朕思起中興之緒修報本之誠祖宗居歆天地昭
格非股肱之佐內輔台德外將天威維持艱危則亦
安能成是禮哉慶澤之數理其可後具官故前母蚤
以令德來嬪慶門淑德有聞溫恭不懈夫關弗壽遽
先九原屬予熙事之成益申追遠之澤易之大國表
以嘉名庶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母永嘉郡夫人計氏封淮安郡夫人

勑士方隱約陋巷棲遲小官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
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迨有賢子爲時
輔臣居則經體贊猷行則宣威制勝慈教之効斯焉
可知具官母淑靖在躬禮法是蹈既已癉身守約以
相厥夫矣而成就其子者又如此其白也均釐之澤
猶及庶僚矧緊舊封荐膺寵命易以大郡益彰顯榮
惟克欽承永膺多福可

妻信安郡夫人樂氏封同安郡夫人

勑上詞同奏檜妻 具官妻恭恪之美宜于姑嬋淑名御之儀聞
于宗黨克配君子使外得以經營四方盡匪躬之節
而內無乏於溫清定省之宜者緊尒之助焉雖荐被
命書繼封大郡矣茲予宗祀之澤易以新渥實惟同

外制五

給事中胡交修

勅（上詞同）具官故父某（江藻）

故父贈中大夫宗旦贈太中大夫

九原莫作孝友廉遜信於鄉閭不克大施委慶厥嗣云云

故母令人姚氏贈碩人

勅朕惟嘉祐之際修典禮之書文獻未亡因革咸載

懷鉛之士世緒寖微女子之賢嬪于名族是生令子實我從臣慶賜之行寵章斯在其官故母淑靖之美宜于宗姻圖史之規奉以終始天閼不壽勤儉莫酬雖命綍之屢頒顧孝思而何極易茲嘉稱是亦懋恩庶幾有知歆此休命可

繼母太令人楊氏封太碩人

勅諸楊系出建安而文學之臣曰億博敏之外名節凜然而其裔孫作配名族守志不易豈其流風無爽三從之規迄饗千鍾之養屬茲宗祀宜有寵綏具官繼母明淑有餘禮法是蹈均一之德宗姻所推既薦

錫於命書用再加於美稱永其祗服有此顯休可

權戶部侍郎柳約故父任述古殿直學士

通議大夫贈正奉大夫庭俊贈光祿大夫

勅（上詞同胡交修）具官故父某垂以英秀騰聲士林晚著才猷致位從橐楊歷中外風績譊然有子而才司我邦計屬茲慶賚加被寵章惟茲二品之崇視昔六官之長庶幾英爽歆此顯休可

母碩人胡氏封齊安郡夫人

勅胡姓東南之望族也其積慶深厚至雖女子時有聞焉既相其夫有茲光顯又克教厥子推于搢紳而皆仗節藩方持橐禁近有家之慶鮮克兼之具官母爲婦則順爲母則慈閨門之所化從鄉黨之所矜式茲予大祀展事合宮歆五福以敷庶邦既推澤于上下矣則侍臣之親寵數之及其可後哉封以大郡是惟小君永綏厥榮祗服休命可

故妻孺人魏氏贈碩人

勅法從之臣方以才業自奮以底顯榮而內助之賢不與饗於耆艾之時則湛澤之施所以加貴其私者其可後也具官故妻淑（卿名）之姿宜于上下而天閼不壽末如命何爲茲熙事之歲用數錫于四海絲綸之

寵易以嘉稱用告于家庶其祗服可

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馮澥靖康元年任左丞封贈故曾祖某贈太子少保

勑輔弼之臣實當天下之重任其任之也重故車服寵數莫不致其隆焉所以勵其節而要其報尒至追貴其先上及三世一命而得東宮之二品初封而名列郡之小君皆致隆之意也具官故曾祖某潛德不耀積善在躬報施循環迄昌厥後丞轄之舊乃其曾孫東宮之官莫重師保三孤是視時惟渥恩用加綸綍之褒以慰烝嘗之感可

故曾祖母雍氏贈咸寧郡夫人

勑上詞同曾祖具官故曾祖母婉嫕之德宜其宗姻澤流曾孫致位政府疏封大郡實惟咸寧尚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故祖贈朝奉大夫仲堪贈太子少傅

勑靖康之初仄席賢雋憨如調飢凡人望所屬黨論不容者舉而革於朝廷以至近弼而尒之孫位在丞轄追遠之贈厥有故常逮茲六年乃克成命具官故祖孝悌之美學行之優不克大施乃終有慶惟儲宮之二品視外朝之三孤用賁丘原以爲積善之勸可

故祖母宜人社氏贈咸安郡夫人

故祖母宜人汝氏贈德陽郡夫人

勑上詞同故祖毓賢慶胄來嬪高門淑靖之儀家庭是賴咸安大郡用以錫封豈唯祥善之宜抑慰幽潛之德可

故父任朝請郎尚書祠部郎中贈宣奉大夫山贈太子少師

勑上詞同孟庶父具官故父某學古是務躬行有常循良之政在民靖共之操無爽乃有令子爲時輔臣超異之恩厥有故事惟東宮訓導之官少師品在第二尚德之舉莫此爲宜庶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故母淑人王氏贈普安郡夫人

勑上詞同父具官故母淑德早彰令儀終譽輔佐之美既宜厥家慈教之施克成厥子荐膺寵贈亦既顯榮疏封大邦增賁窀穸用闡絲綸之渥以紓風木之悲可

故妻安人趙氏贈南昌郡夫人

故妻安人黎氏贈安岳郡夫人

勑輔弼之舊有以才學自奮以底顯榮至於艾耆福祿咸備而內助之賢不與焉則湛澤之施其可以已具官故妻淑靖之儀推於姻族圖史之訓奉以周

旋法度是循克相君子疏封大郡是謂渥恩庶其有
知歆此休命可

知宣州李彦卿除刑部郎官

勅出爲二千石入爲尚書郎朕所以待宣力之臣稱
勞能而均劇易也尔以才選屬守宣城而弄兵之民
散地之卒嘯聚恣睢虔劉尔疆屢嬰賊鋒迄固吾圍
安集綏馭厥効著焉召還郎曹實贊司寇惟刑之恤
尚往欽哉可

黄叔敖除給事中中大夫

勅國之用人循資考之常則不足以得超軼之材不
道揆及肇新官制則有司存付之定法然猶有三載
考績之意焉具官某學識深敏溫於文詞入掌絲綸
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有焉雖云序進之常是謂
寵綏之數服我休命益奮乃庸可

通議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贈

端明殿學士

勅生有體貌之恩没有追贈之典所以崇陞簾之勢
而成忠厚之政焉故具官某識慮優深才猷通敏文
知體要學有本原既荐歷於浩繁亦備嘗於險阻召
自南服率屬中臺鳴玉在廷掌五兵九伐之政簪筆
入侍讀三墳八索之書法從之英莫如尔舊云亡之
歎有盡予懷惟秘殿之華資實迩臣之極選爰申異
其論思出納弥縫衮闕抑有待於斯焉具官志節端

數加賁老成尚其有知歆我休命可

向宗厚除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朕方經營四方居無常處乃以太室原廟之主奉安永嘉以需恢復常以祠曹郎一人行太常事掌獻饋禮論祠烝嘗之儀與凡廟中之禁令其為選任亦重矣以尔持身清恭被服古雅事神典禮僉以為宜夙夜惟寅往祇厥服可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差主管迎奉景靈宮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所岑筌除內侍省押班

勅具官朕方經營四方居無常處乃以原廟之主奉安永嘉以需恢復既以在廷之臣總司宗祐之事又以內侍共給殊庭苟非其人或不勝任以尔出入禁闥于茲有年資歷既高忠勤弥著升華官省俾冠近班奉先之思當識朕意靖恭尔位則予汝嘉可

婁寅亮除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朕永思艱難未知攸濟雖一介之士告以善道未嘗不虛心焉庶以來天下之嘉謀至論也則其於不次之舉豈有愛哉以尔俊造策名慷慨自信上書論事慮國則深錫對于朝數納詳允既遷之一官而朕意以為未足也御史耳目之任古今之高選肆以命尔益觀厥猷往克祗欽則予亦與有知人之美可

陳戩差知明州

勅朕惟郡邑之民罹荼炭之苦矣而吏不之恤至以殘賊立威以誅求翊辦使民不堪命散而為寇攘餓殍者朕未嘗有忘於心其能勞來安集俾百姓欣然若更生者未有聞焉以尔具官儒術自奮才志敏強徇國赴功乃其素志況事朕潛府又吾侍臣宜識朕懷施於政理夫鄞博海之郡實為名藩涸澈流離呻吟之聲未息也然則銜勒之馭襦袴之思感愛允洽俾民阜安者朕所望於尔焉往其欽哉可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泰州張榮特授防禦使

勅具官某傳海之邦牢盆之入所以通商賈而共貨財者其利亦云博矣兵革之後亭無居人耒業之民無所得食而尔外固吾圍內守郡條流亡捐歸鹽筴復振阜安之漸庶有望焉就陛使名益彰忠力尚懋尔績以報寵休可

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

勑學古則獲好問則裕先哲之格言也朕延修潔博通之士講藝於枕戈之際論道於戎馬之間凡夙寤晨興罔敢暇逸者庶幾資以爲王者事而已具官某器識英邁文詞卓犖朕既置之禁林固以潤色論思爲職矣又俾侍勸讀益以自近以廣朕之所聞詩不云乎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朕之志也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尔尚勉之可

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依前中大夫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勑二府極賢能之選蓋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恩顧豈輕於退黜苟虧靖共名謨副倚毗公論靡容朕其啟置具官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鄭之孫復振臧僖之後亟寘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位如此而乃授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奉公之思有徇私植黨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榮甚確諒難安於政地姑就列於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戒盡忠補過尔尚省循可

方益卿除右司諫 右司郎中

勑具官諫官之設所以佐佑上德規正朝廷補闕拾遺而引君於道者也祖宗以來非天下第一流不以充選故魁壘光大賢傑之臣未嘗不繇此塗出朕甚慕之以尔端靖有常濬以敏博蒋揚華要號爲老成鄉者駐蹕淮南實將使指轉輸之外因事納忠其愛君謀國之思亦足嘉矣是用輟自宰士寘之諫垣朕圖虛懷以須士亦傾耳而聽矣可不欽哉可

林叔豹除秘書省正字

勑具官蘭臺册府前世所以紀善惡聚圖書英俊之地也朕率舊典修廢官以詳延多士非直取文藝之能而已亦以觀器識焉以尔登以賓貢拔辭南宮則憂時論治之言其陳義已高矣雖書之職才識具宜益勵厥修以稱朕所以詳延之意可也

陳剛中特與改合入官

勑具官某朕時巡以來流遠之士上書論事者爲不少矣凡所以躬訪問捐爵禄者庶以來天下之忠言至計而已而尔之所陳類有可采召對便殿數納益明方詳攻而後行之無言不酬朕豈愛於一官也祇我休命益思遠圖可

校書郎林待聘司封員外郎

勑具官某省官以來朝之位著蓋寡於是尚書郎之選益高其分曹設屬皆以待天下賢能才譜之士也

以尔好學自修荐更文字之職編摩讎校既閱歲時
封爵是司實惟天官之清選爰示寵陟且以觀尔之
能可
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方閫都官員外郎
勑具官某上詞同前以尔經誼該貫性行淳和圖已師表
賢關領袖册府矣郎選之盛昔未有焉欽哉惟時益
振乃職可
禮部侍郎李正民除徽猷閣待制知吉州
勑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此古人之所
戒也故漢之郎官出宰百里唐以臺省之士迭守方
州俾更内外而習憲章庶幾免於牆面矣具官某蚤
以科第寖被選掄自陟從班既閱歲序次對之職是
惟渥思試以一州益觀尔政毋以私情廢公議毋以
褊言亂厥官毋恥過作非毋倚法以削祗若予訓往
其欽哉可
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路允迪守本官職致仕
勑士不患不達而患無所立於世既以才用於時矣
而或不能全其節以歸豈唯委質爲臣者常歎息於
斯而人君亦未嘗不思所以愛惜成就之也具官某
先鳴俊造進躐高華恪恭有餘御名密無違衛命四國
義不辭難入贊鈞樞退均勞逸止足之請朕不忍違
服我寵休益綏祉福可
前江西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葉夏卿
除直秘閣知饒州
勑具官某册府英髦之選侯藩民社之寄華寵委遇
亦不輕矣而尔以疏遠召對外朝得於立談宜識朕
意尔惟克稱厥職輯綏疲氓以有休譽則尔無虚受
之愧而得才之美我與有焉可
越州奉從事郎黄大知狀母洪氏年九十
一歲乞依明堂赦書推恩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其子陳大法九疇五福之首汝豈其然乎褒封之榮
生於承平既閱三世仁者之効著在令甲其以慈訓於里閭可
朝奉郎向伯奮弟奉議郎仲堪乞依赦回
授封叙與祖父母
祖父承議郎致仕蔚特授朝散郎致仕
勑具官某祖父具官某熙事既成用數澤於天下凡
通籍于朝者皆得褒顯其親此故事之常也而又得
以施及大門則仁厚之意至矣尔以壽善養承厥孫

服此恩書時惟寵渥其以孝悌忠信訓于後生雖云里居是亦爲政可

祖母魏氏

勅具官某祖母上詞同前時惟寵渥餘慶之美以勸里閭可

翟汝文除翰林學士承旨

勅朕旁招俊彥欲如渴飢故有一節以趨方興見晚之歎三命而俯已加畫接之恩俾冠禁林獨承密旨久虛之位今得其人具官某才氣文詞簡於朕聽藩宣獻納譽在朝紳再入承明之廬蔚爲法從之長其成朕志益既乃心式敷皇極之言與贊中興之舉可

中大夫吳敏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除

祖母老辭潭州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勅朕疇咨舊弼布列要藩俾分共理之憂蓋有折衝之賴念召公維翰庶成定國之功而令伯陳情方愛事親之日其更新命以慰尔私具官某端亮之姿蚤推國器忠嘉之益具叶師言式縣平秦之司亟進秉均之地迺者起自南土稍還故官屬謀帥於荊湘用剖符於民社惟宣恩賦政益佇於壯猷而辭劇就閒祈申於孝養重違雅志庸示隆恩寵之秘殿之華繼以殊庭之祿永思盡節尚告嘉謀可

尚食直筆揚一娘賜名從信特除知內尚書省事

勅天下之計上於中臺設官分治而令僕爲之長萬幾之務關於予聽下於三府者內尚書省總其凡內外小大雖殊其維持體統付受出納固亦重矣具官某明於典章恪御名不懈給事宮掖積有歲年董正六司肆以命尔是惟才選非以次遷服此寵休其祗厥職可

樞密直學士通議大夫知遂寧府席貢贈五官

勅生則爵秩之隆有加倫等沒則賵襚之典極於哀榮吾於侍從之臣亦云厚矣況乃蕃宣之久其可忘諸具官某蚤以時髦寖升華要中更才選荐歷浩繁付之古連帥之權迄爲直學士之長慨然餘地所至有稱告終之奏遽聞不淑之嗟何已惟官儀之三品視疇昔之六卿用以寵綏尚其歆服可

贈通議大夫鄭驤謚威愍

勅朕以艱難以來死事之臣其加贈恤孤既極於褒隆矣而又命有司考行易名以旌顯之所以深勸天

下之衛社稷而死封疆者也具官某初以才選畀之郡符而庸衆大入孤城不支玉石俱焚罔知攸濟有子自列朕用藎然固已追貢九原贈官四品惟茲節惠之典考諸太常之議曰威與恩合是二法用示寵綏抑以昭勵之烈可

外制六

江西路招討使張俊申具到掩殺李成等功狀奇功統制官親衛大夫文州防禦使楊沂中等統領官協忠大夫溫州觀察使張翼等將官起復左武大夫忠州刺史郭吉等使臣武顯大夫武勝等（各轉五官并遷郡）

勅迺者反虜盜據群（下缺）（下缺）若之爰命將臣襲（下缺）大討不淹時序醜類既殲惟彼渠魁奉頭鼠竄懋功之賞其可後乎具官某才略兼長忠勇自奮出征入衛貔虎是將幕府上功絶出倫輩進官五等寵以廉車用示異恩益思報稱可（寵涉軍防）

（寵涉軍國寵以郡符）

朱勝等轉武功大夫遥郡刺史

勅具官某迺者（云云同前）以尔資自顔行見推忠勇才足自奮貔虎是將（云云下詞同前）

第一等統領官左武大夫貴州刺史曹滌

將官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臣右武大夫劉

全等四第二等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防

集016-312

樂使魯王將官武功大夫齊閤使臣武功
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子厚三官遥郡第三等
使臣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田友及兩官
勅迺者反虜云云詞同楊沂中等陷敵攻堅策功第一進官四
等上下詞同
使臣橫行已上
勅艱難以來寇盜群起招徠殄戮將帥是賴於捐
爵祿糜金帛以爲將士之賜亦不薄矣然潢池之聚
未盡削平意者養寇避敵掠功冒級之敝未除也乃
若斬俘中率功効顯明懋賞之行理不可後具官某
寵以郡符服我渥恩益思報効可
陳亡官趙謹等贈五官思漢兩資更與一名進義副尉
勅執干戈以禦社稷聖人之所褒旌死事而卹遺孤
軍政之所急也具官某負其材力舊不顧身討賊江
西勞氣自倍卒以戰沒深用憫傷加贈九泉進官五
等推恩厥後併示不忘尚其有知服此旌寵可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范溫轉武功大夫
康州刺史依前閤門宣贊舍人
勅具官某自虜寇之入憑陵京師躁蹦郡縣毒流吾
民者五年于茲矣朕未嘗有忘焉而爾以齊魯之封
禮義之俗獨能鳩集族類爲國扞城艱難備嘗保險
不下迨以忠敎奏功行朝可謂不二心之臣矣朕甚
嘉之進官八等寵以郡符豈惟褒大尒功亦以爲山
東忠義之勸可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張公濟右司郎中
朝請郎劉嶠樞密院檢詳
勅具官某等文武二柄所以經緯百度救寧多方者
也祖宗以來分建二府舉而屬之大臣然六部五房
之政事得以稽叅糾正無所不與者唯左右司檢詳
官爲然可以知其選矣爾等皆以才業用於朝廷宣
力既多荐更要劇以是命爾益觀爾能爾惟舉厥職
則積雖微而効速成爾惟尸厥官則事日隳而受其
弊者廣治吾所繫可不欽哉可
秘書丞劉大中尚書吏部員外郎新授國
子監丞汪廷直屯田員外郎
勅具官等家宰冠於六卿而後世屬之銓部食貨先
於八政而裕國莫如屯田朕方振而舉之思得勝其
任者以尒大中涖官循理行已有常以尒廷直經誼
該通性安樸茂或自圖書之府或繇學校之官庶幾

待其所知足以達於從政克有聲績以稱選掄可
安化州殿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兼監察御史蒙光仲等加安化州三班
借差餘如故
勅具官某爾等遠慕聲明久懷忠順保障千里夷險
一心奉琛不絕於中朝錫命宜加於顯秩益思誠恪
服此寵休可
朝請郎直秘閣知明州吳懋轉朝奉大夫
勅具官某除戎器戒不虞時方承平未之或廢而況
興衰戡亂之際可一日而不備乎爾以才選守符近
藩甲胄之士不愆於素俾正郎秩用以勸勞是惟渥
恩益思報稱可
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魏憲特授太中大夫
勅自考績之實廢後世放而行之者三載之文而已
醇深履行端雅簪筆持橐出入從班者歲且一終亦
可謂時之耆舊者已進官一等雖資格之常是亦寵
休往其祗服可
左司員外郎江躋除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憲臺肅振朝綱而殿中以糾官邪為職非
通達國體守正不撓莫克稱焉以爾器質端厚才智
敏明昨者簡自朕心命之臺察旋繇銓部進陟宰士
而能戢吏奸緝姦絕慝析滯不苟不懈上下賴之是用
置之耳目之官以禪風憲之舉惟是非可否畢協于
公則惟嗣之賢亦永終譽可
李邈贈節度使
勅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良禁暴安民雖未
成衛社稷之効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苟於
顛沛之餘深明逆順之理卒與禍會不為利回可無
褒顯之恩用著君臣之義具官材能優試智術有餘
既通籍於朝閫亦將輸於使傳率職匪懈遽命不欺
旋更鴈弁之班薦剖虎符之寄方虜師之入塞當空
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
裹革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守睢陽之操宜申寵錫
以勸多方睠惟右武之辰莫重登壇之任肆盼綸綍
以寄哀榮尚慰忠魂歆此休命可
婕妤張氏封贈
祖贈中奉大夫張仲迪贈太中大夫
勅朕爰以孚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祐不替祖宗

之休遂數錫於寰區且推恩於中外矧緊邦媛實贊
椒風用加先世之褒封益舉有司之彝典婕妤張氏
故祖某懷才不試積善在躬流慶女孫蔡華嬪則既
蓐膺於綸綍宜增貴於家庭惟茲四品之官視昔七
人之列以均寵澤益示寵休可

祖母令人孫氏贈淑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高門
之慶益隆而不替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蓋有閨壺
之助焉婕妤張氏故祖母靜專有儀淑名御是履爲善
之報不于其身逮其後人發祥椒掖熙成之澤中外
具膺易以嘉稱是爲異等尚其褅服有此寵靈可

父任忠翊郎贈修武郎張彥慶贈武節
大夫

勅朕洧吉季秋薦誠上帝導三靈之況方褒昭格之
休數百順之祥式布汪洋之澤惟厥後宮之懿宜加
先世之恩婕妤張氏故父某晦迹戎寇餙躬仕版是
生邦媛實侍宸帷奭惟慶善之從葬被寵綏之及宜
超常等以沛漏泉尚其有知歆此休命可

故母孺人李氏贈淑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
也故外之廷臣內之妃御之親凡恩沛之行寵嘉之
典必視其品而爲之節所以慰荐恩而勸爲善也婕
妤張氏故母風以婉懿嬪于慶門是生女子入侍帷
闥既膺顯贈宜進厥封申茲出綍之褒以廣漏泉之
澤用彰令淑尚克祗歆可

故繼母孺人趙氏贈淑人

勅上同詞婕妤張氏故繼母以婦則順以母則慈比以
宮庭之恩既膺休顯之贈易茲美稱以表令儀肆加
出綍之褒用廣漏泉之澤可

吏部員外郎潘良貴左司員外郎

勅具官某極政事之選必於賢哲之科求正固之才
故非文俗之吏尚書喉舌之地而寧士糾錄之司苟
非其人莫稱是任以爾性質剛方輔以學識踐歷之
久聲稱藹然勉處中和益揚厥職可

張浚故妻信安郡夫人樂氏贈武陵郡夫
人

勅朕肇修宗祀祗見合宮釐事既成肆敷錫於四海
凡通籍于朝者皆得寵贈貴其家庭而況冠密宥之
司尊閫外之制伉儷之重天閼不延厥有故常理其
可後具官某故妻以今淑靜嘉作配君子宜于上下

其甘苦豐約之同儆戒相成之際由初迄今勤亦至矣疏封大郡以寄哀榮庶爾有知歆此休命可

張浚書寫奏狀張樗授承務郎

勅某人惟汝季父分陝專征式遏亂略指縱之効屢上膚公書奏之勞宜加慶賞始霑命秩即視京僚是惟懋恩其思報稱可

張守知紹興府

勅辭劇就閒方解贊元之任分憂共理是資同德之良惟東南之奥區有會稽之重鎮庶幾河潤施及海隅具官某文學之優見於行事端亮之美宜於本朝

鄉由察宥之司進陪機政之重既謀猷之畢告蓋艱險之共嘗不以名器而假人固亦靖共而在位自閑勞於夙夜既聿除於歲時緊望實之具高於藩輔乎何有起於均逸命以守符其蘇凋瘵之餘少寬宵旰之急坐嘯畫諾雖殊平治之時緩帶輕裘聊為方面之重益恢志業用副倚毗可可

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寶文閣直學士程

唐復閣學士

勅樂事赴功非小廉曲謹之能辦赦過宥罪亦施仁發政之所宜故敗鼓不弃醫師之門而絶足得於泛駕之馬苟惟悔其少作則亦與之更新具官某夙以才能屢膺任使強濟見於從政敏晤足以致身學自外臺亟躋從橐惟荼馬之舊制蓋兵食之所資儻移貨殖於權門無復懋遷之預備良法既壞邊防為空旋致煩言繼更大沛比復西清之直與參幕府之謀迨此上功之初重違承制之請盡還故物可謂渥恩庶幾桑榆之收無忘綸綍之訓可

江東提刑程瑀太常少卿

勅具官某漢高初定天下得叔孫通而知人主之尊有唐始復兩京而亟以顏真卿為禮儀使然則典章所在禮樂是司雖草創艱難之時未可以拨也以尔名冠儒科學耽古訓器質端厚議論正平陟之奉常僉以為允書不云乎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尔其勉之以稱朕意可

正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汝錫身為守臣不行寬恤乎詔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

勅具官某朕念凋瘵之氓困於征調有年于兹矣而貪殘之吏又並緣為姦故制下郡國思有以革而禁之而尔之所治近在轂下寒暑易節矣而漫不布宣

不虞之羣安所逃責姑以散秩置之遠方用以為慢
今之戒可
侍御史沈與求御史中丞
勅御史中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
綱紀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大厥官而厭與
論者也具官某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
三院比從郡寄再賜薦剡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
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
群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尔
之賴往其懋哉可
左司員外郎姚舜明直龍圖閣江淮荆浙
等路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國家仰六路之漕輸給中都之貨食既以
責之部刺史又以制置使者總之以時其灌輸緩急
氐印懋遷之宜時巡以來雖事異平日而職是職者
亦難其人以尔才術疏通踐揚中外比於帥幕召寘
都司還直河圖雖云舊物時惟新命以重使華無或
病民勉思裕國可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馮澥遇建炎元年赦
恩轉太中大夫
勅朕鄉以遭時多難二帝北狩王公士民不釋之故
即位雎水之陽推恩萬邦小大之臣進官一等而遠
方士大夫至今有未被者級然綸之命者況國之舊弼其
可已乎具官某風以志節推重搢紳晚以訏謨進陪
機政均逸閭里子弟有年爰舉需思視官大諫往其
欽服是亦寵休可
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王昇太中大夫致仕
勅仕而至於耄耆其陳力於國多矣故引年謝事未
嘗有違焉所以佚其老而成其志也具官某禮經之
傳易象之秘刻意是學見於云為向縣布政之官升
諸法從之列均休祠館有年于兹不忘戒得之言迈
申知足之請進官一等以寵其歸守尔所聞庶可以
無大過矣可
太常少卿程瑀給事中
勅王公坐論於上士大夫作而行之於下而諫諍糾
駁左右獻納之臣得以可否裨正於其間凡以建大
中持公道相與保邦制治而已具官某抗志厲節自
其少時行已立朝信於士類固嘗以忠實充諫列以
學業贊成均矣朕方招延端士使萃于朝故召諸外
臺幾以自近亟從禮樂之選實之平奏之司益單厥

心以裨予治可

吏部侍郎李光吏部尚書

勑魏以選士屬銓衡蓋任人而不任法唐以長行定資格則任法而不任人苟能其官咸克用又具官某自信甚篤用心剛學不蘄於空言才實周於衆務比自侯服俾之貳卿既忠益之屢聞亦勤勞之匪懈惟六屬之長成周兼以三公而四選之官尚書冠於二品不次之擧無曠是圖益懋厥猷庶其厎績可

吏部侍郎李彌大戶部尚書

勑朕惟財用在於天下出納總於地官譬以百川之流瀦之萬頃之澤苟決漏之不禁則乾涸之可期眷惟兵食之資實繫制度之節掌茲邦計宜得國華具官某靜以有為寬而克濟屢更要近綽著風猷凡此在廷之臣莫先持橐之舊進班常伯如古司徒儻無奕於皐通且周知於盈縮國用既足邦本以寧惟尔之休亦朕之志可

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寀禮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

勑銓曹之敝極矣猾賊之吏舞文毀則以遂其姦欺其根深株連長貳郎雖有擿伏振滯之心能室其敝而正厥愆者鮮矣具官某通敏之才恢博之器比以文學典司綸言進貳天官綽有休譽用還舊物兼直禁林已試之能益觀成績可

給事中胡交修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勑朕博選雋良置諸左右苟勞侍從之事陳進退之宜朕亦不得強之使留也具官某寬裕靖共犯而不校學問詞采用之不窮退食自公擇地而蹈而乃以疾來諗重違尔私易之延閣之班賦以殊庭之祿用均勞佚爰示寵綏可

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

勑朕睠彼荆湘之上流旁連交廣之五管震擾未靖輯綏是圖必得重臣用康遠俗具官某器質英邁才猷敏明忠誠足以動衆心剛果足以任大事向縣人望首置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荅軍謀帥莫居郤穀之先周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往布恩言仍躋秘殿之華式為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繄國步之方艱庶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專美惟予舊弼無俟贅辭可

福建轉運判官張幾考功員外郎

勑具官某四選之士凡磨勘于吏部者必繇考功其予奪當否士之升沉利害繫焉蓋不可不察也以爾慷慨自任才術有餘起於諸生通達世務試以吏治厥聞有休召寘郎曹益觀爾學其往懋哉可

起居舍人廖剛權吏部侍郎

勑自官制之行六卿之貳選任甚重遷者推元祐之意復攝行之官雖品秩少殺而位遇略同然爲從臣一也具官某學有師承言無枝葉夷考其素行稱其名說已擢在記言侍朕左右而天官右選吏猥事繁之士各得其平則稱朕所以懋官之意可

故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淬贈四官拱衛大夫遥郡觀察使與爾爲郎攝貳於此屢矣既習其治莫如爾宜俾集選

勑具官某國家刑賞之施未嘗不出於忠厚爾比以緣累褫職投閑朕惟漢武之族李陵不如魏文之待于禁也矧爾薦更才使至於耄期秘殿修書還爾舊物殊庭之緑以裕尔私朕之思則厚矣其亦思所以報乎可

給事中黄叔敖兼侍講兼侍讀權吏部侍郎廖剛

勑聖人之言譬水火之爲用前史之載實龜鑑之具存朕思廣聰明旁資講讀庶兼收於直諒抑有助於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説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議之益其敷爾志以沃朕心可

艱難以爾具官黄叔敖儒雅飭躬温良成性以爾具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説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議之益其敷爾志以沃朕心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七

內制　進故事

信安程　俱

蔡宰禮辭免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不允詔緣學士院獨自掌行制誥今兼權故有是命

朕以卿政事文華見推士論而銓衡之地實藉於通才詞禁之林方虛於寓直睠予侍從之舊邇在閩粵之邦趣召造朝肆班成命是皆已試會以爲宜奚事多辭亟趨定著

擬試武臣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思洪濟於艱難用克綏於寵祿爰得鷹揚之佐以撫鴻義之鋒肆有褒陞式數渙號具官神資勇略世篤忠勤靜以有謀挺山西之勁氣仁而有勇振漢北之奇勳自授鉞於齋壇屢建牙於將閫隻輪不返殺函之旅盡殲四方既平江漢之功益懋逮茲成績益顯壯猷敵愾載戢既大孚於衆望疇庸進律宜併示於明恩是用徙鎮巨藩視儀三事益以爰田之入與夫真戶之封於戲漢祚中興亦仗雲臺之將唐基再造實繫西平之功惟肩乃心何愧前烈可

觀文殿學士除保大軍節度使制

經體贊元入備百寮之長陳師鞠旅出臨十國之連宣恩既歷於歲時考績獨推於岳牧肆頒休命誕告群工具官識造幾深學通今古允矣忠良之佐慨然康濟之心陳獨見之深謀予得禁中之李牧貢兼資之大任世知江左之夷吾屬辭劇以優藩佾分憂於重鎮克勤小物用才履歷之間不計近功抗議拘攣之表捐腥羶之孔熾弭姦宄於未萌宜旌屏輔之功加貴節旄之錫聲先鄜畤少寬西顧之憂心在王家

未覺東征之遠於戲事君以道固中外之無殊爲政不難唯兵民之咸服尚資辰告迓濟時危可

宗室開府郡王檢校太保加食邑制

周錫山川魯國獨加於五等漢盟帶礪東平實冠於三公矧緊近屬之尊夙著強宗之譽宜推慶賚以報懋功播告大廷式孚群聽具官親賢莫二信厚有聞誕惟閎理之多灼知爲善之樂處隆高之地謙尊有君子之光分節制之權師正得丈人之吉蓋默消於玄妙究亦借重於藩維位擬台符虛右賢而作輔勢均盤石非同姓而不王疏封以來歷歲滋久方均釐於

屏翰宜錫命之便蕃秩視經邦以繫四方之望任兼
制閫仍陪萬戶之封於戲危溢是思諒無忘於古訓
耄期不倦當追美於前修欽哉惟時以永終譽可

資政殿大學士安撫大使奉國軍節度

使制

宣力四方必有股肱之賴決勝千里是資帷幄之臣
顧往布於恩言既俯安於疲俗予方謀帥求諸德義
之宗今乃得人用付鉞旄之重播數渙號以告昕朝
具官厚德足以服人周才足以成務寬而有制善不
近名蚤膺俊彥之求亟踐顯融之位嘉謀大慮卓尒
非世俗所知賦政觀風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升華於
秘殿且借重於侯藩知無弗為綽有餘裕垂紳不動
折衝尊俎之間投刃皆虛遑師衽席之上肆嘻咨於
屏翰益懋著於聲猷大纛高牙示兼資於文武輕裘
緩帶庶率俾於華夷於戲報顧牧於禁嚴方圖偉績
非管蕭之亞匹孰贊中興無曠厥官永膺多福可

交阯國王加恩制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天予之守在四夷雖有慙於
蕩穢異姓之封者八國蓋亦謹於藩籬式于九圍咸
建五長不寶遠物敢忘修德之思率由舊章固有行

封之寵用敷大號以告庶工具官世濟忠勤神資材
略乃祖乃父夙傾面內之誠予嘗于宣備殫舊武之
節睠茲南服實撫全邦正封克備於漢藩軌道無踰
於周索華風是慕梯航不絕於來廷遐俗以寧弓矢
載櫜於弗試屬受釐於宗祀爰敷錫於庶恩肆加疇
爵之盼益懋陪敦之賦於戲時享歲貢尚永肩於一
心保國乂民亦允膺於多福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

戒百官勤修職事詔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干城衛上之
心在職者皆有首公洵國砥節礪行之操故下焉如
手足之衛頭目上焉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
為為無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虖何修而可以
臻此歟朕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貪婪
之虜憑陵之勢未已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
祖宗之謨烈遠懷二聖之北狩中夜待旦如臨淵冰
眇然深思未知攸濟夫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固朕之
志也然明將勵翼作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帥士
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污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
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絲之節收恩媚俗者莫肯
去蔽伺時奪便者常懷利心以長慮為私憂以媮惰

爲得計有一于此朕何賴焉且宋興將二百載方四
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而享安榮者固我家之
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書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其可食
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勤無忽則亦有無窮
之聞可不欽哉

移蹕至臨安府手詔 右僕射令作余以是輸林學士職事不果納

朕自承大統于今五遷豈唯紹復是圖抑黔黎是念
然不常寧處軍旅荐興百姓之窮失職者滋衆朕不

明于理雖瘡身苦志而安輯之効未云獲也若疾痛
在已未嘗有忘焉蓋人心無聊而欲陰陽調和萬害
不作難矣今者駐蹕吳會以須天時豈無輸轉之勞
與夫土木之役至於供億之須亟下征調之目寔繁
師徒所過芻牧不禁殘略之後荆棘未除儻又俾無
良之人貪賊之吏攘臂搖毒其間斯亦甚矣夫邦本
之不固而戡定是求非所聞也且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恤之以言而害之以政導之以
政而敗之以人則朕獨能無愧乎有司其條具所以
便民省事戢姦去敝之實以聞

進故事 飛講學士兼侍講日講起居官翰林兩省官輪進

兩朝寶訓天聖七年五月上御承明殿群臣請對者
十九班至第九班賜輔臣食于殿門有頃再坐引班
奏事至午乃罷上以群臣奏事於前殿者或不能悉
引乃詔自今前殿奏事無過五班餘許於便殿引對
仍於殿廬太官賜食

臣聞仁宗皇帝既日御前殿圖回萬幾退
朝宮中躬覽天下之奏間御便殿宣召侍
臣以閱書史又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
待御史諫官之求對者又詔二府常日奏

事後如別奏事及非時特有留對者毋拘
時刻慶曆八年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賜
輔臣問以威四夷裕經費革浮冗擇牧宰
求將帥立制度備不虞者又召翰林學士
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問以上躬闕
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
便至於已見姦佞悉陳又御迎陽門召知
制誥待制至臺諫官出手詔以問政理既
給筆札使之即坐以對又慮所懷未盡聽
別疏以聞然猶以爲未也又詔三館臣

像各上封事如須面陳並許請對當是時
宋興百年車書混同四夷退聽休祥屢臻
天下可謂豐亨豫大治安之時矣而仁宗
皇帝焦心苦思皇皇然常若有不測之虞
近在旦暮者何也非以是爲文具之美談
史牒之盛節而然也其至誠惻怛丁寧至
到蓋已孚於上下而劭於一時不可掩也
向使仁宗皇帝當衰亂之時處艱危之地
則其所以焦憂求治者宜如何也臣意其
勞心苦思汲汲皇皇者蓋雖宵衣旰食有
不暇矣夫以周成王時周公爲輔以聖人
之才佐承平之運然而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使周公而當今日臣意其食
息櫛沐仰思坐待又有不暇者矣夫天下
之事未有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此仁
宗皇帝所以屈帝尊覽群策周公所以蚤
夜深思以濟天下之務者也夫仁宗之時
不可得也而仁宗之至誠惻怛憂勞天下
者蓋可爲也周公之才不可常也而周公

之吐握勤瘁者尚可學也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此人君之象也日出暘谷
周行不殆故歲功成而百物生使天不健
日不行則有生之物天下之事不幾乎熄
矣故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使人主屬精
於上大小之臣丕應於下然而事功不立
天下不治者臣愚未之聞也若夫不耕不
植不灌不耨而待有秋之成終年之逸臣
知其難冀也

三朝寶訓太平興國八年太宗謂近臣曰國家之事
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近閱工作見削藤者凡藤一
斤堪用者止三兩許餘皆棄物因念南方產藤去京
師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爲勞費當諭廣南諸州凡
藤皆削褫訖輸京師丈大通治出鐵以鍛兵器比來
輦送作坊復更熏煉然後可爲兵刃當諭本治製成
刀劒之樸乃以上供如此二事計省力役不少天下
無限利病官吏不能爲朕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
此者宰相曰一州舒慘全繫長吏若精心勤事上副
聖旨則境內之民受賜矣又有司以油衣帟幕故壞

者請毀之上曰此盡毀弃亦可惜也乃令試加煑浣再染練付諸軍創旗數千皆采制鮮妙因召三司使謂曰朕富有天下豈慮少繒但念耕織之苦每事不欲枉費卿等宜盡心又時東窰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爲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反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弃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于此唯願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真宗嘗出尚書内省文簿示近臣皆諸司奏知牓子覆而書之曰官中文簿不費好紙此先朝舊制乃知惜費之旨也

臣觀太宗真宗之時四海初一潛竊之國皆舉圖籍封府庫歸之有司當是時上下富寶錢穀幣帛充物陳朽然且不忘恭儉留神小物如此其至者凡以畏天道而惜民財故也則其天下欣戴享國垂統安榮長久者非仁民愛物之効歟夫古之賢臣進戒其君未嘗不以恭儉爲本也故曰御名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此堯舜以來至于今天下不易之論也而近世講解之人乃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創爲一偏之説以謂儉乃家人之行用以啓人君廣大之心其後怙權希寵之臣因得以藉口誤國致天下於糜爛土崩而率不能振者以是故也夫以天下之衆而皇天立一人以君之者凡使之司牧庶覆生養安樂天下之人而已故天下之人極所以尊榮資奉以報之則令之稱號等威禮儀奉事貢賦共獻之制是已此則天之道也過是而欲使天下之人以逸豫傳曰節用而愛人令　陛下愛人之心亦古人所謂人臣踰制度人主過天道者已多靡無藝不經之事奉之非天道也是則可謂至矣而國用或不節則雖欲愛人固無繇矣蓋用不節則國計不足國計不足則必橫斂於民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州郡無向者十之五六而所存之那又皆殘破之餘矣今戶部財用之入無向者十之四五而軍食浮冗之費則過於向者多矣

此非痛自儉約上下一體疫情財用如祖宗時未有能濟者也然每有事則有司輒以近年制度爲率或請減半或三之一而其費固已不勝其冗也夫今之富實豈可望宣和之半哉而令類以減半爲多且曰如是則削弱如是則非國體此亦不仁之甚非所以承德意而愛生民也然　陛下每下詔札未嘗不以播越微弱爲言此少康周宣之用心也則所謂削弱者非所諱也且財用不給則必益取諸民椎膚剝髓至使無衣食之資則棄其田業相煽爲盜以人爲粮而已當是時削弱恐甚於哉損也此臣愚所以私憂過計而太息流涕者也十二月二日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史記齊世家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臣觀齊魯方戰曹劌問何以戰而莊公答所以戰者不曰人卒之衆多甲兵之堅利將師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獄之事卜之何其迂也史稱齊威王起兵西擊趙衛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因以强霸亦不曰勵兵秣馬陳師誓武而言誅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出師克

敵如此此又何也豈非惠信孚于上下刑賞當於人心則人悅服人悅服則士氣振士氣振則赴功徇國忘軀衛上之心生矣如是則唯吾君之所欲爲而已苟爲惠不足以及下誠不足以格神獄訟則失有罪而及無辜而又姦諛苟媮者以蔽蒙而獲譽首公盡力者以介特而見毀如是則群下莫不解體矣群下莫不解體而有能敗敵人而成霸業者乎然則曹劌之問齊威之所謂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謀亂而其所嬖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厭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

興必曰內修政事而後繼之以外攘夷狄乎夫政事不修於內而欲求攘夷狄之功蓋未之有也

唐書韓休傳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捐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臣聞猛虎在山則藜藿爲之不采古之爲國者其恃以爲社稷之重不在於才智疏通之士而常在於忠憃剛鯁之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憂國如飢渴嚬然動衆心而爲人主之所嚴憚臣下之所欽畏允淮南王謀亂而其所嬖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厭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所謂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謀亂而其所嬖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厭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自宰相已下往往以伺候顏色承順上指爲能而上亦以是爲事君之體而責望其臣此是非可否犯顏逆耳之論所以不日陳於前而以輭熟從諛者爲可喜剛勁材直者爲可憎也天下所以治常少而亂常多豈不在是歟若韓休可謂知事君之義矣而明皇寧使已瘠而肥天下蓋不唯容之又每屈身從其諫此開元之治所以幾於太平也使明皇常如是則豈有天寶

之亂乎二月十四日

唐書張九齡傳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有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臣竊以謂爵賞者人主所以勵世勸功之具也然賞不償勞則人不覩爲善之利賞之過量則無以供來日之求此古之圖治之君體國之士所以未嘗不致意於斯者也夫以張守珪之斬可突于亦可謂雋偉之功矣故唐明皇欲以宰輔之秩命之而九齡以爲不可者蓋近則欲適當其功遠則求可繼於後也苟有能平東北二虜者則宰輔之上無官以賞其功矣故不可不

御名也豈唯爵賞爲然而刑罰亦如是也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之而廷尉張釋之奏當弃市而已以謂有如盜發長陵則將何以罪之此可謂知治體者矣使人主每於賞罰之際以是思之則賞莫不當其功而罰莫不當其罪矣又豈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進講

論語卷第三　雍也第六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臣以謂夫以車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家則遺母之粟再有無請可也故孔子姑與之以六斛四斗之粟以示意焉而再有請益之孔子疑於有愛於粟也故不達又請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也再有不受命頻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也再有不受命遽以八十斛之粟與之孔子所以惩其繼富也以原憲之貧所謂蓬户桑樞甕牖二室者則其貧可知矣故孔子為可寇而使憲為之宰以禄之而與之以九十斛之粟之間也亦施之當而已矣然古量比今斗為四升則九十斛之粟當今三十六斛而已以見古之賦予有制而不為無藝之賦也至西漢奉給國已用錢如光禄大夫之奉十有二千而已然當時貢禹國已自謂禄賜愈多家日以富以此推之則古之國用所以易足而不至於厚斂於民者皆若此也夫孔子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嗇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為泰適於當而已夫聖人之所云為注措至合於天道當於物理則已矣傳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此天之道物之理也推孔子與粟之意而達之於天下是則天之道也後世天下之民至有飢無以食寒無以衣御事僚蓋無以遂其私恩至於父子兄弟不相見夫婦離散以轉徙於道路溝壑可謂急矣而為之上者不唯不周之又縱貪殘之吏為掊刻之術以奪其衣食生之資而公卿大夫將相責近之家泉穀之積金帛之多至

不可勝數矣方且加之以厚祿益之以橫賜傾國帑而用不足則又斂憔悴之民破編戶之產而取之其為繼富不亦大乎烏在其周急也

孟子卷第一　臣　俱進講

講義第三授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臣以謂梁惠王知移民於河東以就粟移粟於河內以救荒是亦仁民之意也然不知為政以行之而望民之多於鄰國此孟子所以譬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然為政則如之何如春省耕秋省斂凡起役役家不違農時將民皆得以盡力於稼穡而有所蓄大之宜矣而又如所謂獻人以時獻魚鼈之小者皆得以遂其生育人以時籍魚鼈則與民同其利者未嘗有

竭澤之憂焉如是而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不唯無宮室臺榭華侈之役旦以伐之而已如山虞林衡之所掌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者木當不有時焉則材木至於不可勝用也亦宜矣夫艱食鮮食與夫材木之用皆有餘而不匱則所謂養生喪死之具豈不有餘裕哉如是則雖有凶荒之歲而民不病矣豈噓濡小惠之比哉昔者子產之為政於鄭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而孟子識之以謂安得人而濟之以其
不知為政也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人未病涉也使子產以愛民之意
人也且養生喪死無憾而以為王道之始
何也今夫天下之民其窮困至於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則其奪攘矯虔之事生於慮
恃無聊之心蓋將無所不至矣雖欲安且
治得乎由此觀之則養生喪死無憾其為
王道之始也明矣

論語卷第六

講義第十七授 十月十九日

雍也第六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

臣觀孔子之門弟子衆矣而再有季路皆
以政事稱焉子貢雖以言語稱然其為有
用之才亦可見矣而季康子方以可使從
政與否問於孔子所以各言其所
長而以謂於從政乎何有也於從政乎何
有者蓋言其優為云爾猶孟子所謂於答
是也何有也以季路之果敢子貢之通達
與有之才藝則其於從政亦恢恢然有餘
地矣夫柔懦不斷非所謂果閨滯不通非
所謂達乖剌不才非所謂藝若是而使之
從政則事未舉而人受其敝矣且以季康
子猶知求可使從政之士而問之孔子是
將知其可使從政而後與之從政也豈大
欲使尹何為邑曰慮吾愛之不吾叛也使
夫往而學焉子產曰未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夫三子者孔子目之以
果以達以藝是可以從政之才也夫然後
可使從政然當是時仲由固已嘗為季氏
之宰矣而謀墮三都以彊公室宜非季康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五授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臣觀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與大劑民之產之意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之類是也而又及於為政以殺人者如狗彘食人食之類是也於是其言有槩於王心者此梁惠王所以有願安承教之言也大抵政之害孔子所以知其甚於猛虎者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是奪人之食以食馬畜也所及者廣而其為禍深且久故也此苛政之所以殺人無以異猶挺之與刃也然臣以謂政之殺人有甚於刃者蓋政之難於衛

者是始作俑而終必至於用人之類也古
者用偶人以從葬所謂俑也其後漫以用
人此黃爲之詩所爲作也禮曰孔子謂爲
塗車芻靈者善謂爲俑者爲不仁蓋爲俑者始
於爲殉故也然則製器創物者且不可不
御名如此而況於爲政乎其可不御名其始而
思其終也

論語卷第三

雍也第六

講義第十九授 十月二十三日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竊以謂以顏子之賢而孔子所以賢之
者乃在於簞食瓢飲之間何其細也是不
然夫將以觀人之得道淺深與夫志之小
大必於此乎觀之則得矣且孔子之門人
其賢可以爲邦者唯顏子然以一簞之食
一瓢之飲屢空於陋巷以人所不堪之憂
而方不改其樂則其所養可知矣是其所
以爲顏子者也能不隳於貧賤則能不
充詘於富貴能不爲貧賤之所移則能不
爲富貴之所淫此孔子所以深嘉而
謂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後可以任天下之
重伊尹之耕於有莘也唯其樂道於版築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故能起而佐湯
而成有商之業傅說唯其樂道於版築之
中也故能起負賤而佐高宗以成中興之
功何則其在己者重故不以富貴易其操
也則其於爲國乎何有若其戚戚於貧賤
者是必汲汲於富貴者也出而仕鮮不爲
懷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
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祿
寵利拘而可以禮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
往有自衒自鬻圖利於其君之心故人君
固以謂非我之爵祿寵利則無所用其才
而顯其身於是有騎士之心而待士之禮
亦薄故樂道固窮豪傑之士亦固是而不
至是上下胥失也若顏子之樂道忘憂則
雖簞瓢陋巷而可以終身雖三公之位萬
鍾之祿而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

屢數也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臣竊以謂孔子之道雖極高明而其所以
行已教人者未嘗不道中庸也則雖再求
之才固可勉而致焉而乃自以為力不足
而有非不悅子之道之言此孔子所以謂
其畫也夫所謂力不足者譬之負百鈞之
重行百里之途而非其力之所能勝者則
半塗而不能進者有矣是所謂中道而廢
者也何哉力不足故也至於力之所能勝
行之所能至然而自以為不能則是畫也
非力不足也畫者非有自進之心直自以
為不能而已耳豈唯學者為然而為國者
亦猶是也昔者孟子嘗言之矣且齊宣王
有千里之國諸侯之位可以保民而王者
也而宣王不之為之是畫也非力不足者
也故孟子譬言之以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孔子所謂力不
足者也為長者折支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是孔子之所謂畫也今欲
於暮月之間一天下返舊都致太平興禮
樂是則力不足矣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
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御名舉措
修軍政紓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之功
此則可為之事也苟不為焉是則畫也是
為長者折枝而自以為不能之類也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七授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
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臣聞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蹌蹌庶人僬僬此言其容止之不同也
傳曰德敬應和曰穆穆然則施之容止則所
謂穆穆者有歛而和之貌焉大所謂望之

不似人君者言梁襄王無人君之威儀非
所謂穆穆皇皇之容者也就之而不見所
畏焉者蓋遠而望之既不得其所以為人
君之威儀矣則又就之而亦不見其所可
畏之威儀非所謂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
子夏之言君子也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史稱堯曰望之如雲就之如日蓋古者觀
人之威儀容止類以遠近言之如此觀孟
子言人心之去就為國之存亡以一言判
之曰仁與不仁而已矣當是時諸侯日以
千戈相侵伐無非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此亦不仁之甚
矣雖謂之嗜殺人可也夫諸侯皆好殺人
而一國獨不好殺人則民之喜而戴之何
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石師雖夸齊人逐
魯君乾淄濟之時而得霖雨也豈唯吾國
之人喜而戴之而天下之人亦莫不與之
矣此所以能一天下也何哉仁而已矣今夫
仁心仁聞未達於天下而又仁政未之行
焉而欲天下莫不與之難矣天下不與之
且不可而況有胥怨之心乎如此而求其

愛之如父母好之如椒蘭致死力以衛其
上益難矣然則一天下者將何以哉亦有
仁而已矣

論語卷第二十一授 二月二十一日

講義第二十一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

臣謹按春秋哀公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
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左氏傳曰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
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
進也所謂師入齊軍者再有之師也反者
孟之側之字也當是時再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石師雖夸齊人逐
之然不以敗聞者孟之反為之殿故也然
齊人終以敗獲則孟之反之功亦大矣乃
欲晦其迹而不伐其功如此然則後世之
陋無其功而掠其美以欺天下之人者聞
孟之反之風亦可少愧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臣聞所謂佞者說者以謂有口才或曰才也如子路有文過之言而孔子以謂是故惡夫佞者或謂雍也仁而不佞而孔子謂傑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然則佞者亦敏給之才之稱耳後世以為諂諛之類非也衛之大祝曰鮀其字子魚定公四年三月諸侯會于召陵衛于行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衛侯以子魚行至會將長蔡侯于魚為蔡洪言尚德不尚年與夫蔡之子通焉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通焉宋朝宋之公子美而漪衛靈公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羞之欲殺南子不克事乃長衛侯於盟觀此則鮀之敏給之才可見矣宋朝宋之公子美而漪衛靈公夫人南子通焉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羞之欲殺南子不克于魚所以言衛靈公能免於斯世者以有祝鮀之才而用之不然徒有宋朝之醜而無衆才之任則其喪也又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人君莫強於用人也一祝鮀猶能使衛靈公免其身而不喪況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乎

寇而適衛居十月而去衛過蒲月餘而復反又居月餘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而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十五年也夫以衛靈公之無道如此然而不喪者以其所任之臣各當其才如祝鮀軍故能免於斯世也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且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且祝鮀之才見於召陵使諸侯不能弱其君而有以亢其國豈直治宗廟之功哉此夫子所以言衛靈公能免於斯世者以有祝鮀之才而用之也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九授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與不能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臣竊以謂孟子謂齊宣王雖非戰國之賢君然其良心固在也故見一牛之將就死地則惻然有不忍之心而捨之夫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推是心而廣之則仁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知齊宣王之可與行王道也國人徒見其以羊易牛是以小易大固以為有愛於其財而不知推之於不忍之心也此孟子所以言之而齊宣王之所以說也齊宣王之恩能及於禽獸如此而不能推是心以恩加於百姓是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之比也必無是理矣夫以千里之國諸侯之位有可為之勢推不忍之心而行王政以成王業此非不可能之事也然不為焉是猶折枝之易而以為不能非不能也夫人主患無求治之志而不患治之不成患無可為之資而不患行之不至故自以為不能者謂之自棄而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其君者也

集016-336

墓銘一

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太原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正
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夏寶文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
道宮太原侯以病告老詔遷中大夫以舊職致仕七
月四日公疾不起鎮江府以聞詔贈正議大夫下二
浙轉運司助襄事越十一月十日葬公于丹徒縣長
樂鄉馬鞍山之原合諸碩人滕氏之窆禮也明年其
孤擬以狀請銘於俱俱以公名德之重侍從之老當
得道銘而問齒相先後者銘辭不稱擬沮且言惟先
公所器重知先公之志業又詳否則無以慰九原俱
於是不敢辭公諱漢之字彥舟姓王氏衢州常山人
曾大父敏曾祖母曠氏大父言高郵軍判官贈光祿
大夫祖母徐氏贈長安郡太君父介以直氣讜言聞
天下官至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贈少師母蔣氏
贈越國太夫人公以元豐二年舉登進士甲科有
司疑年未及銓格公即日出都已而有旨特除試勝

軍節度推官是時太學生上書論太學教養無術三
舍取士不實興大獄於是新法度更置師儒親自上
選首除敦厚通經術者數人充內外學官以公為杭
州州學教授元豐八年遷宣義郎知潁州潁上縣事
改越州教授再移杭州教授元祐三年以太學博士
召還宣德郎七年授對秘書省黃本書籍還奉議郎
武騎尉九年丁越國夫人憂服除朝廷且用之公力
請外通判衛州紹聖五年續編兩朝會衛信錄置局
極容院延英憂以待用公首被其選元符三年還承
議郎雲騎尉聖上登極大臣交薦召對時方以日食
正陽之月下詔求直言公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
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而不能聽聽而不能用非所
謂應天以實者也宜設詆訾之鼓三立誹謗之
木自公卿大夫至百工商賈或得因事獻言是無時
不求無言不聽無聽而不用也由漢而下正風寖微
言路埋塞然每有天變輒下直言之詔其畏天愛人
如此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
阿諛諂佞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
為非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成以默志主
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

為說議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者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如此則人心說治道正天心得矣上延納久之且命以諫官御史公固辭曰臣以執政大臣薦而任諫官御史恐無以示公乃命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充國史院編修官以霈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尋兼哲宗實錄檢討官修元符勅令參詳官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建中靖國元年遷起居舍人一日賜對上面諭以詞臣之選難其稱今大禮甫近正須得人卿可當其任者公頓首辭即日召試除中書舍人元實錄修撰賜三品服晨趨省吏送詞頭自尚書中執法與外召還者凡三十三制當直者已書曆輒以病告公不辭蓋屬辭如流無難色崇寧元年遷給事中加飛騎尉封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遷尚書吏部侍郎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道削職知舒州時淮右飢流徙猥至公命附城發舍以次振廩之所活幾萬人三年初立黨籍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是年秋上以公與同時數公姓名付三省尋以公知福州道移廣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崇寧四年遷朝散郎加驍騎尉就復集賢

殿修撰五年復顯謨閣待制廣為鎮南都會蕃夷雜處吏事繁猥公政理詳明括若無事有蕃豪殺其奴舶司援舊例送蕃長杖笞公不可送有司論如法自是諸蕃知畏戢海舶以祖宗舊數為之制給官印以驗實乃得行掣撻不應法皆沒入分配巡捕官姦盜無所容在政三年一路之廣周環萬里歲豐人和盜賊衰息大觀元年召赴闕且以為史部侍郎論者言公與陳瓘龔史張庭堅摩善元符末有害初政者黜知洪州論者不已移知滁州至滁未踰時起知潭州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遷朝請郎仍加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前此餘賊間出病居人公命謹斥候嚴紀律諭以利害各毋得侵擾邊境以寧蒙寧二年遷朝奉大夫移知杭州兼兩浙西路馬步軍總管時新建帥府修城壁完守具事集而人不知居一年差提舉洞霄宮公罷部使者行府事亟稽賓次司造作局官雖故皇吏然官有品承前不接坐非是自今接見如賓禮凡公所施置多見慶格公無慍言久之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先京西北路要撫使道移知揚州充淮南東路馬步軍總管四年召赴闕以給事中兼實錄修撰同修國史編修神宗實訓

遷吏部侍郎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
戶遷朝散大夫政和元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壽州
言者以故相商英嘗不宜守郡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遷朝請大
宣五年復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遷朝請大
夫六年起知滁州七年遷朝議大夫進封太原郡開
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重和元年移知潭州兼荆湖南
路安撫使居數月移中山府路安撫使兼知定武軍
過闕上賜對勞問時公未疾雖平進擢猶小異賜賜
御府藥且面授湯劑之宜遷寶文閣直學士以寵行
公至中山一以鎮靜為務明年朝建方議北伐差提

舉亳州明道宮三年遷中奉大夫加食邑三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公之舉事年六十有五手二人曰樅朝
奉郎新屋河北路轉運司管句文字曰楹承務郎孫
一人曰光遠登仕郎女四人早卒公天性端摩自為
兒時不妄戲笑見者不敢慢期以遠器年十五居少
師喪哀毀過立本冠一旦以諸生奉大對褒然文采
動一時多士無出其右者然公方汲汲無仕進意教
授州學六年書博士者五時人莫測也嘗從容語人
曰秉筆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覆溺處之來非常以
世之故以玉艾者而志未嘗不一於斯也若公可謂
有常德者非耶使公進不當杭墜變史之時留侍帝

前日以所學備顧問朝夕獻納契上心適幾務福被
天下豈少哉不然天下治安使公端委廟堂經體論
道俾百僚各得其職循理守成以臻康元且必為
名宰相公有文集三十卷而公初賜對所以告上之
言俱備盡載而史論之詳焉亦以見公之志爾銘曰
惟皇建極福茲黎元無及無側無陂無偏無作好惡
其為如天公初召見揚于帝前美哉洋洋大臣之言
政無故新惟是之從人無異同惟正之庸由初入朝
獻納諷議壯老行臧一志于是公在朝建將美贊猷
不亢不隨惟德之休出臨一邦爰制閫外綏之推之
不約而治有匪君子性與道俾何以求公盡視其流
如彼麟鳳來下飛翔不驚不馳真與之儔公言不亡
公志莫施尚考公德視此銘詩

朝散郎直秘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公墓
誌銘

公諱顒字子有世為常州宜興人漢太尉後通侯
橫者有子九人其季曰默曰澄封維侯玉亭鄉侯始
家宜興公則通侯之後也曾祖諱九皐累贈太傅
祖諱堂尚書禮部侍郎為時名注國史有傳累贈少
師考諱良源莊重悫惟不以訟利累心官至朝奉大
夫以公升朝累贈至中奉大夫自侍郎始居吳故今
為吳郡人公幼嗜學不妄交弱冠以大夫遺表恩授
太廟齋郎調潤州金壇簿遷開封府陳留丞未赴丁
祖母仁壽縣太君陳氏憂服除為秀州崇德令清官
部使者十之政和二年太師魯公自錢塘召還復當
國即以公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選入將使
指前未有此時薦者已及格改宣德郎以行公下車
條析所應廢置言上比皆見施行居無幾坑冶鼓鑄之
利不貲及代去計所鑄自心無慮數百萬緡凡所來金
銀丹砂永錫銅鐵稱是寶貨入中都相屬於是朝廷
嘉其能語遷通直郎又以復十監五院施置就緒遷
奉議郎錫朱衣銀魚又以歲課遷承議郎六年權發
遣提舉兩浙路常平事入對便殿敷奏詳明皆合上
旨上命以懲按故吏惠康小人之意公至所治宣恩
舉職一路安之是年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時無
錫丞有依智為姦利者贓至鉅萬然方以歲閒公按
抵丞丞忽道亡或止公曰是有挾弗可敗且反為所
中令丞已囚未殺無窮治亦是以立威矣公不聽曰
吾受命云何吾知懲姦明法而已不知其他丞遇赦
獲免猶坐廢年餘永興軍路未行詔授直秘閣權兩

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本路神霄玉清萬壽宮
累遷朝散郎二浙民繇率隱丁口避吏賦丁簿不得
實前使者鉤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為羨餘遠
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鉤繫相屬至或破產
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
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
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
人德之東南歲歉御筆下諸路許留上供米四十萬
石賑飢人公奉詔唯謹而廉訪使者提點刑獄司合
奏公賑濟文具無撫綏意詔降三官停廢猶以為
公罷已而詔降兩官留任公力自辭繼降御筆還所
降官五月中貴人使二浙就賜金帶先是漕輸中都
數不時足請以故歲所入阻奏運既得請矣發運司
方以通滯劾詔免所屬官毋落職與筦庫已而御筆
復以公直秘閣管句毫州明道宮格前詔不行累遷
朝奉大夫改事識宮觀禹得任子是歲冬祀詔
特聽任子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公蒞決撫循事得其
理居數月以疾辛於明州州治之正寢臨終神色不
變易衣坐命諸子操紙筆付後事書畢字紙尾訖索遺

詔史詔廉訪提刑司事實即以令詔從事二司徑徹
公罷已而詔降兩官留任公力自辭繼降御筆還所
降官五月中貴人使二浙就賜金帶先是漕輸中都
數不時足請以故歲所入阻奏運既得請矣發運司
方以通滯劾詔免所屬官毋落職與筦庫已而御筆
復以公直秘閣管句毫州明道宮格前詔不行累遷
朝奉大夫改事識宮觀禹得任子是歲冬祀詔
特聽任子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公蒞決撫循事得其
理居數月以疾辛於明州州治之正寢臨終神色不
變易衣坐命諸子操紙筆付後事書畢字紙尾訖索遺

家人輩出戶牖與母訣三子環泣即就枕瞑目而逝
實是年六月甲辰享年四十有九毋夫人李氏累封
太令人樂安壽康然再世子不終養而孫是託何耶
公娶朝散郎秘閣校理同郡梅公灝之女柔順而有
常自在室至于有家長於已者畏惕如不勝與僑等
宗將仕郎曰嗣昌孫男二人曰謨曰諱孫女一人公
明爽有才氣少治易通大義為非有司然載籍無不
觀尤熟唐事為詩詞婉美及為史事至能斷不為凝

嶷小謹性不容物而於故舊特篤千乞借貸門無虛
時至或見資橈其治者始聞之怒他日施施復來拯
給館穀之如故終不思謝絕良士友至不計家有無
為酒具珍饌陳圖書奇玩劇飲賦詩相娛樂無厭色
自木仕及為縣令至使者常然也初大夫公指館時
上有老親孤女滿室食指幾數百公以一命卻微祿
居數年所當嗣志卒事者無餘責事祖母及母夫人
極甘旨之奉方是時家實貧甚假貸閱日而不見寒
飢憔悴態及宦稍達亦不汲汲為生業計故舍由小
官將使指聲稱日聞交道彌廣以取罷落蓋其智次

卓犖才能絕人遠甚公卒之明年詔特贈公徽猷閣
待制雖聖主簡勞勸功無存亡之久新遠邇之間而無
抑以見公之才非唯振耀於一時其規模蘊業所以
儲慶妻祉於身後者又如此其自也如端拜而議如
變善伺時緩急驚視法度士其超利赴功如水就下
驚擊而機發也皆志滿意得為不誣矣其孤將以八月戊申
合葬公及安人於平江府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
使來請銘余與公游且三十年知公為詳則敘而為
之銘銘曰

嫗公子齡蔣封始中徽世更國為氏浚通九支蠡以
繼義興宗維雨侯齋作周詰法燮玉治德光流行澤
百世立多賢能迺其理孤師端亮世標軌培基衍慶
施孫子明州才周賢魁偉皇皇節與光族里發姦繩
惡人所僕嘉言解紛定流徙陣非不達用不既夭高
聽遐紀瘼瘝遣功陟華告其第有嬪維梅柔以惠無
非無儀謹管饋生同甘辛葬同陵銘無溢詞信來襲
宋故朝議大夫新知秀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葉公墓誌銘

宣和七年夏四月詔以朝議大夫葉公唐稽知秀州
事秀人喜曰是嘗守吳興吏陵以清淨儒雅為治者
也吾人其少瘳乎後兩月公遽以疾卒於其子江陰
縣之官舍於是秀人聞之失色驚歎以不得賢侯為
恨也公守吳興時東南師帥大抵強能史機警通權
變善伺時緩急驚視法度士其超利赴功如水就下
驚擊而機發也皆志滿意得為不誣矣其孤將以八月戊申
時和平江大猶方以多故偉益權寵日用侵漁剝幣為
事顧指目禁而意行千里之外當是時唯湖也截然
居中百姓得安業禽獸草木遂其生者以公為之守
也公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能出口其所下教令不
為說悖悍急之言其聽訟決事無赫赫之譽視高明

惸獨一等然無悻悻崖異之意不曰我能是吾愛吾
人順法如是理當然而已故在勢者雖不能擾其治
亦不能嫉而富之邦人知安其政而不能名其所以
惠人之遝其在常亦然宜秀人之以不得公為恨也
公字順儒五代之季高祖始自金陵徙居延平遂為
延平人曾祖諱仁昶祖諱迺不仕祖諱昭映贈通奉大
夫父諱棐朝官至左朝請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陳氏封廣平郡夫人君幼敏悟自為兒時從諸兄
游學官郡聞喜易退能記其說眾已奇之弱冠與其
兄唐懿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釋褐調歸侍不忍去親

側累年不肯調官久之為亳州譙縣主簿守不能以
劾屈監杭州仁和縣鹽監遷潁州萬壽縣令詳定省
曹寺監條貫所刪定官改宣德郎知蘇州吳江縣事
未赴丁金紫公憂繼丁母廣平夫人憂服除以奉議
郎知常州晉陵縣事遷承議郎知真定府平山縣事
元符三年舉恩轉朝奉郎賜五品服差管淮南轉運
司支字以朝散郎充睦親宅小學教授崇寧三年擢
提舉利州路學事陞辭稱旨留為太常博士大觀元
年以朝請郎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左右司歲致郎官
治狀公以最聞以朝散大夫為吏部員外郎遷本曹
郎中實掌尚書右選右選文資綠襯不勝治公苗膺
疑糊之要以無弊遷鴻臚少卿政和二年出知湖州
遷朝請大夫四年移京東路提點刑獄未赴乞便郡
就差知常州事明年會歲飢流死城市公大捐倉
實不足則勸郡豪之積粟者為糜粥以振廩之於荒
政如採焚掇溺蓋所活數千萬人七年春常平使者
建請潛治平江河港調穹郡夫至數萬並緣為姦利
公力不能抗躬會致户籍嵗若干為一夫吏不得措
意役以均一還朝差知隆德府兼提舉澤綵慈遼州
威勝軍屯駐泊兵馬巡檢公事陞辭建言州郡法司

吏當置選補法使自愛無統法獄者上嘉納焉事
不果行路當河北河東之衝兵廡繁夥公政周其俗
以簡嚴治軍旅以愷悌撫士民人用恍服中官為廉
訪使者暴虐一路公待之以誠不為澤禮吏見欽挹
九月召為吏部郎中郎人遮道得去遷朝議大夫四
年郊祀恩賜三品服封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請外補得知通州事居無何請宮觀得南京鴻
慶宮又明年除知秀州事公之辛實六月二十九日
享年七十三以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杜平江
府吳縣至德鄉真山之原祖金紫公之域夫人孫氏
同穴夫人故御史中丞覺之女子男四人侁僚將仕
郎皆早卒德藍湖州合同茶場僚常州江陰縣主簿
女三人長女早卒次女適鳳翔府麟游縣令孫術幼
女未行孫男二人抑將仕郎揭尚幼孫女四人公資
純固篤孝友不妄笑言外和而內剛富京師非公事
不至牽執之門所與交不為翕翕熱遇所厚善或相
對終日泊然徹不足而味有餘居家雖藏獲有違忤
怒不至詈其為郡縣不為無益教宴事閑訟牒聽兩
辭必諄復詳盡於治劇者喜煦煦若真無小異為文詞如其行粹
而不繁集其文為十卷公初葬會天下兵動後三年

其孤始克狀公行實請銘於某我先君子於公同年
進士也俱常以先契拜公於堂上公知其愚參加厚
焉義不得辭則序而為之銘銘曰

墓銘二

先妣遷奉墓誌

信安程俱

宣和六年正月葬我先妣太宜人鄧氏于鎮江府丹
徒縣五州山之原令資政殿學士吳興郡公葉公夢
得銘其墓建炎三年春車駕南渡虜騎薦入淮浙鎮
江常宿重兵時危士卒恣睢樵牧不禁存殁罹災及
我先塋童山發屋殆為荒區會俱以單去朝尋抱末
疾不能跼定弃赴省視松檟大懼戎夷丘壠以重不
孝之辠則要梅氏于彦升遷奉先妣之喪謀葬開化
紹興五年五月喪歸至程氏之故里七年正月乙酉
始克葬于雲臺鄉雲門山之原時先考贵溪府君贈
宮至通議大夫先妣贈碩人彦升以右朝散大夫致
仕自淛西来會葬俱攉痛憤亂第能以遷奉之由與
襄事之　月日誌於石而納諸幽若夫人之世代家
範性行始終則有吳興公之銘在男左朝奉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俱泣血謹誌

宋故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冨君墓誌銘

君諱延年字季長冨氏世家京洛君之大父司空諱

嚴嘉祐中以秘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蒸嘗護松檟當世世如桐鄉宋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遵為吳郡人父諱暐臨官至朝散郎守池州君池州府君之季子也幼穎悟長力學問行修謹篤孝養不妄交游鄉里後生往往從之學鄉舉三上不第建炎二年禮部特奏名釋褐浙西鹽香使者取以為江浦鹽官察廉遂以為便屬未幾已監潭州南嶽廟以歸紹興六年正月余自吳中來即其所寓舍及門聞哭聲闖其堂則斬衰者纍然號戶側

政和七年仲嘉甫客京師夏六月余自吳中來即其所寓舍及門聞哭聲闖其堂則斬衰者纍然號戶側合賻乃克斂且將致君之喪湖州烏程縣道場山之趾卜以明年正月丙午穿曾穸人之墓而合葬焉烏呼仲嘉甫之賢豈人善士皆知之余不佞知之特詳無所勘矣哭止問其詳曰君之沒以五月壬子親故不銘無以寫吾悲君諱襄字仲嘉甫信安江氏也故朝散郎諱汝明以信摩康平間者君之考也以君與其兄通朝籍贈朝散大夫仲嘉甫孝友剛簡人也自為兒嶷嶷不與群兒比長則漢落有大志未冠入太學

家令子孫紹聖初某方客吳下嘗過林德祖大雲坊過君從容食頃令四十六年矣德祖善士所與遊亦可知其槩矣又某屢資政使君知與之舊銘其可辭則敘而為之銘銘曰

學而敏友則端兮　洁不洁悟以安兮
老而仕世方艱兮　日崦嵫道阻遭兮
全而歸從厥先兮

承議郎信安江君墓誌銘

諸生上在太學八九年乃登進士第足未嘗一歷閽
闥挾耕間蓋持身如處子曰毋貽親憂既登第擢寘
曾魯公妻以女禮錢三十萬辭不受調壽州司戶參
軍丁外艱終喪來京師徨調餘杭尉去上官爭薦之
君辭焉曰資格當爲縣令耳餘無所用毋妨寒俊之
欲得者方是時曾魯公在相位君爲一尉山谷間樂
職癉事若將終身者及魯公去位遷衛陽諸子捕逮
下詔獄君自姑熟致其家南徐又調護其家至事定
乃去爲常州宜興丞君固不求聞知歲盡且代去會
一二使者郡守有好善不爲勢奪者留君踰冬皆薦
之遷宣德郎知舒州太湖縣丞辟知越州餘姚縣事
邑人宜之丁內艱終喪赴吏部調湖州司兵曹事遷
奉議郎代還相府稍知其賢入國門政事堂傳召未
獲見而君病矣伸嘉少年有時名薄不自有要以萬
學力行自爲流落不試而故人同學生往往登顯仕
君絕不自通中都耆公有聞君賢者力能振之然竟
以不識面爲解閒調官至京師掩關終日時出從
道人處士游蓋仕州縣踰二十年益老益窮而志益
堅其特立自重有絕人者其官餘杭宜興時母宋夫
人德興君在養二兄一弟更往來官下聚口常數十
同有無均裒薄小大意滿如享大牢之奉閨門之內
雍雍如也妻曾氏亦賢余嘗誌其墓觀曾氏之誌則
仲嘉孝友之槩刑于室家者可考而知君儀觀甚偉
踈眉目光炯然山林魁壘人也其於讀書精甚不
爲涉獵者少所過目終身不忘於爲吏寬而不擾理
有所在未嘗爲苟隨在餘杭遇方外士授養生說其
要以虛一爲主君性既靜重又於世所耆競無一豪
顧計心得其說力行之接親賓治公事退則焚香宴
坐超然一室閒出而應務視逆順之境得失之數與
夫俯仰超揖之間無所繫情不知者以爲簡也未嘗
問生事適貨財聞爲傭役欺或以告則笑曰服冕而
乘軒者或不能飾簞瓢此曹何詅與人交誠至言盡
非其儕雖犯之不校其於世大抵脩然也顧嘗學書
獨傳楷法以謂自鍾王虞褚以來皆傳一法以法求
之若合符節非取其形似也譬之正法眼藏不以語
言相似唯傳一法云篆隸皆入能品其爲詩文磊落
有遠韻然未嘗倡也集其藁爲五卷烏呼伸嘉天畀
之質如此其修身立命所以輔其才者又如此其志
用豈小哉然年不過四十九官不過承議郎卒窮阨
以死是孰使之然哉雖然世所謂壽且達者其果然

耶若仲嘉其於道則達矣仲嘉無子以從兄之子琛爲後二女長嫁登仕郎沈敞幼在室銘曰

物不相物莫尊匪生愛其一支晉楚爲輕惟萬斛舟不行沮如輓牛纔風千里一鶩載沉載浮以我重故未見剛者惟物之遷譬彼一壺霍如轉丸傳以鈞石利以喪義世不我偶我則何求優哉悠哉惟德之休

吳谿之濱有穹其臺彼獨立者其可云哉

儒林郎睦州建德縣丞程君墓誌銘

君諱天秩字秩宗姓程氏衢州開化人開化之程自都官府君以學行奮迺始大其門而詒其宗然位不顯德莫大施唯其治行于官行尊於鄉惟德惟義刑于有家是生六子是訓是似英特循雅各濟其美君則都官之季子也幼以任爲太廟郎穎悟秀發見者屬目甫冠調杭州新城尉縣老吏不敢弄以事嘗部盜詣府時益實狗鼠偷府君擿其奸獄謂當強盜君論其不然者府君一時名人氣辯甚偉至變色折君君不爲動益理前語丁內艱服除爲撫州司理參軍治獄審盡平反者衆用其餘力又爲一府所賴江西飢縣官捐倉實以食流氓所在常失料理往往老稚相踐蹂至日暮不得粒米去而投脊惡少相狙鋼其利州以委君君纖悉條理逆窒其弊濟以勤察惠用均一蓋所活數萬人使者下其目一路交口譽之遷婺州武義令縣故繁委難治君至累月遂終日庭無人會崇寧新舉庶政大抵推輪積微倚鄉縣爲根柢七狀吏非驚不及事則顛擾夫法意君既爲邑人信愛一發言皆幹走從事事用前集初不以威督也其大要出言以誠使明見利害處文爲規畫不使有意外之費難及之約要以使人無弊爲本邑人安樂之皆曰君愛我君常以謂賦役不均則貧氓益困其害雖緩實深煞戶計槩治則下必大擾於是因人之舊而稅在與輸割之不當實者輒窮根索脈毫析縷解至於均而上里胥不得一指意居四年其所釐正殆無遺以是去而人思之不忘舉睦州建德縣丞建德難治又出武義上時酬令彌年君能益明發運使故嘗使二浙道武義見其縣治斬斬無一不當理法者既出使從事廉君政實田野譽之如一國異之方辟以爲屬檄到君敭三日矣君之以疾不起實大觀二年四月某甲子享年四十有五君聞學甚優

屢試不得志益讀書平居馳論數十載間如指諸掌
中聞宜江西與佛者游超然有自得者然出與事接
乃明辨如此蓋未可以世才史論也其孤偉既卜葬
開化雲臺鄉吳村之原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襄事舉
君大人鄭氏之柩祔焉先期以書抵某曰先君不幸
阨於無嗣才不用世以沒其所已試雖小足以明大
凡知先君治行實詳又先君愛重莫如吾兄葬當有
銘謹以告某飲泣聲則伏而思曰昔者朱司農桐
鄉一畝夫卓太傅容令耳皆以循良吏顯名一時亟
後世不以公卿故傳也士顧所立如何仕小大爲足
論哉季父才能甚高內行修謹又飾以問學不慊良
吏稱賢卿大夫故有知其然者顧勢未便不果進其
身便發其所有而君數適窮且君子樂進善生不克
施之死豈不能顯之後世耶則幽堂之銘固可以請
然寵罕既有期使一往返輒數百千里懼不及事無
以識諸幽則職某之故又偉之語某者甚哀其敢辭
不能如其墓上之表則以俟所謂賢卿大夫之知吾
季父者焉故於兹不敢略偉舉進士二女嫁江陰杜
居仁鄱陽黃悖都官府君諱迪以尚書都官郎中致
仕凡三娶俱之先考貴谿府君與季父皆天水縣君
出也若族氏世伐則有先都官之銘在亶敘其治行
而系以銘銘曰

士貴於學學其有施豈其誦傳而用莫知有敏建德
何施弗宜其特不亢其同不淄有彼君子智盡心勞
惟才之求才或不遭才之不遭遭固食者謀年止於斯
其軌之尤人者惟人其致則天尚載嘉寶銘之九原

宋故德興縣君宋氏墓誌銘 爲王傳郎李舟作

夫人宋氏鄭州管城人故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
公諱白之曾孫奉寧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水部員
外郎諱良臣之孫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保孫之女也

母崇德君呂氏早喪夫人哀慕如成人及長端嫕通
敏事至迎解奉繼母建昌君趙氏得禮之宜比部每
奇之擇所從年十八以歸信安江氏爲尚書職方員
外郎諱揖之家婦故朝散郎諱汝明之妻宋氏世望
族內外姻大抵將相通顯家夫人少長貴富聞而江
氏世儒被服寒素土着山谷中聚食數千指夫人無
違髮驕氣承上撫下盡得其歡心重烹飪鹽菜若素
習者諸子勝衣則口授以孝經論語群兒嬉戲處輒
屏不使近望眾中衣服端潔詞貌循行者則知其爲
德興兒也自朝散君喪事其嫡壽安君周夫人益謹

周夫人治家嚴整其疾篤可其意者獨以夫人爲能飲饘
藥劑未經手不以進至屬纊猶咨其勤孝云既就養
諸子處門內事明白閨直朝夕坐堂上子婦從侍孫
息走前怡怡如也僮使訴訴如也大觀四年閏月四
日以疾卒於其家享年六十七夫人常曰吾自念平
生無貪篤戕慕一可悔事期於死生之際如覺寐者
既疾屏葷味彌月少閒起居如平時一日風興復就
寢若將寐者候之形神離矣將斂飾無珠玉蓋無新
衣其於樂施予尚純素又過人遠甚蓋爲江氏婦垂
五十年見其夫以進士次科縣州縣吏至二千石身
被命書爲德興君諸子皆好學有立又相繼登第與
鄉舉族人欽慕之卒之日來會哭者盡哀夫人生五
男六女曰裒宣德郎曰表曰衰曰褒舉進士表幼卒
知越州餘姚縣事同曰表曰褒舉進士表幼卒
女長適朝散大夫知蔡州軍州事陸佃次已嫁而歸
皆前卒次適從事郎知潭州湘潭縣事王居仁次適
宣德郎知睦州建德縣丞毛覓次適宣德郎知泗州
臨淮縣事程俱其幼在室孫男四人女二人其孤將
以明年正月乙酉葬夫人於常山縣定陽鄉菱湖之
原前期以其族人狀來請銘余惟朝散君居鄉爲鄰
行君子仕爲清白吏繫必有內助故能達其志焉嘗
聞鄉人云然考狀益信乃爲之銘銘曰

閨淑行孝於父母慈於子婦能母不法不嬉績我桑
女子之正惟輔惟從其慶則仁其承則恭有如德興
生靡悋行沒有榮名內德則懋不顯其儀我銘昭之

朝議大夫郭公夏人周氏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贈朝議大夫海鹽郭公元祐中嘗通守
信安郡余故信安人時雖童稚而鄉里善士往往能
道郭公履行蓋愛人勤職信厚人也而以清特聞余
固疑其家必有輔佐之賢而後公得行其志後二十
餘年公子三益御名求以承議郎令武進而余官毗陵
市相與遊善也聞從武進語輒問太夫人起居蓋日
誦佛書常數十百過大聲疾步未始聞于外朝議中
年過義興樂其佳山水家焉義興故多姻舊武進乃
比縣御名求爲人剛介自信人固莫敢以事請顧嘗有
祈太夫人者夫人輒曰吾婦人不當知門外事後數
日其人復來理前語夫人則謝曰老人善忘不記所
言矣終不爲關說而猶嘗戒屬其子曰縣治近鄉閭
當以絕請託爲先務余時聞之益知朝議之賢夫人

蓋有助而武進能成其賢者繄夫人之賢政和三年武進奉夫人朝京師得御史臺檢法官越九月甲子以疾終明年御名求以大理朱丞衮之狀來請銘將以十一月乙酉葬于宜興縣君山鄉橫澗之西附朝議公之域余義不得辭謹按夫人姓周氏初朝議未仕方苦學尚行而夫人之父周君隱居讀書冀蜀莊之爲人無子獨生夫人愛之甚語人曰吾邑固有賢如郭子者乎以夫人歸之時尊姑在堂夫人執婦禮躬勤約一循郭氏法度及治平中朝議登進士第宦遊四方夫人佐佑清御名惟謹朝議之凡早世室有女子夫人撫遇加已女一等縫紉緝綴以時嫁遣之朝議休有餘則以贍內外親夫人無吝色朝議不祿御名求周旋州縣事有所未使輒棄而後行未嘗有悔御名求爲常熟丞常平使者調蘇常湖秀四州之人潛治青龍江分地程役而常熟丞所部前期告辦使者留丞俾常熟人僦役以助他邑不如期者丞重留吾人即怒撤追甚急御名求以爲戚夫人曰青引所部歸使者怒撤追甚急御名求以爲戚夫人曰青龍之役連數郡其分地程役賦廩食宜皆已上聞今我工前辦何名復役之使者儻再思行悔矣雖然汝不可無會第無以所部從也御名求如敎已而使撤止勿來其明識可記者如此可不謂賢母哉疾革其子婦環泣不能仰視夫人曰自吾與乃翁訣歲且一紀而吾獨未亡今年七十四豈不壽耶吾何憾猶誦佛經以沒三子長則三益也才高有器識大臣屢薦未果用次三達通仕郎明州士曹椽三雅皆爲善士五女鄉貢進士吳洵武劉繪陳稙尚書吏部侍郎霍端友上舍陸友端其壻也劉氏女前卒孫男七人知古知微知彰知柔知訓知十孫女六人曾孫女一人夫人以元祐七年明堂恩封金鄉縣君大觀四年郊祀恩封長壽縣太君新制行政號宜人朝議諱璨周君字升

諱順之銘曰

女正乎內古難其人俗澆而流靈秀則鍾賢維明克淑賢則可言敏察辯利維世之能匪智之難維淑斯明猗嗟夫人柔嘉維則俯仰成承輔以明識我歌鵻巢至于來巔德如鳲鳩法度是循銘茲不刊維古其倫

宋奉議郎孺人曾氏墓誌銘

信安江氏有賢婦曰曾氏字季儀建昌南豐人故相魯公布之第五女也幼靜重寡言不好戲劇等輩或以爲癡唯通母瀛國魏夫人曰是兒性行不群它日

當為賢婦尔曹不及也愛之甚於已出瀛國歲時朝謁三宮必以夫人從進止詳敏見者稱之紹聖初信安人江褒伸嘉有聲太學中登進士第曹公遂以夫人歸之年始十六昔舅姑在堂夫人入門稚弱如不勝衣然婦禮克備不啻如成人已而伸嘉以父朝散君喪歸信安夫人去華腴居山谷其安於苦唉不啻如窶人子自祖姑壽安君與群從先後下至嫗御憧僕甘宜之無後言伸嘉髫髻不苟合免喪至京師徑調餘杭尉以東時魯公位冠樞府諸壻往往官中都夫人不以夫為言亦不以遠宦為慮也朝散君沒時

有四女子及伸嘉以母夫人德興君就養餘杭二年間三妹有歸繫夫人之助伸嘉承宜興兄弟更至官下如餘杭時而又諸女弟歸寧去來聚食常數十人夫人上則侯志先事承德興君之養下則遇婦如諸姑盡親愛之懽未嘗有幾微頃厭心見於言色顧常以謂骨肉之隱生於小物下人屬其婢使必切切以是為戒是時伸嘉俸入租錢盡於日費獨不取贍於田園留以為兄弟奉而夫人未嘗商有無計彼我也伸嘉伯兄罷永康丞攜孥京師困於久客田園之奉又不給伸嘉謀所資夫人顧室中有器皿僉具尚餘

幾所舉以進回以此致京師無客色其力於為善疏財睦宗昏若此也夫人生二女未嫁政和三年伸嘉為湖州司兵到官之三月實六月某甲子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三十五越七月某甲子殯于城北至六年伸嘉當代去顧而嘆曰體魄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延州來之言是已葬何必故鄉則卜地于為程縣道場山之原又卜以七月某甲子葬吉求銘於里人程景景校室於伸嘉氏目夫人之賢行實詳令又得其常言遺事於伸嘉則又與所聞合此而不銘何以文為夫婦人之行不出於閨房窈奧之間飲食衣服之事其迹甚微而其賢不宜則家道或以盛衰士美見於色而移於事則可使視感離無爭求娟妬之端而充其類則又于凡弟夫婦長幼可使得其道而天下平其初皆甚微而善惡吉凶之致乃如此豈不遠哉夫人之懿其所可記者不過如彼然使其夫遂美志其身享令名其家樂愷而無悔則雖古列女猶且願之故余銘之無愧焉銘曰

義不勝利克不勝私於厚則薄在智斯迷有一于此士或病之何物女子而古其心不溢吾言以為世箴

嘉興周君墓誌銘 代江仲嘉作

烏程丞綱以父喪去職郡從事與其僚咸會弔又旬一再至其舍問所須則相與謀曰吾聞丞家固貧為吏之日淺祿無餘貲恐不能歸葬其鄉儻遽客吳興且圖葬同官力能濟其事必相與留其行丞號隕又乃能言曰迺者侍親庭養官下先人始至吳興四顧佳山水意頗樂之今諸公為綱計如此庶其有協則又慟已乃從葬師走郊遂得地烏程縣永新鄉菁村之原卜以九月丙午葬會食墨於是請於余曰先人晦迹無所見於世今不肖綱罪釁不天日與死迫恐遽

無以顯其親今且葬儻得士君子銘之宜不朽敢以是託余辭不獲丞以狀來其凡曰君姓周氏譯扑字熙父秀州嘉興人曾祖晏然祖仁惠父從之皆不仕君少謹飭重然諾善與人交過親疏長幼下至僕屬一以信絶口不及人之非短鞭扑未嘗用於家中年口益衆生理不支君不以為于務憂方縱之學且成之曰汝曹能從賢師友力問學使鄉里稱良士吾之志也若外物得失則有命吾無容心焉已而綱以行藝貢辟雍遂登正舍第閭巷以為榮而君不色喜庶病家人泣請治命君笑且麾之去曰狗之去來數耳又何恒焉吾不復言矣蓋反席奄然而歿實政和六年五月壬子享年七十一君娶同郡沈氏生四男曰綱曰綱曰經其一從浮屠法一女嫁里人胡昌孫男二人女三人余聞君嘗學養生於方外士是以行年七十而無衰悴之色起居飲食常如四五十人彼誠不以外物嬰其心使中扃泊然神氣內守則不漸乎壽而生且養矣其於死生之際如去傳舍適故鄉亦因是已君豈有聞於此乎今爽考其素蓋不悖不歟與物無忤抑天資近道然耶銘曰

雪之瀕干之趾青烏協圖龜見喜歸藏永新生稿李蛻形九區同一寄子而能賢君不死

墓銘三

宋故安人戴氏墓誌銘

信安程俱

安人戴氏常州無錫人父通隱居不仕鄉里稱長者安人幼誦悟凡縫紉組繡事一見輒能聽誦書默記不忘父母奇之時同縣士許公亦以信善稱兩家皆為邑人所重時相往來聞安人早慧請昏焉年十七而嫁為公東陽郡守許侯德之振叔之配嫁一年而振叔登進士第安人年甚少之官處家事雖老於治家者不過也振叔仕州縣以廉謹為理誼不以口體

擾人安人視日所應市無餘積然甘肓窶客之共猝然未嘗箝詈也被服簡素誦經日有常課閨食月不過十四五嘗謂世有遺道自得之說刻意精思頗達其趣其為人大抵識明而性厚無溢言無匿怨事至如兄弟接內外親皆有恩婢使有過而責之已而釋之曰是可以為人婦矣其反先後之言如是是益可銘銘曰

心軌為在莫知其鄉誰其家之知詬皆亡有索何獲無在奚安四關六通而莫控搏婉婉安人閨壺之懿琅琅絕音識此大事安人之賢君子之視我用是銘昧者之慕

宋故尚書吏部員外郎鄭公安人錢氏墓誌銘

事精爽如平生屬纊之夕遽問振叔以古人所謂安心法者試為我舉本末振叔具言之安人竦然曰得之矣遂不復語黎明氣息奄奄而逝實宣和元年七月庚申也享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十一月壬申葬於無錫縣開化鄉軍山之原安人生二男子畏曰濤次未名一女子年十二先五年卒初封榮德縣君後改封孺人進封安人俱少壯孱弱交振叔其純白不撓言行若一吾黨推為德人而咸以為徐孺子黃叔度之流也其賢蓋如此而安人實克配之安人卒余往弔之振叔無洵涕無失聲而神如傷徐道安人平生歸全是決請於朝得直顯謨閣守東陽將行以安人行狀授余請銘其墓余聞安人賢舊矣又聞其臨絕

集016-353

安人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璙為中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曰詰為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為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太中散之子曰承為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後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吳郡里第享年五十九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奉安女七人亦皆奉卒孫男曰烈曰勲曰煦曰然曰熊曰照曰庶孫女三人以九月二十七日合葬安人於吏部之墓實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前期以狀來求銘曰安人幼則秀晤父母早世姑太宜人吳氏御家嚴安人詩歸鄭氏時年尚幼皇姑太宜人寢疾安人嘗侍起居惟謹無故未嘗去左右太宜人寢疾安人嘗藥餌不解衣者半年宗族稱其孝吏部為吏敏明馭黠吏如秉潔持身廉安人主中饋加御名重日市所應入不使有錙銖分寸羸餘家素貧有未給未嘗以為言蓋處之裕如也二子長就學安人教督如嚴師吏部一意公家事少暇日往往從安人授句讀後作肅登進士第作人預薦書皆好學自持安人之訓為多其治家要以勤儉為本積累為功其所經畫甲理門內事吏部未嘗知亦未嘗問也吏部赴官陝右首貧不能具行裝安人適遇其姊京師持金幣遺之甚厚安人不啓封謝其賜而歸之退而曰身受姊之賜固何以全吾夫之廉二子簿長吏部為求昏於安人族黨曰庶幾耳熟安人所為以為法後得安人一甥曾馬安人成之曰室家之靚率常生自婦人其念毋訓謹婦事毋以我故怠吏部丧外除二子出仕安人無以吏部為吏所施設者教之內益整齊其家小大肅雝無敢慢日誦佛書有常課已則蕭然屏居時以吉詩授諸孫閒觀圖史略知其大旨不幸疾且革事皆有治命云是可銘銘曰安婦固攸遂惟生有從無索而昌則繄其躬欲知其人勿視其它盍視其夫其助伊何克成厥家盍視其子雖厚於仁而教以義懿實則備允又和有煒斯銘以永不磨

宋故廬山長老普證大師塔銘 為傳燈華作

師名法成秀州嘉興縣人姓潘氏自為兒時謹重不教戲嘗夜行失道有僧與相携置空舍若佛寺者慕

明則資聖禪院也主者驚問狀吏數異之皆曰是子當為佛法中人耳十七出家事本覺法真守一禪師落髮受具戒已即從一公問安心法參究累年至忘寢食去之四方初抵廬山羅漢英公執侍久之歷東林覺照湘潭真淨翠巖新淦古詁雲蓋本灾山齡公之室蓋十有九年最後至隨州大洪山時芙蓉道楷禪師道舉開天下師親炙累月根塵迴脫大用現前如朗月空了無證取於是命師唱導西堂衲子接迹親得矣會芙蓉師住持淨因師從以來助揚佛化如楷公他日歎曰會禪者多悟道者少吾宗不墜是子慧照洞山悟本皆出大鑑如師子吼無異音聲如大虛空豈有封畛而末學道聽妄見立知派別支離堅若墨守苟惟深徵源底則亦泯爾相忘矣百年以來禪學滋盛雪竇天衣廣雲門之曲慈明黃龍據臨濟之關燈燈續然龍象繼出參走四海輝曜一時洞山曹溪實為之冠後出實除屨地不立絲毫回彼狂瀾徑超空劫至於忍力不動建無畏幢孤風絕人又為卓爾而師親承密記常坐道場寂照兼忘去來不二可以知其道矣銘曰

郡人瞻禮如市危坐三日膚色瑩澤儼然如生乙巳八龍越三月庚寅荼毗於閶門之外送者萬計薪盡火滅得五色舍利不可勝數骨色珂雪僧俗爭取頂戴供養至不可遏其徒亟奉師靈骨舍利歸焦山之南館以是月己酉建塔於石公山之陽師報年五十請義不得辭余嘗論之自菩提達磨初入中土傳無所傳唯一心法六承而後代有宗師雲門正真臨濟慧照洞山悟本皆出大鑑如師子吼無異音聲如大

開敎妙華攀窓離奇大洪之巔香山之下淨因鐵牛
大潙木馬息駕襄陽在晦彌聞潭人挽之宴坐道林
捨筏曹谿脫屣海門昔未嘗住今豈非存是孤絶處
雲濤曉昏潮音海照萬劫猶新

宋故南安軍大庾縣尉贈朝奉大夫南城
鄧公墓表

建昌軍城東出天酒門十里曰十里原衆山回磚水
由其間起于癸迤于乾委于壬水之南有墓據離山
癸向者故大庾縣尉鄧公及其母夫人之墓也東行
五十舉步有墓據巽山乾向者夫人夏氏之墓也初

公以熙寧八年七月五日卒明年卜葬既得離山之
地矣公母夫人徐氏又卒於是公弟宣義公之純舉
二柩葬焉徐夫人居左公居右夏氏素孝睦日號泣
邑邑不自理明年六月又以毀卒未閱月而葬壁中
無所容故從別卜然其地皆南城縣太平鄉之大原
也公諱景儁字師厚曾祖諱懋贈少傅祖妣蔡氏永
昌郡夫人祖諱立贈太傅父諱元甫太傅長子也太
傅娶世四子皆幼夫寧三年來三十守志甚苦刀撫教
諸子年稍長伯氏能任生事不以累諸弟縱之學有
成焉它日仲氏遂以德行文學起家被遇神考揆宗

三入翰林與持政柄是爲太師魏國安惠公惟叔惟
季咸處或出爲高士才大夫公未冠而孤復持產當
門戶閒買書竊讀一旦家人未其所在求得之山中
盖閉門讀書學爲科舉文有緒矣間歸省其親繼往
益勤迺西游入太學會安惠公知制誥時未有子愛
公欲以爲子則伯兄之長嫡也不可則任公試將作
監主簿調南安軍大庾縣尉歸南城迎家將赴官遠
以疾卒享年三十三方是時二女子甚幼一男子纔
三歲外家收養之會安惠公自中執法出守臨州迺
取以來其後嫁長女於邵武黃德裕令爲朝請大夫
直秘閣知利州軍州事次女嫁同郡陳楹男曰紹密
爲擇師俾學焉壯而仕能以才爲時所知嘗選使吳
蜀會爲朝請大夫有孫五人矣曰昌宗昌國昌時昌
世昌朝孫女三人宣和元年紹密被命提舉九路坑
冶將行泣語其從姑之子信安程某曰紹密罪大父
母見棄懷把閒零丁與閥祀不絶如綫今獲仕于朝
贈先人至朝奉大夫先夫人累贈太宜人既以命書
之副告于墓矣茲又幸以當嗣之用奉使九路而江
西適在行部中初以孤童子兩來今四十年始得過
家掃拜墓於紹密幸矣而悲實深然自少長走四方

未知所稅駕苟無以表其墓後數十百年使子孫不
知先祖墓處則紹嘉之罪益大將手是託其毋辭某
聞之曰大庾伯舅之為人常衡氣拱手抑首恂恂如
不能言擇地而蹈其出入步趨殆可以尺寸數也大
寧太夫人賢治家如嚴師安惠公兄弟清卿名孝恭咸
於自然大庾兢兢稱其家兒也其卒大寧念之過時
而哀不衰烏虖公之生俱不及見也然采於所聞跡
其行已蓋居家為良于弟於鄉里為善人出而仕其
為廉謹吏必矣不幸蚤死使世無述焉然其為人如
是亦足以表於世矣故其叙其美而不敢溢其詞焉
是以發潛德而信將來亦孝子之志也

宣義郎知常州江陰縣朱君墓誌銘

公諱耜字元益吳郡吳人曾大父諱億內殿崇班閤
門祗候和邑州贈刑部尚書大父諱公綽光祿卿贈
特進父諱長文秘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為
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益幼以大父任補
太廟齋郎弱冠赴吏部別試為第一調婺州東陽主
簿丁父憂終喪為杭州鹽官尉坐螳螂生境內免再
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夫人夏氏
憂終喪為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
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享年四十三
元配程氏我先人之仲女叔慧過人秀而不實繼室
顧氏朝請大夫沂之女婉懿有聞生四男子曰愈慧
懋其一未名二女子未嫁顧夫人前卒既葬吳縣至
德鄉南峯山龍池之兩矣圭是以公之柩合葬焉葬
之日實宣和元年二月三十日其弟通直郎宗于學
錄發以狀請銘於俱俱稽獲友於元益於今二十八年矣
相與之厚如元益者世無幾人初仲妹歸朱氏年始
十六元益纔先一歲余周旋無間童子也正字公有風裁喜
獎誘後學目余奇童或聚余以勵其子元益既親厚

相與友又善也方是時正字俾公專意於學訓飭如
嚴師子職之外未嘗與事接余知其為良子弟而已
一旦出為史迺得東陽東陽天下劇邑元益年甚少
遹行縣令事余嘗道至其邑省吾姊庭訟日閧數百
人或杖或遣或付曹對辯斯須盡決要為無所凝滯
而後知公可試以事也元益與人無所忤犯而不校
循循不見圭角然在東陽時縣令有所施置使於人
而不可於上官者像佐不敢從元益欣然書字唯謹
以父喪去官時行義為令像吏邑豪知其貧率練帛
數百以賻元益毅然揮之至道路數十百里卒不受

尉鹽官歲久不雨傷人田俾公行視盡復旱田之賦十縣八九計使不能昌意奪余聞之然後知公之自立如此元益天姿近道行官自江西回會余於吳下觀其外設與言甘澹泊頹然如昔也家益貧不汲汲於祿仕家人迫之行裹粮而西遇親故留輒移日未嘗接浙於路也蓋所謂推而後行戛而後往若百之棄知云已者及為江陰其政亦如是然其愛物循理不為擾人趣辦以徵利一切者自若也至於樂善善與人交稱士友所長津津喜見頰間若已預有客至相與道古今閱圖史怡然終日而不厭凡弟同甘苦衍衍如也則正字之風流餘範猶有存云江陰令圭田租歲責八百斛至元益按實取入又會無年代歸室中猶四壁也其遺孤聞訃假貸迺能具喪服自元益之逝踰年矣余言之未嘗不出涕焉非直以親厚然也銘其可辭銘曰

九卿之門寶望吳下德名孔振大自樂圃奕奕江陰尚有具儀好古慕善歐如渴饑亦持厥躬澤自無悔泛然有施若退若眯我思舊交契闊無幾翊伊吉人奇脫終世南峯之游令子是藏我懷之悲寄此銘章

通直郎湖州司刑曹事顧君墓誌銘　代江仲嘉作

故翰林學士會稽顧公之仲子曰復幾字彌先以通直郎為湖州司刑曹事卒官下實政和四年四月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其孤奉喪歸會稽卜以六年二月八日葬君五雲鄉化鹿山之原君少專篤翰林教之學元祐四年以宗祀恩授承務郎時諸弟皆幼君不忍去親側又五年始集吏部選得監保州酒稅度州都鹽倉丁外艱喪除監溫州比較務究州東嶽廟明州酒務秩滿得官湖州蓋為吏二十餘年常以廉白自持所歷皆庫轄暮不以官小事微骫靡喪其職在家厚友愛翰林平生清約及弃養家貲益微君衣食閒有餘輒以分姻族之貧者親黨宴集則置大觴其前日朝廷事公事與人之私勿道遑者浮之方待次閭里及為祠吏三年不入公門不以一介干人平居不汲汲產業為子孫顧計有諫之者君輒曰子孫能自立與否初不在是顧所遺何如耳與人語其人識致優遠終身誦服有不當意則怫然去其天性如此余與君為僚且一年暮府僚吏常十數人君於其間無所親疏也然觀其發言論事胷中要無塵翳留隱有所欲發必盡吐乃已言必稱道翰林之德曰恩貴先訓恐貴先訓云云余以是獨知君其卒也同寮皆

一再會哭其舍余哭之出涕焉君之曾大父諱晃大父諱言贈正議大夫翰林諱臨恢廓有大志以信厚端靖聞一時以而通朝籍贈通議大夫母鄭氏封榮陽郡太君新制行改封淑人君娶盛氏嘗封廣陵陵封獾人男三人大隆大陛大堕皆為士女二人長適

封王琛銘曰

弥先知足以劾官廉足以自衛言無匿情志不逾器守常盡年以從其先於九原亦足以無愧矣視大書虎而大成賈石而玉衡鎮冥畏逢心迹萬變其得喪短長必有能辨之者矣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三

墓銘四

衢州開化縣龍華院意上座塔銘

信安程俱

川瑞福地緣藏珍藏

禪師道化方隆師又入其室劉心遺形到摩洵汰展夕不懈殆忘寢食佛印器之卒之能所兩忘盡得其奥會佛印去廣靈里居士夫自江公人表皆請以師繼其法席師力辭亟歸開化靈山之故樓蓋去龍華十八年矣結庵安居名之曰安養足不踰閾修長懺者三年以迴向般若施度有情掌寧間余上書罷吏太湖歸鄉邑寓靈山寺之西軒始識師頎然衆中麻衣芒屨韻狷而兒寂固異之與之言蓋明道眼飽叢林者也余方幽憂擾處往往日至其廬語必移晷相對蕭然忘其身之窮而世道隘也大觀初余迫於祿

養又出而求仕是年冬師亦復歸龍華其後余歸省
松楸必與師會紹興二年春余罷職西省歸而過師
於龍華則師病且衰矣八年余寓郡城四年矣師之
弟子慶居以書來告師以四月巳卯晨起沐浴更衣
集衆告辭趺坐奄然而寂荼毗齒牙獨不壞散其徒
以謂真實無誑誕之所致壽七十九僧臘五十八
弟子慶居戒月妙辯善信希聲將以九月丁酉奉師
遺骨藏於寺之東南隅而建塔焉慶居走余門以銘
爲請余惟師慧目既清履行無玷於教屢爲阿闍梨

而無郡吝封執貢高之心能捨有爲而從無學於禪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
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之興也武王還自盟津至于
豐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建國于張其分實河
洛之墟故武王定鼎洛邑而周公迨營成周今年冬
歲星當躔于丰歲主福德丰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
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平虜不南渡矣然
敵人進退本不足言自古傑然上策莫先自治今六
軍在行日又豈無致果殺敵之心在朝廷所以用之
耳爲今日計莫若保天險增戰備權宜都邑不爲輕
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人心不搖士氣日壯此孫武所
謂恃吾有以待之者也因條上三策所以措畫之宜
甚悉已而詔以爲尚書司封員外郎明年春有薦公
材中御史者方召對而君病矣會余亦召至行在所
備官蘭臺間至君舍問所苦病寖劇則曰一至其舍
君上氣加腫奄奄息僅屬言及天下事輒奮髯抵擊
語吃吃不能盡意則太息而止不以後事一語屬人
余未嘗不悲其志而惜其病且死也請老詔以本官
朝散大夫尚書司封員外郎致仕竟以紹興元年四
月巳卒于越州大善僧寺之寓舍享年五十五季

墓誌銘

建炎四年秋有旨召朝散大夫毛滂詣行在所尚書
下衢州趣爲駕既至始見政事堂陳天下利害慷慨
明白有言動聽先是滂比歲大入是年春徧謁至東

子叔度實從以喪歸其家將以某月某甲子葬君於其鄉某山之原來請銘崇寧初當國者取士大夫所上書舉為二籍余與彥時在邪籍中皆罷吏歸鄉郡彥時固邑子至是始識面與莊驤甚時年皆未壯平居相與言必天下所以治亂興衰之槩與夫出處去就之宜所從游往往一世英豪後十五年上皇悔更政事去奏甚衆槩少弛余寖被收錄為尚書郎君纔杭州縣因以類進得為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會二府三公相傾奪思以不克紹述致罪宰相者出君通判虔州已而相以它罪罷黨事復緩而北方兵驟劇相望君方攝行郡事益募士除戎器謹關候倚

猴糧郡以無事軍興調發應時趣辦而人不擾君幼則警敏嘗讀漢書一傳三千言數過輒成誦長遊學校有後聲一出仕即坐上書不得調於是刻意為已之學涵泳六經諸史百氏之閒窮理盡性之說至天文地理歷數卜筮無不學學必窮日夜書必汗牛馬至占驗消息將然失之即棄去又學不休其為文歷落平易獨寫其意所欲道意盡便止粲然立成論事抗顏不疑視天下事若無難者其為吏自縣簿尉參幕府至監一郡隨事不苟必有所裨助建立所歷有能聲然人卒不能以能吏名也妻李氏故朝奉大夫

矜之女累封宜人二男子曰伯亮將仕郎曰叔度舉進士一女子嫁從政郎詹充謨前卒孫男一人集其文得十五卷藏於家銘曰

士有才奮勇於敢為火馳機張蹈險若夷不奠其發以顛以危亦有君子負繩抱規擇地而行惟古是稽詭以應變昧時興幾君學而思又敏於施吏不斷能不苟不隳學不斷言期見於時而陀于初而隕方躋公諱襄字仲舉開化通德諸江也故朝散郎篤行君志是悲

江仲舉墓誌銘

子諱汝明之第二子母德興縣君宋氏賢懿為宗黨式俱之大父初昏孔步江氏某於朝散公凡弟行也朝散通判睦州余初以童子見公與為禮待余猶成人後十年公之第三子仲嘉襄為餘杭尉余繼室以公之第五女親迎餘杭於是始識仲舉時德興在養凡弟娛侍門內熙怡如也仲嘉玉立鴻舉落落有塵外態仲舉憧樂蕭散其在親側有戲綵弄雛意相與友不厭也自是別而復會率不過數歲每相遇輒劇飲大笑披肝膽恍情話久而加親焉君幼得肺病及壯大不除作則害寢食政和六年會吳興仲嘉官下

君益癯骨見衣表然劇飲大笑疎奘猶昔時也別吳興西境上仲嘉來京師不幸死仲舉歸里中病益固宣和二年冬盜起新定明年正月入信安郡人皆避賊山谷晝伏草薄間夜出謀食仲舉匿近舍黃茅山中素羸加喘恐病無醫藥食飲不時得以上元日卒享年五十六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弟仲長袁與其子俊葬公閑元鄉馬汪村之原仲舉少治經讀書質甚美顧肺病間作不能勞一再試場屋不偶即棄去然讀書不廢也善鼓琴棊品甚高作字有楷法晚益窮阨然未嘗有不遇之感每病作則吒曰會當更一世為完人吾視此身猶疣贅也亦以是為談笑病不作則油然自適不以一豪汩中扃余所謂愷樂蕭散者近之公娶鄭氏承事郎敷應之女一子俊也銘曰

杭和襲教質則靈考光塵外合中渭涇考恍親信友惠且寧考胥謨蕃考庶闕鬱考天驤熙怡國酌弁考陳駒一過空顧齡考決疣潰癰脫天刑考亦既艾者息幽尚考

莆陽方子通墓誌銘

宣和四年正月庚辰興化方公卒吳下享年八十有三以三月乙亥葬于長洲武丘鄉汝墳湖西先塋之

南其壻奉議郎親賢宅講書宋發請銘於史官尚書
禮部員外郎程集集以不佞辭不獲則敘而為之銘
公諱惟深字子通世為莆陽人考諱龜年終尚書屯
田員外郎葬吳因留家不去公生挺特幼為文見稱
鄉長者長則端敏涵養滋大鄉貢為第一試禮部不
第即弃去吳下有田一廛公與其弟躬出入耕穫凡
衣食之具一毫必自己力閒則讀書非苟誦其言而
已也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為壽者之說其戶庭
堂奧根源派別無不知其所操之要則曰無為而已
於西方別傳得其大指不數為人劇談平居視之猶
欺暱木鷄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究至到確然莫
能移然嘗以推道自娛一篇出人傳誦以熟舒王以
知制誥卧鍾山得其詩以謂精詣警絶元白度陸有
不到處方元豐元祐間公賢益聞以韋布之士閉關
陋巷躬行不言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時宋
先生長文隱樂圃二人皆以學術為鄉先生士之往
來吳下者至必禮於其廬宋公晚起為太學博士卒
三館公後死三十年然世終莫得而挽也元符初孫
集賢傑以郎官使淮浙風采震憚州郡入境遣從事
問訊且邀見公辭焉孫公至蘇即日造公門歸薦諸

朝雖知公之不可以吏也以謂善人國之紀人之望
也庶幾旌善人以風士類乎輒報聞罷崇寧中詔舉
遺逸蒲輪走四方二浙特起無虛郡吳以公應詔人
以為處士之雄也復報聞罷時宰相皆公故人豈意
其不可以起也弗強焉崇寧某年有司舉責籍以年
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勑牒袍笏於其家公得與
化軍助教命且至或覩之曰是其志視軒裳珪組亡
如也何助教云是必辭公曰君命也拜受唯謹公長
不踰中人兒古骨強目光如冰居親側洞洞屬屬兄
弟閨閫如也交際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歲時祭享

自滌除水火之役身先之蓋至老不變閭里慶弔每
先衆人其酬應曲折雖小夫孺子如見所畏者至於
王公貴人去就疏數或見或不見皆有辭非苟然者
或曰公信無求於世矣何自苦為是拘拘者邪嗚呼
是所以為方子已矣夫以亢為高以隨為通以放為
達以無忌憚為果其似而非譬之繩縶也足以眩盲
聾而不可以欺婁曠且仁與禮君子所不可斯須離
者也而謂處士可以去之乎公初年四十無子其弟
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於外平生深於
詩遇得意欣然忘食中年忽若有所不樂者固絶筆

不道夫卓絶之行可能而常固循於所易死生之決有不顧而不能忘懷於嗜習余於此知公之剛果絶人矣公預知死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集其詩文為五卷母趙氏奉知政事文安公安仁之女繼母王氏封長壽縣君宣州觀察使得一之孫妻建安吳氏公之葬合諸吳氏之壙二女長嫁邾傑次幼子發也銘曰

嫁樂圃先生之仲子發也銘曰

猗歟方公行峻而禮恭徒人而志獨學該而守約吳越之瞻也一介不以與人非以為儉一介不以取諸人非以為廉也蓋妄取害於義妄與害於仁造端於厲也古之人有眇六合以為隘捐一瓢以為煩是以遯世絶跡窮苦其身而不悔故獨善濟物不可得而兼也雖位三旌馬千駟吾知其不以煩易安恬也之人所以懷寶不試寧老死而伏巖巖也

江器博墓誌銘

江公諱大方字器博江氏為信安望族家世群從皆以業儒起家大理評事諱相者公之考也器博少多病即從父兄丐其身求異人方士問衛生養性之說學鼓琴隸書有能名精於是技者皆推下之築室錢塘西湖上閒與棊以自娛士之蕭散曠達者行李出於錢塘往往從之遊中年生計益落弄所居歸故鄉然浮寓去來不能土著故人與之摩厲經紀其衣食者過輒死徙憂患吾則以事去官器博將益困客吳中無所遇故延康殿學士信安侯兄弟以鄉里舊以其兄虔楚之子妻其子參留家南徐居有廬月有饋公以是少休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器博姿淳愚與人無町畦口不道世故衆座談說是非如不聞亦不省顧嘗為余言少遇道人授以內丹訣當立靜以月日時下手不以毫髮累心養之數年庶有成今日有飢寒迫未可也余歎曰公且老歲月逝矣使我得官南徐治一室如公言為任衣食事丹幸成其授我訣明年余得俾鎮江私喜曰器博之言庶有合乎未到有改命後五年而公卒參為余言公病即不食喜飲水曰吾夢遊三玄者其樂其死頂熱如火云公有六男一女曰某某某某某與女子先卒曰參曰履以十一月五日葬公丹徒縣金鼎山下銘曰不昏若可以無累不宦若可以為高絶學有書以遺以遊若可以度濁世而解天弢而幸以不遭金鼎之南斲然三峯其藏者形存其夢者神交豈大塊於此

息夫子之學乎

承奉郎致仕楊君墓銘

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沒方氏既以銘為請楊公之沒實二月丁巳以九月辛酉葬於長洲縣武丘鄉祖塋之原矣其子友夔始克狀公行實走書京師曰葬當有銘地遠不時請既堙以俟非公無以圖不朽余不佞承乏行四方所交往往天下善士今吳有二老生相從游死誌其墓其又何辭矧所謂陰德之

幽光者亦余之職也公諱懿字彝父世為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諱尚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為吳郡人公少孤能自力學長為進士家素貧事母盡孝養言行相顧疾惡無隱情宗族有疑咨而後決其子弟有過失者跋踏不敢見既喪親生事益廢朝無夕儲家人以告公方讀書哦詩泊如也猝然遇之神爽氣昌劇談大笑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也凡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過部

恩以將仕郎權知州城父縣主簿入寶汎恩遷登仕郎調淇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今中書侍郎清河公時守洪州與部使者圖留皆薦之公辭不聽不得已來江撥浙西至則復告老奏下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屬纊人以自便輒貽瞷郤立退或以言刪切之以是益不喜為吏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閒一過所親摩歲不過數四客至相與辨論古今或終日性簡介見其狀貌知非脩飾人也雖嘗出而仕余猶謂隱者云娶章氏甚賢以和二男曰友益先公三十七日辛曰友夔能文有志操一女嫁修武郎侍其佃二孫曰瞻曰陸銘曰

行險狙利蓁猶辱也和光處順群猶獨也五試三仕仕以祿也其隱者存焉且穀也

宋故中散大夫知虢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為 仲益 作

大觀四年二月丁丑令龍圖閣直學士李公謚對垂

拱上問弟誠所在龍圖言方以中散大夫知虢州有
旨趣召後十日謝上嗟惜久之詔別官其一子公之辛二月壬申也越
四月丙子其孤葬公鄭州管城縣之梅山從先尚書
之塋公諱某字某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諱惟寅故尚
書虞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惇裕故尚書
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司徒文諱南公故龍圖閣
直學士太中大夫贈左正議大夫元豐八年哲宗登
大位正議時為河北轉運副使以公奉表致方物恩
補郊社齋郎調曹州濟陰縣尉濟陰故盜區公至則
練卒除器明購賞廣方略得劇賊數十人縣以清淨
遷承務郎元祐七年以承奉郎為將作監主簿紹興
三年以承事郎為將作監丞元符中建五王邸成遷
宣義郎時公在將作且八年其考工庶事必究利害
堅森之致堂 犯御名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了然於心
遂被旨著營造法式書成凡二十四卷詔頒之天下
已而丁母安康郡夫人某氏喪崇寧元年以宣德郎
為將作少監二年又請外以便養以通直郎為京西
轉運判官未數月復召入將作為少監辟雍成遷將
作監再入將作又五年其遷奉議郎以尚書省其遷

承議郎以龍德宮棟華宅其遷朝奉郎賜五品服以
來崔門其遷朝奉大夫以景龍門九成殿其遷朝散
大夫以開封府廨其遷右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以修
奉太廟其遷中散大夫以欽慈太后佛寺成大抵自
承務郎至中散大夫凡十六等其以吏部年格遷者
七官而已大觀某年丁正議公喪初正議疾病公賜
告歸又許挾國醫以行至是上特賜錢百萬公日敦
匠事治穿具力足以自竭然上賜不敢辭則以與浮
屠氏為其所謂釋迦佛像者以修上恩而報罔極云
服除知虢州獄有留繫弥年者公以立談判未幾疾

作遂不起吏民懷之如父母其澤蓋事年若干公
資孝友樂善赴義喜周人之急又博學多藝能家藏
書數萬卷其手鈔者數千卷工篆籀草隸皆入能品
嘗纂重修米崔門記以小篆書丹以進有旨勒石米
崔門下善畫得古人筆法上聞之遣中貴人諭旨公
以五馬圖進睿鑒稱善公喜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
續同姓名錄二卷碧巵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
卷古篆說文十卷公配王氏封奉國郡君子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云云某觀虞舜命九官而垂共工居其
一疇咨而後命之蓋其御且重如此識以授法庶工

使棟宇器用不離於軌物此豈小夫之所能知哉及觀周之小雅斯干之詩其言考室之盛至於庶戶之端楹採之美且又嗟詠寢廟揚厥嚴敬之狀而實本宣王之德政曾傷公能復周公之宇作為寢廟是斷是度是尋是尺而奚斯實授法於庶工方紹聖業寧中聖天子在上政之流行德之高遠巍然沛然與山川其作大也而後以先王之制施之寢廟官寺棟宇之間當是時地不愛材工獻其巧而公獨膺垂奚斯之任者十有三年以結眷知致顯位所謂君子攸寧孔曼且碩者視宣王傷公之世為甚陋而公實尸其勞可謂盛矣某初為鄭圃治中始從公遊及代還京師久困不得官遇公領大匠遂見取為屬寖以微勞竊資秩緊公德是賴既日之後先熟公治身臨政之美泣而為銘銘曰

維仕慕君不有其躬何適非安唯命之從譬之庀材唯匠之為尒棟尒樑而樓亦譬在鎔不謁而擇沒蟲不遷匪食之志嚴職則然公為一尉群盜斯得公在將作寢廟奕奕為棨奚斯以夔帝績仕無小大必見其賢無不自盡以慶所天帝以為能世以為才勞能實多福祿具來有生會終公有貽憲敢辭勇氓

盡力之勸

宋故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致仕常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左通奉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子崟字叔問五世祖德昭封於燕是為燕懿王子曰惟和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從審寧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文謹令祖諱世稱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宣郡公即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之高會中亮大夫檢州防禦使累贈少保母王氏封定國

夫人叔問幼則端厚警敏秀穎特異中亮愛之甚稍長非讀書如嗜欲中亮藏書三萬卷號書窟叔問日肆習其間沈涵薰浹不捨晝夜中亮過大禮任子當及叔問顧而曰是兒能自致何以此為取楷為予之固捨公而仕其次初入南京國子監於經籍固已貫穿便習視當時場屋之文意以謂治可不學而能每輒藝試闈日未中文已就徜徉笑謔若不經意者及勝名屢出諸生上年未冠遂中大觀元年進士第為宗子第一起家授承奉郎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魏國大庸賓慕偉吏時宴飲相追逐叔問常以事辭

公退手未嘗釋卷歷佐二留守許特進將莊重謹繩
墨生大器重之後尹梁資政子美為治強敏任威一路
畏龍言僚屬惟惟進退叔問恂恂少年耳獨能因事
白其已甚者尹或捨己意而行其說秩滿調湖州司
錄事代歸特所生母心喪三年調憲州通判宣和元
年差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會書局例罷除知
澤州未赴改知密州召對為刑部員外郎自元豐新
官制初除令鑠為郎久無繼者至是始除叔問族屬
榮之未幾丁中憲憂中興居家剛嚴有常度叔問自
幼及壯在親側目未嘗近視雖盛夏冠帶終日出入
侍其兄弟篤友愛鞠其孤猶己子宦學婚嫁皆身任
之無失其時者在親戚間有恩意靖康虜寇大入自
京流寓淮浙道丁母夫人憂閒關南渡竄伏信安山中
建炎四年　車駕駐蹕會稽詔以吏部員外郎召俄遷
左司員外郎時范丞相當國叔問舉職不懈稗益居多遷
太常少卿艱難以來有司文籍散亡典禮或闕公學既
通博隨事討論稽參古今緣絕草創禮無違者會禮
部侍郎謂除權官上以公為可遷以命之明年除徽猷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宗室任三省密院從官實自公始
人以為宜又明年遷兵部侍郎紹興三年冬虜使李
永壽王詡來上命公館伴時虜使又不至至是虜情
叵測人以館客為難叔問自迂勞燕好至於贈賄彌
縫應對無不得宜虜使辛人見成禮而去其在朝廷
恬曠靖共無所適莫思不出位從容以和踰年請外
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明年移知平江府其為
治安靜不擾循理去甚不為赫赫名久之狼請祠宮
以兵部侍郎召至行在力申前請遂以舊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寓止衢州凡七年未嘗有留滯之歎自言
慕司馬微之為人若所謂人獸不亂犀舍者與之爭
庵蓋僦為之得覓閑之地城南之郊為池亭林圃間
與交舊游息其閑浩浩然若將終身而不獸者晨起
誦六經率若干卷又身教子姪講論經史日有常課
間則報謝賓客不以寒暑風雨高下易其度也十二
年夏四月以疾告老遷左中奉大夫致仕壬辰以不
起聞享年五十四詔贈左通奉大夫交游皆夫聲相
弔余初識叔問吳興一面定交今三十年情好彌厚
終始如一觀其剛而不亢通而不流不為利回行已
有耻重於廣睽強記直諒多聞蓋余之益友也其文

敏而粹其家集而藏之得二十卷於游藝往往精諸書法尤為識者所推篆籀楷隸皆力追古人至訓詁形聲之末與夫禮樂度數名物之微莫不審其是而知其說也其孤將以七月巳酉葬公西安縣道泰鄉甘泉之原厥既得卜其孤號踊請銘於俱余惟叔問之交友知舊其名位文詞足以聳動一時而傳信於後者為不少蓋請銘於彼而俱是求不可其孤叩頭見要曰先友之久且厚莫先丈人知先人平生又詳況遠日既迫儻辭避引日將不及事無以掩諸幽以沒先人之美而重不孝之罪泣血固請余義不得終辭則敘其治行而繫以銘公配鄧氏封碩人三男長曰伯賜右承務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次曰伯昂右承務郎幼曰伯量二女長嫁右修職郎鹽臨江軍驍軍酒庫馮作次已嫁而歸銘曰

太支惟四仲封於燕純誠有行流光邇綿五世彌昌家遷之慶垂髫就傳束髮試吏至於艾者出守入侍驤隴地走蘭岩而芳絕出犀軍鳳翔高岡瑞此王室靖共明哲純美無類進斯匪懈退以求志風流江左術業洙泗胡不百年益用於世向歌七略間平六執

庶幾有成爰藻皇治甘泉之幽盤樹森邃藏之孔安

遺社嗣齋

集016-369

行狀

延康殿學士中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 信安程俱

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正奉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能敏故不仕曾祖母陳氏

祖言故高郵軍判官贈光祿大夫祖母徐氏長安郡君

父介故尚書祠部郎中充秘閣校理贈少師母蔣氏贈越國大夫人

公諱漢之字彥招自曾大父好書服儒懷器不售光祿始以進士起家至少師遂以賢良方正決殊科登文館出入三朝以直氣讜言聞天下艾書不衰老於外徙教授諸子身為嚴師公幼則不群學為文詞已有驚人語神宗皇帝初以經術取士公年始弱冠中熙寧六年進士甲科以秘書省校書郎秀州司戶參軍差充汝州州學教授少師以公年尚少方為人師當益輔以學無求速成因留滕下研究經史滋進益

勤未行少師捐館公居喪毀瘠以孝聞服除為亳州州學教授郡守南豐曾子固侍以國士遇和州防禦推官知河南府左軍巡院元祐元年以舉者應銓格改宣德郎知婺州金華河南府澠池縣事丁越國太夫人憂紹聖四年以奉議郎充潁川郡王院吳王宮大小學教授遷鴻臚寺丞會仲兄卒吳中公求外補恤幼孤治窆事以承議郎知真州元符三年以登極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儀真當東南要衝號難治公發姦舉廢人以又安建申靖國元年除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進對稱旨留為開封府推官以朝散郎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尋遷吏部不閱月以太常少卿充講議司參詳官時方紹修前烈大起庶政廣學校行三舍公之參預為多踰月遷尚書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充講議司詳定官又之移戶部侍郎崇寧二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下車撫綏邊氓申嚴軍律威聲隱然時朝廷下遷郡屢樓櫓布埤堄新守具除戎器廣袤長短一以元豐法式從事公言以高陽舊城較並邊諸郡城壁小大厚薄固已不同而械具由一律恐虛費不適用願詔諸路參酌元豐法式

隨宜制禦備從之公又言國朝塘泊東起滄州西至安肅廣信軍之南凡九節其所限地里高下水之深廣各有定數淳化中知雄州何承矩始制屯田詔發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由是順安以東瀕于海廣袤數百里皆為稻田其後陵塘築隄道則安撫司專制置遞鋪條式按圖籍以從事其後又詔修保塞等五州堤道為匯水之備唯跳山以西壅水不能及則為田設穿種所宜木至大中祥符閒榆柳至三百萬本此中國戰守之助萬世之利也自北虜通好塘泊屯田浸失舊制並邊官司無復案籍可考願俾河北東路轉運司計會故事畫一下邊郡守而行之復祖宗之舊又言舊制界河戰艦置務乾寧軍造崇寧初漕司建徒真定就材木或寘敗不時得請如舊制便又總營司舊領義勇鄉軍自置保甲以來吏屢提舉保甲司願倣舊制鄉軍義勇併部帥兼領庶上下服習緩急有所統一所陳略見施行是年雄州歸信容城旱雨輸入户請蠲稅雄州不聽止全蠲南户稅公察論雄州規小利失大體非聖朝撫綏意萬有一契丹蠲稅振荒則何以示遠三年夏移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未赴改知河南府

兩具今廢置利害仍詔有司討論故事畫一下邊郡守而行之復祖宗之舊又言舊制界河戰艦置務乾寧軍造崇寧初漕司建徒真定就材木或寘敗不時得請如舊制便又總營司舊領義勇鄉軍自置保甲以來吏屢提舉保甲司願倣舊制鄉軍義勇併部帥兼領庶上下服習緩急有所統一所陳略見施行是年雄州歸信容城旱雨輸入户請蠲稅雄州不聽止全蠲南户稅公察論雄州規小利失大體非聖朝撫綏意萬有一契丹蠲稅振荒則何以示遠三年夏移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未赴改知河南府

經久計留為尚書兵部侍郎轉朝散大夫觀元年成都擇守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未至知鄭州元西輔馬步軍都總管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未至又改知蔡州未幾知青州元京東東路安撫使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以愛寶恩遷朝請大夫移知鄆州元京東西路安撫使青鄆留皆蹈舊政隨其俗皆以治稱轉朝議大夫四年夏召赴闕拜尚書工部侍郎時議北郊儀物配位公言自神宗皇帝正典禮罷合祭始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此成法也尚何疑後如公議八

月充賀北朝生辰國信使回為見聞錄以進且言
契丹上下游情無長慮邦鎮為其國為久安計者今
預密議唯宰相李儼儼雖吏事然習久安無遠識契
丹歲北荒用度畢取於燕人凌虐掊剥至不堪命怨
嗟日聞又渤海俗獷悍契丹尤疑而防之然待之不
以理其積憤與燕人未嘗一日忘契丹也其亡可待
又言河北它利害甚衆上悉政和元年以顯謨閣直
學士充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進
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轉中奉大夫公臨遭踰年
訓練稍循境內寧肅時朝旨下河北路均雜依陝西

從公具奏請決使者怒公因移疾自陳且乞避使者
朝廷下本路詰使者當何從已乃有旨漕臣及其屬
皆降官一等其屬仍免所屬官明年轉運使竟劾公
特故相黨與沮罷法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政和
二年三月也後三年復集賢殿修撰明年復顯謨閣
直學士知濠州六安賊劉五糾聚鄰境皆鼠竊公曰是
何能為不足為請兵即命避捕吏閱部曲所屬惰明
保伍籍強勇識險易廣耳目至備傑所宜暨親愛方
略居人按堵賊卒不犯七年轉中大夫進封信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八年夏秋淮水暴漲城不沒
者數尺公止決城上部勒捍治城賴以完濠人德之
頃之引疾丐歸復提舉杭州洞霄宮重和元年江東
水災朝廷擇帥要輯振廩之起公知江寧府事兼江
南東路兵馬鈐轄加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明
年十一月方臘起青溪踰月陷睦州遂陷杭歙聲援
江東承平久士不知兵一旦狗鼠竊發謹隘梁橫潰
四出守將往往望風不知所為遠近相蒙初不以實聞
上及事急則日為遁逃計至則委城去公初聞賊勢
張甚即具奏不少隱且下令曰賊來以死守敢言退
避者斬於是練士卒募丁壯據走集遠斥候明賞罰
賊為少却就羞江南東路安撫使詔奏事皆徑達上
前正月賊攻廣德焚宣州之寧國縣事益急公日夜
訓撫且守且禦時兵裁數千賊徒動以數萬計人為
公尼公命當賊衝除地為場曰賊來力戰共死於此
吏士皆感泣外督守將進討數獲賊將物書嘉獎蓋
自十一月至二月會大兵至境由江東入賊峒取渠
魁以獻賊平以功遷龍圖閣學士加食邑三百戶御
前遣使賜茶藥合金渡銀鞍轡四年引年告老優詔
不許轉太中大夫九月以疾力請進職延康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金陵之人流滯遮道頌之以守江
東日它路糧運留境上降官一等五年正月上章請
老命未下以二月四日卒於鎮江居第之正寢詔贈
正奉大夫下兩浙轉運司助襄事公大人曾氏先卒
贈信安郡侯淑人子二人曰樗曰櫟皆承務郎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鎮江府丹徒縣黃杜村馬鞍山
之原少師墓後公以高明之姿純正之學敏達之才
自經術政事文詞字畫養生之妙方外之理皆意出
人上自以無前一時交游號為第一然其高心獨見
常棣批文詞有不足為之意故應酬落紙初不留顧

公沒家集其文纔得三十卷至於友愛惇睦輕財好
施軒豁無隱又出天性公既通顯即買田鄉里疏宗
族從均齊若一凡戚屬之貧無告者赴之如歸至治
命猶回妹婿之娶孤者廩給如故中年遇方士授以
要訣常專氣葆神燕坐儻然然事至不留不為動情
苟簡故出屏藩翰入贊尚書知無不言事無不理初
得九轉丹訣練養十有五年晚於大茅峯建洞陽庵
延道士沈若濟守之丹未成而公逝矣然行年七十
鬚鬢蔚然自初疾至病未嘗困卧屬纊之日呼家人
理後事具遺表敕正衣端坐如假寐者議者以謂其平
生自強雖大期至不為變屈是誠足以過人矣其遺

時事主出入進退歲月事實可考如石謹狀宣和五
年三月日從表姪朝奉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
袋程　狀

行狀

故武功大夫昭州團練使驍騎尉徐公

曾祖　故任尚書屯田郎中陝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

祖　故任朝散大夫太子中舍贈太常少卿

父　故任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贈正議

大夫母御
名氏永壽縣君贈永嘉大寧

華原郡太君改贈太碩人

衢州西安縣人年六十二

公諱量字平徐氏系出帝高陽自栢翳受封有虞
得嬴姓其子若木別封於徐傳三十二世至偃王誕
以仁義懷附其人時周天子滛于勤來入龍衍祥海
外諸侯無所　歸相與朝徐者三十六國周天子聞
之懼歸與楚謀伐偃王王義不以所養害人大去其
國徐人從之武原之下又國焉馬章禹不競于孫散四
方因以徐為氏至漢樂出無終上書論事有名武帝

時稗處豫章畊於鄱陽之野有公幅之望在魏曰幹在梁
曰陵皆以文顯唐世益大嗣有聞人公之先自建武
二年縣彭城來家方居官堂城七世祖仕吳越官於
信安死葬西安縣清平原因家焉號官堂徐氏公之
曾大父初以儒術起家為郎出使有指于孫繼登進
士第公獨忼慨沈固善讀司馬兵法熙寧初置武士
舉趙清獻公表言公能會于通議公喪不果西清獻
於通誠姑子也才以內舉人服其公元豐中入武學
累試出諸生右建試策用掌犯昌陵嫌名財得三班
借職調台州海門尉檢高麗遣使朝大風失道
漂至松門海上使人問塗將出天台以西公曰使者
受命趨四明令天子之命使與大事候館咸在敝
邑不豫戒其敢越官以共事且使者入吾疆關尹不
聞導候不先而缺創歷二州行千里無乃不可乎縣
是轉四明海道經易商旅所安行也使者圖之爽人
愧去如公言遷三班奉職調建州浦城縣尉會差役
法行閭俗戶知書其被差為鄉兵者大抵舉子也公
諭使雇人以代縣令以為言部使者至面質公曰尉
沮格耶何敢爾公言鄉兵所以衛不然折敖完令用
書生操利挽強發賊過無幸也又程督有檐急

漂至松門海上使人問塗將出天台以西公曰使者
受命趨四明令天子之命使與大事候館咸在敝
邑不豫戒其敢越官以共事且使者入吾疆關尹不
聞導候不先而缺創歷二州行千里無乃不可乎縣
是轉四明海道經易商旅所安行也使者圖之爽人
愧去如公言遷三班奉職調建州浦城縣尉會差役
法行閭俗戶知書其被差為鄉兵者大抵舉子也公
諭使雇人以代縣令以為言部使者至面質公曰尉
沮格耶何敢爾公言鄉兵所以衛不然折敖完令用
書生操利挽強發賊過無幸也又程督有檐急

法當杖則為廢終身令戶出一夫是即差耳安用問
所從來不廢尉職可矣使者更歎賞縣有楊倜父子
持吏短長橫一邑會公行令事倜有所訴不直公命
驅出籍其猾犯若干條上府請置法按捕甚急倜走
死延平其子訐公去不敢歸為人室告哲宗登極恩遷
右班殿直為溫州海門巡檢遷右侍禁路當海
道商賈所往來重則發賂路卒以為常卒分財不平
相告言辭及公事駭聞部使者即上奏請傳重比既
驗治無實狀坐前首廢公請閱請置獄辨治會呂靚
文帥廣延知公之能又聞獄事曲折取以為第二部

將會討西羌戰大吾堆斬獲中率遷左侍禁又以明
堂川大沙堆戰多超遷內殿崇班委供備庫副使上
登極恩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積吃羅鐵壁及田家流
輕清泊等功超遷皇城使曰家之得役公與劉法部二
千人與賊遇公曰彼衆倍我要當以算勝之則分軍
為四一軍據山一軍臨河堙餘軍左右進羌人易之
直貫二伍中兵奮火彥之賊潰走臨河軍逐之據山
軍逆之斬獲自倍方戰酣劉法陷覆中重傷墜馬公
馳抹格數十數人以劉法還是日凡七遇皆血戰不
暇食飲固得上氣疾呂觀文罷府公終吏赴吏部銓

得監黃州岐亭鎮後帥治嘗賞事以番休士卒坐家
奏功不實又不覺所部貶虛級削秩八等為供備庫
副使崇寧元年除環慶路備將未至徙涇原延帥得
罪去覆治嘗賞事異前後皇城使注原第九將兵北
靜邊塞熟羌箭手號駭馬時將佐不和失撫御涇
原以公同領至不踰年兵屬馬蕃士伍思會明年諸
路大舉入青唐公提第九將兵為選鋒將戰多遷持
節威州諸軍事威州刺史賜金帶弓槖器幣有差統
制官言公功大賞薄詔加秩二等公請以授其猶子
云徙環慶第七副將將副故別屯異公帑公不以自

封一以犒賚熟羌戰士益以恩意人滿所欲偏裨不
幸死軍中輒為請官其子父經紀其家且使得歸葬
人皆感勵樂為用明年為戲內第十將屯順寧砦導
護夏國使入朝還屯會築綏德銀川二壘將異擇傑
公預有勞戍論還軍尉氏縣以八寶恩遷持節昭州
諸軍事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尋除知石州初戲
內將兵亡死多闕詔諸將募士補所闕雖七卒亦聽
募過期不足罪遣制公自六月至八月凡募二千四
百人既乃有言七卒當究所從來而尉氏兵馬都監
當以亡命禁旅究募覺按罪并劾公降二官廢政和

元年秋為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復皇城使明年權知
嵐州官制行改武功大夫十二月行遣至府州疾作
請老未報以十八日卒于府州之行館先是朝廷既
辨尉氏募兵事而公卒追復昭州團練使詔別官其
子若孫一人公配江氏累受邑封令為恭人長男曰
御名言為太學生不樂武資以公郵典補將仕郎次曰
碩言早卒次曰昌言保義郎監絳州金臺監曰徽言
承節郎監華州西嶽廟女長嫁里人江簡能次嫁太
常博士馮躬厚和卒繼室以季孫男三人女四人其
孤將以明年九月癸酉葬公杭州錢塘縣寇山之原
公器度脩碩髯髭如畫少時力絕人里有惡馬公騎
不施鞿轡急鞭之從空舍過引手舉棟兩足挾馬起
人以為神平居衡氣低首拘拘如不能言其於事父
兄對子弟御僮僕常若恐傷其意者居官不以私怨
行箠罰見責人至敲以下其禮謹如一然不為令色
語笑未嘗以竿牘苞苴自媒白眉與其兄朝奉君基
尊以孝友信厚承後生奉稍粟帛入門莫適專主群
從至僮奴趨走指呼不見彼我之色與人交盡誠口
不道非短或見侵侮不以動容生平同危難抹死矣
石之間後貴不復通或以為言公笑曰我得疾彼得

狀

吳江縣申乞准　赦放秋苗議狀

信安程　俱

今月某日户案手分將到文引通簽准使符准轉運衙牒催索去年苗米事右某伏見聖主初臨寶位思布惠澤於天下故赦文內將應干積欠並行蠲放以至去年秋苗亦行放免宣赦之日百姓聞之皆稽首感扑騶頌之聲如出一口尋已離黃張掛及行下鄉村曉示人户今來旬日乃復催索不唯使皇澤不下於民亦何忍使聖旨即位之初天大信於天下非小故也況去秋苗米富家上户必已於上中限內送納入官今來已入末限欠苗米未納之人多是殘零貧氓下户力未能及者此元仁政所當先及者乃不被聖霈之恩又況所得無幾徒招上恩且傷國體竊以謂准赦蠲放乃為得宜所有文引難以書押行出謹具議狀申縣伏乞備申使府伏候裁旨

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

准縣牒備准使府准轉運衙牒准省符云云

右某竊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州之水豬之萬頃

集016-376

之陂決漏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利是也所謂無藝之費某疏遠小吏不能盡知徒見頃年以來綱運自杭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帳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歲無慮若干千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家粮借請之數不與焉然比造作之費曾何足道竊以謂天下無藝之費如此類者僅一切罷之則神宗皇帝恩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某愚無知妄陳管見謹具申縣衙伏乞備申使州伏候裁旨謹狀

乞罷著作佐郎愚命申尚書省狀

右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八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疏遠小官畧庶之餘久伏農圃涵泳皇澤期畢此生敢圖　聖朝棄瑕録用非某麋隃所能報塞圖當竭慶命以効犬馬之勞然伏自惟念某愚鈍迂愚一無所長憂憤以來心志耗落窮獨貧病固以早衰收置朝廷何所裨益而況著作品秩雖卑實古太史氏之職所修日曆言動

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某愚無知妄陳管見謹具申縣衙伏乞備申使州伏候裁旨謹狀

乞罷著作佐郎愚命申尚書省狀

右某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八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某著作佐郎某疏遠小官畧庶之餘久伏農圃涵泳皇澤期畢此生敢圖　聖朝棄瑕録用非某麋隃所能報塞圖當竭慶命以効犬馬之勞然伏自惟念某愚鈍迂愚一無所長憂憤以來心志耗落窮獨貧病固以早衰收置朝廷何所裨益而況著作品秩雖卑實古太史氏之職所修日曆言動

兼載細入畢書是以選擇必精職任亦重又況某昔年備員東觀更歷歲月纂次無幾尸曠已多宜容冒榮更塵史屬方　聖主焦勞側席懋建中興之業屋能著職總核名實之時而某以疵謬之迹無用之才加以衰瘠玷蕊職選義不自安所有新除著作佐郎恩命伏望鈞慈察其戀誠特行數奏許賜寢罷除某一官觀差遣以安愚分

乞許六參官赴二十六日趁居

某竊聞已降指揮二十六日朝殿奏事當日不係六參日分切緣六參官及望參官自此月已來車駕或行在道次闕常儀況艱危之後駐蹕之初始御朝殿不勝臣子之情欲乞特降指揮六參官及望參官並赴二十六日起居

省官奉　聖旨令都司檢舉合行

竊見元豐官制行在京職事官不盡除是至紹聖間六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當國者好參喜權省曹寺監郎官參簿始皆除是館職至數十人既冗則濫官益以輕事不加治況今艱難危蹙主上方當撥亂創業決策西向以馬上恢復天下之際尤非崇虛飾備冗官之時也朝廷耗府庫捐爵位於

宮匱樓櫬之中進一士必得一士之用具一官必有一官之實然後可以有為也愚切以謂具職事官之不急者當闕而不除或合劇易相兼以赴事功竊以為便謹以管見參攷古今之宜條件梗槩以備采擇

一祕書省宗正寺國子監目今最為事簡其見有長官者不論它日或有遷移出入止以給舍兼判似亦不失祖宗故事及於官制無妨李至自前執政以本官無祕書監趙安仁以從官判宗正寺熙寧時從官諫官判國子監或同判國子監皆故事

一六曹長貳如駐蹕揚州時尚書侍郎不皆除是似亦不關闕事

一吏部如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郎官四員戶部左右曹郎官二員刑部郎官二員不可闕外吏部則司封司勳考功戶部則度支金部倉部若止除一員似不闕事司封事少若令兼判官告院為便

一若除禮部祠部各一員仍令權主客膳部兵部一員通管四曹刑部則比部都官或各除一員兼管司門工部一員通四曹似不闕事

一太常寺若無少卿光祿鴻臚若無卿少則以禮部長貳判一寺或以郎官兼某少卿事或以某少卿兼行禮部郎中事兼則止云兼某官事下兼則云兼行某官事漢制行太常事行太子少傅事皆是兼權官之稱本朝官制官高職卑則稱行它寺倣此內郎官兼管如止云兼某寺事於體亦宜

一衛尉鴻臚太僕皆事簡若見有卿少則令兼劇曹如某少卿兼行尚書左選事如某卿兼行戶部右曹事若遷移出入且欲闕員則以兵部長貳判衛尉寺或太僕寺若郎官有才幼或久次當遷則以衛尉或太僕少卿兼行兵部郎中若卿少遷移郎官未當遷改而又長貳止判一寺則以兵部員外郎兼某寺事他曹寺倣此

一少府將作軍器監在今事務亦簡儻如前衛尉太僕寺比以工部長貳郎官或兼管或

集016-378

以監兼郎中事

一太府司農恐各合除卿或少卿一員丞各一

員兼主簿若度支金部倉部其間一員缺

押檢列衙而不書名庶幾不紊體統

論淮南撫諭

竊聞遣官淮南撫諭令具管見利害如左一令來淮

南濱辛甚多未有所歸願為州縣之患願因撫諭宣

上德意一切撫存勿云招安止曰招撫招撫之旨

損為口宣或降勅牓具載廻者車駕忽遽戒行寇騎

已迫其流離轉徙與夫責賊之意告以使臣負係等

並依舊資級及統領之人別議超擢庶幾懷服自同

使淮南之人不疑盡數收兵過江而妄謂朝廷無復

北顧之意三則設或將來上流及夾江衝隘等處各

合屯兵則便道就糧為徑易若其間有係見在江

北將帥下人兵即便令管押赴逐軍下交割一乞令

撫諭官過招撫軍人即於郊野各立旗號如曰元係

前軍人兵曰後軍曰中軍曰左軍曰右軍做此餘將

帥下各立一旗又一旗曰諸路軍兵以待群盜之未

就招安及非見令領兵將帥下軍兵或雖是五軍及

事仍於博士內以一員兼權丞正兼主簿

一若以六曹長貳兼判所轄寺監申本部狀但

正司直若職事雖閒亦或各留一員以示

欽刑之意

一諸寺監丞除大府司農恐不可闕仍兼主簿

外其見有官處存留本除或不到者姑闕

一太常寺當有博士二員分兼丞簿所有奉禮

太祝遇有祠事於館職博士寺監丞內差

攝

一祕書省若除丞或郎一員管有事著作校正

通除四員以養才能不廢故事

一太學官若除博士二員正錄各一員其不足

平人若朝廷使欵令各歸五軍或元主將下亦須逐

旋抽發一則過江不至擁望無稽留暴露之虞二則

使淮南之人不疑盡數收兵過江而妄謂朝廷無復

北顧之意三則設或將來上流及夾江衝隘等處各

合屯兵則便道就糧為徑易若其間有係見在江

北將帥下人兵即便令管押赴逐軍下交割一乞令

撫諭官過招撫軍人即於郊野各立旗號如曰元係

前軍人兵曰後軍曰中軍曰左軍曰右軍做此餘將

帥下各立一旗又一旗曰諸路軍兵以待群盜之未

就招安及非見令領兵將帥下軍兵或雖是五軍及

諸將而有婦隊畏憚不願復歸舊軍下者於逐軍後
又立一小旗曰家口既各立旗下即時各軍為籍具
載見統領人某姓名下及元來軍分資級姓名有家
口者并家口注籍結計若干人又一旗曰百姓老小
一百姓老小又別為三旗一旗曰願歸本鄉一旗曰
願就近便州縣居住一旗曰願充禁軍其願歸本鄉
者計置口券寧可少支務令實惠其願就近便州縣
居住者亦給口券於所至處權暫標撥空地令搭席
屋居住官作糜粥賑濟半月或一月止其願充禁軍
者依等伎填刺仍令所在州或本路運司計置招軍
一令宋國典公案皆已不存乞令撫諭官於所至州
依監司例取索見任官脚色家狀仍并寄居待闕官
取索各為一册回日繳申朝廷以備吏部參照置籍
一乞欲令撫諭官因便尋訪應干朝廷典籍如累朝
實錄國朝會要戶部會計錄太常因革禮官制格目
之類應於典籍故事可以參驗或殘闕公案首尾不
全者一件一紙皆令收拾其典籍文字先明出牓示
除去私蓄之禁有實者於所在州委官抽差識字廂
軍及事簡處點司就令謄本若人力不足則許雇人

例物支給此老小三項須先具措置曉示使之通知
一令宋國典公案皆已不存乞令撫諭官於所至州
依監司例取索見任官脚色家狀仍并寄居待闕官
取索各為一册回日繳申朝廷以備吏部參照置籍
一乞欲令撫諭官因便尋訪應干朝廷典籍如累朝
實錄國朝會要戶部會計錄太常因革禮官制格目
之類應於典籍故事可以參驗或殘闕公案首尾不
全者一件一紙皆令收拾其典籍文字先明出牓示
除去私蓄之禁有實者於所在州委官抽差識字廂
軍及事簡處點司就令謄本若人力不足則許雇人

書寫每一部畢逐旋送納行在其就令謄本之家卷
數最多或投獻者並乞朝廷量加賞激如命官減年
循資以至轉官及無官人據多少支賜錢物與名目
庶幾國典公案漸可補全如上三項儻蒙收采其權
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見往揚潤亦乞指揮於所至
州縣依此取索尋訪

論徐廣禦賊賞

某昨寓止鎮江竊見本府朝報中有臣察上言向者
張遇焚劫真州時揚子縣令徐廣獨開縣門率眾捍
禦射退賊徒逐全縣廨內官物文書等奉聖旨下本
路提刑司保明聞奏後經三四月不聞保明推賞但
聞提刑司下本州保明本州乃下本縣問當時所以
措畫而廣回申本州及以語人止云賊徒以客遇行
闕不敢久留偶全縣廨本縣別無措畫於是主論益
知徐廣所立事出名上蓋不可與世俗酷吏能吏同
日道也方張遇殘真入淵如發蒙振槁而廣為縣令
獨能以弓手鄉兵禦賊徒全縣廨則平時信惠在此
可見方今多事之時如廣謂宜進擢中外任使必有
可觀其疲懦不材如某等輩當黜去則士夫皆赴
事功知勸沮矣

乞早行越州告變人賞

竊聞越州去秋軍人謀變因徒中告發旣即伏誅其
告事人未聞推賞傳聞不一月欲人速覩為善之
利今越州告事人功効如此而經涉半年已上賞典
未行將何以示為善之利而消姦宄之萌向使無人
告發姦惡遂成不唯塗炭一方而府庫甲兵之所已
及興師招撫之費所捐爵祿貨財比之推賞所用相
去不啻萬萬矣欲乞朝廷檢會其越州告事人如未
推賞乞早賜施行

三年三月初乞鄙或宮觀劄子

某昨以舉庚之餘寓居鎮江屏迹丘園自知無用伏
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累經寇攘之後衣
食不給煦一水之間終未敢出干祿往年八月
忽蒙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皇恐具狀備述多病不
才與朝廷方當總攬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賤小
臣尸祿養痾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尚書
省劄子催促就職遂再具劄子申丞相府具述如前
火不聞罷漸至冬深疆埸未寧恐涉避事以十月二
十三日赴行闕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略如
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丐歸林下今僕
射相公門下侍郎及尚書右丞時領中司每蒙與見
皆曾具布此誠而正月已來邊報日急未敢復申前
懇又蒙恩命遷置禮曹入謝之初即復狼狽渡江緣
路遭劫幾至躶露即與妻女徒步趍足奔赴行闕於
時從官尚有未到庶官到者纔十數人留家杭州者
不過一二人之常情理勢應爾但疵賤憃愚人所不
貸深自懲創不敢遲留區區之私亦足矜察今天氣
漸暖旣無外虞厚祿清曹別無規避乃敢復申前懇
伏望鈞慈陶鑄宮廟一次俾遂首丘不負本志則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下情無任激切俟罪之至

狀劄二

辭免太常少卿申尚書省狀　信安程俱

福地珍藏

令月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除某太常少卿日下供職某契勘昨詣都堂呈納劄子具述某愚拙不才選調十有七年粗知州縣利病及改官後所歷差遣皆是閑簡去處從初至今坐尸廩祿又十五年久負厚顧況今國步艱難尤非小官端居苟祿之時乞賜閒錢少塞平日素飡之愧未蒙施行某昨以皋庵之餘寓居鎮江屏迹丘園自知無用伏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累雖累經恩賞之後衣食不給然不敢出干祿仕於去年八月忽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皇恐具狀備述多病不才及朝廷方當總核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賤小臣尸祿養痾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尚書劄子催促就職再具劄子申陳政府具述如前又不聞罷漸至冬深疆埸未寧恐涉避事遲以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略如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再歸林下

仰見請假將理所有恩命不敢祗受行某遂再具狀申陳某昨以皋庵之餘寓居鎮江屏迹丘園自知無用伏自車駕駐蹕揚州將及一年累雖累經恩賞之後衣食不給然不敢出干祿仕於去年八月忽誤恩復除著作佐郎某皇恐具狀備述多病不才及朝廷方當總核名實以圖中興之舉非疵賤小臣尸祿養痾之時申尚書省乞賜罷免尋又蒙尚書劄子催促就職再具劄子申陳政府具述如前又不聞罷漸至冬深疆埸未寧恐涉避事遲以十月二十三日赴行在朝見供職每見宰執具陳誠懇略如前意且言方冬未敢乞罷只候開春再歸林下

今僕射相公門下侍郎及尚書左丞時領中司每蒙與見皆曾具布此誠而正月已來邊報日急未敢復申前懇又蒙恩命還置禮書入謝之初即復狼狽渡江緣路遭劫幾至躶露即與妻孥徒步趼足奔赴行闕以二月十四日到杭州今來天氣漸暖既無外虞厚祿清蠰別無規避乃敢復申前懇乞陶鑄宮廟一次令來乃蒙吏加進擢聞命皇恐若無所容況太常高選當得一時賢俊博通之人乃能允愜人望庶業不才有如某者豈敢冒居兼某於十四日徒步山間夫跡倒地有側石隱着膝骨疾痛日加有妨行步俛累不才豈敢冒居兼綵某先累具狀劄子乞外任合入差遣及宮廟一次乞賜檢詳前狀施行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日下供職某疏遠小官仰煩朝廷再降指揮趣令就職非某庶幾之所宜蒙敢冒遷罪當竄竚然有誠悃須至控告朝廷乞加矜察某進者三具狀劉申陳訴以久尸廩祿乞一外任自幼少寒平日素食之愧未施行間又申向者揚州所陳誠懇乞罷宮

廟一次亦是本
前日求退皆非實情若非缺望不遽即是避求進擢
以避觀之可謂操進嗜利不顧廉耻之人豈可置禮
樂之司以玷一時之選有害政體無補事功使某稍
有識知豈敢犯此公義伏望鈞慈寢罷免恩命檢詳某
累次具狀乞早賜施行俾某不累朝廷用人之
美天下不為清議所非進退之宜兩得其所不勝幸甚
近具狀乞賜罷免太常少卿除命檢詳前此累次狀
劉乞閒鎮外任或宮觀差遣今月十九日再准省
劉備奉 聖旨不允某再具狀述昨方乞外任及宮觀
未蒙施行門有此除命義難祇受乞賜檢詳前狀施
行令月二十五日再准都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某痛
戴小官上瀆再三累煩朝命死有餘罪契勘庶官自
來唯在右史臺諫官例有辭免止是備禮一辭其餘
必有固依方敢冒陳情悃令來若非義有可辭豈敢
屢瀆朝旨集之知義難安不敢祇受者其說有五不
避煩瀆令請一具陳某近請外任繼乞宮觀未蒙
施行乃切進擢若遂就職則是前日叩請皆非本情
以逃觀之難逃清議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一也昨
者車駕到杭州之初某嘗於朝廷妄陳管見以謂元

豐官制初行除官尚多不足祖宗以來卿名器自
崇寧後於是從官悉皆除是至諸曹郎吏無復關自
以進觀之可謂操進嗜利不顧廉耻之人豈可置禮
官之時進一士當得一士之用具一官當有一官之
實具聞於及太常少卿與禮部郎官或可兼之意
推此類具言之近聞已除黎確太常少卿而季陵亦
兼權寺事繼又除某若遂就職則是苟以目前進擢
之利不顧前日所獻之言此某所以不敢祇受者二
也祖宗以來三館臺閣承學之士必更中外繁劇之
選才德器業如韓琦經術士行如王安石文章才氣
如蘇軾皆以館職監左藏庫或者府推判官與大州
郡之寄不唯不以文學政事分為二途亦使中外迭
居周知吏事頃年以來頗乖舊典故分符出使者或
多文俗之吏雅意未朝者鮮知裁制之方如某鄙陋
么麼蓋不足道雖入仕之初上書邪等入籍居選調
十有七年然自改官以來宮觀任滿即備員書局從
初至今兩為著作佐郎三為禮部郎官徒以編摩著
撰為名初無赴功立事之補今乃更蒙擢置奉常典
可禮樂尸祿充位益員廩某實何人常詔清選故
力乞外任冀効寸長不敢辭富居貧鵠食宮觀今來

除授某所以不敢祗受者三也某以廢斥之餘赦復舊官曾未三年漫還舊物蝗艱難以來朝廷兼收並用何所不容然疲駑選悞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下不得分憂共理以寧處此某所以不敢祗受者四也而又私計狼狽迫切之甚不敢不布腹心以覬矜察某奇蹇窮獨世無與比昨在鎮江兩經兵火近者倉猝隨駕起離身與妻孥徒步趼足飢凍累日奔赴行闕沿路遭劫資用無餘血屬幸存貧病交至而年垂六十老無子息內無弟姪群從之助外無姻婣強近之親病妻疲弱三女未嫁苟令寄寓他所恐亦未保生全故欲備員外任宮觀差遣不惟小輿驚憂以謝素食亦或收拾妻孥待盡江壖若勉就寵遷豈得遽去此某所以不敢祗受者五也伏望朝廷察其誠懇特賜指揮檢詳前狀施行

某自三月初以來震驚憂憤尋以病告申乞外任差遣繼乞宮觀於十六日蒙除太常少卿日下供職某即罷禮部郎官職事止以階官具狀申尚書省乞罷免除命檢會前狀施行蒙指揮不允某再具狀申緣先乞外任及宮觀差遣若今來祗受新命即是前日所請皆非實情以迹觀之難逃清議仍乞檢會前狀施行再蒙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又於二十五日具述如前又言車駕到杭州初某曾具管見乞省冗官其間亦及禮部奉常可以互兼之意今來已除黎確太常少卿兼季陵見以起居郎兼寺事今又除某若遂祗受則是苟徇目前進擢之利遂忘前日所獻之言又言方臣主憂辱之時上不能捐軀引義以徇國家次不能被堅執銳以衛社稷雖在庶僚不皇寧處之意仍乞檢會前狀陶鑄外任差遣或宮廟一次四月一日准都省二十八日劄子除直秘閣知秀州

四月二十二日車駕經由秀州賜對劄子

臣伏見陛下復正天位適以正陽之朔天日明霽氣候協時此天眷有宋而保祐陛下之符驗也御殿之初搢紳士大夫往往感涕語音始下皆欣然若更生此又助有宋而歸藏陛下之明證也豈非方今國勢不振宗社岌岌危之任在陛下永膺天祿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皆仰有以當天意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反是則天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

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方靖康京城之陷大宗正屬狼狽此徙無遺族焉國朝故事親王未有得預外廷當事任者而陛下乃適以親王總兵河外於是神器有歸宗祀絕而復續日者事變之起陛下退處別宮不閱月而復正天位此天所祐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古稱大福不再而天祐陛下者再此天下之慶而陛下所當戒懼之時也戒懼則如之何政事舉措之此三人漢高即用良策其後會垓下卒滅楚此猶關東三大國以王此三人之力也今陛下欲治兵江浙若淮南不能堅守則江浙不能安願捐淮以南京以來為四五大鎮以置忠勇梟雄之人俾居自為守出自為戰使足以捍敵人之衝然後江浙可以休士治兵伺便決策以圖西向也

契勘本州華亭縣通惠鎮舊名青龍鎮最為繁劇去處自來監官兼本鎮煙火公事係吏部差注京朝官自頃以來正差使臣往往不通文法吏事況本鎮無異大縣不與尋常場務一同切恐不可輕授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有司依舊格法注京朝官（本望責見任官罷令）

寄李樞密論事劄子

（史部差京朝官仍令兩浙轉運司差文官）

正之初之獻狂愚惟陛下留聽

臣竊見陛下奮勵威武不遑寧居以圖恢復中興之業此黃帝居無常處以兵車為營衛與夫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之意也然恐它日隨機應變移駐不常若令大將以鎮撫諸路則宿衛單寡若使州自為計不加措置恐寇盜生心願陛下與大臣將帥深圖其宜若每路以前宰執之有才望或大將之才略忠勇者一員為制置使諸州仍（御名）擇守臣勾輕移替少寬文法俾盡才力庶幾足以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而能保一路一州之人衛王室輸貢賦而禦寇敵也

某昨者伏聞朝廷遠馳召節九副具瞻尹正王畿進
職秘殿有識欣賴隱都如長城屬寇入已深中外隔絶
大變猝起二聖北征率溥之情痛憤難過況碩德純
忠股肱柱石其為痛憤憂灼何以堪處幸天命人心
甚傳聞車駕駐蹕南京或云亦已遣兵肅清宮闕或
云方議巡守江淮料須及時早定大計緣令已是深
夏更數日即是六月節氣不數十日水冷草枯諒惜
分陰當無曠日此正主上大臣焦心盡瘁嘗膽枕戈
之時也伏想亟趨行在攄發廟謨惟時幾以佑聖主
使宗社永固皇業再隆天下各安其生某得長守丘
園與蒙膏澤下情無任翹企之至不敢具狀以塵鈞
覽輒具劄子少叙悃誠伏幸賜察

某竊以前年虜人犯境之初宰執侍從如竹葦林下
至郎吏小官震動失色而明公以一太常少卿忠智
奮發慷慨國大計感憤激切言與涕俱當是之時止則
天下是念曾身之不暇恤顧豈有貪功懷利之心哉
開寶詔言龍大實在此國某之所以歎息面讀自愧
篤懦者也雖罪廢之中忘其取禍切切為人感槩稱
述者已狀當是時明公以疏遠一旦為上畫策如數
一二任國大事奮不顧身向日之間位冠搤府中外
之望頓重益隆此國古人之所甚畏者也夫名難
以久居騶責衆所深忌而又以疏遠之士一旦謀畫
忠勇逢蓋在廷之臣嗚呼斯亦危矣虜退之初某在
南徐客有誦明公謝表者其言實壯而某愚不曉事
雖對客歎仰而心竊為左右懼焉它日東下士於是
有以矜伐自任作明公者某竊恨之高明安得有此
殆不知之過耶夫任大事立大功望實蓋人可謂處
甚危可畏之機也非示之以不能持之以謙退求無
策其下而取之所以盡其力也況以能問不能以多
問寡詢千萬羣策取諸人以為善固明公之所歎飲
娛忌顧沛不可得也觀聚逐治渤海其功亦微耳而
王生教以詭對淮陰侯下趙方北面師降膺而問計
者已使其人與其言可用固善即不可用何損於才
略盛望哉願觀文堅前日忠勇奮發憂國如飢渴之
心而加古人深榮退抑之意則朝廷有柱石之賴而
天下蒙憊矇之賜矣某飲向之素固非一日伏自昨
者數奉光儀益窺器業之大德義之美傾瀉之切如
前所陳而誤蒙知與亦異倫輩是以忘其罪戾敢獻

區區之誠非欲明公永無忌嫉顛沛全身保位而然
也果觀今艱難之時其德義才力足以任大事衛王
室赴斯人之望者非唯鄙為鄙所窺實在左右而有識
之士皆然古人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者非特為明
公計也是以偕曷有言伏俟譴絕方今天下譬如人
身五臟久虛急得大病危困之極賴元氣尚在醫而
復蘇正須所服湯劑物物中病所進飲食一一適宜
不使少失平和不可少有傷忤倍萬調護然後可望
復安此正主上宵衣旰食焦勞嘗膽之時也然主上
初即位諒陰恭退託長於任大臣則安危治亂之機中
外諸鉅公之責也非至公至仁至慰至愛深思遠慮
未有能濟者也非如諸佛菩薩為度孔孟用其心亦
未有能濟者也竊有愚款思布於諸公則罪戾之餘
加以久病誓不求聞其身欲隱而不藏其狂言將為
不知者之所疑請矣然念世蒙國家涵養之恩又嘗
食郎吏之祿矣鴛懦無以圖報毫髮又況天下無事
靈食者與蒙其福天下有事塗炭先之故不勝感槩
激切之心布於左右亦襲北言稍聞於諸公雖得僭
越狂妄之罪不敢辭也若徒知王蔡之所以為相圖諸鉅公
之所稔聞而深戒者也若徒知王蔡之罪而不變王

蔡之術未見可以弭亂也大臣之患莫大於懷利而
患失苟利於己悖理不恤也越法不恤也傷財不恤
也害人不恤也敗國事不恤也猜而至於無所不至
者皆懷利患失之故也而不知利之所以為害也今
艱難陻扤如此國非懷利患失之時也諸鉅公國非
懷利患失之人也此一事無可慮矣然而大臣之患
又莫大於怙權而好勝者不可不察也人臣初孰不
欲言聽計從久安於位無所取疑於上者而肯取怙
權之名哉積好勝之心而不已必至於怙權也何以
言之進一人焉建一事焉初亦漫耳同列偶有異同
臺諫偶有論列於是所進之人遷之愈驟所建之事
行之愈力我之所進雖小人而衆所不與必力援之
親戚厮役不遺也我之所惡雖君子而時之彥也必
顯擠之弊蕃不置也是不唯出於好勝而已意天下
以己為言不行也意天下以為眷弛而權去已也故
極力而排之耳如是則無非一己之私者君之威福
事之是否國之安危果安在也人注而有怙權之名
免於禍者鮮矣是不知好勝所以為大不勝也大注
之患莫大於爭能而護短者蓋不可不察也大臣之
於國譬之操舟令者中流遇風波之時也當可以齊

不問其力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謀之出於我歟出於彼歟求於濟而已矣舟一敗吾肉且為魚鱉食何人我釐利之是云乎則是雖有胡越之殊翻很之志過溢之言亦必協心而取濟矣若曰寧使覆溺吾忍去若人功必自我出如是而可乎豈有國之大臣而智出操舟者之下哉必不然矣天下之事無窮以二三股肱之力佐一人而求所行之事無不當所用之人無不堪亦無是理已使公道常存正言日至則雖或差失而害不及於天下矣以天子之尊而右有繩愆糾繆拾遺補闕之臣而人臣乃欲護短逐非此何理也上則蒙天子拒諫之譏下則開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亡之兆也蓋亦不思耳矣夫身處將相之位而當爭奪生殺之柄此可畏之地也朝有過舉而言者敢論不獨衆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獻替不聞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得議而我之所欲乃不得行雖忠言至論亦將不聽矣下則長朝廷壅蔽之患初則一事不合政理一事不獨衆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獻替不聞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君若不聞矣豈唯不聽適足以啟於亂而已蓋以為皆

公論取必人主此可謂之智乎昔之大臣交惡而取勝者又倡一說於其間此說一行而天下之善言滅矣其說何也臣下有言於上於理雖當而非甲之所使與所欲聞於上者則為之說曰此乙之黨也乙惡臣使之為此言耳又摘其言委曲為之說曰其言如此其意將以陷臣也其意將以搖某事也其意將以黨乙也為乙游說者也而乙於甲亦然臣下有言不使於近習之意則曰是廟堂使之也此出於中旨故也若出於宰執之意則言者不敢言矣如是則言者每至雖有至誠愛君憂國之心解紛排難之計雖有謨如皋陶忠如稷契論事如陸贄啟如劉賁而人君若不聞矣豈唯不聽適足以啟於亂而已蓋以為皆飾說游說之詞故也如此則是當於理而不獨衆情言之不行又嫉言者至再至三而獻替不聞是非倒植矣天子拒諫於上朝廷壅蔽於下此亂紀者是非變亂紀綱紀綱毀則事無不乖刺外變者矣如是而有不已者乎乃若言至以道投之而勿措私情於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實無不白於之而勿措私情於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實無不白矣豈謾巧之所能眩乎昔者夏姬以淫蠱亂陳楚王伐陳而取之將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於是捨之而巫

臣妾之宅日楚王怒或曰彼自為則不忠為王則忠王乃釋然此楚王之所以霸也當是時楚王當論夏姬可納不可納亞臣之可聽不可聽不當以亞臣懷不正之意而疑其言也能推是心以納諫則如前甲乙之論不入矣公甫文伯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為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故為賢母使其婦言之不免為妬婦夫言一也而言者異則人心變矣然則觀言者當論其言之是否而不當論言之者何人也雖推是心以聽言則如前甲乙之論亦不入矣不唯甲乙相陷之言出於母也唯其言出於母也故為賢母使其婦言之不免為妬婦夫言一也而言者異則人心變矣然則觀言者當論其言之是否而不當論言之者何人也雖推是心以聽言則如前甲乙之論亦不入矣不唯甲乙相陷之言出於母也

陷之言不可用也苟聽言之除不究理之是非可用不可用而先懷逆詐億不信之心於其間則善言無自通矣此最人主大患蓋不可不察也某又竊有腐儒之常談往古之成事思一誦焉雖遼東白豕之類亦當今之急務前日之成成也昔諸呂之變劉氏不絕如綫陳平以為憂問計於陸賈賈画辯士多智謀乃不為畫誅諸呂之計又不為言所以安劉氏者獨言天下安注意將將相和則刑平以交驩於周勃者陳平画謀畫之士也又不以賈為辽闊而深然其言因以數百金為勃壽

往來相結納相得驩甚卒誅諸呂此何謂也蓋實知平之智術勃之慤勇足以誅諸呂而安劉氏所不知者二人相與之情耳使平勃和則協心而事濟一有纖芥不平之隙則方且傾擠防慮之不暇亦何事之可濟乎此艱危之際蓋莫急於將相之和也其關相如一勇夫持璧睨柱尚氣決之人耳廉頗不忍以力戰之功而位其下聲言無以謂國方危弱秦之所不敢加兵者以二人在也今明虎兕鬬勢不俱生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而謝驩好如初而趙國賴之彼雖勇夫壯士可不謂之賢乎此皆所謂廊廟之常談往古之成事豈有通儒碩輔博洽明智肯忽國家之大慮快一時之偏心而計出廉藺平勃之下者乎必不然矣夫和異於同儒士之常談而熟知者然好同之風不革則必至於不和此最當今之急務前日之成成也昔諸呂之變之急務豈不在於練卒選將足食足兵還二聖之北征傑強虜之南牧乎是固然使君臣之間廟堂之上和而不同人無彼我之分事無過莫之意唯理之從則利害無不明事功無不立矣苟好同而不和則反是反是則亂亡之道也故竊以為當今之急務也且

同則宜若無所生其隙矣而果以謂好同之風不革則必至於不和者何也蓋自公道不行好同之風通於上下大抵以獻忠為誠已以商榷為立異以可否為相排以雷同為厚善於是雖親朋友有懷不敢吐有見不敢爭初則為後言終則為怫氣二者交違而睽矣而況廟堂之上乎何則強之使同壅之使止故也猜不快為背憎持公言為造郤其不為仇敵者幾希此好同所以必至於不和也嘗聞祖宗時廟堂之上鹽梅可否之論無日無之豈相排而立異哉各盡其謀國愛君之心而已方杜韓范之當國也世所謂同心而厚者也且以水洛一事觀之一以為可城一以為不可一則是劉滬一則是尹洙然不聞三人者失平生之歡也使有一人出於私情一言不相照了則必睽矣大臣睽貳豈國家之福哉世或以謂人主不欲臣下和恐為朋比故激使之睽以為御下之術大臣亦或故為痕隙以攘取寵位嗚呼何其小也天下大器而可以小數御之乎本有能長久者也

若人君以道遇臣臣下以道事上選擇委任畴咨訏謨使各盡其所懷善者從之未盡善者改之可者用之不可於衆者去之同不為朋比異不為乖睽刑賞與衆共之憂樂必以天下則所謂無作好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而皇極之道立矣前所謂以道者豈徒妙恍惚之謂哉亦上合天道下合民心惟理是從而不置私情於其間而已言之雖若迂闊此治亂存亡之判也方今如起危困之病如濟風波如救焚溺若是其急也所爭者毫釐所計者錙銖之差而事有不勝謀者矣狂率死罪

某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迷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之役與夫群盜大猾雜處並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桀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耳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通治之具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內維持祀綱外攘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況漢高所取皆實名將之才立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耳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群盜亦皆善戰而已不使之經體贊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

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耳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淨有後立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皆不可一槩論也某竊爲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以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山狠犯上無所顧忌者爲敢爲以刻薄貪躁參誕不遜者爲智譯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爲姦利以致富爲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爲才豪以伺顏色於屑瑣之間射權利於角逐之會者爲機警若比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之任可以治於人而不可以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牧養小民又況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當一道不唯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已而已矣天下亦手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莛爲柱以狼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

此區區娶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深憂者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苟以爲是一爲明主精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某嘗竊謂承平久安之時革弊事爲難創業興衰之時革弊事爲易蓋承平久安之時人皆樂因循積僥倖一旦革之必駭物情而啟衆怨終亦掣肘而不得行故曰艱虞之時天下之人自非樂禍怙終好亂不逞無賢不肖必有憂時拯死之心庶幾休息之望苟誠心於民革弊去害則亦唯上之所爲而已譬之居室無事之時雖有蠹壞思欲葺而新之則居安者重遷主財者惜費左支則右傾手堅則肘露蓋不勝其難也不幸爲水火之所燔毀勢必撤而更之凡前日商榷之所未安討論之所未定而孰有所未安討論之有朽敗者於斯時也革因去取必使至於無可恨者而後已抑時之不可失也難事之所當革者姑以重爵祿省冗官裁僥倖言之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官制既行文物大備而不蠲除時中書舍人曾鞏趙彦若而已林希以館職爲禮部郎中獨秉著作王古自提舉官除司農丞其初遴選如此元祐加密爲至紹聖間中書舍人給事亦多兩員尚

書省六曹長貳不盡除鄉少郎官多調郎官宿直六曹通輪此可見也館職亦不過數人雜學士待制有數未聞闕事遺才也自崇寧初除官皆是於是所選不精所選不精則官職稍輕而下不服矣又從官之中每有遷移則責多不補以舊人俾之出入更用但欲成就門下之人且示權勢之盛不復為官擇人為朝廷惜名器也一歲必增從官十數由他岐以取待制學士者又不論也今亦可以循祖宗之舊使爵祿稍重平若省冗官革僥倖又不可矣之時也然何獨此耳凡可以改為建立使足以去弊害而裕國家之初也作室之喻愚闇竊以謂近之

寄李丞相劄子

某罪戾之餘萬懦任聲近者不勝愧懼恐懼之誠敢以蠡管之見仰稗聰采之萬一伏蒙荅以教字下情感戴不知所云霍食餘生隱憂多慮忘其淺鄙繼欲有陳顧自屏丘園誓無聞達之念不敢上書瀆下懷不能已用瀆鈞聽庶幾少助啓沃之際餘議所及僭冒皇恐謹條具如左

一竊聞車駕尚且駐蹕梁宋此得計也不唯變故之後以係西北之心兼奏報往來指蹤制畫不至遼遠或失事機昔者黃帝居無常處以兵車為衛今雖與古不同然亦經綸草昧聖人焦勞勤儉不遑寧處之時也若駐蹕梁宋以據天下之衝繕治建康以為時巡之所備禦有素順動以時亦一時之策也然行在百司與供奉等物要當簡易稍略繁文多備車乘以當營衛其餘冗從或俾舟行權時之宜竊以為便

一竊有愚慮妄意萬一自淮以來虜我之糧兩年以來皆自山東河北河東而來劫掠殘破諒已無餘千里蕭條必無供億兼復既圖劉據則於此兩路理必少寬竊慮今秋萬一南牧邦恐或自山東以趨內地不唯前此未到城邑聚落可以剽攘兼亦衝我矜候出於不意其難不曉山東道路有陳顧自屏丘園誓無聞達之念不敢上書瀆下懷但去冬傳聞虜人輜重有自單州去者又聞向日山東群盜有過海州招安者若金人以一軍自單州出來直擣南京一軍自海

州出來或自徐趙泗截斷淮楚則為宝益
深吏乞朝廷先事防慮控扼之地蓋為
經畫
一竊聞泗州建府實為控扼之地然泗州城在
淮北切恐淮之南岸不可無城以置倉場
庫務軍營官府所有北城諒須亦有措置
況今已是深夏不日秋涼願惜分陰如救
焚溺
一伏以新天子聰明聖武出於天縱然古所謂
念終始典于學與夫臨于光玉成憲者固
也使大學之道成於躬中則具於聽言應
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王者用是道
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豈不恢恢然有餘
地而唯理之從哉此古之賢佐所以未嘗不
以學為言者也願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
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天
子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
出入禁闥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
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
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
敗之事亦所以資
補也況上方焦勞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
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使
晏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
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
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若大使沽沽自喜
截截諞言傾險淺躁利口嗜進之人為之
又不若無之為愈也此蓋當今急務之一
古者雖在艱難草創之時紀綱亦不可不振
獻替允不可不開蓋一事失宜不比平時
立能致患蕭宗方在鳳翔李勉為御史大
夫老將乘馬觀鬥彈劾不置德宗雖在奉
天欲以試衛官與人陸贄論列再三令者
行在臺諫之官諒須得人端厚識實雖持
至公通達國體足以開廣聰明獻替可否
則朝廷黜陟之間政事弛張之際莫不適
於事理當於人心矣大日親講讀以資聖
學妙選臺諫以正朝廷此事之本源也豈
有源清而流濁表正而景邪者乎則天下
無不立之事矣狂瞽仰幸采擇

一方今軍執侍從圖是安危所繫休戚實同然
諸路帥臣比之平時尤當 御名選若諸路撫
綏無事不唯屏衛王家抑亦兵食所出衆
不貽朝廷之憂得以一意并力備禦庶和
如其不然小有蠢動兵旅既難抽發饋餉
或致闕供擾潰之虞不可勝計且以邇日
浙西利害觀之可見二浙自經方賊陸梁
人往往喜亂倪賊比作一路振駭賴安撫
司綏馭措畫有方卒以無事蓋賊徒初欲
出而肆掠徑擣錢塘則官兵已集欲脅誘
鄉氓以廣徒衆則保伍素嚴是以數月之
間不能離巢穴卒以窮迫乞就招安何方賊
於承平之時旬月之內能致數十萬人掉
臂橫行圍陷州府而倪賊當艱危之際以
勤王之餘半年之久不能近一嚴州者此
帥臣得人與否之異也然則諸路帥臣不
當輕付蓋利害如此惟朝廷加意僭越
死罪

信安程俱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臣昨備員禮部自三月初震驚憂憤即以病告連乞
外任又乞宮廟乃蒙除太常少卿臣以分義難安望
恩俯賜寢罷庶得卧家三具狀上省乞寢除命力伸前懇退蒙除知
秀州至四月十日被受勅差不敢復辭跪領赴任到
官已來竭盡疲駑無曠敗事蓋賊徒近臣僚論臣優於學問
而劣於推術長於控禦恐淺道有未測
之虞臣不能當閏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程某與閑慢
州軍兩易臣尋具狀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又准省
劄備奉九月十二日 聖旨程某治郡人頗安之可依
舊知秀州吏不對移臣疏遠小官才力綿薄誠如論
者所言聖朝仁厚愛惜士類不使坐廢不勝任之
誅量能因任許易閑郡而又繼蒙知察復賜獎與令
復故常非臣糜隕所能報塞然臣竊有誠懇非敢為
身實繫社稷朝廷安危利害不得不陳竊以浙西臨
江五州軍自鎮江至秀州五郡用人及戍兵皆當如
一仍各向前捍禦方能不使虜寇渡江如四郡備禦

甚堅一郡稍弱使彼諜知虛實止從弱處渡江則四
郡之功一時皆廢二浙之禍何可勝言今鎮江常州
平江等郡皆擇強能之守戍以宿將重兵而秀州
既無重兵捍禦江海而臣綿薄軍旅之事素未更審
又況如諭者所言為於權術而短於控禦萬一敵人
謀知緊慢止循北岸抹過鎮江常蘇等界直犯秀州
江江海岸若主軍弓手用命奮擊尚可支梧但彼既
至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迎則
難遡逆流以彼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皆出
降聖旨兩易劇慢州軍指揮施行臣敢不量力所能
安輯民伍仰報聖恩仍乞亟命大臣精擇秀州等處
及分宿將重兵屯戍遣岸庶幾五州協力或保無它
利害不輕非敢為臣私計臣不勝激切俟罪之至取
進止

恒誠特賜指揮檢會閏八月十二日臣條所論與所
江諸將當時遣有名望才實清要之官往來軍前問
勞督趣責以守禦江津一則務令諸屯聲援聯屬二
則行在近臣人使常到軍前將士之心有所歸係如
庶武宗征澤潞時諸宿將在屯亦遣御史中丞李回
督戰令雖事勢不同彼時但問勞督責使之聲援相
接心有係屬庶幾稍有固志亦一助焉取進止
臣竊以古人臨事圖功必皆先有定計今兹禦捍江
海賊寇戍守籌算廟謨諒有長計臣愚不揆冒獻明
主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迎則
難遡逆流以彼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皆出
兩浙決能為行在後拒此二段須先有定計譬如善
奕之人先圖取勝不幸局勢既敗則於既敗之中料
理收拾不至狼狽其後段亟當議定願先作蠟彈付
之左右僕射及宣撫運臣萬一不幸彼於別楚以至
秀州忽於一處渡江遠郡未及知覺即發用蠟彈行
與諸將諸州接以施行尚能抹急不至失措臣願陛
下試採愚言付之廟論或有可取早賜施行天下幸
甚取進止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臣通者伏遇聖駕巡幸道由本郡臣以守臣蒙恩賜
對親奉玉音以謂守臣六職當以撫民為務所以固

邦本而寧國家者訓飭甚備今臣訪察疾苦感以上
賦此以見陛下愛民澤物至誠之心出於天縱實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臣時到郡曾未浹日退即訪問耆
老以謂秀州近年和買紬絹最為民害蓋祖宗以來
以秀州不產桑蠶故雖夏稅紬尚止令上戶送納
本色第三等以下人戶皆折錢入官轉運司却於出
產絲蠶處置場收買以足歲額豈聞稅絹之外更加
和買蓋以蘇秀州出米至多逐年和糴既已甲於他
郡而杭湖等州屬縣多以桑蠶為業故和買紬絹比
他郡為多自靖康元年獻議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

之旨與夫諸州土產之宜但見杭湖等州和買絹數
頗多而蘇秀不及因以為不均於是分撥八萬匹與
平江府而秀州管認四萬匹自是秀州之民於常稅
之餘又加此一項和買紬絹於是民力益
困為害浸深後來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中因轉運司
狀以平江秀州不產蠶桑減秀州和買為二萬足然
終是創添此項責以所無輸納之時遠於他州貴價
收買而官給價直不過八百貫陌下戶未必得錢橫
被誅求急於常賦秀民疾苦莫此為大伏望聖慈深
賜詳察特賜蠲免和買紬絹則一州之民受惠不細

臣謹檢坐皇祐五年許下戶折納稅絹指揮節文如
后
皇祐五年七月十二日州准轉運司牒准
三司戶部牒准中書批狀指揮節文兩浙
轉運司奏體訪得蘇秀兩州鄉村自前例
種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戶輸納夏稅物
帛為無所產多被行販之人預於起納日
前先往出產處杭湖州鄉莊貨賣人戶要趕限了納
姓合納稅物糧價貨賣人戶要趕限了納
實耗甚多官中又不納得堪好物帛虧損

官私頗為不便當司昨於皇祐元年內曾
體問得蘇秀州不產蠶絲人戶送納夏稅
紬絹不便事理遂將畫牒蘇秀州除第一
等第二等人戶各依常年例送納本色外
所是第三等已下百姓戶內稅物即告示
取便折納見錢遂便數與出產杭湖睦州
差官置場依市價買得上等堪好匹帛數
目充備起發上京送納即無遺闕彼時官
司極獲濟辦聖慈二年准三司戶部牒
請依舊例施行不得更令人戶折納見錢

當司看詳逐州不產鹽終難得細鎖送納
不免依前於販易人遶高價買納下戶轉
成困弊又值疊年災傷人民轉更不易今
本司已認定逐年蘇秀州合上供匹帛管
錢於出產杭越湖睦州收買奉
聖旨送三司依所奏施行

論本州冗員及權官等事 皋准尚書刑部奉
聖旨逐舍監官減二員

如后一本州鹽倉乃有監官五員若減罷三員未為
闕事一依條唯繁難縣分知縣及廵檢縣尉課利場
務許差權官令本州錄事參軍司理縣丞主簿皆是
權官又有未出官人將仕郎亦權監當或薄尉
皆不應法一通惠鎮舊名青龍兼煙火公事最為大
鎮自來係京朝官纔闕令來監鎮二員內一員是舊
窠就家指使當人初任小使臣便得上件差遣若係
吏部差不知用何格法若係舉辟何由舉辟得行顯
見弊幸第一二項如蒙采擇乞作訪聞施行第三項
或恐廟堂要知推此措置

乞差陳汭充將領

契勘前知本州葉煥在任日奏乞武翼郎宋惠充本
州准備將領統領四縣弓手一千三百餘人令宋
惠就差充東南第四將其秀州准備將領不可闕官
縣監當時方賊作過連陷婺睦衢處等州至諸縣皆
破殘破而汭獨率縣人捍禦剿川相持累月賊不能
入不唯保全一縣倉庫生靈而又障蔽福建之衝使
無侵軼之患其不識其人然稔聞其事觀其已試可
見其才某今欲乞特差陳汭充本州准備將領填宋

惠闕庶幾緩急可以倚仗 奉聖旨依

論撥還平江府定慧院官田

契勘平江府定慧院昨改充神霄宮日依寶敕撥賜
田十頃緣本院常住止有田三百一十六畝遂撥過
崑山縣及本州華亭縣沒官田換足十頃之數近緣
神霄宮廢罷續准 聖旨將平江府神霄宮元管田產
並撥與定慧院切詳當時指揮必謂元初撥過田產
盡是定慧院常住所以依舊撥還本院不知當來為
要湏足十頃非別州縣標撥官田充數所有撥過本
州華亭縣官田二百五十畝二角三十步恐難以撥

與定慧院本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勅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天下神霄宮多是僧寺改充

一例撥田十頃後來改還寺院竊恐似此

帶郎官田不少方今兵食為急財用無餘

朝廷不應以官田郎與僧徒坐食浮費

乞留鄧根通判秀州

竊見報狀都省劄子備坐六月十六日　聖旨指揮秀

州通判朱原係先差下待闕人鄧根係明受元年三

月十四日差合行改正令朱原赴任鄧根別與差遣

某輒有誠懇上干朝廷契勘本州通判鄧根先任崇

根上舍出身乃有材武已試之効秀人所

安乞賜鈞察某竊以方今州郡金籍像吏

協力向前庶於艱危之時可望全濟故某

昨因賜對乞差保守劍川使臣陳汧充准

備將領已蒙朝廷矜允某不識其人亦無

關節但欲得實材以備緩急今者聞易復

從朝廷乞一鄧根且留在任蓋非私請伏

乞矜察如朱原指揮不可復回或依平江

添差一員候春暖無事日罷更取鈞裁

辭官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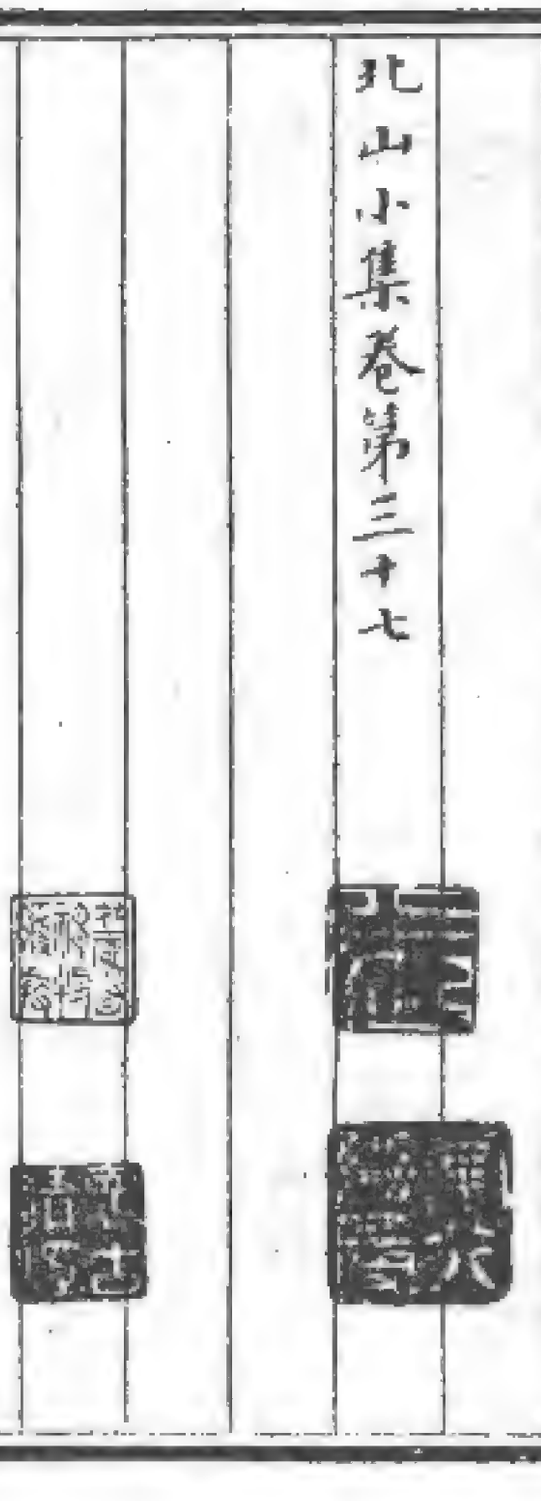
臣昨蒙恩差權發遣秀州軍州事即具申陳去年秀

州軍兵作過撫定之初係差葉煥知本州事緣殘破
州郡本官節次申請辭官等事皆蒙朝廷施行今本
州事務繁重又甚昔時欲乞許候到任檢具葉煥已
得指揮申請施行尋准建炎三年四日都省劄
子依所乞令檢會建炎二年九月日准尚書省劄子
巡檢表序在任過滿蒙差到敦武郎蘇敏中承替其
蘇敏中昏耄行步艱難眼目不明見准提刑司牒體
量具殿浦是海口把隘緊要去處委是難以放令在
任竊見忠翊郎毛璠孺頗有心力乞差充澈浦巡檢
文華亭縣尉見闕本曾差人竊見迪功郎新宣州旌
德縣尉石茂良雖是書生嘗游西北亦有心力乞差
充華亭縣尉並填見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與差所
貴防秋之時不致闕事奉　聖旨依

申星兩府劄子

本州近依朝旨指見管葉軍內抽差一半計七十三
人前去鎮江府防秋把隘仍那融搜刷器甲應副前
去各支盤纏犒設借請家粮外又發一季錢米往鎮
江府交納訖至今月五日忽准浙西安撫都總管司
牒揀退四十三人就令軍員張雅管押歸州仍指揮
別揀禁軍四十三人令本州都監王本管押前去仍
各要黑皮笠子衲襖衣甲弓弩箭鏃鎗刀等本州除
已依應副行揀選上件人數發遣所有器甲並係令
千鎮尚未了及本州都監二員內一員趙子震火患
瘦病自五月內在假至今只有一員王本部押幹當
近安撫司揀退四十三人止令軍員管押歸州令來
人數一般竊意不須兵官管押除已牒都監王本不
須前去仍開析回申安撫都總管司去訖

小貼子契勘所換人數壯怯事藝相去不
遠徒又費一番盤纏犒設借請等止是徒
欲本州困於應副如軍員既押兵士四十
三人回州豈有換去人數一般却須兵官
管押蓋緣安撫葉待制近作發運使日因
隨行兵士借支口券數少及巡辜事務所
牒閣住逃走兵士倪榮等名粮等事營蒙



言理則以瞻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
一有不至則將員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
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
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
信撫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
憤於下蓋惜分陰捄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而況席祖宗之成業固天下之思戴臚精嘗
膽覽群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為而不成何敵而不服
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
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
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采足以為將帥而未用
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
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
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四月納相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省寺監去冗官以來進用人才止有郎
官御次郎官遷陟止有左右史太常少卿左右司樞
密院檢詳大理卿少卿史臺官而所省之官其間蓋
有不應全闕者而增置之員乃復繁冗儻損繁冗之

負以補應置之闕則官不加多而事實治矣且六曹郎官在平時為高選然其進而為郎者有漸以有館職博士寺監丞少監府曹故也然文學才能積勞累資皆可充選其流不一故其遷有二塗平遷者則有七寺少卿三監長官其進擢者則為左右史太常祕書之貳左右司司業今則不然矣以郎官為重耶則未歷朝廷差遣初離州縣之人皆可得以為輕耶則其遷必為左右史等官者也又有舊為七寺卿少三監長官者往往無以處之恐非朝廷甄別人才（御名）重名器之本意也某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嘗具劄子於都堂陳述省官利害三省進呈有旨下都司討論施行後乃中輟及至建康有司不復案照於是寺監官吏一切罷之文書案牘隨亦散失竊尋某之所陳粗有意義不唯官冗官省而事不廢其於祖宗之制除用之差流品之異悉存其中似可裁用又某所謂所省之官其間乃有不應闕者如著作郎佐太府司農寺丞太學博士之類是也祖宗之時天下有大功伐祥瑞忠節義士凡所應書之事皆宣付史館元豐更修官制於是史館併入祕書省置國史案以史館修撰置著作郎以直史館置著作佐郎專修日曆是為史官蓋古之南史董狐與太史公之任也故自是以來應書史之事皆宣付祕書省夫秦趙列國雖一時好會猶未嘗不以史官自隨所謂趙御史書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也今天下雖多事然國之大事與大義天正婦伏節死義之臣不有史官書之則無乃湮廢大典而無以勸懲天下乎戶部度支金部之有太府所以謹關防吝出納也舊四承書押鈔引文書按行庫藏猶不暇給今則一員專監鈔餘皆歸之戶部事猥至則姦弊積矣又諸路漕運輸於闕下則司農主之戶部領其凡司權其出入考其登耗而已令行在以錢粮為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已令行在以錢粮為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今為急儻用太府二丞以掌繕除則體統備而官曹清矣又學校號為敎化之原古者京師有衰亂之際僭竊之邦猶假崇儒之名以修祖豆之事況巍巍大宋雖居無常處以圖中興之時亦當愛禮而存羊也今國子監有丞一員儻置太學博士二員以備經術文詞之選未為過也如某所陳若祕書省著作郎著作校正通置五員與太府司農軍器丞太學博士所增共不過十員今寺監之吏職者衆所在冗賤乃有事簡祿厚而猥多

者若擒繫兇不急之官均厚祿無庸之吏自足以充
所增之數矣所有某於建炎三年二月所陳着官劄
子謹錄本在前伏望鈞慈更賜采擇

修城乞度牒

本州幫築州城裹壁並已周匝并開廣城濠狹處增
築上城慢道及增添樓櫓三十座並皆了畢所用塼
灰砌城裹壁相次了當除依朝旨勸誘外先具狀申
乞朝廷支降度牒紙衣各五十道支還塼灰等錢雖
蒙省劄行下轉運司至今文移往回取會切恐猝無
給降之期它日別有興作人不信從欲望朝廷委官
經行檢視所申有實則乞即賜指揮給降上件所乞
紙衣牒各五十道右牒具呈取鈞旨

申宰執劄子

某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程某
治郡民頗安之可依舊知秀州更不對移某疏遠小
官才能無取仰蒙鈞造曲賜知察非某糜殞所能報
塞圖當夙夜廑職死而後已不知其他然有切誠事
關利害不敢不陳竊以秀州若只如今日事駕馭畢
力事功當依雄州守遊遵重燕山遇金寇初入脫身
平江府司理參軍薛倧建炎二年進士出身閩人強
歸為雄守護家屬六十口致之京師有氣義自言曉
通法律骨強長大赴事功不辭難者也
少有邊塵之警則秀州乃是沿邊郡如前日臣僚
之言所謂海道不測之虞者以某縣薄與本州事力
誠不能當不過率衆嬰城以死償節而已於國事未
有補也不然朝廷臨時方議易以強敏之臣不唯州
將於郡人無拊循之素而倉猝之際方易郡守轉使人
心不安又使新除者以迫於倉猝無以集事為詞被
代者有僥倖避事之謗此某所謂事關利害者非以
小已之私而已伏望鈞慈特賜敷陳將秀州使比臨
邊控扼要處於從容無事之時擇強敢勇略之人付
以郡事庶幾不至臨時顛沛以負委使伏乞檢詳閒
八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早賜陶鑄一閑慢州軍望當
竭力以報恩造

小貼子某近具劄子陳懇乞賜陶鑄與衝
處州對換一處所貴秀州臨海控扼去處
早得強能守臣備禦不測伏望矜察

二月納富樞密劄子

納相府劄子

竊聞平江以北河中流民及兩岸遺骸頗多不唯氣象足以傷和氣而致疾疫欲乞指揮下諸路各令逐州差官一員立限收拾具收瘞淨盡保明狀申尚書省仍乞委監司一員按行如尚有收瘞不盡去處令按本地分元被差官施行庶幾掩骼埋胔不遺時令而澤及枯骨見於聖時

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主管撫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清修簡易宣和中置秘書籍於秘書省兼用舉人尋即命官時格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為王府講書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罷奉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霖何渙滕鑄應及第特改官為鎮江府教授留任司農主簿其人嗜學有思慮臨事詳審不苟清修有聲頗亦能文竊見此月以來積雨汎溢聞之道塗道路之田已無可望而城中軍民多是廊屋居住上漏下濕皆不聊生物價益高人情咨怨其間有幷行去處恐致淺澀所以不散放泄井門欲望朝廷更加詳酌稍移遠日俯就權宜若頓事畢即放泄積潦使人情稍獲舒甦為利不細

竊見久雨不止牧米益貴四方士大夫日至省部注授屋遣行在食口愈多物價愈長軍人百姓愈見不易緣五月半已後到部之人合候銓試留滯頗多僉降指揮並與免試參部注擬庶幾逐旋發遣不至擁塞使行在食口稍減物價不增況至八月別無試場又迫明堂大禮臨時必恐放免銓試目今待徒令留滯無補銓量伏望鈞慈更加裁酌

竊見朝廷自訪求國典以來士庶所獻之書稍稍全備憲章稽古漸有考證然國步尚艱未見回鑒或定都之所謂當褒緝副本藏之名山深僻僧寺俾之守掌歲度僧一名候朝廷收取日罷其今來所請如蒙聽采乞即行指揮踏逐去處收置管業管所有度僧目紹興二年始仍令本縣令佐於交替日批書印紙無敢失損壞兩相交管及不得將出本寺院門依祕閣文書法科斷任持知事僧亦依係帳物交管右謹具呈取鈞旨

小貼子奏勘自來僧寺有御書恩澤去處
雖經兵火所有御書多是含舍收藏存在
蓋逕寺院僧行利度僧恩澤莫不用心收
掌
再論者官劄子
某昨具管見劄子錄白建炎三年二月內所上省官
劄子繳連申呈仰干聽采今竊見七月十三日聖旨
指揮備坐臣僚上言欲參酌議斷自宸衷稍復常員
併領司局事竊詳某昨所陳利便欲乞檢降以備群
議之末內有講究未盡去處今具如後一如某昨來
人吏數目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
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以三
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
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
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
收置如軍器所農多可置四人卿太僕衛尉只須二人又如軍器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減一
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軍器所可
名充太僕吏額若此皆如此則增置人吏實耗大農者

所陳管見或恵增置人吏實耗大農誠有此理今若
將修書了畢合罷局分人吏之數及取會閒簡局所
人吏數目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
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以三
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
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
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
收置如軍器所農多可置四人卿太僕衛尉只須二人又如軍器轄下有軍器所可
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減一
名充太僕吏額若此皆如此則增置人吏實耗大農者

非所恵矣所有人從只以郎官見破人數吏不增添
如某所乞置博士司農軍器丞及增太府一丞所破
人從不多通以所屬曹部郎官寄廳人充亦非增置
一如某昨來所陳管見或慮它日差除浸廣員數暗
增無異未省之時益費廩祿今若將截日行在見任
卿少以下官員數目降一指揮條具併復之後它日
行在官所除之數毋得過此如此則它日差除浸廣
員數暗增益費廩祿者非所慮矣況如某所乞止是
上下遞兼剔無增置而所增承簿博士不過五員并
朝廷近置祕省八員共十三員今罷局之官及無事
冗員可減之官儻取見數目量加罷減當不啻十三
人又其降入一人之費可贍二人初無增費右謹具
呈

論事劄子 會罷職 未果上

臣竊觀自古國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詢於廷臣使
各盡其說甲之言可用雖用甲言而
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時契丹大入陳堯佐罷參知政
事王欽若江南人請幸建康唯寇準請親征以幸澶
淵而虜以敗衂向使用欽若堯佐之言則大事去矣
及凱旋社稷再安然終不罪欽若堯佐者以謂寧失

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議臣之口故也國家有急
臣下獻計苟可以解紛救禍難安國家者蓋將無不為也
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紛用之不中或困致不虞謀之
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宣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難抹
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為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
紓禍者無不為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
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為問罪之端也然為李氏者不
幸而為太祖皇帝時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張洎
以蠟書結太原以緩師者會洎以使至太祖面詰將
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為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
紓禍者無不為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
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為問罪之端也然為李氏者不
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煜默廢之可
謂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不敢不受
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不敢違衆論而起兵
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
和然耳不幸事洩臣觀自項以來謀議成敗以計畫

異同為終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後來者雖身在廟
堂事方危急而終莫敢授心腹盡底蘊必回玄令糊
其口論天下財計莫急劉晏之為欲以紓民力實軍食富
國而強兵者會孫覿論常平之法詔俾討論其追積
欠責苗本錢此一事不可行也然北降詔旨固以為
聚斂之臣朕知其姦而罷然以此播告臣寮以謂沮
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財利臣所不曉方討論常平法
時行在士大夫以為非者大半臣以與言問之主議
結余睹謂之疏率可也固以致敵人之怒謂謀之不
臧可也其謀遽洩而遁不中事使其謀遂行世必以
為奇計也雖然使無是虜人之憑陵迫脅亦極其力
而後已也然固以謂二聖北狩職此之由則臣愚不
識也然則雖有智如陳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間勇如
龐涓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不敢不受
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不敢違衆論而起兵
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
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煜默廢之可
也若聲其罪於天下而其說不當於人心則人不信

伏而有後言矣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橫身
任事閒口獻計者不敢謀此國之大患也車駕之在
揚州有為翰林學士者方侍講讀被堅知為彼計者
保身緘默不失主眷則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

者為臣言財賦之出於民多取誠不如寡取誠不如勿取然今國家艱急方欲西向復中原非兵食不濟也與其無名橫斂於民如賣官鬻爵益之取之微而積之多於國計有補而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紓目前之急恢復既定雖常賦猶當時一復之其所以為聚斂之臣具為姦者臣愚不識也然則雖有李悝不敢盡地力雖有劉晏不敢議平準蓋聚斂之名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當事人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此亦臣之所謂非社稷之福者也臣既忘軀昧死以盡忠矣請遂畢其說如近者詹不顧身惟力是視思赴國家之急者如宗澤亦少矣然而沮撓詰責之曾不得舉首雖以老病盡年而不知者至以為朝廷沮抑忠義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論者以謂位高望隆奮不顧死者朝廷輒疑而憚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聞也聖主豈有是哉

日者杜充守東都威望日著提兵來朝遠方之人雖不知其所設施然聞之者若隱然可恃而增氣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謂朝士已有論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澤之疑復生於輿論也夫國之成敗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氣之銃惰在黜陟好惡之是非使祿食之人皆解體而歎息則何事又能立乎往愚惟陛下裁赦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近依准尚書省劄子乘遞馬赴行在二月九日道由浦江縣雇夫不時得留滯一日無誰何者堰坐逆旅因訪問縣令為誰稱是王三錫方致齋不出且以非意將代去無意於事其人又具言浦江初闕令郎檄王三錫攝縣事會有潰兵入境郎遣人招安本縣應副錢粮清兵聽命知州沈晦以王三錫招安應副有

勞奏乞正差知浦江縣勅未下間有旨授浦江知縣劉某到任交割半月餘日王三錫差勅下遂却替罷劉某其劉某尋得官秀州華亭而浦江有邑豪二人初以物力事愬王三錫遂率人經監司及朝廷陳狀乞留劉某稱有治術且稱三錫是婺州人恐於縣事不無顧情三錫遂具狀申陳若身有贓私已付獄究治尋下監司體量並無不公遂狀猶蒙朝廷令與劉某兩易愚竊以王三錫若有不公罪犯此二邑豪必無容隱劉某到任半月未應便致百姓攙留徒以邑豪二人初懷小憾既舉人舉留劉某恐三錫不去深

懷反側遂出死力取必朝廷卒能用已行之命遂一
巳之私況此二人既有財豪一縣令者又能上奏朝
廷去留縣令在任者排之使去已替者挽之使來以
下淩上權移匹夫竊恐此風浸不可長此事雖小而
所繫者大區區愚慮敢以上稗聰明或加省納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右某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
從事蠹弊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祕書省稽參舊章稍
儲俊造而某濫膺盛選待罪省試竊以謂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摭見聞及
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為書凡十有二篇列為四
卷名曰麟臺故事纘寫成二冊詣都堂呈納所有進
本欲乞付狀送通進司收接投進仍乞以副本藏之
省閣以備討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勾旨

納掌執論事劄子

竊見車駕到杭以來朝廷所降劄子紙札字畫苟簡
太甚事體剏弱而又出勑太速使有司奉行或有堂
礙如朝廷職事宜俻錢即有行試守之異劄子不帶
則勘請不行郡守近制則有路鈐轄都監之名設有
本路它州士卒違犯論咀擊長吏則是杖罪論犯階

級則當處極刑若劄子既未具細衙則豈敢便從階
級行遣舉此二端則知出勑太速堂礙如此欲乞朝
廷若有差除後省如劄無繳駁則自經由三省至發
勑給付各立日限所貴不至稽遲所有劄子亦乞稍
令如法

二

竊以政本之地是謂朝廷在京師時都堂及尚書令
僕廳是也朝廷之上百官朝集期會未嘗不以官班
為序若行私禮則以雜壓序坐而已今月八日集議
隆祐皇太后謚於都堂據御史臺貼定坐圖無復舊

制不唯官序紊亂仍亦臺省交紊謹按故事定臣僚
謚於都省本省官集於令廳而莊以御史一員穿相
左右承坐於中六尚書近南稍退侍郎重行於後左
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諸曹郎中諸曹員外郎以
次分左右重行於後考功郎官博士御史皆設特位
面北而坐乃傳議以次書字亦未嘗設案絫然也亦
未嘗有陞考功禮部郎官太常博士於尚書侍郎之
列而雜置憲臺後省官於寺監郎官之間者也今雖
以大典禮之故集監察御史以上議於都堂不止尚
書省官亦當倣平日尚書省定謚之儀而為坐次也

誠知既往不咎竊恐它日定臣像謚復循此舉秦班
著之常夫朝廷之體故敢偕易有言仰裨聽采所有
舊日坐次謹具圖子在前機政之暇乞賜詢覽

三

竊聞虔賊李敦仁昨犯建昌軍先經南豐縣其本縣
上三鄉人畏懼投降賊退之後各已歸業而本軍主
兵人乃欲盡殺南豐上三鄉人以為功遂入境蕩廬
舍奪取牛畜致其人失業聚衆郤行剽掠下三鄉人
切恐兵連不解遂為寇賊又有建昌軍人保義郎姓
管人於提刑司乞往招安李敦仁遂被差委仍令本

軍應副其本軍主兵人稱是李敦仁奴細收送本軍
并其骨肉盡行拘禁地遠未知事實萬一不虛竊恐
合行措置體究

狀訓五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 云云 聞命震惶不知所措伏念臣
才術不競性質憃愚加以積憂重以忠悃耗閉學
寖廢文字荒踈使勉就於試言必難先於盛選所有
召試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安愚分不致疾顛
無任 云云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試中書
舍人尋具奏辭免乞賜寢罷上件恩命十三日准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程俱特免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
職者臣仰戴誤恩益不遑處敢布誠悃上瀆睿聰竊
以西掖詞臣當世高選自非文學足以資潤色而備
顧問才識足以明治道和達國體公望所屬豈敢冒
居而臣迂憃之質既無取材鄙陋之文又不足道年
齡迫於耆艾心志耗於隱憂苟貪寵榮不量稱否必
速官謗上負簡求而況班著之中後彥甚衆以之充
選誠不乏才稷以命臣實深惶懼伏望聖慈察其愚

信安程氏藏書

款收還新命曲賜允俞蠻議之私不勝幸願臣無任

舉自代狀　二十四日授告二十五日告謝賜章服二十七日正朝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王禹偁學問淹通資性簡靜揚歷中外幾二十年老於郎曹泊無隕穫如蒙進擢以鎮躁浮庶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詞頭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中書門下省劄子到詞頭一道內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令臣命行者右臣竊以謂刑賞進退皆當體覺天下之公議而行之則勸沮明而天下服天致天下之亂者蔡京王黼童貫及京之子攸致京城之陷者耿南仲及其子延禧者此天下之公議也當靖康時南仲以官僚之舊雖避窜相之位而實當窜相之權愛子延禧乃一時之宠主陷京城者非此而誰臣以謂南仲延禧之罪不在於議和而在於沮天下之兵蓋兵威振而後和可成也以古今之述考之則可知已其所謂沮天下已到之兵者前日臣奏言之備矣今二聖之北狩未還宗社之艱危未濟上下宜宵旰靡寧南仲延禧不得不任其責而乃起自廢放盡復舊職無乃廢天下之公議乎所有延禧復龍圖閣學士詞頭臣未敢命行

繳李處勵再任詞頭奏狀

今月二十六日准中書門下省劄子送到錄黃一道為知衢州李處勵令任滿令再任事令臣書行者右臣竊以方今國勢未安莫如固邦本而勞來撫綏使百姓稍安廬里不轉而為賊殍盜賊者守令之職也李處勵久在衢州科率無度軍期之入收支不明妄召使臣虛破請受其弊不一科率之令名色實繁朝行夕改如以綖折米後復折錢應就縣納者忽令赴州應納本色者又行折變人不堪命殆不聊生契勘州郡用度縱令不足不免科敷亦當至誠惻怛思戢不加察而州縣之吏與攬納人首尾相應務為侵擾山鄉百姓擔擎送納動是數程非理追抑率意改更令窮朴之民奔走轉換倍費不暇自然厭苦唯命是從須於攬納人處倍價收買見抄方免追驅催迫科敷略無休息憂勵之政若此豈陛下固邦本安百姓之意哉又憂勵既過督期已謀寄居外縣於是益務尚諭委政佐幕勢須姑息豪猾假借吏人若令再任必有寄名買產屈法故縱收息豢獄之事亦非所以全憂勵也況為後來之代者又是其救傳正雖強

有占市人誰敢言方陛下廣精求治之秋必不以一州苟便爰勸而使疲瘵之民重不幸也所有處勸再任錄黃臣未敢書行貼黃契勘處勸見帶權發遣真進奏院却供合稱知衢州軍州事致錄黃誤作知衢州伏乞照會施行

繳宋煥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宋煥復舊官宮觀差遣詞頭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謹按宋煥天資險壬唯利是嗜出守州郡以至備官寺監見內外貴倖利權所在者無不以論交貨取得其利而後已至艱難之初之詳矣夫赦令之有釵復者常法也其手奪則當投之以天下之至理士夫之公議而行之今煥自散官用赦復舊官其為濫恩亦已足矣乃并以宮觀差遣與之則它日復有赦恩將寖復待制之職矣如待制者非宋煥等輩之所得為者乃可以散官馴致而牽復之乎如此則凡能趨利奪便由徑媚竈以取美官高位者皆為得計而視英才括默沉遲之士為無能矣然則奔競安得息而風俗安得厚乎此臣之所以不得不先事而論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宋煥

亟除待制出使六路忠勞歲聞罷廢昭著非言者論之詳矣夫赦令之有釵復者常法也其手奪則當投之以天下之至理士夫之公議而行之今煥自散官用赦復舊官其為濫恩亦已足矣乃并以宮觀差遣與之則它日復有赦恩將寖復待制之職矣如待制者非宋煥等輩之所得為者乃可以散官馴致而牽復之乎如此則凡能趨利奪便由徑媚竈以取美官高位者皆為得計而視英才括默沉遲之士為無能矣然則奔競安得息而風俗安得厚乎此臣之所以不得不先事而論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宋煥

依赦復官外宮觀差遣乞賜寢罷

轉對狀

右臣准御史臺牒十月一日輪當轉對者臣伏讀改元德音宗祀赦令陛下所以勤恤人隱惻怛丁寧之意可謂備矣豈非以謂人心者邦本之所以固耶自天下兵動以來其橫潰四方為生靈之禍國家之憂者衆矣然有叛卒而無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廣之民往往起而為盜此不可不思其故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令仁愛之言聞於天下屢矣元元之民必將冀其實也且朝廷知民之所患以自盜賊論大科率之繁重由庫空竭橫費日加也不取之民將安出哉如此則雖以自盜定罪日殺一人而不能禁其科率之為害又不如文敏賊不才之吏之為害深也所謂科率之錢官用一二私取八九者莫大於科率之繁重故令提刑司覺察州縣科率者是已監司不按與之同罪所以禁切之亦至矣然贓吏終不止者何也由不御名擇守令監司而未嘗正贓吏之罪故也遠州僻縣未嘗聞使者之足音便傳忽至非搜廂庫揭喜冒血報耕穫之夫以挽負於道塗耗糧儲以抗隨行之吏卒則親舊賓客請託為姦如是

而已民之疾苦不問也贓吏不按也豈唯不按又圖朝廷而薦之州有軍期之庫縣積軍期之錢如德音所云者皆是也然且迷為姦敗不相蒙則相持耳夫監司郡守不御名擇贓吏不正典刑無額之錢無所稽考吉賞之科不嚴則雖日下一詔而姦贓之吏不悛也如此則德音之欲去贓吏之弊者尚為有實乎夫科數之害未能遽去也剥民之財破民之產常使其入皆以資公上緩急之須則元元之民尚無憾也而所謂官用一二私用八九者存焉此民之所以怨也縣令不能徧知也則亦御名擇郡守監司而已朝廷誠恤窮民疾贓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二州科敷侵盜之尤虐按而考驗之若其隱文書庇胥吏俾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對置又重告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贓吏得矣贓吏得付之定法而正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塞言矣如此而後損緩之惠稍息籍令不得已而緩之惠以資公上之急而不以肥贓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辭免權侍講狀

右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權侍講者臣一介愚賤上蒙恩寵間雖是暫權然臣伏自惟念學術淺陋心力衰疲今此盡瘁絲綸尚恐述荒踈誤忘之罪若侍經帷幄必將有鄙拙尸素之譏聞命之初惶恐無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別選時俊罷臣上件權侍講指揮俾安愚心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月十日奉聖旨不允

十月十三日上殿

臣竊以謂制誥者人主所以號令天下而鼓動群物之具也其可不御名其言哉臣觀前古訓誥之文其都俞之間雖是暫權然臣俞吁咈之詞未嘗過其實也唯其稱而已朝廷誠恤窮民疾贓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二州科敷侵盜之尤虐按而考驗之若其隱文書庇胥吏俾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對置又重告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贓吏得矣贓吏得付之定法而正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塞言矣如此而後損緩之惠稍息籍令不得已而緩之惠以資公上之急而不以肥贓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俞咈之間不為溢言以沒其實大號令之深於進退黜陟之間不為溢言以沒其實大號令之

辭免權侍講狀

出而使加膝墜淵之語曰聞於天下非所謂大哉王言者已臣愚不肖蒙陛下簡拔以當綵綸之任誠願竭駑少效古人之體以當今之宜以著陛下德意於訓詞而無使為天下後世之所嗤議亦報効之萬一也取進止

貼黃晉唐之詞臣有為無朝恩之語而其詞簡約者朝恩怒曰一字不可增耶由是衛之而近世率以詞臣之情好厚薄受憎以觀時之用捨緩急而為訓詞之輕重蓋不思其為人主之言而非詞臣之言也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叛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輒宿將固已選而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文臣中嘗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右臣三月四日蒙恩賜對進呈上件劄子未聞施行謹再錄上進更乞聖裁取進止

竊非之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叛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輒宿將固已選而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文臣中嘗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右臣三月四日蒙恩賜對進呈上件劄子未聞施行謹再錄上進更乞聖裁取進止

繳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三省同奉聖旨胡舜陟特起復差知饒州填見闕不許辭免不候受告殷家限三日起發前去赴任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竊考祖宗故事臣僚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係將帥及邊任寄委不可暫闕之人今舜陟身自在閭里而饒州別無事宜兼舜陟近經起復方困罷退復令持喪令和再被奪情在於人子之心誠為至痛使舜陟聞命而趨則是三年之喪乍持乍否在於名教必不自安所有上件除授臣未敢命詞行下謹錄奏聞伏候

旨

貼黃臣契勘舜陟必須辭免乞候奏到特降允俞指揮庶幾授辭兩得其所臣職在論思輒敢因事陳愚伏望聖慈采擇

繳宣州起復司戶參軍狀

准吏房將到錄黃為宣州起復奉 聖旨特起復依舊在任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參軍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奏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所有錄
黃某未敢書行謹具申中書門下省謹狀

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江東安撫大使司奏
乞依張縯奏辟持服高亮明起復知建康府溧水縣
例許辟持服人太平州繫昌知縣乞差持服人迪功
郎胡懋為無湖知縣乞差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奉
聖旨特依奏者右某近緣宣州奏司戶參軍馬允升
丁憂乞令起復依舊在任奉 聖旨依某遂具論列契
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掌職遷

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宣州司戶參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奏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已奉
聖旨工作指揮更不施行今來江東安撫大使司所
辟持服人胡懋閻彥昭雖是乞依張縯前例及朝廷
待遇大使與偏郡不同并繫昌無湖二縣正是沿江
控扼去處又非司戶之比然胡懋閻彥昭身非在任
遭喪二縣見令關官儘可選求能吏若皆用持服人
奪情起復終恐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不能
集事赴功欲乞收還前件指揮下江東安撫大使令

別辟官如蒙聽采其高亮明亦乞指揮罷官持服所
有錄黃某未敢書行謹具申中書門下省謹狀

伏候鈞旨

劉子 十二月十一日上

臣輒有愚悃上瀆聖聰臣仰蒙聖慈知遇獎拔每思
報効唯有寸心蓋筋力不足以備顧行才術不足以
當繁劇若於籌思利害裨補闕遺又無以効區區之
忠則是頑無所知素餐而已苟無人責必有天譴此
徵臣所以常於出納命令之際未嘗敢懷不盡之情
者也今月七日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福國
長公主臨月令戶部支錢三千貫文臣以掌判報行
必已支給事關賜與理無復追逐更不敢論繳上煩
聖聽然臣愚過計竊恐產乳或滿月之後僥援此為
常則為無藝若其他賜予之間每事如此漫惡傷財
害民以貽陛下它日宵旰之憂故敢妄陳瞽言伏惟
采擇自天下承平錢帛山積逾使禁庭宮邸與大宗
戚貴近之家視數千百緡僅如糞土不思民力輕以
費用臣聞神宗皇帝時初欲更制俸祿遣中使咨問
李氏大長公主以先朝俸祿之數大長公主初不肯
言久之乃曰言之使人羞愧未下降時月俸五千臣

集016-414

政和間守官京師則闡大長公主之女月俸并雜給
之物無慮數百千矣此國用之所以橫斂
安得不厚橫斂厚民安得不困窮也且三千緡在今
日亦中人之產也觀州縣催科之政閙市之征大抵
農商貧下之民錙銖圭撮之所積鞭扑禁錮之所得
者豈非生民之膏血耶而取承平以來所謂中人百
金之產王姬數十年之俸者曾不滿富貴之家一笑
之費一日之給此所以天怨人怨而馴致天下至於
此極也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戚貴近之家其享富
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爭也
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苦此皆不知惜福畏罪仁
民愛物之道故其報如此其酷也然懷利封己之人
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儉約為削弱此
不可不變也以通日昭慈嚴宮與接伴館使之事觀
之則知貪冒者之心未嘗少知戒懼也天以昭慈之
喪嚴宮非園寢之制近郊非洛邑之遠而臣竊聞之
費至三十萬緡接伴館使初欲自明至京舊例之半
今館伴之使當在明州則接伴使罷之可也而置局
自如此何理也其皆為陛下撙節財用不市私恩而
專恤國事者鮮矣今國用不足如此民力困極如此

養兵賞設官吏之俸不時之費如此然未至於闕絕
者江浙之地尚可征江浙之民尚可斂而已徒見其
木闕絕也國以謂天下之財無有窮盡可乎不知一
日闕絕則禍變不可勝言矣豈可使至於闕絕而後
急也此臣所以深憂而切歎者已臣願陛下以祖宗
為法每於賜予費給之間視金帛錢穀當以生民之
膏血國家之基本視之而無復以近年為比也天三
百萬之錢賜胥因之親而臣喋喋如此者艱危之時
匱之甚雖至微之物然積以致多亦當節以制度
而與天下共之所以惜生民之膏血而痛革近世侈
矣天將以痛革侈本之風會此心以制用則天下無憾
之矣以儉約樸素之實恐難以法令操之也臣今
月二日因次進故事嘗以太宗真宗愛惜財用克勤
小物之事為陛下言之矣乞賜裁覽則天下幸甚臣
職在論思仰懷陛下厚恩不敢不盡愚慮僭易獻言無
任惶恐俟罪之至

應詔薦士狀

准尚書吏部牒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十一月十九日

手詔令侍從官舉三人已上同罷保舉臣令以所知
保舉如後朝奉郎權發遣巴州軍州事馮機勁直敢
言通理性之學故臨天事而不懼嘗說二典賦得其
要領其憂國採時之志甚切若備臺諫之選必能知
無不言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許德之端靖有守宣
和初任太常少卿遷永州補則其恬退可知其性行
學問可備師儒議論之地朝散郎主管臨安府洞霄
宮許亢宗靜退有立學問亦優猶康元年嘗任起居
郎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性質剛方輔以
三代勤修諸點檢房點檢文書差失私令改正者許
降三名 諸房發錄黃畫黃并發書呈納舍人文書科記不如法者准此 掌閣掌當官陽三試
書省送到取旨文書 門下省給事中封駁還送到文字同不親發者每件各
令略行檢具申書省及後有除如後諸受門降若尚
次命詞錄官雖降勑亦是兩次錄黃如此之類似亦
兄長欲望朝廷詳酌倣祖宗故事施行

二

又行錄黃命詞出告如遇日學士侍郎給舍除職與
郎及在外武臣轉官遷郎並是兩番行遣從官則兩
判知諸房承受到生事文書並本房舍人背書日諸
日以事目計總數本房錄事以下次第簽書訖屆五
日薄月終並押舍人諸房應書押舍人文書令連簽
穿當官以上齎赴諸房點簽到指揮差夫應理功過
者已改正施行訖 諸房即批總姓名 即半月具事因狀背次第
書職位姓名押字申尚書省 謂手分令司行人及職級長職級即本房 陳乞理為勞
績經舍人書押者仍於限內關送 諸錄事以下功過舍人廳注籍歲終
比較諸房功過等第並令舍人廳依格書鑒格所不載

聽比附增損即難依常格與奪者取當筆官判諸房
點檢勘封賜有脫錯若輕重不同不案驗而糾正
應理功加本格一等 餘條糾正准此 右謹具呈欽乞鈞旨下點
檢文字錄事等盡行檢舉合行勘令遵依施行取鈞旨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狀劄六

府第納牢相劄子

竊見接伴高麗人使官申請一行人支賜並乞減半
支給已得指揮施行竊謂今日國力比承平時所耗
削者何啻一半而自越至明之勞比昔時自京師至
明遠近又不及十分之一尚循弊風元費如此竊謂
在艱急時所宜上下體國以從省儉又自來國信使
及接送伴使並自受命置局之日使支破一行人食
錢請給所費不貲欲乞裁酌國信使及接伴送使自
朝辭前若干月日置局勿為浮費以耗國用但使不
至妨事足矣何必纖悉國事使欲廣費官錢靈國病民
也右謹具呈

申省狀

昨於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
送到詞頭一道為資政殿學士盧益該遇明堂大禮
封贈內故妻趙氏淑國夫人擬封福國夫人竊慮前
執政官妻未應封國尋呼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供稱
勘會見任執政官并前執政官遇赦并初除封贈册

妻亟封贈郡夫人如係小郡合封贈次郡已係次郡
合封贈大郡夫人緣擬封與所供有此異同遂具狀
申中書門下省乞下本部契勘的實依條格施行今
來本房送到司封狀稱令據承信郎宮使揔資政府
幹辦使臣左政狀契勘本使宮使揔資政該遇去
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合該封贈尋依條式陳乞
近蒙尚書司封取會已要淑國夫人趙氏所封係用
是何年日恩賜封贈已具回申外今竊聞省部疑惑
謂淑國係大國初封未合封大國致有取會今再稟
覆得本使資政鈞旨昨於建炎二年九月內初除同
知樞密院合該封贈是時係初封特封小國又於當
年十一月內該遇冬祀大禮又合封贈係合贈次國
其逐次封贈宮告同建炎三年二月渡江並皆去失
不存今來又該遇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
又許封贈係第三次合封大國今來即不審淑國係
是大國為復次國若是大國即乞省部指揮於一等
大國內別封一國號如是次國即乞依條封贈大國
及司封寺分窪房通狀稱本宮妻今來合遷改次國
夫人本部已擬福國夫人具奏訖兼福係次國俱再
追喚到司封寺分窪房通全供具寧執合封贈母妻

條法據本人狀稱勘會左右僕射封贈母妻國夫人
執政官封贈郡夫人者右契勘同知樞密院即非宰
臣於條封妻只合封郡夫人其盧資政妻初除封國
已是謬誤司封人吏非不明知條格乃復妄有奏擬
敗闔朝廷其人吏欲乞指揮送大理寺勘斷施行仍
令司封將盧資政封贈依條格奏擬以憑命詞行下
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候鈞旨

乞住講月分不支職食錢奏狀

右臣等竊以非才備員講讀學術淺陋無補聖聰月
請添給固已厚顏今來住講月分若依常月勘請戶
祿實多況時方艱虜國用尚屈是雖小費在臣等
無功而受竊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許臣等住講月分
更不勘支職食錢候開講筵日既修職事所不敢辭
伏候勅旨 奉聖旨不允所乞

申堂改正王擇仁轉官不合命詞狀

承吏房送到詞頭為王擇仁昨建炎四年九月進告
授通直郎直徽猷閣近具狀經朝廷為當時已係通
直郎近又承宣撫司便宜指揮轉奉議郎今來合轉
朝奉郎直徽猷閣合干宣撫處置便司取索元告毀抹
今來命詞者某尋發貼子於吏部取索建炎四年王

擇仁轉官除職因依據吏部錄到元降指揮全文并
告有詞係是本年八月十九日賞功轉官除職某契
勘當時既已是通直郎轉兩官即合轉承議郎正作
告只合改正前銜作通直郎後擬作承議郎直徽猷
閣令官告院檢會元指揮全文別行給告或出劄子
改正如此則與當時告詞賞功之意相應所有令來
再轉一官合轉朝奉郎只合給告不合命詞欲乞鈞
慈特賜判筆施行庶於體制為宜

乞貼改劄子

劉光世王寔營田畫一錄黃內有稱令來朝廷撫定
邊事措置營田保守邊面某欲乞鈞裁貼改邊事
等作江北政保守邊面字作保養兵農取鈞旨

繳蘇易轉行橫行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武功大夫榮
州團練使蘇易把截奉化縣界已蒙轉一官回授乞
於令官上收使奉聖旨蘇易將所得轉一官特於階
官上轉行其已降回授指揮更不施行令臣命詞行
下者右臣竊見自頃以來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
轉入橫行寖以冗濫頓失祖宗之法得者既衆則官
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屬世
勸功之時其為弊害尤大今蘇易止是把隘奉化不
經鬬敵便轉一官回授有服親已是優恩睠隆成命
今來乃於階官上轉行即合轉右武大夫乃是昔時
西上閤門使而朝廷即從其請收還回授指揮其於祖
宗之法號令之宜皆非所應得也臣契勘祖宗之法文
臣自寄祿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
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閤門副使
至容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
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須特旨設元
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將進為寄祿官以易
之者蓋有深意也自政和不唯輕改武臣官稱為郎
大夫遂并與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
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意率意改更以開僥
倖之門大抵如此故流弊日深也祖宗時如曹璋廣
吏遷帥功名傑出乃以閤門使知秦州張元楊歷最
久官止於客省使且以元豐三年言之是時官儀人
物最盛且多之時而閤門使止有十四員引進使一
員四方館使云員副使五員而已諸將之為橫行者
皆在數中如种諤韓存寶李浩李昌祚姚麟之流是

也謂以崇儀副使知岷州擒宗哥首領敗鬼章而得
引進副使後以擒山後生羌吟鵾朴而得東上閤門
使當時橫行既少官職責重官職責重則人以為榮
人主慶賞之柄亦重不然則反是矣且文臣之所謂
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
何理也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故祖宗
時官至皇城使者尚少其有至皇城使而合轉官者
多是只與遙郡刺史今乃於武功大夫上一例轉行其
為冗濫甚矣自改使為大夫已來經靖康建炎軍興
之後常調之官下至皇城使僕廝之餘轉而為橫行者
又不可勝數也自古名器不 御 名官職太輕變易猶
章奏亂體制未有如十餘年以來者也今橫行之官
無慮數百千員其弊可謂極矣夫官職重輕在朝廷
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之則官職重
若朝廷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
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何謂得者不以為恩
異時橫行至少得者即為異恩今則人人可以循次
轉行則彼才器超絕之人軍職立功之士與常進碌
碌之流官稱一同了無差別所在之處百千為曹則

不可勝數而運戰之物不以功之高下一例轉入者
又不可勝數也自古名器不 御 名官職太輕變易猶
章奏亂體制未有如十餘年以來者也今橫行之官
無慮數百千員其弊可謂極矣夫官職重輕在朝廷
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之則官職重
若朝廷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
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何謂得者不以為恩
異時橫行至少得者即為異恩今則人人可以循次
轉行則彼才器超絕之人軍職立功之士與常進碌
碌之流官稱一同了無差別所在之處百千為曹則

亦何足責者使彼望短量長計功比類則所謂得之
不以為恩者有矣何謂未得者常懷缺望蓋與之既
輕得之容易則其流必濫既濫則冗理之必然則彼
未得者將曰某人之才我豈不如某人之遷豈以功
伐然彼為橫行而我獨平進則所謂未得者常懷缺
望者有矣豈唯不以為恩與常懷缺望而已而妄庇
治亂之明實存其中蓋不可 御 名所與也關張官為
將軍則雖以黃忠之才之功亦欲為將軍而諸
葛武侯以為不可遠與關張等如此則官職安得不
重唐德宗時勳官冗濫於是有以開府驃騎告身易
耳臣不勝愚憃拳拳慮國之誠忘其么麼敢因蘇易
之請曲折布陳亦冀陛下深思熟計有以抹其弊而
已其蘇易所轉一官伏望聖慈只令依前降面授指
揮施行庶使有功而得之者皆知為異恩而非可知
循致者也則官職重而勸激深矣所有詞頭繳納中
書門下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任源管押成都府等路內藏庫金銀疋

帛等奏狀

今月二十八日承中書門下省戶房送到錄黃為正

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成都府潼川府路每年合給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綃將建炎元年二年未納欠數及建炎三年至紹興元年並未納數可詔下張浚催發計會任源除合用疋帛外並令宣撫司變轉輕貨差得力使臣同任源押赴行在本庫交納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見陛下以張浚宣撫陝西與將士辛暴露之久比者殺獲虜寇薦立戰功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以示恩意兼川陝之人累年以來朝廷音信幾於隔絕今聞王人之來諒皆感慨悲喜仝聞德音乃以催發變轉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綃使之管

押臣恐遠方之人不達事體妄意聖朝以寬恤民隱之實未聞以誅求通貢之務為急則是陛下諄勤之意二介之使未足以布宣恩仁過足以招致怨讟而已臣愚竊為陛下惜之者此也況內藏庫合納之物并御服綾綃自有司存在內則戶部在外則漕司起發驅催乃其所職恐不必更煩聖慮委任中使然後辦也兼張浚宣撫陝西以來三年于此矣供給饋餉賞軍等用不聞出於朝廷而陝西五路例遭殘破是則資費出於四川者必多矣民力凋困不問可知今乃追通文於五年之後責歲額於方春之初其於示遠方宣德意也非所先也若使漕司速急既已用過未能遽集而今乃中使臨之宣撫使督之漕司州縣將安取乎則必取之於民耳非急於星火剝及膚髓何從便得之以赴中使之期也是一使至而四川之人為之騷動又非所以安遠方之民也不唯如此中使至彼若未得內藏庫物及御服綾綃則豈敢空回必須日有公移督促宣撫使及轉運司則是日久經營養軍備寇之外別生一項事端要煩捃敛之事也督之益急則中使當有妄作威福之嫌而事未必濟一也中使既得物帛則不唯地里拘礙兵多則事體張皇使好亂無知之人得以藉口惑眾二也不然劇賊生心多以師旅要而取之或害中使徒辱朝廷三也至於御服綾綃固是臣子共奉之常然於杌弋嘗膽大寇帛衣之際而俾聖主親其文以索之又非所以感人心而先恭儉之術也建炎二年臣以尚書郎從駕渡江至杭之初竊聞執政進呈減發婺州貢羅事陛下驚歎曰如此等事朕都不知盡令蠲免而執政止乞數蠲減遂寢罷可陛下曰如此好事一日做得一事一年當復幾何矣臣時徒步斷足劉光夫梁汝嘉餘杭撫生

意傳聞此言歡喜踊躍至於出淨知聖德之可以大有為也雖禁中之語然神聖之言所當宣布無事於容自是臣常為士大誦之竊以謂如臣等輩不可以畏旱諜已懷利緘默以負聖德也臣願陛下以爾時之心為心所降指揮乞賜寢罷俾有司具諸路合供內藏庫物與御服綾綃之數且詰其不至之由候到出自聖裁或蠲或減之外責以期限孰敢不供所有錄黃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正月二十九日上殿劄子

臣竊觀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故周官有大詢在西漢時有大政事典禮刑辟必集博士議郎以上至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議之而取捨焉問者不以為賢與者不以為罪唯其當而已矣祖宗之朝倣漢制自三館之士皆得與議尚可考也況今天下多故云為舉措蓋安危利害間不容髮之時也雖陛下總攬圖回於上大臣盡忠竭慮於下然廣采兼聽深思熟計而後擇而行之未為過也臣愚欲望它日應有大議如所謂政事典禮刑辟之大者下博士祕書省郎官以上臺諫侍從議前二日集議於朝堂俾同者為一狀所見異者退別為狀偕上中書門

下省進呈而後擇而行之其便有五合衆人之智盡天下之公是非利害斷而行之一也示天下以無我以來嘉言良策二也自博士以上皆得與議則雖欲退有後言以歸非於上橫議於下不能三也陛下因採之以道陰察邪正雖能否於其間以備簡擢而汰庸才四也如此則在朝之臣既比皆有慮國謀事之責庶思裨益朝廷而不為秦人視越之人肥瘠者五也

二

臣竊見邇日以來所在寇賊往往已就招安然欲一切收而養之則耗財而滋冗食簡而汰之則無所歸而聚為盜此不可不慮也自寇亂之入其所經州縣戶口所耗幾半如聞閒田不耕者尚多儻專遣一使有學識而疏通有吏能而端厚者如以勸農為名辟屬毋過若干人俾行經寇州郡與縣令佐根具閒田為籍各注鄉村里保地名項畝戶人姓名丁口等印牓招諭復業其未復業田計見實數候有招安簡放疲冗之人即從朝廷按籍撥遣令於某處給逃田耕種借以牛種及起蓋廊屋並田以居如之耕牛即習用漢志人犁之法一熟或再熟之後即佳支糧種漫為

屯田是一舉而兩得也即有歸業者證驗無偽即以給還而就耕之人別給閑田如初給之數仍專置一司以鎮護之臣所陳梗槩如蒙聖裁稍有可采即乞降指揮俾朝廷博議可否如可施行仍衆具措置曲折繼悉之務以聞更委大臣裁定施行庶幾有利而無弊取進止

繳録黄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録黄一道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乞辟持服人承直郎閻彦昭充營田幹辦公事令臣書行者右臣契勘近者胡舜陟起復知饒州兼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軍馬允升依舊在任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乞起復胡襲知繁昌縣閻彦昭知蕪湖縣臣亦具奏陳以謂饒州別無事宜及非遷任寄委又司戶之職人皆可為并蕪湖繁昌自可求選能吏不必皆用持服之人拿人子至痛罔極之情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無補事功皆蒙聖慈采納施行今來閻彦昭從浙西再乞起復乞賜檢會前奏及所降指揮照會施行所有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録黄狀

准中書門下兵房送到録黄一道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辟官起復軍都統制申竊見迪功郎孫應丁父憂乞令起復差充本軍幹辦官奉聖旨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近緣起復從官知州及江東浙西安撫大使司辟官起復某各具繳論已蒙降指揮不行記令來孫應亦非將帥及見任從軍在行不可輕開之人所有録黄難以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録黄狀

二月二十日奏狀

右臣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録黄一道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辟官封奏二十三字水有剩倘生白斜手上言云本望言莊十書令人據舉江州太平觀諫議大夫令臣命詞行下臣伏見自頃以來陛下圖治之切往往急於用人德意誠摩也然竊考古今之宜與祖宗之制其進用人才自非隱遯丘園道義器卓犖傑出如陽城种放之流未有闊略資望不循次而進者何哉名器不可不重人情當使厭服故也俯之少時誠有俊聲氣亦豪邁以稽之于審見用於崇寧政和之間然以黄庭堅錫又上書入邪等且連任宫觀改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靖康之初復為省郎其後未有所歷也陛下即位以來初未之識今乃遽自前任省郎驟除諫議大夫自元豐五年更定官制未五十餘年未之有也上皇用人雖號為兼收驟用

然亦未有所謂親擢之士閭略資歷如此者傳曰如有所舉其有所試矣又曰左右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夫豈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古聖人之言用人之法也今陛下亦既有所試而見其賢矣乎況諫議大夫以彌縫袞闕佑佐上德為職昔者端厚如王覿博通如孔文仲剛果如劉安世忠清如豐稷皆為之矣然覿文仲安世皆自諫官次遷稷自前侍郎待制遷皆望實俱高人主熟其議論趣向以充選今俯雖負豪才俊然陛下何從使得之而驟用若此臣恐天下陰惑也漢鮑宣嘗言古刑人尚服今爵人及惑無乃與人美官未足以勸而及令天下感乎陛下誠知徐俯何惜歲月召至行在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使其望實已孚於人然後進而用之蓋無不可也寧使士論以得之為後時而無使相顧駭視腹非而竊歎也非君父之所以成就愛惜臣子之心也不然則似恐其不來以高位誘之要其必至如此則不唯非所以待士亦不足以得士矣何哉蓋上之人期之以利而彼亦懷利而來苟懷利也亦何士之可得哉臣願陛下但下召命須其至也姑以所應得者命之陛下它日欲置之左右循墻而進未何為不可哉臣誠為朝廷惜此舉措而愛俯人才竊思有以彌縫成就之也臣承詞頭竊用惶惑伏念旬日不敢措詞已而再思蒙陛下厚恩俾待草論思之地儻使朝廷舉措未厭人心或致疑謗而乃惜身懷利不能長慮却顧盡忠獻言是臣仰負聖思苟貪榮寵人尤鄙賤將無所逃所以補元忘生妄貢愚瞽伏望陛下深思惡言更賜裁奪臣聞漢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有恨不與朕同時之歎狗監楊得意侍旁進言乃臣里人司馬相如所作及召相如至但以為郎久之為文園令而已使相如不因

狗監不由華麗之文以聞則漢武必有以處之矣史稱漢武雄才大略豈此類耶今俯之素行無相如之累陛下肯持從善愛惜臣子之心又遠過前古但不須匆匆如此無故使上下皆受疑謗於清議也只如唐之元稹其才器文章既為名御史矣在長慶時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荊南判司中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御史崔潭峻之所引也致使元皆得謗議以謂荊南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致使元稹才能一皆埋沒為正人面屩比之青蠅是進之適所以毀之也以此觀之不可不御不可不惜此臣所

以奉慇懇上瀆聖聰者也所有告命臣未敢命詞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臣私
之句號為誓策臣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
得備之由妄以此為疑議仰累聖德之聰
明愚所以不敢緘默終具繳論狀臣未敢
具申中書門下省如臣所陳咸蒙采納只
乞聖旨從中處分別降指揮收還前命臣
無任惶懼憂悚之至
貼黃奏為徐倓差除詞頭啟乞聖慈更加
詳察如臣所陳咸蒙采納只乞從中處分
別降指揮收還前命候勑旨事
臣手寫奏狀如蒙聖慈開可別作施行即
乞不須降出
右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提舉萬壽
觀充實錄院修撰聞命震慄著無所容敢瀝懇誠上
告君父伏念臣自紹興二年八月六日忽嬰末疾今
已七周年餘百端始療終未復常左手不能舉動五
指皆拳左足不能屈伸步趨拜起全於執持食器穿
着衣裳卷舒紙札無不須人加以年齒益衰心志益

耗於朝請則不能步趨於職事則必至曠闕狀被褒
跋傳笑四方詰溝聖朝取識士類不但以愚拙空踈
衰病廢忘不足當筆削之任而已也況聖主在上賢
俊如林一朝大典舉以付之必能稱職如臣殘廢豈
可冒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上件盲揮許臣依舊在
外宮觀養痾里閭一意醫治涵泳聖化以畢餘生不
勝犀幸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矜而察之臣無任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户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狀風太君魯氏彭
城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
江氏仙居縣君余氏天水縣君御名氏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
宣奉大夫母贈大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
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
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史易大
小篆為隸書漢有不識魏有昱号名將晉元帝即位
命元禮為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遮道請留不得
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
居黃墩迁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
君樂恬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祖父郁
官君始以儒魯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賢肅
介為江東轉運副使日持節賞過以謂不任威刑而
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
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

第一迮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興義常進所撰
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尋為瀛州防禦推官
貴溪縣丞攝令事閩邑欽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
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歎終喪從母氏寓外
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
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
通簽公即申縣請准 赦蠲放而轉運司牒淮省符
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
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
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
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
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
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
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
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為榮馬大觀初監
常州市易務入寶息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

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
奉主管兗州仙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
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
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
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令藝學
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
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
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貴戚餘

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為著作佐郎尋再
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臥家力辭章四上遂以
直秘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 旨賜對公奏事訖
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
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
而人心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屬兵
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
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
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 上欣然納
廟江振鄉公天資端方識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
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動雅閎奥之文自其幼
年未仕人推為有父風稍仕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

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謫澧陀連年飢寒轉迫氣
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輔之望然
不能以辭色假人顧亦寡徒少侶訕笑隨之而與之
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父之名賢益學
具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
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妥于心者率
明白反覆言之具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
鑒未嘗有所觀望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穿祖
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語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
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
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
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
排於當時事不諧則遭疑於始議設雖有智如陳平
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才
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
祖宗之深意竊以為當然以儉為削弱此不
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
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
紀極在於厲世勸功之時其為敝害為尤大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
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
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
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
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
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
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
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
有司不習典故不思
祖宗之深意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
且文臣之所謂磨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
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
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
職輕重在 朝廷所以用之而已 朝廷愛重官職
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
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歆望他人
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罷病病卒不可
復起此有識者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
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

述不可勝紀已把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削
焚弃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
記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
北山之原屬瑞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圖
不朽謹考核敘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
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 瑀 狀

北山小集 卷四十 後文一 胡宅

北山小集藏書家著錄甚稀是本由黃氏士禮居宋本傳
寫不特校對盡善且字法歐虞深得宋槧遺意閣李
女史見生常以此書臨摹書法大有唐人風味宋本
歸江氏後女士懷恩不釋手已歲芸假出時季
曾手錄一部亦閩閩中佳話也
道光庚寅三月草親一過漫書卷尾 竹垞方西疇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日夜余家閣已建之牌屏
卧室倉皇疾手無大惡而苦用財賄為之一空所餘書籍蘇黃獨存是必有神
物顧持者余亦以是轉憂為喜焉閱兩日書友胡益謀持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
一決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到宋印手不知宋本獨不見其
紙為宋時物手耳胡公深以余為不敗逆跋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
居奇倍價易得復以二金酬之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痴余曰天定勿取反受其咎
之物供書所不書者惟此書搜羅則書籍之
蹟書心乃以為收藏計且是集流播紀少寫本天之厭亂云此冊晉平為李治
採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鈔寫本傳世僅見此冊後有
筆作御所賜侍御從峰實楷宋帶木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
冊有健菴圖章而影城無所記識宜真緣重訪墨跡堪耶余不能辨其是一是
二也茶先有黃氏滋來書院圖籍印未知是否家藏我手孫真世寶之或可自詡為天下無雙也與吳郡徐人黃丕烈識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閏六月八日天晴曝書展玩一過時
與兩廡顧澗蘋夏方米同觀因見目錄在葉
鄭兩序後而反缺半葉永解其故余曰此當年
裝潢匠誤以序文次于目錄後卷一前故遺失
半葉也今每葉後有字影及硃筆痕隱隱可見是
為確証爰復著數語以傳信于後時在王洗
馬巷新宅之立礼居 黃丕烈識

癸酉良月廿又泰日瞿中溶藉觀于蕃風亭

癸亥六月一日輯宋刻書目檢及此集其去得書之歲月
已足八年矣昔余繪續得書圖石是西湖廬松竹益致
道萬居吾那之城北葺屋曰燭廬而松在竹掾饒有古
樸之意今余日垂成冬又遠于東城之縣橋趨藏書室回
百宋一廛大亦取其小為平爰誌數語于冊尾 黃翁記

黃春庵藏書淳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
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
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來記曰湖州司理院
通判廳公事新來記曰湖州都酒務來記曰湖州
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來記曰烏程縣印曰
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來
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右人之移業牘
此又宋生平缺憾事也藏書家貴宋槧而可宜用紙皆精好事務尚可宜用舊日官廨
院公牘故紙之賤祀神宴客淫褻可見宋世
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代率模糊不耐久數
年之後纖悉莫辨故槧遺棄殆盡此真論
書不得附名簡末此真論書者之藏
書也閱茶眉此跋傳其副遂後從朱
氏寫本傳錄不意釋手嘉慶丁巳冬
十一月廿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北山小集為宋人集中罕有
之本其中多
與魯卿奧賓有涉故錢潛研老人取其集
中文字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
證惜潛研著述未竟而先不祿宜其歸
藏之云書估皆曰家藏舊物重價傳錄副本
此又宋生平缺憾事也藏書家貴宋槧而可宜用舊日官廨
院公牘故紙之賤祀神宴客淫褻可見宋世
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代率模糊不耐久數
年之後纖悉莫辨故槧遺棄殆盡此真論
書不得附名簡末此真論書者之藏
書也閱茶眉此跋傳其副遂後從朱
氏寫本傳錄不意釋手嘉慶丁巳冬
十一月廿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潘默成公文集八卷

（宋）潘良貴撰　（清）曹定遠輯

清康熙三十六年黃珍刻本（四庫底本）

宋潛良貴撰。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號默成居士婺州金華人。政和五年以廷試第二人釋褐爲碑雍博士。累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坐事除監信州酒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歷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坐與李光通書降三官。卒贈左朝奉大夫。事蹟具宋史本傳。良貴學術醇正侃直不阿。首論何桌等之不可爲相。又與黃潛善呂頤浩相忤。又面劾向子諲屢坐屏斥而所守不移。故朱子亦稱其剛毅近仁。其論治體劄子等篇排擊沈瘟足以咸人尤足以覘其節槩。其集見於史者十五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康熙中其裔孫所刊僅文二十首詩二十七首詞一首。皆掇拾於散亡之餘粗存梗槩。然以集中除謝諸表與本傳年譜相較亦多足資參訂。如年譜載良貴既至嚴州任請祠得主管亳州明道宮轉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今集中有辭免祕書少監申省狀可與年譜相證而本傳不云轉祕書少監。又良貴知嚴州之後凡再爲中書舍人集中有謝中書舍人表可證而本傳但云起爲中書舍人不著前後再命。皆可以補宋史之闕誤。惟是篇頁寥寥而強分卷帙未免有意求多。又一卷二卷皆載本傳及年譜詰敕等文至三卷乃及其著作。雖用朱敏求編李白集之例而喧奪太甚究爲編次無法。至潘時乃良佐之子於良貴爲猶子而亦附其傳誌於末編尤爲不倫。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謬脞如右。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周流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非降浮流之性雖末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党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

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以來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

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閒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桌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党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

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以來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

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閒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桌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党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

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以來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

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
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郛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
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
不能堪者而處之超然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嬉暴
起鼎貴勢傾中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嘗謂君子三戒
之言深以在得之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
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
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
中學者之病當世喪名多傳之而所論及長孺蓋寬饒
直諒確然無慾其前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
之下一士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
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已嗚呼若公之清明
奏章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
後存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
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
之沒而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令廣州使君時謂
熹盍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

潘良貴字子賤婺之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曾祿鉤知名士良貴皦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絶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桌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酒口排岸高宗

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党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江[illegible]惡其言斥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illegible]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願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至握手審語先示私恩若

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郎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拂起君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古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踰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常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公清苦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illegible]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illegible]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分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子爲之序

史臣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恢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

潘良貴字子賤一字義榮金華人擢進士第歷仕州縣宣和初爲博士尋除館職奉使淮南靖康召對建炎初除右司諫時相忌之罷給事與入爲都司諫忤時相罷復除中書舍人兼攝起居郎罷終於家宣和初公爲博士不肯托婚冨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及爲館職又不肯進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廳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桌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會不旋踵而其言果驗

建炎初論龍圖閣待制王安石當用重刑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蓋邪之狀太爲洋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搖

廢立爲罪則其事固可知矣紹興爲左史十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一聖豪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風聲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

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向子禋陛對日晏未退公越班獨聲曰向子禋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公於法中執法常同援公而排子禋上怒欲併逐同翌日禮侍張九成侍講金華因論其事曰臣聞良貴延叱向子禋甚惧因就問之良貴曰時暑甚子禋久對朝膳未進而流汗洚七良貴恐勞聖躬情廹於中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又却如此繼云二人莫平日不相下能否九成曰臣舊不聞子禋名曩在館職時良貴爲少監嘗請元帥府曰問良貴以向子禋何如人曰好士人今臣所若於向子禋相近過臣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者上意稍解卒俱罷

潘默成公文集目錄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闕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黎
叢庵朱子序
元相脫脫
年譜
叢庵文集目錄
論治體劄子
劄子
表
新嚴州到任表
謝賜降官表
謝中書舍人表
江州太平觀表
狀
辭免秘書少監兼省狀
乞宮觀狀
辭免起居郎狀
謝嚴州送還兵級不
謝中書舍人告表
謝集英殿修撰提舉

啟
謝張丞相啟
賀翟參政啟
書
答雷公達書
答田氏書
記
矯齋記
寶林禪寺記
靜勝齋
滑好古字說
說
君子有三戒說
扁齋說
詩
鄭亭仲作亭西山顏曰可友以書來求詩爲賦一首
夜坐聞竹聲示姪
邵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遂用其韻
讀沈約傳恕其緩頰竇國髮上衝冠然人每壯
其東陽八篇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鄰登樓新
什輒效立春體製和且攄所懷云
夏日四絕
夜與三弟同坐聞笛一首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贈方仁聲一首
和沈秀才三首
和三二兄西莊書懷四首
和仲嚴弟暮春二絕
梅花二首
雪中偶成二首
哭陳德固一首
詞
滿庭芳 中秋

問候書 無蹟存 宋 樓炤
與潘左司書 宋 范浚
寄謝潘舍人贈鳥紗帽 宋 范浚
和潘義榮 宋 鄭剛中
有客閒三逕 詩 無蹟存 宋 宗頴
讀潘家乘書黙成公像 宋 眞德秀
黙成賜硯銘 宋 王栢
黙成定武蘭亭記 王栢

北山紀遊節四條 宋 王柟
又前遊
又十八帖
又十一帖 王栢
題詩卷 王栢
跋黙成詩 王栢
跋三戒文磨鏡帖 宋 金履祥
黙成文集序贊 金履祥
潘德流芳 題并書無蹟存 金履祥

黙成像贊 無蹟存
跋遺帖
跋醉醒帖
跋年譜
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之墓 黃溍
又 黃溍
北山歸路 黃溍
潛岳 黃溍

潘黙成鄭北山二公手帖 吳師道
後遊 吳師道
又 吳師道
黙成公待濡圖讚 無蹟存 明 董蓮
又贊 無蹟存 元 謝貫
題黙成居士矯齋記後 元 吳萊
敬鄉賢節畧 宋 朱蘭
黙成遺像贊 無蹟存 明 商輅
跋黙成像贊 無蹟存 裔孫 桂
謝祖仁勅命二道 李光
像贊

七進詞　吳師道
七進圖記
附潘時勅命二道
湖南安撫本傳　王十朋
鄉賢志贊　王十朋
又贊　重脩
寶謨潘公墓誌　朱熹
補論我婺三大垣　章樵
默成潘公遺文目錄識　董遵

默成公文集卷之一

廖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潘良貴

右可特授依前奉議郎擢發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等事填見闕仍借緋候廻日邽依舊服色

勅宣教郎胡紳等夫均輸之政所以惠養天下實萬世良法推而行之在乎得人今朕精擇能吏付之成憲而爾等咸以才選俾按諸路其務謹守公章毋或侵撓興利革弊以復祖宗之舊庶幾好惡以示勸沮其勵廼職闕有顯賞否則罰亦如之往欽哉毋怠可依前件

宣和七年二月十八日

勅清潘　誥文一道

朕惟自古明皇聖主必以厲精圖治爲先而代
天理物之道實罄於秉資爾一門忠清佐國冝
加恩寵而表其廉素也爾潘貟貴秉志忠貞律
身正大蘊孔孟之書懷稷契之才輔治我朝克
有勞效公心勃法正色立朝朕甚賴焉茲

特

賜爾清潘二字表爾門第使爾之後以知朕意欽哉
勅清潘徽猷閣待制潘貟貴准此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二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纂

年譜

公諱貟字義榮一字子賤行四七姓潘氏自號默
成君士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介妣倪氏祖宗儉妣
馬氏父祖仁累贈右中大夫妣祝氏贈令人公紹聖
元年六月初七日亥時生自幼穎悟受學於伯兄貟
佐授以群書過目輒成誦大觀元年公年十四試入
州學政和二年以本州舍選貢入太學五年中上舍
第三名爲省試經魁及廷對徽宗合前後所試文觀
之謂通經學欲擢爲第一大臣以故事當先廷試士
因寘第二登何桌榜中榜眼授文林郎辟雍博士六
年丁令人憂重和元年服除十一月權國錄宣和二
年七月除太學博士少宰王黼中書侍郎張邦昌御
史中丞鄭三益皆欲以女妻之公曰吾起家寒微貴

人之女安能執婦道以事吾親乎辭不許三年公輪
當次對圓言河北群盜及方臘反叛之由且力詆延
臣內爲諂佞外蔽聰明不使陛下早聞以致有今日
猖獗閫者爲之胆落四年二月以上幸太學特恩授
承直郎十一月轉秘書郎時太史蔡京與其子攸方
以爵祿鈎知名士公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
意公正色謝絕六年閏三月以校讐御前文籍遷奉
議郎未幾擢尚書主客員外郎十一月改秘書著作
郎公屢以親老力求補外七年二月出提舉淮南東

路常平司楊州州有中貴人以職事久留監司帥臣
遇之甚厚每與同宴席或以白公公曰監司與中官
郎非同官何名同席耶不聽當是時朝廷多用宦官
爲廉訪者有所陳直達禁中無敢較曲直者兵部員
外郎禮璘以調舟夫事劾內侍王珣反爲珣所奏詔
以其事屬公公辨之璘獲免州新開大湖大姓分佃
自貧擬都司不過點檢書判公曰果若是何用郡司
之自是漁人不得漁金湖之中不沾水利公知爲民
害革之靖康元年三月召赴闕四月以欽宗郎位覃
恩轉承議郎十月至闕下七閱旣可乘鈞軸者公極
言時宰何桌唐恪等不可用他日必悞社稷陛下必
欲持危扶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于微陋未見
其可也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
排岸兼酒稅板木未幾言輒驗建炎元年五月高宗
立單愚轉朝奉郎六月擢右司諫八月三日供職抗
疏毫謀僞覺使敎命者受孙國門即敎人不輕議宋
開炎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淮
甸養兵厥以圖恢復且并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
右僕射黃潛善同知樞密院汪伯彥惡其言聞三日

左遷工部員外郎公以不得其言求去益力十一月
主管亳州明道宮三年以官工部時自南京扈蹕
淮揚遷朝散郎四年署荆湖南路提刑以親
紹興元年四月主管江州太平觀十月起爲
[illegible]十二月兼權秘書少監二年轉左司員外
無巨細必以人情法理親爲擬定吏白舊例皆房中
自貧擬都司不過點檢書判公曰果若是何用郡司
爲大臣欲有所私公必堅執雖脅以禍言不可奪
左僕射呂頤浩素禮公一日以事謁頤浩從容謂公

日旦夕決相援入兩省吾若不能不爲宰相也公知其有利誘之意拒曰兩省官豈艮貴可當也耶親老多病方欲乞外以便醫藥耳願浩怒形於色公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苟以爲賢自當用之何至搤臂窘語先示私恩哉若屈已受其牢籠異時何以立朝郎曰乞補外三月以直龍圖知嚴州六月召赴行在公辭以親疾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十二月兩浙運副使徐康國迎合顧浩意劾公罷嚴州日不當借給遣戍兵卒月糧特降一官四年復主前宮五年

八月轉秘書少監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復朝散郎時中奉公年已八十有九公屢拜殿前力請養上堅不許公因入奏曰自堯舜以至五代其間治者以合于大公至正之道所以亂者蓋反此而已陛下能力行之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言多激切上深嘉納政和末前知峽州王宋倣林靈素妖怪之術謂能使天神降上察其誣誅之至是有旨欲復案原官公曰先王之制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況案有甚於此者乎乃繳奏不行六年正月薨

中書舍人未上丁中奉公憂給事中呂祉中書舍人朱震共言公貪於上上憐之賜錢五十萬以供喪事八年服除四月復拜中書舍人六月兼侍講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公故善子諲時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叱之使下上顧公曰乃朕問之復留子諲語子諲意氣自得愈云云不休公又進言叱之上驚而怒欲抵公罪次日右正言李誼亦奏公犯分御史中丞常同聞之歷疏公罅上言之上怒稍解公再上章求去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九年四月起知明州治尚朴厚務大體動小物民甚安之未幾公赴官日行裝惟數箧乃歸傳盤錄二十部耳是歲益以其四公詩而[illegible]公命舍去毋使踰原數十年四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自時厥後六載之間凡三除皆提舉前宮十九年三月坐與貶謫安置官李光通書特降三官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七贈左朝

奉大夫以是年十二月葬縣北二十里潛岳寺左法
喜山之原公初娶傅氏贈令人尚書傅墨卿之女再
娶范氏封令人三子畛承事郎江南東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累贈奉直大夫娶祝氏君金壇儼先奉
補將仕郎後改右承務郎畴右承議郎主管建昌仙
都觀居烏程女三人孫四人友直朝奉大夫知武岡
軍事友諒朝奉郎友益早卒友龍國學內舍生孫女
八人公面白如玉唇丹如硃眉目踈秀如畫精采照
耀見者謂爲神仙中人平生忠義凜七雖更流離困
苦愈奮而不衰病中聞淮西軍叛輒廢餐數至危
殆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
居官政風雨鄣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
之半減鼎數尺輸錢一千六百文清苦貧約人所不
堪公則處之超然高宗御書清潘二字以賜故閭里
稱爲清潘云

默成文集卷之二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三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參

論治體劄子

臣嘗謂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爲常由堯舜迄於五代
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間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
共相戒飭凡所施爲合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
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爲悖於大公
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兵不血刃不市不
易肆天意人心不約而歸當時制爲法度立爲紀綱
非益於國非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廓然無事
百有餘年承平日久奸邪擅權肆爲欺蔽率意改作
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亂陛下紹承
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
九年於茲矣然而治道殊未有以稱聖意者臣謂大
公至正之道尚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

後遊此道而亂今不欲治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
之可不兢七業七朝夕惟此道之是念乎臣願陛下
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
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
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為念然後發之于政詔大臣
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曲詢人情斷自今日其已
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力以公正之
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
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大事寖以大坏雖無

境外之患而中國自敝矣 陛下留神察焉取進止

謝嚴州到任表

恍辭上達極陳愛日之情虔瀝下流恭祓自天之命
愧增汗浹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蚤奮單貧誤蒙識
擢有親已老去鄉寔難爲奉召音肅馳行闕誠因陛
岵復念趨庭仰軫皇慈俯施洪造仍寓名於龍閣俾
增重於虎符奉檄惟慚啟途已至西驂雀氣喜帝所
以非遙東指白雲迎親關而甚邇拊循有瑕定省惟
勤每於學禮之餘得奉教忠之訓克諧烏哺敢替葵
傾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操賞

誅之魁柄駕馭百王恢 德之宏綱包羅一介曲從
人欲仰見天心臣謹當惕七以思孜七自厲既遑將
爰決遂孝治之朝何以事君願效古人之節

謝嚴州送還兵級不合借請降官表

事違令甲罪見劾章仰荷慈恩曲行輕與中謝伏念臣

比

涉道迂淺從政拙踈日者叨毫社之祠宮解桐廬之印綬扶攜老穉資藉車徒雖無千里而不必聚糧顧餘百人而安所仰食束裝欲發援例未言一時猥徇於人情三尺謬干於吏議重惟鹵奉退積兢慚敢意懲愆止從褫奪茲蓋仗遇　皇帝陛下總該庶政日遂行惟茲專輒之私宜在譴呵之域敢圖孤迹上駕馭群工好惡未常有私賞罰必惟其當臣敢不恪遵明訓深省往尤所愧身閑更切無名之累倘紓國

願捐不貲之軀

謝中書舍人告表

塵禁省以代言已慚非據即里居而拜命更冒殊恩憂患餘生周章失措中謝伏念臣立身寒苦賦性戇愚先帝擢臣於布衣今踰二紀陛下置臣於諫省亦復終星每思自效於涓埃應或少裨於海嶽其如命繆動與願違日者召自真祠寘諸册府旋載騶廷之筆亟聯鳳閣之班始奉除書遽聞親疾方寸已亂即日遂行惟茲專輒之私宜在譴呵之域敢圖孤迹上軫皇慈憐臣去國之急難則錫命以爲問寢之憫鄙臣遭難之窮乏則錫金俾襄大事之動存淺知歸哀榮有耀雖碎蠭蟻之命曷酬天地之恩及此外除恍如昔夢拜九天之綸綍命寵維新被三品之服章德非素稱恭惟　皇帝陛下加惠群工屬精庶政湛恩雖小物可成孚號誕揚不以陳人而中廢臣敢不激勵殫　衆厲懦裹蚤夜以思克謹教忠之訓險夷不二永堅狥國之誠九可捐軀誓當竭節

待盡倚廬方畢三年之制召還西掖載膺一紀之除
寵至魂驚感深渧隕中謝竊以政事之地必資論思
獻納之才詔令之行當得深厚坦明之訓唯與學該
通於今古英詞追配於典謨識慮知爲治之後先直
諫宏事君之規益斯可以仰助雷風之號誕揚綸綍
之言如臣者憂患陳人荒蕪下士稟資方拙更三黜
而自憐賦分奇窮已半生而寡與頃叨聽筆旋陟麟
臺始被寵光遷雕酉禮抱苦願終於苦塊無心復進
於衣冠日月遷流形容凋頽撫禪琴而增慕傳召餘
之已頒果奉除書復還舊物里閭改觀共賡天眷之
優隆頂踵知愧獨荷聖心之簡記顧雖碎首曷報鴻
恩謹奉牋伏謝　皇帝陛下乃武乃文克勤克儉思道
之周宣之恭默接下過周宣之慎微事舉法於春秋
山林俯仰以思而目有愧臣敢不恪勤香火懲艾過
化每形於雅頌廣收俊彥欲致中興施及妄庸亦叨
寵奬臣敢不孜孜奉國臺七褆身温故知新願日深
於德意獻可替否庶或補於艱難誓竭孤忠以期後
齒

承乏掖垣蔑著盡規之義亏閉祠館曲蒙從欲之仁
祗服恩私益深漸惧中謝伏念臣入仕二紀獲事三
朝唯知忠義而披露肝心敢念饑寒而保持祿位自
信甚篤人言莫因歷落嶔崎衆皆指爲可笑流離困
苦臣獨奮而不衰屬憤奸邪實非職守歷階陛殿楛
髮衝冠雖非能衛社稷而執干戈亦庶幾如鷹鶻之
逐鳥雀退思目咏廿俟誅夷始陳待罪之章亟蒙涵
貸旋上奉祠之請即獲便安仍加論撰之名俾全進
退之節君父之慈憐若此臣子之報稱若何惭懼
皇帝陛下鴻駿群雄綜核名實陟降無私而帝則是
順王心罔作而王道攸遵如臣狂愚不忍窶斥然方
[illegible]難之日而坐靡廩國事捄攘之際而燕處
山林俯仰以思而目有愧臣敢不恪勤香火懲艾過
愆疾病交侵雖作終焉之計形骸未隕益堅國爾之
心庶畢餘生以酬洪造

辭免秘書少監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潘良貴除秘書少監不候授告指揮到於所居州軍依條差撥疾速前來行在所供職臣良貴昨於建炎元年內任工部員外郎爲父年老抱病陳乞宮觀建炎四年內蒙恩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亦是不曾赴任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三月乞便鄉差遣蒙差知嚴州到任四箇月卽令宮祠八年之間累蒙除用皆以親老懇求便私今父八十九歲比之往日衰益侵人子之情尤難違去伏乞特賜敷奏改除一

觀差遣伏候指揮

辭免起居郎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起居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頻年以來四更宮觀實緣親老非敢偷安茲被誤恩召寘册府充職踰月獲覲清光輒罄丹誠仰干天聽丐還眞館復遂初心退而省循方候呵譴忽蒙陞擢踧踖靡寧況左史之職君動則書班於從官其選素慎不惟臣愚非所宜擾而請閑得要求退獲遷言行相違尤難安處伏望聖慈特賜屢賚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狀

臣近因權拇左史彈奏戶部向子諲繼上章待罪雖蒙聖恩寬貸然臣忠悃終不自安伏念臣稟性愚戇臧分窮薄臨事妄發屢陷危機若久居侍從之間必速致顛排之悔旒臣近更憂患心志凋摧獻納論思自知無補伏望　聖慈曲加覆護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養殘骸倘未至於死亡誓當圖於報效伏候勅旨

黙成文集卷之二終

廖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桑

謝張丞相啟

退卽山林久濶寒暄之問仰瞻斗極徒殞次舍之光誠雖切于飛馳禮遂成於遽慢祇以爲媿不能自文窃惟神物之護持宜有福祥之翬翚厚轍申悃愊敢候

面懇恭惟某官望重百僚名聞九牧樹慶係朝廷之輕重道德爲人倫之表儀光滉咸池夾輔中天之旭日薄威夷落蕩除亶北之妖氛更險夷而節義愈明勳主之傷面功庸益著迨膺申命起護伶藩微雲之淖太清曾何傷於盛德大旱而作霖雨實有望於嘉猷諒無煖席之期卽拜賜環之命顧惟無似深沐厚恩早蒙公楮之吹枯繼辱鄒棗之畀蘭臺遠體屢典璞於沈英紫綬持荷更叨榮於政韻中緣禰變分絕生存雞骨支床僅留食息魚書染素莫効勤劬居然

星紀之薦更貌爾殊涯之在望歲聿云暮道阻且長
井越參旗夐隔轅門之拜袞裳綉黼佇聞黃閣之開
願益惠於生靈用亹祷於羣眷傾依之切敷叙奚殫

賀翟參政啟

恭審光膺帝制參秉國鈞六星比而三台色齊識天
心之所扁百僚喜而萬夫悅服慰人望之咸歸竊以
自古治亂之分常係人材邪正之用泛觀百家諸子
皆苦口而丁寧還想九夷八蠻悉望風而進退非特
時勢之必至抑亦人心之所同惟其正不勝於邪是
以亂常多於治方今國家之患願不在茲遂使幅幘
靡寧莫知所向倘匪老成之出曷扶危殆之基荷上
岑之未忘庶斯民之可救伏惟某官佐時人傑間世
英賢瑞玉無瑕大寶儼陳於清廟霜鎔有節孤風獨
厲於歲寒蜚聲騰譽於三朝歷險更夷而一致江湖
雖適常懷觀闕之心鐘鼎既安何異山林之性方主
上之多難之畏而左右惟正人之求用圖再造之功
公之入圀將以大忠經世以至誠格天間國
事萬變而不窮陳王業七月之所致柿骵骵懷奸之
儀俾耿介有氣之風使乾坤無震蕩之憂生靈措休
息之地詢之天下誰曰不然某性質凡愚學術固陋
素乏趨承之幸遽蒙特薦之知昔拿禮闈嘗與鞫收

之列追承審旨復叨論薦之榮念此恩不忘須臾雖多言莫致其萬一陽德純粹物候清和仰祈順時倍保鈞重瞻依頴禱不勝下情

苔雷公達

論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亂聖人於書特作詩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愼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勵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擦磨塵垢使之通明透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磨擦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托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會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爲何如禹聖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違意此狂

敬李太發即莊簡公李光也

言念粤從初仕雖爲道義之交逮此晚年未托葭莩之好靜惟寒族敢議通婚既蒙金石之嘉言用致筐箱之菲幣伏承令女小娘子資稟粹美秀夙著於閨房茶姪畤質本顓愚學初聞於詩禮式因媒妁願結絲蘿將親迎於大門庶承祧於宗祀其爲媿佩罄聲敷陳

苍田氏禮書 田經國公之姊丈而武公之甥也

伏承高明之從弟武乃吾姊之子而某之甥也吾姊爲田氏婦三十年矣老而益貧某欲以長女妻武俾之左右奉承焉此素志也玆承申之以媒妁致之以厘幣敬不腆嘉

廖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矯齋 重叅

君子知強爲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也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爲變而中人忌其加已也徃徃嫵媚軟熟不敢出

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爲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不倚強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爲煩考之六經亦嘗若是之諄七者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忽古人以爲訓而今人以爲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爲中庸傳者十數家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意者尤可嘆也夫鈞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

不固未有不喪已於物者詎可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日用惟禮之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然矣故勉強行之與安而行之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則曰勉強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堉雅而尙志求子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常弦子思之訓始終不衰　今老矣俯仰樂而無媿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

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營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場沉墜得失悲歡與夫恐怖之事往七失聲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曰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爲靜者之所憐憫曹君用暘異時與予同鄉校遊上庠今餘二十年矣屬過予言曰檗誠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更儒冠爲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喜事七審傲僧廬闢齋於西廡以自適幸爲名之夫吾子一人之身也方其高車駟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而其心如彼今而紙窓竹屋環堵蕭然終日凝默何所見而其心如此是必有

樽俎談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七起而從之不獨忘其身之戒反噩醒者以爲妄人子懲於前既已靜矣其進益此道視醉者以爲警鑒哉

寶林禪寺記

義烏縣南雲黃山下梁普通元年傅大士依雙橋木繩庵大同六年卽其地建寺因名雙林佛殿宋治平三年賜令額宣和三年燬于寇紹興四年建藏殿住山僧標次第復完凡爲屋一千有大比丘其名行標號曰慧炬一日過予從容言曰維雲黃山是爲蕭梁善慧大士修証道場我以緣法總徒一年兵火之餘豈弟慈祥外護我法考其性資有大士宗我將懇祈焉其名御起勝蛟因爲那人倡郡將聞已愀然改容顧謂標曰方時孔棘民力困耗

吾護此方如護元氣不以毫髮呼擾井閭況此土木不急之工勞人費財爲役甚鉅縱使彌勒郎今示見我猶持此力勸止之標聞是遂巡而旋復見予言事不諧矣予曰太守之職承流宣化奉法愛民而外有爲爲人天仰襲檮建寺甲於叢林自梁迄今餘六百載流通祖化之人宜和三年盜起于越不幸燬址荒穢弗治妙相慈容久無所宅爾等善友忍坐視壞棄之閒嘗懷憶念聞說父母師長之恩莫報其高八十餘尺而廣倍其半中安像設莊嚴妙好外繚闌楯雄麗靚深如化人宮逈出空際里之士女與旁州之人奔走往來作禮數皆曰耳目未嘗見聞山林增輝緇衲雲集坐變樗櫟爲金碧區未有成辦大緣如是之速者也故嘗論之一切世有爲之法皆有分齊長短可度輕重可權淺深可測小大可計之餘五十萬以紹興二年春經始三年一緣不存今歷歲時堂廡齋厨粗成行列獨茲悲哀憐覆護於生死海誓作津梁猶如母只生一子子出遠遊望望不至彼爲子者漂無所終年不歸衆食之閒嘗懷憶念聞說父母師長交橫固無別報之爲是役也予最詳其本末衆爲鼓此豈可以情量擧毫舌爲其意態乎者之壞其績也後爲說偈曰良工苦心天匠與人施年斲削應約繩必資諸巧辰金泥絲網及寶鈴丹漆堅塑績罷歲月始克觀厥成金錢與糗糧所費如山積雖名有漏法寔爲無

量德庶俾凡覩聞因緣得入道我昔禮大士廣屋餘
千間何人持烈烟一燎不存芥嗚呼有施者又有哉
毀人良繇弗思維縱我無明故今合壇施力作新美
踰初丁此時難危爲衆作依怙咨爾方來者毋易隳
前功掊僂愛護之當如扞頭目使百千萬億遊戲依
雙林於龍華會中永瞻微妙相
紹興六年二月日左朝奉郎直龍圖閣管亳州明道
宮潘良貴撰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予謂此言如大醫王之治病其針砭足以起
死人而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雖遇之而不受
者滔七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
色鬬二病纏綿餘二十年莫覺莫知朋友莫子告也
今老矣二病不藥而去獨志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
舍求田則慮子孫而憂妻妾曰如是則可以足吾身
也如是則可以適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
吾用度得穀粟若干則可以飽吾宗族官當擇優厚
之職庶足爲蓄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焉
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晝之所爲也臨事爾
長昆皆平日之所習也今志得之心不戒如此脫遇
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愛之乎其貪冒無耻爲小人
童蒙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肓非聖人
不能言也予既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
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徒不善不能改爲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與自然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幾其
無愧焉

潘好古字說

予始官京師聞吾宗有士名好古字敏修與遘不鄰
與予弟遊太學同硯席雅相愛好而獨未之識也其
後予以　宮祠居鄉敏修始來訪予坐與語氣直而
志剛奮然有志於爲已之學心益器之建炎已酉金
人入閩越予避地武川復與敏修相依於劉巖之上

毅曰從容正襟而問曰子名而又字之義夫子房謚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乎曰然予曰先
聖　皆有師不可不嚴而欽況夫子自生民以來未
有天下之所尊事乎彼其言曰我非生而知好古敏
以求之自謙之詞也雖自卑之辭然所以爲夫子
亦不過如此而已今子名且字之必以我爲好大而
不降讓也請以字易之夫古不可以不好聖而不好
古不得謂之聖賢而不好古不得謂之賢學者以聖
賢爲師率期至於聖賢而後已然聖賢得於古必有
以行於今所謂行於今非苟有所合也今有戾於古
以古正之正之而從也則推之天下與民共由不早
今而尊古正之而不從也則斂之一身獨行其道不
枉古而從今要非好之篤鮮有不移於今者老子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宜御猶御馬也緩急馳騁惟御
之適而不惟馬之適誠能御今可以言好古矣請易
子之字曰伯御甫子學誠施於今吾將觀子矣

肅齋說

姪甸求名其讀書齋且言曰小子不敏請事斯名予

觀晚進爲口耳之學僅能誦紙上書衒露輕儇忽同
列而侮老成求日益而爲君子難矣所謂君子者無
往而不致其肅也外之言貌視聽內之心思常恭莊
端恪不少懈焉子試習之積時以終日積日以終月
積月以終歲造次顛沛不忘所謂肅者行之三年然
后見予而問焉予又將以語子子不易子言則自茲
始今以名齋其出入觀之

默成文集卷之五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泰

鄭亭仲作亭西山顏曰可友以書求詩爲賦

首亭仲郎北山忠愍公字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

太白清狂世絶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

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閒躬耕自樂甕

谷間開亭容膝日宴傲坐對嶕嶢峥嶸之西山西山

蒼蒼堆玉松奏笙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

盡時倚易翻覆田文唾面嗔小兒羅公署門良可嘆

慫七權利悲一時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論心

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絶交書要須著我城

三友

夜坐聞竹聲示姪

室明窓有燈夜賠天無月跌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絶

初疑小雨至蕭七俄復歌忽然變軒昂風滿散巖穴

聽久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

音哉不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時寓妙智山中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踈雨

過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誰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

調哀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啣杯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次韻亦庶幾襲乏一錢聊自

賢哉蘧瑗瞻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襲乏一錢聊自

罷身免猶嗟華帶移登覽寒烟縈遠目宴凉夕照歛高樓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遺人來采詩

夏日四絶

四月天氣初蘸蒸碧梧照空門巷清何人解助噫君藥爲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蕉廻餘茶熟礙聲清風來梧竹歛匕舞雨過堦除瀧匕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瀼露氣全清東方隱約生光耀便覺林間宿鳥驚

蠟卧看風篆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絶

娟匕踈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凉多病無情如嘅戈擾不開今宵月聞笛更清哀高堂親老髮垂

西

子買舟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毛施飄了匕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

田野無人蹤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烟裊修碧

雖匕有酒盡匕有琴盡匕有詩盡匕有棋盡匕有香難覓不知二聖君泫然淚沾臆

小臣眞蠢蝨特顚願何力殘臘行當除青陽來已逼

蓑笠分塡壑公輩宜强食

瞻方仁聲

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問高士

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菜以衛生

養性爲事詩文摧深雅健追古作者云

學道悠匕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

去先向苕溪訪葛洪

和沈秀才

年來有客從黃石老去何心望紫泥世事建人常八

九生涯隨力任東西

軟語千時芻豢美苦言救俗桂薑辛山河若欲擁圖

賢愚狂聖等爲人要是天君自策勳畢世紛七誰得
妙韓公惟許孟軻醇
古來達士盡窮空我愧修身道未豐痛飲不妨歌楚
些投閒何幸伴吾儂
一灶清香慶博山妙觀不着有無間此心欲報難論
價放我形骸十載閉

和仲嚴弟暮春二絶

吾生四十已侵尋獨喜年來不動心世事升沉君會
吾人閒春去落花深

沂上風光點獨知樂然寧復歎春移吾人老大知何
用仰止前賢須及時

梅花

天寒氣高花獨新世間草木信非倫影浮水月不受
塵氣徹氷霜何待春冷淡自能驅俗客風騷端合付
幽人往來百匝堪除裡頓使心無一點塵

雪中偶成

飛花看六出俄向牖中來解驗人情喜始知天意悶
夜闌牖愈白曉凍日難囘麥熟何時餉民正可哀

二

歎歲多流冗邦侯喜鄧來雪除驚颿盡耕近樂春囘
郊野猶同色江天已半開短衣難揜脛誰說少陵哀

詞

滿庭芳 中秋

夾水松篁一天風露覺來身在扁舟桂花當午雲捲
素光流起傍蓬窓危坐飄然竟欲到瀛州人世那知
此夜空際列瓊樓 休休閒最好十年歸夢兩眼鄉
愁盡覺羸得蕭七華髮盈頭往事不須追諫從今去擁
神仙一樽餘酒持杯願影起舞自相酬

勸勵敵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關君獨冕南門
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

默成文集卷之六終

廖西趙虛友先生墨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裔孫潛有後重訂　重參

學曹時震原閱

樓炤

啟

炤啟適草草作得一書託

郡中附上次專人至伏讀

手教感悵不已別來

尊體佳勝

眷聚各康健

烝予隱佩數日天氣斗熱惟若時倍萬

萬毫不宣

炤再拜　宋

二月廿八日

子賤老兄閣下

與潘左司

違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褒領

覽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

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

之意不淑七爲世俗趨慕耳熱事聞道先達用所以

見知者脫畧年輩使玷交遊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

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

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日不能言非若

俗人中感恩報惠喋七推謝爲也浚窮嘗怪今世貴

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來以貧賤自屈自高者耻

下交爲世俗之羞自屈者窮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

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

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

歡等者之於浚爲是眷七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

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鳥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

之今乃得逢於下執事抑何小人之幸歟伏審昔選

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與一二賢君子主盟

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儻光衆道

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其庶幾乎區七夙心感於是遇因書如此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范　浚

野人儀矩初無華況復破幘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醜折角遠送新烏紗束巾議著出妨戶色若露洗凌晨鴉舍人襟好信殊俗朴質得慚無白涯癡懸稚子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謹譁輕寬不但慳當暑掉頭曝背仍堪誇修容他日奉逆宴便可咲謝參軍嘉從今且葬葛君賜閉關無事耶煎茶

和潘義榮　朱鄭剛中

世態欺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慈几案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常款七不妨流水自潺湲館中有味誰同享俗子畢歸莫強攀

有客開三逕長風洗宿醪只斯龍吐角不意鳳來鳴丹室從中搆儒林分外清豈無高士駕載酒寄閒情

子賤年兄足下

讀潘家乘書默成公像　弟宗顏爲

畫　國家豈特偏安於東南哉嗚呼曠哉默成生不幸不獲灑掃其門躬聆教誨猶幸得其遺書而讀之三復與嘆儻因視公家譜附言傳後以致其景仰之意云

默成賜硯銘　延平　王　栢

維皇大人初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兩翁對於大廷玄雲膚寸潤澤斯民清風寂寞畀子支孫守以寶之寃此令名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蜕蓋頭陀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轂歸流落於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劉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刻本故定武真

黙齋後薛師正父子別刻本二以易元碑於濟流帶左天本矣紛紜翻刻幾千石矣記以傳識鑑同鬼斧窈晒之寶祐丙辰仲夏將聘內兄潘伯達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子囑以後事而黙成所寶蘭亭敘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慰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寔黙齋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証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劖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褚筆優然在目千古辨易莫敢仰視如皓日中天而萬緒洗

暉如祥鸞覽德而翔飛歟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　馬南馳中原儁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于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耶最後范大史冲一跋徵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群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厩落不存自足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謝朝而得北方城時之名刻傳黙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覺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鋒曰

黙成異型百年雲散伯達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獨弦東南永式清鑒

北山紀遊節　四條

宋　王魯齋

虎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也中書舍人潘公黙成故相葉公養空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于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訪法滑寺僧有

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湲沘小橋飛入養空所書漫
碧軒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仲四詩板精畫飛動翛
理超逸四顧見石壁峭直頴異秀拔恍然對潘公之
爲人

又前遊

鹿田者相傳宋玉女驕麗以耕山有玉女墓墓上樹
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穴玲瓏顫
如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流泉遶之昔黙成潘公所愛
遺刻多存者

跋十八帖

宋 魯齋王 栢

右黙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警人不安
厥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由大暑與致所寄莫不
滿紙忻於奉親之歡樂與人之厚辭受之嚴操守之
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富乎雖非晚年老筆真
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終不肯輒下耳

跋黙成詩

不動心齋有素規模七風骨太清奇殘書斷帖人爭
寶誰識先生慨禊詩

跋三戒文磨鏡帖

宋 金履祥

孟子有言閭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
黙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

凜不可犯其蓄於言語文墨者眞若斷金澈石以襄祥之昏耄頑頓每一讀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十百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托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三戒文磨鏡帖刋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以毀燼不復存其碑存厄蓋可知也而公之風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子東陽叔京集家藏諸碑墨本整褫成於五世之後則其餘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豈

默成文集序贊

金襄祥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煌七名筆詎論工拊伏讀仰瞻如火烈七字七言七玉璞金玦寶葆而降公卿跋章文斂鋒鍔附中巻剛風俗議論騷七刻方匪公之昌陵公聞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　又贊以清德流芳四字眞蹟現存

跋遺帖

元　黃溍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不滿今日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風標度尤爲瀟落嗚呼

默成遺像贊

黃溍

默成先生乞酒眞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爲一卷題之曰醉醒帖予讀之其乞酒也以杜門養痾能遽乎無營清風凜然千載如生

跋醉醒帖

元　吳師道

默成先生乞酒眞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爲一卷題之曰醉醒帖予讀之其乞酒也以病渴山酒救悟無所需惟醉鄉之爲快其戒酒也以病渴山酒救悟千金方之言暫止千日夫酒能鴆疴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惧定力之不固而矢詞于文思大士則異乎吾儒循循者冀久

史作發願文痛戒痼肉後復食欲如故二公此事政同夫制欲而不累乎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無所住而樂至於自恣吾之心有所立而動必遠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滯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子之去公僅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記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蘇老生公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倒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

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又

至潛岳謁裴中書舍人潘公之墓

零落螭頭墨荒凉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媿

又

潘公古建人陳述閭丘經草生春晝長鳥啼花落靜

神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北山歸路

尋幽偶向靈岩宿乍到烟霞路已非舉有潘郎遺事

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潛岳

潘公蒔遊處清風滿林幸院古春藉生岩空夜泉落惟餘一鉢在上有塵漠漠

潘歸成鄭北山二公手帖　吳師道

潘公挺七直雲楊鄭公矯七當道熊扞拼老檜竟死終平生大節將無同豈無他人筆畫工而公臨比得所從再拜稽首桑梓恭敬凜然百世猶清風

題後

鹿田林羣駕深楹石閒植有高數丈者西寺第一軒已燬於火惟岩壁故在登其半以望卻見有宇隱七

吳師道

又讚　元

滿陽曉學吳　兼書

儒林儀表國家棟樑風雲翰墨鋪編文章駕長虹於

宋　濂

寥廓聽鳴鳳於高岡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默成居士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實復川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恥七而翻餘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吕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文公長子墊故伯益於歸於景良而景良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墊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

郡推蒲田林侯所求其書裝潢於羅舞間中立若以寓

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
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
最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
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
也自益愛先生之教於三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
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
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
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
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

敬鄉錄節畧

商輅

黙成先生名守貞官位畧見前文集十五卷朱子爲序
溝重建至按公嘗受教於龜山楊文靖公亦喜從釋
子遊歷題咏遺蹟尚多有之又嘗見
其遺像風神若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目其后爲清
潘家云

像贊

其貌儼然其氣浩然其心毅然清眞則儒超悟則禪
睥睨歸來冷處一角則琳宮之仙鴈呼此其所以爲

齋孫　桂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泰

勅贈潘祖仁

奉

天承運皇帝勅曰朕誕膺駿命祗率舊章恭修大報之誠丕應三靈之覛肆敷祭澤以示涯恩眷惟

持臺之臣宜舉及親之典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賜緋銀魚袋潘良貴夢

吉通直郎郎良輸故父任朝散郎致仕贈右朝議大夫潘祖仁韜光自晦守道安時積其慶源克生賢子躬全才德名列縉紳肆加進秩之榮用顯孝忠之報永敷茂渥式貢泉裔可特贈爾爲

勅如右　牒到遵行

奉

右中奉大夫

制誥

紹興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之寶

宋中奉大夫竹隱祖像贊

度量若萬頃之波氣槩若千仞之壁人謂太丘

朗陵庶幾爲公之匹吾觀默成諸徽則又以爲

高出意者漢龐德公擬之斯能彷彿

上虞姻末光徽贊

潘祖仁字亨甫號竹隱老人娶視氏子女七人奕京方奇亮育女玫適進士錢經圃七人作七進詞以見志祖仁九十餘卒清素之風行於家庭進辭具述於左

奕棒觴進曰切聞夫子若不懌然今視玉體無恙也而戚見顏間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爲娛孺子不敏蔫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宜城之酎美聞四方色若流灌味若瓊漿盛以黃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唇歷齒遺緒餘馥暨乃庶臣則有翔龍之品蜜雲之珍圖不方寸價萬百金懸以金椎礎如玉塵薦以建安之盞

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誥妹邦咸歆馨而吻爛嬾勿論之不祥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嘗之而削簡牘之煩之事八司酒之爲禍大矣吾不願也

致政進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園艷既夏數葩朱匕白匕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乾摘以繼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芳若蘭桃李不敢矜其艷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爲翁發一笑之歡乎老人曰物之爲累深矣吾不願也

京操操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緻繭細書擇刀紛紜膾如縷絲芒以秋橙其旨否張翰珠其調脆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珍舉筋大明雲飛雪落可以頤神養精鐫荷去瘼爲翁之計莫如此樂老人曰昧之爲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捧匜進曰世有靈蕤產夫麗閩厥包底貢貴於上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絨餘馥暨乃庶臣則有翔龍之品蜜雲之珍圖不方寸價萬百金懸以金椎礎如玉塵薦以建安之盞

溫以惠山之泉鱗眼始泛浪華已翻可以振醒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武王嘗之而棄承露之盤此固高士之所宜戒也老人曰味之爲功薄矣吾不願也

奇捧奕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駿效薄技請爲翁歡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莊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也合平相鬬有成周藏兵之制焉蒐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法焉淫謀詖行違忠悖義捐軀殞命有成敗之戒焉吾之智不能逾也雖闕潰圍應弦出音讀書之勇無

所施也方其棲踵爭先擺鋒直前勝負未央怒膚拂
然雖疾雷破山而指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不閱
樵夫於是棚其柯斧牧奴於是喪其羊群況直纖芥
耶小惻愴酸辛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閘
墓擊劍友以自眩少或有之壯夫不爲也
亮以博具進曰曷云暮矣孺子須臾今我不樂祖自
邏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嗚叱咤則怯者靡也
左拏右攫則慳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
萬了不計也倣無而有倏富而貧振臂一呼則劇孟

失色馮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甫不得輒其阿堵首
陽於是喪其清名固可以破難舒之慘開易絪之顰
請舍是起臨之老人曰不有博奕者爲之猶賢於已
無事也　愈甚所不願也
紅子貢進曰群兒之言皆非也夫厭溽暑之鬱蒸者必
思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
事終日不怡是殆有隱憂者耶而兒曹遨之以酒黎
玩之以劇戲是猶泪泥而濯土也祇以增其汙漫爾
盍亦以雅言靜樂娛夫子乎請薦其巨麗也惟南有

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聚
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窓靜几夫子之所朝夕燕
坐而起居也六經惜七足以辭夫子之心不必麴蘗
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摛英掞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
必草木之夭艷也飽其德足以寔夫子之腹豈若鱻
介之腥膻哉咏其詞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若芼藻之
滴苦哉探春秋覽戰國考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
危有成有敗其於是奕孰多積萬卷於胸中聚千古
於目下王侯將相皆由此出其於博孰富諸子曾不

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也盍亦強往遊乎於是
老人釋然笑曰有是哉吾與有此也俄而起而病良已

七進圖記　元吳師道

七進圖者金華潘氏叐子也自號竹隱老人者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子致子京方奇冕育匕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卧文簟上左手支頤右手撫滕薰爐塵尾置傍葦屨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捧觴進一隸祖裼右提壺左持格次畫二女唧踵行次人背面捧槃芍藥前人以右手扶槃花隱其手女玫在後自持花一枝重臺特起異於槃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制中書舍人兼侍講自號默成居士方名艮瑗字仲嚴舉鄉薦終太學生奇名艮翰字叔倚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府寺丞倅平江府冕名艮知字叔愚補太學生早卒育名艮能字季成登紹興五年第歷官秘書省正字倅江州後居九江默成常自稱兄弟六人長女適田經國稱之爲吾毋生子十有一人女云

姊部致是也紹興乙卯默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隱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生當慶曆中及見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語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風行於家庭者如此昔子朱子極稱默成簡行以狀子所謂爲而無慾者當之諗知其精神心術之皆匪不[illegible]也哉

而下至於博老人皆邦之最後幼子請至竹間[illegible]親

竹隱之文德無見於世圖亦二百年物異時流徙湮沒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鄙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畧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熟成之淵源焉彼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而有考焉尊賢尚德之心將悵然而生顧不美歟

勅 附潘時

勅學士潘時准此

紹定五年六月十三日

皇帝勅

勅

朱熹所註四書原本在鄉家并月林書院記凰山堂賦不自棄文俱將原藁送進來朕看潘時待病痊着進朝議事毋得固辭鄉所奏便民二十四欵皆以須行天下矣凡民間利害朕不能細知鄉宜直言毋隱

勅學士潘時准此

紹定五年六月十三日

皇帝勅

湖南安撫本傳

宋潘時字德鄰自號月林老農世家金華早孤與兄

甸墓於待制默成先生既長命以官默成與李莊簡

公李光為道義之交遊故莊簡以第五女妻時因家

於縉與之上虞五夫公為人端重溫雅學問氣節冠

於一時主袁州分宜簿遂監兩浙轉運使檢踏場改提

幹行在榷賣場知與化軍歷浙西提舉改江東改湖

北又改湖南憲知廣州廣東經畧知潭州湖南安撫

除左司郎中改直顯謨閣知太平州卒享壽六十有

六追封金華開國男莊簡公爲秦檜所擠
家道零落公毅然相其家事始終如一爲監司帥臣
風采振揚至於書法篆古八分歐陽楷法皆造其妙
子友端登戊辰進士第爲太學博士從張南
軒爲江淮宣撫幹辦官從朱文公遊一女適吏越王
孫之子彌遠友恭子曩孫爲江陵倅至正間位公於
鄉賢之祠云

上虞鄉賢志贊曰

惟公氣節冠于一時剔立中外親結主知篆隸兼精

學開純粹會之月旦莊簡是配

又贊

論左三鼎政學可編締姻莊簡氣味同然

郡守宋嘉王十朋敬贊

附竇謨潘公墓誌

公諱時字德卿姓潘氏婺州金華人曾大父諱宗簡
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
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
直著大名公生穎悟少時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
愛而教之嶷使後已公以親父無所受命辭乃仕以
爲登仕郎爲婺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公少從
中書公學長娶李女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遊張
敬夫呂伯恭門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勵志彌篤嘗不

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也

嘉成文集卷之八終

潘公義榮遺集跋

默成潘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祖仁竹隱公之子金華產也公自釋褐澄官劉介清苦老壯不渝即偶爾言動以及流離顛沛莫不本乎誠正之學以立身惟時大臣率以擅威福立門戶鉤致士頴權嫉如呂蔡秦張之徒方禮下之公必不與通交矯矯乎有古君子中立不倚之概而且三戒之說磨鏡之喻俱有益於學者晦菴朱子獨稱其剛毅近仁爲聖人所未見蓋誠知其心之確然無慾卓越乎前賢爲夫子

所必取者也顧世僅目之以氣節而不躋公於理學之列毋乃淺視公耶況其學術才猷皆足以經國而遺[illegible]平以直道爲注黃所忌不克盡展其懷抱厥[illegible]詮實彷彿其梗概者僅此還編宜憾其不盡傳者多也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里後學曹定遠薰沐謹書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附錄一卷

（宋）王庭珪撰

明嘉靖五年梁英刻本

盧溪集五十卷，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宋王庭珪撰。庭珪字民瞻，盧陵人。政和八年進士第，調茶陵丞。與上官不合，棄官隱居盧溪。胡銓謫嶺南時，庭珪以詩送之，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須爲天下奇語。後坐是流嶺南。孝宗時召對，賜國子監主簿。乾道六年復除直敷文閣，年九十三乃卒。卷首載胡銓周必大等序文，題跋志狀，敘述始末甚詳。其生平著作頗富，有六經論語講義易解語錄及滄海遺珠等書。今皆散佚，惟此集猶傳。凡古近體詩二十五卷，雜文二十五卷。其脫稾不全者，亦附於卷末。讀其所作，矯然仇厲之氣，時流露於筆墨間。劉澄評其文在盧陵可繼歐陽修，後楊萬里嘗從之遊，亦謂其詩出自少陵，昌黎，大要主於雄剛渾大，雖推挹之詞，未免步趨太過，益量要亦得其近似矣。

盧溪先生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比珠玉六經言珠玉多矣然易不過乾鬥之卦詩不過瑣佩六珈衡璜書不過璿璣玉衡竇珠琅琳琅玕天球而已春秋不過寶玉龍輔劒圭紀瓚玉罍佩藻而已唯戴記周官之書言之爲詳且悉有以璧爲貴者如竅璧蒲璧蒼璧圭璧加璧之類有以圭爲貴者如土圭鎮圭桓圭信圭躬圭青圭琬圭珍圭駔圭琬圭琰圭裸圭穀圭端圭白圭廣圭大圭之類有以玉爲貴者如玉敦玉瓚玉帛玉爵玉爵凡玉豆玉兆玉笄玉鎮玉簋玉璋玉璜玉琮玉瓉玉戚玉鉞玉觿玉佩玉裸玉蒼玉赤玉白玉玄玉瑜玉嘉玉之類有以璋爲貴者赤璋琬璋圭璋才璋駔璋大璋邊璋中璋之類有以璜爲貴者如玄璜琥璜大璜夏后氏之璜之類有以多爲貴者如兩敦兩圭四璉四圭六瑞六瑚并十有二玉璋十有二旒之類有以瓚爲貴者如玉瓚璋瓚圭瓚之類有以奇爲貴者如山玄水蒼璠玟衡牙衡并鼜皆不琢有卿璧羨渠眉之類有以大爲貴者如大圭大璋大璜之類有以長爲貴者如信圭躬圭穀圭邊璋七寸琮璋圭璋八寸桓圭琬圭琰圭璧琮大璋中璋九寸鎮

坐免拜玉音諄諄問勞欵敬退則賜茗藥束帛不貲書生之榮至矣銓頃於榻前論先生人物云雖老宰相材也蓋用狄梁公薦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然則上之知先生深矣儻未死其見用於時殆未易量也乾道壬辰六月長沙布衣劉君光祖與其弟紹祖寓書安成彭君叔夏走千餘里抵廬陵乞爲先生集序固辭弗獲遂書以畀叔夏先生姓王名庭珪字民瞻云敷文閣直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銓序

右長沙詩集序

李杜詩多於文韓柳文多於詩世之不知者便謂多者爲所長少者爲所短此殆拘牽之論而非圖機之士矣賢哲之於世學以爲主用之則行其發而爲言有所謂不得已者其將激於中而發於外諸乎即凡而爲詩即有韻之詩即無韻之詩即有韻之文即無韻之詩即是而爲文文即無韻之詩即有韻之文所以三百篇之奠刺即十二公之褒貶蓋本一致如此則李杜可名長於詩又奚可以一編觀耶盧溪先生王公民瞻江鄉大手以詩文馳騁者蓋六七十年其少時志尚已高視功業如拾芥既齟齬則發而見諸紙上皎如日星鏗如金玉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他人之所強勉而公則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公亦非有心於此是乃所謂激於中而發於外者其詩之多於文非此長而彼短也儒林於詩久以厭飫而文乃未廣有友劉江伯深慨然編集詩也文也相與並行於世然後公之所以無窮者不遺矣書銘記序諸篇嚴厲有法而上皇帝書并盜賊而論其經綸宏傑不減陸贄杜牧豈徒文而已哉伯深欲余爲序余喜伯深之識而不可黙也書而冠其篇首淳熙丁未臘月甲申朝奉郎試

右諫議大夫謝諤書
○吉州東崗劉宅梅溪書院善本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疑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天下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欲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娟於明必見嫵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

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遷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名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來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

簿再召除直敷文閣筆餘九十耳日聰明藏詩文陣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者乎嗟乎天之理其善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勝則古之聖賢屈於小人者皆過也乎先

生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與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真逸少嘗見曹予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文者蹟劉其詩於郡齋濬屬萬里序之萬里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奉朝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吉州永丰縣劉學梅溪書院藏本

廬溪先生行實

除國子監主簿誥詞

朕饑渴求賢惟恐不及一介之善罔有遐遺矧吾黃髮之良而朕樂詢者乎爾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數奏詳華京秩峻遷姑示褒寵尚展平生之學益思補報之忠可特授左承奉郎國子監主簿隆興元年八月十四日

除直敷文閣誥詞

勅古之所謂老者不稱其齒而稱其德也齒德俱高誰敢不敬以爾少而力學長而有聞今茲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庶幾古之所謂老者緼內閣之清班賦眞詞之樊榭之所以敬老者至矣往服華寵益綏壽康可特授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行狀

周必太子充撰

本貫吉州安福縣

曾祖著故不仕

祖祥故不仕

父奭故不仕

公姓王氏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大原人十一世祖該避唐末亂徙居廬陵郡六十里遷三白即止子孫當繁號長者僑吳順義元年龍見所居陂田閒有異僧云是將爲佛寺公宜北去百里遷三白即止子孫當繁衍且出文士長者如其言行至安成北之連嶺遷白馬一閒其地名曰大白茆稍前曰小白茆乃家焉李氏保太中龍復見何山遂爲龍田寺今金地寺是也公之在母大父夢赤文亘天既寤生公人知爲文字之祥矣元祐閒自連嶺徙邑中公時爲兒童毅然有

成人風年十二三刻志于學晝夜不息弱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舍法取士公一試右諸生何損以對策賜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送之學一日聽公講書歸以大義告損損驚曰後來之儁也明年貢辭雍時方鋤史學禁士人誦詩公獨學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吟誦自若丁父憂家事一付弟頤[illegible]盡禮縣樓其里曰清節來幾芝產堂上木生連[illegible]謂孝友所致大觀間提舉本路學事張公根欲薦以入行公曰此士之常乃以爲異耶辭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丞邑大俗樸公擇秀民教以學應

書者歲增猾吏文雅善交結脇持橫甚前令丞莫敢治公獨發其姦言于郡黜徙之至今父老能道其事也先是湖南田賦不均茶陵尤甚富者受田不受稅以避力役公與令約凡執役者一毫無所須民既不病役徐下令正其賦不悛者沒入之自是產與稅偕而役均矣丞舊兼造船場有部使者嘗薦公既而諉公役匠造私器公不可且歸其童使者大怒亦會與守倅爭公事遂拂衣去潭帥曾公孝序挽留再三頃之宰椽倪公濤左官來致書願交且責監司不能容一賢者其爲名人所重如此宣和末公年未五十知

聘事陷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生執經來者屢滿戶外紹興初州賦屬邑修城期會迫遽公語假令黃衛軍興民困城幸堅胡爲勞人衛告太守守大怒將劾衛公謂衛君蓋輕一官全民力乎衛即日解印綬去守聞愧甚爲輟是役趙丞相安撫江西奇衛薦之欲扳公固避乃已公雖不仕常懷經世心孝[illegible]必告于當路宣諭劉公太中李公泰皆遣官屬咨訪利病公盡言無隱二公賴之嘗著論二篇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帥李丞相商其說采及用而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于朝郡守右史王公洋號儒宗吏師下車首以禮幣邀公虛正堂延訪政事即學官聽公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爲歌詩紀實主之兩賢也十二年今數文閣直學士胡公銓以忠言忤時相謫嶺南親交無敢通問公獨送以詩語奇峻驚人後數年時相知之命帥臣鞫公謗訕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爲師武將馬羽攝郡事尤待公厚公謝曰某罪人也將累公羽曰舜公獲譴其榮多矣更遣于受業遂登科　大上更化許公自便時年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夜分乃寢令上即位

而智識不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其特除
也公蒙犯霜雪往來數千里暑無勞瘁容明年三月
已丑乃得微疾啓手足辭色不亂則其所養可知矣
享年九十有三娶同邑劉伯玉女前二十八年卒一
男頓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詹澹皆世其業
孫女二人所著書有廬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
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
海遺珠五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一
卷公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

召也必大適對禁中坐定　上問胡銓薦詩人朱熹
王其卿識之乎必大既奏熹出處乃具言公年德文
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　上曰官卑
何故必大曰斯人蚤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
進　陛下哀窮悼屈厚加品秩錫之章服足以勸
善　上曰俟其至議之明年公至　上命寓直西清
蓋待以卿監去朝禮必大嘗白丞相濟公王某百年
故老扶杖造朝意欲掛其冠神武門丞相能爲　上
言俯聽所請而官其子非美事歟丞相曰君言是也
上必不爲老人惜一子官明日又言之丞相曰決矣

已而乃不報天其或者欲公子孫自以儒業發聞千
世乎敢異列之敬俟筆削謹狀乾道九年十月望日
年家姪左朝散郎攝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紫金魚
袋周必大狀

墓誌銘

胡銓邦衡撰

乾道八年歲在壬辰三月己丑盧溪先生王公
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十一世祖該厥唐末亂
徙居廬陵鄢西六十里曰泗疆爲善稱長者順義
初或見物若龍出於所居田間有僧求其處爲寺保
太中所謂龍復見遂名寺曰龍田今金地寺也僧謂
長者自此北行百里許遇三白即止後當繁衍有以
文鳴者如其言至安福之北曰連嶺遇白馬一問其
地名曰大白郎小白郎遂家焉曾祖著祖祥父龔皆
業儒以氣節聞於鄉元祐戊辰復徙居邑之南公生
時大父夢赤文亘天寤而公生乃喟然曰僧言其告
之矣公爲兒時凜然有立既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
未三舍法行公一試即爲選首爲頻不講書閒出新
貫聽者環堵時何損以對策計直寶廬陵侯郎郭公
孝友受業焉一日聽公講歸以語損損驚異明年貢
辟雍方禁史學及元祐學無敢犯者公獨與其友劉
公才邵手不停披劉公後爲學士常德公不忘丁父
憂一溢如禮撫弟姪人無閒言邑榜其里曰清節士
幾何親塋產瑞芝木連理識者以爲孝友之祥大觀
間提舉學事張公根薦公以應入行詔公曰此士之
常以鈞爵位豈吾志耶辭不就政和戊戌登進士第
調衡州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勸以學士皆向化
三年間應書者倍蓰猶胥文雅者勢傾一邑縣吏不
能去公把其宿負白于郡黜徙之舉邑稱快至今六
十年人猶誦之茶陵田稅不均富者田多稅寡以規
後公語令凡執役者邑毋得秋毫擾使安於鄉民既

不病役田復元稅由是產與稅侔役不頗矣他郡之
民以事訴于監司願得公決者相踵丞舊兼造船場
憲臺初與薦牘久之欲役船工造家具公却其薦憲
椽怒甚適守倅亦不相能拂衣去湖南帥曾公孝序
力挽留且欲薦諸朝不屑左司倪公濤方員外置致
書願交復責當途不能容一賢者諸司大慚濤蓋政
和間名士也宣和末公見禍根已萌葺草堂盧溪之
上年未四十棄官邨歸教授鄉里執經踵堂者肩摩
人不稱其官曰盧溪先生紹興初郡賦工役修城時
武夷黃衡攝邑公謂衡勞罷獎之畏可乎衡白守守

大怒欲械繫衡公曰民荷獲免身屈何傷即棄去守
大慚服趙丞相帥江西薦衡衡歸功於公固辭遞止
初江西盜作公著論二篇言招安之害李丞相帥洪
欲行其言會罷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舉先
是劉公大中李公棠相繼宣諭各遣其屬諏以時政
民瘼極言以對二公服膺公未嘗入官府右史王公
萍爲州令齋書幣招致自處虛其堂館公訪以闕失又
延諸學官講習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公嘗懷憂
世心紹興戊午銓以狂瞽忤時相壬戌秋謫嶺表士
皆刺舌公獨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

爲天下奇之句姚夔者告訐詔帥臣沈昭遠鞫治以
聞除名竄夜郎公至人爭迎勞執經踵門者屢滿時
忠州刺史馬羽假守尊以師禮公曰加禮罪人恐與
時左羽曰聞先生之名舊矣獲譴固所願且命其子
從學遂中第公歸自夜郎年幾八十觀蠅頭字率夜
分乃寢　上踐阼初召對劇劄切詔云粹然耆儒凜
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
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
力乞甚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乾道
庚寅再被召固辭詔郡臣給輿檄趣遣仍具引道日
申中臺明年冬始到闕引對免拜賜坐問勞令少留
公以老丐還詰云王庭珪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
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如故
仍賜香茗繒綵士挈其榮公少從鄉先生張公汝明
學易晚益悟於理表張公蓋作易索嘗爲御史擊蔡
氏者漢上先生朱公震鄭林居士向公子諤過訪堂
談經旨常繼咎見所講易皆降數文定胡公安國經
從亦歎留且云公有經濟大畧文章特其餘事爾爲
作易解序引公不輕以示人欲獻之公車會獄起郡
守郭東巢其僚議遣公獄椽汪君涓曰王君剛介勇

於義若幅楮之必來戶椽變色曰彼詆大臣可善待
之乎請部卒會逋尉捕之遂行至則排閤突入公談
笑就逮公之書緘鐍頗固衆卒疑奇貨豈以去公喟
然曰此吾書厄遂不獲傳公土木形骸儼然不可犯
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歛沮人無賢愚貴賤一待以
誠聞人善若己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慚惕自
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益奇書有楷法
自一家平生治氣養心脩然有高舉意澡然而逝享
年少衛武公之二耋同邑劉伯玉之女前卒男一人
頃能稱其家女一人歸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曰詹

瀘皆志學孫女二人有盧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
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
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
二卷將以淳熙元年正月丙午葬于安福縣清化鄉
長賦之遵頤扶服乞銘銓曰侍郎周公狀自足傳信
采杓焉用糞土之言頤請益虔不憐遂銘之銓須於
獨前論人物及公云雖宰相材也蓋用狄梁公薦張
柬之語上不以爲過公儻無恙殆未易量也嗚呼
惜哉銘曰

材大而剛志直而方百世之豪抑鬱掖弱蒐爾民瘼
小試牛刀皐比當路猶其勢距雲虓風饕禮經墓式
高止四尺德與山高

周益公贊盧溪先生畫像

朝弄萬象雕琢太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
乃爾顏酡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
見其善者機吾獨謂之水盈斜蓋風披而文成非日
暮而月哦後此雖千三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
何

韓子蒼跋盧溪先生題宣和御畫詩

盧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一沈其意出力儕先生
以榮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未

聖德之大者今觀王甚所作宣和殿御筆鵲圖詩其
於痛哭觀圖足見憂國愛君之切深至於此爾凌陽
韓駒書

胡明仲跋盧溪先生盜賊論 即致堂

王民瞻常以盜賊論獻江西大帥李相公盡得盜賊
根抵蹂隧大帥欲用其言而以宮祠去矣時紹興七
年也二十二年虔兵逐刺史閉城以叛平時禍刃孰
撫立刺史庭下者果應響也雖朝廷遣兵掃滅俱盡
而諸將爭上功狀使當時用其策而禍消無冀冥冥之
中則民瞻之言亦無以取錄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爲上客歎息久之余自嶺南歸閩其事遂
取盜賊論題其後紹與丙子孟夏望日武夷胡寅書

謝諤良齋跋盧溪先生手簡

彭君憂協出示盧溪先生舊帖末後語諸甥就學必
有事業意蓋可知今觀憂協氣宇不凡論議合理文
華藻麗志在青雲當不負老先生之觀矣紹熙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太平興國散史桂山謝諤書

楊文節公誠齋跋盧溪先生手簡

盧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一沈其意出力儕先生
以榮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未

幾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
嘉泰壬戌人日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
之其宅相彭蠡湖云

李子賢跋盧溪先生手簡

盧溪王先生夫下之士也晚而後遇雖不顯用於
然持正不屈聞者尤能興起於數十年之後也觀其
成劉君伯深所編文集觀其詞采議論已足以知其
胸中之所存彭君夢協於公爲外孫家藏有墨蹟乃
貶夜郎時往來書問言語鄭重字畫端正可以爲法
矣至其自處謂如東坡先生在黃州時又謂處此泰

然無毫髮可慮之事則又知其所守之定雖困沮無
聊而不變也慶元己未冬十月望日廬陵簿領李東
子賢書

楊長孺跋盧溪先生手簡

歲在乙酉秋八月二十五日大志彭君名靖字安國
來訪余示以盧溪先生王公家書十紙與曾祖親家
諱安衡字仲平者三與其祖諱飛字凌雲者六與其
祖母女百八娘者一皆先生謫居辰州時帖也其辭
有云朱守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
寄荔枝二百糖師六枚藥橙藥橘糖霜三罐與孩兒
甜口兒兩先生言動殆晉人所謂將無同者耶想當
人爲之大息敬書其後而歸之于安國朝奉大夫直

客之氣者山谷先生謫黔州有家書與天民知命云
吾在此甚安所居在南寺摩圍閣正對摩圍峯獨
人呼天爲圍屋極寬潔瀟灑冬温夏凉風物似江西
華文閣楊長孺書

歐陽玄跋盧溪先生手簡

余客族姪秉燮家贅倩彭君益謙出其曾大父夢協
所得米霜翁王盧溪先生復往書札跋者爲良齋謝
公誠齋楊公其子伯子謁然前輩風誼見於筆墨盧
溪謫所書兩幅尤見居艱險如平夷宜與忠簡齋名
於百世也
至正壬子十一月二十一日嘗郡歐陽玄跋

第一卷
古詩
題宣和御畫
仙人春宴曲
觀駱元直經進江南形勢圖
長沙北禪覽古
方外蔣聽憲端彈琴明日赴李似矩尚書
遊青原呈王元勃舍人周秀實監丞
舟次白沙
寄胡邦衡兼簡陳僉判黃書記
向衡州生日
張持操携徐獻之侍郎書見訪兼出示著述
中興論諸雜文爲賦詩一篇以文軸還之
他日亦錄寄獻之也
過瀟灑廟
送陳邦直知縣
贈別黃超然
寓郡齋過清閟軒與高虞卿夜話
趙逢源今春當赴省試以事失期乃賦錢綱
往行在且欲觀母后回鑾之慶作詩速其行
送向宣卿赴朱相公參議
送吳叔舉主簿往清江受納秋苗
秋夜西園獨步
劉晞揚貧甚爨煙不屬而讀書不輟作詩遣
之以激其志因叙其貧之所以然蓋深
有聞之者
送王舍人超武
第二卷
古詩
和劉美中尚書聽寶月彈桃源春曉
和李巽伯少卿見懷
寅陂行
廬陵行
和程子山舍人贈高虞卿
題羅疇老家嗣妃辭漢圖
送向宣卿往衡山兼寄胡康侯侍講
贈齊軒仲素老
寄黃子龐兼簡鄒德裕
贈康元章

集016-488

送葛德裕
題秀光亭壁餞劉世臣劉仲美
送李亨仲赴荆南辟
麗人行
早行
第三卷
古詩
謝張欽夫機宜惠靈壽杖
魏彦成寄示桐川瑯邪送行詩集奉次柳宗
韻一首系于卷末

次韻張虔州兼呈向宣卿
和李巽伯韻贈甥劉志道
存存閣
次韻周秀實觀李觀察勒兵
送陸景雍提幹
次韻曾肖才翰檄堂雪詩
送趙逢源赴趙提點辟
同陳思忠訪洪覺範
次前韻酬劉美中
贈忠襄公二孫
送安成知縣周子發
酬聶達夫惠所業
酬劉英臣載酒送花
次韻劉謙夫同年二首
次韻張子春賦瑶林春色
和陳柄臣見贈
和明胡敦實少年行
暴雨初晴
觀李氏畫
李仲孫佩軒
酬劉震仲
送南臺長老
第四卷
古詩
次韻方性夫同年見寄
和施倅重陽日謝予送酒
題禾山蕭秀才臥雲庵
題劉端禮步芳橋
余棄官累年劉元弼作詩見勉仍次韻奉謝
送駱仲武

送周覺民兼簡湘西故人
段居士粟菴
題周忘機畫軸
次韻李教授閔雨
觀徐明叔畫湘西磨崖圖
和介甫少狂喜文章
贈劉允升
劉端行自建溪歸數來闕茶大小數十觔字
懼其堅壁不出爲作闕茶詩一首旦挑之
使歌也

次韻酬向縣丞
送叙浦令宋元老總幹
題惠崇畫秋江鳧鴈
次韻傅彦本三首
用前韻贈歐陽公制
第五卷
古詩
雅歌樓詩送永豐宰鄧晉卿
送董衮臣提舉
次前韻酬董衮臣使君見寄

再次韻酬岳州董使君
江虞仲生日
李真狂過盧溪盧溪慮其狂之無所歸作狂
語箴之
和周通判永豐破賊
題李伯時畫馬
送向豐之
和周秀實田家行
再和酬王元勃舍人見寄
贈蔣山僧
沅陵遇公美忽談道術如有所得將之桃源
作詩送之
贈寫真徐濤
贈高伯強
和歐陽叔向寺丞韻酬劉漸父
郡齋次張參政韻呈王舍人
送通判周監丞
第六卷
古詩
送趙敏卿

題洪覺範方丈
次題周公子趙逢源過瑤林洞中探餘醪
送葉通判赴闕
送僧祖麟遊龍會
避亂東村逢南嶽簡上人
送劉宏夫昆仲赴省試
次韻韓朝美惠硯
次前韻酬羅思義
次前韻酬周公子年家
次前韻酬劉大處惠端硯
王舍人生辰洋
贈彭時卿秀才
六月上澣陪王元勃舍人携客遊青原山周
秀實通判作韻語紀一時勝集奉次元韻
送劉義夫宰祁陽
次韻羅伯固聽琴
彭青老往禾山讀書所寓之室曰蓬菴爲賦
蓬菴詩一篇送之兼簡白雲元老
題向巨源南昌樓詩後
贈蜀僧妙高

戴國和得潘衡墨法於言意之外令携之
相必有識之者作詩以送之
送彭秀才赴國學試

第七卷

古詩

遊貢游洞
次韻折檛窓題向萍鄉堂爾堂
寄賀魏彦成郎中
謝魏彦成知郡寄惠漂布
題向宣卿伊山有裕堂
題劉知縣後隆堂
贈別劉文卿
題王主簿逸老堂
題羅氏餘慶堂
送劉熙載赴省試
贈劉亞稷
謁王宣子舍人
張元暉生日
和王宰早梅
贈歐陽伯威

送頗姪郡學讀書
還劉秀才文卷
和通判周監永見前
第八卷
古詩
和趙叔清蠟前
江亭候施倅峒公翁阻水漲作詩寄之
閩郡中請賢老住報恩作詩賀之
贈羅道人
贈蜀僧無觀
次韻胡邦衡衙陽縣瑞竹堂
和胡觀惠詩兼致守倅招延之意
和施倅歲暮感懷
和歐陽廣明竹間桃花
第九卷
律詩五言
秋郊曉興
送謝夢旻昆仲之湘江
秋夜同周子康登辰州城樓
清江舶別任子嚴
送客
次韻方性夫同年見寄
用朱希真韻寄葛主簿
再和一篇兼寄朱希真
溪上春日
送樂秀才歸新淦
春日遊鴛湖山
鳳停館中秋
和嶌德濟見懷
送妙空大師往郴陽省兄
宿唐興寺夜雨
和周監永聞京洛關中收復四首
送劉禹錫之官五羊
秋夜
曉行唐興寺道中寄劉美中
亂後過東山寺
和黃子餘湖南道中寄弟子默二首
又和酬子餘
又和酬子默

頤姪明発軒
和李巽伯送劉德基赴縣齋
郡燕新進士胡文侍讀即席賦詩因次其韻
郭教授南窓置酒觀競渡次坐客劉時舉韻
再次前韻
第十卷
律詩五言
送郭教授代人
廬山道中寄送聶名世
次韻楊廷秀晦安小樓不寐之什
次韻李巽伯贈琴僧惠端
野外春日
送向主簿
題劉元弼遠菴
辰州上元
用前韻酬清首座
早春遊孔志行園
春日携頤子同劉養正教授遊淨國寺至李瑞香
家園
清明日訪胡師顏
入康州界道中用頤子韻
憶磻溪二孫
題非雲軒
題昭陽閣
和余教授
和胡觀光閩嬋
送李彦明
江上
送楊彦昭往湖南謁陳蒙肇運使
謫辰州
沅江上晚晴用頤子韻
次韻周秀實通判送段季裕還永新二首
惜春亭席上和伍孺安酴醾
同施倅遊壽昌觀
贈惠門端師
齊雲閣
清音亭
次韻伍孺安賦草堂瑞香
水亭
遺經閣

律詩七言

寄黃平國正宇

陪周秀實通判遊歐陽炳文園晚過隆慶寺

契真亭

和李巽伯少卿見懷

次韻徐漕按部至廬陵見訪

寄程子山舍人

過劉美中新居

陪元勃舍人秀實監丞遊徹見閣

登滕王閣二首

贈黃伯成

寄賀劉美中舍人直學士院

出城北由山徑入徹源忽逢荷花爾望不知

為何處詢其地名曰長塘又行數里行大

路出連嶺作詩記之

長沙試殿闈傳彥濟永州考試還先寄此詩

再次前韻

再次前韻二首

避亂深山蒙兄寶君寄牡丹數枝鮮妍不減

平日始覺芳叢頃有春色感歎之餘因成

拙句

再過東岡

送元上人遊仰山歸沔潭

次韻歐陽叔向水中月

次韻周子發喜雨

和胡觀光登酒樓

和趙叔清書事

和陳相之至日即事二首

新學落成釋奠諸生畢集喜而有作

和歐陽周翰

別葛德裕主簿

和葛德裕別後用舊韻見寄

送裴主簿

移居東村作

送鄒去非

次韻向文剛晁叔易遊青原

安成再逢黃平國

第十二卷
律詩七言
題郭秀才釣亭
次韻江正邦
正邦聞王師來駐兼簡懋德
和謝倅謁縣學
和周公孚遊春用前韻
酬張公敏示古戰場賦
和李彥文
送李成叔歸峽江兼簡懋德
次韻裴主簿述懷
謝直夫乘小舟訪予于橫山堂兼惠佳篇奉呈
次元韻
春日橫山堂有懷謝直夫用前韻奉寄
草堂東橋翫月
謝同年李提舉見訪
和趙叔清登敭仲堪讀書臺二首
春曉招友人
和周公孚呈向宰
次韻黃元授見訪
次韻胡觀光長慶寺早起
和黃元授喜雨
次韻荅劉元弼
次韻何倅雪詩
賀郡守生辰二首
蠟梅寄陳相之侍郎
和向宰喜雨
第十三卷
律詩七言
劉美中自翰苑歸追懷平昔之遊再過唐興寺陳迹依然輒成長句奉呈
唐興寺再呈美中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次韻周公孚秋日書懷
和曹溫如都監惠詩
次韻呈劉立道宣諭二首
向文剛讀書齋試雙井茶有懷黃超然
二月二日出郊
次韻謝同年劉子堅生日惠詩
和劉元弼亂後見訪

朱通判見訪病不能出以詩謝之
和井令西山石屋感雨
次韻謝廣州倅毛長吉見訪惠詩
再次前韻二首
和胡觀光黃元授二首
讀韓文公猛虎行
向宣卿生日
次韻歐陽叔向寺丞早春呈周子發知縣
謝劉時昇見訪
送劉嘉德濟
再和葛德濟舊韻
題劉端禮達軒
重陽日送李彥文之衡湘兼簡向豐之
用前韻酬豐之
再用前韻酬胡觀光
從叔君冕見訪山間自云平生躬耕釣無求
於人中有至樂令某作詩寫其蕭散之狀
爲賦此篇
和劉元弼見寄
次韻李世京惠詩
和劉端禮避地初歸見訪
和劉允升夢草菴前月夜看醉醺
和端禮惜花苦風雨之句

第十四卷

律詩七言

題曹子方詩集後
次韻劉升卿惠焦坑寺茶用東坡韻
嚴子陵釣臺
送劉美中舍人赴漳州二首
次韻羅世英
送歐陽南卿并簡胡紹立
和裴主簿九日
安成逢吉守李西美舍人二首
喜楊文發生子
周公予監場解官
和劉元弼邃室
和李巽伯少卿新年憶行在二首
和謝夢叟思鄉用李巽伯韻
次韻謝鄭教授二首

和曾英發見寄二首
和曾若虛
再次曾英發
次韻蕭喟強追和英發巷
次韻周秀實過草堂夜話
和裴主簿栽花
和劉克強謝仲振
送蘇元老自春龍陽
次韻義夫同年見寄二首
和劉寘玉縣尉
次韻劉炳先昆仲見寄

第十五卷
律詩七言
和歐陽炳文汝舟酴醾
次韻胡次魚送歐陽景蘇鎮州教授
別黃伯成
送同年趙季成赴行在
送劉子東赴省
趙逢源家有妹麗每造謁必見拒今侍令兄府判東遊作詩爲別兼以見意
次韻趙文卿因以送行
和施通判以詩惠茶
再和
重陽日劉元弼亭席上
周德祖自衡陽相別三十餘年會余寓夜話
德祖來知南江寨相遇甚歎道舊興懷感
成長句
九日以菊花酒寄施醇翁通判
盛暑中黃子餘主簿攜雙井茶見訪
次韻鍾令
感雨癸丑
和李彥文春雪
縣僚禱雨盤藤廟連日大澍次韻黃超然
再和前韻
喜劉世臣仲美及第
送歐陽廣明遊仰山兼簡慈書記二首
次韻送別曾英發
和劉元弼歲除書事
題譚微仲一經堂

第十六卷

九日登鴻飛臺
豫章別彭蠡直
送任子嚴江西運幹
留別黃子默
次韻郭偉節段延直見寄二首
渡瀟湘江
自江上遊龍興至淨因寺
賀王彥恭新除湖北漕
寄湖北總領彭子從郎中

春晚同石子文遊歐陽參軍園問其主人已
物故獨一老婦閉門亭檻幽雅酴醾方盛
開因歎二年十居隣巷相去數十步而未
嘗一到作詩記之
送黃彥謨通判岳州
朱致一來守辰州先致啓書余以病未及答
而致一壓境以詩迎之
閏十二月自城東泛舟遷居城西安福寺舟
中微雪
李郎中生日

報恩寺避暑
乙亥立春夜雨平旦大雪
和馬德儉韻
劉時舉主簿相別三十年忽相遇于沅湘之
間古夜郎郡也郡素簿俸餽不繼晝盡而
歸相聚月餘賦詩為別
早春懷葉觀察
送頴子還廬陵
次韻葉起商楊茂之
次韻酬祝彥直

李守拉登譙門觀修城
次韻李宜仲見懷朱崖夜郎二逐客
辰州僻遠乙亥十二月方聞秦大師病忽蒙
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詩悲之
次韻昆季裕惠詩二首
次韻葉起商
和向令製錦軒
次韻酬劉遂卿

初至行在
上殿退朝口號
送王舍人赴明州過關二首
次韻楊廷秀求近詩
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韻
次韻張子家見訪惠詩
用前韻贈別子家
送黃子默湖南機宜
送同年趙季成知武岡軍
歐陽彥文晚始得官爲邊郡獄椽乃州里宿
儒於其行也詩以餞之
送趙文卿之湖南
次韻張子家新除浙西撫幹見寄
次韻路節推瑞香幽蘭
楊文發自長沙相別忽來權邑惠詩次其韻
次韻楊文鼎
次韻黃伯思求其祖夢升墓銘跋
胡邦衡北歸先寄詩二首次韻迎之
和吳思道韻寄郭德耘
左丞勣妙年登第而飄泊遐荒十年不得調
蓋嘗以事忤權貴令公道方開始欲出進
余賦詩
次韻酬周孟覺
聞梁養源歸臥病未出作詩問之
送黃介可
謝同年趙季成通判見訪
送劉克強再赴殿試
題青桂亭
顧軒
和劉喬卿雪詩
中夜起坐惜春亭月照醉醪清香郁然因成
四韻
任子嚴凌風閣
楊文發將趨行朝輒用所惠詩次韻一首贈
別
寄聶貫遠
張紹祖雙秀亭

題竹溪讀書堂
扶陳堂
和曾英發見訪惠詩二首
別後再和一首
謁魏彥成郎中
王主簿清暑閣
段廷瑞四美堂
次韻周穆卿教授兼簡黃元授司戶
讀晉史偶書
次韻贈隨上人
送李仲文赴省試
謝梁廉濟運使見訪
離行在別胡舍人
生日周公子恩詩次韻
資深堂
清暉亭
次韻歐陽廣明以詩送缽盂
次韻歐陽廣明
次韻劉唐卿
雪中訪胡次魚因覽新詩次其韻
和王彥謨縣尉二首
次韻常德府馬仔見寄
和王彥休
第十九卷
律詩七言
夜讀唐鑑有作
次韻蔡德儀年闕子規
贈胡紹立
送項直卿赴省
劉大虛作十花詞相示復以詩來有求揮斤之句兼簡中閒僚無恙咲大不爲災次韻一首奉酬
次韻董體仁參政
次韻李昌齡以詩督景賢堂詩
宋英臣景賢堂
劉君鼎主簿登第累年家貧猶待闕欲遊章貢謁梁提刑作詩送之
送劉簡之兄弟赴省
謝向提刑見訪
送魏彥成赴召

魏彦成座上忽見檝至吉水賊奉呈彦成
西園採梅三首
次韻劉景明寄詩求近作
外孫劉子野遊學南安纔歸數日又告行忽忽贈以一詩爲別且以勉之
送劉天遊益明赴省
次韻曾英發
酬梁宰惠遊永新百韻詩
謝郭運幹見訪二首
次韻劉子方喜雪二首
懷故人留題
次韻王秀才
波光亭
酴醾
和黃元授送趙敦本赴萬安宰
和元授閱旱
第二十卷
絶句
建炎己酉十二月五日避亂鴛湖山士有
次韻贈周師禹二首
贈李子安
次韻高秀才
贈松菴僧
和鄭元清同遊殷仲堪讀書臺二首
梁道人借示丹經數冊閱未遍輒告行歸吉
書贈之以詩二首
謝彭仲寬惠小茶磨并仙茅二首
次韻魏伯元
侯大淵惠花
和讀書臺入夜即事二首
次韻盧贊元蒙田寺橋亭夜月
次韻劉美中贈段居士
次韻贈慈書記
次韻向文剛三絶
吳大之後家藏墳籍蕩然寄居江村欲借書
諸公先寄此詩
歐陽廣明病中覓酒
胡烈臣臥雲菴
和葛德裕寄紙覓蘭四絶句
聽鄰師誦經

荅蕭道人

第二十一卷

絶句　讀唐遺錄六絶

梁祖紀

李愚劉胸同傳

楊師厚

成汭

安審信

馮道

次韻盧元贊江亭即事二絶句

次韻盧元叔二絶句

縣尉任子嚴出示從軍陪大將吳侯遊石峒五絶句奉次元韻須平賊之功云

贈筠州司戶施文叔二絶句

送周解元赴岳侯軍二絶句

雪中贈別黃秀才

劉虞卿衣弊履穿有號寒之憂賦絶句以道其意

次韻黃子餘二絶句

次韻劉英臣早春見過二絶句

送羅孟弼

次韻周希稷餉耕三絶句

贈寫真劉琮

送風雅長老

送胡紹立往高陂遊學

遊湖頭觀桃花行數里彌望不絶有僧新開蘭若於萬花之中留三絶句書壁公房

歐陽公制檀盡扣門索米戲書絶句送之

次韻趙逢源秋日溪居十絶

題畫鯉魚

適從縣門下經西湖上歸見竹間桃花盛開因成兩絶句呈向宰

再次韻二絶句

次韻韓宰上元二絶句

和劉英臣見寄二絶句

幽蘭寄向文剛二絶句

次韻黃超然

雪中遇胡烈臣歸自郴陽戲成一絶句

第二十二卷

絶句

衡嶽銓德觀作

清江張氏活人堂二絶句

次韻謝昌國

雙田逢蕭國器話別

和康晉侯見贈

雪中以酒送歐陽廣明表叔明

鄱陽周師禹求清軒霧齋詩

送彭士貴

劉天錫之子八歲能作大字今年十三矣筆

畫愈進有雄健之氣作二絶句贈之

郊外留別友人

寄劉世臣仲美

贈無識道人

謝張東言

惜春亭觀醉蝶

彭青老好談禪喜作詩有謀身之語借其語

激之

漁父詞

曦上人頃脫塵網可謂俊哉衲僧也絶句贈

之

遊沅陵劉道人菴中唯一禪椅不置臥榻云

次韻謝昌國

雙田逢蕭國器話別

和康晉侯見贈

雪中以酒送歐陽廣明表叔明

鄱陽周師禹求清軒霧齋詩

次韻酬國干生趙秀才四絶句

送彭士貴

劉天錫之子八歲能作大字今年十三矣筆

程子山侍講自靖州貶所歸相會于武陵怪

余顏鬢未改作四絶句示之

郊外留別友人

次前韻酬趙提幹

謝郭景文寄魚鮓

雪中喜梁養源惠炭

江上

寓居夜郎雪中杜門數日不出忽郡中送春

來始知今日立春

寒食日孟司理送酒

郭仲賢閑窓

夜坐聽沅水聲

辰州立春清首座送生菜餅

王巖老携詩見訪詩未究雪下索余作詩贈

之
初寒方葺火閣而會溪知城周子康惠竹簾
火爐窗公瑞惠蒲團便足了一歲無事矣
作二絶荅之
寄贈王保舟求小山石
寄子老
訪清首座觀薔薇
贈別陳君授
離辰州
舉小舟東下忽見巨艦有作
次韻任子嚴
書覺範詩後
戲贈文彦明
和羅思武作子房孔明二詩見贈
次韻周孟覺記皮老人事
吉州凌波亭月夜
贈日者張谷

第二十四卷
絶句
癸未春被召東山益老來賀曰趙州八十猶
行脚以詩荅之云
寄張正伯求木樨
送黃秀才歸臨川
夜郎東歸黃去非自雙井來惠以新詩妙畫
次韻三絶句贈別
贈別僧紹存
和趙伯達二絶句
次韻彭青老詠雪三絶句
贈巑上人二絶句
次韻劉惠直梅花二絶句
夜郎歸日荅葛令惠詩
南嶽張道人見訪言論豐蔚若有所自非鹿
鹿然者也撫其語作詩贈之三十年相見
爲汝掀鬚一笑考其所自也
次韻李宜仲以詩寄龍涎
戲向文剛生子
和曾英伯
雷秀才嘗學詩於呂居仁能談江西宗派中
事輒次居仁韻二絶贈行
周秀才取古物作十絶句見惠如豐城臨平

鼓之類作一絶句題其後
贈寫真胡生二絶句
八月十四夜彥和置酒待月遇雨觀競渡次壁間絶句
謝子發惠茶
謁僧惠端不遇
和劉端禮
國材姪送林檎
贈清首座
和裴主簿桃花
秋蘭寄知縣陳邦直
和荅邦直二首
美胡烈臣晚年生子
和彭養正陳令尹
和劉元弼見招
贈相士
問訊王道之病
贈宜春筆工
步芳園
湖頭觀桃李四絶句

茉莉花三絶句
第二十五卷
挽詞七言
挽劉美中尚書
挽彭子從郎中
挽王自然二首
挽王夫人周子充舍人母
挽盧宜人二首陳敏叔夫人
挽黃忠臣二首
挽戴彥成通判
挽劉公弼
挽王脩華
挽劉英臣
挽徐子平
挽羅判老
挽鄭教授
挽曾氏安人
挽范孺人
挽瞿氏
挽易氏

挽劉子儀
挽歐陽仁叟
挽張氏安人
挽歐陽宜人
挽王氏夫人劉英臣母
挽王氏孺人
挽郭氏孺人
挽聶氏孺人
挽露氏恭人
挽丁陶朗縣尉
挽劉宗望

第二十六卷

書

上皇帝書
上李丞相書

第二十七卷

書

上趙丞相書
與宣諭劉御史書
與胡侍制書二幅

第二十八卷

書

與黃平國正字書二幅
答鄧克強書
與向宣卿直閣書二幅
答方耕道刪定書

第二十九卷

書

答王元勃舍人書三幅
與周秀實監丞書三幅
答劉喬卿書

第三十卷

書

答張欽夫機宜書
與黃子麗書三幅
與鄒德裕書三幅
答黃元授書
答趙季成書

第三十一卷

手簡

答董體仁參政 兩幅
與劉美中尚書 三幅
與王元勃舍人 三幅
與彭仲平親家 三幅
與彭郎凌雲將仕 六幅
與百八娘
答吕知府郎中
與彭子從提刑 三幅
與胡觀光知府 三幅
與元觀
答楊文發
與劉舜元 三幅
與胡至文
答楊秀才

第三十二卷
手簡
與胡邦衡 四幅
與向宣卿
與任子嚴
答方性夫 二幅
答周孟覺
與楊文明
答劉彦純
答楊廷秀
與劉子東 三幅
答李仲孫
答胡斗南
與楊文蔚
與劉子方 三幅
答王允元

第三十三卷
慰楊建之
答王彦恭運使

第三十四卷
論
盜賊論二篇
記
遊廬山記
靖共堂記
西峯寺重修三秀亭記

龍須山轉輪經藏記
寄軒記
隆慶禪寺五百羅漢堂記
西山記
第三十五卷
記
吉州新修教授廳記
安福縣重修學記
瀟灑廟記
鳳林橋記

上成觀三清殿記
足齋記
重修東華寺記
第三十六卷
序
王彥休春秋解序
任氏二子字序
衡州送行詩軸序
送劉簡之序
送劉君鼎序
梁養源道德篇論序
送黃秀才序
送劉得昇序
第三十七卷
序
送劉天遊字序
送子野東遊序
贈饒子序
贈劉星才序
詹濬字序

送李生序
送卜者吳唐佐序
贈尤生相字序
贈劉德素序
第三十八卷
啓
回王舍人啓
回魏寺正啓
賀王守除直寶文閣啓 佐
回蔡寺丞啓 洗

賀楊徽猷子啓第
第三十九卷
啓
賀劉舍人啓 才郎
回周舍人啓 兄大
賀向提刑啓
回路知縣啓 植
賀趙參政啓
代上万侯參政啓
賀廣東向經略啓
與陳朝散啓
回陳主簿啓 謨
回孫縣尉啓 栻
回劉主簿謝及第啓
回劉解元啓 亮乘
回李祖文謝解啓
回蕭解元啓
賻子定婚啓
詹孫定婚啓
澹孫定婚啓
第四十卷
致語
乾龍節致語
天申節致語
閱軍致語
疏
請智老住蕙山疏
請如老住曹山疏
請簡老住報恩疏
高峯禪寺修殿疏
第四十一卷
銘
遷善齋銘
惠端琴銘
惠門寺鐘銘
寶珠寺鐘銘
贊

仁山五百羅漢贊
圓通贊
洪覺範畫贊
李伯時畫像贊
歐陽公制贊
呆和尚畫贊
鑑達觀畫像贊
路正卿像贊
王脩撰畫像贊
劉大虛畫神贊
英和尚贊
頌偈
戲調義高
荅王道之
贈姪孫行深
贈度門僧
祖麟作東山蔵主以一偈送之
贈行者悟本
和耿伯順贈李居士
李居士再次前韻贈之
再次韻呈智禪師
唐興寺上方
震禪師喜談傳燈録謾以一偈示之
祭文
祭楊徽猷文
祭向宣卿文
祭劉元弼文
祭劉英臣文
祭劉世臣文
祭黃子默文
祭舅母雷氏文
第四十二卷
墓誌
故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贈觀文殿大學士聶公墓誌銘
故右朝奉郎通判筠州黃公墓誌銘
故令人劉氏墓誌銘
故王夢授墓誌銘
第四十三卷
墓誌

故右武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西河縣開
國伯許公墓誌銘
故歐陽縣丞墓誌銘
故王氏墓誌銘
故段夫人墓誌銘
故劉元弼墓誌銘
第四十四卷
墓誌
故右奉直大夫康公墓誌銘
故右朝奉郎前知潭州董公墓誌銘
故駙馬都尉劉公墓誌銘
故彭夫人墓誌銘
故王氏夫人墓誌銘
第四十五卷
墓誌
故左朝奉郎劉公墓誌銘
故孔氏夫人墓誌銘
故劉推官墓誌銘
故桂嶺劉府君墓誌銘
故呂氏冝人墓誌銘
第四十六卷
墓誌
故保義郎劉君墓誌銘
故左奉議郎劉君墓誌銘
故弟才臣墓誌銘
故弟漢臣墓誌
故弟德莊墓誌
劉氏二婦墓誌銘
故李夫人墓誌銘
故劉君德章墓誌銘
第四十七卷
行狀
故校書郎曹公行狀
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閣向公行狀
第四十八卷
題跋
跋黃嗣深所蔵宣和御書
跋蕭岳英家黃魯直書
書漢武帝故事後
跋錢勝夫蘭亭序後

跋向文剛蘭亭序後
跋圓覺經後
跋李及甫帖
書傳道集後
題華嚴寺壁
書鴟湖寺壁
跋大年畫
跋劉伯山詩
跋梁養源心經解義
跋程子山詩後

第四十九卷
題跋
跋黃給事行狀藁
跋彭大博家傳
書黃山吳道人墨
跋趙李穆帖
跋錢希白上宰相啓

第五十卷
題跋
跋盧贊元題惜春亭詩後
跋王樞密環秀亭詩
跋顏持約詩
跋曹子方墓誌銘
跋王元勃鳳林橋詩
跋黃夢升墓誌銘
跋胡侍郎撰北真觀記
跋蘇養直贈李東詩詩
書向豐之詩軸後
書汪聖錫簡後
跋楚老帖
跋劉美中書李氏先墳連理木

跋曾世選三賢論
跋趙德全家大年書畫
題唐興寺壁
跋錢吏部璚舉人詩
書贈墨工戴國和
盧溪先生文集目錄終

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珪

古詩

題宣和御畫

玉鎖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驚鴛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鵷東鳴當時妙手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

徽宗皇帝臨御日久海內無事唯不忘翰墨之娛見者知其爲御畫也臣既獲仰觀俯卷太息思宣政間當國家太平極治之時景物宛不覺流涕乃再拜稽首而賦是詩紹興丙寅三月望日小臣王庭珪謹題

仙人春宴曲

高樓玉珮搖春風銀槽壓兩珍珠紅天曙曉月十分曉飛光下照仙人宮瑤姬半醉過黿鼓絲鳳吹笙黃鶴舞雙成翠袖織藕絲麻姑行廚擘麟脯金盤燒蠟夜未央從妃進果蟠桃香坐上花開人未老他日重

來花更好三千年後忽相逢再約羣仙醉蓬島

觀駱元直經進江南形勢圖

異時漢網踈天討胡兒馬蹶江南草石頭重戍豈無兵將軍不識丹陽道至今戰骨埋秋霜傷心不忍問耆老龍蟠虎踞昔何雄赤壁濡須在眼中潯陽江水射蛟處旌旗拂天來向東艨艟塞川不敢下昔人曾此破曹公橫江九道波翻屋試請輕兵渡淮甸夜入長安人不知應見畫圖心已熟他日將軍按此圖鼓行如西如破竹

長沙北禪覽古　寺有吳王女墳

明湖漲天光春雲如粉碎吳王宮女罷吹簫象牀玉榻今安在桃李初開映綠池綠池水暖搓花枝聞道只今池上月照見吳王繁盛時當時粉色艷月彩今日古墳煙草衰草衰不見吳宮事唯有月下孤猿啼猿聲哀告問不得又恐清曉催黃鸝

方外菴聽惠端彈琴明日赴李似矩尚書招

浮雲捲盡天無風青山嶺上猶日猶半紅誰彈鳥啼夜鶴忽平明結客長安中大顛初識韓吏部清藻亦參裴相公尚書氣欲吞胡虜手挽天河作霖雨響泉韻鏗鏘應自携昵昵莫爲兒女語爲陳古操有平戎此曲聊堪佐旗鼓

遊青原呈王元勃舍人周秀實監丞

異時黃魯直嘗賦青原詩至今青原山名與星斗垂自從有宇宙孰能磨滅之昨日從大旆上謁前人碑欲學下一語自覺落筆遲我等如淇澳後世誰復知洛君千載人治中同一時兩公俱大手妙語仍崛訐得句宋肯吐神物儻護持光艷出月脇當寤照巖扉

舟次白沙

朝發螺浦湄暮宿白沙口初爲夜行計有物應掣肘山雲四面起風濤半江吼落帆危石磯就枕不敢久

林深鴈鶩鶴村遠聞鷄狗夢覺知月明破蓬見牛斗起視天色清解纜欲放溜浪頭聒天響掀簸入我牖蒲帆未及張篙師復回首渡頭有古祠壁畫雜怪醜舟人相與言勸我酬神酒出處本細事陰晴亦常有我固不問天豈問土木偶

寄胡邦衡兼簡陳僉判黃伯始今復得此公書記

斯文久寂寞誰應擅雕龍萬事問伯始佳句逸氣如長虹濤瀾翻筆舌錦繡蟠心胷平時吐佳句逸氣如長虹相公尚書氣欲吞胡虜手挽天河作霖雨響泉韻鏗鏘制策收俊異行當推選鋒元龍湖海士江夏無雙童詞彩俱秀出春葩發青紅鏗鏘排律吕純音玉淨淙

草木吾臭味坐隔神螺峯遥聞玉荊産長松想清風
安得且餘勇提戈課其中且願試音響徑須撞巨鐘

向衡州生日　今右相與公同生日

嵯峨閶闔西風回赤霄夜半天　開昴星麒麟下穹
昊兩家同日生公台兩公爲誰張與向人物堂堂真
漢相願公接武未央庭禁直金鑾對方丈

張持操携徐獻之侍郎書見訪兼出示著述

中興論諸雜文爲賦詩一篇以文軸還之他日亦録寄獻之也

君不能徒步上書獻天子又不能移書帝城結王公
欲將筆刀扛九閽紙上有説能平戎宣和治極久忘
戰羯奴騎馬嘶淮甸是時猶屯百萬師無人北向放
一箭大臣搏手知何爲草間公卿兒女啼至今謀國
無上策讀君斷藁令人悲君家人物照青汗曲江猶
識胡雛亂他年論事要回天應向荆州尋好漢

過蕭瀧廟

瀧江欲度虹爲橋瀧濤春擊蛟魚跳瀧頭有廟非一
朝瀧民猶傳神姓蕭敬腳挿入白鷺腰青原舞翠挹
茗羞朱觜日出煙霧消碧瑶忽然飛電掣紫霄天爲借怒生奇颯遊龍揮雨洗沉寥桂花墮
落香雲飄百年古木號鼯能變化擊鼓鸞吹簫官艘
費舶膽欲焦廟前泊檣不敢摇楚詞晚奠設槃椒瀧
老靈若或可招

送陳邦直知縣

題驒車馬來不休倚城出送陳ナ丘大丘愛民如父
母故令民作嬰兒愁客持林酒塞行路衆人欲挽我
獨不我記厥前初射策臚傳高名落九州同等泰泰
上臺省公獨執板拜督郵況茲小縣天一隅不煩細
民遮道留衣飛華動晃旅行必召對嘀坳頭君王
端問活國計大畧要洗儒生羞

贈別黄超然

我生不識黄大史猶及諸老談遺事藍田生玉海生
珠謂君眉目無乃似誰作江西宗派詩如今傳法不
傳衣句中有眼出月脇密付嫡孫人未知宗風後必
喧人口雲夢更須吞八九他年拈此一瓣香獅子窟
中獅子吼

寓郡齋過清閟軒與高虞卿夜話

戸牖隣清閟深夜客扣關開門見脩竹人與竹俱閑
雨竹窓外響風從屋頭還羨君屏百事讀書蒼翠閒
剌口談治亂筆挾風霜寒更覽珠玉文洗我永雪顏

歸來興未盡危坐聽珊珊

趙逢源今春當赴省試以事失期乃督錢綱往行在且欲覲母后回鑾之慶作詩速其行

去年秣馬望行宮飄然氣若摩霄漫不學提携百金劒不倚能彎兩石弓徒誇讀書飽黎蒐筆陣欲敵千人鋒要登月窟取官職不使官出塊螯中丈夫當自有日春闈已過落花風今當獻計隨羣吏到處高井歡聲沸慈寧殿前催趁班看君入賀鳴靴聲

送向宣卿赴朱相公泰議

旄頭彗天天狗墮一日中原作奇禍金竿突繞都城光鐵馬橫嘶御街過適來十年不解兵盜賊軍書急皇火將軍藩身養脇疽帝命相公期必破指揮貔虎下天來奮臂一呼皆袒左相公元是帝股肱提師辟士收豪英君才累試當劇郡羣兇落膽知威名麾下傳聞有飛將一箭曾射撓槍星公謀豈止當十萬要挽天河洗甲兵君不見河陽軍烏重嗣泰謀初扳溫處士遂令冀北馬羣空石洪亦有河南至又不見裴晉公取淮西幕下正用韓退之乃能夜縛吳元濟至今嚢得平淮碑如今相公開幕府豈減烏公與裴度席卷江湖浪波清貂鼠敷庸歸自取

送吳叔舉主簿往清江受納秋苗

田頭作穀催八場一半白著輸官倉廬江主簿喜懷撥放船椎鼓開帆檣蕭灘老農公事畢夾道歡呼羅酒漿笑言歸去喚妻子今年租米兩平量

秋夜西園獨步

清夜遊西園竹影亂秋月穿色湛虛明林光若秋絕人間擾正著那知此時節坐觀衡陽移領列風經別流灑洗天宇一飲醒毛髮氣與南山高青蒼助施設池塘收綠淨星斗轉空闊微雲點大清須臾自滅明朝問此境勝處不可說邦恐鷄三號開門走車轍

劉晞楊貧甚爨煙不屬書讀而不輟作詩遺之以激其志因敘其貧之所以然冀當塗有聞之者

荷鋤初讀書中原已鳴沸輟耕仰大息衣食尚卒歲喧呼傳點丁田廬忽湮替產盡猶索租從何出租稅迺知天實後信如石墜吏君門九重深旗戟森兵衛朱轓背相望莫肯察凋瘵賴子天資高追琢自成器時能從諸生扣門來問字長篇鬬爛溢目春葩吐奇麗饑雖不堪煮要自飽風味迺翁昔好事賓客常滿位小兒聽客語炊甑忘著箪豈慮飯成糜通來糜亦廢

時能饋升斗與子黔突暖啄
送王舍人超武昌省覲
王郎遠器宜廟堂胡爲奔走天一方吳越相望峙雄鎮
鹽艭旌再開南斗傍手携仙人綠玉杖坐褰刺史赤眼高四海無相當舍人舊班紫宸陛天馬豈受青絲韁騎氛飄然鶴舉摩天翔嬰兒十萬啼塞路各遮馬首持杯觴忽聞半夜發輕舸追走不及徒悲傷繡衣飛章有巨力不須州民挽皂囊正恐君王知治狀便向劒履趨明光鰲頭蓬萊在平地日邊除書細作行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
和劉美中尚書聽寶月彈桃源春曉
何年鑿源開混茫桃花兩片吹紅香煙消遠浦生微陽漁舟誤行溪水長溪回岸轉山勝光疑有峰巒仙人房居民爭出羅酒漿花間笑語音琅琅抱琴稽子髻髮蒼響泉韻磬鳴長廊能談往事悲孟嘗昔時臺治今耕桑又如勇士赴敵場坐令遊子思故鄉清猿抱木號鴻荒孤吟劃見丹鳳翔曲終待月西南廂重調十指初不忙如見古畫秦衣裳春天百鳥爭頡頏騎鯨仙人本仙胄不應暴落饑蛟口長庚却復下人間島瘦郊寒皆縮手篇章邁往無故初不共曹劉輒桃源歸來今已忘彈到落花空斷腸
和李巽伯少卿見懷 巽伯靖康中少卿使虜
俱躁此邦雖陋江山雄異時間出歐陽公今詩句滿江山似覺衰容得春酒筆端獵獵生風雷胷次煌煌呈斗生兒子事正作癡亦恐癡兒未能了頃年胡騎獵夷門兵拏不解誰當剖大臣薦公來洛陽古翻波濤驚廟堂飛龍借馬出延康醜虜夜走塵沙黃是時帝坐八綺牕擬歌風起雲飛揚

寅陂行 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積大姓專之陂閼之田歲比不登邑永趙君搜訪耆舊得古跡浚溪港起堤岡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紹興十三年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南巨寇內遶安今當還朝州人懷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最田水利實為職也然緣是而僥自言部使者終不為怪由是水利為虛名今寅陂功績崇崛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谷中禾州吉水方震動縛取兩渠來釁鍾克徒披靡拜麾下願持田器為良農凱歌歸陳破賊狀捷書飛入甘泉宮甘泉侍臣知姓字天子往往聞其風謂當到闕問邊事邊上如今塵不起但把長戟造鳳樓冀說渡河挑馬磹此公淹久佐一州安用州民遮道留州中老人錯料事此公行立塘坳頭

和程予山舍人贈高虞卿

南宮四海英俊場閱人須多無此郎御史傳呼主司出遠瞻榮接金爐香蘭薰熏思尺斷還送閉戶設棘圍尚墻卷雖封彌充棟宇筆浸滄溟開混茫麟臺學士文曾聞兩蕭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陌勸農桑詩書滿路胡不聽胡不聽寅陂行只相望風謹

盧陵行 并序 盧陵別駕提兵不閫戶南巨寇內遶安今當還朝州人懷之盧陵行以慰其懷思之意錄以為別

盧陵地控虔粵滿郡城斗絕冀楚東連年賊兵路烽火照夜旌旗紅治中來時正逢此自請按行山谷中禾州吉水方震動縛取兩渠來釁鍾克徒披靡拜麾下願持田器為良農凱歌歸陳破賊狀捷書飛

方調鬥味薦鹽梅桃李何心並(滿浪反)佳實論經射策未定論挽取功名看他日同門笑語夜相過起看北斗插天河凌晨鳳閣拜座主門生來賀爭肩摩一時人物盡豪傑太平爲寶非嘉禾

題羅疇老家明妃辭漢圖(李伯時所畫明妃豐容靚飾欲去不忍不能)

明妃辭漢出宮門豐容靚飾朝至尊至尊左右皆動色明妃欲語咽復吞三千蛾媚塞天閽帝獨不識王昭君顧影徘徊復良久尚與君王一回首當時自倚絶世姿不將賂結毛延壽可憐朱網畫香車却來遠嫁呼韓邪不如歸州舊村利女三幅羅裙兩髻丫百上龍眠會作無聲句寫得當時一段愁

送宣向卿往衡山兼寄胡廉侯侍講(朱陵衡山仙人所居公是行錄載故詔敕招隱公是雪窗錄歷述詔敕招隱司)

花開大隄暖細雨春風歸緩緩寧從禁禦落胡沙長路漫漫碧雲斷忽看漢月照氊裘淚濕彈絲錦帶韝海內甲馬未盡休豪英爲時當出謀天生奇才必有用何乃相率居岩幽胡公人品今第一汗漫久作朱陵遊朱陵窟宅衛蒼翠此公招隱安可留九廟今誰起顓壓四方正爾煩誅求我聞昔時元刺史春陵地分天子憂少陵作詩頌其事至今人傳元道州公爲

道州續元偉誰爲再作春陵謳孤城疲卒捍狂賊高論力詆庸兒羞安得如公數十輩寒錯天下爲邦侯京洛腥羶不難掃潢池寇孽不難收願公早請尚方劒先斬佞臣張禹頭

贈齊軒仲素老(并序)

師遊螺川凡十餘偶過其居齊軒面東山一峯曰秀嶺煙雲草木翠色依然真逸遺人作詩招之以代東山移文云

秀嶺明東城飛翠橫空斷煙霞互滅沒爽氣浮清旦旁連仙人居樓殿出天半金龍蟠繡柱銀榜開琳館

齊軒面青葱下瞰綠篠岸我嘗醉其上謳吟雜悲歎一時賢士夫車馬共遊款當年二學士落筆瀉銀漢曾赴齊軒詩字字星斗爛事逐雲雨空鬼錄尚可按重來兵火餘觸目自悽惋唯有軒前山秀色還舊觀曉猿驚未已歸禽何必挽胡爲走塵埃廢此奇一段山靈亦可畏移文定嘲玩(二學士乃伍醇父劉偉明立名賦詩)

寄黃子龐兼簡鄒德裕

天狼窺太清戎馬斷行路一別常萬里寄書何由數識君英妙時豐豐見佳處當年松栢姿已有廟廊具共嘗新作險絶聞奇句探珠滄海底秀色不受污

筆端百斛鼈胸中九經庫高文動場屋仍傳渭上賦
豈但凌三都自可驚狂虜鄒郎挺忠烈英英起門戶
同遊氣槩中風雲生指顧獨念蓬室士無因陪杖屨
相望隔章水欲往不敢渡拏舟弄明月正恐蛟龍怒

贈康元章　西昌康元章自言頃從防禦使劉紹先軍屯廬陵日楊勍兒煽方熾間道
走九江謁大丞相朱公陳誅討之計書奏勍本猶賊蕞姦宿亂日欲奮獨憚紹先縮頸不敢
搔賴丞相果發兵捕勍蓋撓敗之未幾丞相與紹先皆罷去元章亦歸耕隴上今欲裹粮
奔行在而有羈旅窮餓之厄爲作詩以壯其氣亦庶幾故人有哀之者

康郎讀書本勃窣羞作儒生酸到骨偶逢四海未解兵氣如秋鷹眼如鶻布衣杖策求相前官軍盡掃長蛇窟燋頭爛額已論功況子當年陳調曲

送葛德裕并引德裕公檄之孫章兼聞當督戰船往池陽因書寄別

捧檄困米鹽戴星入州府官卑強趨走出語不媚嫵坐此觸駭機三人忽成虎況聞郡公曹士論極患苦禍福在牙頰驕氣益眉宇念君鸞鳳栖孰若黃鵠舉

負材淹簿領擺脫印綬翥翥高興動長川挿旗催轉艣
帆經一柱觀清風九江渚蛟龍驟橫波樓船照秋浦
茲遊定有得因之壯心膂丞相新開藩門闔壓吳楚
豪英氣槩中人物槩可數相逢一笑樂細與論今古
若問山間人披簑釣煙雨

題秀亭壁錢劉世臣劉仲美

余遭小人之謗諸友嘗憤惋圻齒欲起而攻之會劉世臣劉仲美當赴省試諸生設祖道于秀亭酒既行忽報小人敗績於是滿堂懽呼獻酬紛錯終夕酣暢以爲樂蓋小人既飛雨灑簷屋車騎散巖隈臨池張翠幕衆賢會高臺坐中蟾宮客再占北斗魁有南巷阮謂仲美也少年負英才兩公俱博雅胸臆天所開明春試發陛筆力翻風雷臚傳姓名出聲聞落九垓今宵且盡醉須覆掌中杯朝來得好語仍聞小人災請觀盧溪老談笑消姦回見敵未嘗坐令敵傾摧庸兒不量力自倒非人推舉此十二友否極終泰來

送李亨仲赴荆南辟

古詩

謝張欽夫機宜惠靈壽杖

麗人行 讀大業拾遺作

盧溪文集卷三 八

少年膽氣橫秋煙腰間櫑具森龍泉出門萬里探虎穴錦帶雕鞍明積雪洞庭木葉飛霜風將軍秉旄西擊戎旌旗戈甲照湖海檝槍欲滅胡天空須君磨盾作露布插羽來奏明光宮

桃葉山前宮漏遲宮人傍輦持花枝君王喜遇緣仙立殿脚爭畫雙長眉欲把琵琶彈出塞結綺臨春時事改井邊忽見張麗華忍聽後庭歌一再

魏彦成寄示桐川琅琊送行詩集奉次柳字韻一首系于卷末

少年班玉墀美若靈和柳一麾出銀臺風流亦不朽琅琊古名郡屢移賢太守天子憂遠民謂公極其厚林甫既當國不便珉與玖何如訪醉翁翁意不在酒

次韻張虔州兼呈白主將初無謀突出誰與敵賊鋒繞童南殺氣動秋色主將欲獻哥計何由吐丹臆君門九重深羽衛生旗戟我欲獻哥計何由吐丹臆萬言一杯水平生幾量屢時雖急搜賢竪譽皆失實項聞向衡州姦盜俱惕息人材有如此宰相安可失

和李巽伯韻贈甥劉志道

年少嘗讀書復挾琴與醫世無識貞者持此將安之
古調不詠俗空囊不貯貲結交名公卿雲閒接風期
披煙對珠玉常恐生微疵向來璧上弓落杯輒自疑
此事一了了昔賢嘗並馳李卿句有眼妙語真而師

存存閣

王郎身如椰子大胸蟠萬卷猶能載少年著足無剩
場歸來小築紅塵外太虛爲室月爲燭四海諸公當
所會窮閭陋室天下貴駭奴豐車多覆敗坐收浮念
得此生如鍊真金豈常壞是中本自無虧成壞與不

壞亦何在請君直下賦一言要識所存當默解

次韻周秀實觀李觀察勒兵

霜風獵獵吹旗旌將軍束裝來勒兵白鷺洲前雲鳥
合青原臺上山川橫李侯凜凜萬人敵匹馬橫行沙
塞北至尊殿上親賜名生坐閫羅官柱國提兵括冠
來江西探取賊窟如連雞軍中超距多暇日郎學臨
淮親校旗中興猛士如吼虎二十八將隨光武要看
麒麟第一功金印垂腰光耀組

送陸景莊提幹

驅車越荆吳轍跡走欲半是時親戚多短褐踐華貫
宇有表繡人特參差霄漢利權炙可熱冷語永未泮

徒乘朱班輪呵斥嚇閭閈女儻帶面具應遭鬼笑玩
而況新失職誰肯聽呼嗅坐令公困窮旅突幾不舉
蔚然鸞鳳姿胡爲雜鵝觀我實增此曹期君遊汗漫

次韻曾才翠樾堂雪詩

哦君翠樾堂中雪詞如劒戟相磨切又如牛鐸應黃
醉騎驢忍凍不知蹄屢蹶爭似淮西破賊時蔡州城
外沙如月將軍一箭射檣槍夜落城頭曉方滅捷書
飛奏不動塵露布馳來迷玉關醉翁句律號令嚴東

口何由更開說銀杯任逐馬蹄翻斷輦殘編且扃鐍

送趙逢源赴趙提點辟

皆賢宗室故以此子政云

襄日逢君廬水頭來如天馬初伏轅忽然去作幕下
士奮褒起如鷹脫韝黃雪壓空欲成雪笑捧辟書還
御閾王孫俱是天麒麟枕中有方能點鐵

同陳思忠訪洪覺範

尋春反向僧房卧無乃行藏與時左起來刮目覺新
詩花壓欄干夢初破黃葉丹楓屬興深吁然莫測疑
楚此憲休島可沒已久二百年來無此作世間何處

著斯人秀句天教出寒饑我氣未衰詞頗弱欲借鼓旗聊一佐終朝巖下不逢人苔色應嗔馬蹄濕

次前韻酬劉美中

筆勢斕班如虎卧何止風流蓋江左新詩吟出鸞鳳音聱鶚未啼春欲破始知李白飄然思俊語天成安用些鳳簫聲不類人間玉管定非人所作可憐洛下書生今雷轉空腸發清餓終日長哦學不成捻拳皺眉西遊舉扇勿憂塵土涴

贈忠襄公二孫

乃翁精忠貫日月一門挺秀俱琅玕丹山飛來兩雛鳳碧梧翠竹皆停鸞武陵溪邊忽相遇口角流涎誦詩句盧溪摩頂欲作語他日雲霄還記否

送安成知縣周子發（今又朝故有叙楚是作）

安成斗絶吳楚東妖氛未息仍歲凶公當是時宰斯邑眼底日厭旌旗紅胡兒初寇中原地驛騎符移星火至衆方敲撾立威名公能使民歌愷悌公家人物自兜雄弟兄踔踔騎青騮端能經世任國事同時獻納蓬萊宮繡衣持斧今無對虎節麟照湖海符行看三鳳接雲飛共濟艱危熙帝載

酬聶達夫惠所業

聶郎贈我長短句大盤小盤推玉筯當年持此驚市人破帽蹇驢誰借譽厭聞百鳥呼春風自作綵鳳鳴狐桐俗聞惡語敗人意胡不謁帝明光宮

酬劉英臣載酒送花

去年花下探春雨鳴鞭走馬看花開今朝危坐空山裏不識春從何處來誰云山中春亦好忽見花枝被花惱無柰窮愁輒賦詩對酒簪花能絶倒

次韻劉謙夫同年二首

子雲昔獻長楊賦詞傾江海濤翻素溪邊相遇覽新詩陣馬迎鋒敢馳驚忽憶楓宸賜第時青袍紛紛莫知數與客流落最多年不記紫騮花下路

蒼龍闕下同充賦偶著青衫脱寒素當年千佛共題名勢若飛黄正騰驚此時入穀多英雄只今豈可一二數朱輪丹轂滿人間亦有傾軒猶載路

次韻張子春賦瑶林春色（餘瑶林洞中以釀作麴因爲酒名）

花間酌酒邀明月照金樽麴築糟丘釀醪壓高麥空醉挽醅釀落香雪便將罍爲藥釀成忽見張公子家居近丹闕爲予乘興謿洛陽笑指沙頭臥雙檻洛陽視此真草野敢辱新

詩借牙頰瑾林名字出風塵未遇知音那敢說沉能
大讀離騷句痛飲雖多不爲醫未識王家碧玉香曩
鄰東坡真一訣誅茅本結方外人豈用禮法相分別
預拂瑾林一片石與君醉過清明節窮亦不足悲達
亦不足說酒闌揷劒露肝膽正恐不免論功業

和陳柄臣見贈

北人愁聽江南曲細草新蒲幾回綠當年避胡初渡
南千官蒼黃飯不足中原亂後又逢春邊頭只道無
煙塵通來公卿不生事此事必屬非常人我曹生長
江南樂豈料翻成風土惡湖海元龍氣尚豪贈我新

詩何璀錯拾遺後出最能文脩椽大屋今荒墳遠孫
高材淹管庫猶能落筆生煙雲山城相遇初相喜共
論大梁人物美莫學夷門抱關吏謀竊兵符椎晉鄙

和明胡敦實少年行

酒酣坐待東方高臂鷹走逐城南豪彎弓射殺白額
虎醉騎歸馬雪花毛日暮黃雲動天色易水迷魂招
不得莫學并州遊俠兒徒費黃金飾鞿勒

暴雨初晴

馮夷聒天夜椎鼓盡驅羣龍起行兩阿香推出雷公
車惡風不動掣周柱似聞帝坐清霞宮號令羣龍收
惡風便令萬物有生意虞淵取日當春空

觀李氏畫

壁間冥冥雲塞川細看幻出江湖天寒鵝雪壓凍不
喧沙尾忽有瀟湘煙蕭蘆碧草鷹初下畫此千金求
當價爲君覓紙一題詩詩不能工且觀畫

李仲孫佩軒

我友李仲孫飭身一何介被服古衣冠昂然卓而怪
開軒逢戶中紛囂以爲佩布袍屈公卿脫幘臥江海
方其得意時天地不能礙荷鋤入深林剪薙發幽蒼
清芬動窓壁蕙若連光彩君看紫綬翁腰垂黃金帶

璜珩錯琚瑀印章如斗大步趨踏龍尾鏘然中音會
豈如此香草擢秀繁霜外秋風落萬木臭味久逾在
我思軒中人免食三斗芡夢寐欲見之一往清鼻界

酬劉震仲

憶對秋風與公別風吹雲開露明月萬談不作儒生
酸舌翻波瀾吐奇絶今朝馬首從西來笑我窮愁不
掀揭蟠泥蛟螭氣如蜺不肯一吐人安知要令光彩
射月脇五色萬丈天南垂我聞此語中夜起誰與捶
翼白日馳低心逐驁駘青衫走塵土何當大醉騎鯨
魚凌煙飛過蓬萊渚

送南臺長老

本老遊吾州數年余固知其名而未識面也忽飛錫赴南諸侯之請訪余於溪上談論亹亹禪窟大師時之偉人其往也必不爲彼駁寂禪而無蔬笋氣者也奇事奇事余聞南臺古故作數語以贈行

祝融峯畔南臺路傑閣危欄上雲雨繡木泥金好佛堂撞鐘擊鼓聞瀟浦瀟州仙人東道主　招提境中住請公說法也大奇要公別下一轉語

古詩

次韻方性夫同年見寄

禮經久頹靡不絶僅如帶諸儒共補葺紛然莫酬對先生隱桐廬議論有根帶劒胸剔廢滯電眼（亦作電光燭）幽蟠蠹蠹二十年時節忽已屆聲名塞天宇筆舌翻清瀨子美蓬萊宮輝赫輟自怪文彩動人主英風特飄灑清芬掩幽蘭四海共紉佩平生慕忠義爛爛意常在坐閱諸公間誰與論梗槩著書逢休運一洗窮愁債驅驅度驛騶過都如歷塊嗟予強追躡常負跋鼈態雖登龍虎科異調愧當代才高自激烈無爲逐時輩

和施侔重陽日謝予送酒

東坡異時談醉鄉怒罵嬉笑成文章其中廣莫幾萬里脫略禮法侔鴻荒初無愛憎與喜怒豈有寒暑與炎涼後世乃與醉鄉隔糟粕始變鵝兒黃三杯危坐亦拱手儼如冠劒侍君王淵明不飲時節改霜風九月雜菊芳舉頭忽見南山翠便覺逸氣登羲皇揮毫落紙得佳句流逘露頂庸何傷龔下被縛烏足取定無棄置携錦囊安用船頭置百斛又令口不離杯觴

醉翁飲少輒已醉胸中了了初不忘入仙脫醉尤可
笑騎馬落井何其強

題耒山蕭秀才臥雲菴

江南山盡頭氣狀頗英淑耒山倚天開蒼翠滿林麓
扶輿磅礴起橫斷湘江曲中有隱君子結屋在深谷
耒放雲出山蟠雲臥幽獨暮簷青潑眼遠靄寒山腹
景色嘉有餘幽人夢初熟起看柱礎潤山前雨應足
橋

題劉端禮步芳橋

橋上畫欄低壓水青龍影落芙蕖底欲渡芙蕖望翠
微波面紅雲映緩齒洛浦清流古有神羅襪凌波生

暗塵東昏戲作錦地茵金蓮襯步如花人而今此事
墮渺茫但有荷花開蕩漾試穿芒屩踏風煙安用紫
絲連步障

余棄官累年劉元弼作詩見勉次韻奉謝

我生寡結交論議誰與質憤氣不可蟠龍蛇走鬱律
少年學奇字費力弄紙筆不讀五千卷亦慕入此室
腰間插櫑具談兵尤縱逸時方用巨人顧我何品秩
往年承平久出師無紀律羣盜尚縱橫豈但開邊失
皇威振海岱戈甲耀霜日自可掃狂胡捲耳驚雷疾
故人起閭巷宿昔登近密聲煽動四方風雲生宅北

犬羊猶爛熳氣象何時畢感念贈以言欲往非傳匹

送駱仲武

淵明不喜折腰趨寧作何易干勸農使者鄙丈
夫少年新進安識渠下馬怒頰虬奮鬚指揮星火飛
文符詈辭愧語靡不無諸公止欲求薦書摧斷肌骨
孝高腱公爲一笑憐其愚應朝成法字已平堅如金
后莫可無鞭且勿施安用諂諛吏民
蒲三年竟亦無進速

遏遒相權呼生立叢祠傍佛區想當逸氣吞江湖與
人恢疏無戀吁臨邛小子傲鄉閭方乘朱輪可道衢
公歸西山結茅廬丹崖絕壁巉空虛誰能負弩當道
隅終日與爾爲前驅

送周覺民兼簡湘西故人

蒼山凍雲晝欲雪風吹客衣冷如鐵忽乘狂醉夜敲
門不畏苦寒來訪別時朝騎馬雪中歸何處皺眉吟
雪詩若見湘西舊同舍爲余傾廩說相思

段居士栗菴

若人胸臆著萬卷始信此菴蔵大千維摩室中坐獅
子蓮花鬚上集人天十方國土從坐起聚此一粒空
中圓爾時寶刹現毫端跳出雲門向上關癡兒正抱

古公案對面不納須彌山便向栗中尋世界含元殿
棗葭長安

題周忘機畫軸 興化丑清明日觀於子藏書室王某題

舊聞忘機隱於浮圖如洪覺範之流然未見其畫也紹興乙丑清明日觀於子藏書室王某題

羅浮飛瀑落九天尺素倒流三峽泉怪底晴窓起風雨洞庭野色瀟湘煙平生江山入吾手況有對坐青昌仙不須作此無聲畫妙畫自以無聲傳

次韻李教授閔雨

赤帷使者朱斑車重簷飛蓋遮日烏佛前下馬來跪爐草木焦卷苗欲枯我亦本是耕田夫僅能識字勤讀不桴便足飽飯甘樵蘇

觀徐明叔畫湘西磨崖圖 崖在湘西白鶴峯紀官軍破賊

須臾吟詩閔雨作時無空勞皺眉捋髭鬚安得年豐衡山高出北斗邊九疑蒼梧相屬聯羣峯環走如邽立山脚插入瀟湘川朱陵渺邈迷處所白鶴噴薄飛流泉坐看徐郎拂縑素盡驅山岳置眼前徐郎豈是真畫手酒酣遊戲乃其天巴陵洞庭連浦溆鯨鯢蟠穴爲賊淵詔謂將軍出旗鼓樓船蹴踏驚浪喧欸乃夜落照湖水雕弓十萬猶控弦湘西古寺最奇絶丹崖翠壁開何年況公文章善叙事大字怪偉宜鑱鐫

中書異時觀落筆因煩吮墨圖凌煙孟公韓公毛髮動腰韌大羽冠進賢他年中興事可考公名亦與茲山傳

和介甫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戴干佛名年大意韓拙腸饑猶舌耕筆扛百斛鼎詩當五言城儻無封侯骨止是識字氓喪公鄉中閭人如踐更扁舟苟能辦自足了一生

贈劉允升 紹興三年歲在癸丑暮春三月允升自湖南李公幕府歸致相公之意

留數日欵甚作詩贈

我家神螺峯與子隣井閈聞名初識面逸氣起天半坐久語翻瀾詩文星斗爛剌口論世事極能原治亂洗我氷雪懷韻出眉宇燦遂於交遊內得此一好漢自言長沙來幕府天下冠相公秉旄鉞英僚照簪豸辟書欲交飛置我在門館事繫國輕重忽逐雲雨散請君企踵待孱若馬脫絆他年恐未免成此奇一段

劉端行自建溪歸數來鬬茶大小數十戰予懼其堅壁不出爲作鬬茶詩一首且挑之使戰也

亂雲磔破蒼龍璧自言鏖戰無勍敵一朝倒墨空璧

來似覺人馬俱辟易我家文開如此兒客欲造門憂
水厄酒兵先已下愁城破曙聽論功如破賊惟君盛氣
鼓爭鳴重看鳴鼉鬬春色

次韻酬向縣丞

平昔君家瀛閣老少日結交名譽早眼中忽失如此
人尚喜諸郎美風調前年寄書識英妙經歲初聞若
勿諠後會相逢應可期顧我形容未枯槁

送叙浦令宋元老總幹

軺車昔參使者驂萬里粟帛咸括搜荆蠻小縣天一
陬郡來執板拜督郵偃蹇聊復爾鶡書夜逐秋

風起裁冠端恐立螭頭汗脚行當踏龍尾公家有兒
纔毀齒背誦六經如瀉水九重天子念勤勞令試禮
部收英髦願作文章驚四海他年一鈞連六鰲但知
工部好驥子勿怪將軍尋鳳毛

題惠崇畫秋江鳧雁

老崇學畫如學禪中年悟入理或然長江未落鳧鴈
下舒卷忽若無丹鉛定自維摩三昧裏半幅生絹開
萬里不用并州快剪刀斷取鐵圍山下水

次韻傅彦本三首

介子齋金持漢節欲斬樓蘭言剴切建康家譜不傳
人萬口謳謠同一舌仍聞載書盈幾車指甲生花掌
肘蛇祖風凜凜世不乏笑我窮山採蕨芽

友琴安用胡公節簾捲鳴弦自清切忽聞飛語衝駭
機亦慮過時聽反舌仁風西來隨傳車揮毫落紙蟠
蛟蛇正逢久旱得霖雨一洗槎枒皆萌芽

國步未寧誰仗節慷慨談兵多感切當時已厭玉侯

鯖子雲筆札君卿舌爭如不識金銀車亦無字畫能
驚蛇且蛉老杜江頭句細柳新蒲又吐芽

用前韻贈歐陽公制

垂髫與君與折節初學吟詩開又切君仍抵掌能劇
談至今濤瀾翻頰舌人生讀書須五車要當赤手捕
長蛇不然是事且略置時過松窓煮雪芽

往年見趙德麟說惠崇畫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所得圖乾故耶今觀此孤軸定非少年時筆也故詩中云爾

古詩

雅歌樓詩送永豐宰鄧晉卿

潢池赤子弄庫兵犬牙蟠接虔漳汀十年烽火照縣郭白晝不敢閉衙庭忽見青樓臨大路樓上高歌揮白羽樓前解角看投壺終歲不聞櫺戰鼓主人坐突已風流小婦鳴箏櫂上頭曲罷仍能雅歌舞送君直到湖西提舉董公館千方

舞傳中州

送董袞臣提舉

外幕中月餘日得款祓禳之遊每聽高論慨然有經世之志忽聞大丞相李公來鎮長沙即日撰裝走臨川以迎謁謹書長句敘別因以送行

小巷遂在青林裏高軒大馬從何至慨然吐論翻濤瀾茅簷為我清風起忽傳丞相下湖東羣兒落膽先推鋒便欲磨盾作文檄捷書飛入甘泉宮丞相叅謀虛位否會看出奇兼破虜席卷江湖波浪清貂暴歎庸歸自取

次前韻酬董袞臣使君見寄時公知岳州

少年通籍金閨裏持節荆湖已三至巴陵江水天上來樓觀崢嶸半天起使君才氣雄山東豪曹巨閥誰爭鋒譙門高開洞庭野鼓角震動魚龍宮此中為郡最佳處讌閒不復談征虜題詩遠寄江外人政恐六丁來下取

再次韻酬岳州董使君開去歲妖賊犯境即時撝滅

西望岳陽煙霧裏聞有璽書天上至增秩何年下鳳凰初無草動風塵起我生飄泊任西東孤軍敢犯千人鋒郢中白雪豈容和牛鐸輒應黃鍾宮郡樓把酒題詩處笑命騷人等奴虜不憂突境有狂夫立遣偏裨生縛取

江虞仲生日正月十四日

王春正月東風回星橋鐵鎖明夜開鼇山千仞接雲漢平地五色移蓬萊公家今夕果何夕適逢閒氣生英才清都虎豹失呵禁九關轉鈕驅河鬼爛柯山頭瑞煙起太白之精天上來邯鄲人間知幾載少日聲名震寰海大學高文擅俊場江南刺史多遺愛江邊老父祝長年南極年來一星在明年此夕從宸遊鼇山正出鼇頭外新鶯百囀柳初青龍池鳳闕遥相待庸歸自取

李真狂過盧溪盧溪慮其狂之無所歸作狂語戲之

江南有狂客氣欲橫九州朝為長安市上遊暮出簧

中思報佽皇天恐爾狂不休囚鑠置之東海頭盧溪
爲脫千金裘換酒仍作商聲謳醉來騎折玉龍背醒
後槌碎黃鶴樓摩霄拔劒斫月窟何如投筆亦封侯
白晝殺人誇意氣何如煙雨卧漁舟

和周通判永豐破賊

五更盾上聞磨墨夜半偏思破殘賊平明露布已裁
文倚馬不知軍務劇初傳別駕下南州人如天馬徐
西極指揮猛士驅貔虎坐使威聲馳絶域狂胡昔渡
西樓山漢皇不閉玉門關四方羣盜蝟毛起旌旗光
拂牛斗問回戈必定東征去鎧仗如雲光照路捷書
飛入甘泉宮揮羽鳴鞭氣橫驁公家人物世不衰況
復詩名天下知探驪得珠何崛奇更欲盡採珊瑚枝

題李伯時畫馬

禿筆戲掃凡馬空人間始識天廐龍山城逼窄那得
有注目萬里生長風奚官緩牽紫絲韁好頭不著黃
金籠時平諸蕃盡入貢此是玉花千闆驄

劉偉明家藏名畫數軸其駿時發得之以示余且求余題而以李伯時畫于闐驄馬寫意余愛其善寫神駿之姿非伯時不能也復題其後而藏之

送向豐之

君家梁苑妙人物刻來封胡咸勃萃子令二十能綴

神駒過江來驊騮豹不受鞭敲潮音震海湖乞食徧蠻徼
遺子尋故岑飛錫出泥淖端能破慳貪亦須硬鬱忒
定林枕雙溪門前風水閙一派遶鍾山歸時可自照
沅陵遇公美忽談道術如有所得將之桃源
作詩送之
昔年結屋並江灣見君心膽方未閒牆東月出夜扣
關酒酣說劒翻濤瀾適來書劒謀俱左尋仙欲訪蓬
萊柁三寸田中已發花九曲江邊仍進火蓬萊萬里
天無涯驚風落葉卷黃沙且過桃源訪秦洞玉盤應
飣棗如瓜

贈寫真徐濤并引世言畫工喜作鬼魅謂荒
誕易圖也故傅神寫照爲難閩徐濤畫龐公
老子作幅巾芒鞋蕭散之狀見者以爲其似
作詩求之
徐生畫人不畫鬼點目加毛必佳士適來下筆更遒
真勿論山僧及童子會貌詩人孟浩然便覺灞橋風
雪起如今儻欲畫盧溪一菴宜著深巖裏
贈高伯強
高郎讀書有何好如魚蠹書終日啃爨煙不屬長苦
饑行吟安得追風驃羣公頻網加羅搜未肯放子出
一頭先生上堂應勞苦向來白璧何時酬
和歐陽叔向寺丞韻酬劉漸父
渤海赫赫東南豪俯挹前輩傾時髦有如青天白日
出平地放著崑崙高都下官寮車可載聲稱寂不聞
中外二陸初來浪得名謬以薄羣美誇捷對文章直要
覩孔顏不可睥睨馬與班君門九重耀晶戟遠臣所
得來其間清新不見庾開府寂寞詩壇將無主縱使
楊雄識字奇劉歆泣歎空自苦也知未遇何足悲時
來忽覩青雲低鳳凰孤鳴得天律百鳥束啄不敢啼
先生能作鳳凰語議論遠過袁虎子豈惟一日動朝
廷留作詩人後來史汪洋尤喜陳時議一夜稱嗟豈
徒謂九衢傳寫已喧闐氣壓五侯騎七貴螺江地古
人物好迄今故老猶能道醉翁沒後頗荒涼秀氣盤
旋此環抱天恐斯文久遂終英靈挺出嗣家風身雖
富貴異流俗兩眼觀書耳亦聰應曾夜半參黃石神
幾暗得無蹤跡我本閑愁寡才力閉吻逢君那喘息
郡齋次張參政韻呈王舍人
使君天下士豈止臨一州此州久廢亂弄兵非鼠偷
使君醫國手頓若沈疴瘳下免北征苦上寬南顧憂
壞堤防蟻穴回瀾障東流潢汙與行潦咸可供薦羞

幕府羅俊彥巨細靡不收天生一世人異趣各有求
廬溪老病叟十年不浪遊失脚入城府本自非人謀
賢侯新下車採矚加窮搜隣里輒驚怪出門爭挽留
平生江海思

徑坐大孤秀猶沈百寮底揭來尉吾邦聲華愈洋暗
諸公用法律領略極不似輶軒日邊來願採書于紙

送通判周監丞

秋江水淨磨碧銅秋山先作歸意濃況逢星火羽書
急立馬不復能從容船中載書三萬軸鳴鐃挿幟搖

秋空前年羣盜尚讙午眼底日壓旌旗紅行春兼督
貔虎士破賊屢奏明光宮今年豈料煙塵起赤白提
囊走邊吏縣官飛符急索租誰能急了官中事不如
置勿還縣官頭巾脫掛西林寺詩句留傳天地間時
有人來問奇字功名正恐未免耳此後由天不由已

廬溪先生文集卷第六

古詩

送趙敏卿

翩翩公子天麒麟目光點漆傾坐人萬里肯來尋逐
客夜夜讀書喧四隣君今先渡瀟湘水我亦東歸聊
復爾明朝勅放巫山陽拄杖行穿赤泥尾

題洪覺範方丈

幽徑通禪房關戶得佳境適從闔闢至頓覺耳根靜
古來名蕭森寒梢發光景墻圍數竿竹中藏大千境
月從天上來入林散清影爐烟裊薰佛香盌注浮雪茗

客散羣動息茲焉發深省

次題周公寺趙逢源過瑾林洞中探餘醪

桃花落盡春風顛兩翁並轡來翩然入門下馬看花
發仰攀綠葉窺青天倚檻謳吟發清唱終夕擁鼻鳴
寒蟬唐昌仙人識玉蕊借月下看乘飛煙明朝地上
拾落粉草間點綴如遺年狂思玉爪搔背痒不可妄
得麻姑鞭歸來

應拍手笑君騎馬似乘船醉後

猶能作長句半夜打門驚我眠

送葉通判赴闕

乃翁共試蓬萊殿筆力翻瀾瀉河漢聰鑣並出日華

門鷓罷綴行風雨散家聲桓赫今益昌高車大馬何煌煌江頭相遇初識面握手一笑仍悲傷獨把窮愁老巖谷喜見高年有此郎如今又作摩霄去行看鎒羣待明光

送僧祖麟遊龍會

大仰古禪宮秀色摩穹蒼蜿蜒屬龍會半壁開寶坊中有寂寞人宴坐花雨傍杜門不說法碧眼照胡床子昔喜行腳拄杖走四方所至螺鼓鬧正作佛事忙是中不可住令人心發狂却尋龍會山夜深聞妙香起望山上月千山同一光從來遠行客終必還故鄉

次前韻酬周公孚年家

使當隨月歸急掃松下房苦羨儻已具留錢辦茶湯

避亂東村逢南嶽簡上人

一別湘山今幾載盜賊縱橫爾猶在狂胡鐵馬獵夷門金錯旗竿繞湖海憐我避亂荒村中杖錫穿雲窮嵩嵓茅簷瀟灑名清風生月隱霄間星磊磊高談微及古興亡爲言致禍由時宰著屐包腰却下山恐觸危機吁莫采

送劉宏夫昆仲赴省試

我聞君家書滿房騎馬夜過叢桂坊乃翁危坐具燈燭讀書一何苦要取高官起門戶仰天大笑幾時歸明年雙鵲刺雲飛

次韻韓朝美惠硯

詩如春風入花骨暖日晴雲入竹石退之筆力千古豪世有文章擅東壁松窓結鄰翁乃惜坐中頗復有此客人怪窮兒得寶歸布袖淋漓手黧黑

次前韻酬羅思義

君童夢吞五色翼未羨充宗得文石遠孫詞采亦班班復見光芒動奎壁我住江南君住北北人今作江南客論詩爭勝類搏捕一喝成盧子俱黑

次前韻酬周公孚年家

君家大阮聲輝赫當年並試龍墀石小阮風流不減人一家頓有雙聯壁共題鴈塔多名卿溪頭獨作漁笠客身經離亂偶相逢怪我婆娑鬢猶黑

次前韻酬劉大虛惠端硯

端溪之水深莫測千夫挽綆下取石溪翁採得歸不眠夜斲鵝兒出蒼璧君從何處得此寶贈我慚非玉堂客況無健筆寫銀鉤墨汁徒翻老鴉黑

王舍人生辰洋（道書有金房四年之訣皆鑄金爲簡刻白銀編之紫筆書文也）

己巳四月二十四甲子夜半天門開是時羣星環北斗一星謫墮人間來星精爲人不易得千年孕秀方

呈才筆扛龍門百斛鼎家傳鳳閣通銀臺螭頭獻納
近日月論事力取天顏回中興文武收髦俊願公急
起乘風雷野人指山杪公壽事業亦與山崔嵬金房
難老自有訣錄編紫筆磨松煤

贈彭時卿秀才 時卿今以親喪旅于江上有歸思之 故作此詩遺之

昔年侍詔隨公車神中獨有平戎書當年肉食無上
策奇才劒客何時無從來謀國忌迂儒遂令此虜稽
天誅君能再陳治安策親喪未舉宜何如休論忠孝
不兩立一杯之土非難圖莫但扣門來夜話長纓終

請羈單于

六月上澣陪王元勃舍人携客遊青原山周
秀實通判作韻語紀一時勝集奉次元韻

使君從千騎伐鼓驚羣偷前驅嚴虎節夾道森蛇矛
別駕工五言句刮造化美筆法蟠高軒銀鈎照窓几
冠蓋一時盛秋旻羅衆星尋思問祖意米價作麼生
欲扣山中人阿由知彼岸殘陽下峯頂暮色謳餘蒼
鴟鴞出脩竹驅車轉平原登臨悲往昔豈不多名賢
獨餘姜與顏人品亦自勝溪流水濺濺中堪理漁艇
賓客隨大守風流幾百年山間留絶唱巨石枕橫川

送劉義夫宰祁陽

浯溪寒翠拖碧玉石崖磊磊凌蒼霞次山奇文走霹
靂顏老健筆蟠蛟蛇瀟如諸杞吒希烈至今傑立天
之涯公於其間宰民社切勿但取文辭誇當用忠壯
出奇節縣妖破膽莫敢譁惡端能病政使不嘉先聲
火如撒沙舊聞俗苦吏嚚頑惡端能病政使不嘉先聲
入境若元氣顧見槎枒皆萌芽溪中古月溪上石照
公清德無纖瑕溪流不盡石不老佳名萬古磨不滅

次韻羅伯固聽琴

焦桐初不受文理弦以朱絲奇乃爾坐中忽聞太古
音寵辱頓忘那有恥官廳曾有一日閑奏刀未覺肯
綮難抱牘兩衙鳧鴈退日送飛鴻聊一彈爽氣朝來
如有約幽林鳥語山間樂琴罷揮毫各賦詩滿袖珠
璣何璀錯晚風歸袂失炎蒸却憶米壺此段清酒醒
凡白重開匣更作松風夜雨聲

彭青老往禾山讀書所寓之室曰塾菴爲賦
兼簡白雲元老

鞏菴詩一篇送之黃雲風雨疾主人好事家有
彭子擔簦行有日拄杖穿雲去遠栖碧山頭角未欲斬
書卷埒石渠吞藏室茲遊洗塵俗崖青壁幾千尋白雲老元

坐禪窟笑汝猶作書生吟峯頭別打禾山鼓喚起蛟龍趁雲雨

題向巨源南昌樓詩後　昔年過豫章望南昌樓知其必有勝處欲一登而不果今觀向巨源四詠果與勝王閣爭江南臨觀之美始恨昔年忽忽不獲一寄目以償所願輒作數語題其後

南昌高樓在何許亦面西山望南浦壁間有客舊題詩傾倒湖山入毫楮此公平生妙言語突過前人落霞句簾開月出太江橫定賸滕王閣爭雄滕閣捲山雨

贈蜀僧妙高　并引　蜀僧妙高自峨眉出三峽徜南嶽幹供事至辰陽適余寓居是郡高數相過又將去遊江湖吳越之間索詩爲別

峨眉山頭古時月浮雲捲盡塵埃滅曾隨僧宴入中京光照九天開玉闕山月如今亦送君影落洞庭波底徹此時看月憶峨眉山色湖光兩奇絕明月隨君郡復東千里相思共吳越問言古月與今月水鳥風林盡能說溪邊惜別重吟哦顧我無才柰若何他日長安逢李白再乞峨眉山月歌

戴國和得潘衡墨法於言意之外今携之湖湘必有識之者作詩以送之

老蟠膠法祕不傳君獨得之乃其天此法髣髴如參禪忽然有省夜不眠又如神仙換骨法應手不自知其然湖東大帥天下賢詞源如海筆如椽本是玉堂揮翰手正要此物供磨妍醉題李白三百首掃盡將軍九萬牋老　歿來知幾年聲名始落瀟湘川君不見呂洞賓竹絲籃子烏紗巾長安市上無人識與作湖西賣墨人

送彭秀才赴國學試

君厭江南卑薄鄉擔簦萬里趨虞庠虞庠巍舍中天起上游英俊如堵墻子欲戰藝於其場亦須旗鼓能相當但得同升博士堂看取官職如驅羊

古詩

遊貢滑洞

寓身楚西極幽奇頗窮歷況此古道傍橫天竦蒼壁
何年始開鑿工如鬼鏤刻飛空數百丈突出清溪鮮
那知風雨時雲雷非窟宅事跡墮渺茫探討安能悉
豈無高世士於此煉金液不能久徘徊上馬空歎息

次韻折樞密題向萍鄉莞爾堂

喧遠無近用弦歌只輒娛從來趙魏老或爲滕大夫
昔時武城宰其人骨已徂牛刀發新硎夫子輒驚吁

向使本學道與世疑闊踈擁絁聽衙鼓庭下一事無
不爲赫赫名詭衆以自殊僅科雖云拙於今乃賢歟
天子儻無言黑白共一區家有治縣譜不飲常晏如
棠陰決民訟松間讀我書飛蝗避境土野鶴馴堦除
堂上盛賓客不減陳趙予新詩播京邑異世乃同途
振轡若登仙身輕衣六銖雲間候飛馭君焉何時迂

寄賀魏彥成知郡寄惠漂布

江南渡頭浣紗女年年舟上織白苧織成還自漂江
沙女手纖纖白於布水邊時有釣漁人何異淮陰漂
輕絮一飯能識韓將軍不負平生名漂母州西寒士
衣百結太守憐渠茅

作練衣倒接籬炎官火
傘方張設恨無青絲白玉鞭醉騎白馬踏江月誰知
南國任公子留待深冬凜霜雪

幣以新衣易之仲車因思古意綈袍遂用其事作詩以謝漂布亦暑服比綈袍之子冬衣尤精奇故復用之

題向宣卿伊山有裕堂

伊山連屬朱陵村公來力掃衡山雲便令築堂隱其
下萬竹遶堂松作門此公文簡四葉孫奇謀遠略世
所聞胸中磊砢著千古雲夢豈止八九吞憶昔荆湖
盜初起乞得兩郡西南奔至今衡陽道州政父老出
涕猶能言負材傑異衆所忌使者不便仍謗讅宗閔
羞作南山虎李斯却憶東門兎璧後置人誰不知傾
身障簏情已具何曾日食一萬錢猶言舉案無下著

貪嗔俱是可憐人百憂纏身誰得汝請君聽我伊山
行九疑洞庭皆可併清風不用一錢買時有明月窺
簷楹其中廣莫幾萬里寵辱微物安能驚自非胸懷
有本趣其氣激烈何由平安得中郎抒顥手喚起桓
伊來撫箏桓伊嘗以此山亦嘗與謝安故用撫箏事

題劉知縣後隆堂

五季烈壤爭未休庸兒崛起操鉏耰朝爲吳民暮蜀
楚黠兇盜賊更據州君家大傳出奇策氣壓百萬玄
天謀一朝談笑解紛亂辭爵邮歸東海頭自言其後
必隆盛慶源遠遠與江河流昔時楊寶所活一黃雀猶

能四葉清德傳至彪又聞何敞陰功陰治獄天遣使
者賜策何其優有如大傳安堵十萬戶宜令後世衰
衰生公侯

贈別劉文卿楚公之孫

丞相諸孫早相見子獨羈遊未識面忽驕瘦馬夜敲
門始得此郎如小阮通都大邑多豪英乃走窮山訪
微賤忽忽未暇世論文會看落筆知關鍵

題王主簿邁老堂

人生異趣各有托年少何如老人樂老來萬事不掛
眼樂處勿憂兒輩憂疾雷破山吾不驚亦趨天教閒

珠璣乃翁高材卧林壑眼中有此光陸離炯然見子
侍公側鵷鷺翠倚碧梧枝嘗聞鵷鷺之生破卵出五
色即欲摩天飛陸機少年作文賦河東小鳳才亦奇
自古有英物秀發皆如斯我謂鵷鶵排風整毛質翦
拂始光輝尚須琢琅玕之實飲瑾海之池然後鳴鸞
閣集赤墀赤墀阿閣無凡棲期子當呼鳳來翔

謁王宣子舍人

晉荒畫衮雲繡袞天子擇日開明光臨軒策士必親
覽鴻文獨高翰墨場都人爭看狀元出九衢車馬何
煌煌貴名一日動天地破卵捕翼飛鸞鳳螭頭獻納
近日月謂公遠器宜廟堂麟符虎節下霄漢雙旗忽
開南斗傍朝廷已知弱翁治行且大用歸巖廊江邊
野老病初起始欲杖策窺門墻

張元暉生日三月十六日

春風吹月昨夜圓門對新生洲渚邊紫文鸑鷟初入
夢燕公手筆大如椽赤松黃石俱長年金鉤鵲印仍
家傳劒池霹靂蛟龍吼寶氣飛精射牛斗人呼張鎬
帝王師相公元是山中叟

和王宰早梅

雪裏花開氷未折如見瑤姬侍君側瑤姬國艷欲傾

人嫣然一笑頰齒白疎影橫斜語最奇桃李凡姿無
此格灞上休觀倒暈眉且看嬌黃塗半額

贈歐陽伯威

歐子扶親喪崎嶇度湘嶽豈無當塗人孰肯爲封傳
蹉足行萬里僅能及鄉縣埋玉謀荒山此計墮瀰漫
世無郭元振一舉四十萬積微會衆力庶可填巨壑

送頗姪郡學讀書

郡侯勤勸駕英聲播江濱學官得鴻儒筆頭琴千鈞
金蘭二三友執經造其門歐陽子劉子試藝咸有聞
吾有奮楮慙慕若渴驥奔妙推天地假高談帝王尊
入室得妙語録寄青溪村

還劉秀才文卷

君家適來妙人物叔父風流更超絶中興天子搜羣
材龍虎同年收揭來我識君家鐵面公當年作賦聲
摩空君今袒襲乃復爾自出機杼或家風惠我新編
盈大軸武庫五兵森在目縱橫璀璨不知名玄圃崑
山皆積玉文章磨治欲無瑕要如春風開百花筆端
著刀覷天巧自我發成嘉葩

和通判周監丞見贈

大廈久攲壞撑拄非一支安得好杜石壯麗如昔時

向來榮盛處草木今紛蘩羣材未盡出去若馬脫羈
羣勢朝無人過之輒欲私骨相不媚嫵因歸結茅次
忽逢高軒過飄然鸞鳳姿宜在帝左右珥筆班龍墀
少年歷清貫高名誰不知胡爲至下邑撫俗問民疵
題詩滿巖谷妙處有餘師

古詩

和趙叔清蠟梅

春入梅花村蠟樁林影繁香肌冒寒立此意爲誰存
官額半塗黃要爲出俗韻不露氷雪姿風流真素孴
江亭候施佚醇翁阻水漲作詩寄之

夜雨漲溪碧天明望歸舟飛帆出木杪浩蕩元中流
洪崖仙人姿謂落滄海遊興盡却回棹待此霽滄洲
抱琴出竹迎倒披翠雲裘風濤正可久煙波一篙愁

施肩吾得道於洪崖公其裔也

聞郡中請賢老住報恩作詩贊之

夜郎佛刹接西土誰敢招提境中住老賢元是住山
人拄杖無心自來去山中猿鶴不須驚明朝聽打禾
山鼓鼓聲新響振人天水禽草木咸歌舞

贈羅道人

余昔遊湖南聞羅道人而未識也忽朽遇于
螺浦之西鬚髯如畫神鋒甚偉又出時賢所
贈詩益知其有以異於人也亦作一首贈之

道人渴飲石縫泉鬚髯墨黑兩頰光或云公是伯休
那又疑楚有接輿狂倒騎白鹿渡湘水獨識老翁跳

玉堂他年賣藥長安市乞我仙人不死方

贈蜀僧無觀

蜀僧無觀善相自謂未能遍閱天下士意亦
海山林之間必有異人行當訪之於其出乞
贈之以詩

峩出峨眉西極天萬里一衲雙行纏朝遊名山暮滄
海不著脚踏諸方禪眼中自有識人物行盡江南山
水窟紫雲深處有神仙高馬達官無此骨溪頭惜別
強吟哦願我無才柰若何他日長安逢李白爲乞峨
眉山月歌

次韻胡邦衡衡陽縣瑞竹堂

堂經春多夜雨入夏長新篁
墻裏園脩竹竹間開草堂瑞孤根元獨立並幹兩爭長
節抱幽人操風敲明月璫涼門常對衡岳氣足傲羲皇
影落龍蛇動清移枕簟宜
日射玲瓏色林踈瑣碎光僊莖非別種異物出時方
海嶠名雖久湖海跡愈彰行當卧龍起天爲見珍祥

和胡觀惠詩兼致守倅招延之意

伊昔橋門盛環觀壁水春一鳴先折桂百拙誤謀身
憔悴湘江西淹留京洛塵思歸緣竹鶴靜念愧朝紳
顧我蓬蒿賤逢君海岱珍贈言多溢美秀氣發清淳

本出東皐裔元非水北人山靈回俗駕幕府盛談賓
駿骨千金重沙鷗萬里馴人生各有趣忍負接籬巾

和施倅歲暮感懷

野闊生愁興時危無定居淵明傷倦鳥張翰憶鱸魚
宦路風波惡交情勢利疎謀生成齟齬欲進復躊躇
盜賊猶猖蹶田園未墾鋤君王圖治切新下急賢書

近有詔求直言

和歐陽廣明竹間梔花

雨罷新花明曉日竹陰瑣碎錯黃金墻頭過盡雙飛
蝶葉底幽啼何處禽王女洗粧勻淺淡老龍脫籜著

青深柔姿敢並高標立直節時容粉面侵愛客分明
莫來折坐與徑造不妨尋桃花落後春事已唯有清
風滿竹林

律詩 五言

秋郊曉興

玉露三秋夜銀河八月涼山虛響相荅江靜練浮光
雨足園蔬茂年豐稻穗長不憂羣雀噪鳴鳳在朝陽

送謝憂叟昆仲之湘江

聞道石壕吏今猶夜捉人徒煩移薄領何計靜煙塵
痛哭聲連野推敲瘡滿身追科君正拙寧不動悲辛

次韻和一篇兼寄朱希真

主簿四海士先生千載人羈旅旗鼓談笑出風塵
高卧屢違旨希真累徵不赴榮名忽中身清詩何絶妙釐曰

識餘辛

溪上春日

鵲巳樓高柳人猶棹小舟誰云羣動息漁子正垂鉤
殘夜不能寐起登城上樓山銜半江月風撼九天秋
清江留別任子嚴

尋訪及歸又以鄉人相送者衆不肯泊舟輒
留數宇寄別庶子嚴知我過此耳

正月下南昌扁舟過玉梁逢人問任子迷路失仙鄉
吾道今如此斯文恐未亡烏臺千載話他日自輝光

送客

東門楊柳陌車騎散林坰草綠古今道馬嘶長短亭
人歸天北闕光動斗南星送客何年了春蘋又滿汀

次韻方性夫同年見寄

遲日千花艷簾雙燕飛好山晴遠水靜含暉
細草爭青出佳人薄暮歸此時春思亂未覺向來非

樂善醫

送樂秀才歸新淦

夜雨漲新碧曉舟搖古堤帆從金水落家在日梁西
萬竹遶茅屋千峯隔釣谿探囊能起死門外想成蹊

春日遊鴿湖山

風起羣木禾花開兩壁香山溪雲影變人靜鳥聲長
紺殿橫崖起飛泉噴玉光扣門僧出定彈指下禪牀

鳳停館中秋

山高月未吐吟上嶺頭看萬里雲霄靜一天星斗寒
蝦蟆出金背玉兎動銀盤唯有南飛鵲遶枝終不安

和葛德濟見懷

憤氣蟠胸久開談音吐鴻雲山初闕別罇酒憶相逢
暮草黏僧屐晴江理釣蓬閑居詩句僻祇自詠家風

送妙空大師往郴陽省兄

遠水縈環碧秋山作翠屏經行嶺傲飛錫下雲端
風捲湖煙靜天高鴈影寒何時却回首却爲掃蒲團

宿唐興寺夜雨

木落羣鳥起孤眠枕未安客愁金罍盡酒病玉壺乾
鴈過風傳響雞鳴雨送寒平生萬感集咄咄出毫端

和周監丞聞京洛闕中收復四首

遣聖尊皇極真人握赤符梯航初入貢輿地夜披圖
力戰非天意賡歌奉睿謨花卿雖猛將絶世可能無

又

戰甲初休馬邊烽不舉狼山河泰地壯日月漢天長
劒戟將銷盡鉤鎒始破荒欲觀調鼎手一臠已堪嘗

又

喜有官中信衣冠返舊京交馳節髦使悉罷羽林兵
共詔從天落羣心仰首迎讀條萬里道今日有人行

河南新郡縣吾宋舊山川喬木應猶在遺民不記年
行人將漢月持節照胡天屬國今無恙遠知免齧氈

送劉禹錫之官五羊

南海千山外東風幾驛催嶺頭梅雨歇旗尾瘴煙開
蠻徼無塵起中原有使來時應問消息會向日邊回

秋夜

山色釀空碧砧聲鳴翠微自憐爲逐客誰爲擣寒衣
居士本無病衆軍胡不歸扁舟在吾手爾莫用危機

曉行唐興寺道中寄劉美中

雨洗宵色靜雲開曉碧初峯巒爭峭拔臺殿已清虛
村落孤煙起人家半嶺居回看巖際寺幾欲倒騎驢

清軒

竹逕有佳色耳根無市聲山如畫屏立水作鼓文生
窓戸松風響園蔬杞菊馨夜深天更靜待看玉蟾明

亂後過東山寺

煙塵苦未盡紺殿倚阿雲護佛世界山栖老禪和
斯人具眼目法力辟兵戈欹枕聽碪鼓誰能柰爾何

和黃子餘湖南道中寄弟子默二首

花落黃陵廟舍聲隔岸聞山川湖外遠牛斗地形分

四祖峯明應遥瞻上雲惠連詩更好夢裏亦思君

又

卷裏詩新出關中記舊聞乾坤今轉大吳楚昔嘗分
霧失朱陵峒晴開紫蓋雲仍傳九疑尉奇策動明君
盈杯

時方傳鄉人營道尉董體仁作賊數此

又和酬子餘

句法出脩水家聲誰不聞微言雖甚秘殘複亦紛紜
筆掃堂堂陣詞飛鬰鬰雲馬卿才思逸倾動卓文君

又和酬子默

牛渚西江夜新聲月下聞定知終夕詠不覺曉光分
儻有鐏中酒重論日暮雲山林正憔悴抵掌忽逢君

頗姪明碧軒

不可居無竹開軒眼界新風搖碧玉玦雨解籜龍鱗
晚色侵書帙疎枝掛月輪客來從逕造莫問打門人

和李巽伯送劉德基赴縣齋

令君湖海士置榻謂公賢綠野千峯翠朱甍萬室連
客依彭澤柳人問孝廉船他日功名逼金魚未免懸

郡燕新進士胡文侍讀即席賦詩因次其韻

鴈塔題名處蟾宮折桂新英雄綴行列材業濟生民
榮耀初開宴招呼如此賓鵬飛上霄漢橫海脫凡鱗

律詩 五言

廬山道中寄送聶名世

村遠孤煙起山明曉霧開人行萬松裏路過九江來
此去日千里其如腸九回淮南酒樓近玉笛不勝哀

次韻楊廷秀臨安小樓不寐之什

坐待銀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羣動息鴈過夢初斜
樓角猶吹笛天街又走車客眠終未穩人語已爭譁

次韻李異伯贈琴僧惠端

老端高世士鼻孔中人鳳吐千篇久新吟十弄新
妙談天地假笑破海山春物物消磨盡今年始是貧

野外春日

步屧穿花徑香風吹客衣地偏窮谷暖雨過亂驚飛
草色連空闊僧居入翠微田翁泥人飲數肘不容辭

送向主簿

摧馬志萬里棘籬纔一飛薦書聞帝里採服過庭闈
野渡生春草林花弄晚暉君家芸閣老應問我何歸

題劉元弼遠菴

門徑臨官路耳根無市聲山從雲外起風入坐中清
靜趣逸天半孤吟待月生緬懷江海意溪水遶菴鳴

辰州上元

留滯沅湘浦飄如雲水僧來爲萬里客又看一年燈
舉帳褰珠箔高樓俯玉繩蓼山今夜月應上最高層

用前韻酬清首座

寺寄他鄉客家居何處僧一盂鐘後飯數盞夜深燈
出井初無索新輪還中繩擬心觀此境階級已成層

早春遊孔志行園

小園傍城郭新堂磨碧甃青楓未鑽火高柳已參天
好鳥又相語幽龍自在妍敲門時逕造不問主人賢

春日携頓子同劉養正教授遊淨國寺至李

家園

野外煙光闊僧園竹逕通柳絲搖嫩綠桃雨落輕紅
處處花如舊年年人不同自矜雙足健著屐試春風

清明日訪胡師顏

門巷倚城郭林亭占水雲竹搖碧玉玦池皺綠羅紋
鴈舌初調曲蘭芽忽吐芬牡丹雖晚發風味獨超羣

入辰州界道中用頓子韻

路入荒溪惡波穿亂石跳騎驢行木杪避水轉山腰
倒掛猿當道橫過竹渡橋吾生本如寄歲晚尚飄颻

憶馨鴻二孫

余鬢夜郎日二孫纔三四

歲阿馨已誦得數部書兼寄書紙來阿鴻尚幼余甚念之作憶馨鴻詩寄令誦之

憶汝何時見愁眉此日舒別來三換歲誦得幾多書字稍堪拈出翁今喜有餘阿鴻纔弄筆相對想軒渠

題步雲軒

身在飛煙裏如登霄漢行雲從脚下起雷忽耳邊鳴暮碧佳人遠春紅晚照明能消幾量屐當不羨平生

題昭昭閣

天意豈難訴雲煙耿降真倚欄瞻日月滿壁繪星辰夜梵光生戶晨炊竈見神高門有陰德當不誤儒身

和余教授

詞高雲鵠鵠筆掃陣堂堂妙絕江南社清新樂府章窮通元自樂身世兩相忘不下千尋海焉能得夜光

和胡觀光聞蟬

地僻林逾靜山幽鳥不驚日高簾影重蟬噪柳陰輕鬢學風前翼琴傳葉下聲士龍能作賦爲爾特留情

琴曲有葉下聞蟬士龍作寒蟬賦

送李彥明

彥明欲赴大學補試因省叔父余之故人作詩送之兼寄吏部余世豪渡江人物盛容駟四里門高冠蓋榮吾黨芝蘭見汝曹玆遊兼問學鼓篋莫辭勞

江上

倚杖江風起呼船水面開人從州渚渡帆破浪頭來月色共千里天恩偏九垓當年送客處待看赤車回

送楊彥昭往湖南謁陳夢肇運使

結客少年日同遊碧水邊今持繡衣斧就覓孝廉船湖闊驚千里雲開有一天莫嗟清絕地不異泛紅蓮

謫辰州

得失真何事文章妙入場隱身三十載汗簡幾千張名落江湖外氣干牛斗傍吾衰任飄泊朝夕渡沅湘

沅江上晚晴用頓子韻

急雨梢溪面棹轉渡頭寒鴉栖古木晚日射危樓山帶黔巫遠水還荊漢流晴天思無限細細數沙鷗

次韻周秀實通判送段季裕還永新二首

竹下忘年友誰如藉與戎相從知理窟會見立奇功兩地風煙接三吳水石窮翻飄蓬歲事晚何日一罇同

又

州里聞名舊江湖識面新讀書元自喜擬古欲誰倫巖穴人歸隱池塘草又春周侯有佳句持贈可娛親

惜春亭席上和伍孺安餘釀

滿眼傷春色瑾花墮玉屑羣仙下來看皎月自相隨
國艷晚尤貴天香發每遲我方留客醉簾捲未教垂

同施倅遊壽昌觀

岸曲穿叢篠山回轉翠屏煙雲搖晚霽樓殿倚空青
栢黛參天峻松脂入地靈幽尋未能及重約扣蘿扃

贈惠門端師

惠門寺歸然獨存書贈端師

劫火燋鄉邑煙塵何處逃雲藏佛世界門背古亭皐
徑隱花木靜山深人物高老師具眼目法力辟兵刀

亂後過連嶺閭井皆空墟

齊雲閣

縹緲虛無裏嵯峨碧玉巢雲從斷山起樓在半天中
暮碧千峯雨涼生四面風更臨風雨上待看出豐隆

清音亭

亭枕秋山窟山明水共清空林生逸響飛澗落寒泓
誰識高深意初無世俗情何當携韻磬瀉此澹無聲

次韻伍孺安賦草堂瑞香

草屋簾垂地移花共宴遊艷姬香入骨熏炷錦幪頭
絕世方名立殘霞暮不收夜深燈影亂猶

水亭

新暑池亭上竹風吹我衣殘花經眼盡好鳥傍簷飛

水面澄陰闊橋林香氣微儻容携茗具來此避炎威

遺經閣

殖財作爭府教子乃義方斗起千尋閣中藏萬丈光
諸郎一受業丹桂幾回芳他日石渠論斯文想未亡

寄黃平國正字

麟閣岩廊入紫清官居眞是上蓬瀛玉壺風采想如舊金馬文章元有聲近喜邊頭新奏捷獨憐江外正鳴笳兵老夫飽飯無他慮料理敲推总未成

陪周秀實通判遊歐陽炳文園晚過陰慶寺

樊真亭

別駕前驅朱兩輪後車監縗載窮窟開門叵復見此客看竹何須問主人坐久風雲欲回薄雨餘鐘聲忽清新隔墻便是城西寺應有高僧住樊眞

和李舅伯少卿見懷

眼高四海意何如敢謂論交到闊踈春草夢池方得句夜霜置酒復懷予初披鄒國五雲字何啻劉公一紙書銅鼓遏時思發鄉蜀椎須待刻桐魚

次韻徐漕按部至廬陵見訪

節擁朱輪下九霄因從物外訪英豪江南正自賢徐孺林北翻成鳳尾何如大尉飲羊羔諸公援劒論功業當念蕭侯轉粟勞

寄程子山舍人

老泉仙翁騎列星文采風流屬此甥鳳閣初傳舍人樣帝城新有能詩聲青萍出匣蛟兒吼赤手捕蛇狐兎驚願扣洪鐘識音響暮年聊欲聽鑑鏞

過劉美中新居

亂碧峯頭水拍堤白沙寒竹淨柴扉晨光破霧千山出絶壁盤雲一鴈飛窓外煙霞舒錦綺坐中談笑落珠璣江邊野老逢人說待着追烽入翠微

陪元勃舍人秀實監丞遊徹見閣

薰風拂曉度長堤堤上雙旌紅卷使旗樓影與天俱在水岸沙經雨不成泥他州半落青山外別浦遥分翠浪低渡口神螺誰復識江空庭只月明知

登滕王閣二首

翼軫南邊第一州滕王高閣枕江流天提日月東南走地闢山川畫夜浮午後朱簾捲斜照更深白水自明樓當時帝子鳴鑾後歌舞重翻又幾秋

滕王歌舞今千載髣髴鳴鑾度綺窓尚有殘霞伴孤鶩時聞晚唱下長瀧危欄傑棟臨無地翠嶺層巒陰落牛紅欲詠朱簾捲山雨含毫自覺寸心降

贈黃伯成

痛飲長齋擬入仙醉中談辯亦逃禪吟詩不落正始

後作句定居靈運前富貴逼人應未免文章驚世始堪傳近聞相國頻搜訪應有除書上九天

寄賀劉棨中舍人直學士院

明光清曉玉開關聯踏金鑾近侍班行盡九重天上路正臨方丈海中仙紫薇閣對青雲近紅藥花翻白日閑待看飛龍催賜馬錦袍還燭夜深還

出城北由山徑入徹源忽逢荷花彌望不知爲何處詢其地名曰長塘又行數里行大路山根細路遶長塘忽有荷花照水光誤入孤村看青

壁郎逢千蓋擁紅粧採蓮不見溪中女緩轡徒牽馬上郎行傍綠堤將過盡回鞭小住惜餘香

長沙試殿聞傳彥齊永州考試還先寄此詩

永叔出試院入簾蝴蝶報佳人有云

歸馬錚然響轡環道傍春色正斕斑吟登回鴈峯頭月覽過清湘雨後山剩有虹蜺垂下飲蝴蝶入簾閒花時獨鎖深深院卧聽笙簫畫晝閑

再次前韻

避亂深山蒙兄寶惠君寄牡丹數枝鮮妍不減平日始覺茅簷頓有春色感歎之餘因成拙句

湘水清如碧玉環湘妃淚染竹痕斑此時遊宦非高志何日抱琴歸故山鴈塔共題雙闕際馬蹄同下五

鄉井彫殘屋宅頹東風依舊上池臺別來縱值時方亂夢裏猶聞長笛哀

蠻族勿云去草草無惡兮日遮藏專草菜

再過東岡

物色江寒楓葉淡汪邊微雨暮蕭蕭白沙翠竹舊行路碧水朱欄新渡橋盡室當時避征戰十年閑事付漁樵如今傑屋明大眼一笑端能覆酒甌

和趙叔清書事

鐵馬初休淮上兵人心遥望泰階平祥雲密遶皇居近喜氣先從日下生蓮殿風高飛鵲雀機槍從今且覓耳邊靜半夜不聞鼙鼓聲

和陳相之至日即事二首

兩刹崚嶒隱翠岑邦擔杖出煙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泥添古佛金絶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著言句且聽半山鸞鳳音

次韻歐陽叔向水中月

月從海底轉天心影落長江海共深倒卓玉輪窺白兔平看波面擁黃金晛隨秋水流無盡光射寒潭曉未沉此月已曾經照古又觀古月照如今

次韻周子發喜雨

天邊旱魃凌高秋草木焦卷生百憂正欲焚山泣魑魅忽驚暴雨交田疇牲羞奔走羣祀喜雷公怒叱萬鬼囚何當盡洗炎熱苦坐令清風還九州

和胡觀光登酒樓

李白夜登孫楚樓中歌月苦淹留定知公等非凡客要是人間第一流玉勒穿花回曲徑銀槽瀉酒注深甌遥觀翠幕張燈處小婦鳴箏生上頭

和趙叔清書事

鐵馬初休淮上兵人心遥望泰階平祥雲密遶皇居近喜氣先從日下生蓮殿風高飛鵲雀機槍從今且覓耳邊靜半夜不聞鼙鼓聲

和陳相之至日即事二首

兩刹崚嶒隱翠岑邦擔杖出煙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泥添古佛金絶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著言句且聽半山鸞鳳音

次韻歐陽叔向水中月

月從海底轉天心影落長江海共深倒卓玉輪窺白兔平看波面擁黃金晛隨秋水流無盡光射寒潭曉未沉此月已曾經照古又觀古月照如今

次韻周子發喜雨

天邊旱魃凌高秋草木焦卷生百憂正欲焚山泣魑魅忽驚暴雨交田疇牲羞奔走羣祀喜雷公怒叱萬鬼囚何當盡洗炎熱苦坐令清風還九州

和胡觀光登酒樓

李白夜登孫楚樓中歌月苦淹留定知公等非凡客要是人間第一流玉勒穿花回曲徑銀槽瀉酒注深甌遥觀翠幕張燈處小婦鳴箏生上頭

和趙叔清書事

鐵馬初休淮上兵人心遥望泰階平祥雲密遶皇居近喜氣先從日下生蓮殿風高飛鵲雀機槍從今且覓耳邊靜半夜不聞鼙鼓聲

和陳相之至日即事二首

兩刹崚嶒隱翠岑邦擔杖出煙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泥添古佛金絶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著言句且聽半山鸞鳳音

次韻歐陽叔向水中月

月從海底轉天心影落長江海共深倒卓玉輪窺白兔平看波面擁黃金晛隨秋水流無盡光射寒潭曉未沉此月已曾經照古又觀古月照如今

次韻周子發喜雨

天邊旱魃凌高秋草木焦卷生百憂正欲焚山泣魑魅忽驚暴雨交田疇牲羞奔走羣祀喜雷公怒叱萬鬼囚何當盡洗炎熱苦坐令清風還九州

和胡觀光登酒樓

李白夜登孫楚樓中歌月苦淹留定知公等非凡客要是人間第一流玉勒穿花回曲徑銀槽瀉酒注深甌遥觀翠幕張燈處小婦鳴箏生上頭

和趙叔清書事

鐵馬初休淮上兵人心遥望泰階平祥雲密遶皇居近喜氣先從日下生蓮殿風高飛鵲雀機槍從今且覓耳邊靜半夜不聞鼙鼓聲

和陳相之至日即事二首

兩刹崚嶒隱翠岑邦擔杖出煙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泥添古佛金絶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著言句且聽半山鸞鳳音

次韻歐陽叔向水中月

月從海底轉天心影落長江海共深倒卓玉輪窺白兔平看波面擁黃金晛隨秋水流無盡光射寒潭曉未沉此月已曾經照古又觀古月照如今

次韻周子發喜雨

天邊旱魃凌高秋草木焦卷生百憂正欲焚山泣魑魅忽驚暴雨交田疇牲羞奔走羣祀喜雷公怒叱萬鬼囚何當盡洗炎熱苦坐令清風還九州

和胡觀光登酒樓

李白夜登孫楚樓中歌月苦淹留定知公等非凡客要是人間第一流玉勒穿花回曲徑銀槽瀉酒注

別葛德裕主簿

官冷身閒簿領稀時從物外赴襟期憑君少緩青絲轡爲我聊傾碧玉巵野寺石泉秋煮茗松窓雪屋夜論詩懸知別後東風近先寄寒梅第一枝

和葛德裕別後用舊韻見寄 阿吉德裕子也

渝川咫尺如千里千里猶堪寄遠期旋滴銀觴浮進酒細傾金屈倒垂巵閒爲洛下諸生詠突過黃初數子詩阿吉想能騎竹馬鳳雛低映碧梧枝

送裴主簿

長江歸去又騎驢依舊青山霜葉枯入眼雲山有佳句脫身拂楚亦良圖轅裝但載書千卷後夜相思天一隅乍喜飛鸞離枳棘莫貪爲縣落雙鳧

和居東村作 山中有西泉寺有故墓

避地東村深幾許青山窟裏起炊煙敢嫌茅屋絕低小淨掃土牀堪醉眠鳥不住啼天更靜花多晚發地應偏暹看翠竹娟娟好猶隔西泉數暖田

送鄒去非 去非自清江來求書往郴陽會貢籍明年當赴省試余宣和庚子歲作郴州考試官去非時爲解首今二十一年矣感歎之餘作詩爲別

律詩七言

題郭秀才釣亭

野闊江寒一鴈飛碧蘆花老鱖魚肥遶欄綠水秋初淨滿棹白蘋人未歸醉任狂風揭茅屋卧聽殘雪打簑衣他年欲訪沙頭路會自携竿扣竹扉

次韻江正邦

盧溪春水欲平堤滿徑蓬蒿竹掩扉齋館靜無塵土雜盤飧喜有藥苗肥君尋甘露峯前住人似山陰雪夜歸江海未應終寂寞鶴書將下釣璜磯

正邦聞王師來駐時傳發兵吉州辭歸禾山次韻以別

幾嘗往歲聞名未相識常如弱水隔蓬萊

送李成叔歸峽江兼簡蘭樵德成之叔子先

平生未見稔中散野鶴軒昂識李昆江表今無著舊在中郎尚有典刑存螺川汗衆書千卷玉澗船歸酒一罇獨羨冰清蕭處士通家能入李膺門

次韻裴主簿述懷

著書尚有銀管筆騎馬元無金絡頭陶令種田非左計漫郎作官眞薄遊脫身簿領歸來好入手漁竿隱名經諸儒勉稱興賢意作賦摩空動漢庭去休老兎盆邊可呼客興酣何用玉爲甌

謝直夫乘小舟訪予于橫山堂兼惠佳篇奉和周公予遊春用前韻

次元韻

謝公雅量含丘壑風有江湖萬里情頭肯屈身登野艇更容著帽進書生詩成絶壁煙霞動雨過晚雲樓閣明何法誰堪敵康樂毫端應挾雪霜清

春日橫山堂有懷謝直夫用前韻奉寄

解道澄江元有聲東山出處更關情高吟正憶謝堂夢妙語又逢春草生沙尾斷蓬垂釣遠峯頭晚日落船明不將軍騎驚猿鶴巖谷猶傳此段清

草堂東橋翫月

坐看冰輪礙太清赤欄橋下水先明光從蟾兎窟中出人在鯨鼇背上行地隔里門無俗客樓高隣笛有新聲此時迴絶非塵境更聽天鷄第一鳴

謝同年李提舉見訪

曾共丹梯步廣寒自無仙骨墮凡間君攀玉兎窟中桂我返神螺江上山豈謂觀風經邑里猶能駐馬問柴關鳴鳩排入蓬高徑踏破巖前綠蘚斑

次韻黃元授見訪

和趙叔清登殿仲堪讀書臺二首

晉朝人物渡江初爲郡風流只載書臨水重開數間屋宿兵仍富九年儲英豪忽出三公後磊落胸藏萬卷餘東觀諸郎未堪比駸車不落問何如

晚犬樓殿倚空虛尚見星辰落落疎鵲動高林人起後馬嘶殘月客行初偶來作尉聊驅盜豈謂論功得謗書但使一方無犬吠即將黃紙下新除

和黃元喜雨（防城之役村落騷然兵採當更講求利病也）

天公叱起羣龍顛黑風立海倒百川黃流忽通南北
港白水自滿高低田官軍從來仰征賦農民豈解持
戈鋌雖得一雨洗炎熱夜吏捉人誰使然

次韻荅劉元承

鼓篋同登樂泮年論文誰復似徐堅向來聚散如春
夢此去逢迎應宿緣陋巷苦無高馬過新詩時有寶
人傳芒鞋竹杖俱無恙歸日猶堪作地仙

次韻何倅雪詩

半夜陰風捲地來平明大吠恐爲災高吟梁苑詞方
就醉卧袁門打不開曾甚此時穿窬出與闔何處棹
舟回瓊樓玉宇非人世疑共廬敖上九垓

賀郡守生辰二首

月麗重離日正明星精磅礴應時生詩成五字令無
敵賦壓三都世有聲廢閣微涼風乍起門庭當晝雀
爭鳴擬將閒氣爲公壽編入中興頌太平

鵲印銅鈎幾世傳門中人物自超然高文大筆無雙
譽紫府丹臺第一仙會見黃眉三洗骨謾勞青史再
編年西林恐未容歸隱將有追烽下九天

蠟梅寄陳相之侍郎

野寺西邊雪壓梅曾陪杖履探春回重尋密竹檀欒

外又見疎枝摘素開步屧尋花嗟我老巡簷索笑共
誰來細看風味依然在不是劉郎去後栽

和向宰喜雨

夜聽雷車碾太清風翻急雨落平明不憂稻蓬已燋
卷似見天河欲倒傾犴獄繫囚應盡洗豐年詩句喜
先成東郊南畝村村樂草木欣欣亦有情

律詩七言

劉美中自翰苑歸追懷平昔之遊再過唐興寺陳迹依然感慨成長句奉呈

重尋古壁舊題詩林竹蕭森上翠微但見曉猿驚宿鳥忽聞山鬼哭寒枝帳旌無山鳥怪儒衣野僧忽自雲中出閣老新從天下歸拍手相歡同一笑不知人世有人非

唐興寺再呈美中

七年三過唐興寺夢裏驚君得好官遍歷蘭臺兼柱史近辭香案出金鑾從來呼客沽村釀不敢移廚洗玉盤政恐人情賤楊柳送迎堆作故時看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不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

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謀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次韻周公予秋日書懷

酒酣下筆不能休寫盡江南萬斛愁長史果爲何物

漢中軍不是置書郵又聞戰馬將休息且任浮鷗自去留觴日西風易增感山川信美莫登樓

和曹溫如都監惠詩

兩腳誤隨車馬塵江湖歲晚始謀身籬邊日醉陶元亮窓外夜呼郗孔賓倒著幣衣迎好客急搜奇句發陽春阿閣豈但能橫槊文彩風流世有人

次韻呈劉立道宣諭二首

萬里窮民欲叫天天邊御史兩隨軒潁川大姓行當按河隴幽囚自不冤權倖異威先縮頸姦回未死已羞魂江南獎冗如蜂蟻入奏猶須一夜論

使星光出大微庭馬上風雲日下生斧鉞疑從霄漢落絲綸如被衮榮歡迎道路初須詔威讐姦雄不動聲誰識張綱最年少耆儒空愧舊知名

向文剛讀書齋試雙井茶有懷黃超然雙井老人

當以青沙蠟紙裹細茶寄人不過二兩今復見之

幔雲猶含態石披衣煙村南北黃鸝語麥隴高低紫
燕飛誰似田家知此樂呼兒吹笛跨牛歸

次韻謝同年劉子堅生日惠詩　某與子堅
同年生既長同學又同預州里薦名今各濫
上家祖憲天　赤文

倒蟠屈巖穴因生日蒙惠詩次韻奉酬來詩記某
詩詞清麗筆如神猶記同年歲在申弧矢志高千嵎
里煙霄路闊幾由旬曾無紫氣衝南斗空有紅光動
北辰自顧頑才類銅錫敢期陶冶鑄成鈞

和劉元弼亂後見訪

下清談已絕塵莫嗟離亂恐傷神兵戈亦是
事丘壑還須我輩人吟罷細傾桑落酒歸來倒著接
籬巾茅簷近喜聞鷄犬步屧尋君去亦頻

朱通判見訪病不能出以詩謝之

鳴珂傳響動比隣爭看題輿朱雨輪節擁兵符分半
刺道經山邑訪閑人行春號令清如水落筆篇章妙
入神應念窮愁病書客經年顦顇楚江濱

和井令西山石屋感雨

漸見時平草木蘇姦蹊盜穴已誅豬登山敢憚牛馬
走置酒誰呼陳趙予助蹇旱龍初偃蹇隨軒飛雨不

秀清風何羨北窓涼滻江日落人爭渡古寺僧歸月
上廊揮麈細談家世事時材無復數眞長

和胡觀光黃元授二首　樂天微之同試制科故云

兩翁忽動鱸魚興膾縷無聲雪落砧細管向來曾並
試清流可賦共誰臨好詩自昔員如彈古錦何勞嘔
出心一覽雕章知格律吹笙學得鳳凰吟

和井令西山石屋感雨

甘聽蕭寺五更風錯打當年飯後鐘不願綈袍憐范
叔獨緣蔬饌識茅容黃旗接武來招盜皂蓋行春且
勸農如此倫安欲持久荒謀誕計恐無庸

讀韓文公猛虎行

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蓋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貍我曾道汝不了事與作癡兒果是癡

向宣卿生日

庭下秋風吹紫蘭蟠桃爲壽菊編斕厭分銅臭天邊到郡屋直金鑾海上山洲渚忽然生戶外歲星今到人間願扶帝業須難老穆踏龍墀尾近班

次韻歐陽叔向寺丞早春呈周子發知縣

氷底涓涓已作聲曉看春色上蕪城江南樓閣煙中柳塞北風沙夢裏情欲問故人何日至令應不滿灣

出檻外山川翠欲萌梅點宿妝凝笑靨柳搖新綠換衣輕化權初入東風手莫使階前草亂生

謝劉時昇見訪

訪我林間一病翁數椽茅屋貯清風華裾織翠來天外揮麈談兵伏坐中回首此時增感慨出門何處問窮通北溟待看鯤鵬變坳水蹄涔詎見容

送別葛德濟

朔風飛雨未成晴脫葉打窓雞欲鳴此處需襟話離別向來傾蓋識平生尚期揮麈堅談墨不必攻愁用酒兵北闕上書無計策誰能穿履雪中行

再和德濟韻

小雨霏霏弄晚晴饑腸過午自雷鳴鐘聲隔岸聞香積風味冷人想麴生近報邊頭新奏捷獨憐江外未休兵誰能馭此不羈馬縱使脫韁千里行

題劉端禮達軒

昔賢曾此卧煙雲鶴怨猿驚幾度春綠蕙再遊今日路青山如對往年人兒童共是窓間客夢寐常在席上塵待得達軒多種竹等閑來看莫嫌頻

重陽日送李彥文之衡湘兼簡向豐之

九日君當簇馬鞍重巖細菊爲誰班吟登回鴈峯頭月看盡清湘雨後山莫遣音書和夢斷會傳名姓落人間向郎理棹歸何晚湖水今應不滿灣

用前韻酬豐之

每煩書札問平安落紙遥知筆管斑塞北未聞輕解甲江南應得飽看山荒村但有兩三戶廣廈何由千萬間他日溪邊尋我去釣船刺入蓼花灣

再用前韻酬胡觀光

牧龍天上幾時還因失仙龍五色斑暫謫南昌爲隱吏會歸東觀校蓬山高名久已開江表異氣今由出斗間下筆不休才思闊清如星漢瀉銀灣

從叔君冕見訪山間自云平生躬耕釣無求於人中有至樂令某作詩寫其旨散之狀爲賦此篇

青鞋布襪綠蓑衣滿目秋江白鳥飛小楫扁舟乘興出斜風細雨釣魚歸有閒茅屋臨蒼巘尋箇樵夫上翠微閒趣牧童吹短笛倒騎牛背入柴扉

和劉元弼見寄

終日思詩句未成夢回春草遶池生拂雲松竹兼天盡如畫江山照眼明幽處園林皆可隱亂來軒冕亦何榮即時使有一杯酒便勝區區萬古名

次韻李世京惠詩

童雅情親不記春白頭相見眼猶新爲文未辦送窮鬼買宅何妨近里仁廢國儒衣原自少棘門兒戲定非真斗間縱有衝天氣樓上應無識劒人

和劉端禮避地初歸見訪

庭前喜鵲亂棲鴉知有隣翁酒易賒老矣盆蘭田舍飲半溪雲屬野人家莫將釣手遮西日來倚危欄詠落霞無柰醉歸燈火亂僕夫爭路頗喧譁

和劉允昇夢草菴前月夜看酴醾

誰與東皇殿後塵更無凡木敢爭春來觀夢草菴前月疑是廣寒宮裏人雨罷香風吹滿院夜深笑語動諸隣詩詞要並花奇絶對此吟哦句自新

和端禮惜花苦風雨不可禁已捲殘紅隨日花逢暮境已侵翠庭值狂風脚更吹嫩柳到眉心明朝藉地猶堪醉小雨籠晴未作陰騎馬訪君春好在不勞鐘鼓報新音

律詩七言

題曹子方詩集後　靜常先生初以詩得名於兩蘇公每恨不能多見偶於公之孫仲實家見其家集輒題數語于後

大夫家見其家集輒題數語于後
橫槊當年知何瞞後來誰復識波瀾兩蘇門下高人在
詠千古文章得細論著處只今無此語風流端要善
遺言想當巧匠傍觀處洗盡人間斧鑿痕

次韻劉升卿惠焦坑寺茶用東坡韻焦坑西東坡始

日出城門啼早鴉杖藜投足野僧家非關西寺鐘前飯要看南枝雪裏花玉局偶然留妙語焦坑從此貴新茶劉郎寄我兼長句落筆更如錐畫沙

嚴子陵釣臺

巨石崔嵬枕碧流何人曾此坐垂鈎足加帝腹動星象手把漁竿還故丘固異山靈回俗駕不因鱸鱠憶吳洲當時冠劒今何在獨有高臺萬古留

送劉美中舍人赴漳州二首

一麾初出銀臺路手把漳南玉獸符閭里高門容駟馬旗旄夾道擁前驅兩科名姓驚天地西掖文章似

典謨詩卷從教傳海賈鈞竿未肯拂珊瑚
漳浦城高南斗邊朱旗遙拂紫薇躔
吏屬邑行膺剌史天此日分携雲際寺老僧留酌石
間泉祝公名宦何時了了却歸來作地仙

次韻羅世英　世英昔年從學蒙嶺書齋

相別三十餘年紹興丁卯重陽日復
廬溪草堂世英即席賦詩次韻酬之
客皆預冕解唯劉世臣得失未定須臾解榜

至巍然在選

蒙山三十年前話聲琴昂霄見此郎雲子新耘秫飯
白石泉擊火試茶香英豪滿坐驚頭角錦繡詩成出
肺腸此日此公逢此客更傳秋榜助飛觴

送歐陽南卿并簡胡紹立

蕭灘傳牓到柴扉喜見高名掛棘闈二子文場初得
雋老夫茅屋亦增輝方驚絕岸孤峯出更待刺雲雙
鶴飛盧肇風流今未泯渡頭重看錦標歸

和裴主簿九日

欲上高高嶺路微踈林蔽日尚堪依楓江水冷天初
靜桐井霜乾葉亂飛籬下採花人獨秀山頭落帽客
何稀金壺倒盡重沽酒莫惜朝來更典衣

宴成造書守李西美舍人二首

飛觴清坦森階傍新賜魚書繡郡童手把玉堂青纏
簾垂騶騎映赤帷蠻紅旗照日三千騎白髮連帆一
幅機夜蕭微暉交靜飛星令入斗南光

和李翼伯少卿新年憶行在二首

解賦新篇憶帝臺行宮樓殿亦巍哉應曾身作壺中
客記得春從天上來雉扇齊開香霧繞龍墀暖赴曉
班催君王神武多餘暇綵勝金花似舊裁

去國東風又一回江村度歲亦悠哉倘逢花間山間
發更喜人從日下來破敵屢聞胡騎走急賢當有鶴
書催內中誰進春詞帖西掖須憑大手裁

和謝夢叟思鄉用李翼伯韻

江頭野老哭聲哀宮殿千門安在哉御路初傳鼙鼓
動驛塵猶見荔枝來九重奇禍遽如許四海軍書重
困催家在雙龍雙闕下亂雲春思益難裁

次韻謝鄭教授二首

久服才名老鄭虔奮揚掌使談天平生落盡塵寰
翩妙句新如出水蓮晚歲江湖聊可樂夜談城壘不
須堅席門窮巷蓬蒿滿安得高車忽儼然

騎馬凌風擬八仙不須三斗始朝天細聽街吏鼕鼕
鼓看舞歌姬步步蓮問事未應無伯始論文今復得
竹徑潛通幾許深遠窓寒色半晴陰朱輪畫轂走何
事明月清風愜素心宴坐壺中觀彗景時遊物外拂
塵襟此君定自能留鳳更絶飛鴉噪暮林

和李翼伯少卿新年憶行在二首

解賦新篇憶帝臺行宮樓殿亦巍哉應曾身作壺中
客記得春從天上來雉扇齊開香霧繞龍墀暖赴曉
班催君王神武多餘暇綵勝金花似舊裁

去國東風又一回江村度歲亦悠哉倘逢花間山間
發更喜人從日下來破敵屢聞胡騎走急賢當有鶴
書催內中誰進春詞帖西掖須憑大手裁

和謝夢叟思鄉用李翼伯韻

江頭野老哭聲哀宮殿千門安在哉御路初傳鼙鼓
動驛塵猶見荔枝來九重奇禍遽如許四海軍書重
困催家在雙龍雙闕下亂雲春思益難裁

次韻謝鄭教授二首

久服才名老鄭虔奮揚掌使談天平生落盡塵寰
翩妙句新如出水蓮晚歲江湖聊可樂夜談城壘不
須堅席門窮巷蓬蒿滿安得高車忽儼然

騎馬凌風擬八仙不須三斗始朝天細聽街吏鼕鼕
鼓看舞歌姬步步蓮問事未應無伯始論文今復得

徐堅喜君啄句無餘跡詩到無成却澹然

和曾英發見寄二首

聞君要了官中事了事君今竟作癡陋巷端能一瓢足虛名何用四方馳開簾壁月夜生海下筆氷蠶細吐綵想得詩成有新句池塘草入夢中思

別後文章殊長進揮毫落紙便風生詩從平淡人無及到語不雕鐫句自清無計上書通北闕猶時醉酒問西征憶君過我誦新作殷殷尚留金石聲

和曾若虛

書生胸次儻無奇讀盡羣書未免癡學似雕龍宜獨步才非天馬敢爭馳青編謾費千章紙白髮愁梳滿面絲慨乏銀鉤酬雅貺含毫徒作畫沙思

再次曾英發

人物風流東晉時吾家王榦本非癡見君自少能多學厥聞如今已四馳但有香杭炊白玉不須高馬鞚青絲西隣容度墻頭酒日望扁舟慰所思

次韻蕭明強追和芙蓉菴

茅齋深倚五雲間忽有高人夜扣關揮麈風雷坐傾倒開簾水竹自幽閒天寒日暮已放龍蛇蟄蒸罷那知歲月殘兵革未聞消息好且來拄頰看西山

次韻周秀實過草堂夜話

舍北雲生天一隅短檠細雨夜窓虛銅爐淪茗助清冷玉麈論文愧闊疎落齒駒兒應有種子尚中書山城忽遇高軒過不避塵席門江上居

和裴主簿栽花脉詩有獨醉明月之語

曉簷風雪壓前墀勒住羣花未出奇頻覺寒聰有種色雅宜破屋詠新詩朱簾不捲門長靜紅藥微開蕊便知獨酌莫邀天上月恐招惡客影相隨

和劉克強謝仲振

水柱雪車詩有聲池塘春草夢初驚兩公共爽清渾住匹馬時衝細路行遠屋好山如畫卷盡攻愁得酒足廬兵興來不用多呼客着我鑪前伴月明

送蘇元老自春龍陽

雲渺蒼梧湘渚闊煙帆初轉九疑高相逢未卒寒温語此別更爲魂夢勞江水江花自今古湖南湖北足風濤何時捨棹登平陸却上晴天跨巨鰲

次韻義夫同年見寄二首

青袍猶帶御爐煙坐覺江湖歲月遷憶在九霄聯鷹塔恍如三尺鑄龍泉薦書飛鶩聞天上綵筆題詩落眼前白髮郎官才力健知公家世似韋賢

高文落紙自生煙論著傳家繼史遷氣壓千軍橫入陣詞傾三峽倒流泉賜袍初並龍墀下走馬同過鳳闕前一落江湖坐窮困顧予何敢望諸賢

和劉賓王縣尉

鼓篋同遊壁水春橋門爭看筆如神忽傳紫塞軍聲急尚喜青山草色新儻有風雲起英衛可無膠漆似雷陳況聞作尉功奇絶兵入潢池不動塵

次韻劉炳先昆仲見寄

未有新詩敵庾郎徒將斷木點青黃裁冠不滿三尺許折檄仍無一寸長鵬翼端能翻碧漢芥舟唯可置坳堂君才本自堪磨啄頴脫當如錐在囊

律詩七言

和歐陽炳文汝舟酴醾酴醾下擊鉢成詩豈易酬藉地想攜千日酒尋香爭跨九花虬晚風吹雪空中落急水漂香何處流夢覺清芬猶撲鼻如登銀檻薦無憂

次韻胡文定送歐陽景蘇鎮州教授

往昔逢君最妙年朱霞天半已軒軒論文豈是無張說取友何期得郈原談笑坐揮千疊嶂吹噓誰送九重闕不應海嶠能留滯早晚公車採至言

別黃伯成

常恐微言將遂絶江南耆舊復知名身從妙喜國中出脚踏毗盧頂上行覺我向來聞道晚識公真處大僧生相思莫謂山川阻千里同遊聊繫船

送同年趙季成赴行在

楊柳曉鶯邊冠蓋如雲欲塞川聞道今開丞相府沈相同年昔年同是廣寒宮不須左右爲公地便恐吹噓送上天千載一時真慶遇會看鈞力轉陶甄

送劉子東赴省

快鎖荆州從事廳薦書飛入九重城試官文陣英雄

氣定勝弓弦霹靂聲霜踏板橋天欲曉酒醒漁浦鴈初鳴春風漢嚴臚傳近換取青袍出帝京

趙達源家有妹麗每造謁必見拒今侍令兒

府判東遊作詩爲別兼以見意

高門日日掩朱扉未許傾城捲翠帷客子眼寒空過帝雲兒歌妙欠新詞華裾將曳銅駝陌破帽欹隨金馬轡悵望碧天鴻鴈影黃花應不負歸期

次韻趙文卿因以送行

堤柳迎人自作陰江流仍漲綠醅深行人獨唱陽春曲此日重關並始音驂馭已如仙裏裏騎驢徒欲度駸駸看君闊步青雲上莫學書生擁鼻吟

和施通判以詩惠茶

綵筆題誇北苑春南來草木始稱珍江湖風味極不淺翰墨篇章老更新落日清吟招惡客此時佳境屬閒人歎無好語酬高詠東望雲山意莫陳

再和與客觀詩碾茶因事作此

盛暑中黃子餘主簿携雙井茶見訪

九日以菊花酒寄施醇翁通判

每逢佳節憶淵明自採籬邊細菊英坐見南山橫紫翠遥聞北地落櫜鎗澆胸止賴杯中物快意豈圖身後名幸有酒兵堪一舉請公談笑下愁城

次韻鍾令君自言結隣僧衣著

理悃無妙語敵甘新兵分刺史千餘騎系出洪崖幾世人麗句新詞隣大雅豈將文體效梁陳

重陽日劉元獅亭席上時坐上聽端禮舉省程文

不見龍山老孟嘉風流誰更落烏沙松槽旋壓初浮酒籬菊爭開無數花清論揮犀傾玉雪高文射策走龍蛇小兒拍手攔歸路笑插茱萸待辟邪

周德祖自衡陽相別三十餘年會余寶夜郎

德祖知南江寨相遇甚款道舊興懷輒成長句

回鴈峯前水拍天峯頭一笑尚依然休論華屋生前美同在鄱鄂枕上眠騎馬忽來臨紫寨傳家故自有青氈時平掃塵無烽火灑墨成詩有幾篇

九日以菊花酒寄施醇翁通判

每逢佳節憶淵明自採籬邊細菊英坐見南山橫紫翠遥聞北地落櫜鎗澆胸止賴杯中物快意豈圖身後名幸有酒兵堪一舉請公談笑下愁城

盛暑中黃子餘主簿携雙井茶見訪

痛飲元非避暑方又無金盌汲寒漿忽逢佳士携新茗來坐竹陰移晚涼幽處小窓花木好吟餘清論齒牙香君家句法誰能似煎出車聲遠九腸

次韻鍾令君自言結隣僧衣著

開舉酒兵挑一戰愁城欲下戰方酣且亮花龍香
名暫脫東禪鵲臭衫有志千時君自許無錢使鬼我何堪江湖寂寞生涯盡對客不應容易談

感雨癸丑　天久不雨羣情焦熬郡府方素
民築郭縣內惴恐飢而禱雨石屋山應日大
澍喜而作是詩呈諸公兼簡李光前日會爭傳真逸老
拜起爐煙繞碧簷卧龍隨雨躍天衢道遠草木已焦
卷巖下風雷若指呼河朔豈無兒繫獄海汀防有浴
川夫君王屢詔寬徨徙亦念涸鮒苦未蘇

和李彥文春雪

聞道江城雪似沙東風吹動曉寒加輕飄瓦屋鱗鱗
客亂颺檣竿柳柳斜著地正憐新種竹漫天故壓未
開花君應對此方乘興飲似長虹汲海涯

縣僚禱雨盤藤廟連日大澍次韻黃超然

士元來訪潁川公桑下清談有素風不扣洪鐘安識
響更聞妙句豈宜家如君晚節猶堪奮期我高名莫
大寧此別應難問消息寄書無惜到山中

和劉元弼歲除書事

吟詩輒莫歎年終歲歲年年事不同藍尾旋傾人半
醉樓頭猶聽鼓三通漸看暖律回春檻且任狂風揭

抄半空雲走扶雷聲旱妖作厲乘時起天意爲霖轉
瑪成莫問田疇水深淺縣前江已拍堤平

再和前韻

江夏無雙望久傾高文猶帶玉堂清子雲識字終投
閣侯喜能詩新有聲偶會風雲蘇太旱歲將筆札慶

重成年豐但使無公事勿慮潢池賊未平

喜劉世昌仲美及第

同上青雲路寒儒物望月脇取蟾枝江南鬼薦星文
動閩海名高英氣知共喜秦光前日會爭傳真逸老
不畏窩牛回首巢巢棟可矧鵷鯽欲撼時

送歐陽脩明遊仰山兼簡慈書記二首

生窮不作儒生酸歲晚聊爲物外觀行脚僧從幽徑
拙巢客舍半天寒且携幾綱登山屐勝走高門坐
馬鞍君處堂西舊書記試求開閣看金蘭

不畏霜風射眼酸要登峯頂作奇觀連天野水微生
綠隔岸官梅已破寒試共稽康尋石髓要隨杜老逐
金鞍歸來山鳥迎人閙應是怪君猶布幔

次韻送別曾英發

士元來訪潁川公桑下清談有素風不扣洪鐘安識
響更聞妙句豈宜家如君晚節猶堪奮期我高名莫
大寧此別應難問消息寄書無惜到山中

和劉元弼歲除書事

吟詩輒莫歎年終歲歲年年事不同藍尾旋傾人半
醉樓頭猶聽鼓三通漸看暖律回春檻且任狂風揭

鈞蓬管有明朝好天色淡雲微雨翠煙中

題譚微仲一經堂

漢儒重道獨專經唐室初增博士名韋氏起家仍相國稚圭能說亦公卿司空城旦汚簪遼古壁遺文粲日星異日諸郎拾青紫傳家何用滿笥籯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七言

九日登鴻飛臺

拄杖扶登何處臺天高風急鴈聲回疎林紅葉紛紛下遠逕黃花細細開此地崔嵬聊試脚明年強健更銜杯綠罇烏帽隨時足無用白衣人送來

豫章別彭養直 時謫辰州

荔子欲丹蕉葉黃別君南浦正淒涼九疑隔嶺三湘遠萬里窮途非故鄉坐見浮雲更百態行吟秋水動天一方三湘金鷄放赦知何日尚許生還入帝鄉

送任子嚴江西運幹

正坐懲羹吹冷虀送君那復有新詩明朝便恐隔千里抱病何由把一巵西蜀文章自家法江南煙雨上樓時東湖勝閣多佳興落筆端能寄所思

留別黃子默

回瞻人在斗南邊目斷湘中萬里天驅馬又過衡嶽寺携家却上洞庭船江湖足了平生事文字豈徒今世傳不共離亭一罇酒行看待我著歸鞭

次韻郭偉節段延直見寄二首 辰溪古夜郎郡 太白嘗謫焉

山靈未忍勒銘移空有寒鴉噪竹枝二妙相逢春露

棄老夫將竄夜郎時傳看尺素雙魚尾突過黃初數
子詩不上沅江探奇絕平生誰肯一來玆

邂逅江樓初識面騎驢衝雪聲詩肩談倾坐客人如
玉蘋滿汀洲水拍天君欲摩霄登兎窟我方載月上
漁船夜郎千古窮愁地竄逐曾留李謫仙

渡瀟湘江

夜聽瀟湘江上雨今朝雨裏渡瀟湘船衝曉溆新
碧山似畫圖非故鄉鴻鴈來時應好在白鷗飛起忽
成行論詩安得杜陵老坐望嶽令溪賦一章

自江上遊龍興至淨因寺

曉踏晴沙江上堤堤平沙盡草萋萋墻頭野杏纔先
發葉底雛鶯自在啼問道漁舟通臘水只應煙火是
桃溪深村疑有秦人在記取來時路恐迷

賀王彥恭新除湖北漕

年年新換玉麟符應為高名滿大虛紫塞初分邵陽
畫皇華初上使臣車木牛轉粟洞庭野金馬催班待
詔廬旗鼓行春真畫錦可能一訪夜郎居

寄湖北總領彭子從郎中

麗譙高壘武陵西西望雙紅捲使旗玉帳靜驅千騎
翼軫星邊貫索疎星文夜動紫宸居追峰急召歸郎
省持憲猶稽侍玉除六路藩臣供餽餉五溪蠻子樂
耕鋤連營十萬無饑色却入承明奉直廬

春晚同石子文遊歐陽參軍園問其主人已
物故獨一老婦開門亭檻幽雅酴醾方盛開
因歎二年十居隣巷相去數十步而未嘗一
造作詩記之

百花狼籍草如茵誰與東皇殿後塵故放酴醾教獨
步更無凡木敢爭春杖藜亦偶逢幽徑扣戶何須問
主人坐久忽思歸路晚舉頭香雪落烏巾

居隣曲巷有朱扉未許墻東宋玉窺春草滿池驚畫
夢餘釀萬朵壓繁枝湘西江上愁軍宅黃四娘家子
美詩他日沅陵尋故事為余收入楚人詞

送黃彥謨通判岳州時胡寇未平

奇功已奏紫宸居新上南州別駕車木葉寒飛洞庭
野樓船光照赤沙湖猶聞豺虎縱橫在已覺江山氣
象舒萬一潢池羣盜息回戈請為掃除余

朱致一來守辰州先致啓書余以病未及答
而致一壓境以詩迎之

麗譙高壘武陵西西望雙紅捲使旗玉帳靜驅千騎
努銅符遥鎮五溪蠻我遭白簡為遷客君擁朱輪把
一麾諸洞帶刀迎馬首略無征鼓動邊陲

閏十二月自城東泛舟還居城西安福寺舟
中微雪

朔風吹雪江上來急槳迎風蕩不開渡口雲巖伏波
廟山腰霧失楚妃臺移居自作泛舟樂抱甕還如載
酒回歲晚浮家客何處兩溪春水綠如醅

李郎中生日

三槐堂下清陰滿太華峯頭綠葉圓天上正開炎帝
曆人間初識歲星年名郎早合歸華省藏室行當綴
列仙雖蝶新榮邊鬢壯長城不獨有前賢

報恩寺避暑

風枝不動午雲蒸古寺嵯峨倚石層百丈虛廊蔭華
桷半簾疎雨斷飛蠅疗餘已怯金罇酒捧立仍無玉
盌冰柰此人間諸熱惱一杯清茗屬高僧

乙亥立春夜雨平旦大雪

青帝重扃夜半開先驅雷雨下天來千門萬戶春風
入小院高樓樂事回但喜新年逢瑞雪不知平地有
瑩臺杜陵逮客多愁思忽憶兩京初發梅

和馬德儉韻

兩蘇共賦靈芝句知是君家矍鑠翁門巷偶隣三徑
竹功名當柱五溪銅似聞四海塵初靜猶恐扁舟興
未窮螺子江邊無久滯亦宜搏翮上晴空

劉時舉主簿相別三十年忽相遇于沅湘之
間古夜郎郡也郡索寄俸餼不繼垂橐而歸相
聚月餘賦詩爲別

謫仙適竟夜郎道主簿歸從飛鳥邊但喜騎鯨傳佳
句忽忘揮麈是何年且將肚裏三條篾敢望江東萬
錢剩斬湘南幾竿竹他時分我釣魚船

早春懷葉觀察

門前江水有春聲鷺浴沙汀照眼明詩律未堪傳樂
府酒兵卿且下愁城無窮澗草牽青出自在巖花絕
壁生忽憶江南護戎老晴窗應磨墨聽新鶯

送頔子還廬陵

頔子遠來夜郎省余聞其婦方臥疴不欲久留而戀戀不忍去乃令上沅湘至昔人窺九疑處得下武陵溪入荊州由巴陵武昌洞庭黃帝張樂之野觀開闢以來造化擘出瓌雄怪譎之處却由瀟湘歸婺盧作數語示之明日乃行

東歸未辦武陵舟送汝翻成一段愁雲點檄裘騎瘦馬春寒幾日到荊州湖山天開洞庭野異楚月明黃鶴樓莫苦回瞻白雲嶺是行聊學子長遊

次韻葉起商楊茂之

池塘春草年年綠筆力千鈞挽莫回南國遺騷拾蘭芷西湖體雪禁梨梅窮途言詠頗寒窘治世音聲無怨哀一覽巨編真雅唱秀苗奇特出荒萊

次韻酬祝彥直

翼鐵猶能一據鞍將軍雖老未甘閒譙樓攜魚曾長笛力倒傾江漢底光芒今射斗牛間珠璣贈我應難久却恐風雷夜壑還

李守拉登譙門觀修城

忽見金湯峙塞垣龍熊雄冠楚山川門開下瞰雙溪水壁立新磨萬丈軿招撫蕃夷應有術折衝鐏俎正臨邊邊頭卧鼓休戈甲坐對春風理管弦

次韻李宜仲見懷朱崖夜郎二逐客

不因貴賤識交情此段當令後輩傾三友一龍吾作尾同時四海孰爲兄殊方少客通南北厚祿無書訪死生萬里歸期應可指九衢先聽賣釵聲

辰州僻遠乙亥十二月方聞秦大師病忽蒙

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詩悲之

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與緇紳絕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

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

次韻殷季裕惠詩二首

久戰詞場力未衰毫端珠璧粲離離氣如八尺九花馬人似千年五聚龜國士無雙君自有癡兒不了我知七年留滯沅湘道忽詠青山獨往詩

簡璧西南海角邊堤中樂事亦天全漸聞長樂鐘聲近正遇巫陽教放年客過茅簷非萃蔚詩如錦繡益飄然一鐏豈盡平生話咫尺高樓起暮煙

次韻葉起商

少年携筆試東都鼓無成怒舊儒便把龍韜取官職欲隨鵬海混程途清言自可容平子文筆誰堪荅羣虞要使貂蟬出金鑒腐儒寧不愧操觚

和向令製錦軒

大邑大官身所安欲將何術撫創殘又懷利器聊堪試正見操刀不作難百里光華風俗美一天清淡水雲寬剸裁大巧元無迹血指從教袖手觀

次韻酬劉遂卿

夜郎逐客東歸日倾蓋江邊側帽時霧豹隱山宜自養尋蛇落盡巢堪疑古今得失暮千扇湖海飄零酒一巵揚何患少人知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律詩七言

初至行在

望幸樓閣入青冥疑是長安舊帝城千里荷花開世界萬年鼇柱轉蓬瀛喜氣遶身猶健夢入鑾[illegible]尚生行盡沙河塘上路夜深燈火識昇平

上殿退朝口號

銀臺蘭畔曉雲飛路入丹霄上紫薇共看客星朝帝座敢將汗腳踏天扉蓬瞻鳳輦差池侶近對龍顏咫尺威自愧菱袍正藍縷晚來忽帶御香歸

送王舍人赴明州過關二首

紫泥初出大明宮端爲朝廷知弱翁乎地便開丞相府烏臺先跨玉花驄一時治行無前輩共喜君王記憶公暫假雙旌臨近輔聊觀滄海日正曈曨

當年玉殿校羣材名占堰垣北斗貶曾入翰林批鳳尾每瞻雲氣想蓬萊前驅候吏千軍肅遥望天門九扇開咫尺龍顏應入奏紫霄東畔曉班催

次韻楊廷秀求近詩

聞說學詩如學仙怪來詩思渺無邊自憐猶裹癡人[illegible]謹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軍初入陣清於三峽夜

流泉只今老鈍無新語楓落吳江恐誤傳

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韻

朱崖萬里海爲鄉百鍊不屈剛爲腸復出光芒動星斗定隨雷雨起江湘歸期正待春回鴈賀客爭持酒滿觴笑說開元丞相宅凄涼僅月上標堂

次韻張子家見訪兼惠詩　時嘗爲逐客故以台州自況

老去無才可致君強從詩杜立奇勳忽逢天上張公子應念台州鄭廣文風月何嘗千里隔江山不用一錢分能來鼓譟助餘勇氣壓淮淝百萬軍

用前韻贈別子家　子家西掖舍人彦實之子

西掖篇章自一門君能祖襲有殊勳風流前代黃花句夢想當年紫鳳文月下長吟成獨唱壁間強詠共誰分江頭惜別多新詠禿筆猶堪殿後軍

送黃子默湖南機宜

潢池赤子弄鋤耰天子擇日除元侯今君去爲幕下士多材應與幄中籌宦近圖臨桂峒捷書飛入未央樓想當磨盾何露布何異裴公取蔡州

送同年趙季成知武岡軍

牧科同日上蓬瀛獨我胡爲鬢額生晚節見君乘五馬前驅夾道擁千兵行間峒窟煙霞靜卧聽邊城鼓角聲入境旌旗應動色更看蠻戶帶刀迎

歐陽彦文晚始得官爲邊郡獄椽乃州里宿儒於其行也詩以餞之

往日高名動場屋青衫未足稱平生一官曹椽當蠻徼萬里山河列漢營顧我老無投筆志羨君今去走邊城邊頭已卧將軍鼓早晚書來說太平

送趙文卿之湖南

霜餘新鴈點汀蘋愁絕送君湖水濵自歎老夫如病驥早知公子是天麟渡湘懷遠煙橫渚望嶽題詩雨灑巾想見騎驢得佳句騰將牧拾錦囊春

次韻張子家新除浙西撫幹見寄

幕府官清比縣僚升沉何啻九牛毛蓬蒿仲蔚今多病湖海元龍氣尚豪麗句早知何水部舊交誰記柳儀曹相如屬思寧遲久不欲誇俳恐類皐

次韻路節推瑞香幽蘭

君家蘭玉盈階砌傾有薰籠錦一端雅似高人來席上幽如靚女出林間芳叢欲吐新芽長深谷知誰着眼觀謝氏風流元自有更留佳客奉清歡

謝安石欲子弟如芝蘭玉樹故自有一種風味瑞香古未有獨見重於近世蓋得家客之稱

楊文發自長沙相別忽來權邑惠詩次其韻

湘水東邊喚渡舟湘天欲暮使人愁豈期陶令來爲
縣應念龐公不入州索我題詩今老矣着君下筆幾
時休論文把酒誠堪樂莫歎蹲前欠杜秋

次韻楊文
補

烏啼鵲噪竹生風誰過柴門訪病翁清論遍人來亹
亹夕陽歸馬恨忽忽遥瞻紫極黃雲裏却望長安醉
眼中南北車書將混一莫嗟吾道隔西東

次韻黃伯思求其祖夢升墓銘跋

妙句高文滿錦囊坐驚蓬窶忽生光君家人物代不
乏文彩風流想未忘千載運中逢大史諸王殿下識
黃香江西多士傳心印又出宗支二派長

胡邦衡北歸先寄詩二首次韻迎之

無何真是本來鄉莫遣閑愁犯肺腸會見棟梁扶大
廈不將文字弔沈湘揮毫未辯銀爲管沽酒奚須玉
作觴雙竹端能作奇瑞衡人宜護竹間堂

當年大冊撼天扉聖主今呼逐客歸應是風雲乘此
會便令鵷鷺著行飛久埋劒氣衝星氣暫裂荷衣換
錦衣穩上丹墀踏龍尾九霞光裏望晨暉

德耘寄示吳思道詩某聞思道之名而未識
也輒和其韻以寄德耘

亂後交遊半不聞天涯淪落始逢君黔南可怪無驢
養冀北遂當空馬羣尚使高才淹管庫忽傳佳句吐
煙雲十年讐校金鑾殿依舊無聾似廣文

左世勤妙年登第而飄泊遐荒十年不得調蓋嘗以事忤權貴今公道方開始欲仕進索
余賦詩

射策楓庭最妙年九衢爭看若登仙乘鑾豈慕天邊
貴失馬方知塞上賢華轂朱輪多覆轍高門大屋尚

棲脩如今相國開公道此詩他時亦盛傳

次韻酬周孟覺

看鑄銅人能幾何相逢重得摩挲江山如畫風流
在城郭空驚歲月多豈謂今朝聞正始更翻新律似
元和思君夜久猶吟立月上松梢映綠蘿

聞梁養源歸卧病未出作詩問之

試訪白鷺強健不但傳煙渚有歸舟欲聞大士一轉
語爲洗南榮十日愁青壁萬尋人似玉碧雲千里月
垂鈎我如堪問維摩病獅子坐中無此流

送頓子歸廬陵

西風吹我夢魂驚送子東歸無恨情好往沅湘探奇絶遠眷衡嶽正崢嶸蒼昏渡口呼船急後夜江頭望月明能把愁心寄明月雲開時到夜郎城

送黃介可

渾川螺浦共家鄉醉墨題詩尚掛墻天末異時懷李白風流誰復數眞長那知此日長江簿即是昔時江夏黃鵬背知橫幾千里棘間何地可回翔

謝同年趙季成通判見訪

一夢驚回四十年昇平樓下聽臚傳共攀玉兎月中桂認得銅駝陌上仙忽遇旌旗行縣邑先驅貔虎訪林泉王孫自是經綸手容我滄江臥釣船

送劉克強再赴殿試

闔道田西劉克強年來猶自讀書忙生平萬卷非無用歲晚一官聊足償曾捲笏袍還聖主重携筆札試明光漢庭射策推諸老更看公孫擩擅場

顧軒

門外紅塵走客車閉門風月下簷隅南山霧雨宜蔵豹東海龍魚試秣駒竹几滿園消永日銅爐紙帳夢清都靈龜隱處無人識似置寒冰在玉壺

題青桂亭

天上犀枝玉蘂秋何年桂子落巖幽庭前忽生兩好樹簷外突出雙青虬九里香飄吹夢斷十分圓影暮雲收他時合抱重來看不是玄都觀裏遊

和劉喬卿雪詩（紫極真人吹雪降則止）

柴門忽啓玉爲關疑是新移海上山野寺僧居銀闕近裏廣寒宮在月明間老農擊鼓迎豐歲紫極吹簫近帝寰臘後東風將解凍已看峯頂露屠顏

律詩七言

中夜起坐惜春亭月照酴醾清香郁然因成四韻

任子嚴凌風閣

朱簾下嘯梅花發百尺梢頭掛玉鉤人在半天攀玉
蘧山如方丈接瀛洲曾留深夜乘鸞女相對誰家却
月樓將此層軒擬東閣正緣詩興似揚州

楊文發將趨行朝輒用所惠詩次韻一首贈別

欲贈初無金錯刀待憑巧冶鑄豪曹公家勳業麒麟
上國史聲名泰華高已見郎君如玉樹便爲名士讀
離騷甯能逢他日驚人去標目須經大手褒總襄公大
下而行狀未能嘗嘗昔甯逢能標自其先人甯濟事
載之天下耳目敷于天子赫然驚人然濟事止能不
汗賊而已其事至微史臣猶特書之今文發以神
道碑銘未必事故有請于朝當得大手筆以
篇未激之

寄題貴溪

廖勳新命日遵傳萬戶重封眷愈專山海盡籠天下
貢江淮流出地中錢時平麟瑞三千歲象協熊祥五
百年富國自能蘄壽域寧論齊相海王篇

張紹祖雙秀亭

義山山下三丞相門倚山光照戶庭盛事流傳千載
後寒空高並兩峯青雙崖過雨好雲氣絶壁參天列
畫屏更羨君家亭子近細聽泉溜響泠泠

題竹溪讀書堂　李太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卿陶沔號竹溪六逸

竹外溪邊沙石幽欲招詩客賦臨流萬竿深鎖藏書
屋百丈清潭遶橘州千里水煙漁唱晚一堂風月慕
雲牧何當晚取六君子古此佳名作勝遊

扶疎堂

碧草深林遶一區何年開徑洗煙蕪晨光浮動三竿
日古木陰森十萬夫靜愛長松梢月色絶無凡卉蔽
簷隅殘枝敗葉風吹盡簾捲山尖好畫圖

和曾英發見訪惠詩二首

陋巷誰過馬糞王一經題品自芬芳桃花流水春猶
淺茗椀薰爐話更長千里夙期衝雨霽十年閒事入
篇章明朝未免成離恨莫苦吟詩作許忙

宴坐壺中日月閑相逢無復話吳山如君豈是嗜等
閒置我當容平子閒喜遇故人持節鉞猶能跋馬問

荆管扁舟後會重尋處更刺灘頭轉一灣

別後再和一首

平昔高談古帝王到今春草幾時芳揮毫欲上三千牘折檄初無一寸長曇曇定何如鱠魚蝦鮓方乘興逼人逢此意忽忽下語不成章歸來閉閣焚香坐端爲思君聊復忙

調魏彦成郎中

病夫投老入城闉到處逢人說使君豈料驂驔衛大尹政須扛鼎識奇文池生春草何曾夢楓落吳江誤所聞更願兼收湖海士當令冀北馬空羣

王主簿清暑閣

冒暑貪程作熱官何如避暑得清安輕陰盡出三湘境爽氣能爲六月寒自有薰風生屋角不須纖手搏冰盤闌干半倚紅塵外卧聽江聲瀉碧湍

段廷瑞四美堂

風月江山何處無良辰樂事古難俱其間景物從來美此美天然畫不如莫唱黃鷄催曉曲且聽青鳥勸提壺暮雲收盡朱簾捲四者橫陳獻坐隅

次韻周穆卿教授兼簡黃元授司戶

曾記楓宸賜異恩同時人物亦詵詵從前百事不掛眼初得微官便退身教授才華欺蜀錦參軍詩句似唐人中興勳業歸公等顧我徒爲避世民

讀晉史偶書

夷甫清談萬事虛阮宣曇定何如鱠魚蝦鮓方乘興獻豆粥萍虀立可須柱石莫傾人棟宇纖兒撞壞好家居揚州喪敗將誰咎猶自空中咄咄書

次韻贈隨上人

扣馬衲子誦詩聲雙脚行纏拄杖輕何處參尋得消息便能作句吐新清高僧著意遊湖海逐客從誰匿姓名試聽窗中獅子吼未應斷盡野牛鳴

送李仲文赴省試

何人解薦相如賦監流壯志未登龍虎榜薦書重入帝王州煙生漁浦鷹初下月滿江樓露已收早晚書來聞好語沙頭春晚望歸舟

謝梁廉濟運使見訪

夜向天邊識使星使星光近少微明朱輪疑自丹霄落陋巷忽聞驄馬鳴臺下霜威驚草木山間旌旆燦簷楹慚無欄具衣冠偉久服西都暴勝名

離行在別胡舍人

幾年南畝把鋤犁尺一呼來上玉墀未有涓塵答明主只思耕釣樂清時着鞭不慣朝騎馬擊體猶能夜

讀詩回想都城春色裏看公談笑定邊陲

生日周公予惠詩次韻

皇天何時生此漢六十年前歲遇庚不使聲名驚四海未教文陣掃千兵如今只作癡頑老晚節猶干造化情每厭雕蟲勤剪拂勝驅斗酒下愁城

資深堂

至深無象本強名不可言傳著耳聽克已獨稱回好學問詩唯有鯉趨庭會須絶倒聞談道更着鼻來能說經欲造淵源膺此得百川終使貫滄溟

清暉亭

畫簷雪壁眺前溪溪外羣峯碧四圍日上林梢增秀色珠生潭底護長堤落霞孤鶩真奇境捉筆題詩無此詞擬就江山奇佳句更須春草夢回時

次韻歐陽廣明以詩送鉢盂

方丈盈前送入珍山人不是此中人試尋僧鉢齋廚近更喜園官菜把新秋滿城頭看落葉風吹酒面已生鱗何時共過溪邊寺雪夜扁舟發興頻

次韻歐陽廣明來遺詩問余故云

半盂香飯敵猩脣美芋菹薑度幾春坐倚蒲團聽粥鼓曉擎花雨供天人庾郎三韭徒多品顏巷一瓢真

絶倫邑犬猉猉尚羣吠隔籬安得近吾身

次韻劉唐卿

看鑄銅人五百年摩挲已是落烟緣洛州司馬老方遇梁苑詞人晚見延稚子詩書聊可喜荒村草木亦堪憐龐公要說無生話兒女團欒在眼前

雪中訪胡次魚因覽新詩次其韻

天涯流落與誰同雅什重聞正始時文陣向來無敵手詩壇今孰敢論功郢中遺唱人難和冀北成羣馬遂空接屋同隣江上寺過從猶幸不忽忽

和王彥謨縣尉二首

耳壓鉦鼙虎豹喧此時猶得卧丘園頹材碌碌幾無用舊業荒涼半不存嗟古英雄多朽骨覽君詞翰可招魂濟川政要舟楫急樗散何因被選掄

次韻歐陽廣明以詩送鉢盂

虎豹相傳王氏門風流千載識遺昆吟詩作賦取高第揮羽鳴弓待報恩寇賊漸平妖破膽煙塵猶起客銷魂山城詩酒方爲樂豈料西歸席未温

次韻常德府葛倅見寄

武陵節鉞控湘西通守仍兼把一麾玉帳靜談千里月銅符遥鎮五溪美漂流欲識荆州面饑渴正如桑下兒仰止門墻訢羣旅窮愁那復有佳詞

和王彦休　彦休學錄相別二十年蒼顏
白髮着書不倦尤邃於春秋蒙出示註解數
編將欲獻于公車以佳句爲惠謂歎之餘輒
次元韻奉贈
書成欲奏未央宮起廢鍼盲略異同已就外車俾服
氏應曾綵筆夢文通且觀落紙驚回鳳莫數塵天欠
阿鴻宿學暮年方發策苗川重看一衰翁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律詩　七言

夜讀唐鑑有作

開元正觀承平後羣盜縱橫似撒沙可惜君王自神
武不知盧杞是姦邪瓜分叛將根仍蔓鼎付哥奴禍
已芽不有汾陽功第一孰能談笑定中華

次韻蔡德懋年閒子規

逐客思歸正捲簾三更枝上月微昏一聲夢斷湘山
曲千古空餘馬足痕東郭雖無楊子宅西枝應有少
陵村不須寒玉憐憔悴招得驂鸞人幾許魂

贈胡紹立　并引　紹立頃年過遊西南諸州聞
余寓夜郎貴養至沅陵由湘南以歸已乖秋預
清江高薦復至安成訪別道舊賦詩因以送行

憶昔烏蠻絶塞亭巴娘歌罷月三更重尋湘水江邊
路又見蕭灘榜上名此去飛騰對天陛不應顦顇類
書生將軍三戰成功後未數焚舟老孟明

送項直卿赴省

逐客歸來訪里閭後生文彩益增奇低頭見子如東
野滿耳聞人說項斯果有高名動場屋行觀大策對

劉太虛作十花祠相示復以詩來有求揮斥之句兼簡中閒僕緣無恙吠犬不爲災次韻一首

首奉酬

新詞鵲譟吐春雲清似金爐百和焚白雪固宜招吠犬真雷豈比聚飛蚊陶潛賦就歸何處李白詩成思不羣君是廣寒修月手顧予安敢強施斤

次韻董體仁恭政

雷甬何年下九天公爲舟楫濟長川涸鱗亦逐龍蛇動異氣先衝牛斗邊總謂相君扶帝力忽傳飛詔落巖前但隨一氣洪鈞轉造物豈知然不然

次韻李昌齡以詩督景賢堂詩 李廣傳云得亦云欲得當以報漢 得單于陵傳

欲醫詩病了無方悵望黃州舊雪堂歲月易奔梭一擲鄉文章徒貴紙千張相如賦麗終遲思李廣兵微未得當句律年來亦如此收功何以得鷹揚

宋英臣景賢堂

當塗人物盡豪英平日相逢眼自青傾蓋欲交天下士披雲如仰斗間星向來道義多耆舊尚有風流幾典刑更待里門容駟馬不應空頂佛名經

劉君鼎主簿登第累年家貧猶待闕欲遊章貢謁梁提刑作詩送之

之句兼簡中閒僕緣無恙吠犬不爲災次韻一首

首奉酬

新詞鵲譟吐春雲清似金爐百和焚白雪固宜招吠犬真雷豈比聚飛蚊陶潛賦就歸何處李白詩成思不羣君是廣寒修月手顧予安敢強施斤

次韻董體仁恭政

雷甬何年下九天公爲舟楫濟長川涸鱗亦逐龍蛇動異氣先衝牛斗邊總謂相君扶帝力忽傳飛詔落巖前但隨一氣洪鈞轉造物豈知然不然

次韻李昌齡以詩督景賢堂詩 李廣傳云得亦云欲得當以報漢 得單于陵傳

欲醫詩病了無方悵望黃州舊雪堂歲月易奔梭一擲鄉文章徒貴紙千張相如賦麗終遲思李廣兵微未得當句律年來亦如此收功何以得鷹揚

宋英臣景賢堂

當塗人物盡豪英平日相逢眼自青傾蓋欲交天下士披雲如仰斗間星向來道義多耆舊尚有風流幾典刑更待里門容駟馬不應空頂佛名經

劉君鼎主簿登第累年家貧猶待闕欲遊章貢謁梁提刑作詩送之

長句聊伸謝懇

夜郎逐客遇生還秘閣老翁來扣關坐聽犀揮妙言語漸非欄具偉衣冠高名業已照六合賤子窮當隱半山陸納家風元冷淡口將茶果薦杯盤渡湘千里憶分携因誦癡兒不了詩送我出門還作惡今朝會面豈前期樂天獨往青山日裴相閒居綠野時從此功名恐相逼伊山安得久棲遲

李訓王涯排陷樂天正遊洛下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白公樂禍者乘敗云樂天豈樂禍者特悲之耳余今亦然

送魏彥成赴召

一騎追鋒下九重手持丹詔紫泥封君王夜半應前席郡國名高莫說功民吏不須留召父朝廷又已知弱翁還如漢室中興相治行于今有祖風

魏彦成座上忽見擒至吉水賊奉呈彦成

城上啼烏曉欲狂樓前爭看捷旗黃略驅部曲千餘騎不折將軍半段槍樂土異時爲賊窟太平今日有官方弱翁治行今如此何待天邊下鳳凰

西園探梅三首

俯窺溪影忽橫斜仰看寒梅已放花未覺東風吹水面早驚春色到天涯年時照我肌骨瘦如許目暮煙雲薄

不遮折得一枝歸靜院夜深玉頰照窓紗

東閣官梅未有詩竹林斜出兩三枝臨風玉面如相識殘雪江頭想更奇立盡小橋溪上影誰將清調笛中吹犯寒傾倒先春色萬木寒凝凍不知一株斜壓半簷茅索笑誰堪著句嘲風度暗香浮遠水枝回嫩綠到新梢冰生處子精神外玉立天涯雪月交吟處不須歌酒淩柴門誰許野僧敲

次韻劉景明寄詩求近作

道邊垂柳綠陰陰馬上携書閱古今陋巷豈無人載酒他鄉誰是子知音鯤鵬未化風雲外江海相思歲

月深遠寄雕章覓新句窮愁唯有苦寒吟

外孫劉子野遊學南安繞歸數日又告行忽忽以一詩爲別且以勉之

忽瞥以一詩爲別且以勉之

九十龐眉老舅翁暫時見汝又西東舉頭共看天邊月刮目知非吳下蒙學至超然應自解詩唯實者乃能工大阿鍛盡山中鐵始得光芒倚碧空

送劉天遊藍明赴省

兩驥騰風上九垓瑤林瓊樹絕纖埃行觀海運幾千里坐待春驚二月雷霹靂一聲天外響婆娑雙桂月中開老翁日望長安信報喜泥金早寄回

次韻曾英發

洋水橋邊不記年後來誰復敢爭先襄陽耆舊今無在江左風流寂不傳窮巷閉門佳客至新詩照壁夜光懸未應晚節嗟流滯三子青袍慰眼前

酬梁宰惠遊永新百韻詩君曾攝縣事

問君跋馬禾川道攀轡遺民識繫環滿野悲風蟠蔓草數聲漁笛下汀灣雲藏甘露峯頭寺路接青湘雨後山觸思便能成百韻偶題僧壁不須刪

謝郭運幹見訪歐陽公南思潁乃潁人

窮巷俄留長者轅清風入戶竹生孫不嫌茅屋絕低

小來坐松陰移晚涼南國諸侯老賓客西湖六一舊家鄉歸臺臘拾詩千首他日還思顧水傍

天馬從來不受轡騰雲注目電爭光心如銀漢纖塵靜意適金盤曉露涼妙語織成文繡段扁舟刺入水雲鄉朝天便若登仙去驂駁何人得侍傍

次韻劉守方喜雪

萬木寒凝凍不蘇六花爭巧出枯株天將平地開銀闕人似清冰在玉壺未見曙氈持漢節徒聞穿履待公車明邊恐

瑶臺路擬欲凌空謁帝居

懷故人留題

桃李無言對斜日可堪回首一淒然子雲投閣知何在太白騎鯨已上天春蚓秋蛇留敗壁金鉤玉帶鎖寒煙人行古木橫塘路門掩長江上水船

次韻王秀才

怒髮衝冠忘指瑕要能全璧始還家閉門且任蓬蒿長落筆當令綺繡華麗句美如青玉案明珠深貯絳羅紗愛君年少已如許他日相逢未可涯

波光亭

遠亭春水縠紋生拍岸風微鏡面平日破浪花搖村礎影浮山翠落簷檻魚跳蓮葉東西動月湧金盆表裏明夜久光凝枚綠淨冷涵星漢逼人清

酴醾

百花狼藉點青苔始見酴醾爛熳開號國朝天嫌粉污唐昌夜月恐仙來寒梅勝韻聊堪斫堪友穠李凡姿詎敢陪便欲乘風凌倒影醉尋香徑上瑶臺

和黃元授送趙敦本赴萬安宰 元授先攝記事故末句云

欲救斯民病久拒想君家譜有奇方但須去惡猶去草要使牧人如牧羊正值雕殘經寇亂還思激烈詠時康當年手種開桃李今日成陰總類棠

和元授閔旱時男子皆防城

旱魃凌空氣愈炎斷無微雨應時霑正憂龍計深蟄水安得江聲碎瀉簷未黍似堪供野火婦姑猶擬共腰鎌此時政要調元手誰作商霖慰且瞻

絶句

建炎己酉十二月五日避亂鴒湖山十絶句

平昔無才可致君此生何處欲超羣今逢四海干戈動猶得山間卧白雲

偶携琴劒入山來驚覺高僧定裏回扶下繩牀驚未起眼瞋人馬跡浹蒼苔

幡竿揷入千巖底鳥語飛來絶壁間洞口行人迷處所不知鐘梵鎖庵顏

山腰危殿倚青葱知是雲峯第幾重恐有書生來問道爲憑輕打飯前鐘

奇峯削出青蓮萼遠漏縈回碧玉環氣接混茫蔵句法不知誰與破天慳

洞裏花開透壁霄溪橫三綽赤欄橋他年橋斷人迷路咫尺山源萬里遥三渡橋

昔人騎鶴嶺頭歸應有仙居在翠微絶壁蒼藤無處問時聞清唳揭雲飛白鶴峯

破臘山桃已盛開飛花無數點青苔莫教流出前溪去引得魚舟入洞來山桃花

巖下逢人説亂離十年眼底塵旌胡塵復暗江南路堪羨山僧總不知贈寺僧

偉岸稜稜似立朝魏冠敝想風標可憐有貌無肝膽何用昂然近紫霄

次韻贈周師禹二首

山中自有陶弘景窓外誰呼祁孔賓不敢移文約周子升沉共作太平人

晝卧柴門打不開相逢未識濟川才那知此夜聞猿鶴處忽有新詩隨鴈來

贈李子安

窮居未有四立壁負郭兼無二頃田擬斸雲根結茅屋不知誰贈買山錢

次韻高秀才

臘盡梅花落不停笛聲孤起不堪聽且留溪影弄清淺更看殘英動曉星

贈松菴僧

菴在深村翠嶺坳獨風捲盡屋頭茅斷椽破壁何時理卧看松陰月轉稍

和鄭元清同遊殷仲堪讀書臺二首

晉國衣冠掃地空漁歌長在水雲中倚欄欲問興亡事本末琉璃墜曉風

池上高臺倚碧空郡樓相對出煙中讀書太子今何在寂寞無人繼此風

梁道人借示丹經數冊閱未遍輒告行歸其書贈之以詩二首

丹經汗損幾車牛奧意難從紙上搜相見纏腰無十萬待看騎鶴上揚州

夜半滄溟看日頭忽聞風雨下層樓郎尋雙徑覲金闕又誇蒼龍海上遊

謝彭仲寬惠小茶磨并仙茅二首

踏梯割得紫雲歸琢就雙輪半尺圍晴日午窓新睡起掌中輕轉雪花飛

夢眞白鷄猶不死胷吞赤鳳得長生向來未識仙茅誤向松根採茯苓

次韻魏伯元

公榮自可不與飲子美何時得細論正遇題輿陳仲舉豈容無禮灌將軍

侯大淵惠花

揚州廟下子規啼曾看花開萬玉妃二十四橋明月夜春風十里捲簾時

和讀書臺入夜即事二首

池底星光箇箇添半鉤斜月吐纖纖數聲寒笛西風下人在朱樓捲幕簾

聲搖巢蟾玉暈添蟾娥遥想髽毛纖此時清境非人世要望煙霄不下簾

次韻盧贊元蒙田寺橋亭夜月

起飛入紫霄雲外鳴

次韻劉美中贈段居士

昨夜送人爲太守今朝不記是何年歸來一粟卷中坐水在瓶中月在天

次韻贈慈書記

道中數經我草堂識之舊矣復辱惠詩自叙老洪之裔蓋知儒與洪雅故不可不酬也感今懷昔爲和三絶句兼簡大仰祖禪師亦覺仰山慈書記往來安福記同門嗣也（慈猶和尚記在湘西寺洪字韻有云）

探驪猶記湘西寺愛我詩如左祖軍慈也果能拈此句定知詞筆帶煙雲

寂音尊者斷聲聞猶似衙枚未戰軍橫出一枝來大仰如今不賦暮天雲

老洪作語驚人世筆力可敵千人軍足下馬駒今復

出縱橫踏破嶺頭雲

次韻向文剛三絶

沈謝曹劉擬絶倫唯公詞翰可招魂新詩不拾前人
唾女彩風流自一門
吏寨堆塵審故紙茶甌浮雪動吟魂長官政擁黃紬
被卧聽排衙畫掩門
詩翁句法可換骨豈但能蘇九死魂要自胷中山海
得不猶劉掠傍人門

兵火之後家藏壞籍盪然寄居江村欲借書
諸公先寄此詩

卜築江村翠嶺坳喜君書室近衡茅牙籤插架幾千
冊準擬從頭借一抄
閒道藏書埒石渠仍能一讀五行俱不妨借我遮愁
眼勝看閑窓飽蠹魚

歐陽廣明病中覓酒

滿徑蓬蒿貧不病一區寂寞柰愁何杜門芳草長楊
賦可是無人載酒過

胡烈臣卧雲菴

小菴深隱紅塵外雲在茅簷四角邊月落烏啼天欲
曉驚回何處夢遊仙

和葛德裕寄紙覓蘭四絶句

麗句雲箋敲夜光寫兒得寶但能藏慚無好語酬佳
惠徒詠春洲杜若香
林下無人亦自芳幽姿閑淡若深藏與君坐上添幽
客勝爇金爐百和香
君家詞翰妙天下蠭尾銀鉤世所藏贈我雲藍盈宜
辱強吟春草拾餘香
兩朶幽花費詠章是中佳境若爲藏何時同上琴臺
頂遍翫芝田蕙圃香

聽麟師誦經

念經衲子亂如麻心悟方能轉法華待得蓮花從口
發自牛車上覓三車

答蕭道人

喚起赤龍耕玉池鵲巢抱出鳳凰兒且看火棗蓮花
發十二樓前雪自飛

絶句　讀唐遺録六絶

梁祖紀

深宮三鼓夜方分梁祖唯知慮大原錯料諸兒非彼敵斬關還入萬春門

李愚劉胸同傳

兩公罷相由諸吏提印驩呼頗自誇因謂我曹當恃

活月華門外聽宣麻

楊師厚

擁炬千缸照一城彩舟猶聽棹歌聲鐵車空駕黎陽

石豈悟碑來禍已成

成汭

勞役三年成巨艦出師未戰失江陵不知雷滿和州

載始悟齊山載海名

安審信

入閤趨班最後時崇元御史合彈之如何進奉二十

萬便逐臺中乞索兒

馮道

大帝四朝咸敗事惟君竊國作功臣平生自謂癡頑

老晚節仍爲謬語人

次韻盧元賛江亭即事二絶句

斜日江頭春又歸半天垂柳拂雲齊流鶯向晚渾無

賴隔水飛來枝上啼

江水磨銅鑑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雲開貪看新月

上不覺小舟流下灘

縣尉任子嚴出示從軍陪大將吳侯遊石洞五絶句奉次元韻頌平賊之功云

東來騎火照松蘿野老逢迎笑語多共指巖前一方

石將軍大劒可横磨

石窟巉巖鬼不開狂童乘此起氛埃殿前兵馬何曾

出旗鼓初從天上來

錦帶雕弓銀馬鞍鳴鞭飛下白雲山回頭却望經行

處已在青蒼杳靄間

不待皇恩下九天將軍兵已入盧川玄人妄獻招安

策留客丹崖萬古傳

回師小度石門西鐵馬嘶風四百蹄不爲從軍一時

樂捫蘿攀徑豈能躋

贈筠州司戸施文叔二絶句

高軒過我不停輪風袂飄飄如出嶺雲渭北江東無盡

意何時重得細論文

老晚節仍爲謬語人

村巷蓋無車馬塵君來笑語動比隣兒童驚問此何
客蓋謂清言來逼人

送周解元赴岳侯軍二絶句

將軍欲辯斬樓蘭子欲從之路匪艱十萬奇才并劒
客會看談笑定天山

雪中贈別黃秀才

雪欲浸山氷未澌梅花破雪吐寒枝溪橋漸見黃昏
月應有横斜倒影詩

劉虞卿衣弊履穿有號寒之憂賦絶句以道
其意

江上丹楓半搖落簷間青女忽横陳可憐范叔寒如
此誰解綈袍念故人

次韻黃子餘二絶句

沈謝曹劉俱一體風流文彩自難兼黃香獨負無雙
譽不管紅塵壓帽簷

秋風動地吹纖末夜雨連明攪寸心西北高樓何縹
緲信非吾土莫登臨

次韻劉英臣早春見過二絶句

池草青青細吐芽夢回疑到惠連家東風未暇吹桃
李先發寒梅第一花

春至盤蔬有蕨芽紙窓竹屋自成家客來清坐不飲
酒鞚破龍團潑乳花

送羅孟弼并引孟弼吾年家子也少年高蹈
未第今冬行朝就蔭補兼謁徑山妙喜和尚
平步蟾宫脚先梯當年才命巧相違遭時何必由場
屋但着青袍騎馬歸

君到吳山莫閒禪禪翁無法與君傳若從妙喜參言
句掀倒禪牀却悵然

次韻周希稷飽耕三絶句

初下車來首勸耕老農爭走道邊迎歡聲便似承平
日不待暮年政已成

夜聞催餉不成眠遥望官壺眼欲穿醉倒田間真快
樂念無田者益堪憐

莫厭行春馬足勞彈琴咏詩詠節彌高盡驅赤子持
器勿使潢池煩賊曹

贈寫真劉琮并引廬陵劉琮與其父俱以寫
真名一時玉局老人自海上歸嘗贈以言由
士大夫益稱之紹興己未過廬溪草堂為

余作隱居圖頗有勝處作三絕句

會寫峨眉玉局真遠看前輩畫麒麟此翁此畫盡不常有宜並銀鉤絕世珍

布襪青鞋倚瘦松我生骨相真生窮煩君畫著漁船上刺入盧江煙雨中

畫作蕭然物外身筆端如此有風神蹇驢破帽江南岸不是尋常行路人

送風雅長老并引風雅長老自衡陽花藥山之金粟座中相識一別數年訪余於安成將遊仰山謁超禪師留之不可作偈送之且速其歸也

集雲回鴈兩峯前木馬嘶風鶴唳天他日歸來無一事却教誰出草鞋錢

送胡紹立往高陂遊學

天下干戈未盡稀獨騎瘦馬苦吟詩窮山窟裏携書劒半夜不眠聽鼓鼙

遊湖頭觀桃花行數里彌望不絕有僧新開三絕句書辯公房

蘭若於萬花之中留十里紅香觀馬蹄更穿林樾訪僧扉煙長草遠望不斷忽有鐘聲出翠微

城內僧來城外住寺邊花隔寺中籬花開花落春如露更看明年浪拍堤

昔人萬里醉爲鄉暮越朝燕不累糧却怕醒來塵外

出千艘街尾夜鳴榔
鵜翻日影弄清溪溪上危巢鳴喈兒林下西風晚來
急滿身木葉碎琉璃
千尋塔影照江清古殿金龍蟠繡楹秋色排門入蕭
寺閑來飯後聽鐘聲

題畫鯉魚

誰把渠裕江剪斷得此鯉魚長尺半會逢李白遇江
來騎上青天遊汗漫

適從縣門下經西湖上歸見竹間桃花盛開
聿從君嘲我腹便便

湖上景物一新因成兩絶句呈向宰

幽蘭寄向文剛二絶句

彭澤門前惟有柳河陽縣裏只栽花如今夾竹開桃
李猶似當年刺史家
何處春深刺史家園林猶鎖晉朝花風煙況接西湖
水重起書齋對郡衙

再次韻二絶句

牆根巨竹新生筍竹下小桃初試花竹色花光正如
此香風吹落幾千家
新竹高齋凝燕寢從教細雨落簷花青山緑水中爲
縣臥擁黄紬聽打衙

次韻韓宰上元二絶句

火炬銀花照眼明亂來誰得見昇平邦君解與民同
樂海上初移不夜城
傷時此夜憶神京月照蘆山輦道平朱雀街門舊行
路星毬飛上鳳凰城

和劉英臣見寄二絶句

諸葛奇才當十倍謫仙詞句滿三千我惟閉閣明書
冊掃地燒香亦靜便
胸吞雲夢欲八九日誦古書常數千襟枉桂驂王堪
聽從君嘲我腹便便

幽蘭寄向文剛二絶句

西風黄葉深林下忽有新蘭動地香公子夜寒誰對
語應容幽客到書房
連夜風吹碧玉枝山深寒重得香遲窮秋故出邀往
韻要就高人覓好詩

次韻黄超然

楚詞賦物取香草衆草猶須避國香一辱雕蟲重題
品何慚清廟薦芝房

雪中還胡烈臣歸自郴陽戲成一絶

路傍有客騎牛過乞與蓑衣作席眠避逅若能相顧
問和公畫上釣魚船

盧溪文集卷二十二

絶句

衡嶽銓德觀作并引盧溪老人謫沅湘過此覽故人胡明仲留題同

司諫遊山之樂悵然有懷其人復過西房聽陳道士彈琴作松風夜雨聲因留二絶也曰三君子不忘遊山之樂必再至焉為余書之詩峯頭烏帽翠雲裘三百年來無此流餘論更宜玄子否猶勝湛輩峴山遊

碧玉峯前雲滿徑赤欄橋畔柳參天長廊靜夜松風起寫得餘聲入響泉

清江張氏活人堂二絶句

遠系長沙太守孫謂仲景也家傳太守活人言刀圭一起人死安得聲名不出門

海底龍宮失護防老龍偷得返魂方聞君夜壓春糟響携扣柴門乞酒漿

次韻謝昌國

今人不識古人心誰識羲皇太古音如望銀河九天上聊分一勺濯塵襟

雙田逢蕭國器話別

黃葉西風何處村茅簷立馬問寒温江東渭北情無
限鐏酒他時得細論

和康晉侯見贈

儒生無力荷干戈亂後篇章感慨多但拏筆頭吟白
雪莫挑馬箠渡黃河

雪中以酒送歐陽廣明袁叔明

小槽新壓甕頭春盛欲招呼雪閉門卧對袁郎說聞
易不妨伸頸飲清罇

鄱陽周師禹求清軒霧齋詩

月入柴門夜色新坐堅談墨足佳賓誰云老子與不

淺政恐元規塵汚人
細雨如煙下九垓始聞巖谷隱奇才一朝文彩驚人
眼知自南山霧裏來

送彭士貴并引 士貴好爲奇偉倜儻之節今

日見訪聞詔下出兵征虜即日上馬欲遠遊

其志甚壯賦二絶句以贈行

詔謂將軍急擊戎建營已列漢旗紅須君磨盾作露
布破陣誰先第一功
大將威名震九州毛錐何補劒鋩頭但歌出塞從軍
樂莫笑居鄉馬少遊

劉天錫之子八歲能作大字今年十三矣筆
畫愈進有雄健之氣作二絶句贈
羣兒墨汁翻老鵝爾獨落紙生龍蛇郎罷不須頻聒
筆渠今自會畫江沙
作戈如挽百鈞弩脫力相能回萬牛江夏當年有童
二未聞落筆寫銀鉤

郊外留別友人
不及忽忽把一卮丹楓黃葉助題詩天教遠客關情無
意更上沅湘看九疑

寄劉世臣仲美

此道陵遲久已亡後生無復立門墻遥知二子心如
鐵端爲盧溪一辦香

贈無識道人
古廟香爐冷似冰向來土木弄精靈如今萬事都不
會却笑金剛努眼睛

謝張東言
忽見蛟蛇逢壁蟠歸時星斗已闌干山童不識回鸞
字誤認題門作鳳看

惜春亭觀餘酲
東皇收拾春歸去獨遣餘酲殿後塵憐我寒宵賦愁

寂時看玉面送殘春

彭青老好談禪喜作詩有謀身之語借其語激之

未省前身是道人莫嗟求仕困無津東風動地泥牛吼舊蔔花開別是春

未能投筆取封侯一食聊須爲口謀日向晴窓研硯覩讀書當讀億那由

好詩渾厚如金玉妙質勿令斤斧侵要識筆端三昧令夜深山水自成音

漁父詞

冥冥江雨濕簑衣夜上高巖宿翠微夢斷一聲煙草綠蓬聞欸乃扣舷歸

曦上人頃脫塵網可謂俊哉衲僧也絶句贈之

震林獅子非凡獸脫網鯉魚真衲僧宿垢消磨應已盡莘頭海底任橫行

絶句

遊沅陵劉道人菴中雅一禪椅不置臥榻云不睡四十年矣戲作二絶

一菴茅屋白雲深坐待丹砂欲變金誰信菴中人不睡滿池春水聽龍吟

九曲江邊雲欲淨三更海上月華孤金

底奪得驪龍頷下珠

次韻陳君授暮春感懷

雨餘山鳥百般啼煙隔桃蹊一線微南北東西春總好杜鵑何苦勸人歸

辰州馬觀察送酒

壺頭直下開邊郡勳業誰如馬伏波還見遠孫持漢節坐令千騎擁雕戈

倒盡隣翁老瓦缸使君忽送玉喬漿昌黎對月無詩興酒絶句聊酬馬侍郎

董仲儀來夜郎訪死生

雪霾鬼葬山頭路霧失鬼門關外村不謂故人千萬里忽携書冊夜敲門

我識君家董狀元草萊崛起跳天門揮毫玉陛摩星

半持羣明光奉至尊

次韻酬國子生趙秀才四絶句

滿明五柳非無宅子美西枝自有村堪笑長安近時客紛紛騎馬傍誰門

入關莫戀銅駝陌待詔行趍金馬門場屋若歸丞相府可無公道得推尊

羨君將入銀蟾窟容我歸耕谷口村遥想明年看殿下臚傳先出九重門

聖主方今舉八元何人復掃相君門迂生曲士如丘垤回首方知泰華尊

程子山侍講自靖州貶所歸相會于武陵怪誤讀黃庭玉字童醉翻王帊九霞觴從茲一墮人間世獨賴寬恩謫夜郎

余顏鬢未改作四絶示之

問我何年謫夜郎尚餘時得弄疎髮未成霜夢朝玉帝窺香案偷得神仙不死方

欲弔沈湘乏雅章借君妙語酹餘觴已知絶倒如平子更喜清新似庾郎

莫把蓮花比六郎六郎元自不禁霜君看碾硙松千丈爭似孤根傲雪芳

次前韻酬趙提幹

解作新詩似樂章交情風味敵壺觴平生閱士知多少聳壑昂霄見此郎

留滯沅湘見此郎氣如九月鴈橫霜麻鞋踏雪穿沙底賜覆他年出上方

謝郭景文寄魚鮓

開緘如見故人面仍喜故園風物來想見金刀落飛雪何時斫膾共銜杯

雪中喜梁養源惠炭

雪裏烏薪絶市珍能令寒屋坐生春此中有句誰能道煖得幽身成直身

江上

沅陵春盡草萋萋忽見孤舟繫柳堤誰寄愁心與明月肯隨君到夜郎溪

窴居夜郎雪中杜門數日不出忽郡中送春來始知今日立春

東風來從幾萬里雪擁江梅未放花忽見土牛驚換歲始知春色到天涯

寒食日孟司理送酒

雨翁俱是江南客寒食他鄉歎滯留燕舞鶯啼春未老不禁霜雪君看碾硙松千丈爭似孤根傲雪芳

老一鑊分我洗窮愁

郭仲賢南窓

東風吹月下長汀窓外雞號天猶明時有諸生來問字隔江猶聽講書聲

簷外羣山碧四圍風帆過盡小平堤先生獨坐紗帷裏掛起南窓月滿溪

夜坐聽沅江水聲

雨過風林生夜清坐邀明月正關情漁童酒醒莫吹笛要聽一江秋浪聲

水急灘高欲倒傾來如萬鼓鼕山鳴奔流更借洞庭岸

闔飛浪朝宗壯此聲

辰州立春清首座送生菜餅

聞道春風今日回走尋消息得書乃知寒梅恨無纖手挑生菜也有青絲滿飣來

王巖老携詩見訪詩未究雪下索余作詩贈之

扣門有客懷珠玉被褐長吟坐晚暉雪打窓扉忽驚起還將破帽蓋頭歸

君歸大酉峯前住歲晚楓丹蕉葉黃試訪酉陽巖石裏奉人逸興未應亡

初寒方葺火爐而會溪知城周子康惠竹簾火爐審公瑞惠蒲團便足了一歲無事矣作二絶答之

細柳將軍來護塞夜郎遷客正窮居火爐恰恰簾垂地足了三冬讀我書

戶外霜風入骨酸誰褰紙閣問平安正憂坐客寒無席遣我新蒲入突欒

寄贈王保躬求小山石

偏舟斗轉五溪灣湘北湘南飽看山袖裏雲岑皆寸碧一拳分手亦何慳

巖蟠蛟虎石骨瘦地飽霜風山脚寒我欲借君修月手爲持玉斧劈煙巒

寄子老并序子老自江西來赴沅州報恩謂必取道辰陽翹俟久之忽得書乃趍徑路去已開堂矣奉寄二絶句以當相見也

半程踈過夜郎溪不到昌溪問路岐空使辰州亭下客隔江招手立多時

古錦林邊獅子吼一聲驚倒五溪蠻何人來問山中景寺在千巖萬壑間

訪清首座觀薔薇

紅玉藥攢青玉枝羣芳凋盡獨開時只應天女回軒

晚散得天花滿竹籬
花開花落春何在宴坐高僧總不知空色難謾禪伯
眼薔薇應待老夫詩

贈別陳君授 并序

紹興十九年余坐詩語竄夜郎日惠門僧祖麟
夜郎偶太學生陳君授前二年上書言事至參
太師意亦貶居是州二十五年冬秦太師病死
遐方未及聞聖上慨然施曠蕩之恩盡放流人
某與君授始獲生還感恩出涕作二絶句贈別
十載投荒坐獻書忽逢飛詔下荊巫歸來好上昇平
頌已死姦諛不足誅

雷雨沉湘振滯寃皇恩普出九重天乞兒猶戀權門
火應謂死灰能復燃

離辰州

逐客休嗟行路難歸鴻心在杳冥間初驚草尾千重
浪險渡湖頭十八灘
行盡黃茅白葦叢舉頭忽見兩三峯青青盡出湘天
景如覺身離蠻蜒中

尋小舟東下忽見巨艦有作

本是蓬頭漁釣客飄如行脚水雲僧誰家巨艦和州
載笑我扁舟一葉輕

次韻任子嚴 并引

徒步萬里訪生死東歸過其寺見壁間題詩
乃故人任子嚴見懷嘉麟之義而噓拂之也
時士方以詩爲諱而覩此作感激次其韻
解訪江南處士廬行藏正自與時違
客此段如今絶世無
君是石渠東觀人小邦聊見宰官身山僧似不孤題
品衆角叢中有一麟

書覺範詩後 并引

余昔年遊嶽麓識覺範於
南臺因留數日酬唱詩盈巨軸時侍者數人

皆能詩而圖無住亦在焉別去既久圖忽携
覺範字見訪悲感疇昔復用覺範韻題其後
憶探驪龍頷底珠湘山同賦夜啼烏當時吟罷鬼神
泣此段如今掃地無

戲贈文彦明

江淹才盡一雙筆庾信窮生萬斛愁對客安能吐佳
句墻東老駑正操矛
酒酣拔劒悲生事病起扶藜踏淺莎逆旅正如蝴蝶
夢還家試聽屡屡歌

和羅思武作子房孔明二詩見贈

子房夜半叅黃石手握豹韜揮八極蒼黃忽起振長
流天地風雲皆動色
三雄戰爭海水赤欲攬英豪扶紫極南陽喚起臥龍
人至今草木生顏色

次韻周孟覺記皮老人事皮老九十餘歲能談慶曆以前事但稍聾耳

百年人物已無餘況說銅人鼓鑄初欲著承平事政須此老助潛夫

寄張正伯求木樨

何物龐眉一老翁能談慶曆至熙豐只應坐厭聽聾鼓到處逢人說耳聾

送黃秀才歸臨川

人壽何曾有百年再逢甲子換新元眼明重見清平日自可治聾聽好言

吉州凌波亭月夜

螺浦東邊雪浪生峯頭月出半輪明扁舟欲載銀蟾去一聽蒼龍水底鳴

贈日者張谷

沙遇日者張谷考十年前所言皆不謬余雖老然壽則非君妙術所得而推故末句云

余寓夜郎八年東歸至長夜坐吟詩寓夜郎君將何術考休祥近來偷得西華法不敢煩君筭短長

絕句

癸未春被召東山益老來賀曰趙州八十猶行腳以詩荅之云

八十心猶未悄然橫擔拄杖布行纏都城遊徧歸來也日却使誰還湯水錢

寄張正伯求木樨

九里飛香隔岸聞繡簾朱戶閟清芬千林落盡掃不盡分我幽窓一灶雲

送黃秀才歸臨川

傾盖江頭酒一罇高樓驚坐去如雲別君無語獨長嘯尚想清音半霤聞

夜郎東歸黃去非自雙井來惠以新詩妙畫

次韻三絕句贈別

竄逐三危山盡頭出門入門誰與遊歸來頗復見此客下筆論詩不肯休

次江西出一枝傳家句法自新奇諸方知子善哮吼恐是窟中獅子兒

細看君詩如看畫無聲詩裏畫何如蟠胸秀句吐不盡落筆因成赤鯉魚

贈別僧紹存　老存以相法隱于叢林爲栝司馬陀頭話作二偈贈之

住山當相無人識何處頭陀忽扣關第一座中聞聲坐一生窮邯教一座翁山寒但知輸邯大滿山

和趙伯達二絶句

踢倒淨瓶呼木樨華林已如孟浩然亂後相逢初識面便當傾廩與談天

王孫疑是李長吉詩句兼如孟浩然亂後相逢初識面便當傾廩與談天

邂逅聞弦即賞音況逢清境夜携琴一鑄相遇煙霞三十載投荒萬里餘交游半作曉星疎門前梅柳換新

外來廢江湖萬里心

次韻彭青老詠雪三絶句

雪窓未怕筆頭乾能寫春江三峽寒笑指漁翁臥蓬裏不知流下釣魚竿

天公剪水散花林試比江梅色淺深梁苑詞人能賦詠終篇不作苦寒吟

莫倚雪車詩句好池臺草木待春風稍晴更上高樓望要看餘霞散晚紅

贈曦上人二絶句

學詩莫似學衆禪水在瓶中月在天夜半鳴鐘驚大衆起來新得句忽成篇

尋衛村南澗水開終年行脚看山回盧仝欲洗塵埃客窗入寺却愁曦未來

次韻劉惠直梅花二絶句

雪壓寒梢玉作容嶺頭相見又東風人間欲問春消息半在竹橋溪影中

吳姬玉面如相識寒立山隈欲下來先與江南作春色一枝傾倒向人開

夜郎歸日荅萬令惠詩

七載投荒萬里餘交游半作曉星疎門前梅柳換新葉忽得故人相問書

南嶽張道人見訪言論豐蔚若有所自非鹿鹿然者也撫其語作詩贈之三十年相見爲喚起赤龍耕玉池池邊龍虎自交馳周天一載三十輻十二樓前看雪飛

次韻李宜仲以詩寄龍涎

愁眉此日爲君開誰道嶺南無鷹回邂逅江南逢驛便龍涎風味敵官梅

蹴嘆柴門曉未開香風撩我夢驚回恨無好句酬高

詠嘆起謫仙蘇與梅
謗投山篋書猶在力挽九關天可回胡不北歸陳苦
語莫貪南海戀甜梅

戲向文剛生子

平生只欠掌中珠天與此兒聊慰渠郎罷新來着綵
服要令啼戲覓銀魚

和曾英伯

江東渭北關心事樽酒論文更不疑馬上皺眉應得
句詩筒聊復寄微之

雷秀才嘗學詩於呂居仁能談江西宗派中
事輒次居仁韻二絶贈行

逐客歸尋溪上居釣竿猶掛洞庭湖忽逢雷子談詩
派傳法傳衣共一途
聞有牙籤萬卷藏槐花應笑舉人忙向來閱士知多
少他日昂霄見此郎

周秀才取古物作十絶句見惠如豐城臨平
之類作一絶句題其後

衆賓沈埋萬古悲斬新拈出更題詩臨平石鼓無人
識誰把銅魚作鼓椎

贈寫真胡生二絶句

欲貌廬溪真面目非儒非佛亦非仙莫將踏碓廬行
者嘆作騎驢孟浩然

誤着儒衣到骨窮兒童拍手笑衰翁釣魚艇子今無
恙置我五湖煙雨中

八月十四夜彦和置酒待月遇雨

君方置酒待月明便有微雲淡太清雨罷陰雲收盡
處驪珠教霖雨慰蒼生

玉宇初凉江練靜夜深風雨更淒清從教洗出峯頭
路雲破星翻月自生

坐待凉蟾雨欲傾一罇相對晚風清甲兵正要天河
洗秉燭無妨對麴生

觀兢渡次壁間絶句

共坐南窗待月明雲間忽見大江橫釣魚船上誰家
笛吹出騷人萬古情

紅旗畫鼓照江明兩岸爭看萬目橫奪得錦標誰助
喜呼聲動地見真情

昔年買酒論文地回鴈峯前鴈陣橫白首相逢夜郎
道不因生死見交情

心如止水貯空明還似虛舟盡日橫妙語忽然穿月
脇筆端那有浴閒情

謝子發惠茶

打門誰送雙圓壁驚醒茅簷晝日眠便覺清風生兩腋夢魂飛到月輪邊

和劉端禮時端禮失解

揭僧惠端不遇

僧扉深倚碧巖隈何處看雲又未回日暮鳴鐘應不語客人馬跡沒蒼苔

和劉端禮

槐花又是一番黃天馬飄飄不可羈但得頃田耕負郭肯將斗酒博西涼

白面書生鐵作腸風雨未動劒長閑何時去斬匈奴

首直取西涼盡處山

才如天馬豈能羈爭看雲霓筆下飛擬不須談細務健毫醬對冕旒揮

國材姪送林擒

嫩紅輕拂女兒臉淺綠深堆瑪瑙盤草木若能成好字來年早寄一枝看

美胡烈臣晚年生子

老蚌生珠喜可涯窮閭得寶亦堪誇如今七歲誦千字他日端能讀五車

和彭養正陳令尹

氣壓秋園百草芽風流宜在令君家但傾綠蟻伴清客莫羨黃金刻鵔花

和劉元簡見招

玉壺沽酒挈青絲及取春風花發時便把一罇留客醉莫教紅雨洗殘枝

贈相士

近水殘桃半吐看似臨清鏡惜紅顏騎驢主簿吟詩瘦麗業千毫筆僧班

秋閨寄知縣陳邦直

昨夜西風茁紫芽不應獨著野人家安仁未倦栽桃李此清香十種花

和蓉邦直二首

惠爰如蘭正吐芽好風吹落幾千家明年催直金鑾殿龍口飄香看百花

系出拾遺揚馬後清詞麗句復名家豈惟草木遭題品大筆行當判五花

富貴本非吾輩事老來寧復問窮通餘齡幾許君知否願作昇平一老翁

問訊王道之病

居士病從何處起我今往問與誰俱室中三萬二千座更許廬溪下語無

贈宜春筆工

宜城一變宣城樣入手便妙雖畫沙但喜中書頭禿不妨詩老夢生花

步芳園

密栽桃李礙車輪柳下風微不動塵已辯尋春蠟雙

屐飛花滿地草如茵

湖頭觀桃李四絶句

路轉煙村萬木春村深疑有避秦人山農出谷驚相問不信邊頭有戰塵

朝騎一馬暮還歸盡日花間覓句遲黃四娘家誰敢道古來惟有少陵詩

城裏泄臺俗儉窮郊來城外採東風曲欄幽檻趣不遠春在郊原告蕩中

春入千林煙雨中桃花李花能白紅一時草木披錦繡十里吹香墜晚風

茉莉花三絶句

纖雲捲盡日西流人在瑤池宴未休王母欲歸香滿路曉風吹下玉搔頭

火雲燒野葉聲乾歷眼誰知玉蕊寒疑是羣仙來下降夜深時聽珮珊珊

逆鼻清香小不分冰肌一洗瘴江昏嶺頭未負春消息恐是梅花欲返魂

廬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挽詞七言

挽劉美中尚書

公方持橐我休官握手平生出肺肝豈是尚書先著鞭須知處士不彈冠文章進直金鑾殿槽櫪空餘寶馬鞍忍看銘旌下螺浦再携斗酒餞江干

挽彭子從郎中

嶺北嶺南持使節湖西兼總大農錢廟堂正賴持國計蓬島祇爲蛻骨仙郎省尚虛丹禁地銘旌忽上洞庭船衣冠不許掛神武端謂猶堪濟巨川

挽王自然二首

耆舊風流絶後塵尚容晚歲接冠巾英豪取友半天下論議常傾一座人橫槊猶足當堂奮緒紳垂綸只今遺像巖如棘衣冠南渡塞螺川始識蓬萊王自然舌捲風雷翻海岳學窮精祲出人天歸來元亮荒三徑老去楊雄有一壜斗酒雙雞思欲致無因下馬拜新阡

挽王夫人周子充舍人母

憶昔諸郎從板輿當時人物渡江初蓬萊關外雙飛鶴雲衢紫微即日趨嚴召入座無因問起居

挽盧宜人二首 陳脩梅叔夫人

崔盧昔舊族譜系自名門子舍三珠樹思劉七耳孫是行將貴顯不及問平反坐脫無凡語人傳有至言

又

高風林下閨門裏幾歲長齋繡佛前夫子雄才尹天色清魂獨樂上蓬仙化爲雙鶴何方客來置哀蘇詩郡賢會致送車填廣陌他時形史亦須編

挽黃忠臣二首

憶昔相逢子少年詩書從我日磨研平生極力欲推挽世事驚人忽變遷未辯噓枯送天上忍收遺骨葬江邊雙親白髮終身恨不見青衫落眼前

書報登科墨未乾已聞弔客在門闌只傳金榜升華省不得丹梯上廣寒賦就兩番隨計吏花開一日遍長安誰知鬼錄南宮籍却作修文地下官

挽戴彥成通判

早歲同充上國賓與君先占廣寒春青雲尚記當時事黃土今埋如此人別駕朱幡泥飾屏縈紆西綬帶銅銀生前富貴無餘恨痛念堂遺白髮親

挽劉公弼

弟兄詞賦喧場屋晚歲鄉閭譽益譁窓下殘編雕草木壁間遺翰走蛟龍蠟餘幾綑遊山屐書滿千箱載鹿車痛惜蒲輪迎未果寢門來哭淚橫斜

挽王脩華

督賦寧居中上科治身從此得名多不聞老父踰垣走且聽兒童載道歌吏不捉人真快樂庭無猩血事堪訶中和邦民盡作嬰兒泣忍送輀車返爛柯

挽劉英臣

累世以貲雄里閭唯公挾策似寒儒欲將那律九經庫定勝江陵千木奴玉樹諸郎新命貴錦囊丹誥寵光殊當時籍甚吳丞相恩澤令歸兩鳳雛

挽徐子平　子派

別具求挽詩爲賦兩篇以哭之

數椽破屋臨溪水日日讀書喧四隣白首傳經窮到骨清風入座靜無塵堆窓史傳千張紙過隙光陰一轉輪富貴掀天亦埃滅今時何必歎斯人

挽瞿氏

徒身諸福壽尤豐魄返仙曹第幾宮西土憂星生太白東林選壻得梁鴻豈無名士當時論自有夫人林下風來弔未知何處客化爲雙鶴都飛空

挽羅荆老

初挾儒書戰棘場弟兄旗鼓亦相當採囊聊復人起死醫肘空餘肺世芳漢苑舊嘗知婕妤仙鄉是龍猶抱玉函訣夜扣柴門乞酒漿

挽鄒教授

仰高雖未接華儀清論時容著野夫掛劒未能臨死劒過江河處真是易凄涼陶令松三徑寂寞揚雄宅一廛輔葉尚餘三萬軸傳家宜有鳳凰雛

挽曾民安人

令儀早出閨中秀少日來歸丞相家能以功名勉夫子忍看襁褓悲弟錦囊篆字金裝出玉珮鳴裾帔有霞贈典有加兒亦貴誥黃新墨字如鴉

挽范孺人

少日來歸奉粲蘋一門冠蓋擁朱輪平生未識德公婦比歲纔依孟母隣魂返蓬萊三萬里鶴歸華表幾千春晞州高士應偏念忍看靈車下北津

挽瞿氏

徒身諸福壽尤豐魄返仙曹第幾宮西土憂星生太白東林選壻得梁鴻豈無名士當時論自有夫人林下風來弔未知何處客化爲雙鶴都飛空

挽易叟

媼有才子隣我居父老欲起高門閭此媼不知家有
無但典髫鬟供買書今朝慟哭城南道忍送喪車入
秋草預愁來歲寒食時不見襄陽德公嫂

挽劉子儀

鬼伯歌朝露歸魂掩夜泉起家詩禮盛折桂弟兄賢
箭落雙鵰日是歲二弟預薦名君當化鶴年阿鴻今已貴飛
去欲摩天

挽歐陽仁叟

郡從簪纓貴騶僮意氣華呼盧晉公子大俠魯朱家
錦臂誇豪放銀鞍走狹斜忍尋桃徑棗無主亦開花

挽張氏安人

孤趙逢源號哭走萬里至西蜀迎之榮奉僅
二十年以壽終茲異事於其葬也挽之以詩
母子未相識哀號徹九穹一生何敢望萬里忽相逢
綵服舊兒戲錦囊新誥封悲歌滿行路千載想遺風

挽歐陽宜人

島猶能躍馬拓弓弦花間載酒經旬日陌上悲歌滿
九泉尚有讀書臺下月夜深還照碧池邊

挽劉宗望

何年來臥北山霞猶指海邊園練家手把方書妙耕
種門高閭巷獨清華兩兒駒齒日千里萬卷牙籤架

斜日嶺峯頂秋風想珮環出門驚弔客雙鶴下雲間

挽王氏孺人

賜爵逢千載皇恩下九關詰詞金篆字珩珮玉連環
陶母今有後萊衣不復斑哀歌堪挽紼徒有淚潛潛

挽郭氏孺人

擇對真佳壻傳家好弟兄魂飛瑤海岸風斷玉簫聲
舉案人何在埋文誰作銘潘郎今未老他日看襄榮

挽聶氏孺人

隴上龐公女相家裴十娘空閨叅白足佳壻得黃香
木馬風前響蓮花火裏芳彌陀真樂土環珮響鏗鏘

挽露氏恭人

華胄東京舊青樓大道邊渡江離險阻舉族得安全
追賞榮身後褒封及眼前清規遺淑慎在蓬島髣髴仙

挽丁陶朗縣尉

東南作尉本神仙化鶴家聲亦宛然臨欲騎魚歸海
島猶能躍馬拓弓弦花間載酒經旬日陌上悲歌滿
九泉尚有讀書臺下月夜深還照碧池邊

挽劉宗望

何年來臥北山霞猶指海邊園練家手把方書妙耕
種門高閭巷獨清華兩兒駒齒日千里萬卷牙籤架

五車風動松篁起簫瑟不堪回首聽悲笳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

上皇帝書

年月日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自少讀書好言治亂將皇帝陛下臣愚無適時之才自入吏惡其異已每摧辱之以有爲於世而官卑人微大吏不能盡知也是以自宣和五年罷茶陵丞隱居江西盧溪之上窮苦困厄四十餘年未嘗一出仕今已老矣惟遇　陛下龍飛以　聖德臨御天下屈體求士垂寬容之聽開忠直之路又詔舉山林遺逸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臣於是獲登文石之陛對天顏吐胸臆竊伏自惟國家大事似非疎淺小臣所當言若泛論一二常事迂闊熟爛而不切以汙　陛下之聰明則終無補於世臣是以敢不避斧鉞之誅冒進其愚忠竊以天下之事於今爲最大而不可緩者惟邊鄙未寧境土未復而已此聖主焦心勞思坐不安席求所以經畫之術而左右大臣共以爲憂者也臣愚以謂此未足爲憂而臣之所憂者在　陛下立志定謀何如耳臣嘗謂自古帝王肇造區夏興復大業者皆有聽言之明力行之果斷雖量時審勢事有不同至其策畫之一

定卓然有守而不變故能信用忠謀斥去異議卒收
成功國家自遭夷虜之禍今四十年異時竭民膏血
以充其賂遺割要害形勝之地以塞其姦貪蓋出於
事勢之不得已而非謂其可久用也　陛下曩居潛
藩夙剛明之德有奮發果毅之志海內實徧知之今
宿憤恢復中原此不可復緩之時也臣近奉詔命來
趨闕庭闔諸道途採之縉紳咸謂國家長計今已紛
紛漸無成說臣竊惑之請爲　陛下試陳其大略自
靖康之初迄于今日虜人多以一和字誤中國何爲
循而用之猶未已也士大夫有執講和之議者非獨
愚無識其處心積慮止欲固爵位保名寵苟安目前
無事而已非有奇謀遠慮爲宗廟社稷萬世計也且
向來何嘗不與之和哉我之金幣日遣而彼乃求索愈無窮一旦無隙而舉
兵怙恃暴強搖蕩邊鄙以致天下騷動今若再與之
盟彼將復背盟如反手何則夷狄之性與禽獸無異
非可以禮義馴服而我國家以天子之尊謹守信誓

不敢先動坐受其斃而已如近歲遣使嫚言驁侮朝
廷　大上皇帝薄其禮而遣歸中外莫不忻悅使其
勢果能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則長驅而來亦
已久矣故臣嘗謂夷虜不足深憂蓋其貪踐暴虐骨
肉相賊逆天違人必不能久攄中原滅亡可待也第
恐河洛韓魏之郊習見虜人屢叛盟約本朝惟守和
議無復境土之意猝然有一夫奮起殄滅彼虜僭據
中原則其患愈大其敵愈堅未易測矣今之言和議
者止於苟安往往不加慮於此臣願　陛下以此深
恩之與其輕信詭謀移於徧聽寧博採羣議登能庸
賢以張吾已振之威與其幸歲月之安憚勞費罷防
秋寧謹脩邊備練兵選將以俟其可乘之隙和議斷
不可用也近聞官軍既下宿州而將吏復失律此亦
兵家常勢竊慮偷隳豪謀異慮之人幸其失而喜攻
之以取效於平日而不爲國家長慮後顧之計此又
爲危疑之機以　陛下之勇智當可以有爲之勢於
此亦或蹉跌則他時變故日深一日歲復一歲終無
如之何也況今虜酋已斃其國未必帖定特籍其餘
虐行其詭計大則恐吾乘其勢之未固以申其掃滅
之威次則恐吾削絶其重幣以潛圖其後此正　陛

下經營恢復之時而非遷疑寬緩之日伏惟　聖策先定於中益務收選人材講求碩畫力圖而謹守之然後振舉大義以掃滅此虜仰慰　祖宗在天之靈天下之大事無過此也臣愚不識忌諱願　陛下恕其狷戇而鑒其惓惓之忠實天下幸甚臣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上李丞相書

華月日具位姓某謹齋沐裁書獻于某官閣下某聞天下大亂必有英偉豪傑之士出於其時以任一世大事當危疑顛覆之變衆人蒼猝惶急鮮有不失其守而獨能顧視若閒暇舉萬物無足以動其心者此人不特有超世之才而其氣有以勝天下故能整齊乾坤洗光日月成就大事無一蹉跌者皆其氣有餘於中而規畫處置不搖於外也古之建大勳者未有不先定其謀而措之於事伊尹相湯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其說已非於畝畝之中管仲相齊欲合諸侯攘夷狄雖霸者之業亦決於初見齊侯之日漢高祖兵劒於楚下馬踏鞍而問張子房謂英布黥布英氏彭越兩人可急使而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卒破楚與漢用此三人之力諸葛孔明高臥隴中

一見先主與之論曹操孫權人物先取劉璋資巴蜀之饒以爭天下終其身無一言不驗歷觀前世君子遭風雲之變支傾危整奔潰氣爲主而謀輔之是以臨大事而不亂否則遇事倉惶鮮不至於敗者國家襲時承平久武備微　朝廷扭於宴安宣和之末變生倉猝虜騎臨東都城門公卿大臣搏手無能策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其計止於求和唯相公力陳攻戰之策出身爲社稷犯不測之險幾成大功是時京師甲馬勁卒尚可以戰若席卷以出可一鼓而俘也至今忠臣義士憤惋嘆息以謂當時若用相公之謀豈復有後來之禍其事昭若日星今皆可覆不唯當時可用而至今猶可用也豈非氣有以蓋天下之人而謀慮有以審天下之勢耶自儉人柄朝十年之間宰相更用事率不過一二歲罷黜大抵規摹一律皆出於卑陋淺近不足以興起天下之大事由此宗廟社稷之靈啓寤　聖主赫然排羣議啓相公於窮寞之濱方淮甸用師控扼上流豈特當一面而已實安危之機也然相公之志氣已見於靖康之初其關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固非一介愚儒所能窺測今尚有可言者皆相公之細事而猶未獲見也豈經營軍旅

之失亦思有以易其轍乎昔裴度之討淮西切於餽
餉皇甫鎛以聚斂勾剥爲宰相而度極論鎛姦邪苛
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
輕重在輔相時帝方倚度破賊而度之言如此卒成
元蔡之功近世有王朴者爲周世宗獻平邊之策鑑
唐晉之失其說曰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
術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無
不成之功朴當五代衰亂之時而知出此使遭明主
其所就當如何暨我藝祖平定四方攻取之略皆如
朴言然則自古賢人君子之舉事雖行師調度之急

變二石之弓者數十萬所嚮無前可以大舉然兵久
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大舉之後其勢不一用事者固
嘗歷筭周思審其勢而逆爲之計矣不然恐事至而
惑忽有蜂蠆起懷之變度其力不能任則辭而去之
使他人任其責于斯時也相公其當之乎蓋慮不先
定不可以應猝惟沈識遠慮高視世表者能經畫大
勢於無形之中天其意者亦俾相公究知天下疾苦
稔熟具瞻然後當國蓋此亦大事存亡之所從出決
非近日數君子之所能辦何哉其規模狹陋不知變
更所以治具卒不張闔相公即日任其責其監數子

之失亦思有以易其轍乎昔裴度之討淮西切於餽
餉皇甫鎛以聚斂勾剥爲宰相而度極論鎛姦邪苛
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
輕重在輔相時帝方倚度破賊而度之言如此卒成
元蔡之功近世有王朴者爲周世宗獻平邊之策鑑
唐晉之失其說曰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
術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無
不成之功朴當五代衰亂之時而知出此使遭明主
其所就當如何暨我藝祖平定四方攻取之略皆如
朴言然則自古賢人君子之舉事雖行師調度之急
未有不以人心爲本也不然徳宗之討李希烈宰相
非其人而陳京趙贊請稅屋架貸賈繒內怨外忿卒
至於亂其效亦可見矣今國家軍旅方興供億無涯
而某乃於此時區區言人心可畏蓋畏人心　則暴
斂豪奪之法不得施於今日然而兵食不足豈無說
乎嘗試以江西考之財用自有本源未嘗竭也每有
軍需轉運司飛符急於星火止曰於諸司封樁內要
干而已至於本末盈虛之數封樁之所從出轉運司
蓋懵然不知也州縣乘其急緩之爲姦無所不至不
獨於此時獲免貪休出之罪轉運司復稱揚其才以

爲能辦事此風一煽人爭爲之委官刻刷絡繹在道唯取空文視歷尾見在憑供帳狀而已至於盜隱挩沒則納賂胥吏而不究刻剥之官雖欲加意而本無才術漫而不能省也如此則雖山海之物椎肌斲髓以供終莫能贍蓋財用之失其源非特諸路也上自朝廷主計之臣一切出於無術惟聞賣官爵鬻度牒甚者至於斂僧道賣戶帖此雖不得已而行宜當如此能盡收其錢以濟軍興猶有所補今則徒知賣且斂而不復校其虧盈則所失亦多矣厥今天下所以大奘皆原於小人先壞其法制然後得肆其姦由是廉恥道喪守宰狼籍獄以賄成民氣冤塞枉不獲伸則揭挺報讐曰晝殺人因以亡命遂成兇盜且天子以生人付守宰治之使其不能自辦於刺史縣令之庭而白刃相讐於閭里之中官司坐視而不能討天下之亂有大於此者乎今江西盜賊所以未盡平者其黨皆如此夫非官吏刻剥驅迫以成則不平而報讐以起也近有官司尚不究其源常抑壓被害之家使不得訴而反爲好語以自媚於賊以此爲消盜賊之術無乃闕踈而不當於人心恐嘶冤之民不還亦操戈而起則冤愈煩而盜賊不勝其多矣去年

相公初來鎮南諸州盜賊震恐縮頸不敢搖厥後聞有小人妄言利害獻招安之策於是羣兇復跳聚山林而陰結州縣以求招安大抵近時盜賊剽掠金帛皆以啗州縣之吏及士大夫之不廉而能將者遇官兵捕逐急則議請招安以緩誅討且今日所謂盜賊者非有姦雄才智之人徒操鉏擾棘矜依險阻耕耘樵汲之具爲之囊橐其根株窟穴姓名皆可識也官司若先究治州縣之吏而責囊橐之家則一保五之力可按圖而縛也此小盜而官不能治恐養成異日背脇疽根忽然潰烈四出而不可救猶掃除蓋因循苟簡之習慮不及遠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考之於古曠日持久未有能免於禍災者也雖然賢人君子尚有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災稔變而悔之無及相公即日入覲天子秉鈞軸議論大事自有素定之謀其計秘世莫得聞也某江西書生天禀介拙宣和初得官湖南見上下垢玩無益於時歸臥山間十五年矣未嘗識中朝士大夫雖是仰服相公之勳德赫然驚人乎昔無因進望履舄今玆伏遇相公開藩作鎮一方招納天

下之士不聞疎賤則採取風俗利病閭閻所患苦者
數事別爲劄目隨書以獻直率愚衷惟相公察之不
宣某再拜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

上趙丞相書

竊以軍國之機安危大計帷幄自有成筭僚屬得預
僉謀非幕中之事固不當輕議愚獨以謂相公負中
外之望雖作鎮一方而控扼上流蔽遮江浙朝夕待
之以爲安非直籓宣屏捍一方利害而已自開幕府
以來延問民瘼講求治道無非繫天下國家所以安
危雖羣夫牧兒皆得肆所欲言某用是輒敢有獻焉
蓋中原大亂千今十年廟堂之上執政大臣吁謨獻

納與夫百執事謀臣辯士人人皆能言其弊而莫能
去其害者其故何哉豈其根堅穴深終不可去而去
其害者當自有時邪蓋天之於是時也必生是人古
者多事之際有能建非常之功者必須有非常之人
適當於此時然後能爲國家排難解紛驚世絶俗而
後世不可及也不然何十餘年間言治者紛紛而大
臣更出迭入卒無補於禍亂大抵風俗浸漸其弊根
於崇寧以來三四十年牢不可破雷同是非醒醉不
分上下相師恬不知怪朝廷每一處置之事一下諸
路監司府縣悉委刀筆吏互翻故紙相欺蔽偷爲苟

且一切之計如此而望治道之隆未可翹足而俟也苟非天生大賢君子出而任事以身任天下國家之重取其宿弊至誠而更張之期於果斷而力行則恐曠日持久靡靡然日入於敗亂遂致不可支持昔漢宣帝中興魏相丙吉總領衆職外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其術止於循名責實而治效光于前世其後張禹胡廣持祿苟安遂成末年之禍西漢之衰議者歸咎於廣禹此大臣不任之過也恭惟安撫相公威德偉望鎮服人心自靖變故之初天下望以爲相延首跂踵以至今日者亦羣邪所忌嫉而時俗使然也天

將厭亂起相公於海濱授以弓矢斧鉞之雄藩維要地影援荆襄控制表裏財用根本人物淵藪皆出於是其任豈不重哉一旦入而輔佐　天子指揮四方凡經濟之具盡在目中左提右畀無不如意則今日之事可不素辦哉某伏見今日幕府所甚急而當措意者不過曰人財用也軍旅也財用也盜賊也又其最害治者玆胥侮文以害民貪吏黷貨以亂政此數事議者常以爲今日之甚難而某每以爲甚易大率皆原於風俗漫漶之弊而疏剔之必有先後之序惟人才不可獨後也儻得其人而用之責其功實則其萬

事莫不振舉而人人變易其思慮矣自相公至江西一時才智之士往往見辟然古人所以招延四方俊又以共成天下事者其間必有國士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尚慮山野陋巷之間有英豪磊落自重之士未得盡出於門下則雖有可成之功業或有悠悠之徒未足賴也今門墻獻計之士如雲而某不度愚昧以聞儻蒙裁擇繼此有獻

與宣諭劉御史書

驟令風俗大壞上下相師恬不知怪雖士大夫常衣

儒衣道古語者皆甘心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由是天下日趨於靡敝盜賊羣起民益困窮瘡痍呻吟之聲未息而貪殘之吏誅求剥斂海内愁怨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非痛鋤治之其勢未可以輕革世之議者但憂則利之不足圖慮國家之安危此豈不由風俗之壞蓋原於監司郡守之非其人以江西一路近時耳目所及者討之則可知矣一路數千里之間未聞薦舉一人奉法愛民能推行寬恤之詔者其所薦舉者必苛刻險悍之夫號爲能集事者相帥成風爭爲剥下媚上以圖寵擢而廉介自守者無

所容於時今皆相率而去矣前年宗祀赦書悉放建炎四年積欠應寬恤事專委提刑司德意甚厚也至今提刑司出榜催兩司爭爲空文俱掛墻壁以此罔百姓可也朝廷可欺乎至於比年以來御書寬恤及平反刑獄等詔則雖墻壁亦未嘗掛頃傳大赦壓境之始紛然勞民造亭宇粉壁榜其上視其後乃紹興三年三月書其臧裂文具雖兒戲尚不如此去年韓少師兵駐江西半年費金谷僅二百萬緡朝廷初許通支諸司財物轉運司執不與密諭郡縣一切橫斂惟務取辦急於星火聚斂之吏承望風旨因緣生姦百姓剥膚及髓至壞屋廬賣死木以應且一豚科率不下數十萬公吏邀丐亦復稱是供軍之餘浩浩入賊吏之家用之如泥沙不惜少有敗露則納以重賄上下相影援寬民叫號無復雪訴轉運使方且闊視大言自喜以謂錢流地上嗚呼以此爲術其誰不能大抵數十年以來天生此輩在世間貪鄙庸懦相習爲浮沉低昂以容姦爲長厚監司或按一吏則羣議交詆以爲暴刻生事至於日侵月削而民獘於下無復有譏之者比年江西盜賊蠭毛而起虔告尤甚原其所始皆緣貪吏暴虐一夫揭竿呼則無告之民易爲嘯聚頃嘗親見吉州境內巨盜所起未有不如此也幸而一方有苟安無事之處監司乃指爲富足之地督斂無藝又驅之使盡爲盜至於師旅蓋起事務益繁公私俱竭用益不足日入於敗壞然後已爲監司郡守者區區救過不急天下安危之慮豈復介懷一有調發監司移文於縣縣遣悍夫勁卒搜括鄉村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甚至富民自可所過聚落鷄犬一空民窮至此如之何不聚爲盜賊去年拋買淮衣絹防秋米朝廷明降羅買本錢而所在轍不支近者使軒按行境上轉運司方始量

須紬絹折還卒不盡給且軍興科率出於不得已至於朝廷自有本錢乃移易侵盜不以還民此行轉運司使沮格朝廷實惠斂怨於民使諸道皆如此則搖動邦本豈不深可危懼韓少師屯江西號爲用度最廣之時也然大率不滿二百萬緡而騷動一路科率之數不啻數千萬緡班師之後各以微末嗢轉運司作羨餘轉運司不復檢察其餘不知幾千萬緡爲貪吏所沒可不惜哉比者伏遇閣下觀問風俗紲摘姦貪振拔淹滯勤恤民隱慨然若以身任天下安危不顧流俗雖將相大臣氣焰烜赫按其姦贓振動天下

究觀前世攬轡輪之士特史官一時美談其所施設未必有事業偉然過於閭下今日者也某生江南卑薄之域自審其才不能俛仰求用於世退臥林野足迹未嘗及公卿大夫之門伏蒙遣官屬諮訪淵藪若不吐一言使遐陬之民不被其澤某與有罪焉

與胡待制書　二幅

君子小人相與進退常繫天下之治亂惟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天下則君子小人必至於並進或至於並退如是則真僞雜揉而小人者尤能盜取先王之言時時襲以自出雖明智之君有不能辯焉以是

鯁亮廉介守道義礪名節之士鮮能獨立於人之朝蓋天下有常勢此重則彼輕而輕重均於不能無褒救之不得其術不旋踵禍亂乘之古之君子尤慎於所謂賢人君子者至少而小人者紛紛項背相望而出又畏忠臣義士之非己乃相與薰釀粉飾爲蜮之計磨牙濯吻先事根却之間將見舉朝而無君子禍不細也今者執事復除輔諫官列其非御史執其不可出否則數人者爭相引而俱去近世則不然今日一賢者出明日又賢者出某山林野人無預朝廷之事獨念辱侍講與執事之知最厚且與切磨論議故輒持小人君子之說以獻惟執事不怪於淨言而益堅素志則掃除氛祲經理

正公富鄭公歐陽永叔輩同時進用又有司馬溫公呂獻公等雜還在廷亦嘗爲小人讒沮以出當是時諫官列其非御史執其不可出否則數人者爭相引而俱去近世則不然今日一賢者出明日又賢者出某山林野人無預朝廷之事獨念辱侍講與執事之知最厚且與切磨論議故輒持小人君子之說以獻惟執事不怪於淨言而益堅素志則掃除氛祲經理

中原再造王室某雖衰朽尚幸見之
史館待制執事某江南一書生嘗緣幸會逡巡路傍
[illegible]贍榮鍼承謦欬之餘邊蒙誨奬存撫有加拜違以
來不敢僭問起居惟是日與田野凋瘵之甿憔悴
入佐　天子行覃大之令反前人之失振肅頹綱以
新四方之耳目則山林之人亦受大賜自闕大[illegible]
朝中外聞風罔不傾屬竊惟執事俊德偉望[illegible]
贍其餘出處自繫時事即日入覲　天子秉鈞軸議
論大政進退賢愚痛革時弊此蓋天下耳目之所望
而非小人之私情也某雖退居抑嘗深念厥今天下

之事日入於敗亂其弊在於法制紀綱大壞言事不
究其本所以言愈多而事愈不立且今日所患莫先
於財用則皆言薄斂則不足橫取則傷民若如此言
必至於橫取而後足也某以爲不然蓋不必橫斂而
自足耳何以言之比見江西郡縣錢物皆有總目守
令之貪者盜官錢常至鉅萬大胥小吏亦莫不然多
者至數萬緡少者不下千百數轉運使巡按所過郡
縣費百千緡以嗢隨行之吏則爲隱其失陷之數轉
運使蓋不能知也此弊行之已十數年非使轉運使
不知戶部亦未嘗究也今若更張措置則雖斂十倍

於民亦無由足矣大抵由朝廷不遴擇監司郡守與
不戢胥吏之姦雖採納人言病在於不行儻擇能吏
責以必行如障回瀾使東流也頹弊之事豈有不振
者近年朝廷給降關子和糴江西每歲亡慮百萬緡
州縣並不支還人戶多是姦胥攬人百計情出或當
職官自盜或賓客請謁動以千萬計齎至行在催貨
務並給見錢與之且財用空乏之時不支官錢已

豈有令百姓白出米而虛費百萬緡與遊手無賴之
人豈不重可惜乎此有以見監司郡守不爲公家忠
計習於苟且而使公務俱受其弊也近者向衡州屢
言待制入朝博詢時病開納羣言知某迂儒固不足
以講大事今以山間所見一二方之利病事雖微實繫
朝廷由有可以爲執事言者嘗妄著盜賊論二篇不
自知其當否敢以上瀆執事幸試觀之雖然所論止
虔盜耳頗闢郴桂之害不減於此長沙大帥更三四
大臣恬不留意所以爲遐遠不足慮則靡勛之禍亦
可成矣近日殺戮巡尉害及江西統領官其熠益熾
蓋非常之變也往往朝廷皆不及知執事抑嘗慮之
乎今州縣獘穴如蜂窠毛舉闊姑論財用與盜賊所
當憂者不識到闕之際可以聞於上否惟執事少留

聰明而思之

書

與黃平國正宇書　二幅

茅齋作別行復二年瞻仰清標如在天上今夏忽聞肯錫閣之除凡交游孰不共喜而僕又倍於他人也蓬萊道山從容之樂回視昔時州縣與俗吏庸人之校米鹽理其會豈可同日而語某與平國相識雖晚而一見知公爲異人果於高材爲時棟梁薦冠南臺指陳時弊使海内蒙福此亦平國之志而野人之所願見也今覽所惠書益見議論高明亦是其一也僕謂近時禦寇無策最莫甚於遣使當建炎倉猝之初不可不姑爲之今已十年在目中遣使何益徒墮賊計損國威耳爲遣使之策者非有奇謀偉議不過曰二帝在彼不可不遣而已前年胡明仲曾論此事引魯威公爲齊所殺而其子莊公屢與齊通好春秋惡而書之其指陳利害始終剴切炳如日星上嘉納之未幾時宰惡其議不出已復議遣使矣不審平國曾見此疏否范伯達必有本不可不一

觀向嘗略及盜賊事正慮行朝誤聽得來教果爾此
事因李丞相與孫虔州佑不相能各爲異論孫欲殺
而李欲招既而罷孫除張嘗遂專用招安之說破械
釋死因而與之官以啟艷羣賊不數日皆解甲束手
來授官因以盜息聞於朝此豢虎狼之術饑飽適時
未肆毒耳今招安之官反令握兵巡捕被劫發者積
入骨髓冤無所訴異時招安之官不叛則報讐者殺
戈而起所謂盜賊直須時爾平國高見料此可以爲
長久之計者哉今日事大抵皆然可謂大息也比來
年穀雖稔民物虛耗州縣誅求愈急向使今歲更遇

小旱不知肉食者何以處之每見平國慨然有體國
憂民之心因書輒敢及之如某蓬室之士興言及此
正猶蔞不恤其緯也幸勿以爲笑

私好惡之人忌其以布衣動天庭乃郵傳他詞汙衊
之紛曉十年卒有公議不能加損如蟲讙鳥咋自鳴
自已了無相干亦有輔盜賊鼓唇吻教其張皇筆札
欲以奇動某者蓋亦不知某之不可動也方上書理
墳墓時死且不惜遑他惜哉世俗欲以區區謗語相
搖脇寧不謬乎頃得官湖南會監司守帥皆庸俗人
爭事不直棄官而歸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甚自
忘也而紛曉之徒復加釀惡語甚者至蹙額相弔唉
以爲失意尤可笑也此非特不知某之心亦是世間
久無我輩人驟見一二事自然怪駭如克強平昔最

相知今者蒙書錯諭爲賜甚大豈不知感但其間有
某不能隱忍如韓信胯下等事未敢以爲是信淮陰
一餓夫當擾攘之時與夫所謂鼓刀傑駔敗繒之徒
俱碌碌未有所奮使不遇高皇帝則數子者遂沒齒
於鼓刀傑駔敗繒之間而信之事業終身爲胯下之
人而止耳何所取哉且信負無行方從草長豪傑之
乞食時尚不得推擇爲吏豈自知有拜大將軍封齊
王之事況今遭世承平與信之時異決非黥奴餓夫
可以僥倖攘臂而得志者胯下之事可爲則鄙儒腐
生喜爭爲之獨不見衛青及黥同在武帝朝方青爲

奴僕時正胯下比也二人者功名亦略等然武帝踞
厠視青至及黥不冠則不見也蓋青庸奴固宜踞厠
見之而黥又蒙尊禮如此則士之所處不可不擇信
何足道明矣克強又有取於陽城初若尋常庸人至
其剛毅見於伏闕之際此尤不可曉若城當德宗多
事之時不能吐一辭以開悟人主爲諫議大夫七年
在職不爲不久顧逋含糊緘默適遇陸贄裴延齡二
事使伏闕爭向使城五六年而遂遷他官不過齪齪
隨仗馬俱退而已何足羨哉幸而七年不遷畏天下
議已始一開口冀以塞責此前賢亦嘗著論議之非

僕之私言也夫士於困窮之中能秉節自高者於今
已少克強今又作此論恐後生棄廉恥欲無所不爲
庸懦畏怯不才之人沈默苟活于世者必竊借其說
曰克強教我如此隱忍以就功名茲風一扇克強亦
必悔之於今所以勸僕爲之者豈非見僕官不顯赫
多困厄固搖撼之使俛仰自屈以求合於世俗之人
其意非不善也顧僕不能爲耳君子不論窮達求失
其志而已夫志雖不可得之於天下豈不可得之於
一身若無位以行其所志則當求之於山林之中或
陸沉小官雖有利祿刑禍在前使不撼其關鍵此亦

窮而不失志者也僕愚所見如此聊布腹心以當一笑

與向宣卿直閣書 二幅

往年衡陽山中執別時方被竄纔恩還鄉實出萬死一生
祥無復生還之望自舊歲蒙
之中每欲渡湘水一見顏色而久客乍歸百事牽制
前日遽辱使車壓境枉道見訪喜不自勝衰憊之人
何以當此厚義懷感之餘瞻望悵然輒復成二詩聊
申謝意蓋千里命駕稀闊之事不可不以詩記之且
留爲異日佳話亦可少警薄俗耳如聞次第遷入新
居高門大第攄衡湘之勝浩然自得有天下之至樂

彼富貴時來則爲之耳恐晚當爲蒼生一起却不得
常享此樂也
經略直閣執事自七月中聞詔下除帥五羊傳者謂
即日引道遂無從遣介爲賀直閣名重縉紳閒屏處
江湖餘二十年以道自樂未嘗干進一日忽有此除
非獨嘗遊者喜幸無涯蓋中外莫不以爲慶始見公
道之行也自聞除命恨無羽翰一見顏色近有自湖
南來者云直閣方具辭免尚留春陵蓋此除出廣堂
特達之知豈容避也竊惟直閣蘊公輔之才蟠屈已
久平生所蘊乃四方所瞻望世之君子莫不知之向

之所以未大用者羣小人衆而君子莫能勝也習俗
之容默相高非一日之積驟見一人拔俗異衆則羣
聚而非之今日者忽起寂寞之濱而付以方面之寄
此固有深知直閣者某尚慮其間小人無以窺伺獨
謂大剛而不容物嘗聞前輩諸老言二廣控蠻海其
地闊遠吏俗不類近地緩之則事不振急之則無全
人凡事比餘路宜少加闊略不識直閣以爲然否新
來屢言和公有洗天補日之功人雖忌之往往憚其
正而不敢駁近數於朝列間間小人動靜老耄矣絕
無此念特受其一用公道而知以人物爲念耳此可
謂多士慶老者固無憂也想大施朝夕啓行益遠瞻
奉但日聽佳音以爲慰耳

答方耕道刪定書

服膺譽之日良久唯是湮沉之迹未獲一瞻風采承
誨語也仰高之心以日爲歲執事不鄙賜以教札存
問勞苦感佩古已惠及墨刻三本皆奇作也欽夫學
士生相家而文章典雅如此彼掩公議而盜取嘗歲
魁以爲名者其榮辱孰輕重哉久欲通書慮丞相方
杜門而不敢今方欲爲之兼嘗面辱誨諭想亦不郤
也去歲大臣論和公者非不剴切獨不見李逢吉輩

忌裴晉公居百計以沮之君子小人其勢然耳刪定
負抱奇偉中外所聞某竄居辰陽時沅靖接壤武岡
執閫動靜近者廟堂諸公亦備知當時誣枉之狀若
一拔九霄當自湔洗況今執政同時館閣故人豈不
能辯之邦衡亦同僚皆一時名士以彙而進正其時
矣

荅王元勃舍人書

判府舍人閣下某仰服駿德偉望幾年于茲矣霄壤異趣脩敬無階而又天稟踈介動與時違政和初嘗竊進士第薄宦湖南不得行其志自退居林下邦邑守臣饋鮮或至此以是雖欲一拜門館伏念平昔本以愚踈與時不相值遂自放於山巔水涯者僅二十年聲跡不聞於人一旦執事者誤採虛名損大府禮遇之重既歸日夕惶懼無以塞人之言又慮流俗不察便以為憍然作進身之計用是愈益戰慄不敢

某說於門下前日遞中辱賜誨帖詞意爛然存撫之厚恍然如在郡閣登高臺侍杖屨而奉名理也逡巡久不敢申意似若傲慢顧舍人心事落落嘗加異顧超越俗情固知必蒙恕察某有鄙見上塵台聽今歲廬陵境內初若大旱幸而晚得雨差勝他州誠德所感千里受福竊見一鄉之中自有豐歉不均近陂塘處全不覺旱高田有至絕穫者視旱官往往只見路傍平坦處便謂豐熟至於山谿僻遠之地多不及見若要一一覈實勢有不可數亦滋多終不能均今諸邑高下使府必自採聞不審只可均情作分數減放不能修桑梓之敬於下執事而反蒙以書禮為之先

否若以所見熟處一例不減則絶穢之家重困賦稅恐不能辦也又聞諸邑官多以旱爲諱向非台旨與行下諸縣決不敢受接旱狀伏望博採輿論斷而行之隋胃及此非私言也伏惟幸察

又以衰殘不敢上通記室方具尺牘以自解乃蒙再賜誨筆存問有加仰戴厚德遂釋危慮豈勝幸荅向嘗妄以旱事上瀆台聽伏蒙開納詢究幽隱一方受賜矣竊謂田畝高下雖不均而一鄉之中大率亦可槩見正合尊旨所謂計鄉分作分數蓋易此說爲可行若一鄉之内又分數等則吏緣其姦終不能均至於閭有漏網亦理之必不能免若欲賑恤貧下庶幾計鄉分以定分數上戶作一等故若干下戶別作一等故若干如此則亦不均之患也愚慮如此舍人以爲如何

近有行朝及湖南來者莫不盛談螺浦治譽赫然驚人此非諛言蓋遠近之言如此亦欲舍人知之耳向宣卿書中尤所歎服兼云十年前曾兩見舍人於蕭山姑蘇自後罷落天涯不曾通問此公留意務故喜聞治聲重不能自已矣

與周秀實監丞書　三幅

蒙賜教翰奬予過情伏讀捉然某湮沉之跡鹿鹿林巷僅二十年將終老廬溪之上未嘗敢自衒粥求知於人而人亦莫之顧也不謂監丞過聽一見輒欲將成之自忖虛薄恐終無以上副憐念之意比者判府舍人遣吏奉書如待異人受之漸惕恐執事奬飾大過他日不副所聞適足累閣下此所以驚懼不得自已也王公天下偉人與監丞俱抱絶異之學欲行古人之道於某而某實非其人十五年不入吉州城門矣尚冀憐恤保其進退某近亦臥病新起自顧何人豈敢拒大府之命或此去賤體平復瞻視稍爽即戒行李進謁門下諸　更望垂教

違去門墻倏然秋盡仰思名理時奉薄遊高齋論文靡間朝夕雖扞格之資一時聽發藥恍如有德以是別後尤邊傾跂之勤無由馳謁門屏惟望使車行騶乃獲瞻仰前日途中辱賜手筆存恤周旋又稽脩謝是時竊聞郡人有聞於州府使人憂懼者又之自惟窮困之跡所以受知於監丞者相得於形骸之外如平日吹噓澡祓之賜固自感激若欲挽而出之使逐榮利蓋非所望也中間亦蒙舍人再賜手書今方脩報想未加叱怒也右使門中英彦如林豈少老僕得非以隗始之意邪吉水督捕曾不淹日渠魁

就誅餘黨散滅一方之幸近日諸鼠盜閒作此尤當治之於早若巡尉留心無不可捕者願聞諸邑似以盜爲諱此豈持久之術養癰成蛇爲害愈大不可不慮也胡縣尉本寒素蒙監丞特達之知舍人亦側然憫之近緣細故輒求罷去聞得權局保全考第乃使府終始之賜舍人以嘗有意惜其功賞未審其詳可行否尤望讚成之力成功與否乃胡子之命脈出大賢門下亦足以光其腳色也

近蒙大施寵貴不獲詣行館修謝豈勝感懼某雖處林下無預人事每辱監丞顧遇之厚輒有所聞當布於執事某自甘閑曠之久絶無外慮不意鄉人輒列狀于使者於是令人蓋悸不得七八或時有悟聽隨即訪察其論議州縣情僞十得一二云吾邦大不治實緣二千石之柔遂併及執事今嘗及覆與論掣肘之由尚且疑信相半兼云此郡非有風力莫能治今者閣下權府事願痛革前弊蓋郡人所患苦者莫甚於吏風大強與三獄之淹延若嚴責時限立要結絶勿容以追逮證佐爲辭指顧之閒何事不了又聞受納多邀阻郡僚日夕飲博此聲頗喧願使府伺察之勿使達及

初至宜春得一故人書云不合暮年作詩不肯休宜得此禍又可笑迨至貶所未敢遽入城而城中士夫多出城見訪相勞苦州民驚喜如異人至其邦授館如歸得一蘇氏花園枕沅江之上夜郎洋洞之水出焉自入桃源觀晉人捕魚至落花流水處又歷漢伏波將軍征蠻故道湖頭石室宛然所謂武陵五溪盡屬境內以至洞天神仙古跡不可勝數於是乃知昔人雖流竄而有以自得者良有以也始望皆不可以及此今乃自負知未爲時論所棄也近表季明書來云老舅猶有十六年壽嘗荅之云所謂十六年亦

非不多但子之術所能知者天年之壽耳若十六年之外在我而不在天則非子之術可得而知不審曾見之否因筆及此亦論喬卿知我自有定處也相見無期言不能盡餘惟力學自愛不宣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答張欽夫機宜書

某疵賤之疾平昔未獲掃相君之門雖天下士大夫謳閽下偉才謙德獨某無階進謁嘗恐抱終身之恨曩者竊居夜郎七年王彦恭時出所惠書屢發讀之東歸之日道經長沙始獲進拜大承相於服制中仰屏眸睞之意視於門闌舊物過於所望既而退瞻履謨且承顧接存撫甚厚一見忘其流落之情以盡釋平生之願此幸豈多得哉伏自拜違以來屢欲脩起勤奬引不倦顧衰朽何以當此閣下席相門之貴平生講磨道德佩服仁義凡著於言行之際者皆欲仰希聖賢君子事業而不鄙謂某可以追逐其間此蓋閣下好賢喜士出於誠素心追古人而姑從今之人其使某踴躍而不能自已也竊惟丞相龍眠湘波天下企望霖雨久矣一旦父子接武雲衢發舒素志海內蒙福則某亦受賜一人之數猶恨老病不獲日承議論之末惟矯首遐想而已靈壽杖敬拜佳惠輒成古詩一首聊致謝臆更冀采覽幸甚

自聞車騎來江西謂可以因緣少際高論以解爾年鬱積之懷窮山無聊尚未能拏扁舟一走府下以見顏色唯是傾嚮之誠望風增歎而已某與子龐雅忝一日之游輒布腹心露於左右拙樸不量事體幸勿以示他客丞相靖康初建大勳於王室至今海内屬望者獨以靖康時事昭若日星耳中間儉人之私意顧遺人採讒於靖康之謀議當時無能出其右耳今毀言出者亦忌靖康之謀議將復大用知丞相決不負國者且主上赫然排羣議將復大用知丞相決不負國者亦敬靖康之設張耳自大旆來江西州郡初極竦動今尚採一切故轍豈相公志在天下而不留意一方邪抑度時事有未可爲而反以爲靖康之設張自疑耶甚爲相公惜之方今敝亂極矣試槩舉一二州縣每施行害民之事期於必辦則號於衆曰是大使司指揮過民無知不可戶曉至於賦賂狼藉請托公行苛虐橫斂爲國賈怨軍旅所過暴鈔官吏與賊交結若此類者不可枚舉藏姦宿亂竊恐浸成大禍愚謂以相公之威望略指顧行之頃刻之間莫不震動孰敢不聽某因窮居嘗究當今州縣積弊之根源欲作書獻相公念無路得通又跡最疎賤未嘗獲掃相公之門不識可以進達此書否然無固必也如度可則續條件江西數事納於二公但使其言得行而生民受福則某亦受賜矣實無邀乞也惟裁幸甚

前有書并劄子獻丞相所陳雖若細事而民心切切有望於丞相者實在乎此不可忽也若李相公鎮一路而猶有此等積蠹尚何敢望於他人哉竊意丞相但未及之耳此非吾儕小人之私意願遺人採讒於外物情輿論付之千萬人口不可私也況丞相平昔舉動未有不合人心此天下之所責望重也竊慮旦夕有以追鋒之召則事不及行亦須作訪聞行下警

動州縣使民間曉然知前此非相公之意其餘見德裕書中此事惟二公可以議若持祿偷安者見之必不以爲然幸痛察之

某啓去年曾蒙福州所惠書非風義之高豈尚不忘於寒陋之交感激之餘再三欽重又辱不鄙寄遺盛製體裁不凡俾復觀覽別後日新之功益見天資絶人遠甚不溺於富貴而作此寒苦書生事業其材器宏遠豈易量度渭上見慮賦馳驟有法已見他日平戎手段恨未及多見然嘗一繼已知鼎味矣

與執事多年相別懷抱鬱積初謂贛江咫尺可以走
見顏色因循滯留但傾想風度未嘗暫忘夏間人回
辱手書累幅存問之情豈勝感荷其愚拙有所見欲
作一書投之帥府不敢不以聞緣今州縣奚事有如
蠭毛竊意府中之客雖衆非獨不敢言亦不肯言抑
又習以爲常謂不足言是不過待相公與他帥爲一
律子龐書中嘗梗槩陳之若二公又不一言則相公
終不及聞外事也相公負不世之材特恵不知事知
而行之易於反掌願與子龐熟訂之某非借此以邀
丐也實欲布腹心於相公惜此事體耳蒙諒斯意幸
甚

某落近嘗布腹心蒙不鄙謂今相公門屏間獻書者
如雲言事紛紛亦豈無切中時病如某所陳亦類當
談但詢察物情今日所患苦而切切所望於相公也
不過如此而已其間六七事未敢便以爲可行須委
忠厚曉事之人詢訪外議使利害粲然今天下之人
仰望相公平昔威名如何若江西利不興害不除則
四方解體無復敢望大平矣正月中山州危如累卵
今賊雖出境而巢穴未破尚賴帥司兵猶屯境上未
敢復來耳若所謂召募敢勇則費官錢作兒戲無益

也聞初破永豐時半雜永豐土人在其中此皆失於
州縣前後不究治姦人劉子中嘗論其獎矣無緣面
盡

某晦跡之久終朱有謁見之便惟是傾思日夕倦倦
近又傳丞相移師近藩未得其詳亦恐自此益遠門
墻矣向嘗謂德裕必時時假檄出遊歷覽江南佳山
水如青原氣象尤勝又住山老子乃平昔故人不能
獲江山之助亦可以周覽風俗究觀利病不爲無益
不知曾留此念否某所欲言於左右者胸懷切切顧
紙筆不能盡耳

答黃元授書

某傾稔才譽之久比與參識邊蒙不鄙傾蓋相懽仍
令叔次淵同登政和八年進士科又同官於衡陽亦
忝有通家之契元授年少才高一見知爲國器清德
雅量過事不苟郡府所賴承論招議之患蓋行古人
之事於今之世豈免譏謗若元授懼譏謗則一步不
可行唯久而不移謗亦自止近日郡政一新千里稍
蘇息尤見左右用心異於衆人細民無不受賜矣某

再拜

答趙季成書

自郊外之別俯仰踰半年方劇翹想盛价歸奉台翰喜聞初即治封教條一領遍哦愛畏忺慕久之某頃在辰陽熟識洞利病自蜀連荆湖至廣西其壤地皆接連屬鼎澧辰沅靖者甚微弱至武岡漸險遠荒陋而難治昔年黃安俊叛近時楊再興叛皆倚武岡之險國家若不治郡於此則兩路皆失控扼觀柳子厚集中武岡銘則自唐以來以爲襟帶非特今日也洵之請廢此者近類輕狂幾誤邊防大事幸朝廷灼見本末不從其請若郡得賢太守禁邊人不擾之則彼溪氓最易調服想季成亦備察此理固不候某之區也

文驚躍耳目臨行又辱名酒餘辜之惠顧衰暮何以得此感戢厚意徒增悚惕而已

與劉美中尚書　二幅

某違逮盛德積十餘年矣往歲參政射策廣庭魁天下多士鄉邦仰歎是時某政以詔獄初央奔走洪贛兩州供詩帳不暇既而流夜郎萬里之外益復腸絕爾後雖聞閣下參預大政皆不敢僭上賀幅藎名在刑書非自棄也今春幸獲一瞻履舄降顧之重曲敦疇昔不以兩地之尊高車駟馬儼然辱而臨之繼承燕豆之勤俾奉笑談終日之樂示以金石絶妙之

文驚躍耳目臨行又辱名酒餘辜之惠顧衰暮何以得此感戢厚意徒增悚惕而已

與劉美中尚書　三幅

某違逮盛德積十餘年矣往歲參政射策廣庭魁天下多士鄉邦仰歎是時某政以詔獄初央奔走洪贛兩州供詩帳不暇既而流夜郎萬里之外益復腸絶爾後雖聞閣下參預大政皆不敢僭上賀幅藎名在刑書非自棄也今春幸獲一瞻履舄降顧之重曲敦疇昔不以兩地之尊高車駟馬儼然辱而臨之繼承燕豆之勤俾奉笑談終日之樂示以金石絶妙之

秋末遇中傳聞進陟道山之選回思昔日勝遊雲泥相望矣近承惠問知館下異書已抄録及萬卷且欲圖歸爲來歲金地寺之會某今已七十餘無復榮望但得與公相從盡讀平生所未見之書亦足滿其志願然公方登用翱翔朝廷豈能復作林下計乎謹

又

夜坐舉觴道舊當復有時未間千萬保嗇別慶珠寬

即日秋老伏惟玉堂清近視草之餘台候萬福某還溪上餘半年久客乍歸亦粗可樂不敢上關雲霄之念但兩姪化去家事荒蕪然老子甘槁薄隨分易足亦不較也惟坐隔笑談爲恨耳兩日方聞進登入座未果具啓爲賀又聞有出疆之命不知是否兩者皆重任即日大拜之資也更乞爲國調衛興寢榮服寵渥

某不接言誨恰十年被竄八經寒暑去歲還鄉是時左右已赴召待天顔相望益遼遠此間以微疾請祠榮還里第赤車駟馬驚州閭觀者靡不仰歎謂稀闊盛事某忝嘗忝郊外而老大不能追逐車塵馬足之間然欲見之心殆如饑渴尚慮賓客正冗兼私門比亦多故碎事遝

人徐當有晤言之日

與王元勃舍人　二

某頓首即日殘暑尚熾伏惟侯萬福某杜門苟安自得於溪山之外蓋仰泰山北斗以爲重也未緑參覿伏祈保綏爲國自重某違去門墻適踰一年景仰之誠未嘗一日不繫於懷頃嘗得教帖有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之語熟讀詳味莫見涯涘韓子有言志同氣合魚川泳雨鳥雲飛蓋古之蓄道德外形骸相與住來大虛明月之中者用此道歟僕何人哉豈非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歟此身未死祈見執事建大勳於王室得與山農野老相慶於茅簷之下感激所發遂忘其身之窮賤作語僭率愧悚之甚

某惶恐小禀前月初聞警報郡縣倉惶輒自驚擾洪袁諸州或薦公私船或甲牌閉門便似失措萬一狎有非常不知何以慮之獨聞治府帖下人情非嘗輒驚非術之素定安能如此今日朝廷又有助軍之欽蓋緣軍興豈得已而行也言利者既已失謀頗聞諸縣奉行不一如稅田畝固有定數至於家業則明言十等戶令坊郭所謂第戶正應此一項無可疑者若

營運則無跡可驗然止言坊郭則財力多者亦可以
槩見少者所得無幾徒爲擾耳今諸縣或官吏入人
家打量間架搜索有無下至抄及賣餅菜之家如此
行遣全類稅間架恐非朝廷之意家業營運獨言坊
郭蓋謂逐厚利者恐有不均之患今有田畝者即有
家業有家業者則營運在其中若使一家而納三色
錢恐必至於重困何坊郭之民獨不幸耶某愚見以
謂且從多處納則後日所取猶有可繼願審思之行
下諸縣使不至重擾則民戶受閣下之賜豈勝計耶
僭易僭易

與彭仲平親家 三幅

某頓首再拜上啓仲平秉義尊親前此伏蒙新拜誥
命咸增懽慶某不唯老病所拘是時適子姪皆赴試
遂與東岡皆不獲親往必蒙照察即日苦寒伏諗尊
候萬福謹奉起居不宣某頓首拜問

某頓首再拜上啓仲平秉義尊親貴眷並佳萬福凌
雲與諸甥並安聞全道已交割未聞歸信某再拜

某再拜少懇周行甫新被薦欲求見而素未拜識孟
覺來覓書理不可辭幸勿訝蒙一顧幸甚某再拜

與彭郎凌雲將仕 六幅

某啓上彭郎將仕半年不收家書遂久不通信朱三
來承書喜聞長幼皆安去冬朱守見覃家屋大窄遂
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於是煩惱
百八未歸既聞其歸心遂豁然其他事並不將心計
較頗聞家事多災患而家書不報老人亦忍而不問
恐傷懷耳已已冬作書與彭彦直王十五迪洪時云
昭遠欲陷我而進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
大咎彦直以示同僚端脩亦聞之莫不笑以爲狂言
近方知端脩死狀與昭遠無異皆不出三年天道如
是我又何憾當有歸日矣百八娘喜無恙好看二外
甥聞皆就學我處此殊無所慮遠寄衫褲等已收吾
二孫頗能誦書差可喜尊丈不果別奉問不宣

某啓承書久雨乍晴喜聞安裕大小均福惠茗良荷
袋者必佳族人過省示盛事可喜示及俸錢如數領
之甚煩也過便更煩掛意近殊新聞廢榜合到亦未
聞人還布荅匆匆不宣

某啓上彭郎將仕諸甥已就學必有事業遠承槭啓
審聞長至所履增慶百八娘諸甥均福值節中人事
之冗草草荅來价不宣

某啓白彭郎將仕東岡人至得書甚慰思渴聞新年

動履之佳尊丈以次並萬福百八娘臥蓐得女且幸
無恙百六姪病中又不得書因疑而憂之每人來不
忍根問恐傷懷耳去夏以來節次問得甚詳痛苦不
可言葬畢次女又亡今百三郎房下子弟未知事百
八又素未更練乍管家事疎脫必多數要來此已力
止之我寓此泰然無毫髮可慮之事若以爲老是以
衆人料我不知我殊未也李清亦可上學今授書爲
誰也尹商老亦喪妻亦先護其柩歸仲質三月赴道
州省老巳住沅州報恩李郎中請也

某啓承示及俸給錢如數領之甚
勞煩也諸外甥今歲學不成次緒來春早爲之所幸
資質可教過時則難致力尊丈秉義全道知城侍次
致意不宣

某啓遠承書喜長幼均萬福但聞場屋失意此固有
時命慎勿因此自墮當更磨琢自有發時如鄉榜雖
謬然其間亦有苦學而得者湖南運司初傳彥嘉賦
甚好亦遭黜叙浦楊憲之子得魁乃茂漕之子也聞
全道尚有一半文字索金乃屬若遣陳才將錢去取
是一高念二死一高念二生也不知憑誰去理會人
遠來何煩惠果子金橘等所送景聞適會其中因亦

甚喜仲尹峽州考試百日在路千諸司今文字已足
可慶也尊丈近上狀不欲疊疊侍次言之不一不二

與百八娘

百八娘別來思念不可言人來喜安樂殊慰遠懷我
在此安健正如東坡先生在黃州時不須憂慮所寄
衣服果子已收中都無物可回猿皮一番與阿儀作
劇若緣作坐蓐可得兩箇

答呂知府郎中

某頓首再拜知府郎中閣下某部民也當以民禮事
太守頃聞使車蓆惟入境宜與此邦士民奔走車塵
意又自顧官卑人微去治府不遠不敢坐以書方此
畏恐不謂閣下遣价呼召賜以尺書詞謙而禮勤固
宜整襟下拜即戒行李一謝識大人君子之威儀觀道
德於前後聽言論於朝夕以釋平生之願望實以病
纔小愈步履猶艱未可趨走侍坐於大人君子之側
竊觀閣下視政以來境內肅清吏俗畏威盜賊不起
素號繁劇今若無事蓋閣下心術之素定其於古今
治亂興衰是非之際應接酬酢萬象之變皆素定於

胸中不假羣言之助況大門甲族祖宗以來英豪濟

世之士常滿朝其家風淵源爲天下士大夫所師表一旦擢居廟廊宰治天下術亦猶是也知某學術荒唐知識淺陋進何說於左右昔東漢黃叔度之流以人望自高州郡禮請多不至漢帝召之或不來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聲動於一時及其終也死於草萊卒無一言一事有補於世而卓然可見若由是觀之使人亦畏懼而不敢如餘年尚可苟活起復爲人即宅墻屏一識天下偉人無遺憾矣伏惟幸察某頓首再拜

與彭子從提刑 三幅

某頓首平生困蹇拜違台矩餘三十年升沉異轍雖有慕仰之心常若有物隔闊之暮年復因詩語竄居夜郎不謂東歸之日適遇轺軒出使廣右龍旗虎節道經里門遂獲贍承良慰積年傾傃之情豈勝幸甚

又

某再拜竊惟提刑丈駿德雅譽藹聞于時天子之所簡注大臣之所推敷羣聽肅然下車之初百吏承風夷落安堵異日踐臺省一堺萬里皆由此始非獨蒼生被其福抑且爲鄉閭士族光寵幸甚幸甚

某再拜正初領去冬所惠台函累幅兼寄示王漕書并文字極以爲感某老朽四十餘年不調頃歲蒙恩自便歸老田里已足平生豈復戀此卑微之階王漕故人念念垂意荷其愛厚非此公高義某安能自經營也他日不掛罪籍而死亦良幸耳

與胡觀光知府 三幅

即日春霖作寒將履清和恭惟坐鎮千里民兵靜肅治候萬福某寇突出鄰州皆被其毒不犯治境勞績昭然會當有聞于朝者更冀調護以迎新寵

平生交游久而不替如吾友觀光可屈指數也知車騎又到臨賀方欲候袁猝赴官上狀忽承局道出於

此先辱教字問勞之勤益服高義未遽以疎懶鄙棄之也前年蒙召命初不欲行自顧本疎賤豈敢學違朝旨之人但不可久住耳餘誤蒙恩數遂乞祠以歸來教問及且以爲慶愧悚而已今年八十七矣然尚健獨未知有晤見之幸否此心切切

臨賀接廣西湖南最爲佳郡狂盜奔突如此而不敢犯豈非威德有以鎮服之耶某亦嘗測此盜不可輕正如來諭近人料西北亦如此但苟目前暫安耳黃元授昔時亦甚孰後嘗遍書否一子名文昌者登第頗能文士大夫多喜之張安國尤極力推挽元授去

歲得南安軍文昌復得編修亦可謂榮矣

與范元觀

某再拜肯才齋作別三十年矣中更大亂南北吞梗絶不相聞當時同舍爲鬼錄者亦已過半想執事亦不知我之猶在也數年前鄉人王世臣自廣東歸始知元觀登進士科入館閣韓徽猷居吉州時專使亦嘗經由適避盜山中皆不及知頃者復聞同舟長沙聲迹甚邇雖企仰之切何由一見眉宇每思向來筆硯之遊與今盛衰異時人事屢變令人感慨不能已也

某政和末得一官調茶陵丞值監司守倅皆庸俗菜素樸拙不能取容又見州縣之態不可爲遂歸耕于盧溪之上杜門不出已久今聞元觀方以高才爲時揀拔進取美官如不忘貧賤之交時飛謠音以慰岑寂

答楊文發

菜去冬雨孱教帖厚意良厚新春計尊候萬福執事旌旄童無患不滿平生故人方策足要津若一榮政則駸駸朝列矣示及婦娥奔月等詩寄意高妙開發衰鈍之思幸甚見索拙惡俟續訊當不避嗤笑錄去也

與劉舜元　三幅

某啓上舜元省幹賢壻竊聞遷轉之榮共增歡慶長至無緣相聚通承惠啓四六粲然贊美過厚且審履此新陽諸福駢集之人寫啓爲報兼迫人事草草布謝不宣

某啓相別七八年矣今春末到家獨未見舜元念之不置忽得書聞行李已歸長途盛暑涉履無恙深慰老懷何日一見以敘緒言安卿之闕不惡且不甚遠久滯中亦一可喜事也

某啓新年未獲面慶竊知大夫之體候已安良以爲喜聞造軒館甚壯麗恨未獲徜徉其上索詩少暇即寄園中去歲前略草修適來遊觀者甚盛蒙爲明年之約人生幾何當不爽盟幼藝久擾侍下此兒似不癡他日當作外家宅相新守此旬末禮上恐欲知子東子華並致區區

與胡至文

某頓首再拜啓至文秘書賢友不記與公相別之日每渴清言坐以馳仰比辰絳帳雍容起居萬福至文高古而尚沉屈人所共歎然近聞書館甚盛掘衣承教者滿門良可喜也惟未卜面晤之期此懷鬱鬱避

逅一笑再當有時未間加愛不宣

答楊秀才

某辱惠書寄示盛文珠璧粲然獨不鄙謂老拙越數百里而虛辱之敢不奉報蓋士患不能文而場屋之文患不中有司之尺度雖有奇偉高世之才一語不中尺度則棄不肯取此場屋之文所以為尤難看鏡覽所寄三場詞彩議論皆有出人之見只依此數輯益之以學問巍科可俯而拾也文軸封納亦隨所見不可自隱耳惟冀孚察

與胡邦衡　四幅

某數年前盛价自湖南憲司回道出夔邑嘗奉書爾後即聞被召為樞庭屬官升沉異迹不復相聞去年夏在郡齋守俸相聚無日不談盛德右史公深欲一屈高軒嘗出示回書見所以存問僕者甚厚是時亦欲作書庶得會晤又念非所以相愛固知左右未必肯來也今春曾法師至忽辱惠教喜不自勝渠約自來取回書又之不至遂失候報甚負愧悚即日夏熱伏惟台候萬福相見未涯千萬為時保重某再拜

某自去年聞邦衡以言事貶韶州中外聳瞻嘗約劉校書作送行詩以俟邦衡之南走欲效昔人送唐介為一時盛事既而恨邦衡謫大輕此作遂廢往時陳瑩中鄉志完名震天下號為敢言然當時利害尚未及今日事體之重也國危矣諫官御史不敢言而邦衡以編修官摩天子之逆鱗折宰相而不悔決非所謂偶然者宜天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知稱頌邦衡也斯道未衰公議一出天子喟然思見其人邦衡雖欲散髮巖岫效僕之閑致不可得矣

某久無衡湘人往來缺奉起居不覺春夏之徂也似聞鼓盆之後頗戚戚情雖我輩之所鍾理非我輩亦不能達殊方異縣宜自釋也

某今夏來陽僧歸衡陽曾奉狀計徹聽覽即日秋老伏惟燕坐衡湘江山護持台候萬福某久闊清原長句未及見淳上座來惠石本可謂絶妙好詞字復奇崛當與平原山谷之碑爭光於無窮爲青原之寶衡欽重欽重廬陵魏守往年同在朝列必識之正宜仲之親也諸郡方事刻剥而此公獨欲寬恤民大慰悦之江西屢傳有召命豈人望如此耶此事終不免惟厚自保持以膺大用

與向宣卿

某比數見士大夫說直閣論議似不與胡邦衡聞者皆有疑焉故不敢不以告于下執事此說豈不猶用居安福時所聞乎其源始於曾某戲談歐陽某從而和之復增飾惡言若不熟察豈不誤大君子聽聞某嘗詢攷輿言及其鄉里皆謂不然且邦衡進說之時內外方以言爲諱心知其非而噤不敢發獨邦衡批逆鱗於萬死一生之中時論以爲鳳鳴朝陽於今之時有如此人縉紳先生宜少與之進亦助善之一端也他日公道顯行其偉名直節決不在人下某非敢有欺於左右既聞此論頗繫事體故反復言之尚幸情察

與任子嚴

某昨見除目知龍旗虎節將濳荆湖竊喜故人榮遷將大顯于時未幾聞有改除猶不失五馬之樂亦何歎也湖南纔數月聲績已遠聞他日公議豈可掩決相既去尚未聞大拜物望所屬者誰歟人皆莫能言興國賊頗侵廬陵境勢稍張而官兵未能禦郴峒亦尚可慮吾丈必能料也便价往清江奉狀草率繼此續上記也

答方性夫 二幅

某頓首性夫年兄相別二十餘年中更時事變故百出莫知存亡近歲舉子往來約臺始略聞動靜去年劉克強歸忽領教帖始知已掛冠冬閒於遞中又領一書仰荷年契不忘勤勤至此感歎之餘且喜兵亂以來吾二人各未死耳日來春暄伏惟道遥物外尊候萬物各在一涯何由會晤見惟冀以道自重

某再拜前此既失候問及連辱兩書又適無便脩謝矣時冀蒙恕亮某自湖南歸見監司黄某等皆被朝

廷擢用而營私背公無愛民之意知其將變遂歸耕于廬溪之上不復出仕今三十二年矣不謂性夫負抱利器仕宦亦不震顯至此夫復何言竊聞願養益壯蓋德厚氣全自應若此僕亦尚健能夜讀書自時寄聲以慰懷想幸甚

答周孟覺

某奉違之後念欲拜書非宅中專介以往其他要無別置遂爲左右所先伏審下車以來台候萬福榮考京秩便理資考選人出火坑輔以甲科才美即日滿任當有異除何所不可入耶奉慶奉慶德安素出異

人黃香在漢時未有安州總屬江夏白兆山唐時已著名有李太白蹤跡曾遊否絳帷多暇想訪古思賢之樂無涯矣所諭疵政佛出亦無如之何但其聲籍籍終恐不免耳

與楊文明

某十五年前識昆仲於北角時旣而被竄流離遐荒親故隔絶今春歸自辰陽乘扁舟下桃源至武陵始見中原衣冠士大夫而昆仲在焉相勞苦累日清談疊疊又蒙新詩盈軸覽之竦然至今誦歎亡已日伺軒車慰此久懷乃聞東山一宿不蒙見過悵恨而已

答劉彦純

某昨蒙諭及令叔知縣誌銘某實以此來多病道不進而文益衰安能發亡者幽光況令叔文在仕路當今能文而顯名者相知不乏人也乃蒙教劄諄諄赧然汗下然某於令叔旣忝平昔雅故敢以荒拙自揆乎續候竄定當即錄去

答楊廷秀

某去歲獲見清矩慰十年懷想之誠少年登科未足爲左右賀一日相見詞學驟長語有驚人玆可賀也去冬之官再經樊里失於偵伺辱手墨追見不及

家僕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尊丈過此忽忽諭及文字適除夕忙迫蓽未見上元後有客子之永[illegible]專馳納政遠聒言更宜調醬以副贍禱不宣某再拜

與劉子東 三幅

某啓仁子東都巡姪壻自承西歸未獲一面謝丈屢言從者旦夕必出不知得何信也秋熟計侍奉安勝前月胡丈遣人至魏公宅兼過王舜舉家問曾附子方書向丈否報云未曾計今已達矣臨安近事殊不及聞但聞未拜相耳人行草草不宣

某啓承先丈大夫已舉襄事禮意周備甚盛恨以老

病不得親去挽綍即日計動寢支裕和公取胡北路由鄂渚趍闕下恐向丈朝夕必起閩欲遣人宣趍人文字未到前早發去爲佳賀察政落致仕休舊察政此公亦向之所爲主其用無疑也方欲作書訖伊山事適彭雲翔來門下遂併附之

近報魏公乞致仕不允除少師建節判福州尚辭免未已昨日得周舍人書云與吾舜十年前曾半面篤志科舉所學必過人此公不妄許可亦喜子柬能自力謾恐知之永惠細茗兩種皆奇絶忽忽未有佳物爲報不宣

答李仲孫

某知仲孫之名非一日而少同里閈識眉宇亦舊矣中間隔闊不相見者亦多年故人劉吏部美中數談仲孫之賢抱負所有鬱鬱未得志今年春承訪傑於溪上惠以長牋詞源浩博環瑋閎麗動人耳目如天球大圭森然炳然煜燁左右不待數琮璜珩玦之狀然後知其爲寶也某於是知仲孫之才氣有終不可掩者若場屋連蹇校得失於一夫之目置之不足道

答胡斗南

某啓聞斗南之名舊矣雖同州里及緣曾氏姻聯薄忝酸掌之好而各在一涯未嘗交際執事方少年遇天子興大學聚四方豪英有補選甚難大江之西繞三人中格而執事之名與焉執經登堂才譽浸聞于人當是時某方坐詩語竄夜郎夷荒萬里之外與中原衣冠士大夫隔絶者七年何由一見儀矩公未蒙恩東歸聞執事以憂還里舍未及問訊勿辱長書見惠詞筆慇懃且以先府君銘文見屬竊不敢聞命而英彥道左右之意堅欲得之且先府君之事著矣而

僕之鄙陋何能發於文也襄事有日介者在門又慮後時遽中附納臨書不能盡報復之意不宣

與楊文鼐

初春纔聞治裝偵伺不審方作送行詩未了遽聞車旆已行悵然遺恨久之未數日忽報令兄主管病不起禍出不測驟聞此信不覺大聲而倒想昆仲聞計之時痛當奈何文發方履亨途欲摩霄漢忽爾一跌而墮之報忠襄公豈昧昧不可曉耶今一門兄弟子姪頭角嶄然子出其後必大可倚以待也夏漸熱伏審追傷之餘起居萬福某衰邁闕於面慰私懷極不

足千萬強飯自愛

與劉子方　三幅

某別去數日竊審起居萬福向丈書悉如前日面聞者言之鮮矣蒙示以所獻書皆究切當時之務必有見之者檢院進文字非書鋪所慣彼處自有一等人專管寫此文兼識體面只託朱公尋之必不誤也某不以凶變遽承先府徵猷中大訃音聞問警怛爲哀痛切勿過爲毀瘠皆無益也某前年領中大丈書將有侍杖屨爲遊山之樂云朝夕來宜春私心竊喜經去臘又得誨字筆畫語言健爽如舊日望宜春之況冀得會面不謂紙墨未乾車軸出門而折言之悉人追思往日被竄沅陵平生故人視若不相識惟公父子同舟見訪傾蓋一見撫我如舊交所以愛存之意振拔流俗之外感戢豈可言諭老矣恨不能一至門屏撫棺哭奠而已襄事未畢千萬抑情自重

彼候今宅中再遣僕夫力已多辦歸亦易莫若且回以慰大夫人之念逼冬節草草餘幸加愛不宣

某啓忽聞歸騎喜不自勝不惟慰釋親意況有迎門而笑者喜可量耶承書且審起居萬福文字以下胡丈必不妄言惜乎劉舍人出然仕進有命亦不以一人而通塞也新正圖會見不宣

答王允元

某去歲夤緣到郡始識眉宇既蒙寵訪又貺以新文欽歎妙作媿無以當也承諭冲遠別開書室擁羣書掛琴劒其志豈淺哉蒙索名以進齋牓之可乎期公於九萬里外更進一步未見其止耳

慰楊建之

某不以凶變遽承先府徵猷中大訃音聞問警怛爲哀痛切勿過爲毀瘠皆無益也某前年領中大丈書將有侍杖屨爲遊山之樂云朝夕來宜春私心竊喜經去臘又得誨字筆畫語言健爽如舊日望宜春之況冀得會面不謂紙墨未乾車軸出門而折言之悉人追思往日被竄沅陵平生故人視若不相識惟公父子同舟見訪傾蓋一見撫我如舊交所以愛存之意振拔流俗之外感戢豈可言諭老矣恨不能一至門屏撫棺哭奠而已襄事未畢千萬抑情自重

答王彥恭運使

某秋間嘗拜狀闉使車在荊南將由歸峽出辰沅想沅陵之人夾道竦觀以爲榮一時異事也冏日必泛舟由舊路經桃源觀訪壁間題字俯仰陳迹爲之撫然僕但如漁人迷路不復見桃花源矣

論

盜賊論二篇并序

盜賊之變不一江西殘孽歷十年而不討始用招安爲弭亂之計此豢虎狼養疽根之術也仗一日出峯巒會逋殘山谷嚮應二千石既莫能制且惡其鴟張而累已也欲設一奇計而莫知所出則其計則出於招安當時江西大帥亦聽其說而甘心焉蓋其說以爲不數月可以盡消江西之盜而使百官入賀於朝此真誕漫之術可紓朝夕之患而非爲國長慮者也郡縣承其風往往縱賊不討悉招其渠率而官爵之賊利其然反跳聚山谷置壁立伍而陰結官吏各稱渠帥以苟一時之賞雖平民未嘗爲寇者亦相時生

心操戈而掘起不唯能免於死而且歆艷爵祿之榮此豈非誘民以爲亂者歟今虔州城中官兵無幾而百人羣心凜凜常若刀鋸在頸此豈可以爲長久之計者哉所謂數百人者其故時黨伍散居大山長谷之間嘯呼成羣推埋鼓鑄亦自若也間不得逞時出焚剽則州縣必責招安之官提兵追討往往暗分財物自相脣齒驟雨絶弦莫見其跡州郡既不敢究窮其姦又且賞之以爲有平賊之功凡如是踵而起者雖虔州倚荒險洞窟林麓盡爲賊蹊歷十年而罄矣

者盜賊雖起保伍不敢言縣邑不敢發至於勢張而不可掩則招安之旗四出上下相蒙匿以避朝廷之知而已嗚呼禍有大於此者乎愚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大盜起而人主不知雖然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無所及自古招禍亂未有不如此者今盜賊雖已萌尚可逆爲之計顧愚無識不知所以遏滿禍亂之計徒能論天下之勢如此唯冀廟堂總攬之臣博採羣言使　聖主知之則天下幸甚

下篇

庶民所以不安其田里棄鉤鉏而樂爲盜者豈非法制壞亂而勢有以驅之使然耶何則天下之亂必先有勢而其勢蓋常生於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無可觀而不足畏盜賊之初起非有陵突郡邑之心至其久也習知郡邑之吏庸懦不材舉動施設無奇偉可觀然後有輕郡邑之心招安之旗一出則知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者必難於戰鬬之事邀脅郡邑知其不能應則郡邑入吏愈無足畏而招安之權常制於盜賊矣艱難以來招安之策非不嘗試而屢招屢叛攻汝州殺將吏而東都大震則幾爲宋威之誤矣若謂爵賞可以收賊心邪是時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未幾詔拜王仙芝而黃巢恨賞不及已刼州兵再亂遂入陳蔡攻陷山東取江州轉攻潭岳西攘宣潤遍天下而勢不可遏則爵賞果不足以收賊

心矣若謂盜賊已降便可無事邪是時高駢崔安潛等提兵廬擊所嚮披靡賊氣既殲乃詣太平軍乞降詔授右衛將軍巢度潘鎮不一未足制已復叛去轉寇入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刋山開道趨建州閩桂管進寇廣州自是勢益橫驁有虎噬中原之志然則盜賊來降果可以保其不叛乎若謂賊未破而先言破賊皆近世之常事何足怪耶獨不見唐末諸君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由是賊得計整衆度淮破東都陷京師入春明門升大極殿即其所以至此之繇特原於諸君奏賊不實其禍遂至如此

嗚呼皆前世掩罔誤國之明驗柰何取其轍而復蹈之以爲可行也哉古人有言曰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民無所畏亂莫大焉今盜賊殺人如麻而賞之以官蓋自古未有大亂之世刑賞失柄而能有爲者也唯賢人君子及其尚可以有爲之時而圖之過是則恐災禍變天下靡靡日轉潰腐遂至於不可支持然後徐起而圖之則已晚矣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記

遊廬山記

江出蜀東會于潯陽雲濤雪浪相撞擊而下是爲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自望之巍然高而大與他山未有以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蓋盤怪偉琳宮佛屋鉤綿秀絶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者也予往年借計吏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天地觀造化辟出怪譎及其至也不遇霜風雨雹炎熇赤日則陰霾宿浸渝然出於洞穴之中欲冲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弄涎鳥道苔境之所顯墜頹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蹻而寄目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焉高而望九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絶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覆平地五里許至資聖蒼資聖而上漸峻扳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

詭怪丹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焉自錦繡谷半里
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
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熒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
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皆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
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恭
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爲此耶或謂菩薩
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勝溢而出此說
幾近褻寺有貯雲菴又在絶危巒頂峭發壁立數百
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祖席之近明日離
菴中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下清涼瑩徹可丈
餘水濺濺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
動視之毛髮爲寒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峯坐
禪臺竹林遺趾山中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
轉眄失之故今號竹林也化寺復從巖東北下三里至
寶林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羙廬間第一
境人迹罕至古今識遊者鏡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
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峯頂菴視香爐峯反在其下東
有文殊四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于四望臺之
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宇堂奥殿宇崖
架空矗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雲

色衆攏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徉注
視目不得瞬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
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讓國三菴居
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遊連枝亭復投宿東
林觀壁間記遊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巖而止
吾二人自謂幾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
而內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旋山嶢突於江濆若造
物者喜設宏壯屏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蜿蟺
儲育至是礙而不得西嘗產王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
箭之美與夫三春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
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尚有甦豪不世出之士埋
光鏟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
出而仕者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
不出蓋當時挈治世具不得設施即思自放於山谷
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汚後世不敢少譽焉白樂天既
潯陽湓淵明之爲人樂之而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
於一時者也厥後當崇閥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
進取計氣節自高豈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
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
得天地怪奇偉麗之觀則茲遊所得詩人亦叵測云

餉錄遂錄以記之

靖共堂記

安福縣西南地最廣高山大谷荒翳險絕往往通宜春長沙郡界宿蠹藏姦爲縣者病之紹興十四年四月南嶺潘家峒賊突出犯永新殺巡檢勢遂張朝廷下銅獸符命御前統制吳侯錫討之亂人大恐詭謀乞降時吳興錢侯傑之治縣之明年也政寬人和理甚無事方治燕居之堂見士民問人之疾憂盡得賊之株株踐隧蓋弄兵不討者十有六年表衡湘湖皆被其毒異時遣偏裨提孤軍鼓而入他州勢不相援兵令解去郡縣幸其無事如豢虎狼不敢拂其心吳侯得其情悉破壞其機牙檄諸郡兵乘障阨其奔衝親率勁卒擣之賊遑急氣懾不能鬬未陣而劒大姓土豪縮頸畏罪各縛其徒以來會錢侯與縣尉任君詔從間道餽軍亦擒臧有差於是賊無噍類矣得其渠酋左證具乃磔之脇汗者置保伍使持田器爲良民無一人叫詬者夫以吳侯之智勇闔於世遇大寇輒克而平此草間倔疆之寇宜不足書蓋麾兵萬里從枕席上過師此必勝之術至於深林阻險欲戰不得非善用兵者出奇以奪之未可驅而奮也不然何蟠琴峒窟十有六年出沒數郡之間而官軍不能取哉數郡之民得免於亂功大事特實始我邦班師之日堂適告成可以閱軍實可以陳燕豆於是饗吳侯於堂侯不自有其功而美縣令能俯其職使不淹日而破賊錢侯不鄙阨其邑盡力於其職之所當任軍無乏事財不橫斂而去此大賢民實德之客有言文李君尚義題其楹曰靖共蓋取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坐客咸欲志其事而以文屬廬溪王某因饗士之日落堂之成故敘賊之所以起滅饒諸堂上俾繼此而理者咸得安其位而桀黠不敢復茅蕞云紹興十四年仲秋日記

西峯寺重修三秀亭記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黃魯直爲前大守壽春魏侯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代于此而亭遂堙廢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歎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獎補廢修起學官增養弟子員彬彬文學之士盛於一時積獄滯訟

迎丹輒剖耘鋤強梗化爲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
十年不討者悉縛致麾下境内遂寧時方憂旱甘雨
連霆郡人大悅謂此數物者非大平之嘉瑞也芝草
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既多暇明年春始携客遊西峯
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
於隤垣之下字畫尚新魏侯讀之喜曰吾家
壽春同出於夔源乃知前二秀主人吾宗人也可不
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
者若峴山亭不遭羊叔子蘭亭無王逸少則襄陽風
景與從事中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湍茂林不著見於

山陰矣亭既成遊觀者輻湊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
俱傳不可不記復與之歲月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十
八日也盧溪王某記

龍須山轉輪經藏記

佛在西域時遠中國僅二萬里華人未始聞其言彼
方之人聞有震旦之國負其書重譯而至者橐駝相
屬也其說使人見性成佛謂法界寶藏從無
以華人說而奉之積其書至五千四十八卷於是其
徒作華藏之居建大軸兩輪以藏此五千四十八卷
於輪間者往往遍九州也吉州龍須山昔有異僧法

登禪師自曹溪得法來遇長者龍須於此地築菴而
留之遂爲登禪師道場後人因以龍須名其山舊無
大藏經紹興甲寅長老秉雍領衆始募置滿五百函
欲建法輪而屋之會移錫隆慶而以懷宗肇其席始
謀建藏室于寺之西隅度其廢莫知所出有居士劉
存正胡瑾張孝友聞而樂趨之各出錢百萬以工
是施者摩肩而至以故功易成藏之前後神物護持
其像設規置與他處不類觀者歎其異未嘗視也工
將畢而懷宗示滅後繼住者數易卒無以紀其成
都侯以藏經實始作於秉雍而雍前住江西湖南所

至必莊嚴佛土復俾住龍須雍即以書來求論輪藏
之雄麗求文以記藏經之歲時問其日則紹興甲子
四月八日也於是乃爲之記而究其說之所以然夫
掇拾西方貝葉之文爲一大藏用法輪以轉之遂始
於傳大士然所謂法界寶藏從無
色相求使凡夫忽然見道於一念頃遍十方界則虛
空中法輪常自轉也昔人有念經一萬部而祖師不
以爲勝有老宿下禪牀遶一匝而轉藏了或有見於
此則道之廢興不繫乎藏之建與不建也蓋此寶藏
凡夫皆具足而莫能自證如衣中寶珠必因人指示

而不到曹溪安知不失今之所以聚佛書轉大法輪以張皇其說者蓋不爲諸佛說法爲凡夫說法爾此藏之所以宜建也盧溪王某記

寄軒記

武陽鄧晉卿學有本源而於黃帝老子方外貝葉之書無所不觀軒其屋所居之偏名之曰於寄盧溪王某求文以記之某因謂晉卿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不有其身則無患而可以有爲今夫所謂寄者寄其初未始有物而偉哉造化特範君之形而寄之也所謂軒者君又以造化之所寄者而寄之也身與

軒且非我有則向之所謂寄者實無所寄若無所寄安得有名此之爲物非言之所能了而欲強以言記之是屋下架屋求馬於唐肆而蓼之中又占其蓼者也試爲君言其崖略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失之雖壑澤不得有而人一受其成形遂有而哀樂之以故累於有物域於宇宙之內而不能自出也有能出乎百物之表雖死生無變於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莊周以軒冕爲物之儻來寄故其言曰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然則窮達貴賤適然相遭於一世之中直爲物逆旅耳蜩甲蛇蛻似之而非晉卿本

以文學起畎畝陟進士科方將脫簿書登金閨玉堂亦嘗取富貴又何暇寄其身於窮陋一軒之中蓋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適而非累使其中泊然無所繫何往而不自得所以名其軒者豈特在於窮閭陋屋之中雖金閨玉堂亦若是而已唯磅礴萬物翛然塵垢之外者不以蘭

臺江海置冰炭於胷中隨寓而安爲一稟於造則均爲物役不知二者皆蘧廬而不可久處蓋遊於物之外彼遊乎物之外者視百千萬億世界同爲一蘧廬在一微塵中君將擇何地而寄耶晉卿未能絕迹於世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儻富貴逼君亦直寄焉爾若夫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荀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過是而往余不能言之矣

隆慶禪寺五百羅漢堂記

廬陵浮圖氏之宮環峙於州城之西而仁山獨宏麗而甲出寺有五百羅漢堂元符中州民孟華之所建也華貲江湖間積竹爲巨纜浮大舸絕淮汴之於河河防用其纜歲一入獲官錢數百萬轉鬻吳楚之間以歸華既豐財愈於撼齋而樂布施故能求得天

下妙工造五百大阿羅漢建兩楹而屋之東坡先生南遷過其下特勺水供養作八大字牓而揭之於是此堂亦爲十方道俗動心駭目之觀而與山中穹堂與毀爭光輝矣政和末年寺廢爲道士之居東坡之字亦坐棄錮有僧竊而藏之及寺復興羅漢散落民間寺僧物色得其七八像既漫剥不治堂之梁楹亦既腐蠹而新之初未遑也夜夢羣僧謁于庭若有所訴覺而異之謂住侍僧秉雍軒然有才力能任斯事故雍倡其說傾數邑檀施不三月而閱成自輪蔵之陰徙置

佛殿之西廊敞七間爲堂視舊所建益夥東坡璇題宛然如有靈光異氣照應屋壁是皆可記也雍於隆慶扶傾起廢有功於佛事昔嘗求佛殿記而余未暇許者也今復以孫公之命來乞文以記羅漢重修之歲月問其落成之日則五月壬戌也予聞古之得羅漢道者由禪定見宿因無復愁苦故此大士應物現形至於五百各發慈祥之相以接物護世多靈顯云

七月庚[illegible]廬溪王某記

西山記

出縣南十五里折而西行又十里許林壑幽險有溪水出孤源峒中所從來遠矣西山當峒口水抱山麓其停蓄而深者爲潭溪中多亂石突怒而出水行石間洶湧有聲溪上古木合抱而巨藤蒼然若龍蛇起立狀極怪醜千霄而屈蟠皆數百年物也每風雨至林木震動水石相搏觀者毛髮盡寒震掉不能久立相傳以爲龍神之所窟宅故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之嘗若有荅焉紹興十三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莆

蔣稿矣編禱羣祀弗獲縣宰向公子賁披地圖訪耆老咸言西山之靈乃率僚佐潔誠以往視神所居蟠藤之上三峯峻峙鄉落所謂三峯蟠藤之神氣象陰森崖壁怪偉使人凜然既祗飭祀事有雲出于峯頂須臾蔽日隨軒而歸衆咸異焉日暮大雨明日又雨周被四境是歲大穰緊神之力向公具其事乞封爵於朝且用耆老言數十百年以來目覩靈異殆不可悉數中更變亂潰卒四出巨盜在境神示風霆雨電之變又出蜂蠆百怪之物卒退走之其事詭異或者疑焉然皆近時事耆老目覩人能詳言也夫山川皆有神司之而能出雲雨澤及萬物此固宜在祀典蒙休顯而力請未獲若乃神之威德實不繫封爵之有無論神而問封爵猶論人物而問官職今之

大官大職豈盡能惠澤斯民神亦猶是也後之人必欲昭揭神之靈貺宜有考於斯文謹書向公一時之蹟以附安成故事俾不墜紹興壬戌冬十月一日盧溪王某記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吉州新修教授廳記

江西學校之盛異時獨三州得置教官而廬陵居其一焉崇寧中始詔天下州郡皆立學官其職專以詩書禮樂漸採訓導其民之秀者使轉以教其鄉之子弟故民皆興於禮義而其政易以成長吏知爲治之本在於是故於教授異於常僚每加禮而賓客之雜闐闐且迂遠先生晨入洋宮挹諸生而進之執經登堂頒禮甚嚴講罷摳衣而退先生不能終日坐堂上日既昃歸其舍弦誦之聲不撓於學官非所以稱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之意學者欲遷而近之有司終以爲不急而姑置亦誠有所未暇也紹興戊寅八月鄱陽魏侯來守廬陵物大事叢疑未遑庠序之事下車謁先聖于學首詢學官之舍知其晨昏往來之艱也病之或議毀學旁編氓之居以遷之候謂不宜有所騷動乃環視學門之外得隙地延袤可築經上度材命廬陵宰朱君案董其役錢出於官工不病於民閱月而崇成人見其成而莫知其所以成也棟宇明

麗門臨通衢泮宮在其左興賢之門出其右嚴嚴翼翼若有神物焉之轉徙州人父老見而讙舞知侯之爲是舉將以教吾民使興於學也昔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蜀人大化是時郡未有學文翁所修起者即學之官舍也魏侯知以學爲政主於其所當急者反徐之耶故先徒學之官舍使學者日近教官親熏而炙之以成就其材時福唐陳君未典教事秩將滿而魏侯始至見侯之臨事若閒暇而衆務悉舉乃力陳舍宇不便之所以然古之人於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則陳君亦可謂賢者也夫魏侯不以始至力未暇而緩其所當急陳君不以將去而怠於其職俟其成而落之以遺後人是皆宜書也魏侯命記之已卯三月望日瀘溪王某記

安福縣重修學記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固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于學唯王宮四壁無旁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頹垣壞甃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部國著儒彝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荀簡猶足以奪拔劍擊柱播詩書楚人亦燔其宮漢興公卿郡國起屠販叔孫通於道則治不由則亂曾不廢周禮君子以爲未可動秦人王某記之其因得考序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爲之說曰周衰黨遂之教息夫子無大位設立言以持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薦獻頌禮甚肅侯知士可與喟然興於學乃屬其邑

舍皆嚴麗壯雅冠于一路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

隆平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染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姦爭之實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爲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才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六人董而作之首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爲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米鹽百用其力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繚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

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
竊其國東京進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
人崛起橫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
大臣失節於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然則士之漸
磨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
知之而侯獨知以爲急治縣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
將見禮義興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
有爲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有如不試猶
當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世兹侯之所期
於士他日至於是者知自勅教學始也紹興壬戌夏五
月癸巳記

蕭瀧廟記

吉水縣之東南八十里山高而遠險有水自西北奔
注抵山石屈折而出至是匯爲奔湍江中多亂石其
突怒傴戃嶷然而出者乎爭爲奇壯氷石相擊薄其
聲如雷霆如兵車陣馬之行悍怒鬬激觀者怖慄舟
上下與石不避則有破碎淪溺之患或謂神之威靈
以驚駭斯民古有廟謂之蕭瀧不知其始所以名者
瀧神何年此列宮神之來兮雨溟濛雷公擊鼓驅羣
龍神之靈兮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物無疵癘年
穀豐瀧民事神甚嚴恭牲羞薦酒羅鼓鐘湍雖洶湧
長年工不顧船石相撞舂孰知此者神之功宜歌此
曲傳無窮

鳳林橋記

安成古爲郡介於吳楚之閒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壁峭絶而水鑱然出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匯于鳳林當闔闢之衝水益奔放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屈於饋餉而愛民之政一切不可爲蓋非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也後十有二年歙溪韓侯邦光始爲安福令問民病之所急得其根穴而疏剔之凡利之所宜興而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衆人摶手不敢謀者悉以身任之唯恐後明年三月江流暴漲併齧其隄韓侯始欲築石以障湍悍

之勢闢隄上路廣倍於橋規模甚偉迺揭畫圖詢千衆咸願出財力率數人造一舟其用民錢數十萬而官不主其出入用民之力百工各以其役來助竹木蔽川而下人見其山積於岸而不知其材之所自出列肆無市者更饋食飲而不告姓名以故舉此大役與大費其凡不可得而計人亦莫知以爲勞也橋長三百尺廣十有二尺下爲二十舟魚貫而浮橋心爲亭其方如橋之廣而益其三分之一簷牙翬飛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之南爲屋於隄上以觀浮梁之倒影舟艤飛動若欲凌驚大空者曰彩虹亭韓侯始爲是役以濟人又因得以休其餘閒而寓遊觀於此煙消日明百物媚嫵邦人士女脫於兵火之餘拊檻徘徊忘向來奔竄沈溺之憂而樂從邦君以遊至於雲破月出萬籟寂然雌電連蜷飛出波面水光天色動搖而上下與夫琳宮佛屋出乎青蒼林木之杪層巒疊巘迭高爭秀於是溪山自然之觀偉麗殊勝因人而發遂於此邦之絶境非朝夕徙倚者莫能窮其狀也橋經始於三月已亥訖於六月甲辰凡六十有六日而畢嗟夫吏權以興事不患於不成獨患於名存實亡不知輕重斂散之所以然而旁緣百出雖成功而民已病矣後之人考韓侯經始以方儻壞而復修則安成之人復出力而歡趨之世享其利也人之所以樂斯橋之成而欲記焉者非特備觀美而已故悉書韓侯之始末以記焉紹興十年六月初十日邑人王某記

上成觀三清殿記

上成觀在安成之西始建立者與其廢壞之歲月不可記也故墓遺迹里父老人莫能言其處也獨縣圖與尚書職方之籍有其名耳其所以名之意亦莫能詳也道士戴知柔實里中儒家子幼敏悟讀黃帝老

子之書而說之因棄家爲清真觀道士以醫聞于世時清真在縣之東而戴氏之鄉疾病者必賴以濟議築石而留之其兄弟欲出貲產知柔一切棄不取獨取其荒蕪頻之田廣袤六畝蒔花藥爲堂以居焉堂面白鶴峯有古仙人遺蹤從兄大夫公榜之曰揖仙其後弟子劉若拙亦以醫世其業乃以其醫戶所書金帛益興造而侈大其居於是其人相與言於府取圖籍故名曰上成觀作字於門而揭之始造三清殿凡三清天中儀像所宜嚴事者飭之皆備煥若化出夫天下之物有廢毀於數十百年之後而復興起者非

碌碌不然有材智者所能成就也昔者金碧巍然之觀化爲荒煙野草致無頹垣敗址可尋今二道士乃能採取既廢之空名於寂寥不詔之斷版排蒿萊起堂殿使荒煙野草化爲金碧之區可謂傑然有材智足以興事起廢而賢其徒者也不可以無記因吾友劉大虛以書求余記其事者凡五年許之而未暇作也其請不已遂爲之記殿成之日紹興甲子十一月十九日也

足齋記

玉牒趙公子亦治一室爲燕居之所蓬蓽蕭然自名曰足齋余究其說曰自有生物則好勝爭奪相傾侈失其性分莫克返于初於是爲黜奢之行起而相高天下始有不足之患子亦貴公子習見公室車服之物宜夥今乃甘寒陋以自足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嗜行住坐臥飲食語默不求於人無待於外明月清風皆爲已有不知天地間復有何物可以滿吾室也昔王懷祖清潔絕倫晉語人曰足自當止然則懷祖未足時猶有累於世爲焉少游嘗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致求羸餘但自苦耳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

里之外取封侯要七郡之使其視少游寧有未足於心耶當其臥浪泊時始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然後知少游遠識脩然塵垢之外非援所能企及也今君以足榜其楹而請余文以爲記朝夕逍遙寢味其下無一毫不足人意且非迫困窮而後有得於此又可貴也已盧溪王某記

重修東華寺記

佛屋徧天下大率貴不貲泥金繪示壞譎務爲不可勝者多在夫通都大邑水陸車舟珠璣象犀百貨之所萃商官宰貳摯嘗營幹不瞬浮圖能一語傾

之則釐剏勿僞此通大邑之有利廟所以視他處號爲最雄侈繁麗至於荒僻窮絶之所往往土圮木撑罅陋不直其徒乞丐不能動人而檀那喜趨闤闠者且不肯出毫力於此亦其勢然也東安在安福不唯去通都大邑爲遠而頹垣壞址荒煙野草至於尺椽寸瓦不留鄉大劉氏世家貴借其湮廢會青原紹宗禪師歸故鄉乃相與出財力破糜場芟棘匾築宮而留之經始於政和元年九月落成於五年之十月殿寢堂廡廚廩鐘魚一切視禪林成憲所不可闕者咸置之可枚舉以數也佛像嚴具壁張十八羅漢皆金

碧飛動冠絶一時有危欄出于衆屋之上俯羣山睨雲漢而颺經於其間者寺之華嚴閣也挾方丈開戶牖塵埃不生神明頻還者宗公之妙明室也初構木去江水爲遠數十百人挽一材夜有大雷電浮而出者衆益隆信之果默有賛者耶舊基四顧磽确宗公覽其山水爲高其址數十舉步而易置其嚮孤峯疊巘層出雜見其偉怪麗盤薄於煙雲杳靄之間如有鬼神爲之徒揭佳名勝槩自我而作宗公可謂無負於玆寺矣蓋宗公本東華里中人好遊名山後爲佛印老禪師弟子方佛印名譽轟轟動四方學者千百

序

王彥休春秋解序

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秦自漢以來採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齊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掇拾唯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缺蒙昧非後之儒者所能窺一詞也世之爲春秋學者或說鋒起解詰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

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春秋者唯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於是彥休之學又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爾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任氏二子字序

眉山任氏名二子曰漼曰漑而請字於某某告之曰元氣融結爲山川其蒸爲雲雨其生爲百穀草木之秀麗人得之爲美俊均是氣也然氣之蒸不爲祥風時雨則反而爲沴物則有佳焦枯不遂其性故著造化不到處手使萬物滋長膏其本而末茂者必假灌注於人焉歲有雪霜土膏含和爲豐盈之瑞繼以旱暵之雨然後秀發而輝光詩曰益之霖霖既優既渥故字漸曰益之取江河之水以善利萬物者謂之漑漑言清也亦及物之也洞酌之詩其初可以餴饎可以濯罍至其終則可以濯漑說者謂漑則無所不用也

故字漑曰用之夫渥與漑皆本於農事力耕而水耨期於有穫而後已學道亦猶是也今君之二子才良而志堅又博之以詩書禮樂六藝之文澆灌其心胸輔之以師友而覺乎董蒸漫漬之爲益也所謂耕道而得道其孰能禦之

衡州送行詩軸序

往年盜起巴陵羯奴飲馬於湘水最後孔彥周曹成轉劫衡桂之間歲仍饑饉數百里無炊煙官府搶攘蕩然無復紀綱獄訟賦役皆失其平至於衡陽創殘特甚而又比得不能太守紹興五年上選能治者乃

命開封向公以直秘閣佩銅獸符來牧是郡始至之日掀其積臺蕩沐而櫛梳之威驅恩收民獲蘇醒因索巨姦數人流之而宿魁吏董瑜者倚憲臺藂橫前部刺史二千石咸莫能制於是郡中振慄姦夫盜兒縮氣不敢搖羣小人不便造飛語聞于朝公果坐是罷去衡陽之民數萬遮使者自言而相與哭於郡庭者累日抑不知前史所稱良吏去之日攀轅臥轍者曾有如此之盛乎覽衡州送行詩軸與士大夫自荆湖來者其言皆然今明天子在上二三大臣方棟

道必有採此詩以獻于上辯太守之寃以慰衡陽之人於是竊序其事而載之卷首

送劉簡之序

起蓬蓽登桂籍者歲嘗數百人其不合有司尺度而被黜者尚數千人其選亦艱哉由白屋而升者人慕美之尤以爲榮然吏部槩以格法擬官必注簿尉而簿尉於州縣官爲最卑人往往苦於習也槩視而輕之故居是官者嘗鬱鬱不自得也夫起蓬蓽登桂籍布衣貧賤之士孰不以爲榮尉雖甚卑然進而累爲公卿著勳庸垂聲名於天下者必由此而始況如簡之者生廬陵多士之域未冠時名動場屋弟兄連貢於禮部取第一如拾地上物待闕間里時從吾遊已能擺脫舉場故步學古人之文章搜奇抉怪自出機杼有以動人之耳目吾聞宜春太守黃公賢而待士子能於尉事不乏而又修之以文詞之美則聿人何不容於子於是洗然忘其尉之卑且賤也可以緩步富貴摩九霄如坦途也

送劉君鼐序

劉君鼐於余同里閈蓬蒿之徑屋兎相望少余五十歲而生卉角喜讀書爲文嘗執經問字於諸老先生

先生稱之曰此奇童子未易測也余獨慮其年太少而尚奇未必遵舉場之尺度及又數年將冠矣乃告之曰君子之學當明道德通經旨自然學成而名顯於時不必務爲雄侈奇怪之文如捕龍蛇搏虎豹之爲者他日復取其近所爲觀之則盡柄去牙角如騏良馬行平地駸駸無跌蹶之虞矣自此過余書堂無虛日若將卒業焉會余以詩語得罪竄夜郎別余於郊外而泣曰此別無相見之期吾學不進而屢戰不勝將汨汨爲庸人矣後八年秦大師薨薨流人以歸君鼐復迎我於郊外言論志氣與其爲文益增勝於

前時又學不已遂登高第授鄂州江夏縣主簿鄂州
今爲上流劇鎭毛軍數萬負抱吳楚上荆州控川峽
下洞庭望九江當藩垣屏翰之任皆國之大臣監統
大將必材雄偉能張皇國威應變出奇者然後爲之
今君去爲主簿勿以主簿爲卑而不著鞭於其間將
見材智之士負其藝於大衆之一遇識拔遂以頭角
自出而嶄然顯名於世者非子耶

梁養源道德篇論序

司馬子長欲觀天地山川奇偉秀絶幽深窮怪之域
覽其氣狀發爲文章事業有以驚世而絶俗者必曰

上沅湘觀九疑是知沅湘九疑之間果有奇偉秀絶
幽深窮怪造化之所磅礴其氣蒸爲雲霓散爲祥光
五色其產爲梗柟巨材丹砂玉石古今幽人釋子神
仙得道之士往往相望而出余以罪謫居沃陵聞有
梁君者字養源荆楚高人常登進士第仕至蔥利令
不樂從事於役年尚強也致其政以觀於書無所不
觀又讀黃帝老子釋氏之書而超然自得於言意之
表其心泊然無可繫也嘗著老子道德篇論微言奥
深義探出老氏之心胸渙如冰解凍釋垢盡鑑明凡
夫庸童皆可由是以入聖人之道而探其宗指蓋其

道本於清淨恬淡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方今主
上興聖統立太平之基正用此道理天下而不以兵
強然則篇論之作非有不合於時也蓋天地之平道
德之正妙體本然不煩繩削而自合耳公卿大臣有
取其書以獻焉必見重於世養源可以出而仕矣

送黃秀才序

背衡山南走八九百里有嶺平地突起其高不知其
幾千丈郴之爲州倚嶺之北韓退之嘗謂中州濕淑
之氣於是窮焉蓋天以此嶺限南北而清淑之氣至
是而不得過氣之所窮而不得過必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退之奇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而又未見也余宣和庚子秋至郴考試貢士見其山
川之美實然又見州之傑士何民師宏文博學今四
十三年矣近纔爲復州守其鬱積之氣尚未發見豈
其抱材隱而不出者耶黃子郴人也不遠數千里遊
學吾邑民師以書先之道其有志於學夫自郴陽崎
嶇數千里至江西誠有志於學者也況子文行俱美
郴人視子已如沅江九肋鼈當於鬱積窮困中遂奮
發而爭奇以出可乎試以此示民師年月日廬溪王
某序

送劉得昇序

占驗之術雜出米鹽世之談命者未有不本於五行星辰以推人之壽夭貴賤賁卜長安市者其術一律也安成劉得昇初業儒略通易經大衍之數後遇異人教以筭法可逆知未來之事其數積至百千萬億無涯涘特凡人鮮能工之唯儒者精專而識其要故能不失萬一於掌握中言事未嘗不效也得昇為人純孝今有先儒墳墓之寃欲訴於當途而貧甚若朝夕不能以自恬友人劉必大彭清老諸君咸以文字勉之既挾妙術以行吾亦知子必不羈旅憔悴而落莫以歸者也庚寅中元日盧溪王某書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序

送劉天遊守序

古之學者必期臣於道學不至道則知人不如天造物者史獻於朱邑收天不以人而俗學之士繕性於人教以筭法可逆知未來之事其數積至百千萬億以試世其天故遯天逐物馳騖於人間而不知返寺丙心無天遊則兴鑿相攘劉大虛諸孫皆俊秀之流拔萃遊方冠時請字於余余字之曰天遊而語之曰昔盧敖遊乎北海至於濛谷之上見一士該之外峽其身入雲中敖仰視弗見若有喪也始自歎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乎天遊志夫而心廣漠視九垓之外一舉而千萬里非局然有封畛者所能至也故善學者必觀古人之不可傳不可知處始識其奴齊威公讀桓柏之書於堂上始知斲輪之妙不可以手傳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夫弗知者乃真知者歟學至於此以之經世則知有不器之器不用之用無施不可也故併書以示天遊

送子野東遊序

劉子野秋試不利槖其書欲東遊謀入大學夫大學者賢士之關也高堂廣厦層簷飛閣矗在天半如清都道山蓬瀛之居四方豪傑充塞其中未易揮鞅而入也子方戰藝不得其志乃勇於是行豈非以方州科舉之弊近歲主司或蔑公道不若太學之公無私邪其志亦遠矣萬一隨牒一試而入焉執經升堂問道於國子先生其門髦士以千數皆角力傑出有遷延以死者有陰德在人謂鄉閭之諺不敢求人知其父世名醫有陰德在人謂鄉閭之諺不敢求人知挈來示余已十歲矣指物命篇頃刻成詩間有好句不覺傾倒始驚而譽之鄉閭聞者不惟笑子之父又且笑余之譽子也豈人之情見其標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哉今又日能講千言學作議論已如鶱雛五色回翔近人自加憐愛雖羽翮未成決非蓬艾間物也要當從良師友以成就子之美才某人吾友也於子有鄉里之契其往從之以是文雜柬牖以進之數人者皆蕞公輔之器璉磊奇傑名重天下當今必爲子動容黃金黔方仲永生五歲以能吟爲四句詩至十二三反不如前時又七年泯然衆人荆國公以謂其通悟受於天也卒之爲衆人則受之人者不至也子今讀書視前日益有加則可以賢於仲永然

贈饒子序

饒子本書生挾命術遊四方去年秋嘗謂余言大江之西荆湖之南有賢人焉以五行推步得三數人是三數人者皆蕞公輔之器璉磊奇傑名重天下當今接翼而起或指日而知詔除下已而果然雖深於五行者亦駭其言之異蓋不知饒子多學占驗之術兼用相人之法察色而知之故其精如此今遍都大邑豈無落魄不遇而從唐舉相者乎他日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食肉富貴者宜未忘子之言余亦以是卜子必不羈旅顛頓而終窮困者也

贈劉呈才序

昔邑僻在一隅山水亦奇絶故人無貪富皆喜教其子弟其父兄甘勞苦日求錐刀以給之間有不自墮廢不能自振立自後鄉閭不好善者皆曰而漸之至今以爲諺童子劉呈才與余比隣七八歲時能吟詩其父世名醫有陰德在人謂鄉閭之諺不敢求人知挈來示余已十歲矣指物命篇頃刻成詩間有好句

後不孤余之譽子矣

詹澹字序

諸孫姪名皆從言而字之二孫獨幼而未字夫泰山東魯之鎮山其雄大秀傑之氣亘絲數千里奄有鄒魯邦所詹阿謦名詹字之曰巖魯夫天下之至美非刻意力行智巧者之所能得而常出於平易恬淡澄清廣漠之中如海焉澹然無涯矣軋端坤倪萬象倒影百川歸之不可爲量數彼擅一壑之水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者特未識海之大爾莊子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阿澹名澹字之曰無極詹也澹也爾其思吾所以命名之意極其所學求萬物於一性之中將有得於心亦不自知其至焉耳

送李生序

余少年時急於進取欲與四方豪英爭得失惟恐不嶄然以出也是時有日者李生名景嘗爲言得失輒中由是賓興州里升辟廱試禮部皆往問焉今棄官埃之外無復往時之念李生術益精言事益中雖欲以撼吾關鍵不可入矣

贈劉德素序

雖然世之英偉豪俊有志功名之士與林棲谷隱者異趣以子之術遍求而物色之預以告成他日以驗子之術子其行焉

送卜者吳唐佐序

建安吳唐佐值鄉閭之亂羈旅遊江南談五行卜筮之術寖聞于人余邂逅安成僧舍適有疑而叩之初若二十八宿終易封相出入其言禍福如蓍龜之射無一不中特與市肆論星禽者軼轍頗異豈吳君本儒生通易象兼以豪縱之辭斷之而然耶今將徧歷江南窮山巨麓有賢士君子隱於其間者假君之術以問之曰尼運將亨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尤生相字序

尤子以一字言人平生此何術也其說以爲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昔人見顏魯公字知其爲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剛毅不屈之氣凜凜見於字畫至於庸人腐生胸中無奇面目可憎其衰陋之氣亦不能脫筆端此其大略也後世占驗之書雜出米鹽尤子得之毫楮之間加占驗之術考災福遂至於微妙自吾觀之必有能辨之者矣

贈劉德素序

雍門周鼓琴能令孟嘗君歔欷而涕泣者其言有曰
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今劉
德素可謂昔富今貧而爲雍門之所深悲者況火焚
其室蕩然悉無所有此尤可悲也然德素昆弟戚屬
之富而有餘者豈肯坐視困窮亦恐德素未肯號呼
而叫之耳儻或哀吁焉必不待聞琴聲而感感也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啓

回王舍人啓

伏蒙知府舍人遣安福縣尉持書禮至山中者竊以
烏公出鎮之三月先搜處士之廬陳蕃爲郡於南州
特設高人之榻考之前古號爲美談苟不得人徒成
亂俗如某本無魁梧奇偉之質適丁方隅橫潰之時
紆鄒陽可曳之裾恥爲遊說負虞翻不媚之骨敢驚
忤人由是歸休往而不反初非高隱敢當太守之威
儀正坐羈窮恐類山人之索價豈有門闌未造介使

先馳禮幣荐頒翰牋沓至忝朵雲奇逸下垂蓬室之光
一紙慇懃實戴荆州之重恭惟某官名蓋天下學爲
儒宗以英豪挺拔之資躋侍從論思之列厭嬉頭之
注記請麟符而布宣號令精明兵民靜肅全家飽暖
無非五袴之恩環堵恬安例穫二天之庇況茲庸品
敢盜虛名非不知馮依相見於符融禮勤州郡林宗
一遇於元禮名動京師實緣衰病之交攻未即奔馳
而捧謁心摇雲表望極龍門厚禮已過於陳羣報語
無嫌於實菜

回魏寺正啓

被病殘人失修桑梓之役謙詞厚禮忽頒羔鴈之儀
顧匪其倫難任斯事蓋懷祖爲郡不通逸少之門況
孺子閉居敢下陳蕃之榻伏念某低回暮景飄泊平
生坐癡兒不了之詩竄居蠻域殆渠魁滅厥之日初
返鄉閭未即參承更煩呼召恭惟某官一朝傑士四
海名儒金榜射於天門早登龍虎霜威振於朔野不
敢豺狼天道好還忠精上達旋頒紫詔寵鎮長吾
者烏公開藩先聘處士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意古
人復見今日某敢不續和守閣之吏一瞻刺史之天
雖無補於事功庶有裨於風俗原其無用或有可觀

賀王守除直寶文閣啓

伏審顯膺寵峻陟邃嚴占北斗之魁星名傳海寓
聯清班於寶閣身上蓬山恭惟某官識際混茫筆參
造化橋門拔萃號稱國士之無雙金殿倡名擢居天
下之第一諸儒仰首萬國聞風早登螭首之切用副
龍頭之選旋求外補未正中台輿誦達于京師璽書
來於郡國蓋弱翁治行朝廷久已知之而黃霸功名
天子以爲長者盡作中興之名宰皆緣治郡之休聲
文武謀賛鈞衡昔隱漁樵能通天下之務旋陞館閣
復運幄中之籌詞鋒當一座之鼓旗名譽振四川之
草木金門賜第首蒙先帝之知玉帳談兵獨出諸公
路阻慶門闌鴻鴈雖失於寄書燕雀敢忘於賀廈惟
茲疎緩實負荒惶

回蔡寺丞啓 洸

伏審召對嚴宸雲漢下九重之詔藩宣大屏旌旗照
千里之疆凡受一廛而卜樓皆托二天之所庇仰聞
寬大之令樂誦中和之詩所被仁風咸生和氣恭惟
某官望高四海才過萬人家聲冠冕於本朝人物琳
瑯而滿目惟神螺之川陸控湖廣之舟車民物驟蕃
衣冠駢集乃得賢聖非常之士用副淵衷異瞻之求
開府浹旬騰聲遐邇與我共理其寬西顧之憂令民
咸知不隔奉宣之吏即下稱揚之詔召歸清切之司
豈但漢皇之賜金竚看弱翁之拜相某抱病鄉邑竊
聽風聲遥望高牙方伏枕而物繫其足稍能上馬即
擁篲而願掃其門

賀楊徽猷子登第啓

伏審令嗣學士校藝蘭闈登名桂籍士夫傳播閭里
交歡恭惟某官教子惟以義方積善必有餘慶材兼
文武謀賛鈞衡昔隱漁樵能通天下之務旋陞館閣
復運幄中之籌詞鋒當一座之鼓旗名譽振四川之
草木金門賜第首蒙先帝之知玉帳談兵獨出諸公

之右是知善治獄者門闔可大能活人者子孫必封定國果侯信于公之峻德於陵有子表楊氏之慶門豈惟荆楚之材多奇固知川嶽之寶不匱可並東京之名族何慚南郡之先賢龍虎同登盡天下英雄之異選風雲千載當國家宗社之中興廊廟崇聞家聲益振某恨居謫籍阻造台庭徒懷賀廈以駑誠莫獲鳴靴而下拜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啓

賀劉舍人啓才郎

伏審榮膺鳳檢進立螭坳崇棘禁左右之班喜用文章之士縉紳共慶黨友增華某官連中異科早升華館石渠蘭省遍更唐清要之官玉輅鸞旂新造漢官儀之盛由是擢登近職得親日月之光益簡二心即正絲綸之命珥筆赤墀之下授詞清禁之中豈惟論思注記以盡其忠要令潤色詔誥以觀其效故得奉孔甲盤盂之學紬大史金匱之書用記中興焜燿昇平之典協成大議潛資翰墨之功竚陟台衡副瞻朝野某臥疾江海阻慶門墻

同周舍人啓必大

伏念政和造士同上丹梯者七百人辟水狀元並試赤墀已五十載仰先賢之盛德又再世而登科望高門如崛起於層霄故尺牘無階達於記室以某麤麤庸之士希金馬玉堂之英宜其仰慕之勤常恨趨承之晚敢圖高義先損誨函曲加奬引之詞俾獲攀拊之托追講昔年之好獨高前輩之風恭惟某官連中異科亟升華館聲彩動傾於四海詞章突過於三都

丹青一代之言鼓吹六經之旨暫馬閑於琳館恐追
急於鋒車久慕高風便欲戔裾於門廡縱閒急詔猶
當傾蓋於路傍竦企之誠敷陳莫既

賀向提刑啓

伏審光奉宸恩肅將使指陞麟閣蔵書之府耀繡衣
持斧之權公道遂行責名俞白某官堂堂漢相之後
挺挺祖風之英秉直節而不回衝久寃之莫訴羣犬
吠月方廣口吻之譁叅士叫閽忽動冕旒之聽朝綱
復振輿論亦伸一方幷絶之荆蠻累歲蟠拏之寇恣
人猶愁瘁獄有寃聲宜得恢博之才領此澄清之任

羌夷雜處常憂役死於兵戈老稚相携復見大平之
官府想聞騰報已聳懽聲某臥病江干心摇雲表莫
陪賀列徒切忻悰

回路知縣啓 植

伏審光膺綸命出宰花封境内衣冠企聽風聲之美
山中父老喜聞車馬之音某官國器宏深德名高遠
門地東京之望族風流南土之翹材尚齒九仞之山
聊試一雷之士漢庭下詔先崇師帥之官言偃操刀
必扳弦歌之譽某養痾林野占籍侯邦老景侵尋餘
生漫落竊有陰雲之幸宜深賀廈之誠賴高賢之可

依略病夫之詩禮飛藤緘而先及落蓬甕以增輝感
悚之誠敷陳莫罄

賀趙叅政啓

伏審初被鋒車之召即日戒嚴入叅鈞席之榮羣情
交協華夷聳聽廟社增歡切以自國步艱難以來居朝
廷輔弼之任欲恢復者屢矣而罷去者紛然某官堂
非常之人乃能任中興之事恭惟某力扶宋[illegible]結
主知常係天下之安危蚤冠樞庭之宥密上前議論
人驚臺諫之風霜閫外藩宣威振江南之草木遂躋
柄近必致時康望南山之維石巖巖允符輿頌瞻北

斗之台星兩兩煜耀階符定支大厦於將傾要觀王
室之再造永懷盛事夐異常情

代上万俟叅政啓

仰高千仞敢陳湖海之私承乏一涯彌闊門闌之望
人在風塵之表位如霄壤之殊既闕掃相君之門豈
敢問記書之室伏念某智不周物才無過人緑於仕
版者幾二十年書於最課者亦六七十考徒知小謹
畏縣官之簡書豈有長才動衆人之耳目向者飄蓬
湘漢祇役荆蠻嘗從事於車塵馬足之間復摩肩於
故吏門生之後豈徒應奉記牛面於開扇之時尚有

孝基識此郎爲昂霄之士吹律或加於寒谷逢春決
望於噓枯某官柱石擎天忠精貫日交歡隣國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委質本朝任王室如九鼎之重遽抗
章而解政實辭寵以便安人望還朝泥方在治孤根
荏苒尚資披拂之榮鍛翮摧殘更動翻飛之念方炎
暉之在候仰福履之攸寧願覩晉馬之來庭重喜同
綱而作輔四方所屬萬口同音

賀廣東向經略啓

伏審光被恩綸還陞秘職蕃畧聯師蓋自古之雄藩
旋節宣風實當今之重寄聆除目一下公道始行恭惟

某器博而用無不周名高而實亦自稱非獨能紹相
門之大業常自任以天下之奇材稽之羣言久當大
用屬以癡兒秉政歌奴弄權五百載遇時之休咄小
人何其未靖二十年置公於閑散君子爲之不平忽
起江湖驟持斧鉞南商北宦會五嶺之舟車大纛高
牙控百蠻之襟帶宜須傑士殿此大邦儻非聖主之
搜才豈復賢臣之得路聊徼暇息於藩翰行入侍於巖
廊力蘇疲瘵之民協贊昇平之治某恨登龍之路遠
顧賀燕之誠深其爲忻愉未易敷罄

與陳朝散啓

連甍萬室悉瞻刺史之天積粟千廂實富揚州之地
當交廣推埋之出入係舳艫轉漕之盈虛故茲巨人
展此劇郡恭惟某斗間異氣天下奇材忠孝萃一門
之弟兄議論作諸儒之口舌宏文大策登臺閣以風
生姦夫盜兒聞姓名而膽落今者盤錯已割乂箸自
驚吏跡不到於閭闔貪夫自投其印綬里無喧雀耳
絶鳴枹喜聞桑梓之邦覩此神明之政蓋何武之爲
二千石好獎稱進士之賢而李白不用萬戶侯但願
識荊州之面官箴有守墻仞益高拜伏未由企瞻徒
切

回陳主簿啓 讓

伏審榮登桂籍暫佐花封上馬綴行方看英雄之入
彀跨驢入境聊爲鸞鳳之畢棲遥聞風聲即瞻履幕
某官書讀萬卷筆掃千軍早得儁於詞場又欽名於
江表苟非有馳騁詞章之氣當萬人之敵則何以
飛騰霄漢之上取一枝于桂林跋仰聲猷未遑緘問
敢期謙德先損華牋重以好詞飾其朽質光生蓬蓽
兼收照乘之珠氣射斗牛復識豐城之劒敢不因而
下拜又當藏以爲榮雖銜結未易敷罄無愧惕尚賴庶光

回孫縣尉啓 林
生同翼軫之野久服高名夜見斗牛之光知爲異氣
歎二百年之無此詩覽黃絹幼婦之好詞真干將鏌
鋣之利器非精深律切何以至此亦氣質渾厚乃能
爲之蓋緣設聲律詞賦之科于以取卓犖魁梧之士
公等自奮吾儕預榮幸無凡鳥以題門仍獲靈蛇之
在握正乏雙金之報徒爲什襲之藏尚喜占星久識
衝天之意粗能別寶請無按劍之虞敢不共勉月旦
之評以慶得人之盛

回李祖文謝解啓

竊伏一鄉之評久淹賢業始預廣場之選列貢天朝
恭惟某人才過千人辯雕萬物學有師法識造淵源
吮噦百氏之精華言論六經之鼓吹執不驚降而焚
硯士皆竦企以瞻風筆掃千軍復見少陵之詠壁立
萬仞可畏嘉謨之文是宜梯身扳腳於雲霄指日揮
毫於殿陛豈期陋巷過辱高軒粲然贈我以金刀何
以報君之玉案戔縢厚禮蓬蓽生輝感愧良多敷陳
罔既

回蕭解元啓

竊鄰里開每欽聞譽之高坐隔溪山阻奉笑談之樂
倘以臨流送客假道仙鄉逆旅披風高情傾蓋纔摩

絨縢之際獲披錦繡之文仰厚德以增慚出奇書而
命跋顧無雄筆敢忘雌黃某人夙蘊英才晚成大器
攵著士林之望屢隨鄉老之書指取巍科行觀射策
即日炎薰在候德履彌新

頤子定婚啓

名高異姓初非秦晉之姻再世爲姻實並王劉之系
事當修好禮屬問名伏承某人小娘子淑德幼成令
儀秀出某男某教雖以義人未之奇謂王郎子生天
壤之中才容莫稱而王夫人有林下氣風韻素高宜
從坦腹之言豈假駐車而語不忘雅契觸靡異詞

詹孫定婚啓

不揆寒微之族素欽高大之門宿有契緣敢求婚對
某長孫某學初聞禮志欲昌金玉之音察
有令儀早勤保訓願締絲蘿之契宜垂金玉之音察
其坦腹之在林許以齊眉而舉案勿謂非吾偶也輒
渝秦晉之新盟毋煩更物色之來自是潘陽之舊好
期於德請靡有不從

澹孫定婚啓

聞公選婚謂東牀有坦腹之兒屬我問名得青桂近
嫦娥之女不揆蓬蒿之室素欽忠義之門久接英遊

盧溪讀書堂上梁文

兒郎偉四壁徒立本為畨釣之區三徑未荒就築蔵書之室即劉令公之別館乃歐陽子之故鄉城郭猶存山川不改化煙墟為樂土亦先人之舊廬冠蓋知雲識鳥衣馬糞之巷風流異世有青箱鳳閣之名盧溪居士江湖散人山谷遺叟初無五畝僅如顏子之居有此一區便是楊雄之宅豈須金椀王杯之號況非芸輝緑野之雄但有軒檻可延風月高冠赤幘政會西壁之金古井丹砂益薦老人之壽聽余善頌勉爾歡聲

兒郎偉抛梁東天開麗日照梁紅舉頭忽見金烏近更譽長安在眼中

兒郎偉抛梁西蕙帳風清夜鶴歸五色大雲遮洞口山人不用勒銘移

兒郎偉抛梁南門外人歸響轡衙報道諸生新及第来騎白馬着青衫

兒郎偉抛梁北溪上蓑皐雨初足三節灘聲夜半來夢回寫作昇平曲

兒郎偉抛梁上宴坐圖書滿方丈戸牖門庭着筆牀文章戲作三都樣

兒郎偉抛梁下古郡江山元似畫明月清風不直錢霜松雪竹兼宜夜

伏願上梁以後羣犬息吠怪鳥不鳴君子得輿從茲奠枕小人安分不復跳梁此丘園足避風塵之地煩他父老更高里閈之門

安福縣廳上梁文

兒郎偉西晉雄濟東吳舊壤郡樓相對猶名經史之齋父老流傳云是大康之郡風聲未泯城郭猶存冠蓋如雲時迂天邊之客言談彌日光餘江左之風可不高弘大事之廳遠引回廊之亭山川環繞動氣象以生光民吏爭趨拂旌旗而改觀勢若虹蜺之天矯雄秉柱石之環奇山出晴雲地增勝槩可無善頌用助歡聲

兒郎偉抛梁東畫棟飛簷出半空百里煙霞迎曉日萬家簾幕捲清風

兒郎偉抛梁西西湖官柳拂長堤未美河陽花滿縣只今桃李自成蹊

兒郎偉抛梁南鉦鼓無聲白晝閑耕罷牛眠煙雨裏夜闌漁唱水雲間

兒郎偉抛梁北如今尹真侯伯路人猶指縣衙庭
便是當年史君宅
兒郎偉抛梁上寅陂新築隄千丈未說秋成大有年
且看麥壠搖青浪
兒郎偉抛梁西千年華表鶴來歸好在浴沂橋下水
修梁天矯如虹駕
兒郎偉抛梁下四面溪山如畫畫畫光中聽鼓聲
伏願上梁之後風不鳴條吏無黷貨士皆升俊俗不
喧囂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家行於道途而千
第爭扶持其老戸門不閉囹圄常空強梁不至於奪
攘田野各安其教化遂成樂土協濟中興

安福縣學上梁文

兒郎偉晉朝劇郡冠八邑之封疆盧水清流接三江
之襟帶秀嶺千霄而直上鳴鳳覽輝而下翔昔有儒
宮甲于江右鞠爲茂草沿法值兵戈物必廢而有興功
自我而作古縣宰向公才有餘地役不勞人曾未踰
時鬱有成績舉玆寂寞不詔之典延聚卓犖非常之
倫堂皇靚深檻楯峻整豈但太平之壯觀實爲治化
之淵源將見鄉邑閭巷之間咸知向善寧有公侯將
相之種不出此塗使北斗星辰以南見東壁圖書之
盛樵兒牧豎亦知有夫子之門墻賢士大夫當盡入

有人語兒郎偉即字
招發盛之
意出國學
記聞全謂
不能學上
梁文皇言
言祝史祈
那為頌牧
之

聖人之闕闕請陳謹須用玏歡聲
兒郎偉抛梁東峯頭日出半輪紅粉袍襲紗帷外
聽打開門鼓一通
兒郎偉抛梁西千年華表鶴來歸好在浴沂橋下水
他時城郭未應非
兒郎偉抛梁南千尋古木與天參他日明堂在石
萬牛回首轉巖巖
兒郎偉抛梁北喜有中原近消息將軍一箭落檐
果見圖書出東壁
兒郎偉抛梁上夫子門墻高數丈他年應記上梁人
今尹爲誰今姓向
兒郎偉抛梁下抱鼓向來驚宝社夜闌南廡讀書聲
已是張皇歷戎馬
伏願上梁之後民皆安堵室有鳴弦同底茂規咸升
俊造寫闔啚室能誦詩書禮樂之文悍卒武夫亦識
父子君臣之義接踵赴雲龍之會乘時依日月之光

致語

亂龍節致語時金人初犯京闕而復守舊盟

河千年一清慶符宗社山三呼萬歲聲動華夷惟震
一索出帝之辰當乾九五飛龍之月雷霆孚號草木

生春用煥昌朝永標盛節恭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生而神靈紹寶曆以垂鴻握元樞而獨斷德動九天之上功求一日之間纘羲軒金鼓從天而下盡掃妖氛治具頓新國威爾舉遂致四夷慕義知中國之有聖人百辟稱觴指南山之如帝壽天聲所暨海宇同歡遂望皇居表稟山河之悠幾多瑞氣增崇日月之光臣等獲見太平上呈口號

紅日初生碧海邊蓬萊金殿敞起晴煙幾重瑞氣籠鸞闕萬室歡聲動九天百二山河扶寶祚兩階千羽舞文軒遥聞憲嶺新都護願舉霞觴祝萬年

天中節致語

炎精復耀天開赤帝之符蘭殿陳祥慶協青雲之瑞當南面離明之日逢中興泰定之年紹寶曆之垂鴻廣鈞天而張樂車書所暨夷夏同歡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之運十六載南巡之後始致太平千萬歲止壽之榮遂超前古士成於學兵合之旗鼓東都父老喜瞻大漢之威儀萬邦陶禮樂之中四塞絶煙塵之警諸蕃慕義方物歲貢千京師列辟稱觴天子壽齊乎箕翼臣等世工末技再覩昇平不度荒蕪謹進口號

疏

請智老住東山疏　英鐵崙小師

煉金失寶須携將分上鉗椎駐錫經年未放出手中圈橫傳西來之祖意坐東山之道場古郡還區千江

名刹金輪飛動雖兵火之荐興紺殿崔嵬實龍天之
回護豈是佛堂不聖會知木馬能嘶智公長老問學
無邊得法有自作駒南嶽且休脚踏天下人欲嗣老
英更須鐵打新羅翥只今海會共聽潮音若能用舊
日家風乃不辱先師門戶拈椎舉拂本無法可言打
鼓升堂看作麼生說

請如老住曹山疏

百年鑽故紙徒勞入海算沙累劫坐道場謾欲磨甎
作鏡凡情豈異如來藏大地無非解脫門末嘗教外
別傳那得麈中自在要知端的須籍宗師如公長老

戒行孤高世緣淺薄心空及第選佛已勝於選官筏
喻度生拯迷還同於拯溺久處陰以休影柰騰實而
悲聲果遇知音不容袖手便好重開舊店何妨再轉法
輪地久天長祝聖主無疆之壽花黃竹翠談祖師直
指之禪遠續千燈併清衆目

請簡老住報恩疏

泥牛吼處雖假真空獅子哮時孰不諦聽乃聞大士
崛起爲此諸佛因緣來坐道場請如法說簡公禪師
獨秉慧炬秀出叢林明鑑當臺靈珠在掘具正法眼
藏乘出世舟航龍象蹴踏而絶羣林檀芬馨而無雜

宜廣第一義爲通向上關但能提起布毛吹不須講
得天花落拈椎舉拂掃除前代舊家風打鼓升堂看
老人出場犀

高峯禪寺修殿疏

高峯禪寺在縣西極遠危峯絶磴之上有鳥道通欲
愈入愈深巖谷益秀學出世法遊心物外者始樂居
之初兵火蕩爲賊區佛殿頹毀金碧圖像鞠爲茂草
凡數十年前住持力不能興起今長老證公自永和
飛錫來此初修戒律晚悟禪宗有材力喜作佛事侍
讀胡公紫微周公常稱歎之今欲於舊基重起佛殿
遠近檀樾必樂聞而感起信心焉故爲書此而繫之
以偈曰
紺殿傾頹幾十秋佛應不語阿難愁諸方檀樾宜興
念共出把茅來蓋頭

銘

遷善齋銘

李成叔志大而氣剛年尚少好學唯恐不及精悍之色發於眉自治所學之齋名曰遷善余固異而識之知爲輦貢先生字先之子先生以危言直道不容於世江南人師其學而慕之輻湊宜成叔之淵源有自也夫學本於人性恐跳而逐諸物則磨揉刻琢日趨於善使不見異物而遷爲惡之心無自入焉推而上之納諸聖賢之域可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蓋積

成德其神明變化去道不遠非特出幽谷遷喬木而已苟不中道而晝廓之以廣大極之以高明如五星北斗之麗天太山之崇崛海運徙於南溟背負青天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信如參辰之不相比也成叔進乎此覺而能遷未見其止其可量哉乃爲銘於盧溪王其爲之銘曰

擊石出火鼓鐘得聲擊不鼓寂無聲形人之有善物中最靈操以學問其識乃明跛鱉千里六驥不行玉不加琢器何由成晉觀成叔挺挺有立學有淵源家聲燁燁深山大澤龍蛇蟠蟄實無所遷假遷而入猶天之升不落階級參辰殊途追莫能及

惠端琴銘

老端暮年斲琴得不傳之妙其弟子祖麟携以見遺欲求老師塔銘余既許銘其塔復取琴而銘之使數年之後好奇慕古之士破琴而觀者知爲老端之斲也大江之西盧水之陰有三昧手斲無量音震動法席是爲老端之琴蓋嘗求師於海中登蓬萊閬風之岑聽海水林木之蕭森採枯桐以寄其妙絶信哉點茫

礫而成金

琴銘桐生高岡斧出月窟斲而成器神藏鬼沒此一

物也與寶劒相携於盧溪之上三者皆天下之英物

惠門寺鐘銘

惠門蘭若古吟峯院也院當連嶺吟峯之下治平中改賜古名焉舊有鐘碎於建炎之庚戌於是道場不鳴鐘者十有七年紹興丙寅歲始鑄是鐘夕瘖忽響山中林木震動龍像輝煥召集有緣檀施雲合寺僧先來乞銘盧溪爲之銘曰萬動俱寂如大虛空虛空無椎何物爲鐘傍震萬壑高聞九罥聲緣何起吾知所從鐘邪椎邪莫尸其功隱如雷霆在大千中

寶珠寺鐘銘

寶珠寺距安城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
誘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廬溪真
逸爲之銘曰
蠢然宜眴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
作回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劒蜚蛟螭怒
牙角六種震動天雨電鑄此銘詩呵不若

贊

仁山五百羅漢贊

迦葉天中五百尊目連羅睺皆駿奔阿難啼哭佛曰
唇誰爲說法沙林園帝釋擁護六鑿根習氣脫盡婆
羅門仁山金碧耀人天瞻禮願見前世緣法螺一吹
天上聞還報十方羅漢恩

圓通贊

太山秋毫兩微塵巨細本無不二門四方八面開戶
牖是中元有不動尊妙大圓鏡萬象入如大海水百
谷奔維摩倒用那羅印用證初心豈或淪

洪覺範畫贊

謂公爲佛乃工文章謂公爲儒乃是和尚非佛非儒
是虛空藏畫雖逼真實非真相作如是見亦未離妄
非佛非仙亦亦儒著碑肆肆矻矻名滿天下孰貌其真
非真非假讀東坡詩乃識此畫

歐陽公制贊

如馬放逸芍不羈如松磔砢節芍多節偉幹如謝康樂
之眉驪雄辯如樓君卿之唇舌其高處可以上下其妙處不可畫不可說

杲和尚畫贊

磊磊砢砢如視融大華高不知其幾千丈軒軒轟轟
如驚雷唳鶴聲徹乎九天之上道在眞空空即無相
以相求之如盲摸象乘機應物河岳震響眼如掣電
舌如奔浪轉大法輪說無盡藏當恁麼時有識之者
箇是徑山杲和尚

鑑達觀畫像贊

鑑大師禪學外以醫閭子時盧溪王某贊之曰寂然
其容萬法不起色無求不怒不喜人自即之其門
如市忽然探囊輒起人死本自無生死亦何理公能
起之如月在水應物現形本無作止我復贊之亦遊
戲耳

路平卿像贊

森然如千丈之長松勢若摩穹昂然如野鶴之出籠
雞羣遂空使之崛起接翼鸞鴻高冠大劒立于庭中
七尺之軀萬夫之雄

王脩華畫像贊

不冠不束真被褐而懷玉眼如曳電光掣巖谷不爲
燕頷虎頭萬里飛而食肉幅巾飄然如五柳先生寧
終身爲縣令而無求於世俗揮塵麈埃之外遺物離
人而立於獨

劉大虛喜神贊

畫無老幼形全神守頰上三毛端逢妙手少年角立
試輒不偶不復掉鞅名聞谷口量陂千須才不論斗
今踰八十年其逮垢古人云用之則爲公爲卿不用
則山谷一叟

英和尚贊

十八年前見老英於花藥山忽於智公房一覩畫像
頭陀未具山僧相只欠鉢囊挑錫杖我今自是在家
僧汝好將錢買和尚

贈度門僧　度閩寺僧道成欲鑄巨鐘張
皇佛事于山中來求予銘而治工不預知一鼓
而鐘成遂不及勒道成悵恨不已作二偈贈之
起眉毛鐘已成不容著手勒鐘銘一鋪領上新功

德只欠將來點眼睛

半夜鐘聲殿寺廊吹螺打鼓助錚鏦不妨白日開門聽更遣閣梨飯後鐘

祖麟作東山蔵主以一偈送之

海蔵龍宮五千卷口角流涎方誦遍不如煩此六丁神一日與君推百轉

贈行者悟本

行者悟本自幼出家不食葷酒剌血寫金剛經日誦未嘗退轉可謂有志學佛遣事而能住戒者也蓋能住戒則定慧自生今乃入惠門院禮拜麟山主吾喜其歸依禮拜不錯矣作偈贈之亦以堅其志也

戒行之潔又能擇所出家未踏曹溪碓且打吟峯寺裏鐘

乳莫將一物縈心胸

和耿伯順贈李居士

橫擔拄杖何許語那箇叢林無佛祖但見闍梨夜不眠衲被蒙頭聽粥鼓

李居士再次前韻贈之

東山寺裏逢君語問君何謂西來祖鼻吼摧天喚不醒呼童汲水敲茶鼓

再次韻呈智禪師

語時智公在焉公與其語因偶載之今十五年

半夜鐘聲殿寺廊吹螺打鼓助錚鏦不妨白日開門聽更遣闍梨飯後鐘

祖麟作東山蔵主以一偈送之

海蔵龍宮五千卷口角流涎方誦遍不如煩此六丁神一日與君推百轉

贈行者悟本

行者悟本自幼出家不食葷酒剌血寫金剛經日誦未嘗退轉可謂有志學佛遣事而能住戒者也蓋能住戒則定慧自生今乃入惠門院禮拜麟山主吾喜其歸依禮拜不錯矣作偈贈之亦以堅其志也

戒行之潔又能擇所出家未踏曹溪碓且打吟峯寺裏鐘

乳莫將一物縈心胸

和耿伯順贈李居士

橫擔拄杖何許語那箇叢林無佛祖但見闍梨夜不眠衲被蒙頭聽粥鼓

李居士再次前韻贈之

東山寺裏逢君語問君何謂西來祖鼻吼摧天喚不醒呼童汲水敲茶鼓

再次韻呈智禪師

語時智公在焉公與其語因偶載之今十五年

半夜鐘聲殿寺廊吹螺打鼓助錚鏦不妨白日開門聽更遣闍梨飯後鐘

祖麟作東山蔵主以一偈送之

海蔵龍宮五千卷口角流涎方誦遍不如煩此六丁神一日與君推百轉

贈行者悟本

行者悟本自幼出家不食葷酒剌血寫金剛經日誦未嘗退轉可謂有志學佛遣事而能住戒者也蓋能住戒則定慧自生今乃入惠門院禮拜麟山主吾喜其歸依禮拜不錯矣作偈贈之亦以堅其志也

戒行之潔又能擇所出家未踏曹溪碓且打吟峯寺裏鐘

乳莫將一物縈心胸

和耿伯順贈李居士

橫擔拄杖何許語那箇叢林無佛祖但見闍梨夜不眠衲被蒙頭聽粥鼓

李居士再次前韻贈之

東山寺裏逢君語問君何謂西來祖鼻吼摧天喚不醒呼童汲水敲茶鼓

虛堂集卷四十一

祭文

祭楊徽猷文

嗚呼我宋勃興承平百年虜忽犯順欲吞四川四川不然身自請行遂秉大權公見丞相首被薦迎咸謂幕府得之公賢公復知兵所向無前峴峨邛棘貨走中原控扼關陝至今保全魏公再起羣邪所忌陰擊其肘使不得志魏公既黜公亦退避高車大馬日闐于市爭言知戎以取顯位公不為彼而歸田里今復云亡尚有公議如公奇略繞試一二使得盡用何功

不濟我初被竄三危之郊公一見我喜如舊交憐我
困厄撫我良勞期我他日一世之豪今則老矣白盡
頭毛西望靈輀薄陳奠詵舉聲一號魂馳心抑

祭向宣卿文

惟公負大器識忠耿亮直敢於爲義所至有聲矯矯
持斧姦邪辟易不敢呼吸折節而取高位還隱湘山
而放身自樂於閑寂世之小人猶且望風而忌疾然
百鍊之鋼終不可屈雖常以是而得謗亦因是而名
聲赫奕比年以來公道仍開累任雄劇天驥呈才始
見知於廊廟年未七十遽掛衣冠於神武望松徑而
歸來又踰年而捐館士大夫咸歎息悲悵遂埋玉於
高岡唯有識者知其不亡所不足悲者謗焰已息讒
人已死而公名獨彰吠堯犬耳於公何傷公平昔知
我最厚憫我流落竄身夜郎平生故舊鮮書滅迹公
常手札訪生死於沅湘蹔余放還公尚康強千里命
駕相勞苦於盧水之陽凡此高義古人有之賤子顧
何足以當嗚呼奠此一觴淚橫臆而浪浪

祭劉元承文

嗚呼惟公平生幼則同學壯掉鞅舉場爭此頭角暮年
夷落歸來見公皤然一叟迎我西郊一笑如舊禍倚
人門柳生其肘忽然云亡不及執手問所以然莫測
其咎銘旌戒塗云是公柩有潔其羞有豐其豆哭奠
過喪魂兮來否

祭劉英臣文

嗚呼公之生也當太平極治之時嘗處學校遊場屋
不一遇于有司至於建炎之初值中原之亂離江湖
盜起戎馬交馳公嘗與我避亂東西間關轉徙實相
扶持忽以病告遂不可支公昔無恙年猶盛壯朱公
吳公兩大丞相各奏恩澤名聞于上江淮荆浙使華
俾公勿墜公其聽之

祭劉世臣文

惟公以明道通經爲時師儒學者擔簦鼓篋自遠方
來者望絳帳而趨隅今者聞公之葬行道之人皆爲
出涕而況平昔交游之久學問淵源而契義最深者
乎公與人交久而不移我被讒謗竄于九夷人莫敢
顧公獨率其友人欲出而救之事雖不成高義益彰
輀車在道將葬于高峯之岡我率子姪設祭道傍魂

兮宜來歆此一觴

祭黃子默文

惟靈生于盛世名門大族幼能自奮離羣立獨才足以經世如蚌之蔵珠文足以自貴如石之韞玉未及施用如風轉燭所以光明盛大可貴於世者忽沉埋於千仞之谷嗚呼子默學術環奇言論俊偉方謂雲霄里之原公之子昂以公布衣時有盛名於大學而同翼雲徙于南溟者何止九萬里而已謙遊累日猶在耳忽然云亡此實何理平昔交游無以伸哀聊陳薄奠冀魂其來哉

祭舅母雷氏文

雷在長安實爲名門族甲天下譜諜是論儻非其匹孰敢爲婚況如夫人令公之孫唯我老舅謂真吾偶夫人不疑遂執箕帚凡六十年康寧富壽宜我舅家之母喪車臨岐奠必大其後我視夫人舅家之

墓誌

故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贈觀文殿大學士贈公墓誌銘

紹興十八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贈觀文殿大學士贈公葬于撫州臨川縣某鄉某里之原公之子昂以公布衣時有盛名於大學而同門知公爲最舊當時老師宿儒英豪之士與公並時馳聲名相繼登朝廷爲顯人今其皆無在者乃前期以狀泣授使者曰我先君殁於邊境搶攘之時至今墓銘無詞以刻又因公之壻黃君談以來請銘乃不敢辭公平生遭遇蒙寵賚之渥與嘗所建言行事經兵火多失其傳獨其世次官封始終大略可考耳公諱山字貴遠淵聖皇帝改賜名冒世爲撫州臨川人自高曾以來不求仕進公雖幼警異父以常兒畜之及稍長自能好學卓犖不羣鄉閭先生欲共奬養成就之謂鄉校不足以發奮乃與筠陽龔端並遊大學而兩人皆極貧包腰裹篋徒步來京師羈旅道中諷誦不輟見者以爲異人諸公博士閱其程文而驚偉

之數與大學上遊並試而常角出其上方天子興辟雍一道德而取士皆出於學校四方英俊之所聚而識與不識一時名士皆爭與之交公亦與人傾倒無不至而公之名聞天下矣補大學上舍與賈安宅等同日擢禹親比宅宗子慶正德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近臣薦公上殺焉寶謝郎中掌校書郎遷尚書右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兩浙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方天下隨於久安吏不習事多廢職而公為人精敏勁果於職未嘗苟知公至絳州及於難靖康丙午閏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訃聞上震悼贈典有加祿其子孫內

外親屬而官之大常謚曰榮悫曾祖諱經太子少保祖諱榮贈太子少保父名用之朝請大夫是時年八十七矣公娶鄒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二人昂嘗任鴻臚寺永昇前廬陵縣尉生男五人堯臣舜臣皆某官周臣晉臣唐臣尚幼女三人洞真適脩水黃尚書之孫挾安福縣主簿葆真適艾慶嗣玉真適黃旦二君皆用公恩澤補右迪功郎有文集三十卷編次歷代史門類二百卷藏於家嗚呼士患無才或不逢時觀前世有為之士投功名之會者衆矣一離譴逐或終身不復顯公起公生陟禁近雖非意遇讒值天下開封尹兼侍講充神宗玉清萬壽宮判官神州浩繁治當屈於豪右而公遇事果敢無所回憚又嘗以事忤蔡京王黼乃復為戶部侍郎即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安州已而提舉江西州太平觀又責授崇信軍節

多事復起而膺大任人謂以公之才而遭此時必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至是莫不歎其志未極其用而惜其命止於斯也當時議者尚或咎公當本兵之地而以身任河東之役此不猶愈於畏怯回撓而以死生禍福爲一身顧計者乎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公則有焉於是爲之銘曰

公幼自奮碑砆瓌奇崛起田里名震京師上方擢掌銷類擾弗雲漢昭回下餙萬物公於此時燁然有聲橋門環聽鏗鏗說經由是取進大官大職忽離讒逐謗煽未熄天子念之訪于江湖鋒車星發召登西樞

衆方危懼公不退轉勇於循國遂及于難一心險夷公謀則早處此誠難後世可改

故右朝奉郎通判筠州黃公墓誌銘

維黃氏居邵武軍者世系遠矣代有顯人公諱元字伯瑞建炎帝相諱潛善子也曾祖諱亨朝散大夫贈太傅祖諱景朝散郎秘閣校理充徐王府侍講贈太師申國公父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御營使母徐氏吳國夫人建炎初虜犯東京僕射自河北領兵入覲總御營使大策秘畫多更其才不淹旬國步再安可謂有勳力于再造未幾虜復飲馬於

淮泗言者歸罪於公貶嶺南以疾薨于其州僕射唯公一子護其柩以歸詔兵盜間關梗澀至吉州遂留以葬因家焉公自幼爽悟不羣有志節自喜讀書業文舉進士未就以父蔭補將仕郎爲御營副使下善機宜文字丁父憂服闋權虔州會昌縣丞調南安軍司戶改差吉州判官轉通直郎知南康軍建昌縣任滿通判南雄州轉朝奉郎通判筠州待闕五年貧甚以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視其居如寒士窶人之家太守黃公其通判趙公生相家宜挾貴貴氣機必行無不勝者在會昌其宅甚少知縣吳兢爲強寇所執公單車造其壘動以禍福令持田器爲農民羣寇悔悟悉解甲聽命公與吳兢聯轡而歸觀者駭歎其在吉州也一日戍兵謀殺主將燒營以爲亂太守陶公愷素知公問計安出公語其衆推首亂者數人戮之餘釋不問明年駐泊統制官湯尚之軍中有唱言欲爲變者公時攝郡事往諭主將收爲首者數人繫平獄密以聞于朝尚之既更戍乃取繫獄者誅

之州人初不知驚公之設施大率如此方少年時自負其材欲由場屋以自奮會其父當國不令子弟取應慮塞天下英俊之路當時議者未以爲然厥後有持權勢熏灼天下者盜取名器以綺袴小兒置高等壽宜其豐爵厚祿不及其身然安知其後世不蕃衍而不卒享也哉公娶朝散大夫兗彥章之女先公十二年而卒男三人曰叟始受公致仕恩澤曰夏曰夔孫男一人恢孫女二人卜以二十七年某月日葬于廬陵縣儒林鄉鳳凰洲劉家嶺僚射墳之次銘曰

應進士舉女二人長嫁右迪功郎尉遲孝友次在室

士惟才兮幸而出乎名胄視爵祿兮若取諸其左右公獨不然兮恥以閥閱抑寒士而爭進取有此一段亨可以監權臣垂百世而不朽爵不耀厥躬兮天復奪之以壽又孰知其天兮不卒大於其後

故令人劉氏墓誌銘

前兵部侍郎兼侍讀廬陵胡公名銓之夫人劉氏世爲贛人故中散大夫提點荊湖南路廣南東路刑獄

泰民當國固寵怙勢一時權力熏灼天下中外憤嫉莫敢逆其鋒侍讀上書力折其姦至乞斬檜或諷夫人止之恐禍不測天人曰彼方爲國言事且不謀於婦人止之非吾事也特安之而已侍讀坐是貶新州又貶朱崖逾嶺海行萬里萍遭驚濤駭浪之恐而蛟鰐黿鼉之怪出沒左右夫人不爲動色家屬恃以爲安幸而登平陸則島夷雜處於荒陋區區窮絕之鄉亦未嘗一日不自得使侍讀飄泊海嶠十八年全家北歸如不曾蠻風蜒雨也於是禍患不能動其心而甘窮困閒閑萬里之外以全其節志節愈高名與高

盛等豈非夫人善自守而以相其夫子之力哉嗟夫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安而行其賢於人也遠矣秦氏既亡侍讀內徙衡州夫人歸廬陵治家事以戊寅九月十有四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四男四人泳澥浹灊女五人長適太和縣鄉貢進士嚴萬全次適福唐葉昌嗣次適上饒方自厚餘在室孫女一人相孫蚤夭孫男二人孫嘉孫夫人自紹興丁巳以冬賜恩封孺人滯留海南今侍讀始渝除罪籍進用于時贈典煌煌蓋未已也已卯七月乙酉葬夫人于廬陵縣中鵠鄉於山之原隆興甲申上初郊加贈令人泳亦以恩授右承務郎廬溪王某爲序而銘之銘曰

男兒爲國奮不顧女子知義良自許出門萬里忘憂苦欲助高名振寰宇空山埋玉知何處松楸參天神所護樵兒牧子不可度上有華表千里柱白鶴飛來解人語大宋忠臣夫人墓

故王夢稷墓誌銘

君諱鴻志字夢稷其先爲東平王氏有名朴者佐周世宗爲樞密使五季之亂子孫散徙君自高祖以來爲吉州廬陵人祖諱九疇贈右奉議郎父諱廷俊隱

子嶽出使七閩爲孫女擇對於庠序中鄭公獨以君爲可遂娶劉氏焉會舍法興以職事掌永豐龍泉縣學士嚮慕之靖康以來科舉兼用詩賦君素不喜工雕篆之文杜門不復進取築林館於喧囂之外以延士大夫侍制劉公閒以沖遠名其堂侍郎劉公才邵伯以詩美其高蹈之跡則其人可知也君之室劉氏毛氏皆蚤亡會成都運使馬公居中比方僑寓境上以賢謂公而以季女歸之子男二人曰仲約仲恂皆傳家學誦說有法男女二人孫男一人君以紹興丙子正月晦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卜以是年十

月戊寅葬于廬陵儒行鄉廬陂之原其孤以余雅與檢討公舊遊又熟識其先君扶服來乞銘廬溪王某爲之銘曰

議禮或失其說星分諸儒讜議起簧鼓淺聞詔君叔父詣金馬門一時大冊卒聽討論君守家學益造淵源升堂誦說厥聞益宣不耀其章老于丘園風流未厭有攸斯文

廬溪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

故右武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西河縣開國伯許公墓誌銘

公諱仲[illegible]字彥時世爲汾州西河人曾祖源祖士宗皆業儒父建贈武節郎妣翟氏贈大恭人公爲人豁[illegible]有大略見先世業儒不效棄去學兵法騎射絕人慨立功萬里之外紹興之初虜尚雲擾河洛間大將張俊聞其材招置麾下數有戰功授武節郎復以捍扼大江之勞轉武德郎劉豫兵犯淮南公從統劉寶破

豫大安寨臨陣斬其驍將司貴由是轉武功郎又轉武經大夫用淮西出等功特轉右武大夫詰詞褒異從都統王進屯池陽軍中機務悉以委之又統江南西路淮備將領又爲都統王陞軍中訓練軍馬改差東南第七副將又爲王陞軍中第三副將改差東南第六將又改差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復爲王陞軍中第二將本軍錄其摧敵寨旗之勞奏乞特與外任改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吉州駐劄九四遇郊禮稟封至開國伯加食邑至九百戶紹興二十七年五月己巳以疾卒于官舍壽六十有一公初補官適大丞

相張公都督大軍咸集欲以觀射公挽強弓連破的由是知名軍中參政魏公良臣尚書張公澄一時要人咸稱薦之公亦欲自奮以顯於時會敵人請和天子亦欲養息生靈休兵革脩大平而智謀英勇之士無所用其勇故公官爵止於此而惜乎用未極其材也於世士大夫爭以文儒進而公晚年亦好觀書延師儒以教子公娶張氏封恭人生一子曰汝楫以蔭補忠訓郎幼警悟雍容雅度不類將家子折節讀書弱冠遊場屋已兩舉薦舉蔚然視科名可輟取公之後復以儒起家可謂榮已女二人長適忠訓郎劉允中今亡次適成忠郎張炳孫一人曰紹祖尚幼其孤卜以其年其月日奉公之柩葬于其所廬陵段元狀公之始末與其孤汝楫偕來乞盟允同郡名儒而汝楫嘗執經從之遊者也知公之詳而其言可信廬溪王某爲序而銘之曰

公初執戈虜渡湟水詔大將軍中征不軌將軍謂公材質之美持半段槍排折馬箠嘗爲軍鋒先登摩壘手斬桀賊功不旋踵敵人退驚飯反箸已遭時罷兵英雄老矣百有一試所出糠粃儻其材業胡止此今公有子乃舉進士感發自幼雍容閑靡兩貢南宮幾

一路疑獄及滯訟屈於權勢无由是人爭薦之凡得七章以考未足止關陞右從事郎在武岡時溪洞楊再興阻兵猺亂朝廷下銅獸符發武昌兵躬討軍無宿儲守令搏手無他謀適樞密院刪定官方公疇爲通判方公有異材密使餽糧不以潔

數日而賊破當是時羣蠻視方公號令如風雷邊氓感方公恩德如再生獨太守不察機事有不可旋踵乃以方公爲侵權起大獄聞于朝羣情怊怊達可率同僚欲白太守辨其事之所以然郡僚有平昔遊方公門者反背誹助成其獄此正韓退之所謂平居強笑語至落陷穽不一引手拯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小人之態自昔如此厥後太守卒以言罷而方公亦湔洗功狀粲然皆如達可之言武岡縣令素違緩不集事而軍須皆達可出力及奏功則推美於令而令受其賞此尤人所難者嗚呼事難乃見君子達

可行已臨政皆有過人不可以毛舉故取其大槩誌之則其平生操履節義皆可見矣余嘗見方公手書與達可有高義絶識追配古人非虛語也秩滿就移攸縣丞忽忽一日聚羣子弟姪語平生若將之官而相別者是夕得疾終于家實紹興二十有九年六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初娶彭氏再娶左氏男四人長不及名次如圭如熏皆力學季尚幼女一人適進士劉大亮孫男一人明年十一月甲申葬于邑之北鄉南嶺之原如圭携其先友左君時彦所撰行狀來乞銘爲之銘曰

故亞氏墓誌銘

夫人玉氏其先蜀人五代之亂徙居江南因家于安福人有諱繪者仕南唐官爲承旨繪生諱皇賜本貫如舉調袁州宜春主簿夫人蓋謨之曾孫而父祖皆晦跡不顯十九歲歸于同邑劉氏諱昱字明叔

方是時王劉俱以財雄鄉里而夫人天性儉簡屏內靜嚴服玩無纖靡之飾姑窮居二十有八年病風瘍凡飲食臥起必須人而夫人朝夕候伺靡不順適其意逮炎末米斗千錢諸豪方閉貯大利夫人獨語其子曰歲饑盜賊蠭起癰積盈腐非福也乃盡發宿峙斗置牂取十之一鄉閭多賴以活明年劉大任據郭江作亂所過焚掠殆盡獨智夫人之居臧炬弗焚厥後雖大千他盜亦有以見夫人智慮之高而賊亦初有所激也夫人以紹興四年二月丙戌終于家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清化鄉洛陽山

語余曰吾母生平嚮重儒士而使子孫皆從君遊非一日也若得君文銘其墓亦庶爲慰先魂於土中於是趙其葬而許以銘焉蓋余初舉進士時至其夫人喜甚即具飲食令其子相與敘締逮余隱居鳳停山諸孫亦數隆相從於巖穴之間既而中原擾亂衣冠避地來江南者踵相屬夫人悉能言其若某人者實是如此也使其子厚交之自是交游日廣名聲日聞于天鳴呼婦人女子生僻陋之邦而識量高遠如此死之日神色不亂出篋中物區處後事皆宿有籤識無毫髮遺恨言訖儼然而逝夫人享年七十有九後其夫之死二十有二年子男二人彥貞少年克家先亡彥弼幼孤能紹興元年大丞相宋公安撫江南日因軍興補迪功郎辟臨江軍新淦縣尉女三人長適同邑許特立次適進武校尉彭安衡次適王庭瑋進士女一人嫁王顗下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秀峯之西古木園銘曰

酒有何好中藏妙理詩非窮人窮乃工爾二者皆樂幸以樂死便爲勝士古亦如此

故段夫人墓誌銘

故廬陵秀才李愷字彥強之夫人曰段氏其先臨淄人至唐段成式爲吉州廬陵居士姓劉氏元弼其字也諱茂實世居吉州安福相

人父諱貢字仲實官至承議郎方布衣時以文行知名縉紳間南昌黃魯直有盛名於文章不妄器許嘗過其友硤江蕭公餉家見其文拊髀驚歎後爲大和令始相與深交而力延譽之承議公既登第調筠州高安縣主簿時蘇大史謫監高安酒稅一見異其材日與論說古人製作關鍵手爲校正國語等書承議公由是文章益進夫蘇黃以文章擅天下而承議公乃得俎豆兩公門下賓客之列其風流人物可想而知也夫人自幼習見其父出入蘇黃之門言論俊偉遂能誦蘇黃之文暨略上口而通其大意至於六經

國語等書皆涉獵焉承議公愛之選壻得李愷而歸焉其姑永壽縣大君婺居治家嚴肅唯喜教子坐堂上日聞弦誦聲故其子沈博學登乙科仕至陞朝有聞于時愷不幸學成而壽夫人傾奩且益買書縱諸子交四方賢豪以卒其業於是乃令其子懋負其藝於廬陵糊名數千人之中四取鄉舉幼子恕嘗爲都魁再舉登第調贛州司戶參軍二子皆名震場屋而恕先決科鄉人榮之者緊其母之賢也夫人初以孝謹事其姑稱賢婦以賓婁以詩書自教其子而識其子之所與遊者皆偉人可謂賢婦

夫人之先以文鳴歸進其良以儒稱遂能漸染談六經傾奩買書充屋楹坐令諸子拾紫青女子之事斯爲榮又能遵子交豪英試與俱來端可驚厥德既修

墓誌

故右奉直大夫康公墓誌銘

康氏世爲開封祥符人公諱圭字南仲性孝謹通練時務能談當時事冗穴奬源皆有本末故入仕以來所至有聲初以蔭補大廟齋郎授將仕郎衛州新鄉縣尉當塗交薦陞從事郎又陞儒林郎監定州北嶽廟改宣德郎監在京廣衍倉爲博州司錄知興仁府南華縣監左右騏驥院草場靖康改元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除開封府戶曹將擢用矣是歲金虜再犯東京公携家自圍城中出望江淮南走冒百死求一活而不自保也會張丞相召入相遇入建康論時事知其材可用既拜相除公知德慶府德慶所隸止兩邑賦入無巨餘改陞藩府之後前政輒會肇慶例百色皆增於他州至是財用頓窘公究其奬曰元不曾申明朝省一切當如舊月給減省宜自太守始由是財用僅足而官吏請給亦不闕人皆難之劇賊駱科起湖湘擾二廣將犯德慶去城十餘里列寨城中恟恟咸請避賊公曰我非不知驅羸守卒不可恃之城亦不禦迫今無有知公者余謂世之君子非特不以當蒼皇蠭起之賊勝負未可必但吾守城不可不去乃率州兵保甲登城列旗幟以候賊聞鼓聲謂城中有備一夕引去州人德之繪公像于家示不忘也自德慶罷歸年未六十不復仕宦十六年以某年某月某日無疾危坐而化享年八十有二官至右奉直大夫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公曾祖諱九齡故東頭供奉官祖諱汝故贈通直郎父繼隆故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累封安康郡大夫人公娶胡氏次董氏次嚴氏次董氏皆封宜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曰行簡早卒曰光祿右迪功郎潭州善化縣主簿女二人文卒于官舍次曰照祖前潭州長適進士李元卿先卒次適進士曾昫孫三人寧之慶之皆將仕郎永之以公致仕恩澤奏未下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廬陵縣儒行鄉青湖山之原右奉直大夫謝公鐸與公同立朝辛苦渡江知公爲最詳以狀來求銘序而銘之曰

公材足以經世未始出而自媒守孤城於海嶠當兇寇之猝來驅羸卒以捍敵志臨危而不回賊亦引退城亦不禦迫今無有知公者余謂世之君子非特不能知知亦不能用用亦不能盡其材作此銘詩以寫

其裔

故左朝奉郎前知潯州董公墓誌銘

董氏於吉州潯顯姓世居永豐縣其族繁衍時有聞人公之曾祖諱洙擢進士第爲桂州觀察推官祖諱唐贈右中奉大夫公諱觀字坦叔幼孤能致其孝於母稍長慨然有志於學欲以榮其親棄貲産勿問委昆弟以養母年未冠一日感感于懷遇

今上即位轉朝請郎賜紫金魚袋享安佚之樂亦人生之所難得也壽八十有六忽呼兒孫如平時訓以勿負壇即奄忽而終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初娶曾氏再娶許氏子男二人皆曾氏所生長曰逢吉早亡次曰膺右從事郎知融州融水縣女一人嫁進士曾彌高孫五人長曰伯瑋逢吉子也次曰聘曰玨曰璹曾孫八人大猷大雅大節大亨大受大任大成大明是歲閏月九日葬公于新淦縣揚名鄉慕善里今剛山之原其孤以興化太守張景純狀公之行事來乞銘銘曰

公以孤貧振拔崎嶇徒步千里登名天衢初仕得尉邑當大湖大盜猝起官僚四逋公獨建議卒擒凶渠有財如此未盡發舒時莫能用宜有後歟

故縣尉劉公墓誌銘

君劉氏諱彥弼字英臣世家安福之北四十里曰東岡蓋古毛亭之地王烈之安成記厥稻馨香飯如凝

脂即此毛亭也故其俗貴重農桑不趨末業君自高曾以來家已富殖而好施然爲士者尚微至大父時始置屋延納鄉里宿儒使子弟擇術受業由是稟問之劉彬彬然多儒其家矣君考諱昱尤能捐金帛買書至萬卷君自少強敏能讀其書長而才具秀發曩嘗有聞于人建炎初江湖盜起余避亂山中君亦棄其書以相從蒼惶轉徙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於是益知君才行爲詳與兄之子冀同室廬無異殖僅三年矣如其父不沒鄉閭以爲難兵興歲荐饑人方閉廩乘戾之急君獨先時平其直出之價卒不踴歲如是遠近德之性和樂喜賓客居家與待交游終日不見墮容尤能振人之窮急君之居鄉大率如此士大夫識知者皆知其有學問襟恨其平生以貲蓋其才故不能顯大丞相朱公以軍興制置江南君因補右迪功郎有薦其才用權新淦縣尉提點江淮荆浙等路鑄錢向公行之直秘閣知道州向公宣卿兩公皆一時顯人咸辱薦之未及行君已得痼疾紹興十二年九月二日終于家年五十有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清化鄉鴨遊原娶王氏男一人庭堅初業進士是年與兄之孫暕俱以外姻故丞相吳公遷養授承

信郎女一人余之子曰頤其壻也庭堅以君從余遊最久且有姻婭泣請掇其事誌之誌成人以爲無溢詞廼使刻而措諸墓中復銘之曰

士生一世苟或不遇時善積一身苟人或不知人不知苟天知之唯天知苟必報施

故彭夫人墓誌銘

廬陵段允喪其母三年厄困不能舉挾書册走四方爲旅人欲盡力致其孝以葬紹興十四年正月抵廬溪狀其母以告曰葬有日矣卜以三月壬申作馬鬣于儒行鄉樟山之岡求文以銘其壙余嘗與段之父元游並美學校又及識其大父承議公因以知夫人之賢是宜允之來請也夫人彭氏世爲廬陵人曾大常博士諱齊以文章名播海內一時公卿傾慕之至今士大夫猶能誦大博之文至於醉墨戲豪時見於野史小說則其魁豪風味可以槩見也祖諱訖不仕父諱聞咸復能文辭終於廣州觀察推官與承議公同州里相好又同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故夫人得歸于段氏夫人生名儒家涉獵書傳知以禮義自飾事其親以孝聞至爲段氏之婦事舅姑如事其親承議公與賓客琅談夫人治酒食咄嗟諾而具其夫字元美

力學淹貫羣書取官不得志夫人導以泉石之樂故
能使承議公日與客飲酒而忘其家之貧又使其夫
不以得失累其心而終身不戚戚者實有助焉元芙
先七年而卒其家益窶夫人閨屏蕭然聞其子讀書
夜寒聲出金石則喜曰我幼閨先大博微時如此女
用以起家於是夫人又能使其子甘寒饑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得自強於學問至於有立者歟今之爲士
而不能安貧苟冒突捄失其守者多矣幽閨婦人能
爲士君子之所難是其爲德豈不侈大矣哉夫人生
三子長曰允宥才行鄉舉異等次曰雍亦好學幼曰

亶柴毀而卒女二人長適進士蕭安行亦以闔訃大
慟而卒幼已先夭孫男曰荀孫女二人皆幼夫人享
年五十有八死之日實紹興辛酉四月二十八也吾
既許段子以銘而序其事乃銘之曰

婦德弗耀閎于閨門能談詩禮乃大其傳亦既有子
而又有文升于州里頭角嶄然人不稱其子而賢其
母謂真彭夫博之孫

故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吉州安福縣老儒王遵道諱行已之女遵
道業進士有聞于州里初以詩禮論語等書自教夫
人讀數過輒成誦耳聞目染不待勤苦而成字畫亦
工故人蕭公敞素善書見夫人垂髫時學書驚曰此
女可教因授以筆法由是書益好遵道愛之爲選壻
得同邑劉戶曹邦傑之子大虛名敦實未冠以文行
知名夫人年十九歸之逮事舅姑內外歡欣無一異
言舅姑稱之未嘗有一日不滿之色又能以順相其
夫處其家以勤儉至於奉賓客車馬驟至則傾篋中
物無吝情戶曹公初爲明州奉化主簿夫人長子曰
思文始就外學日誦千言夫人夜具短檠手自縫紉
而勉之誦聲琅然響徹隣壁縣僚聞而歎美常語于

家以激勵其子弟而稱夫人之賢也夫人生三子曰
思文兩貢于禮部曰思問思謙皆俊而有立女五人
適士人周郁段徽柔伍稷臣朱侯度將仕郎李翀孫
男十人作肅九垓作乂作哲作謀大虛鳳富學問
扈九齡女九人曾孫男六人女四人大虛鳳富學問
而不樂進取二親既沒年尚強不復掇科於場屋益
讀書爲文以自喜夫人雖好學然知古今而識道理
視榮利亦泊如也大虛嘗言吾得老於丘園以樂其
生不以富貴得失動其心者吾妻實有助焉夫人能
爲小詩大虛未嘗以示人獨於余厚善時得觀之其

意亦謂此非婦人女子之所當急詩一傳於人則爭相騰播卒掩其內行然以婦人之知書識韜墨又以教其子孫非賢能若是乎余觀夫人子孫滿門皆顯秀而能屬文固已知異日劉氏之後必有興者寧遠縣丞江致堯叙夫人之行來請銘每以賢婦稱之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以亂道乙酉八月微疾忽呼兒孫環立左右戒以孝弟輯睦勿墮家訓語畢而終實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以丁亥十月丙午葬于安福鄉焦坑之原銘

婦德之賢弗衆于外良史不書惟銘可載行稱于鄉歸宜其良階庭競秀蘭馨玉光他年駟馬車煌煌生不及享後益昌

墓誌

故左朝奉郎劉公墓誌銘

劉氏世家安福縣即古安成郡也自宋彭城王義康廢徙安成郡因家于郡之西隅其族至今猶繁也五代之亂所在盜起有劉德言者率遊手之民團聚爲鄉兵以捍閭里事平以其兵歸朝聽命藝祖嘉之以兵屬諸將以文官賜德言終于水部員外郎自水部八世而生朝奉諱安世字世臣幼敏悟自知力學時從祖諱溥方以能文博古爲世名儒晚年甩天下特見其成耳由是舉族儒業皆從祖與世臣淵源所自也世臣自負其材謂科名何必取每遇取士之歲多士咸集紆侈袂曳方履望棘門將鼓篋而入輒以近親暮服阻不得試凡如是阻試者連更六次豈天付之才而阨其阜達非命也夫紹興十四年始獲就試是歲掉鞅者五千人以君爲榜首人薦說者謂北斗第一至第四爲甩星君平生未嘗遭黜落纔兩試而兩甩多士其材不可敵也明年登進士第授岳州司戶參軍獄有野夫傭顧於家姓大

父病乞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其家誣以盜物而
去獄已具君爭之曰奴以孝而省父病乃誣以爲盜
衆服其說而釋之郡丞以財用不足爲名議減將校
月支諸軍日守司戶之門且譁州民大恐君曰給納
吾職非丞事也亟發帑給之無一人敢叫譟者遷益
初怒君至是反自愧作詩以贈君而稱其材後爲永
州教授適丞相張魏公徙居是邦今侍郎王公宣子
綰銅虎符二公皆註意延譽之迨魏公再用欲薦之
而以纔去君亦抱疾求退矣秩滿改宣教郎知贛州
遂以無事君素有微疾當此二人而栝其根芽三年
零都縣邑大而俗獷有大駟孫氏鍾氏爲害異時爲

縣者莫敢輒呵君首窮治此二人而栝其根芽三年
思贈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彭氏封孺人男
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皆業進士能文詞格非奏
補將仕郎女二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錄事參軍
賓依君之考臨終以諸子皆早亡婚嫁未畢爲憂君
泣曰安世任此責願無憂厥後聚諸孤同居貲產秋
毫無私諸孤孚婚嫁了方及己子孫遠近聞風負篋而
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其學以明道通經爲主不專

傳註世俗之文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
藏于家遺命不得以佛事薦享蓋平生所不喜也將
以乳道六年十月庚申葬君于循化鄉封紫嶺之原
其孤携奉新宰楊廷秀所撰行狀來請銘廷秀名萬
里自幼執經帳下學成即登第益能爲文以顯於時
今亦爲劉先生制服先期門弟劉承弼復與衆私謚
曰清純先生嗚呼師弟子朋友之道廢久矣忽見此
舉可以興古禮振頹俗遂併書于石銘曰

世有逼儒清純靜默不求人知名自赫突挾藝射策
每發中的三歷州縣洗手就職宰臣欲薦命製其力
考其平生勒銘于石

故孔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孔氏世居臨江軍之新淦其族甚大不知其所
以徙異時經甫伯仲以文章居顯位名重天下世號
清江三孔遂爲一世名門士大夫偉其望而爭與爲
婚逮崇寧餉黨之說起取元祐以來名卿才士悉陷
黨中皆一時俊異也於是三孔散徙不敢以譜系自
矜唯夫人父俊民實其近屬爲潭州湘鄉縣尉與廬

陵郭氏接境壤知郭氏世業儒有字君建者名播州里遂以其女歸其子景聞焉景聞既筮仕監戶部酒庫獲轉運司文解夫人年二十三歸之入門而少長相慶喜其有孔氏家法而無孔氏閫閾氣其祖姑老至百歲封孺人夫人事之積年不見有苟慢之容事姑尤謹上下戚疎靡不愉悅景聞所居當新途衝故人賓客日至夫人密爲具酒食咄嗟而集三之衝故人賓客日至夫人密爲具酒食咄嗟而集三此吾職也雖賣廛中物亦當爲之景聞初爲其州稅官懼殫煙不敢携家屬夫人生三子長曰仔已能立次曰份未冠夫人日遣從師問學夜則燭短藥置座

隅聽其誦書份亦頴然異於常兒自知刻苦磨礪以成其材景聞罷官歸是歲科場份以預鄉薦景聞亦驚歎息間里識之者尚少踰年試禮部遂登第歸榮其親於是人始知其材而俞然稱譽之且歎古之所謂賢母者於夫人皆可考也自出官堂除三郡教授政宣教郎才饗寖聞于時有矣紉子偉早夭女二人長適李揚次適鄉貢進士羅全德孫男五人杞梓椿柵年進士第調柳州推官適太守以墨敗經略府欲選能吏以撫摩其民而部使者咸以君爲能遂縮銅虎有七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新途疇陂之原左朝散郎攝州事踰一年先是郡有大姓以賄亂政姦脅侮文通判贛州羅欽若叙夫人之行狀其孤又以景聞之命來請銘爲之銘曰

孔氏堀起震驚南斗一時聲名風生雷吼江西氏族無出其右夫人在室世習熏染來宜其家爲婦爲母以義教子磨光剔垢梯雲取官如探懷袖夫人之榮尚攸于後

故劉推官墓誌銘

劉氏得姓逺矣而君諱洽字百禮世爲吉州安福人余幼從鄉先生劉公濟考其譜系之所自出與郭明叔內翰嘗誌劉氏之墓皆云晉安成太守遐之後公濟以文行爲鄉里儒宗晚以特奏廷試爲第一厥後

諸劉益蕃衍彬彬多文學之士君最後出尤警悟絶人讀書不常勤忽一日閉戶經月不出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比他人窮年盡氣勞苦而不得須臾息者力常有餘會新法更用詩賦老師宿儒既歿士皆商之君獨操筆如素習精深律切得唐以來作者之由是聲動場屋三掇鄉舉皆連中遂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柳州推官適太守以墨敗經略府欲選能吏以撫摩其民而部使者咸以君爲能遂縮銅虎攝州事踰一年先是郡有大姓以賄亂政姦脅侮文廢法又承創奬之餘大獄方興追繫接踵其道君辯

其誣枉者瀕滌之數日之間狂窒幾空老姦大奸縮頸遁逃柳爲僻陋庠序廢墜君爲興學日延諸生登堂誦說於是州之秀民輻湊褒衣博帶如齊魯焉轉運使李公紹祖尤加識拔奏辟爲屬官成命下而君已病時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柳州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二祖諱質父諱開皆隱於閭里君幼孤五人曰杞力學有父風餘尚幼有詩賦論雜文十卷號青錢集藏于家君平生倜儻不事細謹無貴賤皆與之遊至當官臨事剛果有不可回者矯南吏習苟玩驟見君所爲往往羣嘲而飛謗部使者久而卒知其賢交章薦于朝唯壽不究其材使天假之年當有著見以自顯榮於世其孤卜以明年十一月丙辰葬于安福縣西萬石塘之原泣叙君之始末以君爲余門下士來請銘不可不銘也乃爲之銘曰

得官南走枕榔林忽從青霄墮崦岑驥行萬里馳騖駿出門折軸理莫尋乘風破浪違初心雲帆方張落蹄涔爲銘子墓誰知音萬里山高與水深

故桂嶺劉府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illegible]字微之廬陵陌學老儒也爲人倜儻善談前世治亂其國家所以存亡興衰勝敗所繇抵掌雍容一座盡傾莫能與之抗其於書無所不讀而掌雍容一座盡傾莫能與之抗其於書無所不讀而名動場屋後進慕之出其帳下者皆嶄然而有聞少年時與上計吏偕至京師試不得意乃上書言治亂之事不顧忌權貴久之會蔡氏用事變更治令取當世宿望大臣嘗有功而不附已者籍其名謂之姦黨而君士人上書不合意者籍爲邪黨而君之名在焉天下賢者所得之禍反以爲榮耶君坐是不得預三舍考選宣和三年始以免解登第調賓州上林丞會村民有告隣婦殺其妻者君適權尉事驗視以爲非太守怒欲按之君爭不已忽遇赦兩釋之由是太守始知君之賢與諸司交薦之闕陞從事郎就移賀州桂嶺縣令秩滿以疾終于容州建炎已酉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君初娶歐陽氏子三人長曰德驥次曰德麟幼曰德象德驥德象同登建炎二年進士第德麟嘗以才武舉至行在德象以宣義郎終于廣州教授德驥朝奉郎通判欽之罷始扶君之柩歸廬陵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之原未幾德驥亦卒以治命屬其子某使來乞銘不可不銘銘曰

奮身業儒崛起蓬廬晚始登科誰識此老十年之間
復見二妙三折蟾枝宜大顯耀胡嗇其年歿于嶺徼
歸葬故鄉勒銘以詔

故呂氏宜人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前通判吉州軍州事趙公名伯澤之宜
人呂氏世居衛州之新鄉譜系所自時有[redacted]人贈金
紫光祿大夫諱持者皇曾祖也登封縣長官諱覺者
皇祖也朝請郎通判忻州諱無黨者皇考也長官有
女適弟王氏是爲顯恭皇后之外舅宜人視后爲表
姑后愛其慧淑欲留宮中以候其長宜人性冲淡不

樂也然呂氏因之門戶浸顯公卿貴人走奠求婚於
呂氏者袂相屬于道呂氏獨欲擇對於士人中會三
舍法初興通判公纔冠屢中高等馳聲庠序間呂公
初見以爲國器遂許以歸焉宜人雖生於大族德性
柔淑樂勤儉能以法度自飭於閨閫上承下順無纖
芥不滿其意諸呂南渡困厄不能自救者悉力卹之
無少靳方少年時以閫內事自任而勉其夫以學遂
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由是仕宦四十餘年所至有聲
實有助焉先任興仁府幕官適軍興當干戈之衝遭
家屬奉大夫人版輿避地于壽春大夫人欲留宜人

奉西公靈公弼公偉歸于趙氏宜人撫之如己子與
師韓同就學人不知其爲甥也孫女一人曰嚴娘尚
幼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公監吉州秋試鎖院宜人與
兒婦讌飲話平生若遺訓者至夜深無病沐浴而亡
八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卜以二十八年十
二月十一日葬于吉州安福縣新樂鄉嘉林大塘岡
之原銘曰

呂所自出原于齊姻聯戚里門寖輝不願
婉獨適賢壯得所歸良人弱冠名四馳早宰月脇摯
桂枝江淮所至爲吏師夫人端能助設施家聲千載
尚可稽盧溪今作幽堂詩

墓誌

故保義郎劉君墓誌銘

君諱冀字克京姓劉氏世居吉州之安福其爲人倜儻簡易不爲小謹喜振人之急於財物無所顧計大抵重信義凡與之遊者父事其父而益親莫不播其譽君卒以遺表恩澤奏二子豈偶然哉君娶同邑朱氏生男四人長曰文炳早卒次曰暉曰昉曰曄皆業進士今爲保義郎前撫州臨川金谿縣巡檢君嘗慮以學問俾換文資暉亦自力獲江西轉運司文[illegible]第上官諸司咸知其才多薦之不槩以武弁選[illegible]文三天適李震亨主諫戴恕行皆進士也孫男三人孫女六人君得疾數年猶健飲紹興辛巳正旦日衣冠坐堂上與親族相慶至暮飲酒如常明晨奄忽而化享年八十有七先是紹興二十九年上以東朝壽考霈澤天下君以年踰八十特封保義郎致仕人咸謂君生平爲善雖增廣田業未嘗有一毫欺於人與夫近世兼并之家挾市道乘人之急而賤取之所以驟興驟衰者異宜其天假以壽暮年復享官爵亦可以勸鄉閭之爲善者數諸孤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君於清化鄉忠孝里書院之原異時永新劉楚公作持白刀突出草間闌官道刼行旅者所在蠭起君栖草屋於山間延北方流落之客曠以芻粟經年賊平乃得行後有去爲顯官者君初實不知亦未嘗自言會前靖康宰相吳公來長沙聞其客談君之美使人招置見君貌壯健欲留君幕中補以官君不願就爲擇其子暉與叔之子庭堅留吳公門下未幾吳公薨卒以遺表恩澤奏二子豈偶然哉君娶同邑朱氏生男四人長曰文炳早卒次曰暉曰昉曰曄皆業進士今爲保義郎前撫州臨川金谿縣巡檢君嘗慮以學問俾換文資暉亦自力獲江西轉運司文[illegible]第上官諸司咸知其才多薦之不槩以武弁選[illegible]文三天適李震亨主諫戴恕行皆進士也孫男三人孫女六人君得疾數年猶健飲紹興辛巳正旦日衣冠坐堂上與親族相慶至暮飲酒如常明晨奄忽而化享年八十有七先是紹興二十九年上以東朝壽考霈澤天下君以年踰八十特封保義郎致仕人咸謂君生平爲善雖增廣田業未嘗有一毫欺於人與夫近世兼并之家挾市道乘人之急而賤取之所以驟興驟衰者異宜其天假以壽暮年復享官爵亦可以勸鄉閭之爲善者數諸孤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君於清化鄉忠孝里書院之原異時永新劉楚公作持白刀突出草間闌官道刼行旅者所在蠭起君栖草屋於山間延北方流落之客曠以芻粟經年賊平乃得行後有去爲顯官者君初實不知亦未嘗自言嘉祐間賢宰相也永豐董侍御元符間名御史布衣時嘗讀書于此鄉人榮之名其處爲書院原母毎遊

息其間而想見其人爰陰陽家以爲吉地遂葬焉陳來來銘爲之銘曰

爰於好義良獨難望之魁然偉衣冠無心梯雲登廣無畏爭毒考仍賜官佳城鬱鬱山四環前賢讀青山水關石上猶餘展齒斑埋玉於此萬世安

故左奉議郎劉君墓誌銘

晉邑鄉貢進士劉承弼書其叔左奉議郎諱庭直字諤卿之行狀世次來請銘曰劉氏故家宜春自七世祖豐城府君徙居安福豐城博學善屬文嘗有文集二十卷又作易集傳未成而歿紹興三十有二年十二月甲申葬于清化鄉黃田廟坑之原廬溪王某爲之銘曰

王父仕先家益富饒始置書館教書聚書至萬卷日延四方賢士以故諸子交游日廣而學日新紹興初以詞賦取士君與兄禹錫尤勤敏自礪數月之間已斬然有能賦聲是歲君舉中魁選禹錫亦同貢于禮部明年禹錫登第厥後選舉兼試經義君復以詩學被薦明年亦登第以歸鄉大榮之調鄂州司戶鄂於荆湖號爲劇屯兵數萬司戶掌軍食無一人敢者太守頗驕肆欲之獄屢刱院官使咸欲迎合其意君獨執不從於是人始知君剛而有守轉從事郎爲蘄州武陵縣丞舊無圄君始創立前隅永泰渠

因建大橋於其上州人皆便之未幾甘露降于後圃海棠之上太守蘇公籍見而喜之移植於新堂之南牓曰瑞露棠會教官陳元裕被召君典教事踰年講訓有方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圖子祭酒楊公椿列薦于朝改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未赴而君已病轉奉議郎致仕紹興三十年八月一日終于家君資材見知於當途方將顯榮於時而天壽其壽悲夫君初娶伍氏蚤亡再娶向氏文簡公之後也男三人宏中處中德中女二人家有文集二十卷又作易集傳未成而歿紹興三十二月甲申葬于清化鄉

黃田廟坑之原廬溪王某爲之銘曰

故弟才臣墓誌銘

庭瑾字才臣安成王庭珪良贍弟也幼博敏孝悌發於天性胞次明白尚氣節自宗族閭里及其所嘗與遊之人寄託以事雖踽白刃不移蓋如古之立義不侵色然諾者也室中空虛而常假貸以赴人之急人見之外多事而中泊然實與事闊也少年在庠序其

志亦軒然欲有爲於世會某登第得官湖南當宣和
天下極盛之時見公卿大臣其語偷知其將亂棄官
而歸庭瑨亦即日褫舉子服芒鞋竹杖相從於寂寞
之濱爲余藝修竹結茅堂草菴廬溪之上蔵書數千
卷彈琴賦詩日哦其間自先人捐館三十餘年共甘
苦同衣爨雖蒼猝離亂之間相扶挾轉徙未嘗一日
失也某不能治生身口所須悉傾給于弟而庭瑨每
視余意之所欲爲雖甚勞窘不輒亂家事無細碎必
身臨之曰不以累吾兄由是某益得放志煙霞之外
支願蔽髮而無朝夕是憂也近世風俗壞士或親在

而異殖爭不平僅如毛髮比而訟鬬于庭者於是鄉
黨隣里聚而言曰昔黨俗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蓋聖人惡風俗之漸靡於此之時能以一槩自脩
於其鄉者猶可掇而書之唐人或有取於閭巷刺草
之良況嘗爲諸生而人多識之者哉於是從鄉黨隣
里之言而書之嗚呼天固奪余之恥使是子也不克
延于上壽歲止五十六以疾終于家紹興十一年五
月巳未也娶劉氏男二人曰顗曰顗皆力學女一人
歸于進士劉翼卜以是年十月甲子葬于安福縣東
郊從先夫人之兆也某復繫之以銘而爲書之銘曰

盧泉之南秀嶺之西名一牛眠馬鬣封之

故弟漢臣墓誌銘

庭珍字漢臣先君居安福之連嶺生十日而從先君
徙居城南稍長與羣從同學于里中志獨軒然不喜
凝凝爲童句書生歲升于州益不樂欲假他技以自
振立乃益治產起權變以故貲獨饒交四方賓客飲
酒叫呼窮日夜不厭或探摯以去亦無所愛惜退而
與閭里賤者遊亦傾身令厭其意士之羈旅困窮不
能自託與族姻之不能自贍者傾橐振之不爲後日
有無計也里人有爭者嘗面折其短人亦不以爲忤

事余亦欲記卒葬之年月于墓故爲之誌兄王某書

故弟德莊墓誌

余幼弟庭瑾字德莊風敏慧涉獵書傳百家之學試藝不得志從余隱於虞溪之上築室號清隱堂旁建金蘭館聚書延四方儒者其居在窮僻陋巷之中不干預人事開竹徑通草堂從余彷徉未嘗不移日也享年五十有一紹興十二年五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清隱子男三人初娶劉氏生頗再娶高氏顯顒皆業儒女三人長適進士劉可行次適承信郎劉暕季尚幼庭瑾性孝友工書有楷法風神瓌秀脩眉長髯絶類秦少游死之日畫工貌其像不能似有以少游像置靈座遂逼眞余乃哭其像而誌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安福縣翔鸞鄉棗湖之原盧溪眞逸王某書

劉氏二婦墓誌銘

盧溪居士王某之妻劉氏同縣鄉貢進士諱瑗之女卒於紹興十三年閏四月三日壽六十有六一子名頤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居士弟庭瑾亦娶劉氏同居之女以紹興十四年六月十日卒壽五十有九父諱成制亦嘗貢于禮部二子曰顒曰顗一女嫁承信郎劉琥堅劉於安成爲望姓二父皆高才碩學名動場屋故二女幼孤皆習之禮義及笄而歸于我家余兄弟方遊郡學貢于京師幼弟未娶所以奉吾父母恪治閨屏甚肅使吾父母無晨昏憂而余因得優游取官以歸榮其親二婦默有相焉先君子歿僅四十年余兄弟無異爨亦二婦恭儉和柔職饋爨於內以佐之耳自爲女至於爲婦以至舅姑歿數十年飲食笑語相燠熱無一日廢也內外族親異而侗之卒不見有纖芥形於色豈釋氏所謂宿因同於彼處沒而來生此耶故其終也復相繼而有余妻先亡年死後一年仲婦亦臥疾時家人有夢遊石屋山二婦獨留不返曰者卜地閱其圖當窓湖石屋之旁豈偶然哉居士乃以紹興甲子十月乙酉舉二柩合葬而銘之曰

其生也二女同居及其長而有歸也又相爲姒以相其夫故其終也掩爲一墟前瞻石屋旁臨窓湖山蒼水清宜卜此乎

故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世爲吉水著姓曾祖宗舜祖誠之父楙俱爲儒生隱居田里夫人幼從父兄學通句讀曉大槩稍長因觀古烈女傳輒能誦說始末謂其父曰今之

爲士而知名節者尚少古之婦人操履乃如此其節凜凜與秋霜爭嚴可不畏慕之哉廬陵段公承議州里名儒聞而聘之於是夫人年二十有五歸于段氏爲承議公之孫婦諱永字偉長之妻夫人性恭慎自髫丱時鄉黨稱其孝其歸於段氏也奉舅姑如事其父母時不少異也舅既亡姑老矣閫內事悉夫人任之凡婦事之所宜職者靡有闕也段氏世以濡善立門戶子弟不務殖財唯心醉乎六藝之文由塲屋以取世資其效迂而多遲以故段氏未達者常貧夫人獨能安於貧而樂爲勤儉自刻削不以滂濶之

養責其子而縱之使學至鬻笄髮閒物買書以延師友此其志大而所斷不在於歲月之閒也可不謂之賢哉紹興二十一年閏四月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後二年四月庚申葬于吉水縣中鵞鄉比坑之原一子曰謣妙齡已預鄉薦夫人幸及見之而恨不及見其成爾謣今才譽益進他日必顯榮以爲夫人積善之報二女長適進士李大圭次在室嗟夫余嘗及識謣之大父行又與其羣從諸叔遊故知段氏爲詳今偉長以夫人之狀并其弟世榮之書不遠數千里至汝部求余銘可不爲之銘哉故爲銘曰

古哲婦節磊砢能慕之自髫髽耆身雖不豐後必夥我作如是銘其誰曰不可

故劉君德章墓誌銘

君諱璵字德章姓劉氏其上世居金陵唐末五代江南之亂舉族遷于吉州分爲三派一居永新之中村劉楚公家是也一居安福之下村一居太和之上村又名九洲君之祖高曾以來自九洲徙居安福令爲安福人曾祖迪祖仕先父良軻皆隱居不仕君幼敏悟博學善屬文尤邃於易往往脫傳註而得經旨時方興三舍君在州縣學月試常占魁選舍法既罷君

不喜爲偶儷之文掉鞅舉塲輒見黜自知力與命不諧不復進取會故人李君尚義貳高才而仕未顯襄漢方用兵大師解潛知其名招至幕府尚義約君同往潛一見知其有材可用奏碎令監襄陽府中廬陵酒稅以試其材將有以用之也命未下而大帥改移于戈尚擾君亦罷歸不復出日從余林閒爲杖屨之遊是時虜計稍窮一二大將方勇銳欲奮而擊之蔡檜忽自虜中竄歸力主議權傾天下舉朝鈐口畏而和之今侍讀胡公時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檜中外大悅喜聞直言胡公後得罪貶新州余作送行

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之句蓋指槍也里中有寒乞子妄意炙手權門訐其詩于朝仍以他事掛德章之名于牒中德章無罪有司文致其牘致德章亦貶居臨江軍當年遇赦即歸余初得罪時天子不忍誅止竄居夜郎郡凡八年而獲自便既歸及境而聞訐者病浸劇方欲遣人問無恙未數日而訐死矣德章迎我於郊外握手道平生一笑如舊不復以清江事寘懷人謂德章真高義磊落人也惜乎不見用以顯其所蘊君娶邑中名族歐陽氏子男二人長允懷因軍興補將仕郎次允協積學業進士孫男六人之洋之

澥之涣之溶之浸曾孫一人曰驥君於乾道四年四月二十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三將以乾道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翔鸞鄉思義塘之東前嘗寧令李誦以余與君雅故而知君之詳作行狀與其孤來乞銘不可亂也銘曰

嗟君平生從我杖屨讀書屬文自幼敏悟我遭讒言莫能辯數一時小人鑿圍蟻附君獨不然終始出處不偶諸公博士見而惜之呼而語之曰子之文博辯雄偉非不美也奉不合今之法度今之程文出入諸

盧溪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行狀

故校書郎曹公行狀

君諱棠之字唐老姓曹氏曹本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後封於曹又封於邾皆以曹爲姓君之高祖諱讓詮以勇略從太宗平河東有功官至瀛州團練使因家于東京至君之考司勳始遷于鄭今爲鄭州管城縣人盡世皆右職而仕不大顯司勳諱輔字子方幼警悟歎朱世嘗有功於開武之時雖祿世於家仕於朝者不絕而天下承平久謀臣猛將無所用其武獨感激讀書欲以文儒起身既登進士第復以文章名譽顯于一時唐老在髫亂時見其父以文章從東坡山谷遊名聲籍甚亦感悟讀書不數年學問益進余崇寧初以里選貢于辟廱補上舍升入大學遇唐老大學舊人共窓席爲筆硯之友二年時三舍法初行宰相欲變文章禁錮元祐之學專用鞏老字說談性命說虛無習爲骫骳之文而唐老所顧忌其淵源家學不放不鏤目雕無氣骨以故試輒

史或誤用東坡公一句即謂之不純正有司銓擇其文而棄不敢取子急於奉親宜少變其體以就今之繩尺則有司何敢棄也唐老曰此文不難作也因勉爲之果頻中優等大觀三年遂登進士第調延安府司理參軍循從事郎秦州司工曹事攺差寧州司工曹事又攺環慶路安撫使司管幹公事爲耀州美原縣令用舉主攺宣教郎知耀州白水縣轉奉議郎故任大中大夫致仕贈少師妣莫侯氏贈魏國夫人所生母王氏贈恭人公自真定府元氏縣宣和三年知西京永安軍使轉承議郎通判湖州攺差之次山寇又除校書郎宣和七年七月十九日感疾而終享年四十有四是歲虜犯京

洛殯其柩于鄭州開元寺泗州院君要李氏封孺人男四人長曰承祖武功郎曰光祖保義郎曰德祖義祖未仕女二人長適進士魏仕宗次在室孫男七人君平生喜爲詩詞秀句類其父方除館職駸駸將履亨途不幸壽止於此不獲顯用於時在延安時兼管防城修戰具知美原自進築鎮安城等朝廷嘉之已議推賞適兵戈猝起其子光祖等皆奔竄不能叙理其平生所爲文亦多散失惟東西晉家求宣和間嘗刊行於世某與君有同舍之舊而獎相好略知其大槩偶遇光祖於江西能言其家世及歷官始末如此

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閣向公行狀

公諱子懇字宣卿世爲開封人自四世祖文簡公相

童聖皇帝其後蕃衍浸以盛大世有聞人曾祖諱[illegible]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太尉祖[illegible]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父宗琦故任大中大夫致仕贈少師妣莫侯氏贈魏國夫人所生母王氏贈恭人公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辯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之爭也蓋其剛毅之氣出於天性以故與世多不諧雖屢抑退而終不自悔也初入國子學遇三舍法興累試入等已校定當升補政和六年爲華州司兵曹事宣和郊祀恩任公爲登仕郎七年爲華州司兵曹事宣和初朝廷新復幽燕其地經契丹之亂饋餉不繼自涿至雄霸以縣令丞部農夫挽中州之粟實不毛之地挽不如期者以誤軍期論先是涿縣累政以運夫亡逸失期委印綬而去時大漕陳公亨伯呂公願浩皆知公之材以爲涿縣丞既至究知前弊調役不均乃眾戶口高下均定所役之數衆服其平允使部伍相

爲保無一人逸者以縋運不乏循從事郎又以新進
劉任循儒林郎少師以公在極邊爲憂令丐罷涿以
武臣爲州類出童貫門恃勢不法公每以職事面爭
不少屈頗恚恨逮公解去沮格邊賞不爲批書公委
之而去會部使者適至函令書印馳介送公宣和六
年轺宣教郎爲中山司錄事七年冬金人犯京京畿
廷以种師道宣撫京畿河北河東路辟公爲幹辦靖
康元年淵聖皇帝諱恩轉通直郎六月丁少師憂少
師晚年不樂處京師市第于宛丘未及徙居而少師
捐館是歲虜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陳建炎二

年虜侵陳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人借留
于朝而朝廷已別除人就起服知陳州至是虜人圍
陳忠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于留守宗
澤公見澤無出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罵賊不
屈與諸弟三人皆死之公亦喪其外姑與一男一女
乃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葬之訪尋骨肉之存
者携挾南渡流遇江淮間大師復除通判均州道梗
不能赴建炎三年江淮兩浙制置使呂公素知其林
適真州經殘破官吏皆逃亡召公語之曰此州非公
莫能辦即以便宜委公攝真州事有范瓊潰將郭吉
屯駐爲姦利屢欲叛去公方之任艤舟城下人無知
者知遭人呼早吏問州治所吏對以吉衆橫必爲亂
乞且寄治舟中爲緩急計公叱之馳馬徑造州宅官
吏稍集然百事廢弛財用乏絶卒伍縱逸不復歸營
公揭牓招之得數百輩有司以無供給爲憂公謂真
州平時富商大賈所聚酒貨最爲繁夥意務增元額
之下必有宿蔵令人厭之或竊笑果得酒百餘斛
一郡以爲神公乃張席爲屋高其直以沽郡人累月
不知酒味來飲者如市路傍始有醉人公又遣吏市
麴米於他郡益釀課利益爭羨而發運轉運猶謂
公弗戢私釀公乃先治沿江二漕兵梢列肆私沽者
二漕雖慌恨而不敢復言公所至多忤臨司者皆此
類也視事纔幾月而財用沛然收貯官錢以千計至
七十萬不以一毫取於諸邑向之郭吉者初畏公之
威而不敢逞至是見府蔵充盈輒萌異意郡人咸知
之竊入他邑忽一日吉與其二屬擐甲冑張弓露刃
直趍庭公危坐廳事敕候兵持劒立屏後戒之曰聞
呼即出吉既至公厲聲逆謂之曰爾欲殺我匹夫力
耳何用衆爲此顓吾自斷之呼候兵出授劒吉氣沮
錯愕急抱持劒者曰初無是心特耀兵以娛公耳公

曰一州人皆知爾欲殺太守令獨有持吾檄以耀兵爲解招回散亡百姓不然恐爾頭顱亦不能保矣吉逐謝即用公言乞檄以去事定朝論偉之會駕幸鎮江公以隣郡守臣當赴所奏事呂公因薦公賜對勞問甚久將欲大用未果寵以直秘閣還郡且令郭吉隸杜充命公帶淮南東路兵馬都監管內安撫參十一月虜復南來建康失守公退保沙南以虜檄緻奏召令赴所奏事未到有旨謂公與其餘守臣棄城事體不同降一官與知州軍差遣建炎四年三月也即以公知江陰軍專一主管水軍防託事公從駕還過瓜州金人初退郡方闕守即改知州明年兼管內安撫使公自遭宛丘家禍忠毅公有子沈爲給事胡公安國壻從寓湖南不知存亡丐守道州從之兼湖東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公從兄子諤方帥潭待次間欲往依焉聞曹友孔彥周相繼以長沙叛李成羣盜跨江西數郡爲亂紹興元年春丞相朱公以都督恭行天討檄公襍督府參議官時洪父闕帥丞相以公兼攝之張俊以招討使聽呂丞相節制成鄱陽至是輒擅徙豫章豫章新遭金人蹂踐倉庾府庫一空而俊軍號數十萬支用不貲漕司皆被事委去

悉以屬公公會僚屬議所以應辦皆欲下諸邑科斂於民公曰大軍壓境張喙待食諸邑能指期集耶因訪得負郭大姓平時兼并積而不散者呼而諭之曰汝家所蓄賊至能保乎今官軍主賊不能犯公私皆賴焉汝能輸不可守之財以償一毫不汝欺也大姓欣然從之又有巨商爲金人所害其妻失所昔時駐僉受其貨者咸諱匿之公究得其實悉以歸媪媪拜謝願分助縣官旬日間不擾其民而軍須頓足俊既至公告之曰吾州井邑丘墟成兵朝入則居民夕避無市肆則卒伍亦無聊城東有浮屠屋數百區可以駐師公能戢士伍我當招集市區與相交易軍民兩便俊大怒剡牘于朝以公沮軍不能入城亦不用公言而徑自入城矣朝廷察知俊之言不然而公敢抗之兩置勿問未幾軍士所處不便卒如公言徙于城東丞相奏公即真適朝廷已除授不報以嘗轉奉議郎冬十月公之道州湖東自經李成孔彥周焚劫獨道界於二廣偶得免一時號爲全盛兩轉運刑獄鹽香使皆聚此州道實小州不能堪公始革去倉廩受納積弊寵翹引醋息牛稅等錢以寬民力盡收禁軍之遺令在諸司

當直者提刑周隨亨占江華縣治別募兵四百所支給一取足於江華公以狀乞移按他郡罷募兵撥還侵用諸司繼穀提刑頗怨憾提鹽薛公度先欲於本州置司公力陳其不便爭止文公罷博易場監官以冗費擾民而公度堅俾復之不從故部使者皆切齒惡其與巳敵既而成兵至安仁劫帥入其營縱兵四掠勢逼道州衆咸欲遠避公曰守臣出境則境內先自亂不知申朝廷宣撫司移治錦田寨百姓從之皆獲免成兵至卒無所得賊雖以偏裨之禮奉帥千道州而實不遜也會朝廷有旨令成卒行在所父之乃解去帥亦得自便提刑提舉挾前憾共劾公逼逐監司又誣奏公激李成軍變降一官落職放罷是時胡公安國自湖東赴西腹講筵之召目覩其事以書抵時宰訟公之冤反覆甚明終不能用公知道之不可行也胡公亦自瓊闡出乃相從隱居衡嶽山中讀書授左氏春秋學會甚始巧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叙轉右承議郎五年以祀明堂恩復直秘閣右相張公浚以都督平湖寇薦公守衡州是歲大旱米斛十錢民騶得錢米所活不可勝計提刑司荐吏董瑜欣快以故諸司皆不悅謀欲去之公亦自知不得行其志丐罷而報未下諸司與帥臣共劾公數事皆出於誣也六年正月復拜宮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提刑司願舉留鼓爲之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遁以避之逮公成塗日闔城遮擁哭泣聲聞數里若近世風俗爲文具備禮而已始知古之良吏所謂攀轅臥轍者不然亦近世所未有也公既行得報落職罷官觀用諸司誣奏也是年轉右朝奉郎八年轉右朝散郎公嘗究自訟又不獲伸至於始被旨差官體究元按發五事並無一實御史亦上章極論公剛直明敏不畏強禦奉法守正不容於監司內外朋比而攻之奉聖旨與改正尋復直秘閣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東城青草寺侍郎胡公寅爲記鐫石于傍并刻御史章於碑陰至今存焉皆公出後所立非有使之者十年春赴湖北先聲入境時玄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公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

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公按部所至立大牓於前云奴召拘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會總領曾愷與薛弼素不悅於公愷以職事誣奏而弼方爲左司表裏附會公遂被罷乃具奏陳而都司再行批擬又特落職復鎖赴獄之下與侍郎胡公寅諫院韓公璜爲方外之遊不復有仕進意十一年以貧甚請祠祿自是十九年閒四領宮祠十二年轉右奉朝大夫十四年劉昉帥潭奏檜方用事昉欲羅織士夫之不附檜者以進身偶富

人訴公弟子率由事昉遂曲致其祠并及於公坐此貶三官邊居衡陽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以處手抄諸書尤喜觀魯論取諸家之善爲集義以已見繫于後今行于世胡公明仲嘗過伊山名其所居曰有裕堂仍爲之記十七年叙復右朝奉大夫十九年轉右朝散大夫二十三年轉右朝請大夫泰氏久專國柄放逐善類無復還期暨檜死公方辦湖北之罷潭州之劾久抑不伸朝廷知其冤悉從改正二十八年冬復起知道州父老兒童走迎境上咸喜曰我舊使君也到任半年復舊職改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未抵治所而御史復彈公乞落所復職罷免公歸舊隱始築第于衡陽之湖東三十里徙居焉三十一年再請祠三十二年轉右奉直大夫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時淮上方用兵隆興元年以饋餉功復職名繼兼江淮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夏四月都督張魏公出師次虹壁虹縣下符離勢如破竹會大將失律不能深入魏公駐維揚公乞還司因得病丐解職言者以爲避事二年春復奉祠病再作戒子姪函上納祿之請無與小人藉口乞道元年守本官致仕八月朔丁丑命道

士建醮公精爽不亂醮罷熟寐如平常旦遂不起實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娶畢氏儒林郎瑗之女先公三十五年卒累贈恭人男二人澣見任右奉議郎前知潭州安化縣以公病乞侍養淳方五歲女三人長適右奉議郎新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范揆辰次適右奉議郎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黃談幼適將仕郎新定擬柳州司理參軍侯宦孫男五人士克士允士充士光士元皆未仕孫女四人長適左迪功郎新臨江軍司戶參軍宋剛仲餘尚幼自宛丘之禍宗緒飄零公招集兄弟之子與同居飲

食教撫如已出而無擇焉公買田業分給之推其子已授官與其猶子澧請於朝特旨從之立其兄儒林公之後而官其子濯忠毅泊武功有子曰濃曰沈皆不樂從宦乃各官其一孫曰士永士行其篤於宗族出於誠心世所稀有也捐館之日一子五孫皆白丁人謂公其必有大於後乎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嘗與胡文定公談當世士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也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能若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日著文定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侍先君子能預察姦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公初以直道不容於是晚年公議方出聖恩盡與改正將漕江右從張魏公轉餉征虜幾時趨功名之會不幸魏公遭讒而公亦以病去豈非命歟其孤以乾道元年十月甲寅葬公於衡陽縣政義鄉高塘之原自洪州西山遷恭人畢氏之柩而合葬焉某從公遊僅四十年所得皆事實故錄以為行狀以俟世之君子鴻文大筆叙而銘之

題跋

跋黃龍藏

靖康中清都九關虎豹失呵護當時御寨往往自焚中墜落人間斷紙竄墨粲然猶新名卿大臣識與不識皆收遺予採爲無窮之榮耀紹興丙寅三月望日臣王某謹書

跋蘇黃英家黃魯直書

山谷至黔字書一變嘗自言元祐以前字後字中無筆東坡亦云山谷老人亦爽道舟中觀長年撥棹乃覺稍進並是時經巫峽上瞿塘驚湍急流岸上羣峯壁立銀濤雪浪出高灘數百仞從公而下奇險萬變故此老暮年筆力有三峽倒流之勢隆興元年九月五日盧溪王某書

書漢武帝故事後

漢武帝故事班周撰劉偉明跋以周爲成哀間人又以故事中言迎神君說鬼神事疑後人託爲之余觀漢書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長陵女子神君之貴及李少君來成五利相繼以鬼神方見上能使物

邪老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其事異甚既又言方者亦衰天子始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然猶羈縻弗絕冀遇其眞則武帝之庸陋溺於怪物始終不移二史可以槩見偉明何爲而疑之且其文雄深簡古類西漢書非班固不能作也固父彪在西京時已好述作採前史遺事其間指成帝元延年號謂之余上[illegible]當時所記之語如此意班固纘其父書踵而成之後人流傳誤寫固作周爾設或成哀間別有班周能爲此書其人必彙耀於當時而決不泯於絕世曷爲姓名不少見於他書而古今學者未嘗道哉

跋錢勝夫蘭亭序後

世所傳蘭亭脩禊序本多不同其眞本世既莫見而士大夫所有皆唐供奉官數人所摸雖字畫肥瘦各異而皆有奇處或作斷石文以爲厭地得之然未易以此論優劣也錢勝夫此本刻畫未甚訛蓋其先文僖公時所藏數十百年前物也序尾有題唐貞觀中石本字者實文僖之筆猶可想其風采明珠大貝不事而愛民之政一切不敢爲以故鮮有良吏見稱于時者舊聞龍閣李及甫在信州鯁亮廉介不爲豐後以攫賓客之譽賦無橫斂而漕粟亦魚貫千中都能

跋向文剛蘭亭序後

以是獨立於今世士大夫之間其聲藹然行于四方豈不難哉因觀趙逢源所收信州帖亦可以槩見輒用所聞於人者書于後

書傳道集後

世傳呂先生受道於鍾離先生有傳道集其書秘世或罕見近歲轉相傳寫往往人皆有之而不甚實惜字多駁謬烏焉成馬者俗莫能辯因借此本於清真道士楊應存愛其字小楷可觀爲寘定百餘處尚有闕誤可疑者不敢私意改之以俟後人是正余特哀夫蓬心蒿目者之遠於道也蓋道不遠人讀此書則知道之在我而已紹興癸亥中元日盧溪真逸書

題華嚴寺壁

建炎庚戌之亂避地東村尋西泉故基跡樵徑步飛岑立巖嶂十數重至華嚴寺松風滿天泉鳴屋下使人襟袂飄飄如遊衡嶽廬阜之間寺僧鞏泉煮茗延客終日談出世間事蓋不知海內之亂也然我輩因海內之亂乃能窮極幽峻得此塵外奇絶之遊同遊者某人正月日王某書

書鴿湖寺壁　時十二月五日也

建炎三年寇犯安成王某劉英臣摯家避亂于鴿湖山中層巒疊巘上干青霄晝夜水聲潺潺不絶如在秦人洞中不知有鉦鼓之聲乃覺此身真風塵物表也

跋大年畫

大年貴公子也而喜作江湖山林人物寒窗畫平林遠水鳧鴈晚景使人一見如行江南斷岸不落吾曰沙鳥容與波上若欲驚起此豈規規積水墨所能至邪世言大年得王摩詰李思訓江都王之典刑故無畫工氣信哉

跋劉伯山詩

劉伯山詩調清美不減其父升卿其源流皆出於江西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絶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罕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伯山方少年如駿馬駒日欲度驊騮前異時於江西社中橫出一枝爲魯直拈一瓣香可乎

跋梁養源心經解義

經凡有呪皆諸天鬼神之音欲護淨而不祥則持之而其句讀則非世間言語及有思惟心所能測在

而勿論可也昔人注心經至揭諦等字皆鑿出已意爲之解釋嘗竊疑之及觀梁居士解義鉤深索隱如下巨海取驪龍之珠破頑石出良玉示人而人各獲其所寶至於說處則歸諸秘密而不說惟不說乃真解佛所說者耶年月日盧溪王某書

跋程子山詩後

余與程子山侍講俱爲夜郎逐客紹興丙子春同歸自酉陽下壺頭經桃源出鬼門關暫寓于武陵出此數詩已而子山還蜀余歸江南不復相聞不知胡彥英何以得此詩軸皆子山真蹟也覽之驚惋想見其人不可復得

題跋

跋黃給事行狀葦

山谷先生文章震耀天下墨翰以石刻傳者遍九州而其真蹟槩見於世者鮮矣雙井黃子卞家藏山谷所作乃祖給事公行狀葦亡慮四千字落落如明珠大貝自然可貴方作文時無意墨翰畦畛閒放能如是唐顏魯公字亦多矣而論坐位書葦尤奇亦取其自然韻出意外爾

跋彭大博家傳

彭孟舒與祥符天禧以來名臣俱擅聲一時而官止於太常博士余嘗慮浸久而逸其傳孟舒遂泯而無聞其裔孫德宣出胡英彥所作家傳髣髴其平生庶幾可以備異時史官之採擇則孟舒爲不泯矣

書黃山吳道人墨

已有呂辯老胡葴之題

離亂以來徂徠易水皆斗絕一隅比年供堂及士大夫所用惟黃山墨爾吳道人所携亦黃山之佳者呂辯老胡葴之皆工書蓄奇墨藏否當不妄

跋趙孝穆帖

崇寧間約閣立官教飯其孫遺趙孝穆帖孫也

陳孟公與人尺牘人皆葴去以爲榮良史書之孝穆

公在先朝時貴公子也自折簡邀客客寶之閱三世而猶在客豈以是報一飯之恩蓋以公子聲名貴重天下而然爾既而以遺其孫從季從好學工文能世其家者也故客卒不能有而復還璧於趙豈偶然哉

跋錢希白上宰相啓

錢希白自吳越入朝折節學問晚以能文華入翰苑當楊劉力變文體號曰西崑學者病之唯希白博古能逐追于閭方投時相啓來識擢時年尚少詞雖博贍猶餘五季文轍然不蹈襲陳言至崑體亦出自然知變而冠絶于時矣非才大莫能然也

跋二蘇帖

兩蘇公醉墨斷蠹不自愛惜求者輒與往時士大夫家多有之近歲有力者喜奪人所好藏書者至不敢示人趙從季所藏甚富何以能然蓋所謂藏者不求貪者不與能如是所以存久也年月日王某書

跋黃魯直帖

東坡先生嘗言山谷老人來棘道觀長年撥棹乃覺稍進山谷自論亦然此帖真山谷書非不秀偉要是元祐以前作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待客意不在酒食客方入朝爲諫院官折簡呼爲長者蓋臨別贈言使以直道侍天子之側勿阿諛權貴私其喜怒爾此長者之道也

跋楚老帖

佛固不可求會處豈容說苦作如是言爲誰略鋋舌乳道乙酉冬至日書

跋劉美中書李氏先壙連理木

爲亡而孝於其親固未足以驚世絶俗而李氏之孝若能動造化至爲之熏蒸草木出瑞物以錫之何哉豈近世孝子之道衰雖爲士者或有愧於斯天乃表

其異而張之耶翰苑劉美中嘗推本瑞應爲之說而邑令尹又喜其在境內而壞籠之將見鄉邑之間皆相率而爲孝雖閭巷剌草之民能持一槩以自顯而風俗大變或自李氏云

跋黃秀才詠史詩

士窮不極必不能奮厲以奇自出而力傳於世柳子厚少年時名未大振一附王叔文遂陷於不義既廢斥材不爲世明道不行於時寫愁困輒能自力爲文辭以求別於衆人而其名卒顯焉分宜黃秀才詩嘗蹈艱險幾危而僅脫由是感激閉戶讀書忘寢食求

數年作詠史詩至四百篇貫穿古今上下數千載間事跡粲然天能如是可以昌其身而無愧於人況駸駸未已欲破萬里道爭先而疾馳未可量也

題珪粹中偈後

珪粹中嘗有詩送余鄉人彭青老兼以見寄且敘云爲異時蓮社之依其詩蓋從三摩鉢底來不假聞熏而放逸自在每恨未識其面而粹中順寂圓無住機所得粹中偈相示有感於斯人遂取昔年送青老詩題其後以示圓當與此老更結三生蓮社爾芒鞋竹杖西出關行盡千山與蔣山黃塵烏帽不埋沒丹霞拜更問王老師老師規模難摸索此粹中詩也紹興

己卯二月五日書

跋謝仲振所藏秀王帖

國朝以來士以職事相交承者謂之交代契義之重至累世猶敦宿好近時貴顯者或忽略此事其風寖微秀王天人也應典冊啓國封爲真王初巡仕時與開封謝仲振爲代於淮陽軍幕中厥後或以事至東都必先尋訪敘舊故接懃勤通書必親灑墨英風義氣表表出常情之外使人歎仲振今爲右奉直大夫以祠祿居江西蔵此書以示子孫爲家寶也

跋趙從季所蔵吳傳朋千字文

世稱吳傳朋書一筆盡一行不斷目曰遊絲書今觀此千文殊不然始知得名之誤也東坡云唐太宗評蕭子雲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信虛得名耳東坡取其鄙象之不類特表而之人莫悟要余於遊絲亦然蓋善書者隨手萬變安可指一物而求盡其妙趙從季親得此本於傳朋亦其晚年筆力縱橫得意時書者也

跋靈樞經

靈樞十卷扁鵲注其書多論脉而中有衛生之經說虛皇九真陰陽之精皆出天地之外非凡目所見也侯大淵示余此書讀之瀾然益知金丹果可作而不復自疑者蓋探出扁鵲之肺腑而取證焉耳大淵切脉論病出人意表其亦有得於斯歟唯字多脫誤不敢以私意竄定爲題其後而歸之

書李仲孫程文

士失志於舉場不自振拔往往窮悴齟齬喪其英氣予少年時已聞李仲孫善屬文論辯俊偉氣豪邁獨婆娑連蹇於場屋中今年秋復不中選覽其程文詞

鋒森然停蓄雅健縱橫磅礴豪邁之氣不減昔時非胸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奚能若是乎竊意仲孫平生蓄蘊終必爲世用異時或不由場屋以顯則當如嚴助朱買臣田千秋馬周輩起徒步逆旅之中言天下事發其精煒以震耀于時必有竦動而觀者豈有司私

題跋

跋盧贊元題惜春亭詩後

公負英偉絶世之姿文章流布海内而此詩乃自衡湘北歸日過某家真逸堂書夢草蔗染大字于梁間玉惜春亭復留長句筆墨飛動光照林谷要當使觀者如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文公自潮州還朝後作異時欲譜公之詩者必有攷於斯

跋王樞密環秀亭詩

玉牒趙季成通判江州日作環秀亭於江上今樞密王公適至而登焉覽山川之勝攄上流實襟帶淮甸長江九派驚湍怒濤頃刻萬變見昔人用兵出奇戰勝之處濡須赤壁若在牖外默有感發於心賦詩壁間識者知公有經世志不徒玩景物而已將見酬廣下敢復窺江涘而曰朝廷有人焉豈不美哉

跋顏持約詩

士負其才詞彩足以驚衆者豈盡濟世之人也哉李太白天人也而失節於永王璘況餘子乎顏持約昔以詩畫擅名京師雖登甲科而卒遭竄逐望嶺南走道出廬陵始尋方外釋子談佛以自解故松菴上人

得此詩於隆慶要其詩與字亦不可棄爾

跋曹子方墓誌銘

曹子方起孤生一經蘇黃品題遂以能文章名於世一時豪士詩人咸慕而稱之余崇寧初與公之幼子唐老同舍于東京大學暇日至其家盡閱蘇黃諸先生詩文尺牘皆極力推挽以故名益貴唐老後亦登科墓誌叙公之行事獨至此而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然事跡迭見於時賢文集中者後世亦可考也

跋王元勃鳳林橋詩

右史王元勃平生爲文章力去陳言迥向常境非臨釀而成者詩篇蓋其餘事然亦夫嘗苟作鳳林橋詩尤典雅發於忠厚其叙安福令韓君朝美之爲橋而見廉平簡易愛民之意有足以激拂當世者夫前世良吏史或逸其行事而班見於名士之詩者尚多有之韓君之政後世或有攷於此歟

跋黃夢升墓誌銘

余讀歐陽文忠公集已悲南陽主簿黃夢升以文章從公遊而卒不得志以死公嘗稱其文曰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至於諷誦歎息而不已初誦文忠公喜稱道天下士特以雄文善飾其說題拂之耳至於作銘乃摘取其祭兄子之文以彔耀於世始知夢升之文實奇偉而凡人不能道也然夢升素剛不苟合既失志鬱鬱而諱道於人使不過文忠公遂泯然不傳於世今得著見於六一文集中後世不磨滅矣四世孫伯思得胡明仲垂書誌銘將刻諸石伯思學[illegible]

跋胡侍郎撰比真觀記

安福圖經舊無此觀獨有遺址在深林窮僻之野亦以碑刻可攷里中王氏諸豪力請建屋於其上始得今名而楊之復得侍讀胡公之文以爲記碑成龜趺瑾然氣象雄偉如天球琬琰金鐘大鏞列在東序拭目者改觀楹桷之華豈止百年無慮其隳墮也萬一千載之下陵谷變而鑿澤不能守此碑或淪棄於頹垣斷塹之間好事者得之共不沈泯跡其姓氏猶足以踽世耀衆而復興於寂寞不詔之後然則此碑實爲北真不朽之託也歟

跋蘇養直贈李東老詩

蘇養直清詞麗句爲前輩諸老先生之所稱此詩蓋暮年所作李東老嘗挾書冊從之遊而得之他日江西宗派後爲養真作出一辦香者必予也

書向豐之詩軸後

向豐之自幼能作詩句律便不凡叔父宣卿愛之每道從余遊余寓夜郎日道出伊山宣卿駭愕與豐之出三十里下馬流涕而別後二十年見此詩軸於劉夢得家夢得與豐之雅故亦能誦其詩聽之喜且悲惜其早亡時人知豐之者尚稀使之少延當亦麗而名顯於世矣

書汪聖錫簡後

汪公聖錫自幼名聞於世未弱冠當廷試陳治安之策以奇材動悟明主擢居第一震耀天下賜名褒稱

甚寵既貴顯與故人書札皆纖鋒細管字小楷而清勁不以勢貌士真一代偉人也卓道已丑清明日書

跋曾世選三賢論

古之人有負天下之賢而天下翕然師尊之決非偶然者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當世之弊乃能然耳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震耀一時昭若日星終古不可掩也金虜圍建康守臣大將不戰而降獨楊忠襄爲通判如百鍊之鋼不可屈虜燄守將于堂上引忠襄于堂下誘以好辭忠襄詬賊不絕于口毅然之氣至死不折諸先

而退厥後我國家兵威稍震大軍已屯東京虜亦畏讐秦檜忽自虜舉族以歸力主和議有異議者檜輒害之人皆股栗獨一胡編修上書乞斬檜罷和議方其歷天階攀殿檻陳禍福左右皆震動虜亦知國有人焉俛首聽命不復他言然則二賢者可謂有力於國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其功乃配於禹書[illegible]曾世選以二士合文忠公爲三賢論其道一也三賢者皆廬陵人他日有能繪三賢之像屋而祠之使千載之下亂臣賊子過之者猶縮項而趨可畏而仰哉

盧溪王某書

跋趙德全家大年畫

大年作寒江雪鴈不在筆墨睦睦間德全學大年筆法如後騎駿駿欲度驊騮前他日定逼真矣紹興丙寅初伏日觀此畫於德全家故併論德全畫云

題唐興寺壁

後七年美中自翰苑出守漳浦再會于此三日道舊賦詩談玉堂天上事感今懷昔酒酣氣振躍焉而別

跋錢吏部燕舉人詩

國家網羅英材必始於郡國命鄉論秀而升之太守

實責其任廬陵多士之域方昇平時掄選於舉場者
四千人援其尤而充貢者纔四十五人厥後寖盛而
州郡多事止給牒與計吏偕至京師廢罷鹿鳴之禮
乾道四年戊子實興之秋乃遇臨安錢侯吏部綰銅
虎適至閱仕版見裁冠修袂爭鋒而入棘圍者至八
千人援其尤而升者六十八人侯乃修故事舉墜典
以鄉飲酒禮設賓主陳俎豆合樂張宴歌鹿鳴之詩
敘長少焉太守即席賦詩鄉先生胡侍講周舍人貢
首劉懷英等六十八人皆屬和州民耆老聚觀以爲
榮咸稱頌太守之美使此州文物益大張闡真稀闊

盛事前所未有不可不書盧溪王某謹跋

書贈墨工戴國和

古之以墨擅名於世者皆止於其身雖其子孫不能
究其藝豈其斲輪之妙固有不傳耶潘衡去世未久
士大夫家所蓄衡手造者尚多余復何言戴國和法
墨實出於潘氏其墨固自可貴特不必以差殊校爾

盧溪先生文集脫藁

送郭仲質教授

雪欲留君君不住散作晴天送君去滄江破臘

古詩

題羅巨濟翠波亭

律詩五言

和伍孺安瑞竹

律詩七言

遊仙壇欲登芙蓉峯山元弼賦詩因次其韻

欲結茅齋一兩間芙蓉高處掩柴關人逢好景

送劉諤卿赴鄂州司戶

送楊文蘭赴松溪主簿

春曉乘舟至豫章城外

送王仙老歸洪州兼懷黃超然提點

送劉世臣赴省試

律詩七言

余寓夜郎嘗約彭士貴他日必相會于瀟湘
之間東歸至長沙果相遇焉士貴惠詩次
韻奉贈

江南一夢中覺來說夢已無蹤會尋湘水

枕上逢逐客衣冠尚繼緩故　欲下非堅敵
試舉酒兵令
登辰州城樓觀雪　宛積玉千頃
白銀宮斷椽破壁
流水灣如月半弓江邊寒梅自奇絶何必更畫漁蓑
翁
絶句
惜春亭觀酴醾招韓宰
送陳鵬舉入吉州學并序　陳鵬舉自嶺南萬
里慕廬陵文物之盛欲遊學焉士或以書
識作小詩送之以呈學官　僕恨聞廣文之名而未
來求先容於學官
和荅韓宰諸公
晚春
絶句
讀道藏雲笈篇
次韻剡向豐之
次韻江伯任見寄
送義宗住小盧山

盧溪先生文集晚葉

重刻盧溪集序

昔人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嘗觀古之以文名世者衆矣而其間有顯晦有絶續是豈係夫人之好惡取舍之殊哉君子曰德盛者言傳文之盛者乎其人文可也寰於宋盧溪王先生之集之刻於是乎有感先生盧陵人以進士釋褐爲縣僚其詩文著于中朝奇偉峻拔自成一家言用直道忤時久次不進其文愈超詣而名益著當是時盧陵諸賢若丞相益國周公輩皆後出而推遜其作至謂可繼歐陽文忠公有集五十卷刻于東冏劉氏荐丁喪亂世無傳焉遯元作者輩起無能舉先生之業者則其文之晦而將亡可知已我朝文教日隆學者往往知有先生之名尊尚其述作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雅好先生宦迹所至嘗訪其集遂獲劉氏刻本録而藏之寰嘗觀公著述數有及盧溪者知其家有是集因借得之間以示常熟縣令梁君梁君許爲刻之以傳丙戌孟夏會我都憲靜齋先生陳公出撫南畿使節過吳中謁見之餘公賜燕談因以是集請益公曰盧溪文不傳

久矣茲乃卷帙完萃靡有遺逸是學者所欲觀不可以不刻於是遂付梁侯刻之以是歲五月入梓八月以訖工告嗚呼先生詩文如精金粹玉錐火淪沒其輝光發越終不可掩顧其閱二百餘年乃獨以文莊公而獲存逮我　都憲公而復行此非係於所遭耶蓋先生奧學資深而才筆高妙緣情述事無非炳然仁義之談而其志操端挺氣節激昂雖處下僚恒以國事爲憂竟以言語得禍遠竄夷方瀕于九死之死不悔所謂行義之士先生其人焉是則先生之德與文皆盛厥所著述宜有神物相之其卒再行殆非苟然者然則文之傳世固有候於知德知言者歟刻既成梁侯屬予書集刻之始末寧不敏敢著先生之集所以行世以告于讀斯文者梁侯名英字邦彥癸未進士其爲邑多美政此特其一節云

嘉靖五年八月崑山張寧謹序

重刻盧溪集序

吉郡在宋中世以多賢稱盧溪先生王氏其著者先生名廷珪字良瞻家于廬陵之盧溪自號盧溪真逸以政和八年進士歷階左朝奉郎直敎文閣年九十三而卒所爲詩文甚富既卒其門人盩江集之定著爲五十卷他所著經解講義諸書又無慮數種皆別行而鄱陽馬氏謂先生有詩六卷詞一卷不言其有文集今其詞不在集中蓋宋自宣政以後小人嗣起擅國而國事日入于敝其波流所漸使士或棄恒檢而爲附和以是政理習俗不

復如往時之盛至於文詞亦寖失其舊渾厚散而尖新出雅正喪而侈靡競識者病之先生當其時才稟絶出於學無所不窺其氣剛而志正又嘗及接前輩慨然以氣節文章自命自爲下僚數言時事利病得失其說有行與否而其氣直遂以昌形之於詞故可考焉中間胡忠簡以言事竄嶺外先生以詩贈行其語顯刺讒檜檜銜之竄之于五溪比檜死乃得歸異時名聲發聞一日召見賜坐殿中温語慰藉然卒不能用也蓋其與世齟齬艱險處窮節苦而思深故得致力于文詞或謂先生之

詩高亢清圓名章秀句最稱于世文若不逮今觀
集中諸文體雖稍變其詞致皆雄渾雅健要之多
詵物理悉事會不爲空言者至爲雜文則奇麗寖
博各極其趣殆有元祐之風焉較嘗見先生之作
手別錄愛之訪其集久不獲乙酉秋濮陽守張君
允清于故少宰葉文莊公家得錄本二帙所
十卷者皆在嘗以示常熟邑令開封梁侯侯識
刻以傳明年丙戌夏 御史大夫靜齋先生潁川
公以夙望撫南服嘗蒞崑邑君以集呈公謂斯文
不可廿也遂以刻事下常熟於是梁侯蒞事惟謹

以集屬較校勘較辭弗任命顧錄本出于筆吏多
謬誤較於其可正者正之刓闕者仍闕以俟其題
其而文亡者倣先儒校韓集例別具于卷後則王
氏之集於是再行先生奇士也讀是集則其人之
志操行業宜自得焉是有勵于學者其可以弗廣
非但以其詞而已
嘉靖五年八月常熟鄧較謹序